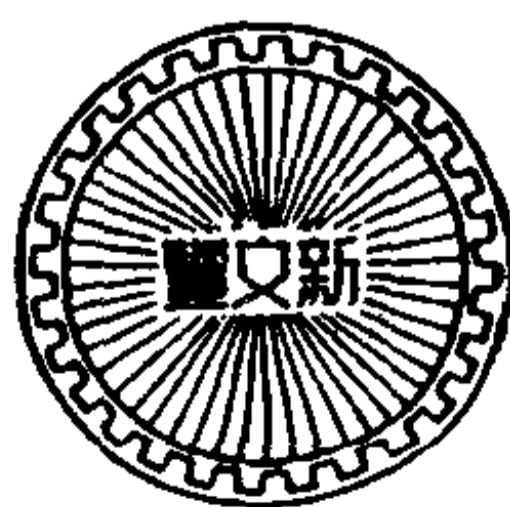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册目錄

文學類



勸善小說

樂善錄十卷……………宋 李昌齡編 續古逸 一
 溫柔鄉記一卷……………清 梁國正撰 香 豔 九七

俠義小說

女俠翠雲孀傳一卷……………清 秋 星撰 香 豔 一〇三
 女盜俠傳一卷……………清 酉 陽撰 香 豔 一〇六
 烈女李三行一卷……………清 胡天游撰 香 豔 一〇七
 女俠荆兒記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一〇九
 貞烈婢黃翠花傳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一一〇
 王氏復仇記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 豔 一一一
 俠女希光傳一卷……………□ 不著撰人 香 豔 一一二

神異小說

別國洞冥記四卷……………漢 郭 憲撰 百 子 一一三
 穆天子傳注疏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晉 郭 璞注 芋 園 一一一
 齊諧記一卷……………清 檀 萃撰
 劉宋 東陽無疑撰 續金華 二五五
 清 馬國翰輯

wt95/01

杜子春傳一卷	唐	鄭還古撰	藝苑	二六一
蘇四郎傳一卷	唐	鄭還古撰	香	二六七
靈物志一卷	唐	不著撰人	香	二七〇
織女一卷	前蜀	牛嬌撰	香	二七五
搜神秘覽三卷	宋	章炳文撰	續古逸	二七七
金華神記一卷	宋	催公度撰	香	三三一
湯媼傳	明	吳寬撰	香	三二四
憐母傳一卷	明	王鏊撰	香	三二五
月夜彈琴記一卷	明	不著撰人	香	三二六
張老傳一卷	明	不著撰人	香	三三〇
見聞錄一卷	清	徐岳撰	說	三三一
廣東火劫記一卷	清	梁恭辰撰	香	三三五
物妖志一卷	清	葆光子撰	香	三六七
山齋客譚一卷	清	景星杓撰	昭	三八九
信徵錄一卷	清	徐慶撰	說	四二三
述異記三卷	清	東軒主人撰	說	四四七
曠園雜誌二卷	清	吳陳琰撰	說	四九三
龜台琬琰一卷	清	張正茂撰	香	五二五
虞美人傳一卷	清	沈廷桂撰	香	五三一
羽族通譜一卷	清	來集之著	檀	五三三
龍經一卷	清	王暉著	昭	五三七
鬱單越頌一卷	清	黃周星著	檀	五四三
俞三姑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五四七
玫瑰花女魅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五五〇
花仙傳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	五五一

郭氏玄中記一卷	□	郭	□	撰	邨	園	五五三
碧線傳一卷	□	民	葉德輝	輯	香	豔	五六三
誌舒生遇異一卷	□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五六六
誌許生奇異一卷	□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五六七
玄妙洞天記一卷	□	□	不著撰人		香	豔	五六八

情豔小說

步非烟傳一卷	唐	皇甫枚	撰	香	豔	五七一
鬱輪袍傳一卷	唐	鄭還古	撰	香	豔	五七五
杜秋傳一卷	唐	杜牧	撰	香	豔	五七六
沈警遇神女記一卷	唐	不著撰人		香	豔	五七七
趙后遺事一卷	宋	秦醇	撰	香	豔	五七九
麗情集一卷	宋	張君房	撰	香	豔	五八三
竹夫人傳一卷	宋	張耒	撰	香	豔	五八四
春娘傳一卷	宋	王明清	撰	香	豔	五八五
春夢錄一卷	元	鄭禧	撰	香	豔	五八七
雙頭牡丹燈記一卷	明	瞿佑	撰	香	豔	五九一
洞簫記一卷	明	陸粲	撰	香	豔	五九五
悅容編一卷	明	衛泳	撰	香	豔	五九七
閒情十二懶一卷	明	蘇士琨	撰	香	豔	六〇〇
鴛鴦牒一卷	明	程羽文	撰	香	豔	六〇二
豔體連珠一卷續豔體連珠一卷	清	葉小纓	撰	香	豔	六〇四
		不著撰人				

花底拾遺一卷補花底拾遺一卷	明 黎遂球撰	香 豔	六〇七
燕臺花事錄三卷	清 張 潮撰	香 豔	六一一
笠翁偶集摘錄一卷	清 蜀西樵也撰 (王增祺)	香 豔	六一一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一卷	清 李 漁撰	香 豔	六二一
竹西花事小錄	清 鵝湖逸士撰	香 豔	六三六
影梅庵憶語一卷	清 芬利它行者編	香 豔	六三八
黛史一卷	清 冒 襄撰	香 豔	六四四
寄園寄所寄摘錄一卷	清 張 芳撰	香 豔	六五一
雪鴻小記一卷補遺一卷	清 趙吉士撰	香 豔	六五二
豔四二則一卷	清 珠泉居士撰	香 豔	六五七
吳門畫舫續錄三卷	清 嚴虞惇撰	香 豔	六六一
畫舫餘譚一卷	清 箇中生撰	香 豔	六六六
秦淮畫舫錄二卷	清 棒花生撰	香 豔	六七八
吳門畫舫錄一卷	清 棒花生撰	香 豔	六八八
	清 西溪山人編	雙楫景閣	七二五

宋紹定本
樂善錄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一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
華學社借照日本
東洋文庫藏宋刊本

樂善錄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為善最樂
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
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
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
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
勸戒錄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博覽載籍
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為十
卷名之曰樂善錄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
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曾懷本趣也隆興
甲申七夕日蒙塾何榮孫序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錄佛氏所謂因果
之說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
予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宿驛亭忽一夕
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
僧田充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
泣悲訴求德茂為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
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為幻相雖大地日月會
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
皆由心造今使眾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
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眾生惡心一萌則種種
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虛空
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
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犯罪惡亦復如彼
苟為不然眾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
無量無邊布施皆為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
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眾生故曰起諸善業
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
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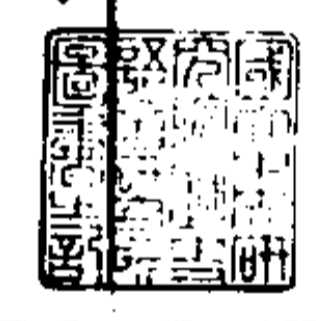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蟻窺影巧攫狙
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奧次
第躬履踐自言不為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
人竒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魯國
焉取斯為語宓子賤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樂善錄卷一

李昌齡編



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負攜來修可候之既至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以利人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能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

樂善錄卷一

文

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繁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勸戒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小童遺公曰上帝嘉汝

有憂民心故以此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湘山野錄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映復自寬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真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熟視真官乃建炎間越州同官也姓章字文起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

樂善錄卷一

二

文

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官卑安得預此真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七十四若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世間何罪為大使者曰不孝為大欺罔次之殺生又次之既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綱致仕人以此多之夫章之為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

余氏出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為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為學士時常為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賊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為帝所容君為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為吾謝之帝必

善錄卷一

三

才

難拒言既不見湘感其誠乃為禱謝柩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欵然而去以此知受賅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唐為南晉州越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公感異僧之告乃為文以警世安知善郎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

居士文

有二官負以前程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這人愛財陽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即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妄取後果作監司嗚呼得彼失此自有乘除何苦貪饕空招罪戾與其為富監司孰若如寇萊

善錄卷一

四

永

公為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

王日休勸戒錄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唐刺史李繁優玄聖蓮蓋篇

波笈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

阿育二王經

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

劉承勳事江南為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既專官事乃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

楊文公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

樂善錄卷一

五

宗

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

楊文公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卿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

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卿其知之蓋男女之別人之大倫豈可瀆亂回視鄭氏得無愧乎

應響

錄

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得疾嚼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

楊文公談苑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

樂善錄卷一

六

宗

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

王日休勸戒錄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為後日竄死之所楊文公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樂善錄卷一

顯宜哉林事

近一人還竟見陰司追到一官負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蹙頰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錄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錄秤之青軸乃壓起黑錄主者大喜蓋其人為給事中時駁一事利及天下惡錄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

王日休馬勒戒錄

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勸戒錄

曇相禪師化音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

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

樂善錄卷二

八

年矣尚餘三年夫箠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十生記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為誓曰克城之日幸

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

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

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

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林事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

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

妾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

也開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

樂善錄卷一

九

不增價糶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為嗜慾所惑則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為真君所重

苑類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真階可冀後果僊去

夫王公一念之善立通神明人之念慮其可不

正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開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

樂善錄卷一

十

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惡遲了十年戒哉

勸戒錄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為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為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既殊福業亦相遠矣

漢史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篋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作懺悔姑錄之以為教

唆者戒

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產嘗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產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父母子俱斃又有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

樂善錄卷一

十一

才

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

東坡集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

湘山野錄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葍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賂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殺盜公因罷歸尉掾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為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

樂善錄卷一

十三

才

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東坡文

張秉知冀州有盜劫民財又亂其女父母以告公怒命設架釘盜於門三日醢之議者快焉後數歲被攝至陰司聞殿上珠箔下厲聲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命引到獄面對一囚血肉淋漓泣曰爾非法殺我今無受託之所公方憶是冀賊詬之曰糜汝萬軀未足雪其父母耻尚敢訴乎旁有一吏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爲之奈何
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令受生即可脫去公窘
怖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
華經公許誦經囚乃釋去夫冀賊之情誠難容
忍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况私喜怒徇請託
受賂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野山錄
史沆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以凶人目之然
亦以此自敗累坐事羈房移襄以卒類苑
杜延喜雙目風瘡食已即吐口眼中常出白蟲

樂善錄卷一

十三

齊

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
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豎常
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驟脚
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
今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纒差
性命所係豈可更爲欺誑十生記
郭文慶問曇相曰舅氏徧體害瘡痛不可療其
故何哉師曰汝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
傷于人此其報也今之醫者不可不學十生記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
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
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
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
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爲
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
神明如此並漢史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
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甦遂焚告人問

樂善錄卷一

十四

宗

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綠二
官負與吏人說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
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
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
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
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
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錄之以爲貪冒躁進
者戒勸戒錄

樂善錄卷一

樂善錄卷二

李 昌齡 編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為父犯大

樂善錄卷二

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竇公當天而壽當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

范文正公集

樂善錄卷二

高鏞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為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

高道傳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訶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 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

卒揚文公談苑

趙韓王普父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潜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各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

樂善錄卷二

三

果

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王壺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去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類苑

韓澈任吳山令宇文覲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鐸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祿

樂善錄卷二

四

添

足光其身宇文命薄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為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覲為河東節度書記拜勅四日而卒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食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構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為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內每夕焚燭二炬然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為豪侈者戒

談苑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樂善錄卷二

五

源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為戒

歸田錄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縉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

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人所罕能者

撫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

樂善錄卷二

六

津

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子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為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乎

陰德傳

鐘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又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
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
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
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
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已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

避乎

相山
野錄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
王義為首飾自稱盧氏愠謂曰子與吾為仇韓
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為職

樂善錄卷三

七

承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訴上帝復令我代子
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冤誠有
之韓悸而寤因推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
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
蕭蕭曰妾初為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為小字
也為人繼室尚是冤報况夫妻之間恩義有不
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
錄

一試官常於省闈私一舉人後作倅磨勘轉正
郎欲以郊恩薦子告勅未下時一衙前死而復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今
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閣筆曰這官人往
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
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携以
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

因果
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八
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
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
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絕而復蘇曾魯公

樂善錄卷三

八

濟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為誤落
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恠之不數日孫覺果
卒此可為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
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

燕間
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
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
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
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
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

勤戒
錄

王和叔蜀人善鑿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做勸戒錄

桓闔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陶艷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為訪之桓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蠶虫

樂善錄卷三

九

澄

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况殺命以養口體者邪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圃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為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鮮端夫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為人排斥佛老極惡緇黃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錙修寺飯僧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命引吾於功德案照問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犬形之報

樂善錄卷三

十

澄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翰苑名談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毗陵集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推茶雅安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兒女環泣自覺已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傳呼去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
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履

踐云

感應
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
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
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
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
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

勸戒
錄

蜀主嚴治盜賊賊無多少皆斬一日吏引三盜

樂善錄卷三

十一

才

瘦者至庭覆讞賊止數斗主亦憐之會與杜光
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
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
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
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
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
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
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
去一間

相山
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
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
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
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
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
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
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
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
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

懼修省而然耶

勸戒
錄

樂善錄卷三

十一

清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
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
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
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
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
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
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嗚呼一
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劫之怨况怨有甚於此者

耶佛書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識者以為告訐之報談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類苑

樂善錄卷二

十三

澄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眾一沙門地坐前列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犬肉今當貧天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殺沙門曰汝為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屠牛陰報錄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殺牛勸戒錄示許許見景世庠事矍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聞牛呼苦屈聲跡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茆下解肉中既得牛頭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什蓋公求類牛事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王公石刻

樂善錄卷二

十四

泉

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汚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節娥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令人愛悅故今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
恐難成王氏歸發甕錢果化為血水驚告曇相
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
錢為官以威逼人錢為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
錢貨賣毒藥錢破胎損子殺酤酒榨油錢宮諸
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
住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赴供錢飯
店獄子杖直錢銜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
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樂善錄卷二

十五

源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為耻者
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
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為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
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為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
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樂善錄卷三

李 昌齡 編

孔墳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覲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曾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為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樂善錄卷三

文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麤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陰德不至擾我僅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事赴閻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到陰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墳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墳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劾官當無歉陰德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為人婦而弗克安舅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為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暝遂失不見墳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荆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

樂善錄卷三

二

澄

北便糴授墳墳至相府荆公以所聞語墳墳盡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今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疑獄集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狸馴其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漸哭鳥亦悲鳴夜則狐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苟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為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
之感 灑水 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樂善錄卷三

三

源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
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
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為無可乎 夜話 錄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履
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
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
乃譴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况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為無可乎 湘山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
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
門戶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
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
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
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 名談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兗州堯廟殿中
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為神誰不知敬

樂善錄三

四

宗

子為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為
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
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
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
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
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 燕間 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
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
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獎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龜爲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龜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泄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樂善錄卷三

五

才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捫一大木榱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龜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龜滅勉亦得還如公用心真大乘地位人也

魏王野錄

一州府歲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垣中但日一以粥飯食

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公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石窟內禪寂師行逢一大蛇盤繞師身師爲授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某昔爲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地趣今已千歲幸尊者垂憫此地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

樂善錄卷三

六

定

千載惡趣之報

高僧傳

周筮好以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筮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筮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筮諭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好爲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筮既出一吏呼筮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箴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感應篇跋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煮蠟爲銀煨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剝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况欺謾
有甚於此者耶十生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樂善錄卷三

七

永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
持經之人若夜叉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今不
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
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蚪秤
欺謾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
知蚪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
冥之戮耶

羅喉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喉
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
今受六年母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久停閉人
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輒應一日祀
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
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賈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
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陰戒錄

樂善錄卷三

八

準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
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
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
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
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減公壽三歲也治
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
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
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
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
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
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

前定錄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
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
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
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
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
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

樂善錄卷三

九

澄

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累糧於名山
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

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鱖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
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
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
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
癰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
真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
人便裹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以為至孝之報
村民設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
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挈中忽
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
起行眾恠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
百驅馳來逼中有老者握我手曰齋食汝何敢
置魚挈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眾而
去此可以為不孝者戒

樂善錄卷三

十

錄

李氏家老妮子秋婆父病無生意一日殊絕復
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
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呷之且曰此汝平生
所耗之物豈容不呷秋婆不得已強呷不數口
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妮耗費人
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

因果記

一官真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
婦人接錢良父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
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
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負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勸戒錄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今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眾中敲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踈不合聖諦疑悞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十生記

樂善錄卷三

十一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真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鬼普蒙濟渡其後杜廣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冤李若冲以簡牒而能脫張太華父囚之苦此皆近世明驗未可悉陳故今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

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已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己營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橫取者多考其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誣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樂善錄卷三

十二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九幽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訐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

成都記

竇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

成都記

號州司戶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

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

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

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乎不可以一

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樂善錄卷三

十三

永

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

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

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

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

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

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

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竇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

行人果信為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

獲大罪報

楞嚴經

昔老鴟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

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嫗以宿因

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

世世為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

夫為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樂善錄卷三

十四

浙

豈可謂為無罪

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

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為鬼所

笑也蓋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

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

妄念安得不為鬼物窺笑

南史

樂善錄卷三

樂善錄卷四

李昌齡編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為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右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

樂善錄卷四

文

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履踐然今士夫鮮有以外物動其念者類苑

曾魯公以蜺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告翌日則有以兩簷蛤蚧為獻者公立放之其夜復夢被

甲者來謝東軒筆記

唐詢家因煮鷄忽有火光出于釜上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為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為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于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為文以記之

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門下客楊詢最相得每事必以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但一切讚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楊開之罪當坐於汝無所避也不數日果中惡疾而斃此佛書所謂讚嘆人為

樂善錄卷四

宗

惡者也惡戒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又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遠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豈非兩舌惡口之報耶戒勸

錄

周利般特迦於過去世作大法師祕悟佛法不肯誨人故今愚鈍讀一偈經百日矣得後遺前不能憶記今有據師席而不能以誠教人者安知不招來生愚鈍之報

楞嚴

婦人有姓王者厭生產屢壞胎又以其藥為効傳之于人後有孕復毒以藥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為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臨終自言見一鬼謂曰汝藥此時復有効乎冤家已集惟待汝至處分耳此事尚不可行之於已而可傳諸人乎

樂善錄卷四

三

齊

峨眉山士子授徒于里人某氏之館某氏有妾既生子可傳矣隆興癸未復孕厭其多而害之是夕士子夢一小兒頭半破被血自某氏之堂走出持白紙泣曰某氏與其妾某殺我我將訴之矣黎明某氏嫡子告士子曰予庶母宿又生子頭碎而死士子聞而大駭愚觀世人如此者甚多蓋安於習俗無復忌憚使稍知因果決不敢為且惡獸尚念其兒而人乃忍害其子與其

害子孰若斷淫况婢妾賤人何足顧戀爾既孕其腹矣而又欲不令生子是亦惑矣嘗讀九天生神章又參以太上內觀經益知人身至貴而破胎害子者獲譴非小蓋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為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堯術天礪戶冥

樂善錄卷四

四

才

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炁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為胞二月形兆胚而為胎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神具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

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嗚呼九天生之既如此彼處胎臟中豈不欲生於爾何負而爾遏絕而不使之生耶又有一種業重之人穢行有同狗彘及因有所出輒將棄擲重使無辜之子裸露於風霜雨露之下燔炙於盛陽赫日之中呱呱哀啼良久而斃且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陰府法尤嚴密爾獨不畏而敢害之耶今人有平生無子者有數月而墮胎者有既生而不育者有臨產而子母俱斃

樂善錄卷四

五

者有垂老而子孫零落者有身不及見子生者有得子不數月而身遽死者皆其報也

破胎事傳之于

楊仲舉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為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

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為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己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叩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

樂善錄卷四

六

才

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矬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乃王韶亦殷肥矬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子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

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
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
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
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
無敢言者於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
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其後
帥大有遷擢一日白晝坐廳恍見黃衣吏持一
公牒示之署其上曰索牛骨灰事紙尾有大字
批判數行帥視之墨尚新濕且有毒流下國禍

樂善錄卷四

七

宗

及重泉之語帥怒曰我罪何至如此言訖倒仆
而卒不數月推官亦死歷無數險阻至一官府
纔入門見一金紫者謂曰汝豈牛骨灰事耶到
彼宜子細讀案然後着字推官唯諾既至廳前
一吏以帥狀示推官推官曰某以此得罷安得
有罪請與帥面對少頃數十卒擁出一罪人五
木俱具垂頭喪氣似不勝其苦狀推官視之則
昔日帥也推官前曰台座豈真忘某當時劄子
中語耶勢位氣性此時安可復使自作自受豈

可累人帥無語遂伏俄聞簾內有聲曰速送出
推官推官既出門復見前金紫者謂曰汝識我
否我汝舅也以爲人正直故在此略有職守此
去願汝常運善心常行善事不然一瞑日後此
間有無限可怖駭事誰能爲汝作救護者此事
制幹何彥升丈言之甚詳揚子羽錄示因併刻
之以爲世戒

樂善錄卷四

八

濼

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于此有
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
馬郎所私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
息戶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
姓亦以此遂微令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
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川宿東關縣驛
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爲
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固感將軍
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

更望一言於郡守令發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僕惟老卒譚詠尚無恙王即以十數卒付詠戒令必欲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耶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葬于別墅時馬郎者爲東普郡幕忽一

樂善錄卷四

九

泉

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

卒

果州教授
關者孫記

一士子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絕不與同寢處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士子略不問妻飲恨疾益作臨終隔壁呼士子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士子終不顧其妻遂死士子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又以索加木縛束其屍而殮是夕此女

子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被厭勝然彼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不一年士子果卒嗚呼死婢之倒埋冤妻之縛殮意謂如此則彼魂不得靈寃不得直不知一念纔起百神已知不能遏其赴愬之寃適所以速吾不善用心之罪故馬幕一見解而遂亡士子不逾年而亦死戒哉

許真君登仙之日玉帝詔曰脫子前世貪煞匿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世呪水行藥治病罰惡

樂善錄卷四

十

源

馘毒之功已仰潛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鬼閉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背土陵空佐大力天下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以此觀之功行如許真君以不祀故尚有陰譴况爲人不逮許而不孝有甚於不祀者乎又知呪水行藥皆能立證仙階但人論財不以利濟爲念故旋踵破散而子孫凍餒者多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筮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噫君平以善教人立證仙果其有以不善之語而啓人爲惡之心者獲譴不言可知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

樂善錄卷四

十一

承

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鄉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

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公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鄉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迹其處得之時夫婦俱未有耦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闡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而公祇畏天譴之力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樂善錄卷四

十一

濟

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於二七夜寢卧不安忽見二吏至前召公公曰誰召我吏曰事密固不可使主簿知恍然不覺已隨二吏行矣約七八十里許見山崖險峭林木嚴密主簿曰我困甚不可行吏取馬令乘倏忽間已至一處若州城初入門見一道如繩行不十數步又至一處若官府所在吏引主簿自偏門入俄見一人着紫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則其父也責主簿曰

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
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
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然汝亦有陰騭故
天不即奪汝筭吾之死也齋醮不至誠厨子又
不潔僧道皆非其人虛費無功唯今夕齋得僧
宗順者有定力加持念誦冥契陰司又誦大明
神呪經及奏九天生神章於我功德有餘傍及
諸囚皆得免苦汝還可為吾謝之主簿視囚半
皆親舊及甦則已數日矣世有不信釋老者多

樂善錄卷四

十三

才

以設齋薦亡為無益然捨齋醮當作何等事可
以見人子為親之意耶蓋人見僧道不守戒律
便謂道釋不足法而不自思我日誦夫子之言
而不能盡為臣為子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之
道者豈亦夫子之罪乎
安撫馮大學記
愚嘗讀太上感應篇篇中之語皆天府所定世
人罪福條目然世人行事多只取快一時不知
過後一一皆有罪報太上所以垂傳此篇于世
者正欲世人知所避就也故近歲周箎以此篇

勸化而立能脫饑饉之殃王公一念願行亦獲
延一十四年之壽則太上利人之意從可見矣
今附刻于後使家家藏此書人人曉此意則地
獄何自而起篇云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
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
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
罪名奪其筭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
日輒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
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筭其過大小有數百
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
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
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人之失如己所
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過惡揚善推他雷切多取
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

樂善錄卷四

十四

登

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
邪遠于願切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也夫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
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
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
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
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
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忘輕蔑天民
敗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樂善錄卷四

五

源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寡逼孤棄法受賂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
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訛謗聖賢
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螫驚棲填穴覆巢傷胎
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自益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
教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
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理烹宰散棄五穀
勞撓衆生破人之家收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
居人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
室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即呪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
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厭人用藥
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彊取彊求好侵好奪

樂善錄第四

十六

定

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
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
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
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
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媯慾過度心毒貌慈
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
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

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
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
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
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
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
竈火焚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
星指虹霓輒指三光又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
奪其紀筭筭盡即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
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致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
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
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
未成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
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
作衆善奉行父父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
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王准之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後
得病殊絕復蘇謂賀道力曰吾到幽關始知釋
教不虛人死神存信而有徵道力曰明府生平
抗論不爾今何見而異之准之斂眉答曰神實
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蓋人處世但知
世間之事便敢輕議釋教及一旦喪軀冥冥長
夜然後知釋教為真實而世法皆虛幻也

樂善錄卷四

樂善錄卷五

李昌齡編

太博虞公祺於佛知見得大解悟平生仕宦以
慈祥為本以智慧為用以大定力為應世三昧
故去弊事蠲苛征有為必成成功必博於四蜀
之民有生死肉骨之恩當他道誅索聚斂鞭箠
馬牛其人之日公一漕變再漕潼川民獨晏然
倚以為大司命紹興丁卯七月二十七日無病
終于正寢其日清旦平坐俄仰而曰古佛皆生

樂善錄卷五

吾其歸乎既又平視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久
之開顏含笑而去後二年田家鮮述者被逮至
冥司與舊識曹惟吉適相值惟吉曰爾安得至
此幸鄉人在此判更生案明日當為更生如來
可無量福述既至殿下明見其上有一王者果
太博也吏問述在生立何善功述對家貧無力
但一到瓦屋獲覩光相又於天公堂捨一條小
木吏授紙筆令供既畢上之得署放還述方辭
出公呼謂曰可語吾家人令為民設更生道場

常念更生佛號語既公身有白雲騰上廊廡煥
明述舉首望見雲氣中有大樓閣綠榜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述灑然而寤時鄉老陳公
西山邵公縉雲馮公華嚴覺公皆大書特書以
紀其事嘗聞本朝士夫生有陰隲死而復官
于陰者如呂公誨不過為司糾章公文起不過
為司命韓公琦不過主房簿富公弼不過司崑
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
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槃經當知公本佛地位
中人也平生陰隲及人者多宜其子孫以洪儒
碩學高識遠略建大功立大業忠佐英主而
澤被斯民也

樂善錄卷五

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霽乾道己丑為其祖父
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為期逐日辰午酉
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正字
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
忽一白涼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
神彩頗異霽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露讀畢白涼衫者命露錄之露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露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禱謝既至案上有袂物發而視之則露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

樂善錄卷五

三

濟

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袂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袂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茲亦異矣愚嘗讀真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為地下主者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

字文庭堅錄示資州勘會公文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既是馬默豈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飲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感愴而已自此益慚志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

樂善錄卷五

四

才

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涪溪漁隱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為猪鬣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劃社人目為說法馬留時邵篋以上殿泚氛出知東平邵高鼻鬚社人目為泚氛師子王景亮又從而湊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泚氛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蓋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
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歛怨禍亦及之

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
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
有偏方霸王之分精於筭者如徐肇則許之曰
君得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
辯則許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頰伽鼻如仙
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
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

樂善錄卷五

五

定

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訶朝廷事爲人所告
鞠實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然則三子
鼻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
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

楊文公談苑

諸司使凌華骨相極貴善相者僉謂華當至大
官華既登仕版乃暴酷不法一日以病入陰司
冥官數其罪命鑿去貴骨華自此觸事齟齬快
快失意竟以貧死大抵操存在我子奪在天今

之所謂甲乙與夫骨法者皆未足恃使一爲不
善則天日臨之不容欺蔽安知不爲幽冥譴責
有如華之鑿出貴骨者耶

九戒評

許映入赤山催解束之道道成司命敕中君令
奏言於上宮移名方諸署爲地僊映去世之日
三官都禁左郎命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
虎至赤山欲執映以去且詰映罪曰夫欲學道
上隸真人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違陰德流
根仁心上逮乃得步真索僊度名青府云何父

樂善錄卷五

六

濟

祖有殺人之罪冤訟方急又汝逋愆宿責列在
三官三官乃鄴都六天所署每二元也乃欲越幸
網脫奉隸真烝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
不共祭酒罪咎如此陰考方加豈可欺太上之
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錄耶汝若無對有司必
執也映答曰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
和鳥獸年遇凶歉疫癘相繼阿能散施家財救
濟饑渴親營方藥拯其疾苦臨人之喪如失己
親救人之患如己之患視人之疾如己之疾已

死之命懸于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
歲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是以功書上帝名刊
靈閣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僊應得度世者五
人登昇者三人豈爾輩鬼衆所知魴等稍沮適
司命亦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魴乃
捨去嗚呼許映已得度世而陰官尚執之如此
其急邇使生無片善死有餘責者處之則當何
辭以塞周嚴二君之詰乎其俛首就執而沒身
於鬼官者必矣真詰

樂善錄卷五

七

泉

劉滿好殺生又耗棄五穀生平惟能於本命日
醮謝北極一旦病革入冥司其隣家子已先滿
死十數年矣忽相邂逅謂滿曰子在生曾有善
功否若有則可無憂萬一無之事亦可駭滿曰
但只有本命醮謝一事其人曰此亦是也俟爲
詢之少選復至曰子之所殺物命訴冤甚急奈
何然子平生能醮謝北極今至此若又能持念
玉皇聖號或可有濟滿如教念之比至殿下見
猪羊鵝鴨哀鳴嘈雜無數在前滿大窘遽忘其

語忽見一青衣持一幡上有字云太上彌羅無
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
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復無宗元梵摠十
方湛寂真常道恢漠大神通昊天玉皇大天尊
玄穹高上帝滿視之則隣家子邇所教者遂至
誠持念良久口中有光物命皆隨光而去又見
一青衣於白雲中宣一黃牒曰劉滿殺生罪大
懺謝志堅可還本壽陰官再拜聽命呼滿謂曰
汝當還矣凡道釋諸書所載地獄一一不誣汝

樂善錄卷五

泉

今還世切在善巧方便誘勸世人今各各忠於
君上孝於父母持經奉戒莫殺物命愛惜五穀
則自然不歷于此滿方辭出復一吏前白王曰
滿雖當還然不可不令一見所造之業王唯諾
即一卒驅至一所有一官坐廳命押滿受罪既
至一門吏叩扉曰罪人至矣門開見一大池敗
泔朽米殘羹腐炙蛆虫雜穢充滿其中臭氣逼
人絕不可近復有一鬼揮刃呵滿曰此汝所耗
之物喫盡乃得去滿大怖亟念聖號復紅光燁

然從口而出其臭腐物忽失所在滿遂甦嗚呼
劉滿以赦當還而冥吏尚有留之之意蓋鬼道
好終鬼道自凶各其常也按天師傳昔六天魔
鬼散游人間為民之害天師因與為誓使之歸
化酆都方其散游人間與民初無干涉尚猶為
害今既歸化酆都明主執罰使有罪在其掌中
安得不為所暴劉滿得脫其亦幸矣

道藏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
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

樂善錄卷五

九

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
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
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
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可緩乎蓋送
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

夷志

郡人有姓雍者母死久不葬乾道戊子里中火
起雍倉卒扶柩置之他所無何其三歲子歛以
驚風而斃是夕夢其母詔之曰我死許時幽愁

之狀不可言幸而得生既為男子又已三歲汝

為子不謹遽然驚我使我魂神蕩越恍然復在

柩中少定乃知此生又是死矣亟欲入殼則氣

已絕不得入事既如此為之奈何為之奈何涕

泗潸然雍亦大慟而寤如此則喪葬之事是可

以一切苟簡滅裂乎今人謾畢齋祭便謂無復

餘事不知親死不葬或死受考責及六十年不

得受生者皆當追治生人蓋譴其無為親之念

乏超度之功也近得章格閱之又不止此數事

樂善錄卷五

十

文

大凡火燒其屍水漬其骨葬非穩便冒犯方隅

棺槨不全墳墓破敗牛羊踐踏污穢蕪沒之類

死者一一皆得訟於鬼官塚訟一興則生人無

一日安矣不見漢天師將證果位而老君必先

授以超度玄祖之文是玄祖不度則果位終不

得證也

猩猩猿形人面頰容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

為羣共相語言纏纏可聽聞之者無不欬獻性

喜酒且好履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者

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酒履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既而羣聚權飲竟致醉倒取履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履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履之禍已而不免死酒履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真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笑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唐文粹

樂善錄卷五

十一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少去來休嗚呼人之念慮不正而爲惡趣所攝者多矣蓋邪念一起境即現前萬一着之便入諸趣亦猶客之但知赴婦人之約而不知所赴者水也漁隱

李珣世販糶每遇人買米即捨升斗令其自量

珣但隨價低昂每升約取三文息錢而已年八十不改其志生平未嘗起僥覲物斛踊貴念時宰相亦同姓字罷相出鎮淮南夢入一洞府見峭壁上有金書李珣二大字字可丈餘珣欣然謂已當之忽壁開有二青衣出曰此地乃華陽洞天金書李珣者乃江陽糶米者以生平不欺斗斛不倖物貴平用其心故上帝收錄使主此天非爾也可速出淮南懼然而寤因令訪問其江陽李珣歲餘果無疾而卒嗚呼淮南官至一品平生乃無一平用心事如糶米之李珣者乎其所以夢入此洞者亦天意以此愧之耳洞天記

樂善錄卷五

十一

宗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糶一日方與家人評論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霆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已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夷堅志

高安丐者趙生名吉有道之士也弊衣蓬髮未嘗沐浴醉輒慢罵元豐初穎濱蘇公謫居高安生忽來謁且約公夜遊期而不至詰之則曰度君不能無驚已獨往公曰子遊何至生曰比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公曰何故生曰彼囚繫者多僧道與官吏蓋僧道逾分官吏暴物故也公嗟嘆者久之生既死數年子瞻復見之於雲安逆旅公因爲傳其事焉如此則地獄謂之爲無可乎竊嘗謂

樂善錄卷五

十一

齊

胥曹無知固不足道而士類中亦有一種無見解人方未第時則高視大言傲然以伊呂自負一旦青雲平步則志滿氣驕聲色不惑其心利欲必奪其志區區日以進祿增秩求田問宅爲事求其所謂憂國愛民之念未嘗一萌于心甚者至於貪墨不公剛愎自用然食人之祿而履踐乃如此欲無下墜其可免乎又如僧道之流言之尤爲可駭明稱參籙佩戒而半分不能奉行但知趨供貪齋而功課實常脫略妻孥之累

日重犯負之罪日深本無道心何望超度不墮地獄其將何歸於此當知趙生之言不誑蘇氏拾遺高俊紹興辛巳正月辛亥忽見二吏持符追之甚急俊彷徨不忍去不覺已隨二吏行矣所歷路極黑俄頃豁然見一大城扉以鐵爲旣入至一解囚繫萬狀殆非人世有一女子倒懸於廊吏曰此人生前好以油塗髮故瀝出之又一女子反縛於柱鉗拔其舌吏曰此人在生時好弄唇舌故酷治之又見寧江都將荷鐵枷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血肉淋漓形容枯瘠絕不類人左右前後有破腦者折肱者穴胃者百餘人環而守之吏曰此人生前賊殺不辜又見一郡將考掠無完膚方供狀未竟又見麵店戶冉二者前列十大甕中貯腐水敗泔其七已空三尚盈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今日飲三椀盡乃得脫又見奉節令趙洪方追至庭下其他被攝而至者不可勝數俊不能盡識明見殿上有一黃綬而坐者一一披籍呼名詰問

樂善錄卷五

十四

源

畢有枷項驅而北者有含喜行而東者但莫知往何所也及呼名至俊乃誤追得還嗚呼陰司豈有誤者蓋假俊以警世耳然人至于死誠亦可駭一入冥路事知如何其不隔陰而便得受生者萬無一二陰謂中陰身也為子孫者多不能力行薦度又敢斥言謂無罪而不知彼死者日與世接萬冗紛然既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罪罪積不覺死有餘責地獄果也毒害很妬慳貪驕慢餓鬼果也污穢惑溺殺害逋

樂善錄卷五

十五

負畜生果也隨波逐流無福無慧冥漠果也又至于存想非真履踐不正享用過度傾巧自欺大凡靈利愈多獲罪愈重校其輕重固有等差槩而言之一有不臧同名為罪使誠無死受考謫有待超度之說則藥笈琅函必不至造為虛語以誑惑於人也夷堅錄諸司使夏偕妻王侍中女也父病無生意朱嚴醫之立差因白侍中求為嚴補官父曰今歲已許劉公才矣女怒形于色侍中亟命改奏朱嚴

制未下而嚴死於是復奏公才而公才亦死嗚呼一四門助教名器之至輕者尚能死了兩箇醫工况有重乎此者而可僥冒得之乎多見其不能享也苑類

劉頴頗能文自謂魏科必當高掇嘗詣翊聖宮懇問前程真君降言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頴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益適所以損壽也真君傳

樂善錄卷五

十六

樂善錄卷五

樂善錄卷六

李昌齡編

錢公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

樂善錄卷六

果

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曩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萬僧以為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為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既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

樂善錄卷六

干

源

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為副使既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上類苑次凍水

聞紀

陳公洎為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 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夫多不垂意于此而不知彼死者不可復生寃不得伸我之由也豈爲無罪

是太史文

樂善錄卷六

三

澄

陳希夷得道者也張守真嘗問羽聖曰世言陳搏羽化證仙階乎真君曰搏之養神鍊氣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尸解後略有所主掌耳愚嘗讀金華誌昔揚谷棄家學道遇金華真人授以鍊炁鍊形之法谷大悟其旨文而成書張旻以進 真宗召入留之芳林谷固辭即以嵩山道院賜之居數月於古檜下復遇金華謂曰子不聞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之說乎又不聞何妨修至道不廢理時人之說乎古之得道

者皆功濟羣品道佐一人然後僊去所以王喬吏鄴縣方朔臣金門今世人方紛紛籍籍在欲波中而子乃欲獨居無染之地何乃達岸焚舟見溺不救况子方得其時宜周遊闡開悟群品如見有志之士即可方便維持接而度之安可深居高隱谷遂下山以此觀之則證仙果者誠在乎有功及物也

朝聖

樂善錄卷六

四

良

走人之階除耳人生如夢何足道哉遂毀裂衣冠葛巾草履飄遊物外妻子家事一不擾眼一日遇青巾於道上馬見其骨體秀異舉止昂藏知必異人果呂翁也因叩其所以登仙之道青巾曰登僊之道不在乎他要在乎積功則勤苦修鍊累行則以惠濟物若捨功行雖太上亦無能爲噫青巾之言誠確論也愚嘗讀道書自古修行之士其入道之門雖各不同而得名刊不死者無非功行後又求雲笈七簽經考之亦無

他說大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貧病當救危急當濟冤結當解物命當恤已過當省貪吝當除不負自心不許人短清淨爲常慈悲爲用言必以善行不以惡動容舉足皆主利人如此修行利益方廣不惟度厄直可登僊有力即普救衆生無力即隨分而已若但能救一人之命則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冤枉非辜或修行吉善之人延紀亦當倍之其如服食導引又其次也

婦人有李其姓者鄉之婚媾成合多出其手人亦以此喜之無何紹興壬戌闔門皆死於疫家遂爲墟嗚呼媒亦何罪而掇禍乃爾竊嘗思之其欺誤人尚有可恕獨感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一事大有利害蓋世有不幸而身死妻少者若又無賢父兄則妻之去留誠一門興替所係爲此人者所得幾何而忍造爲甜軟之語以感移之耶其心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戶等事決不復問及旣改適與後夫亦未必兩皆

愜意前娶子女鮮有不生間隔甚者後夫無一日之安前夫受破碎之禍身亦不得齒于節婦之列三者之失咎當誰執雖然人之處世亦不可每事畏避略不周旋要在權其利害而後行也

人有姓羅者以略賣男女爲業晚年疥癩饑羸面色如漆竟斃于路蓋其平日誘引欺誤凡所以求濟其欲者無所不至又加搭雇姝子一事尤當大獲罪報且今搭一姝子則姝子所產之

兒勢必舉而與人苟與非其人養之不至與棄之殺之何異凡此之罪豈獨坐在其母其略賣與養之不至者皆當連坐在雇主身即是殺一兒子養一兒子也但人安於習俗視以爲常而曾不思念是兒也於往世臨死之日風火二氣欲脫未脫之時使無善力冥資風則若刀突四肢火則大生熱惱如是受苦經無量時氣乃得絕一息纔絕復以惡業歷諸幽冥之間大有無量百千苦事又不知經歷多少年數方且考謫

得獲解散考謫雖散亦豈容易便得受生須其身與見今父母緣業無異又須造物主張然後得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為地種軟濕為水種煖熱為火種氣息為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大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

樂善錄卷六

七

宗

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恟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遊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趨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

母子往往兩皆不保今既得遂誕育誠亦萬幸於我何負而我掠取其母使之失所怙恃復饑餒而死乎舉此而言當知世間有如此等事若無罪而實負重罪者其類不一但人無所悟入不自覺知今弱齡而遽亡及再踐生路而又復不育者即其報也

樂善錄卷六

八

良

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事西山邵使君於更生佛記中載之甚詳今復表而出之庶幾侵漁刻剝者略知戒懼大抵勢要之地最能為善最能為惡為善則有登僊證果之期為惡則有折本失身之理事皆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冥司錄一觀則知邵使君今之所載不妄

友婿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語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其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

樂善錄卷六

九

源

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胃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為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為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止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符堅僭位以鳳集于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符

融密議于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筆聲狀頗異吾已恠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豈蒼蠅乎嗚呼符堅但知事出禁中無有知者不知一語纔出便有四知况我之身口耳鼻眼凡六十七種各皆有神運化自然與天地合出入人身奏善黜惡晝夜不停身神之外又有一切巡行明神皆得按察何獨於蒼蠅而始疑其漏語乎

樂善錄卷六

十

趙業以其妹婿賈奕殺牛連逮入冥司奕不即承忽空中有大鑑宛見奕鼓刀業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將辭出復一吏拉遊上清遂共登山至一院榜曰南院時冠履而坐者方命吏呈押戍申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及生年月日時又降橫列六十甲子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業以問吏吏曰此上清校勘所也

世人功過皆籍錄中毫髮無遺每一經校勘功
即延年過即奪筭無可避者愚嘗讀業報因緣
經得一則大與此合人之在生日為一筭積一
生所得之筭記在諸天以備記錄太上常勅勒
上聖高真日月星宿五方三界百靈眾神巡行
檢察三日一言七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
功則年筭可延萬一造罪即命六天魔鬼捉其
魂魄上詣三官其不滿紀筭者蓋因乎此今人
臨亡皆地司關奏諸天按察死名一定然後六

崇善錄卷六

十一

源

天魔鬼得以收其生氣而執其魂魄矣又按修
真玉經太陽為陽宮摠司列二十八宿為屬吏
太陰為陰宮摠司列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為地
司治山即今二十四化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凡
一年有二十四節炁每一節炁即太陽巡一宿
之中太陰常後行一日二十四節炁謂立春正
月節炁太陽巡虛宿中
雨水為正月中炁太陽巡危宿中之類是
也惟驚蟄芒種寒露小雪日則巡兩宿其日
二十四炁治山陰宮各攢送世人善惡灾福壽
祿生死等事於所屬之岳其本岳主者復奏言

於當節太陽所巡宿中其如三元之日則又大
朝會皆所以檢校括責定罪紀功也大凡校勘
之日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三萬六千星
曜人間二十四炁治山陰宮乃至陰陽河海天
地百神無不集會蓋貴乎審又按七簽經口之
一根尚有兩神分監左右陰禍不泚則司陰得
以奏于天惡已形言則司殺得以白于司命考
之回元八訣則亦分陽罪陰過陰罪陽過為二
種陽謂人所共知陰謂暗中於人初不宣露故

崇善錄卷六

十二

源

也陽當為輕陰當為重如此則世人是有罪而
終可覆藏者乎奕不即承是亦惑矣西陽雜俎
太常博士張子能妻鄭氏臨終與張訣曰我死
君必再娶奈何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君言那
可憑張指天為誓曰有渝此盟當化為閻鄭死
張竟再娶一夕夢責之曰言猶在耳君忍負之
我幸有女雖無子胡不買妻必要何也遽登榻
撫張陰果蹈其變蓋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
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為首也

於義一或有虧是瀆人之倫而失伉儷之道也
又何待有詛而後然耶今人但知彼爲死矣而
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
甚於生萬一訟於鬼官則殃考症氣卒未易解
不見許厚不以家事經意而其丈人訴之於三
官之事乎又不見許斗既死之後水官復遣歸
墓中使伺察家門當衰之子示彼訟者以塞對
解逼之事乎保命真君蓋嘗以此戒救許長史
令穰厭家門疾病死喪衰散減耗光恠惡夢之

樂善錄卷六

十三

宗

厄當急分解家訟墓症者正爲此也

夷堅志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
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
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
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
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
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
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其詞曰十
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

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
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
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
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
汗流未幾果卒蓋夫婦者人之大倫有守者婦
人大節一有愧于其中萬無安吉之理生或幸
免死必難逃不見華陰主簿妻以思與聶從志
亂而沒身於鬼官乎又不見愍懷太子妃以不
受石勒之辱而立獲度世乎今人於父子兄弟

樂善錄卷六

十四

庚

夫婦之間多是恩義寡薄而不知三者在天
地間號爲三綱最爲至重堯舜之行所以照耀千
古者行此者也孔孟之言所以師範萬世者言
此者也天地百神所以監臨下土厚於倫則福
之薄於倫則禍之者重乎倫者也國家所以條
爲法令使人不敢輕犯者明乎倫者也嗚呼陸
氏於申言之時已有異志宜乎爲乃夫所訟夷堅志
翊聖真君建隆初降于終南山張守真雖日奉

香火而心常懷懼真君慰諭之曰吾受命衛時誠欲得一端直之士俾行吾教然自陝以西三世不失男子身者惟汝一人且有正念此所以為吾收錄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何懼之有按如上說則世間不失男子身者何其少乎當知今為男子者未必不前世曾受女身為女身者未必不前世曾為男子捨殼入殼隨業轉輪至如真淨妙心則本來如如無有差別第世人不知悟此妄認幻軀自生愛見所

樂善錄卷六

十五

源

以慾火熾然莫能自戢譬如狗咬枯骨妄生美想使一見此必有灑然而大解脫者回視前日淫穢豈不啞然一笑以愚觀之非獨不失男身者少其不失正念者誠亦少也且以一縣論之士農工賈僧道伎術乃至胥曹皂隸與夫市井細民無慮十數萬人其所以仰事俯畜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均是在塵勞中用力市道處留心平日苟且汨沒無所不至其間中立不倚確然有守者果幾人乎惟其中無正念則日用無

非顛倒錯亂矣既多顛倒錯亂則身後無不沉墜者

翊聖傳

陳希夷少戲於渦水遇一青衣媪呼而乳之曰使汝得吾真炁平生永無嗜慾聰悟過人其青衣乃天真以希夷當得度世故託乳飲以真炁哺之而使之得絕乎慾也嗚呼修如希夷尚待哺真而後能絕慾信情慾之根於人也其難拔如此今有淫慾熾盛垂老而尚爾不衰者當為福耶當為業耶亦猶馬偏快於奔馳牛獨安於

樂善錄卷六

十六

才

負重各業力有以持之故也浮生短世其可一味惑溺略不俛聽善言少自開悟一旦淪墜然後悔艾則噬臍為無及矣不聞元始上帝有惑溺當化為犬豕之說乎蓋惑溺之人身淫心淫全體是淫昏惑穢亂濁擾神炁人質雖具犬豕是同性習已然久而自當形與俱化愚嘗窮究其說非獨元始之說為爾在釋氏輪回之說亦云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其有命終之後而能超生四天王天者即今之於

邪淫中心不流逸之人生勿利天者即今之於淫愛中淫愛微薄之人生須談摩天者即今之逢慾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之人夫此人等既以慾輕而得生天則彼惑溺之人必以慾重而淪入惡趣者無足疑恠故佛敎人若欲求佛妙果先須斷去心淫心淫若除是名為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如不能爾而欲求者譬如蒸砂求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蓋本淫身縱得妙悟終是淫根根本成淫輪

轉三塗必不能出青衣所以今希夷必絕乎慾者正為此也神仙傳

任稹希慕真風好與山人野叟游一日遇一採藥人自言居處在大面山後相從既久忽與一苗藥餌稹便覺臟腑清暢久而鬚髮烏潤顏色紅悅心頗異之後數月復至持藥如初稹乃陰藏其半併一兩求煮之立化為銀叟覺之怒曰此靈藥也置之臟腑則佳一身之外都不足道何乃爾耶稹曰今福感寺有一塔久已墮壞非

千貫不可修誠欲以此助之彼此不無利益叟曰助之不難今煮銀三百兩便可得九百九十貫爐子炭汞每兩不過費二百若積三百兩所費共不過六十貫其餘九百三十貫則自是那箇家事何預於汝而汝望利益乎稹曰何謂那箇叟曰陰陽造化也汝但只以汝錢六十貫助之則自有六十貫本分利益若必欲煮銀令成千貫究竟亦只有六十貫利益也嗚呼僊翁之言大有深旨大抵參預緣事須得實有所施或有實力不在空事紛紛若但空事紛紛即是用心交錯用心一錯則從初至終無一不錯矣一椽一瓦未足為功而百念紛然惡念起時胃中便生出百千萬種夜叉羅刹夫以一椽一瓦之力是能勝百千萬種夜叉羅刹之力乎自無心懷險惡而能得獲勝報之理僊翁所以堅却稹者正謂修塔固佳恐或心有未是又不免有以藥煮銀欺人一段事在耳昔然燈佛於往昔世本一獵夫憩于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其

後竟以此故得證然燈如來梁武皇帝於往昔
世本一田夫因行雨中見道傍佛像為雨所淋
即以己所戴笠加于佛首而去其後亦以此故
得極位此皆出於無心故獲勝報至有如是之
力向使心有所念則已落在住相布施矣烏得
如是吁今之人初無實施又無實力而但空事
紛紛物我交攻而百念紛起若以住相之說推
而下之則是可以望利益乎集傳

樂善錄卷六

十九

果

守節奉勅修上清太平宮凡一瓦一椽龜從皆
書名其上可以見其勤也既畢事同詣翊聖前
祈禱真君忽降言曰汝等修宮不為不勤然不
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墀壁甃皆不嚴
備惟務速成以冀恩寵上天亦不掩汝功亦不
赦汝罪二人相顧大驚業已聞奏不容增役但
再拜懺謝而已其後龜從竟死于兵守節竟死
于疫大抵事關諸聖最易撥禍不見佛書所謂
經師佛匠與夫合香圖利之人陰司皆常切點

檢者乎蓋事關諸聖故也今人資藉眾力謾能
造一像建一椽則便傲然挾為己功而不知一
文滲漏便是侵欺取便那移亦名互用况出凡
夫淺見豈能盡合天心若更彼我紛拏即是自
求煩惱錢非己出何足為功一念纔差便有罪
報惜其不知挫人所長護己所短常懷妬忌每
事矜誇向背乖宜是非不當願人有失毀人成
功危人自安辱人求勝乘威迫脅鬪合爭訟沽
買虛譽包行險心認恩推過嫁禍賣惡凡此之
類在太上感應篇一一皆定為世人罪目存諸
念慮尚不可况施諸緣事乎當知二公當時未
必不無此失翊聖傳

樂善錄卷六

二十

宗

夫人任氏鍾離少師瑾之母也平生留心淨土
晚尤精確年九十八起居甚康強一日呼子孫
謂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却念念無非極樂
不解歸來良可太息明日我當行汝曹無用追
憶但不忘淨土則常在膝下矣初五鼓即起念
佛聲又漸低視之則已寂大抵佛不遠人即心

而悟悟即諸佛迷即衆生愚觀世人其以念佛而得生淨土者非獨任氏昔慧遠禪師與劉程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結爲一社號曰白蓮皆是勤念彌陀求生淨土其後悉皆如願自師而下至於國初得如願者又一百九人復自國初至紹興乙亥又一百二十四人此特載于王侍郎敏仲陸居士季誠集中顯顯爲可見者二集之外又有不可得而知者焉比年王龍舒旣得是法不欲獨善其身於是援引哀集鏤木印行號

曰淨土文意謂人世短促又有三惡險道大可怖畏不若西方淨土壽命無量之爲可樂也若欲求生其土無如勤念彌陀之爲捷疾也集中所載有爲神僊爲國王爲世子爲公卿爲僧尼爲給侍爲命婦爲寡婦爲衙校爲胥吏爲軍士爲鐵匠爲漁人爲庖者爲屠酤爲僕妾爲惡人爲禽鳥而皆能修者又有因人督責因人勸發因疾苦所加因地獄相現因得惡夢因命臨終而後知修者或作觀想或專持念或禮拜或回

向或持戒或寫經或造像或修寺或自行或勸人行而爲修者其所以修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無出乎口念彌陀心存淨土必欲求生其土也竊嘗謂念佛之說有二有念誦之念有念念不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之念念誦之念即今之念佛名者是念念之念即今之必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行佛之行爲佛之人者是二者之間念念之念尤愈於念誦之念也若又能於此瞥地發真歸元了知惟心淨土識取自性彌陀

則乘彼白牛直至露地隨意所適無不快樂矣又何有淨土穢土之殊此身佛身之異乎如或未能先須從念誦中去又自當到瞥地歸元處也或者尚詆爲數聲念佛安有便得如願之理而不知我之自性本自如如上與諸佛一體無二第以念念迷妄遂入輪回我今一念歸真則初起念時已自圓滿夫所謂三毒者便可回爲三聚淨戒六識者便可回爲六種神通煩惱回爲菩提無明回爲大智只憑一悟非假他求

况能念念在彌陀豈不獲諸冥感不聞孔子習
周公而夢周公學琴操而見文王之說乎又不
見高麗國主王徽厭契丹侵擾常誦華嚴經求
生中國一日乃夢至京師見宮闕樓臺之勝與
國使目覩無異之事乎無他皆一念冥感也任
氏平生念佛臨終而了無所苦豈非妙悟之力
歟

樂善錄卷六

樂善錄卷六

二十三

澄

樂善錄第七

李昌齡編

劉温叟為御史中丞時 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温叟對使者局鑰不敢用越明年復賜以酒使者至見其錢局鑰如故歸白其事 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 太祖與 太宗論及朝臣之有清節者

樂善錄卷七

一

才

太宗即以其事聞 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時為贊善大夫燁為龍圖學士自北齊至 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絕嗚呼彼無遠大者多只以錢鏹為急而不知錢鏹雖多豈若世世簪纓之為愈乎今之暫時榮顯而尋復歇滅者皆錢鏹大重不無不陰隲事在其間故也聞見錄 侯叔獻為汜縣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奧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

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 太祖皇帝時為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為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 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 太祖大怒命應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借相國未能卹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貫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為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眾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為豪民

樂善錄卷七

二

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釀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眾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為工部判都水監嗚呼今之士夫有但知為民而不問有拂上位如叔獻者乎其銜命者有從善如流而不以進身為計如

樂善錄卷七

三

道古者乎多見其虐下媚上以求進身而不知身未必進而刻薄之禍已及之矣二公用心過人遠甚

東軒筆記

劉總為夔州士曹日有一囚在生死之間太守必欲置之於法總不能力爭竟論囚死後總病若有所見屢自言曰我當時曷嘗不欲與太守辯第意不能奪汝自知之何為相守如此嗚呼劉總之見乃佛家所謂人之臨亡地獄相自見者也大抵刑禁之地人命所係其可不確持公

論以平反之苟或不原其情一一繩以文法萬一失入咎當誰執昔范魯公質未顯時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手持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道過一廟見一土木鬼狀兒酷類蠹茶肆中所前揖者扇亦在其手中公益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為刑統夫鬼之

樂善錄卷七

四

為物性多暴猛然指酷吏冤獄尚以為非大暑之比且區區以是告公則酷吏冤獄之毒不言可知劉總之見可以為戒

夷堅志

恭倅蔡興文乾道壬辰四月初一日夜漏已十刻明見前大潭今李木字仁叔者來謁且引數十人而前曰木鼻為諸司所鞠父子俱死囹圄此輩皆連逮而死者木已訴于上蒼帝命公推勘因袒裼示蔡徧體皆捶楚痕蔡益大懼辭以不能亟命焚紙鏹遣之眾皆捨去獨仁叔不退

漸近胡牀逼公且曰帝命安可違遂歐公一拳公便覺身體疼痛自知不免亟盥漱盛服出辭州家纔出廳則迂吏皆鬼物已羅拜于庭并元勘公案亦已陳于前矣州家聞之拒不敢見翌日郡僚相率候問公對客歷談所見具有條理後數日果死時憲屬楊道夫目擊其事因具書之以爲世戒竊嘗聞蔡公薨以合陽簽判攝郡事剛明峭直風采凜然一日有數輩小人略買女數十人將下荆渚偶爲人告公立命收捕盡將決配湖外遠惡州軍悉歸所略往往有母子相抱持而哭謝不已者輿論莫不快之或有戒其太過公曰某但知奉行朝廷法令不敢有所容心此曹情理如此尚何足卹嗚呼剛毅木訥孔子謂之近仁只此一事已自見公平日是宜爲上帝収録使理仁叔之寃其當時承勘仁叔一行官吏與夫同共擠陷之人到此有可以僥倖得免者乎當知刑禁之任利害最重不可一味觀望鍛鍊而成與其父繫於幽冥孰若暫

拂於上位乎

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竊嘗思之孝之爲說人子常事初非殊尤絕異之行且人未有此身之前神識雖具託質無從實因父母爲緣而成胞胎始自入胎至于誕育復自誕育至于成人其間愛護長養病疾婚媾父母之恩不爲不至暨至強壯父母漸老乃至于死正今生事死葬一一曲盡其誠亦未能報其萬一何敢更爲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爲人子者亦不必爲娥之爲然後爲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

卒一子尚幼時光甫之父父已病聞之遂不起
光甫母性素悍又無所出及專家事乃不常其
用光甫爲人長子義當正心誠意身率其家而
乃苟且脂韋希求么麼父之齋祭視爲虛文葬
又不審而遷墓者三凡衆分田產皆先擇其腴
者賣之於己粗有所得便自爲足旣而其母及
其季弟亦相做劬家遂中微於是與季弟合謀
立索分產契券文帳一出其手仲弟之婦但見
姓書名所得纔十一耳光甫與其母及季弟所

樂善錄卷七

七

賣過田產皆留稅不退每暗於人戶處領錢遇
有追催則與胥吏爲市逼令仲弟之婦輸之是
時正當軍興科須百出光甫又從而屢有希求
一日應副稍不滿意即大招坊郭錢一千餘貫
蓋以困其仲弟之婦仲弟之婦果坐此而不振
矣及仲弟之子長成欲行割稅而光甫再三障
礙必俟得其五十貫錢然後示以收田人戶姓
字又聲言欲別分產致使小人乘隙搖撼於其
間仲弟之產皆一空矣今光甫子孫絕滅俱盡

而仲弟門戶獨不衰男得其室女得其家此可
以見天意也嗚呼父父子子兄弟弟者人之
大倫天上人間莫此爲重安可弟死不卹而重
因其孤父葬不審而三遷其墓乎昔桃栖雲之
父本田家以其兄未得子代之遠戍竟死于邊
栖雲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哀慕夫孝也悌
也而栖雲父子兩皆得之自栖雲至元祐初凡
十數世同居惟仰給農桑雖不甚富而能歷三
百餘年無一人異辭又經唐末及五代亂離子

樂善錄卷七

八

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前後詔加旌表者三復
徭役者二又如給事中陳京之後亦數世同居
聚口七百上下和睦一守成規所養犬僅百餘
當與之食一或未至餘不敢前僞吳加旌表夫
此二家乃可謂之父子兄弟云也光甫用心乃
爾不敗何待

季正臣妻腹有塊氣動轉輒爲飲食之害百計
不能療時零陵何氏之女年十二忽遇異人啗
以一桃遂不復食其言禍福皆切中人心遠邇

神之因號為仙姑云一日正臣以其妻所苦問之仙姑曰汝妻曾打一孕妾因而至死此其冤也何可救療其妻竟腸折而卒良父塊下形質宛然一女子也徧體皆捶楚痕嗚呼茲亦異矣愚觀世人狼籍女使視以為常十室九家類多如此大抵不能檢制一時遂至為終身之累夫豈不知萬一成胎便有利害乎正令不至損失孕妾亦必害及嬰兒人而殺人豈免冤累若又無此二事亦必伉儷不和嫡庶異念不孝不義

樂善錄卷七

九

之事從此遂生甚者父子化為仇讎弟兄變為冤敵門戶破敗鮮有不由乎此孰謂不玷於行而無累於身乎念言及此然後知南極真人與夫玄清夫人之所謂情慾之事罪在不赦者蓋在是也雖然使孕妾至于死者其妻也使其妻至于殺孕妾者正臣也正臣之罪尤當為重仙集

傳

畢造再娶有一女為鬼所繞時路當以符籙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其為鬼所繞者整衣

出拜曰我是前媽媽所生妹子乃今媽媽所生妹子恃其母鍾愛每事陵轢頃年有與我議親者事垂成只欠一對金釵為妹子所礙竟不克遂我實怏怏遂至于死以壽數未盡無所依歸適遇九天玄女見憐授以回骸之法又被妹子白父母楚我法亦不成生死受害心實銜之非俱死不可嗚呼願室願家人誰不起此念其可妄自分別必欲敗其成事乎夫破人婚姻在他人尚當有譴况姊妹乎當知今之為鬼所繞或

樂善錄卷七

十

沉疾纏綿非藥餌所能療者皆冤家有以守之故也不見佛家所謂冤家惱害與夫道家所謂殃考疰氣伏連塚訟之說乎又不見左氏所謂趙同趙括為二豎子居晉侯育之下膏之上之說乎第人率意而行多不問幽冥之間恐或果有此事雖然使其姊至于死者後娶女也不能制後娶之女使能礙其姊之事者畢造也非獨畢造不能斷而行之亦由後妻有以牽制於其中也為後妻之計與其使己所生女為前娶之

女所繞而死孰若彼女我女兩皆存乎在我亦不失為賢後母也

夷堅志

田畫建中靖國初知淮陽軍時大疫畫自挾醫家至戶問隨病與藥賴以全活者甚多一日忽小不快方正晝而遽邇之人盡見公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則已死蓋受命為淮陽土地矣竊嘗謂醫之為術其為功也最博而獲罪也亦最大蓋其隨病救療能使苦者得安危者復活此其所以為功也苟或所見不明妄投藥餌用

樂善錄卷七

十一

才

心不善故作稽留使小疾變成沉痾壯年遽入鬼錄此其所以獲罪也昔安庶徐播二人皆名醫安庶頗知道人無貧富病無輕重皆為盡誠至其孫有登第者二人此可以見其平日播則不然非上馬錢必不行所得不厚必緩其藥雖至危劇亦必巧有所取而後已晚年疾疫死喪零落殆盡所存者獨一小男孫而其身亦得奇疾自度非庶莫能醫亟命請之庶乃大取其上馬錢既至復與言價且曰此病非二千緡不敢

醫播不得已如數與之但胷中深以為念及愈庶則首謁之曰鄙者非敢誠欲取公錢第見公平日手段如此故略為施陳冀公稍自悔悟昨所惠者今當悉以歸還然公此去切不可復如此也播深然之稍稍亦行陰隲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鄙非安庶啓悟滅門也必矣如此則醫之為功也豈不博而獲罪也豈不大乎夫田公平日施藥而臨終乃有騰空之舉天何負於人乎

樂善錄卷七

十二

濟

方朝請政和間為歙縣一日大病見一道士謂曰公武后時人也時河北大疫死者如麻公以所藏秘方揭于通衢餌者多愈嗣後所傳益廣所活益衆上帝嘉公有活人之功錄為上清仙伯後以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遂謫居于世我乃黃真君弟子也真君與公有瑤臺之舊恐公展轉流轉仙梯愈不可攀故遣相告公遂掛冠蓋醫有活人之功超度最速不見真誥所載劉平阿者亦以平生行醫救人之病如

己之病而立獲度世乎以愚觀之自人而得登地位自地位而復生為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為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樂善錄卷七

十三

才

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曾為僧與房瑄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公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夫此數君子以教言之皆已為墜落矣其可於此不力加精進而轉取退失乎且如王文正公旦為太平宰相者僅二十年以世法言之其所以享富貴者不為不極然於臨終之際乃言願世世生生常得為一清淨真僧味

道自樂不敢更入富貴且囑其子以僧服殮者何哉蓋不欲與物流轉而轉更墜落也

夷堅乙志

紀堂力學能文劉公愛其才命子弟從之遊意謂堂他日於試闈中必能成就其子弟也劉事真武甚敬忽降言曰紀堂不孝後母天曹已不收名字尚安能成就汝子弟乎紀堂後果無成客死于藥水鋪嗚呼後母尚爾况所生乎當知今一解一第皆祖先積累家世孝義或偶能立功或素有陰騭已經上蒼校勘收錄名字故能

樂善錄卷七

十四

俯拾無疑其或校勘未過名字不收雖有才名愚知其終不能取也近有一士子最敏慧尤長於聲律嘗謂人曰我學術如此異時省榜豈容不於第一第二名安排我耶凡兩預鄉薦益自矜負又好與時官遊時論頗不平之其兄一日以病至陰司見一公府極雄壯門揭大榜曰三科校勘院方擬議間忽已立于庭矣殿上有一星官坐于殿之正中左右分別三金紫人各東西相向而坐前列簿書其星官者旁有二吏一

過筆一閱籍呼名每一呼名必曰某州某縣某人孝義如何西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陰薦如何東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學業如何坐於東向之旁者曰及若干分三皆言訖然後星官攬筆批於籍中但不知批何等語如此次第校勘凡百餘名忽聞呼至其弟傾耳聽之則學業甚優而所謂孝義與夫陰薦者全無分數繼又聞十數名忽一鬼持符從空而下驚悸遂甦意其弟必不過省及揭榜乃中丙科復自

樂善錄卷七

十五

才

念言豈曩者之夢出於恍惚不足據乎其弟竟不及釋褐而卒然後知校勘之見非恍惚也今人但知片言隻字為學而不知片言隻字者學之末而孝悌忠信與夫性命道德者學之本學之末固可取而學之本亦嘗行之否乎真武儀舉子有衛西甫者頗聰俊曾與鄉薦家甚貧紹興壬午受一富家子錢冒名入省闈為之代筆未引保間忽夢入陰司見一吏謂曰子欲作狀元乎衛曰唯吏曰且少立俟吾取簿籍來既而

不復出衛彷徨良久忽見牆壁間皆大書明哲保身四字或草或楷或隸字皆尺餘遒勁可愛衛不之悟及就試果不及終場而卒嗚呼世事固可笑而此事尤可笑在衛生則所得無幾而遂至喪軀在富家子則本欲必得而反不終場大可以為後來者戒以愚觀之非獨科舉為爾但凡事涉僥冒皆是巧奪造化冥冥之間無有不減祿促壽者第陰境嚴密多不顯告故雖已及禍而莫知所以擬禍之由今明哲保身之語

樂善錄卷七

十六

已是顯告者也為衛生者胡不速自改悔以保餘齡乎其如欲作狀元之語蓋戲侮之耳夫為人代筆擬禍尚爾况提文衡之權而不能公其去取者其擬禍又何止如此

呂氏之禍其子琦得脫乎死者趙王之力也後玉病琦親為調藥及死為辦喪事又厚恤其家時王之子文度尚幼琦誨撫推挽甚至及陞宦路皆琦之力雖琦不忘趙王之恩然亦可以見琦心術其子餘慶參國初大政端亦致位宰相

此尤見琦之平日也如王子文度亦登第豈非
天以報王歟夫不絕人後爲福最大天尚念之
况於人乎昔趙師旦拒賊而死其妻產纔七日
棄兒草中而去之日回視則尚生向非神物守
護安得不死

卞中大
勤戒錄

樂善錄第七

樂善錄卷八

李昌齡編

劉海蟾身相燕國一日因家宴忽有所感卒起擊碎玉器蓋有所試家之人莫識其意皆怒形于色劉益大悟曰我本田舍一書生今位極人臣珍寶竒玩皆因我有碎一玉器何至乃爾使我平日行己不正錢鏹聚不以義身後罪報究竟獨歸於我一家享用我却如何萬一輪回誰能為作救護乃留一詩周遊物外竟得為真人

樂善錄卷八

其詩有當此時方頓悟前有輪回誰與度之語此可以見其意也嗚呼宦遊皆爾何獨海蟾一門俱享於豪華身則獨擔於罪報惜其莫悟人生富貴遠不過三十年事目前雖若過人然仰箭之力最為易墜一旦事勢盡去業力獨在諸惡境界悉皆現前當此之時雖欲一念回光片時為善不可得也今海蟾卓識如此而堅猛又如此是宜立登果位神仙傳人有賀其姓者以屠為業然亦頗知為善有丐

於市者賀未嘗不樂然施之一日遇一得道者謂曰人死為羊羊死為人死死生生互來啜食子知之乎賀曰固亦知之柰一家百指何得道者曰是不難吾有安隱快樂無所營營之術子但發重願戒殺吾當以中元夜授子賀舉家大悅日夜企望及期果至纔入門見一燈熒然即罵曰誰令停燈賀入滅燈復罵曰誰令滅燈賀罔然得道者徐曰胡不入問子家之人賀入問妻問子洎女及婦乃至使令皆言燈是郎滅何復見問賀出如實言之得道者乃大笑曰覓得渾家喫殃來獨自當吹燈猶不認誰肯替無常即趨出曰吾已授子了也還會得否賀亦大悟曰養家三十口獨我失便宜信哉言乎遂棄業學道後果有成嗚呼今之主家孰非吹滅燈者家之人孰非不肯認者雖人之在生固不可不略為子孫門戶之計然亦不可講之太過一味為作馬牛非獨愚之適所以稔其為惡門戶破敗無有不因子孫驕縱者異聞錄

樂善錄卷八

二

宇文通奉所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遊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溼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里人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泊水落家人訪求其屍乃與鄰所投諸橋下者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吁亦信矣二江近地尚猶有此况通都大府荒遠僻處豈無爲少年之所忍爲者乎惜其不能慈念但人在逆旅中忽然感疾或是失便均爲惡况况更貧窶尤爲不堪苟能於此一念惻然方便救

接措之安樂之域即是諸佛行處菩薩用心便可立證僊階更無可疑者不見今地下主者鮑靚兄弟之事乎昔鮑靚及其妹皆以七世前在渭橋爲旅舍主人積行陰德以行業相類故使改氏更生合爲兄弟同時得踐僊階此紫陽真人之言決非欺誑世之旅舍主人有如鮑家兄弟者乎

王鶴得道者也性倜儻好談顛神之道嘗往來蓬池間人皆敬之一旦別所厚何伯采曰吾有夙寃時今至矣吾當尋而償之遂往營山入楊褒馬廐中見一騾即愀然曰汝果在是吾今當償汝死自此切勿復爲念以手撫騾立爲騾所蹄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旣而漸輕發開但杖屨而已嗚呼夙寃之報神僊尚爾不免况餘人乎竊嘗思之世間諸惡果報皆有盡時獨有寃憎最爲難解蓋其一結在念萬劫莫忘觀影聞聲皆思報復此雖悔悟彼尚有心若非兩皆釋然愚知其終不能解睚眦之怨尚猶如此

何況殺人人之在生於起怨處其可不力行遠
離萬一結已誰能解之集傳

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
小大也曷以牧羊墮山正大怖間一念蹶然奮
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
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
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久無依歸忽見父母慟
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
終不聽掣其衣亦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

樂善錄卷八

五

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爲一老人相引至此
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識
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
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
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爲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
不速自澡雪使冤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
去如脫袴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婢然但守於枯

腐者乎

夷堅志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葬

于此以水轉地崩墓半淹漬極陰積互無以自
溫願爲改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
鼾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
無一念之憐乎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邸舍北十
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
然立爲具棺瘞于高燥嗚呼今人收葬遺骸多
從省便且引僧家茶毗爲說例皆化之以火而
不知火與瘞所費初不爭多而水漬火燒在死
者反有所苦苟爲無苦則何以有訟於鬼官苟

樂善錄卷八

六

永

爲無訟則赤松子何以列於八十一種塚訟之
數使人上章求解乎邊水之尸何以求遷於文
穎臨焚之子何以哭告於父母乎考之真誥蓋
人非積善修德慈心於物與夫兼修長存之方
固守形中之寶者死後皆未得離於腐敗如此
則塵勞之子自是與修行之士不同不可一例
從茶毗之說講水葬之便也明矣報應錄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爲石
勒所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

子婦司徒公女爾胡羞小子敢干我乎即躍身
赴水侍人名六出者亦繼死焉時女僊韓西華
大壯二人節操錄其神炁度為地僊今皆在嵩
高山中嗚呼王氏生長富貴平日豈無他過以
此一節遂能立踐僊階當知世間冒犯廉耻而
女範不能明潔死後必是沉墜蓋其平日穢行
有同狗彘習性已然不過臨時換一軀殼耳真誥
一男子出入一寡婦家莫遠瓜李人或議之寡
婦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其

樂善錄卷八

七

良

寡婦與彼男子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
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或有之而姑以塞
謗耶不然安有不相先後一日而兩皆死者雖
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為後來矯誣媒
媢者戒大凡呪詛求直之人無有不先受禍蓋
其意在害人天意所以不容也不見指天地以
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在經皆所不許乎
起居舍人王龜從在祿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為
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真君香

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
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
曰汝母積覺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
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真君乃命召
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
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頭復有紫衣
人執大金鎖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
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
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

樂善錄卷八

八

澄

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
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刑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
按如阿毗曇論大熱地獄一晝一夜當人間九
百二十億六百萬歲舉此一獄餘悉可知大抵
諸惡果報皆從眾生心念所起蓋其無所悟入
但以平日稍自稱意便敢謂無因果一切謂為
無罪而不知高齡以鑿敗古人碑銘為已之文
而水官謂其蔽善以自標特列其罪於訟事之
首寶蓮香比丘尼以唱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

業報遂墮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安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况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為世俗之所謂聊復爾耳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

樂善錄卷八

九

才

胡聖傳

開封尹李孝壽以嚴猛聞雖輦轂下亦無敢議其政者政和二年一士子寓宿汴河以暴卒至一所在公宇伉爽金碧輝映然寂如無人士子周覽良久忽聞堂上樂作有數十女妓自屏後擁一貴人乘涼舉而出既就座榻女妓環列金

石絲竹喧闐間作忽撫掌一聲其女妓悉化為牛頭阿旁之屬奇形異狀大可怖駭所坐之榻化為鐵牀金石絲竹之具亦化為义矛鈇鑽之物百鬼爭進奮刃屠割極為慘楚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忽又撫掌則鬼復為妓牀復為舉义矛鈇鑽復為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而入片時之間如是者三熟視貴人乃孝壽也時孝壽尚無恙未幾果卒蓋高爵厚祿甲第良田與夫舞女歌姬上樽美炙皆富貴家之所常念者

樂善錄卷八

十

定

平日以此受用故今日復以此境攝之大抵地獄之報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亦非人與皆眾生自妄所招析而言之則有八萬四千塵勞之門總而言之則無出乎十因六果何名十因一者淫習謂多淫二者貪習謂多求三者慢習謂我慢四者嗔習謂嗔恚五者詐習謂姦偽六者誑習謂欺誑七者怨習謂怨恨八者見習謂惡見九者枉習謂誣謗十者訟習謂覆藏因此十習造種種罪所有罪報亦隨而生何名六果謂起

自眼耳鼻舌身意招引惡果臨終之時便當有見聞嗅味觸思之報見報則見猛火熾然滿十方界亡者神識乘煙飛墜入無間獄聞報則見波濤沒溺亡者神識乘流降注入無間獄嗅報則聞毒氣充塞亡者神識從地踴出入無間獄味報則見鐵網猛焰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觸報則見四面大山一時來合無復出路又見鐵城有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稍驅逐亡者神識隨驅而入墮無間獄思報則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乘風而落墮無間獄此所謂十因六果也又有諸惡罪業無一不作者則入阿鼻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若六根各造兼境兼根則入無間之獄若身口意犯殺盜淫則入一十八獄若殺盜淫三或關一則入三十六獄若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獄此皆金口所談決非欺誑近年鄉里有二富家臨終之時一見刀劍垂空一見網覆其面與

上說無異因具錄之使人知所以感召之由志乙 穎州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常作新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花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嗚呼爲尼而三十年轉經不廢是必亦知爲善者也以一念之差尚爾失身爲妓今爲妓而惟淫是習日將自家可以刹那作佛之身龍女刹那能登佛位兼受一切人臭穢不淨無異便溺之物捨此身後更當受何等身乎以教言之只多姪一事已自應失墜有餘況更點劣萬端平生豈獨無諸罪惡聞愚此言亦必有慚懼而生厭離者否淨土文 侯道姑者一妓女也爲邸舍於兗州以舍往來

之賓一日呂翁詭服館于其邸晨出暮歸歸必
大醉踰月不償一錢道姑頗以爲念因召翁啜
茶翁曰某先生曾語我汝殆是僊者姑莫之察
取酒飲翁翁連舉數升興猶未已姑心難之翁
乃伸臂則十數金釵鱗然命姑取其一以市酒
姑心利之因邀翁歸欲與同寢翁登榻即鼾睡
鼻齁齁然姑屢近屢爲翁手所拒竟莫克前遲
明則已失翁所在矣視翁手所拒處呂字微肌
遂大悟曰僊翁明語我云汝殆是僊者安知我

樂善錄卷八

十三

才

非僊乎第一念失墜不能自知於是斷髮布裘
棄家而去竟莫知所之嗚呼淫穢一事在修行
法門最爲大忌有志之士一念及此即爲已犯
真人之星何可更敢身踐故保命真君曰夫真
者都無情慾之念男女之想若陰氣一接則不
可以修道矣紫微上真曰欲修行者當先絕邪
淫之念南極真人曰愛之大者莫甚於色其罪
無外其事無赦玄清夫人曰情慾之罪所以無
赦者情累於人故也夫此數人皆真僊中位貌

之尊者其爲說皆如此然此妓女以至穢至賤
之身乃能真登僊路者何哉是必久已得僊者
也爲憐此輩故假設方便託生其中以攝化之
亦猶觀音大士生淫女中以化淫女悲增菩薩
生餓鬼中以化餓鬼日藏菩薩生五百馬中以
化五百馬耳不見觀音大士既以三十二應化
度衆生又勅諸菩薩今應身生末法中度諸轉
輪雖賤如淫女及姦偷屠販等亦皆應身與之
同事稱讚佛乘令其心入三摩提之說乎不然

樂善錄卷八

十四

即是宿習未除或一念偶墜故僊翁憫而接之
或者乃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之說爲難而不
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者謂雖淫坊酒肆中有
能一念回光即與道場中人亦無以異如廣額
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乃能成佛之類是
也非淫坊酒肆之與道場果皆一也亦猶吾儒
謂在途之人皆舜禹者謂雖在途之人爲舜禹
之人非在途之人果皆舜禹也聖人所以如此
善巧方便隨宜說法隨處接引必欲使人人啓

悟者蓋不忍坐視此等一類下劣與狗彘相去
一間之人獨甘心棄絕於不可改悔之地耳今
為妓而能如道姑有一念之悟即亦道姑之人
昔劉妍者亦代州一妓女紹聖中遇一老嫗訶
之曰汝甘心在此乎妍大悟力求脫去母不能
留遂入山學道日丐于市積十許年忽一日別
所厚者曰我父恩汝等明日且行矣及期往視
則火自廬發妍跌坐其中火不能及須臾燬滅
則已寂矣此亦為妓而有一念之悟者載之集

樂善錄卷八

十五

才

僊傳甚信人其可自棄於不可改悔之地乎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
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
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
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
想在馬身後墜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
蕩天下心使其信以為然蕩而不反則逾越禮
法冒犯廉耻無所不至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
當入泥犁也公為之動嗚呼淫最難除聞為易

入况更作為章句使人味而歌之實所以作其
氣焰彼聞之者那不動心一句入神萬劫便為
種子從此流浪非我而誰秀老之言真可謂善
巧方便也

漁隱
等書

景德初西土一異僧至都下閱永嘉禪師正道
歌即作禮頂戴譯者問之曰此書發明心要啓
悟者多今五天已流播矣又求宣公塔禮拜譯
者曰此方如宣公者甚多何獨禮之僧曰此公
持律精嚴五天所敬嗚呼永嘉作歌於此而流
播之遠乃及於彼孰謂文字之立而世不之傳
乎能知魯直以艷語為法雲所訶則永嘉正道
歌是宜為異僧所敬也大抵自悟自解悟解止
及一身若能舉以化人悟解始能遠及昔僧善
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
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恠伏
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
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
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為諸聖印可乎

樂善錄卷八

十六

宗

樂善錄卷八

樂善錄卷八

十七

樂善錄卷九

李昌齡編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善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祚短促處訥曰其得數本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歎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語亟命貫貸其逢

樂善錄卷九

文

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嗚呼處訥之言可謂仁矣昔東海殺一孝婦而三年不雨夫一婦人而天變之應尚如此况五代之君肆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乂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為其子友珪所弒友貞既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為郭從謙

所弒邈佶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至次年正月丁丑遽亡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為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然亦果

樂善錄卷九

文

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為梁為唐為晉為漢為周國命凡五革惜周祖不知悟此區區乃以星曆為問正令星曆當遠而不已賊殺不辜造物其肯以星曆拘礙置而不問乎江少真類苑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為留從效左右將從效死洪進推漢恩為留後而已為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眾然不能害公者

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
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
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
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十六年
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
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
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
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
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顥文顛文頊並爲諸州

樂善錄卷九

三

齊

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大抵人命至重

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孫無不豐者

揚文公
談苑

邺湖亭神極靈異能分風上下以送往來之舟
建和初安息國王子爲沙門名世高者遠來
求神謁之或問其故答曰我道舊也以平生多
嗔墮入蛇趣然好作福故得廟食千里因附舟
至廟下神即迎告之曰向不從君言竟以嗔故
受此醜形常恐一旦命盡展轉更淪惡趣今廟
有千匹絹及黃白等物望爲經營改廟爲寺庶

幾少資冥福苟得脫去敢不知報世高一如其
言佛宮爲之一新即今之洪州大安寺是也蓋
人之潛狙陰妬常懷忿恚亦猶蛇之蓄怒而蟠
銜毒而趨風動草挫百毒便發久久習與性成
形隨性化呷舌挫尾方自爲適安能自知我以
嗔而然耶神能自知蓋亦曾修慧業故也嗚呼
今之多嗔之人動輒勃然何暇更問身後恐或
果有此事正今不至一一如此目前亦自爲禍
但其祇知有我於已稍有不順則怒悻悻然必
欲凌人而不知人亦我也豈獨無我相而肯爲
爾凌乎雖名凌人實自掇禍當其嗔時於人未
必有傷而我之和氣已索然矣借能傷人則人
亦能我報彼此冤嫉互相擠排於身豈不爲禍
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
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
氏以嗔爲劫功德賊而忍爲萬行之首也高僧傳
邠州有一狐亦靈異能爲禍福時張守真奉翊
聖真君香火力請除之翊聖曰彼雖妖狐然能

樂善錄卷九

四

定

於長安南山中化形作菩薩等像誘彼居民捐財為供邠民因而回心向善上帝嘉之已命為本州土地矣何可除去嗚呼彼神本人也以平生多嗔而轉身便受蛇身此神本狐也以誘人為善不離本坐而遂得為一州之主如此則釋氏輪迴之說謂之為無可乎若夫堯率天子三生前從惡趣中來無垢天子却從今生入惡趣中去此則又是一種福力轉重而沉墜轉速者也今之享大福者其可不以此說自警而少修

慧業乎

翊聖傳

樂善錄卷九

五

承

佛昔於尸棄佛時為婆羅門與五百童子赴國王飯時有一人病不能行請食而歸適梵志見之因作念曰此等沙門及其師主只應與之馬麥豈應受人如此香美上味其佛與諸童子竟以此故於此世中在毗蘭邑圍城之內食馬所食之麥者九十餘日其五百童子即今之五百羅漢是病比丘者即今之彌勒佛是嗚呼彼皆果位中人但以受人美味尚猶有報况今之實

無戒行而虛貪信施濫膺恭敬者乎惜其不知假佛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者在佛第二決定清淨明誨皆斥言謂之為盜業盜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諸比丘必令循方乞食衣鉢之外分寸不留所乞有餘即以分施餓鬼及諸眾生蓋欲使之捨去貪心成就菩提也苟或貪心未除究竟只名為盜縱成無為必還人間酬其宿債如佛馬麥終不能免

興起經

亳州太清宮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爐於

樂善錄卷九

六

概

老君殿下煨藥眾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眾頗惑之莫不爭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眾爭以水沃之亦不能滅號呼跳擲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郡差官驗視皮肉皆脫爛而衣獨不灼時楊克勤親聞其說於驗尸官及宮下道士甚信故宛丘先生得以載于集中嗚呼世之游手墮足無所衣食之人多是浪稱道人其所

以欺誑於人者類多如此分明事事有心口口却說無心分明未能免俗而却矯示高尚或妄談道要或謬說禪宗大抵皆是沽買虛名貪求利養而不知心也不直果招紆曲身後皆當各有其報又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在佛第四決定清淨明誨皆指為大妄語業妄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人須得心如直絃一切真實然後入三魔提永無魔事不見維摩答文殊淨土之問不言方所而直言真心是淨土之說乎

樂善錄卷九

七

源

况於老君而乃敢妄言我其師也

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中忽見死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奈何奈何良父大哭而退又十許年復見哭而前曰女不幸一為庸醫所毒今二十年方得受生女與母有緣故來相別嗚呼一劑之繆遂至殺人醫者其可不以此事為戒而益加謹細乎然彼女

子死出母胎於人間世初未嘗有一事關涉其滯留陰境尚爾許時况在生八九十年或六七十者平生於逆處順處日用應緣處知他造多少惡業既無悟入又乏陰功以此女子死二十年方得受生之事方之則彼一死之後是有不滯留陰境而幡然便得出頭者乎愚之此言於生死路頭大有利濟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則他日出死入生當大得氣力遠勝兒女為作佛事也

邵氏開見錄

樂善錄卷九

八

才

穎娘子多男女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孕毒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至及死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然傍之人亦皆聞之良父遂卒嗚呼人而至于殺人最為大惡况乃兒女義屬天倫其生豈無因緣多寡亦自有數孰曰初凝精血奈何神已入胎爾今遇絕其生是更情理切害為斯人者作何見解而敢於此石火光中造如是極惡重罪乎嘗謂人有照顧不着而或一婢自經則悔

懼摧沮終身大以為歉至于損子敗胎則乃安
然視為無事在妻孥亦爾在諸婢亦爾豈以為
無罪而為耶則殺人安得無罪抑以為官不得
治而為耶則幽冥宜譴責又非人間之比切恠
其事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比因見數家所為方
悟其所以敢爾者不過是逸居飽煖無所用心
既不曉所謂真詮又不知所謂名教終日戾然
惟慾是念所以在妻孥則徒厭多子而不能反
求所以多子之由在諸婢則視為便宜而不知

樂善錄卷九

九

定

便宜乃所以觸邪行之禁大抵但知打過一時
而不知時下固易打過異時間羅老子面前自
不容打過也使爾忽亦身死亦如其人滯留冥
塗一旦忽蒙開度神得入胎在母腹中亦復中
此手段心亦銜之否乎今有月數甫足而尋復
墮胎乳哺未離而又已死矣或孕于野合淫奔
不便於生之腹或胎于侍人爨婢不得自在之
身在胎出胎皆酷受諸苦毒皆其報也以愚觀
之人之多淫大似無辜小兒好食土炭當其病

時雖力為遮截亦必巧取而食及既愈矣雖欲
強之則亦不能下口愚之此說若能常以自悟
則爾多淫之念又當亦如無辜之兒不覺病之
去體矣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
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達吉有意害
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至族誅其後穀死葬
于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忽雷
雨大作墓門又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

樂善錄卷九

十

濟

曰陶穀平生儉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觸
體亦無矣大抵為人平易則見諸行事自然明
白洞達愷悌吉祥前程無不遠到子孫無不通
顯苟或用心儉險闡茸駟僧則見諸行事必是
馳騫捍闔有傷於人目前雖曰難容終當蒙不
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昔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
王少暉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既而自取朱崖
之行家籍于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為
震霆焚擊殆盡此與陶之墓門屢開無以異也

七朝
事林

王冀公性陰險尚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
為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
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為參政先以告公公許
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
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
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媾舊常有
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
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

樂善錄卷九

士

才

多如此秉政既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
鏹圖書奇玩十倍丁謂一日之間盡為天火所
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
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大抵但
知挾權固寵以保高位而不知高位終難久居
而陰險權譎適所以速取破敗也比見小人於
鄉里間亦復如是因為載此使知福如冀公速
禍尚爾况我綿薄者乎
七朝
事林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墨秀老謂曰此已可耻

况念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為懼而乃以
誇諸人乎伯時懼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
吾幾不免為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
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為然嗚呼人之一念
於十二時中其可不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以攝
制之萬一有差則一死之後知他隨波逐流漉漉
蕩蕩從何方世界漂溺去也昔黃安世以志慕
昇騰而心不精確死後乃化為飛鴻夫學僊之
人但以一念稍差尚爾如此况念念在馬者乎
漁

樂善錄卷九

士

才

黃筌及居來居實皆名畫尤善毛翎常養鷹鵠
寫其神俊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
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於
市者蓋習以為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
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弈碁而子孫遂至賭者亦
習使然也大抵為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
子弟知有所法
崔公度平生好施鬼神食雖大故不敢廢一日
以幹夜行所乘馬驚奔危走嶮不能禁崔遂墮

崖方委頓間恍見一婦人急解額帕以裹其首且招其徒曰此施食崔學士也汝曹沾恩久矣今適有難不可不悉力救之其徒遂集相與撫摩崔賴以蘇及歸家人視其帕手者乃崔平日施食時所插黃紙尊勝幡也嗚呼按經所言三惡道中餓鬼最苦蓋以業力沉下水輪生于火際受氣猛火常被焚燒水能剋火故無飲食非憑法力無以濟之昔阿難亦以宿業當墮其中面然鬼王為現其前授以脫免之法亟令以食

樂善錄卷九

十一

源

施諸鬼神而佛如來又教以施食之法當先誦念一切功德光無量陀羅尼然後所施之食可以普及河沙鬼神施食之人亦當延年大獲無量功德崔能如是宜其有以報之昔彭介亦施食每遇節朔則設食至禱遣人祭餓鬼於江濱遇有遺骸及死無以葬者則為具棺瘞于別墅官至二千石未嘗一日廢及死柩歸長沙空中隱隱有哭泣聲隨柩而行此亦鬼神感激之明

驗也

夷堅志

王企夜過徐州界遠見燈燭熒煌迫而視之則一村落有一老叟箕踞而坐企問曰此名何地叟曰此名叢鄉往年死而無歸者如吾之類無慮萬人賴富公收瘞于此使有安宅由是得生者過半而富公亦得名利不死矣企驚亟起行不數里又遇一叟復問去此果有叢鄉否叟曰無之豈富公所築叢塚乎企益駭異嗚呼前輩以收瘞遺骸而立獲度世者非獨富公第人莫之知耳不見周伯持以瘞洛陽客死遺骸而得名列帝簡乎不見劉子翔以瘞長安餓死遺骸而得為定錄府主者乎蓋惠及死亡為德最大故也昌齡父施簡牒獲應甚多乾道庚寅一夕夢鄰嫗文生之母來告意其必是求簡後數日謁邑尉李公搜孫公偶言郡侯孫公松壽委以搜求遺骸事方悟鄰嫗之夢乃求葬也遂以告公公即日具舟送于郡由是鄰嫗數十年不葬之屍一旦得歸安宅矣安知孫使君瘞藏之德不亦已書名僊籍乎

漁隱

樂善錄卷九

十四

才

富商有段其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翦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許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為苦也

清話

樂善錄卷九

十五

才

張道甫好養鷓鴣及青師姑其鬪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脚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今于衆也又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鬪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折其足後亦困病久卧林中兩股為之肉破蛆蟲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所以脚脫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所殺蟲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

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况捕之與販之者所殺可勝言哉

陳堂以陰補官不信因果其淫犯良人陵轢柔善者豪橫無所不至不十數年遂死其姪女年十二忽昏仆若寐為二鬼所導至秦廣王所王曰吾有一事汝能為吾通傳于世否女子初不從既而許之即命二鬼引至一處乃第十八重地獄也見堂荷大鐵枷維以鐵絙哭謂女子曰汝安得至此今得還切急救我女子曰某小兒

樂善錄卷九

十六

女安能救阿伯二鬼曰汝但許之只轉八師經便可以救既而又引至一廟見伯之二子長子方吞鐵丸次者已斬首于地不覺驚寤則伯之次子果已死長子方苦喉瘡聞女子此言亟求經轉誦是夕乃夢死者來謝所苦繼亦獲安時祕書丞呂公夏卿異之特跋其事于經之後以示勸戒蓋堂存日曾於天王院重飾一秦廣王像故王假此女子通傳于世使堂子孫將此經文廣行流布庶幾人知警悟於堂陰有所賴抑

亦欲人皆共知今陵轢柔善淫犯良人便當死
入地獄也愚嘗求經考之大抵諸佛方便開悟
羣迷使其見人殺生而得短命多病則便當以
殺生者為師而不殺生見人多淫而子孫亦復
淫亂則便當以多淫者為師而不多淫乃至偷
盜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者醉酒悖亂者老而
苦病而苦死而苦者凡此八者一一皆當以之
為師不敢復蹈其轍其說與吾夫子所謂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之說亦無以異若又以老子所謂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之說論之言
句雖若相反然求之言外義亦一也嗚呼此但
誦經之言尚能如此况能允蹈者乎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為不近人情事
皆雱縱吏之及為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
卒其父一日游鍾山悅見雱枷鐵枷相鐵杻如
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剏一寺以薦雱
福嗚呼貴家子弟多是心懷險惡者何哉蓋其

生長富貴不知艱苦便謂世事一向終當如此
而不悟福緣易盡業力難消一旦勢位去身大
似一場夢覺夢未覺時若能惺惺靈靈做得幾
件好事方是不辜負已靈不枉却一生苟或不
能如此而更心懷險惡即是自害其身於人未
必有傷於身定當沉墜正令無甚大惡復得託
生為人亦必不如今日若又生在貧賤則又有
何力量而能復躋本坐乎

邵氏聞
見錄

樂善錄卷九

樂善錄卷十

李昌齡編

郭崇為人擊傷其臂同行皆欲報之崇置不問又數歲與曩嘗擊之者同登仕版崇乃釋前憾薦譽其人其人慚愧自殺其後崇以臨民有陰隲當登僊品時地司奏續方上而太極真人乃斷然駁之曰郭崇有殺人之罪安得為真人坐此莫果輕舉嗚呼郭崇實不殺人而不免坐殺人之罪豈當時薦譽出于不情乎抑姑以愧之

樂善錄卷十

而其人偶至自殺乎不然安有薦譽其人而反坐殺人之罪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為之客適張續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續方貴意輕規忽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醺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為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續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為之語曰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之死之雖若與崇事不同然要其歸亦不免坐殺人之罪也大抵恐殺怖殺毒

殺藥殺呪殺怒殺自殺教殺故殺誤殺口殺手殺意殺想殺目前看殺傳言遣殺凡此之類在太上業報因緣經中一切皆謂之為殺夫彼死者雖非郭崇手殺而實因之而死是即郭崇殺之也今有驅役督迫而使人至于喪軀陵轆劫持而使人至于自盡及其死矣而尚云非我殺之是誠惑矣真諫

樂善錄卷十

太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卮酒醉于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略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不覺如此上益竒之其後竟以用心仁恕得獲度世嗚呼今之富民譴一佃戶則奪田徹屋必欲破碎其家怒一細民則賄吏求關必欲窮致其罪而不知彼人也我亦人也所不同者貧富也其好榮惡辱之心與夫父母妻子平日衣飲之樂無以異也破敗之易成立之難亦皆然也豈在我者當愛護而在彼者不足卹乎能知文饒以仁恕度世則知無文饒之心者今日之富

乃身後果報因緣來世貧苦之因地也

真誥

游維觀有二鐘一是觀家鑄一是許真君在世時鑄許鐘比觀鐘差小而聲韻極清徹鄰僧愛之因嚴僕領節制乘間白僕取之時僕威令風行道士無敢拒取鐘之日忽天雨晦冥平地水高尺餘擊之則如土木絕無音響僧猶未悟復譖於僕曰此州道士例多妖術必是禁鐘僕怒治道士方急忽困踣濱死明見真君叱之曰汝何故取我鐘今若不還必斷汝首僕驚覺汗流

樂善錄卷十

王

果

急取還觀因詣祠禱謝猶見真君侍者持劍在傍曰汝為無道上帝所知斷頭之事將恐不免未幾果以開江事伏誅嗚呼寺觀之物取彼與此均在教門撥禍尚爾况侵耗其物而為己有者乎居占其所而為妻孥安泊之地者乎

鐘記

張開光志尚清虛既得輕舉而去顧謂其徒曰吾之田宅今悉以付君勿營私勿貪肆否皆有責其徒唯諾於是即其地建一老子祠年代既遠疆畔悉為比鄰所侵不得已訴于官官又不

決其徒惋恨忽一日煙霧迷覆其地眾皆見開光跨一青驃自天而下環遶而去既去驃足所踐立陷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况道釋所在而侵之者獨無陰譴乎

神僊傳

樂善錄卷十

四

圖之吳道子因而盡為地獄變相楊次公因而為之說蘇東坡因而為之偈卞洪中大又因而收入勸戒集中以示勸戒其傳為不誣矣其變相有眾嬰兒及鱗羽之族雜附之者蓋傷生殺夭者也有獄卒擒執而鞭其脅脅者蓋包藏禍心而陰險賊害者也有反縛而壓以巨石者蓋依勢作威以暴虐而陵壓於人者也有倒懸而以繩曳其手者蓋犯上不軌不順者也有被妖服編髮而微纏者蓋以邪法異術而惑世亂俗

者也有手執簡書而以箠楚訊掠者蓋侮文鬻法而肆其欺罔者也有俯首伏地而屈膝者蓋諂佞足恭而內荏者也有聯脛執紼驅而使之涉者蓋貪行淫慾而同惡相濟者也有胡人漢人雜處而方被詰問者蓋天地無私於遠邇者也有以挺刃迫逐而推落大火坑者蓋乘人之危而劫奪其財者也初道子作此畫於長安通衢中人皆見而大懼爲之不屠宰者累月孰謂人不知改行自新乎其後道子竟以此畫有警

樂善錄卷十

五

文

於人得登僊果蓋陰司當時顯出此事正欲人知戒懼道子又能表而出之是宜爲上帝收錄也夫地獄之報按經所說在水輪之下居鐵圍之中習雖起於十因報實依於六識大抵皆衆生迷妄所招若一念歸真則地獄何有不見華嚴所載破地獄偈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語乎又不見孝師所見包藏禍心等事亦皆不離於衆生心念者乎或者尚不信以爲然不知其意更欲如何而

後謂之罪也夫多淫貪求我慢嗔恚姦僞欺誑銜恨惡見怨謗覆藏十者十習因也凡此皆衆生平日起心行事習以爲常不覺不知遂至成地獄之因也又如見聞嗅味覺思六者六根識也凡此亦皆衆生平日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上各起此識所以情識紛然復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之上生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念造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業不覺不知遂至受地獄之報也是故世人臨命終時未捨煖觸

樂善錄卷十

六

承

以前所有罪業一時頓現習業交則各隨其平日識業所引發明種種地獄諸苦此皆載于佛書其說甚詳愚已哀集分爲七門號曰七趨受生錄使人開卷便知如是而生于天如是而爲僊爲人爲脩羅爲餓鬼入地獄做畜生已成書矣今不復縷舉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即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

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為時其水草至
磽确處必為緩轡遇轍石必去之嗚呼此蓋身
自嘗而知者今人以人代畜尚不知恤何更問
馬惜其不知六道輪迴祇在一念今人趣中豈
無失身而為馬者乎按寶積經昔有五百人為
近惡知識作惡業因緣失身生馬趣中日藏菩
薩為憐其人於先世中已曾供養諸佛學菩薩
乘又曾勸令發菩提心於是求生其中作馬音
聲說法教化普令懺悔彼五百馬等乘日藏威

樂善錄卷十

七

神力故各識宿命本所失心一時頓現復得為
人以悔悟故各得證辟支佛果其日藏亦以救
度是五百馬故得證善相如來大抵一切眾生
實本真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妄習既生便有
內分外分二種分別內分即是眾生分內因諸
愛染發起妄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意
珍羞口中水出心意前人目中淚盈心貪財寶
涎發體潤心著行淫二根流液諸愛雖別流結
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眾生分外

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
心持禁戒舉體輕清心持印呪顧盼雄毅心欲
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
自輕身命諸想雖別輕舉是同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有淨願則臨終之
時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若
情少想多輕舉不遠不為飛仙必為大力鬼王若
情想均等則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若
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羣輕為羽族七情

樂善錄卷十

八

源

三想沉下水輪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
二種地獄若純情無想即當沉入阿鼻若沉心
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
膺恭敬五逆十重又當生于十方阿鼻大地獄
中地獄報盡又當受諸鬼形鬼報既盡情之與
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
為畜生酬其宿債若元負人分越所酬此等眾
生還復為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
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德即死為

畜生償其餘直若更殺害彼命噉食其肉則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無有休息猶如轉輪牙爲高下但人生在人中稍自安逸便謂世世生終當如此而不知福緣易盡業力難銷一念纔差便入諸趣何獨三復爲爾耶

南部新書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性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

樂善錄卷十

九

卷

任貳帥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珮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星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其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大抵世間萬事轉頭即空無一非夢譬如游醮方醉笑時非不懽愜及纔罷醮

其樂即空又如飲食方咀嚼時非不香美及纔過舌其味即空此皆理之灼然人所共曉然於歌舞誼譁之際未嘗有一人能持正念而不爲之動珍羞錯薦之時亦未嘗有一人能生慚愧而不爲之嗜者何哉只是欠一箇悟字人處富貴亦復如是丁劉盛時亦曷嘗有一念之悟乎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于

樂善錄卷十

十

齊

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許年生男子五女子二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嗚呼淳于初入槐安而國門之勝已如是洎至行館而供帳之盛又如是既而出典南柯而

州治之廣又如足既為駙馬又且得君當此之時淳于意氣豈不揚揚自以為得安知特一蟻穴乎大抵諸塵世間一切衆生其以妄想顛倒而失身託為微細物命生乎其中者雖在蹄涔之水亦莫不囿囿洋洋自以為得自人觀之蹄涔也自彼觀之其視為蹄涔乎其視蹄涔亦猶淳于之視蟻穴為大槐安國也其自以為得亦猶淳于之為駙馬為郡守時也是故諸佛菩薩諸代祖師常切教人必令識心見性者正謂幻化無常生死事大若非見得的當臨命終時定為妄想顛倒回換入諸趣中去其生乎快樂天堂也不知其撞入驢胎馬臙也蓋其平日只於世態上走初不曾於自家心性上略有悟入故也夫夢想顛倒者即妄想顛倒也當白晝時分明兩眼大開也只心想攀緣顛倒錯亂泊合眼後却安有不顛倒錯亂者乎第世人以日用中目前境界為實以睡中所見境界為夢而不知日用中虛妄分別顛倒妄想全體是夢於其中

樂善錄卷十

十一

泉

間又以想心妄生繫念至使神識紛然眼纔合時便見無量無邊顛倒影事此又是夢中立夢顛倒中又顛倒也昔大慧禪師於此未透一日禮問園悟園悟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大慧莫悟復進曰某自入道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少犯惺惺時都得受用及纔上牀半醒半醉則便自做主不得見錢雖則懽喜心生見刀劍則恐怖心生自念此身未死早已如此若一旦淪謝衆苦熾然如何却不被他回換去也園悟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則汝自到寤寐常一處也大慧猶未悟後因園悟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方且於前話有契始知佛所謂寤寐恒一文殊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之說為真實語其後侍郎向敏仲亦嘗以此咨決大慧大慧亦復以園悟答之信前輩未嘗以一語欺人愚故併錄庶皆知悟今世間事無非一夢向使淳于夢中不因悲戚而忽然驚則遂為一蟻矣當此之時聰明

樂善錄卷十

十二

宗

靈利也使不着儉險押闔也使不着豪橫使氣也使不着機巧便佞也使不着有錢有力也使不着有勢有位也使不着看他淳于憑誰啓迪而能知是蟻穴乎見前眷屬作何伎倆而能拔而出之乎其驚覺處即得力處也當知妄想顛倒能回換人而覺之一字獨能挽却回頭力百倍於萬牛也

李公佐元惟錄

劉中明得道者也簡有從與之同里巷中明既尸解康伽藍後數年有從復遇之于東都蘭闔

樂善錄卷十

十三

源

方悟其果已得道因叩之曰有從將為朽骨矣先生何不念里巷之舊出一語以相啓乎中明曰子平生好法律人有訟訴子多陰助成之祇此一事已自累子之身去不復顧嗚呼訟之於人非美事也初以不能忍一念之爭遂至成數十年不可解之訟其不能和解而又交構於其間者是激二家之怒成二家之訟惡已甚於忿爭者矣若又以法律為誇而陰佐一家者則是包貯險心伺求人短必欲成此健訟而陷彼於

法惡又甚於交構者矣夫訟之為說在易曰終凶謂終之則凶也又曰不可成也謂成之則終凶也又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謂使川為淵訟之過也若又陰佐一家即是以爭濟爭使相激而為深也今有從雖悟其將為朽骨而莫悟其助訟之非是未能悔咎而自新也其不為中明所取也宜哉

集傳

夏資深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公事為業每與人作訟牒則必藏機設險鈎引

樂善錄卷十

十四

其人伺其有一語之失因劫持之自以為得或為人代款亦必深文巧詆如實有冤抑不得自伸之狀使聽訟者熒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而不得解甚者使人破家兩雖已悔而不能自己者皆資深有以牽制於其間故也凡資深足跡所至無一家而不打起爭訟雖在塗之人與之素無交涉苟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夤緣交構激而成之唇吻最為可畏又好誘人子弟相與為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僧之利人人

莫不嫉之彼獨揚揚自以為得無何兩被杖目亦雙盲既而腰曲背偃百病交攻貧窶龍鍾不得安樂者數年竟至凍餒而斃又無子家遂為墟蓋其平日不善用心使人不得安樂泊至果報之來則其身亦復有種種不得安樂之苦此但迫於衣食而富室亦有好為之者何哉不過是爭一箇我利幾文錢耳惜其莫悟出於人上初不在此而不義之財取之終當有水火盜賊之事蓋太上折除之說本自如此

近事

樂善錄卷十

十五

童行楊祖印父病無生意其師一夕赴水陸齋歸往問其狀祖印忽驚叫曰師主可速出爾駭殺我也及少定詰之則曰適迷悶間不覺隨眾至齋所時師主方呬磨口中火光迸出延燒几席今尚烘然亦自覺否其僧大怖繼亦染疫嗚呼一起貪心遽生猛火自世俗觀之雖若恠誕然以楞嚴想險足駭思梅口水之說推之則物理相感本自如此且今愧情一集豈不亦面熱汗下乎况對聖宣科而乃敢雜以他語也昔王

雱忌日其父荆公為設百僧齋意欲資藉眾力庶幾可以薦雱冥福既而夢雱曰百僧轉經不如阿爺所轉一部蓋爺專心靜默故能冥感如僧徒所轉則雜以他語殊無所益如此則僧道於宣科演教之時其可不以此為戒而少知敬畏乎

水陸儀

洪邁云一商人泊舟潯陽月下見二大官對坐而語一曰金山寺作佛會甚盛但庖者不謹食皆血腥吾掣其手漬于鑊中計已腐爛矣一曰

樂善錄卷十

十五

源

彼固不謹子亦責之太過曰比亦悔之恨已無及曰療之何難但得生大黃搗令如塵以美醋調傳瘡上不惟止痛亦可獲安商人駭異後詣寺訪問其泊舟潯陽之夜果有就寺設水陸齋者蓋庖人揮刀傷指血落食中及臨鑊調羹若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殊絕得商人藥傳之遂差此但誤傷指血事出非意掇禍尚爾况有甚於此者乎嗚呼非獨庖者為爾僧人道士尤為不誠蓋其但知覓錢養

家初不問古人何以而創為此儀今人何以而崇設此供既無信向必起慢心慢心一萌則鹵莽滅裂無所不至矣載籍之語其肯信為有乎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眾而至眾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不退師曰面前立者為誰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世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以不落坐此一語墮野狐趣者已五百生敢望慈悲特賜啓發師曰汝但問來我却答汝老人

樂善錄卷十

十七

才

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禮謝而去且囑師曰某見在山後乞依亡僧例賜以一火師唯諾即領眾至其處果得一死狐遂火之嗚呼此老一語之錯何至五百生受野狐身邪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為不落則但凡修行之人皆可以倒行逆施無復顧忌矣夫豈不知釋迦老子驕梵鉢提亦皆大修行者乎在釋迦老子則以受人美味而不免有馬麥之饑在驕梵鉢提則以罵人喫飯遲為牛哨草

而不免有牛呵之疾如此則大修行人是有不落因果者乎大抵因果之說如影對形無可避者然亦不必執有執無繫念在心自作梗膺之物亦不可虛妄誑誕信口便說破以為無若破以為無即是窒人恐懼修省之心定當獲發無因果之罪但能於日用應緣處或逆或順一切常以諸惡勿作眾善奉行二句為心久而功用純熟則自然無因果可落亦無因果可昧矣或者尚詆為釋氏之說夫曾子所謂出乎爾者豈

樂善錄卷十

十八

才

不亦因果之說乎愚觀世人其以聞見寡陋而發無因果者甚多故細論之燈傳士子張拙一日參禮虔州智藏禪師因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曰有又問三世諸佛是有是無曰有拙曰和尚錯去師曰先輩曾參甚人來却言其錯拙曰某曾參百丈來師曰有何言句曰每有咨決百丈皆以為無今和尚乃以為有某所以言為錯也師曰先輩有血屬否曰有一山妻曰外更有否曰有二頑癡師曰百丈亦有否

曰百丈古佛和尚莫謗他師曰待汝得似百丈却可以百丈說無也拙於言下有省吁今初無實悟之人於冊子上謾能記得古人一言半句便敢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非獨欺誤其身又將欺誤於人惜其莫悟我今妻子愛染田宅貪戀莫非屬有又如愛憎取捨是非物我亦莫非屬有凡此之類我皆能空却放捨而不以置之于心否乎捨與不捨空與不空二者之念又皆能兩忘否乎如或未能即是諸有尚在諸有

尚在則世間所謂作受果報之說亦復皆在其可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乎若誑妄亂說按如佛說即名為大妄說業妄業若成便當獲大罪報昔有一僧參禮雲門文偃大師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既到後曲彎彎地師曰語則固佳是汝道否曰是師曰我却問汝如何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汝乃敢爾他後定失却目去未浹旬其僧果失明蓋初無所契而但空作其勢故也今之初無實悟之人可不

戒乎燈傳

侍郎季南壽乾道己丑知簡州越明年二月望方坐廳忽郡人聚觀如堵皆謂瑞氣浮空彩霧罩空公亦明見堦下有數十輩吏兵儀仗甚盛因語眾官曰其奉上帝勅暫到冥司決一獄須兩日方可還言訖伏案而睡官吏驚恠相守至次日乃甦自言初到冥司見閻羅王乃馮揖吏部也飲罷有一吏來取覆云本司自紹興二十年以來累承東嶽司申送勘陽間齋醮觸犯

天憲事其罪人經今未決準上帝勅委請侍郎處斷予即隨吏至獄四城皆鐵圍毒蛇猛獸口吐炎火燔燒罪人哀號之聲所不忍聽次至第二門見一廳事予即登廳而坐復有一吏來呈案牘云大宋潼川府路安泰縣黃梟家於紹興二十九年春率眾建黃壇道士黃守素與黃梟通同貪抄錢物并所行科儀所寫文字字畫各是交加又昌州昌元縣馮式家於隆興二年秋使師巫杜忠信了酬天公醮靈寶齋同壇設拜

章奏納一千餘分其杜忠信雖佩錄牒未曾參受正法救護生靈不合上章投詞冒瀆天真又合州石照縣龍會鎮衛元一家於乾道二年春召道士王太真建黃籙齋其王太真喪服未除葷酒不戒大為觸犯取罪非輕又熙州狄道縣師巫王自成擅行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并害張元家牛畜又常以鬼兵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侍郎早賜處斷子即與判下云黃臬馮式衛元一等本為求福

樂善錄卷十

王

反招殃咎皆是愚蒙無知當從重減仍許懺悔道士黃守素王太真師巫杜忠信所學愚淺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侮慢天真敗壞道教除陰責勘斷外仍配入畜生外道內師巫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為外道孤魂仍使一家磨滅子孫淪墜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嶽司準勅悉依進奏施行訖復有一吏來引子歸不覺已在此矣眾官聞之莫不驚嘆曰

高不可欺者天也下不可欺者地也中不可欺者人也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不鑒哉因為刻于堅珉以示勸戒蓋公為入真正清儉孝慈仕宦四十餘年未嘗酷吏虐民故為上帝錄用也嗚呼向非公親到冥司安知為道士而宣儀錯繆寫文字而字畫交加雖佩錄而功不及民或居喪而復行醮法葷酒不戒身氣不清有一于此而輒敢為入上章皆當配為畜生又如師巫之貪求請喚行邪法而恐嚇無知埋盡厭人為

樂善錄卷十

王

定

人作詛皆當配入惡趣縱不如此而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亦當獲大罪報今錄于此非獨可以為師巫道士戒僧人行者亦當以此為戒蓋其平日麤行凡所以干瀆真靈者為罪則一使一旦身死亦如諸人繫于幽獄當此之時妻子眷屬金玉錢帛果安在哉回視在生之日不知戒懼一味造業誠亦愚也

樂善錄卷十

寶章郎中汪公以祥刑使者總攝

帥垣暇日出示樂善錄一編而謂汝謹曰

此編所載殊益世教欲鋟梓以惠越人

使人有其書庶幾善者勸惡者懲不待

家至戶曉也汝謹往者與

公游宦羣舒見

公一言一行必歸於善逮

長公侍郎來鎮此土汝謹又得以邦氓出入

仞牆

樂善錄跋

二十三

宋

侍郎公之言行由

郎中公之言行也

侍郎八年于越凡善政善教之及於民

者至于今愛戴歌頌之汝謹游於

二難之門有年所矣每聆

先世積累之善皆古人之所難能者宜其

餘慶流衍

五世衣冠之盛赫奕未艾

二難德化之均前後相輝然則為善之

報又何如耶故併錄之觀此書者謂余

不信試以

公家之事為證云紹定二年三月望日

郡人趙汝謹謹識

樂善錄跋

二十四

右樂善錄十卷卷各彙分其事深有益
於世教比游蜀都得此本常以自隨茲
刻梓于會稽郡齋用廣其傳云紹定二
年三月既望新安汪統仲宗

溫柔鄉記

溫柔鄉記

梁國正

余讀文苑滑稽巽肇權趙聖伊二先生溫柔鄉記。一則軟玉溫香莊而不冷。一則幻情綺語。切于覺世。心竊慕之。而世俗往往溺情妖慾。樂死溫柔鄉。余法憫焉。戲作一篇。聊以效顰。辭近靡曼。意深垂戒。中溫柔鄉癖者。當奉為藥石文之工拙所不計也。

極樂天之西。為安樂國。國西為桂林郡。郡西折為醉鄉。又折而西。有溫柔鄉焉。鄉之中。多男少女。風氣柔弱。故以溫柔名。由醉鄉西出十里。有藍橋。為鄉之津梁。踰藍橋。可朝發而夕至。溫柔鄉也。鄉之前。環欲海。後枕睡鄉。左界華胥。右接蒿里。西轉為波迷津。媽汭。河洲。夜宮。瓊宮。株林。長生殿。咸是鄉名勝。其他蒿里山水人物。怪怪奇奇。不勝觀覽。東望為濛濛。又東為涿鄉。南為桑間。為淇上。相去咫尺。可通溫柔鄉。惟北門不啓。遊人多不出其途。文人學士。劇游是鄉。大都假道於桂林郡。鄉之系出人皇氏。秦以前不甚表著。至趙合德而鄉始知名。其間百家雜處。族姓繁衍。代有麗人。王嬙。飛燕。西施。綠珠。小憐。小青。其最著者也。

卷一 溫柔鄉記

十七

香艷叢書 九

遺豔風流。至今勿替。鄉人仍嬌媚妖妙。婉嫩苗條。盡態極研。粉白黛綠。習俗然也。手芙蓉。齒瓠犀。膚凝脂。領蟾蜍。笑倩目盼。即謂溫柔鄉風詩可也。鄉間氣候。陰多陽少。春氣居多。然風景不常。和則為凱風。暴則為終風。遊人稍不自持。春心一動。輒外感風熱。中得相如。病識世運者。有陰長陽消之感。鄉之要津。有月老祠。至靈感。閭鄉從違。皆取決焉。為一鄉香火。其神手捧綠簿。繞以赤繩。人與是鄉。有戚緣。神以赤繩繫其足。遂逍遙鄉中。還閱佳趣。不之禁也。不然。雖踰牆術。妙不能飛渡藍橋。月老祠左為錢神祠。神通廣大。月老甘拜下風。倘緣簿綠。慳赤繩。吝尼。啟請錢神。獲渠默佑。月老自回心轉意。溫柔鄉亦可朝夕恣志。故心乎溫柔鄉者。必先禱錢神。後謁月老。還廟而南。為平康里。狹邪館在焉。其廟顏曰花林。以其無冬夏。無宵晝。皆豔吐芙蓉。香舒豆蔻。蓮臉半羞。梅妝甫啟。昏似朱櫻。腰如弱柳也。內多狐魅。妖冶百態。即鄉人邂逅。亦曰我見猶憐。善惡惑耗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至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富王孫。當誦濂溪先生可玩觀而不可褻玩之句。以自戒。花林之氣。鬱而為風。名花風。其

發無端。不拘時候。中之即死。若南方瘴癘然。治遊花林子弟。每以發風為慮。原

溫柔鄉。花氣撲人。故花風洋溢。遍鄉都有。不惟狹斜。狹斜。葳葳。葳葳。花敗柳。色野香雜。多奇毒。偶沾染。則發惡瘡。甚至有紅爛全銷。情恨寸斷。未運成風之斤。頓占噓。六二者矣。鄉前層巒疊出。尖而銳者為五指山。纖纖如玉笋。光潔如沐者。雲髻山也。色黑如漆。與五指山若連若斷。多產茶香草。蝴蝶金鳳常翻飛其上。遠而矚之。彷彿烏雲縷縷。盤結嵯峨。鄉人謂從巫山飛來。故今朝暮猶行雲雨。下為白玉雙峯。圓巧如珠。光潤似玉。兩相對峙。瑩潔非常。時覆白雲。如新割鵝頭。輕翠香殼。其嶺巒然凸。不孔不竅。以口吸之。玉液源出。滑膩勝香酪。清甘逾瓊漿。名花乳。醫家謂能澤肌膚。補血液。駐顏益壽。其殆東坡所云。一甌花乳者耶。山之陽。為蛾眉山。又曰遠山。亘二三里。形如臥蠶。朝夕眺望。黛色鸞翠如畫。溫柔鄉山勝。以白玉雙峯為冠。蛾眉之下。半箭許。盈盈兩水。徹底澄泓。則清華池也。鴻雁來賓時。月露天空。無風亦浪。微波宛轉。灼灼有光。最足怡情。人曰秋波。觀者罔不心目眩惑。飄魂蕩魄。花箋記云。秋波一轉。惹人頰。信然。距池百

卷一 溫柔鄉記

十八

香艷叢書 九

餘步。為香睡泉。即石華泉。以合德與貴人戲。會於斯。飛燕誤睡合德袖。餘唾落此得名。泉溫冽如醴。醴郁甘滑。味美于回。能解醒。耳熱酒酣。一漱睡泉。香沁肺腑。夙醒頓醒。遠睡泉一里。為陰溝。綠草零星。頗備怪異。溝之狀。類滴水巖中。隱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稍鑿。水淫淫然。聞窸初猶淺。狹繞容一指。後為楊公子所鑿。今稍深潤。月必桃花水。一至日夜不絕。三五日輒止。俗以月信目之。又名月脈。陰溝內實。月脈不流。鄉人輒喜。竊預卜履石。夢月之信。若月信不至。溝流白水。鄉人以為不祥。屬鷓者。溫柔鄉月令。云是月也。月信不至。陰溝白流。則人多陰濕潮熱。癩癆虛損。蓋謂此也。凡遷勝至溫柔鄉。莫不游陰溝。流覽摩挲。探窺取水。以為藥。然不可數探。探多則其人必死。不死則病。西漢劉蒼賞心此竅。樂探不休。竟溺死溝中。連人又目為福水。然好事者。謂遊陰溝。飲花乳。吸睡泉。可補入金樓佳話。鄉中多奇花異木。有含笑解語。杏臉桃夭。連理夜合。金蓮。此處金蓮最豔。令人真個銷魂。與中土美蓮異。美蓮以大為異。金蓮以小為貴。又名潘妃步。聞說潘妃曾留步此鄉。金蓮從步底湧出。故名。亦韻事也。

昔漢成帝酷愛此花。持玩不忍釋。手自後尋芳者入溫柔鄉。鮮不注意金蓮矣。杏臉潤白如肪。粉光若膩。相看厭厭。可以養目。可以療飢。所謂秀色可餐者此也。花之香潔濃郁。推夜合。先一試其味。便致人流連渴想。渴想不已。多溺慾海而死。含笑香逾鵝舌。最不可近。近則殺人。其笑裡藏刀也。花品最劣者。名鳩盤。茶色香曖味如鸞母。蓮施脂粉。或青或黑。人望見其顏色。不禁發悶噁嘔。鳥獸蟲魚。則驚焉山。類比目。可憐。鳳子之屬。惟鴛鴦為鄉人欣賞。常玩之。被底更有悍獸三種。一胭脂虎。一紅粉狼。一河東獅。柔腸男子。聞其咆哮號吼。即心怖膽落。神氣消阻。惟剛腸漢。不懼。然亦聞聲蹙額。時人稱為溫柔三長。俗以奢侈相尚。衣飾器用。精華巧豔。冠絕一世。有琥珀釵一隻。值錢百七十萬。與玉笛。笙篴。琵琶。揭鼓。留仙裙。香羅襪。諸物。事並重。昔鄉人遺羅襪一具。購求得之。賞千金。其貴重如此。搔頭條脫。皆飾金玉。此外脂香。蓉鏡。不一而足。其居處皆香閣綉閣。西廂南樓。雕闌花柳。俗尚貴賤。貯金屋。成爭羨阿嬌。倚青樓。舉族不以人齒。雅好餽贈。鈿合。執扇。金釵。同心。結等物。皆其儀享。鄉人重心結。而輕執扇。

卷一 溫柔鄉記

十九

九 香飽 靈書

欲與締交。以同心結。通款曲。可得其歡心。貽以執扇。反生懊惱。性情則柔順和婉。溫雅蘊籍。好讀書。年有十五。罕不通經者。多豔才。即璇璣圖。白頭吟。玉臺新詠。亦足窺見一斑。其土音清而韻巧。如鸞鶯嬌。如弄箏耳。其聲可。不問而知。其為溫柔鄉。隴西李青蓮嘗有聞弄厚幸之慕。其足動人憐如此。悅美少年。往往發情止禮。晉聽月老處分。即相與定情。如魚水。漆膠。纏綿。繾綣。鄉人美之為鸞鳳。否鄙之為雉與狐。衛之婁猪。南漢之媚猪。賂寶王之狐媚。即此意也。相慕悅以情。遠多情。則快諧合歡。遇薄情。則怨歡長恨。情之所鍾。一至於此。少年恐其情成。曰此間樂不思返也。如得隴望蜀。厭故憐新。鄉人即生妒嫉。輒入膏肓。莫可救藥。有寧飲。以死。不願不妒以生者。聞倉庚可療。未嘗經驗。不可據以為信。怕生離。甚於死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傷生離也。紅袖香銷。玉簫無韻。感死別也。第重抱琵琶。遇別船。鄉人見。恨天涯。室遠。未唱刀頭。索斷。離腸。難圓月。缺。膏沐誰容。有情誰遣。鄉人不。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之咏。夢啼妝淚。紅闌干之吟。良有以也。若留戀溫香。全假軟玉。烏交雁錯。珥

鑿釵橫。銷金帳裡。親愛卿卿。碧玉欄邊。誓盟世世。只嫌夜短。不計宵殘。睡足海棠。輕寒不覺。眉舒柳葉。黛翠憐憐。此中可人。真不足為外人道。洵溫柔鄉一刻千金。樂莫樂兮。佳况。其或興關情索。意倦神疲。便道一游睡鄉。復精神奕奕。少年慕其風。尤而效之。得其貌。似亦足盡人。董賢。鄧通。韓嫣。鄭櫻。桃。彌子。瑕。璧。丰姿。翩翩。結約如處子。最得風氣。先識者。見其男不男。女不女。知廉恥道喪矣。惡閹宦。相傳。唐李三郎。詠楊玉環。夜。是鄉。鄉人。瞥見。高力士。僉曰。夫夫也。人道滅絕。適從何來。遽及於此。何不撲殺此。猿。羣。擠而逐。出境外。雙鳳。十六年。修溫柔鄉誌。寧以左邱明主其事。而馬遷不與焉。尤惡高僧。曩昔。鳩摩羅什。宜州。僧卓錫其鄉。鄉人亦樂之。大抵風流僧。不惡也。不禮老德。謂其鬚眉如戟。無丈夫氣。溫柔鄉土物風俗。勝游舊蹟。此其大畧。鄉屬織女分野。尤物萃生。如入眾香國。遊天臺。別有天地。非人間。靡不心曠神怡。相思不置。溺而忘返。則亡國破家。敗名喪身。相隨屬。古今人蒙其禍者。指不勝屈。昔履癸。借施妹喜。過其鄉。沈亂乎夜宮。作牛飲戲。以媚乎鄉人。已而放平南巢。受辛。恐。已為長夜。飲鄉之瓊

卷一 溫柔鄉記

二十一

九 香飽 靈書

宮。即其地也。後羅太白之禍。唐元宗。携貴妃。憑欄私語。約誓長生殿。老於是鄉。未幾。漁陽變起。陳靈公。同夏姬。放平鄉之株林。惟日不足。卒至殺身。其他阿房。辱并金谷。銅臺。思香。媚。寢。暨即兀該。玉樹。後庭。花道之不勝道。然總不離溫柔鄉。此物此志也。世貪溫柔鄉。窈窕。甘其媚。惑卿。憐我。我憐卿。必相將。浪游華胥。輾轉而歸於蒿里。其鄉謠曰。傾國傾城。一見勾魂。可為寒心也。獨魯男子。柳下惠。褚淵。不入其鄉。嘗至。怨海。而返。趙清獻。張忠定。曾至。怨海。興盡。劇止。亦不難輕去其鄉。杜牧。既得。鄉。導。而游。春。較。遲。竟不涉其地。崔護。尾生。則有志而未之逮。對溫柔鄉。而泣。數行下者。白香山。一人耳。夫人。孰不。惡。死。溫柔。常。能。死。人。人當。視。為。畏。途。何。游。是。鄉。者。踵。相。接。也。而。非。也。予。當。戒。色。之。年。屢。游。是。鄉。偶。馬。首。欲。東。趨。渡。迷。津。見。一。丈。人。箕。踞。坐。下。騎。展。邦。族。始。悉。丈。人。原。溫。柔。鄉。中。人。既。抱。子。而。徙。居。渡。迷。津。也。予。因。諷。之。天下。死。於。溫。柔。鄉。者。夥。矣。胡。丈。人。至。今。而。不。死。也。丈。人。曰。吁。子。固。矣。子。徒。知。溫。柔。鄉。之。能。死。人。而。不。知。溫。柔。鄉。之。能。延。年。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能。夕。惕。溫。柔。鄉。之。憂。患。斯。能。永。享。溫。柔。鄉。之。安。樂。人。之

死溫柔鄉。皆爾而忘憂患。又何往而不得死。而非溫柔鄉之能死。人人入溫柔鄉。自樂死矣。余樂生不樂死。故至今不死。曰不死有術乎。曰有。目中有。心中無。樂而不淫。過而不留者。能入能出。是謂不死之術。且子未偏歷溫柔鄉。諸勝耶。古虞帝舜。與英皇。幸是鄉。媿納其行在也。今有二妃手植竹存焉。而舜年百有十歲。周姬昌。又曾與淑女居此鄉之河洲。洲前荇菜參差。是其遺跡。而文王壽九十七。人不樂死。雖世居溫柔鄉。可與籛鏗比年。苟求死不暇。豈惟溫柔鄉是懼。吾見桂林郡醉鄉死者。不可更僕數也。矧溫柔鄉實能生人。悠悠六合。誰非生於斯。長於斯者。能死人乎哉。子未學詩乎。古詩三千。尼父刪而存三百。刪之者十之九。惟溱洧與洙之鄉。桑中淇上諸篇。不能割愛。此何以故。以其通溫柔鄉之故。至今都人士。勉乎修齊。志乎理學。觀於鄉。猶可見造化之原。萬物造生之蘊。此鄉之有神於世道人心大矣。我寓若鄉三十餘年。如魚相忘於江湖。祇見其益我以樂而未始見其促我以死。我方鯁鯁然倚若鄉為極樂天。安樂國。以養我天年。而子還訝我不為若鄉。中瘠。未知生焉知死。夫是之謂黠闇。

卷一

二十一

香館叢書
九

余莞爾笑曰。丈人所行。不逮所見。亦既抱子溫柔鄉矣。即在溫柔鄉。收爾骨焉。亦復何恨。胡徙渡迷津為。而曰延年為大耳。丈人曰。老子興復不淺。不見猶可。見之殊亂人意。予感丈人言。恐一旦衰老。為溫柔鄉棄。急操不死術。寢處溫柔鄉。或七日來復。或一月一至。庶幾長處樂而莫予毒乎。

女俠翠雲孃傳

貞烈黃翠花傳

女盜俠傳

王氏復仇記

烈女李三行

俠女希光傳

女俠荆兒記

女俠翠雲嬈傳

秋 星

翠雲嬈不知其姓氏。山左產年十七八。風貌殊可人。雙跌纖小而騰躍上下可
 丈許。幼業寶解。隨父流轉江湖。行蹤幾徧南北。意氣驕甚。謂所見男子無當意
 者。自矢終身不字。人曾至上海。其父為人誣陷。被拘入捕房。女隨往有所
 剖白。而捕房例嚴。禁華人。不許有所陳。遂被囚。不勝其苦。罰鍰乃得釋。女憤然
 曰。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冤誣。人吾每謂之暴竊。竊不平。然尚容人辯訴也。不意
 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意。無何。義和團起。女竄於父往投之。蓋即團中
 所謂紅燈照者。女得識某大師。見麾下甚見信任。位次頗崇。錫以翠雲嬈名號。
 書之旗幟。而賜之所至。恒揭以行。女自是放束頓易。周身綾錦。衣服一碧而貌
 益黠。麗見者輒疑。浴水神。殊女日見團中無紀律。行事有類盜賊。頗憂之。然大
 勢所趨。獨力亦莫能挽。尋聯軍長驅入京。師團衆逃。無蹤。女憤甚。激勵其部下
 人。咸願效死。遂與某國兵巷戰。竟日。西兵死傷者頗多。女部下人亦傷亡略盡。
 乃身登屋。逸去。後團中領佐大半為西兵嚮導。或為僕役。且藉西兵之勢。劫

卷二 女俠翠雲嬈傳

二十六

五 杏 飽 兼 書

奪戕殺。無惡不為。女慨然曰。吾誤與若輩共事。事胡能成。然此恥不可不一瀉
 也。乃約會飲於某處。衆素傾慕女。是日到者。茶衆女遂宣言曰。吾向謂若輩人
 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國亡。皆若輩之罪。吾謹以若輩謝天下。剗然出
 長劍。群戮之。遂去。不知所終。

女盜俠傳

酉陽

朱某江蘇人以諸生捐納知縣需次山東奉撫軍委解餉入都過臨清道宿野店中甫下車有士妓五六輩來獻曲蓋北道風俗妓寮多逐尖站客至唱小曲數齣客給以津錢數百欲留某妓宿則令資被褥來辨色而行給津錢數百津錢一百者實五枚當南錢十枚津錢一甲者實五十枚當南錢一百枚其價廉如此然若輩多與响馬賊連合偵探客囊而報告之妓而盜者也朱老行旅心知之又臨清為响馬淵藪益戒嚴當時見五六輩皆塗脂抹粉手持胡琴或月琴泥身咿啞作絮語內有一妓周身黑衣結束偃仄年二十許不御脂粉不攜胡琴雜諸妓中喚客一聲即退立門簾下諸妓妖嬈萬態或起或立或進或退輒回顧黑衣妓黑衣妓若以目指揮之朱固機警知黑衣妓必諸妓之領袖而舉止之態度眉目之神彩百不類妓其為响馬賊之偵無疑顧荒村野店暮色淒其無術以脫其危險心扉震動如觸電氣耳為之顛猛然省曰此妓非常人以情哀之或可免乃退諸妓而獨留黑衣妓亦欣然留朱乃喚酒與妓對

卷三 女盜俠傳

三十四 香飽 叢書

飲各詢生平妓自言家貧不能自活忍辱為此朱具述古名妓歷史如紅拂梁紅玉事為之勸慰且故意推波助瀾以激發其豪氣妓亦悲歌慷慨泣下數行朱自道生平遭際險阻艱難之狀歷歷如繪妓問此行何為所帶何物朱具述梗概為言餉銀幾萬幾千兩一無隱諱談次聞窗外颯颯聲揭紙簾呢視窓櫺外則大雪迷漫與微月光線相映一白無際顧妓儻御薄棉衣殊寒甚朱即從篋中檢羊皮短披為披披之時則殘燈將盡爐火不溫朱出燭網膏仍復對坐談心終不及亂俄聞雞唱妓循例告去脫披置土坑上朱贈銀四兩又持披授之曰天寒早行良苦此物為卿禦寒勿介意也妓曰蒙君憐惜虛度良宵受銀已無狀敢有他朱曰所以重卿氣誼耳牀第之私非所以襲卿也何歎為妓乃道謝去行半里許忽回朱聞叩門聲大恐啟視之則妓也朱未及問妓遽大言曰實告君吾盜也吾父為响馬領袖以吾為香餌然吾守身甚嚴有起意亂吾者立刃之今猶處女也蒙君柳下坐懷之義范叔綈袍之仁特報君披君所需吾去即遣人來還更有一寶物君取之天初下雪泥未溢可踏雪行早離此

朱且驚且喜長跪拜謝妓不顧而去隔一小時有人來還披並袖出一小囊曰此主人所以贈君者囑君載之以行有無量價值至楊柳青某標局有人來索君即付之千萬勿誤朱受囊出銀犒來使使者曰主人命不得受一錢遂去朱啓囊視之則三角小旗也天既大明朱促車夫行車夫以危險辭疆而後可將行朱出小旗插車篷上車夫相視愕然曰何由得此此去無憂矣既行二十里許有騎馬荷槍者二十餘人迎面來摩車而過又回馬盤繞一周諦視小旗遂巡去前行二十里又如此凡行五六日遇如此輩者數十起距楊柳青十餘里即有人來迎詢之則某標局所遣也引之至局供給豐腴夜闌主人入室詢旗所由來朱乃具述其故而歸之主人曰此貴重物非有大感情者不輕貽也今已出重圍無須此僕將持此以復命不落他人手也朱乃再三道謝而別

卷三 女盜俠傳

三十五 香飽 叢書

烈女李三行

山陰胡天游稚威著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素陰謀殺之。使客伴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為。將死。女從母泣于前。某齡齒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為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勞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誓夕憤傷。時時誓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然。勢不得逞。乃丐人為詞。屬懇有司。大吏咸徧。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貴人。實盜賊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為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竟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為吏所關。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于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

卷二 烈女李三行

二十八

香 齋 集 卷 九

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歲月久。且已驗。意其未信。更詰將死時。語及葬京師狀。乃受膠。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令已論正。豪罪未即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誘為曾受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婦。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家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為人垢。忍不早死者。傷無弟兄。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以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于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個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搗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為勸勉。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太山自言高。精衛啣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壘。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嵬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姥婆。人笑女無聲。人憐女長啼。昔昔重昔昔。殄痛不得治。有似食大饅。禍喉連齋脾。

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間。女身亦非。女心亦非。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

昨者門前望。裂眼甯忍親。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揚刃。斷作雙虹霓。磨我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齧。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鷄。前者為飢狼。後者為怒豺。小雀抵黃鸝。徒恐哺作糜。大聲呼縣官。縣官正。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棘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回牙疑。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與臺。頭上鐵柱冠。擗胸富胸。擗胸角嶽嶽。多望能矜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班爛絲。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細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弱母所憐。請母毋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騰。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鷓鴣。四更噪狐狸。五更道上行。擗胸增羸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凰。下着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繫我囊中柱。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尙書更峨峨。峨峨唱騶。頭上鐵柱冠。擗胸富胸。擗胸角嶽嶽。擗胸無角。豈與羣羊齊。

卷二 烈女李三行

二十九

香 齋 集 卷 九

李女倚柱。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悲。有地何搏搏。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為崩。高陵不為地。為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路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女誠不敢結。願官無見疑。父冤信沉沉。沉沉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笑。生仇市中。願此弱。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聲。聲如擊。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歎。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淵洄。嶄嶄叩嶼坂。九折無險。我今為汝尸。滋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勢似宿疹發。驟劇無山。同時是少年。屢至如連。銀鑰押領頭。畢命壞半。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叩頭謝明府。擗骨難相。昔為抵孔兒。今為箭還。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寡母倚門。啼于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雖則今成。母悲轉難。女願昔如玉。女髮何。女口含朱丹。女手垂春。哭泣親塵沙。面目餘。宛宛閨中存。驚瘡疑病。姊妹看女來。簪符不及。鄰老看女來。左右相呼。各各自流涕。一尺粉漣。鄰姥少別去。媒媼從容來。三請到見女。殷勤致辭言。公子縣南居。端正無匹。金銀列兩箱。纒執不勝披。

作貴人。華榮灼房幃。願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媼。身實寒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俱依。所願事力作。澁指縫裙襪。安得隨他人。乖違杜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須與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營事託。姑姑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召鄉鄰。鄉鄰慶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脚沉窶。灌鼻承醇醪。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見。耿光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額。鮮鮮桂華樹。樹好葉何奇。歲經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崑崗。三日夜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翠。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光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栽。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閃離。錯落桂樹間。千年照容徽。

女俠荆兒記

失名

廣西百色縣有五雷嶺。峯高插雲。山巖中有石穴一。巨蛇潛其間。長十丈餘。圍大一丈。常出噬人。土人畏之。祠為神。縣官每歲以牛羊致祭。春分前後。巫覡傳蛇神言。令鄉里獻十二童。女置穴口。供神食。不然則禍作。縣官苦之。出重金購貧家女。及有罪者。女養之。屆期。盛設香燭。彩樂。送童女置蛇神祠旁。前後已用九女矣。乾隆十八年。縣官將祠蛇。索童女。苦不可得。邑民俞某者。家甚貧。生七女。其季女名荆兒。年已十五歲。請於父。願應募。父母甚阻。其行。荆曰。蛇為知擇人。而噬。巫覡妄言。爾兒自有術。敵彼幸而成功。一方受其福。不然。僅兒一人受禍耳。且兒徒為父母累。不如賣兒。得金以助家計。固請行。俞某固不肯。曾夜。荆兒潛逃。叩縣官庭。陳來志。請携利劍及毒藥。米餅。蜜麵。以從。縣官壯之。留置署中。為之儲備一切。屆期。將送女。巫覡多言。此女不可用。縣官怒斥之。乃鼻女及米餅等。至洞口。夜半。蛇出。頭大如瓠。雙目閃爍。如懸燈。聞米餅及蜜麵香。先瞰之。荆兒匿穴旁。伺其變。頃刻間。毒發。蛇隨地轉動。荆兒揮劍斫蛇中。

卷二 女俠荆兒記

三十九 香蛇集

其眼跳開。尋丈外。蛇怒一踴出穴。外荆復自後。斬其尾。斷蛇。荆乘夜奔回縣署。疲極而暈。灌之。復蘇。遂言斬蛇狀。眾馳往洞口。割蛇而分之。乃治巫覡罪。縣官奇此女。納之為子婦。

貞烈黃翠花傳

闕名

黃翠花。予家媵婢也。幼習林氏。從嫁而歸。年始垂髻。玉立亭亭。纖腰如削。大有林下風致。雖處青衣。而修潔自飭。恥與閨茸爲伍。非奉使令。不妄出入。每見生客。則頰頰赤頰。若無以自容。主婦覺其意。少所差遺。其母再適人。開來省婢。婢未嘗正視。終不與交言。其天性激烈。不失禮如此。同室婢肥而善淫。婢恆鄙之。不與共飲食。因播爲謠。欲以污婢。婢聞大恚。將與偕死。其人懼匿他所。婢終日涕泣不食。主婦譬曉百端。堅臥不起。次早失婢所在。蹤跡之。則溺死於西河之澚。出視其屍。面色如生。結束緊密。聞者皆歎異。先是余愛婢美且貞。欲納爲適室。聞之。婢心許之矣。然每相遇。彌自矜嚴。凜然不可犯。既而室人以其性剛勸沮。余事以不諧。後見婢則凝涕怨絕。殆恨余之以非禮餽者。而同室婢則用此污讒。遂憤恨以致死。余不能無遺憾焉。死閱月。一日見夢於余。楚楚可憐。若有所懇者。揣其意。蓋欲余出一言以美之也。既醒。燈影發。秋風颯颯。猶疑婢之在側。然挑燈起草。援筆而爲之傳。

卷二 貞烈婢黃翠花傳

二十三

香苑叢書

稗史氏曰。昔五代史載王凝之妻。携幼子歸其夫喪。將止逆旅。逆旅主人牽其臂出之。婦泣曰。身爲婦人。此手乃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故並污吾身。乃自引刀斷其臂。又高郵露筋詞。宋米芾刻石紀事。相傳有女子隨嫂氏。夜過此。天陰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宿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今婢因一言之污。不惜以死自明。視二女之事。何多讓焉。抑彼婢也。而能若是不。尤足多歎。名以貞烈。誠當之而無愧云。

王氏復仇記

祝孝廉者。姓顧。名化雍。字仲求。為諸生時。能閉戶自守。古之狷介士也。其先常隸屬於陳司空必謙。以故人輕之。天啟辛酉。化雍登賢書。鄉老中或與相見者。第稱之曰祝舉人而已。邑有公事。當集諸紳會議。值嚴寒。有孝廉沈某者。見化雍至。故作嘲語曰。今日真寒。其鼻中涕乃突然而出。吳下以奴僕為鼻沈。故借景。擲之。同座皆匿笑。其為人侮慢如此。祝之居在南城。與趙宦鄰。趙宦者名士錦。字前之。明時進士。為橫於鄉里。邑人號為四大王者也。與陳必謙為兒女姻。陳趙勢焰赫奕。而士錦尤貪悍肆兇虐。觀祝居與已聯比。敗鳩據心。遂挾陳與祝瓜葛。謂祝居係陳故業。令備奩於趙。囑媳呼祝妻王氏至。面自祝。不往。則令婦隔牆詈而辱之。化雍含忍。有年。而趙終不能釋。祝終不與校。蓋受其凌虐久矣。化雍乘鐸丹陽。會試旋里。士錦即令其黨持銀數。伴欲價買逼之。立券祝不應。士錦怒。令健僕肆口辱罵。拆毀墻壁。頃刻間。兩家廳事。洞達為一。化雍夫人王奔趙哀懇。趙妻及媳受士錦旨。碎其髮而歐之。襖衣裂裾。苦辱萬狀。化

卷一 王氏復仇記

一二十三 香 鮑 遺 書

雍忿恨。情極自縊。遣筆囑其子曰。行年未五十。被惡鄰趙士錦逼佔祖基。朝夕。辱及爾母。凌虐萬狀。含冤自經。雖類匹夫小賧。實出萬不得已。橫死之後。為伍尙者。為伍員者。聽兒輩為之。我躬不閱。違恤我後。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父含淚遺囑。

事聞閩邑。人心不平。實甚。然畏趙勢焰。無敢過而問者。王夫人於是出揭。通衢。其揭曰。

丹陽縣儒學教諭舉人祝化雍妻王氏全男從。妻。泣血具

揭。為。誣。陷。逼。產。立。殺。夫。命。事。痛。夫。化。雍。祖。居。與。豪。宦。趙。士。錦。鄰。並。百。計。謀。吞。夫。官。丹。陽。未。遂。今。初。一。日。覘。夫。下。第。歸。家。統。兇。立。拆。墻。垣。搜。捉。逼。立。文。契。氏。急。奔。告。伊。妻。及。士。錦。喝。家。衆。一。面。將。氏。裂。衣。毆。辱。一。面。擲。夫。鎖。考。夫。逃。避。無。門。立。刻。殞。士。錦。猶。謂。夫。詐。死。令。奴。遍。行。搜。檢。持。鎗。擲。夫。妾。趙。氏。破。頸。流血。拘。折。氏。指。萬。目。共。觀。今。署。縣。公。出。暴。尸。七。日。地。方。不。敢。舉。報。訴。捕。不。敢。准。呈。鄰。里。不。敢。作。証。地。慘。天。昏。神。號。鬼。哭。士。錦。廣。收。亡。命。蓄。意。叵。測。抄。萬。家。殺。萬。命。今。則。殺。及。命。官。

目無國紀。罪惡貫盈。人天共憤。激切哀告。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 日具

於是王夫人復刊揭百五餘張。遣急足走丹陽。粘於街衢。復運送合學諸生。且寓書曰。願諸君救侯芭之誼。舉鮑宣之旗。助我未亡人。執兵隨後。共報斯讐。則大義允堪千古。未幾諸生各擔糶。裹餼糧。雲集響應。而虞至於虞。人人攘臂。裂眦。欲甘心於天水氏。以報師仇。時翟稼軒先生家居。於陳趙兩家皆夙好。故不避嫌怨。特為調身。謹解約。次日。集合邑紳士會議於天水氏之堂。時化雍已殞於堂上。丹陽諸生群入相揖。向衆紳士。昌言曰。逼死命官。至變也。至慘也。貴邑禮義之鄉。固宜聲罪致討。共伸公忿。何乃首鼠兩端。人各模稜。坐視。晚輩雖懦。頗知在三之節。惟有急走京師。擊登聞鼓。泣訴九闕。為貴邑科名中人。一雪恥辱耳。諸紳噤不發一語。當是時。邑中諸先達齒爵最尊者。唯錢牧齋謙益。未至。紳故列坐以待。少頃。報錢至。稼軒起謁。迎入。皆坐。畢。乃白錢曰。祝趙構難。紛擾匪旬。迄無成議。惟巧老師片言。以為折衷。錢曰。陳氏之意。若何。曰。陳氏意主

卷一 王氏復仇記

一二十四 香 鮑 遺 書

於和。錢勉然作色曰。在陳既可以無君。祝亦可以無主。遂拂衣登輿去。於是丹陽諸生奮臂一呼。邑中士民響應數千百人。飛堯擲棟。塵烟蔽天。聲震山谷。瞬息間。趙居頓為平地。諸生遂捐土葬化雍於天水氏之堂。基各撫掌稱快而去。祝氏亦毀其宅。不留片瓦。蓋恐士錦駕題搶劫。為反噬計也。當衆人之毀趙室也。諸鄉老如從壁上觀。絕不敢出一義忿言。以當鳴鼓之攻者。惟延峙舍旁。久乃潛散云。

野史氏曰。祝雖出自卑微。然亦膺一命於朝矣。趙欲攘其居。又致之死。設長吏中有義縱。王溫舒。命斷斯獄。豈不大快人心哉。奈當日國事已非。羣情奮亂。鄉先生箝口結舌。惟知避怨自全。賴蒙叟一言。稍扶諸生義氣。為差強人意耳。卒之死者徒死。生者竟生。營鬼窟而安身。別業。勢饒依然。覆馬蓋而責恨重泉。沈寃誰訴。尙論往事者。不禁擊唾壺而長歎也。

俠女希光傳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黠。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冀。既長。慕孟光之為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裡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之。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為學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官遂以希光予昌。希光隨行。紀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焦葉雨。江碎蓼花秋。百歲身為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為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幸妻子母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故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

卷四 俠女希光傳

二十

香 龔 二 集

哀憐。既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為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殺其侍者二人。其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日。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別國洞冥記

洞冥記序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故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遺餘事不可得而棄况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全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諒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感於羣主也故編次之云爾東漢郭憲序

百子全書

洞冥記序

一掃葉山房

字統

洞冥記總目

卷一

十一則

卷二

二十一則

卷三

二十二則

卷四

六則

百子全書

洞冥記目錄

一掃葉山房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燕從雲中直下入崇閣帝覺而坐于閣上果見赤氣如烟霧來蔽戶瞻望上有丹霞翳翳而起乃改崇閣閣為猗闈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殿有青雀羣飛于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為綺縠雀去因名青綺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秘識一覽聞誦于口居常指搗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皆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水仍過虞淵瀧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前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饗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遂路過一蒼虎息于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十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篳唱來雲依日之曲方朔再拜於帝前曰臣東遊萬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涿源丹穎之水赤色西過洞壑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空在虞淵西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櫂楫或以木蘭文柁為棹棹又起五層臺於月下

釣影山去昭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覆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有紫河萬里深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威有降靈壇養靈池分光殿五間奔雷室七間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園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

加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以柱為柱風來自香帝既就於靈怪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謁來雲霞之輩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宵歌春歸樂調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遠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葉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塔上遊塵
董謁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負圖書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為林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祇園亦名波弋園獻神精香草亦名荃靡一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紩冰也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翁韓國獻飛駃獸狀如鹿青色以冥青之絲為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死門皮毛皆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其足往視之唯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且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行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行行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沉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黃霜降彌美因名青水菱也倒枝藻者枝橫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網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如繒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筋凌龍筋凌波筋帝嘗遊宴於此

聞其異傲焉

黃安代郡人也為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書地以記數日久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朱砂纓體皆赤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龜長日月之光二千歲即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別國洞冥記卷三

漢 郭憲撰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據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圍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寧封常服此草於夜眠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為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有夢草似蒲色紅畫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鳳草草色丹葉長四寸味甘久食令人身輕肌滑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銷珠珠語曰窈失千里駒不失黃蛇珠

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卻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鱗毛為布以文石為牀人形雖小而室宇崇曠纖鳳毛錦以錦為帷幕也

鳥哀國有龍爪龍長九尺色如玉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為丸服一粒十歲不飢故語曰龍和膏身生毛

有掌中芥葉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不蹠地亦名蹠空草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彗星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鳴星

有紫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滌浣亦名關衣柰

有龍肝水長一尺花紅葉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十歲不渴水上恒如霜雪割嘗如蜜淳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采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帝臨前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為赤色飛去雲中

有鸞銜火於清溪之上鸞化成龍

西域獻火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炬火有童子遙見有善鸞白首鼓翅於帝前即方朔着黃綾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

善死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蟹因名百足蟹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蟹膠勝於鳳味之膠也

帝嘗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見雙白鶴集臺之上倏忽變為二神女舞於臺旋風管之蕭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閣海玄落之席啟明天發日之香香出霄也寒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日樹樹有汁滴如松脂也

有玄都翠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雞玄仙人烏伯子常遊翠水之涯采菱而食之令骨輕舉身生毛羽也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眾仙奇愛之對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餽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鷓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帝於望鸞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鸞臺酌雲酒酒以玄草黑藏金蒲甜蓼果以青櫻龍爪白茅紫雲寒藏地花

氣萬此葛於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名金虎鬚草因名紫鬚葛也

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船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林之枝為棹或以木蘭之心為檣練實之竹為篙紉石脉之為繩纜也石脉出哺東國細如絲可維萬斤生石裏破石而後得此脉縈緒如麻紵也名曰石麻亦可為布也

影娥池中有醜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壁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龜黃

影娥池北作鳴禽之苑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青金樹

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雞

有喜日鶴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鶴

有竹葉鴨赤色每止於葉葉上每食五穀唯啞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鳥

百子全書 洞冥記三 一掃葉山房

有女香樹細枝葉如人帶之香終年不滅

百子全書 洞冥記三 二掃葉山房

漢 郭憲撰

武帝末年彌好仙術與東方朔相詭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
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數下地
食此草義和欲馭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夫帝曰
子何以知乎朔曰臣小時掘井陷地地下數十年無所記寄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隔紅泉不
得渡其人以一隻履與臣臣泛紅泉得至此草之處臣采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業邀臣
入雲煇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銅鑲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曰縹雲枕又為蚊毫之白褥以蚊
毫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水藻之屏臣舉手拭之恐水流溼
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縵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
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麗娟始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常以衣帶縛
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
鳴相與為神怪也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錐戴紫柱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
嘗折蝦鬚為杖後無杖而飛鬚化為丹亦在海傍

百子全書

洞冥記四

一掃葉山房

帝昇望月臺時望南端有三青鴨在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
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馬取靈澤布為燧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
青縉文縉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元封三年數過國獻龍言龍一頭長一尺二寸或以青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豁一孔以通氣
東方朔曰唯承柱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唯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修有青珉唾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
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因其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則不見
巨靈也

穆傳注疏

默齋先生穆傳疏序

穆天子傳爲史家起居注所自始與山海經夏曆古周書皆六經外所不可不訂正之書穆傳瘞於冢閱六百餘年至晉初始出又數十年郭景純過江始取而注之顧傳之者綿綿延延不絕如後學者幾不見有此書垂千餘年吾師默齋先生始取而疏之顧傳文既古景純之注太略流傳既少脫漏譌缺又多字多奇僻無從音釋讀之棘口輒掩卷而置之先生此疏不主故常時與注合亦時與注離若康成箋詩

穆傳注疏序

取義不盡與毛詩符者所謂相輔而成相需而備也至於奇僻古字推究偏旁倣象結構音之釋之宜使後賢攻我之誤不可使其闕而無傳於原文字闕而存方罔者如其文可以大意屬讀卽取其文填於罔內以補之又於第五卷東巡據東哲傳補出帝臺據列子補出化人謂古讀化爲同化人卽同人爲今同教所自始皆出於卓識然皆爲確論斷不可易者也以天主化人同一教以昆侖卽須彌以昆侖諸君長之膜拜卽三十三天之小天王迎接往來亦比荒外

侯服無絕殊者改佛說之閔虛就入境之卑實尤無

不可信者也每卷之後附以考傳論辨其奇勗往往得未曾有其透闢又每每如遇其新其引人入勝讀之唯恐其盡抑且應接不暇其移我情至此吾不意先生老遭放廢羈離萬里朝不謀夕與死爲鄰而猶以曠達之胸襟發游戲之筆墨妙諦精蘊皆原於經傳子史與正論不違非識出天地之外神遊日月之表不能有此撰著也可不謂通儒乎方今學士大夫爭爲考辨之學如此書之考辨則可謂闕大而遺

穆傳注疏序

蟲魚非磊落之譏矣先生少年曾爲山海經賦俾學者便於記誦近又爲夏小正注已梓行又擬注周書大戴禮其拳拳述古明道之心不以素患難鼠蠶夷而或改力行束髮受學於先生以弋科第一試於吏卽引歸先生不得歸益壯益堅奮志於傳述其視趙邠卿注孟子於復壁奚以異嗚呼其可及也哉受業門人固始曾力行百拜序

穆天子傳注疏後序

郭宏農注穆傳千餘年來未有談其學者默齋夫子
迺取而疏之何也表宏農也宏農賦遊仙仙人也何
行不可仙必託兵解以仙何也憐王敦也王敦陰賊
而駭者也彼其視江外掌地幾如大千世界已與馬
共之又欲傾馬而專之收諸時望拘之於姑孰脅其
從而去其違宏農亦在所拘中故傳山經注穆傳冀
以悟之也悟之者何也讀山經穆傳見四天下有
如許大世界豈亥步之所不能盡穆滿車轍馬迹之

穆傳注疏後序

所不能周而眈眈逐逐於江外掌地以造逆而犯順
何其駭也宏農喜注書傳者三書何以知山經穆傳
之傳注為悟王敦也宏農之註爾雅在夷陵至今有
爾雅臺則是其父為建平太守因從之南遊注爾雅
於此當天下太平其得意時也其傳山經注穆傳則
在拘姑孰時題卷首日記室參軍郭璞則王敦所辟
舉之官號也宏農嘗為王導等參軍皆不著記室名
名記室者則王敦之參軍也拘於敦所幽愁憂思而
釋二書則不得意之時也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陳

而作春秋屈原放而作離騷宏農二書猶此志也

蓋賤技耳即曰不吉亦細至毛甲何至於嬰暴怒而
加害大凡陰賊之人外示寬而中險狹略不豫即恨
次於骨必洩其毒於人不顧毒之反中其身及其子
孫此在郭解原涉輕狹之徒原不足責而世家顯位
亦出於此是自促其亡滅也敦恃能害宏農不吾敢
逆耳以宏農所憑何難擲一杯隨葛仙公而去而故
從至於南岡受其害不之距未一月而敦死斲棺戮
尸子應受沈江之慘種盡殄矣而宏農去為都錄司

穆傳注疏後序

命治虛臺朝廷贈太守表其忠子驚又守臨賀視敦
究何如也夫子為時藝師師之賤者也雖賤師亦有
道不直則道不見故來學藝於夫子必直言之亦遭
陰賊者之見銜幾危其身幸未危又見羈不能脫去
幽愁憂思無以排解乃取原注而加以疏附以考傳
論辨使讀之者鼓舞歡欣恐卷或盡不復以短爛缺
謫舍去則功於宏農者也前序為固始曾進士力行
則當客豫時年十四學藝於夫子者也後序為宜良
嚴進士短則當宣漢時年十五學藝於夫子者也又

吾家海珊公遂成先夫子吏滇過辰谿謂鐘鼓洞與
大酉山小酉山皆穆天子藏書室二酉昔指為秦人
藏書處而鐘鼓洞未傳傳自明正統間樵夫入洞見
書報縣縣令某往取之書隨風滅盡無存此說亦見
於夫子稗珠錄海珊公鐘鼓洞詩有云即如穆天子
藏其副於柱下史而乃取其餘八駿馱之行萬里大
酉小酉高嶽嶽洞虛其中綆汲深弄此免受擾鋤侵
千萬世後有知音書顯晦有幸不幸天留待真讀書
人人非其人脫相遇盪隨風滅化灰塵夫子亦謂酉

穆傳注疏 後序

三

陽牧使心腹役探江壁藏棺棺開盡書書出灰滅役
與牧俱死彼其心不在書若求書豈有死之者圖經
謂穆天子藏書二酉去辰州頗遠見於酉陽者豈穆
天子之書而小酉實秦人之書今疏典雜撰未之及
故於序後補出之嗟乎非其人而遇此書化灰塵而
隨以死以心不在書耳心在書而遇之且讀而疏通
證明之心與天游長生必自於是也受業門人嚴煥
匡山拜跋

穆天子傳注疏總目

卷首

編年

卷之一

西巡

卷之二

西巡

卷之三

西巡

穆傳注疏總目

卷之四

西巡

卷之五

東巡

卷之六

東巡 盛姬

卷末

序傳

穆天子傳目錄

卷之一

啟行出塞章第一

河宗迎接章第二

披圖視典章第三

濟河伸乘章第四

數過嘉辭章第五

附河源考

卷之二

穆天子傳目錄

膜書居慮章第六

昆侖之丘章第七

命口吾主守章第八

春山銘迹章第九

赤鳥之人章第十

曹奴之人章第十一

留骨之邦章第十二

羣玉之山章第十三

潛時章第十四

剖閭溫歸章第十五

鷓韓無鳧章第十六

至王母之邦章第十七

附崑崙考

卷之三

賓西王母章第十八

憂吟世民章第十九

曠原大獵章第二十

智氏章第二十一

穆天子傳目錄

瓜瀟沙衍章第二十二

命懷諸飢章第二十三

附西王母傳

卷之四

重醜氏章第二十四

文山歸遺章第二十五

八駿翔行章第二十六

巨蒐彌奴章第二十七

河宗歸邦章第二十八

入塞章第二十九

入宗周章第三十

里西土之數章第三十一

祭廟觴師章第三十二

北遊還反章第三十三

穆巡里數總考

卷之五

休渡澤章第一

飲消上章第二

穆傳注疏目錄

三

圃田章第三

觀桑者章第四

宿祭章第五

雀梁奏樂章第六

射獵遊章第七

化人神遊章第八

虎牢章第九

次宿聞告章第十

帝臺饗章第十一

黃池謠章第十二

入啟室章第十三

筮獵萃澤章第十四

黃竹哀詩章第十五

還入章第十六

附帝臺化人考

卷之六

勒示石間第一節

多漚紐獸第二節

穆傳注疏目錄

四

納盛姬第三節

盛姬病沒第四節

殯廟第五節

立內外喪主第六節

陳具第七節

獻喪主第八節

飲哭第九節

祖載發命第十節

喪主卽位第十一節

女主卽位第十二節

宣命第十三節

曹侯邢侯弔喪第十四節

具官見遣第十五節

出憲行喪第十六節

葬贈第十七節

反哭祭第十八節

征行卒哭終喪第十九節

永念納諫第二十節

穆傳注疏目錄

五

歸周第二十一節

附穆天子論

白石先生整齊穆傳分章釐節加以疏釋附以考傳
功竣因著其目錄如右而總論之曰傳凡六篇第一
至第四皆紀西征之事第五篇則王畿內外遠近也
第六篇紀盛姬本在傳五篇之外後人附之耳穆王
之盛蹟在西征登昆侖而見王母而所以致此盛者
由感河伯而披河圖夫河圖之致也難矣雖以孔子
猶且歎之自古及今惟伏羲軒轅堯舜禹爲交至卽

湯之黃魚踴壇武之白魚躍舟尙庶幾焉惟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興致太平成王十八年定鼎洛邑公

與王沈璧於河候至日昊龍銜圖至禮于洛亦如之

然皆近在河洛之間精誠以享介負鱗銜河伯不親

至也穆王馳驅絕塞河伯之子孫來迎遂至河伯之

所都居沈璧與牲河伯卽出傳帝命將示以春山之

寶詔以宮舍平泉可見不獲帝命則寶不得見宮舍

不得居平泉不得飲也明日大朝於黃山而河圖出

河伯乃披圖而示天子以珎器餘則使伯天致之河

穆傳注疏論

六

伯遂乘渠黃爲天子先路以極于西土若使圖不出

河伯不見豈敢無其應而用事乎自是河伯導之六

師從之遂上昆侖觀黃帝之宮升春山入懸圃得玉

榮枝斯之英至於玉山策府載玉萬隻遂賓於西王

母留住其宮久之然後歸悉符帝命矣由河伯先路

河宗扈行故能經涉神靈之境如履通衢焉第河伯

號天子且爲之先以後傳中不復見者河宗伯天乃

其子孫伯天主次車以驂乘其封膜晝也伯天詔之

其賜潛時膠鬻也伯天言之天子又使受膠鬻與繭

奴之所獻且有賜於伯夭伯夭送天子至於鄒人鄒伯絮觴天子天子留五日乃行顧命伯夭歸於其邦天子發河宗正也之歎故詳紀河宗卽以紀河伯也且夫圖書之見畫卦演疇著受命之符而穆獨以示珞何哉曰此猶黃帝之舊也黃帝五十年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以接萬神於明庭而穆王按圖以獲玉果璿珠燭銀金膏之秘珍傷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夫亦以其道耳道無所不寓豈以瑤滯哉後世之無其應而用事者周旋五嶽彷徨海

穆傳注疏論

七

上以庶幾遇之其何可得也自周公祀洛而後中國之河圖不復出穆王乃馳絕境於陽紆從極而出之因以上昆侖觴西母漢通西域去長安且四萬里不能得河源何從沈璧而祠之得邀河伯捧圖而視典以陟昆岡二千年來維冰夷之所都竟無問津之處河伯亦絕跡中原不復乘白鼉而逐河渚中國人幾不知潼陰鄉老有得道以游大川其人焉所以圖不可出昆侖終不可見故擊其大要以正談者之誣穆王事蹟多神異意當時藏於祕府不復流傳但略見

於尙書及古周書左氏於周語首著祭公之諫於內傳則著椒舉子革之稱而他未有道穆王者此傳蓋戰國時稍出於民間故列子著書多摭引之且至以周穆名篇疑此書藏於柱下伯陽甫寶惜之不以示人列子學伯陽之道因得此書藉以作論資莊子之書多採列子因述黃帝而不及穆王晉人尙老莊而不談列子景純注此傳盛稱史記言造父之得蹕騶騾耳而不及列子化人之篇是亦有見有不見者因次章節而括大略以見河圖之出穆巡乃得以登昆

穆傳注疏論

八

論云

年一卷奇正
相生為穆傳作
冠冕開快讀之
令人飄飄有
雲氣矣先生
怡我情至此

穆王神靈有自
深

穆傳卷首

芋園叢書

穆天子編年

白石先生檀 萃撰

竹書紀年

紀年與史記所錄甲子各不同書稱穆王在
位百年紀年獨云五十五年即今長麻亦與
之同紀年與穆天子傳同出汲冢故錄紀年
而以其他雜見於經傳者附著其下凡大書
者補出之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穆王

昭王子母曰房后初成王三十三年王遊於卷
阿召康公賦卷阿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
禘歸於宗周三十七年成王崩世子釗立是為
康王生昭王昭王亦娶於房生穆王則是兩世
皆娶房女也房丹朱之所封也周內史過曰昔
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
馬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
福之注謂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
以配昭王而生子也然則
穆王之神靈有所自來矣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 前編以為
元年庚辰

補作君牙 前編以為
在三年

史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

君牙為伯成王之
後為大司徒與
召公奭同受
顧命故穆王命
君牙以紹之其
後於夏夫至春
秋內國猶存蓋
戰內之諸侯也

閔文武之道缺乃命君牙為大司徒以紹芬伯
之業作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
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惟予小
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今命爾
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宏敷五
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於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於前人王若曰君牙乃
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
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補作樂命 前編以為
在三年

穆王又命伯翳為太僕正申誠作樂命王若曰
伯翳惟予弗克于德嗣前人宅丕后怵惕惟厲
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

穆王巡遊七萃
之士諫根本實
用於此

呂氏春秋周昭
王親將征荆辛
餘雖為王右王
則於漢中辛餘

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
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
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於羣僕
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
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

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祇
厥辟惟子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
憲

按史稱王道衰微之後至穆王而復寧初政之
清明已如此

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左涉漢中流而殞由靡承

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西羣今紀年日命餘靡餘與由古字通

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曠雉免
皆震喪六師於漢王陟是時王道微缺南征濟

維振王北濟周公乃侯之於西羣殷鑒甲徙宅西河始作西音

祇者敬也名祇宮者緝罪敬止之遺風也

蚺同沸謂抱而媛之遂沸成兒

徐偃王之通溝

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
船解王及祭公俱沒辛餘靡振王出之王驚悸
以疾殂其作昭宮命辛伯者蓋作先王之宮而
錫命辛伯錄其振王之功也封之於西河是始
為西音

冬十月築祇宮於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鄭古城在今華州城北西鄭應作南鄭字之誤也晉束皙傳謂竹書謂自武王十七成康昭共八十
二為九十九年至穆之元年適百年耳竹書以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今長麻亦同此說但所紀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四

甲子不
同耳

六年甲子春徐子誕來朝即徐偃王錫命為伯

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

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

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為異覆媛之遂蚺成兒生

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

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

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山今見狗豕偃王龔

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

陳蔡與吳王夫
差之闕商魯
後共一軌

或以犬戎為武
陵蠻非
劉恕外紀以征
大戎在三十三
年金履祥前編
以為在二十五
年

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為弓自稱徐偃

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

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鬪其

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

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

有神靈民人所禱今皆見存

八年丙寅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駮耳王會解北唐以問周

以喻冠孔晁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也

九年丁卯築春宮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五

十一年己巳王命卿士祭公謀父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

卿士謀父字也入春秋有祭伯即謀父之後也隱元年來朝於魯非王命貶之

十二年庚午毛公班共公利共庶作井穆天子傳作井公利逢公同帥

師從王伐犬戎

周語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戰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

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

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

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宥用失其官而自竄於

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

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先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六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

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

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

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

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今職方外紀如此比者其國頗多中土人不知其以爲諸子之寓言其實不然也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

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大犬

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禦我矣王

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

者不至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王犬戎

列子禹之治水迷而失塗謬之一國遊絕

外者非用心之所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七

千萬里其國名曰終比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

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

周以喬陟喬高曲也又云山三襲陟郭當國之

中有山山名壺嶺狀若甌擔音直爲反甌甄頂

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

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將注水下

水流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

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

幼僂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緣神瀆所注流之水而居爲便於飲勺也

穆王過終比之國而傲然自居見化人之宮而謂能去帝王之邑矣所以能與賢聖游也

自信誣理儒家之通病自古已然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

天不病其民孳也息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

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憊則

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

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

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然自居不進酒

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十三年辛未祭公帥師西征次於陽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八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切玉如泥火浣

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灰色出火

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

妄蕭叔日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孔叢子秦

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鍊鋼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焉王

假王朝之錫為
天瑞所以愚東
夷此論發前人
所未發

史注溫音盜

穆王巡遊由於
得八駿善馭八
駿由於得造父
造父之馭實由
於師泰豆故特

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
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
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
厭是以西戎閉而不致此亦索防絕之也然則
人而貪欲此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察也

徐戎侵洛 書曰戎狄之也穆王六年徐子誕來
朝王錫命為伯以主東方諸侯其朱弓
矢蓋自王朝賜之遂假以為天瑞煽惑東夷伏
從者三十六國乘天子西征六師遠次陽紆乃
通溝陳蔡之間率舟師以侵洛邑
假行仁義包藏禍心故狄之也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為征徐戎也天子
先發六師繼起也日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九

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功在造父也非造父之御
不能急入也不入于南鄭而入于宗周戒嚴也
史世家趙之先中行爲帝太戊御其後世蜚廉
初蜚廉二子長惡來爲秦次季勝爲趙造父季
勝之曾孫而蜚廉之元孫也以善御幸於周穆
王得驥溫驪驂騮騶耳之馴西巡狩樂而忘歸
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
以救亂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
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
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

詳之其御非生
而能由親師若
學致之遂至於
通神其後食報
於趙至趙宋遂
有天下與禹夏
契商稷周堯漢
唐並御蓋可
忽乎哉

射在志正體直
御亦在心閑體
正皆經義之精
粹

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 趣行趣如吾然後

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從泰豆乃

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

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

日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凡所御者亦
捷速也

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

也齊輯乎 輯音集說文
云輯車與也轡銜之際而急緩平脣

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接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民志是故能進退履繩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

而旋曲中規矩歷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
御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
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
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轡之
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
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十四年 王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夏四月王畋于軍丘

傳云甲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田于藪澤

五月作范宮

傳云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王子夏庚

戊休于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傳云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

討戎

冬蒐于萍澤

即蓬池也

傳云天子筮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一

繇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

嘉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緡紕三

十筐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日有陰用夢神

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

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

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

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

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駘駘

駘其飛嗟我公侯胡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

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乃

登乃宿於黃竹

作虎牢

傳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

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

之為柙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

十五年 癸酉 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傳云留昆歸玉百枚

作重璧臺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二

傳云天子西北至於盛盛伯獻女姬姓也盛伯

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

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冬王觀於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按即今解州鹽池謂其文不類

十六年 甲戌 霍侯舊薨

傳云霍侯舊告薨天子臨於軍丘

王命造父封於趙

十七年 乙亥 王征崑崙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

賓於昭宮

花人即今同人
也古書化字無
次音盡叶平聲
讀如回轉訛是
也故特斷化人
為回教之祖

中天臺

秋八月遷戎於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

以東西征於青鳥所解三危西征二字還履天

下億有九萬里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

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應人之慮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

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

穆傳注疏卷 編年

十三

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

嬪御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

功楮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

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

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

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

承雲六瑩九韻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玉衣旦日

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

何謫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

教門人傳其教
聖人每有登雲
者猶此說也

今教門人自謂
其教每以此境
象相矜而不知
皆諸子之唾餘
也列子先言之
矣

佛音廢物乾也

穆王因與化人
游而起上崑崙
見王母之思可
見登真者必有
所自也

一作蒟古華字
赤驥一作翼
白渠一作樂古
義字

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

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

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

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

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

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四

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

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

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

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

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恆疑暨

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

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

商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主車則造

父爲御商音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

爾音丙淮南子
作大丙

開闢中有巧者
容至分東西坐
咳而美人捧茶
壘滿盤出從東

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
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乳也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
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峯以觀黃帝之宮而
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
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
入一日行千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
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五

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羊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侖不至崑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民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
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俱來者何人耶對
曰臣之所造能倡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
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齊坐起以次遍
而下又從西首
坐起以次遍而
下立以俟又咳
而收蓋仍如前
次第收而進內
不知者以為真
美人但不能語
耳諸葛得黃夫
人唐驪法為木
牛流馬真天巧
哉
管同悟

楚人能誦之而
魯人何以遂逸
楚詩耶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台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行穆王始悅而吾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
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六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
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十八年丙子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補祭公謀父進祈招
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
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

禮叢子云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後呼得賢才矣

篇中三引祭公之結鍊作詩題

二十一年卯補作祭公願命

周王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謀守位作祭公願命王若曰祖祭公次子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子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子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子畏之威公其告子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於天昭王之所勛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於四方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七

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烈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又王家王曰公稱不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口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勉之

命謫然西京之音此所以追配也周公亦謫為文於宗周者君陳謀父最著魯之諸公固無能及之

禮緇衣引此作葉公之願命曰毋以小謀敗大疾莊后母以慶失卿士

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尙寬壯厥

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敷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口口口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后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於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傳乃有利宗不維文王由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十八

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尙皆以時中又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不以我辟險於難不失於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嗚呼三公子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勛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首稽首黨言

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壬午王命左史戎夫作史記

穆王思保位維艱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

夕朕寤遂事驚子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

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

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

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

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

穆傳注疏卷首編年

十九

臣至於不敢忠
惟其不仁也

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懼其臣
懼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
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
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
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
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
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
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變
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二昔

此韓非子語頗似
錮職者專權也

前編亦錄此謂
諸本不一從獨
本刊定今從之

亡國之道多端
盡備於此

以亡弱小在强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

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與也扈氏弱而不恭

身死國亡變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

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

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諸臣日賞貴

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

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

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疆力而下賤其臣

穆傳注疏卷首編年

二十

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
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
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
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鄧君嗇儉滅爵損祿
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小弱禁罰不行重氏
伐之鄧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
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
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
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

比已不成陳明
卿謂宜從注作
取民自成

業刑者以刑為
業

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
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竟進爭權下爭朋
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
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者亡昔畢程氏損祿
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
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
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復者危
昔穀平之君復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外

穆傳注疏卷首

三

內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
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
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假而無親
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假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
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
者予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
神巫用國哲士在外予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
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

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疆力四征重
上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
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
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
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
亡

補作職方 孔晁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
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
方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

穆傳注疏卷首

三

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
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曰具區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
五女其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
其山鎮曰衡山其澤數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
頽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
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
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數曰望諸其川淮
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雞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數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
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數曰弦蒲其川涇
洸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牛
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三

其澤數曰猨養其川河沛其浸留時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
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數曰揚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一女其畜宜牛
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
澤數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
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
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爲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八駿名見此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衛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爲鎮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爲藩服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
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
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
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
有大刑乃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
殷國亦如之

補三十二年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五

拾遺記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
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
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
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
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
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
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
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
轡徐行以弔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轂遍

於四海凡紀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三十五年癸巳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沛

補三十六年甲午

拾遺記穆王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

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

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

一名恆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

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

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五

而來前導以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王之履

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

琰之膏以為酒進洞淵紅藟嶸州甜雪崑流素

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

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

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扶桑東五萬里有

磅礪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

水在磅礪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沈

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修陽

藟音為花榮也
唐西域傳王坐
金藟樹紅藟則
朱金藟則黃也

橘花白而實紅
今生於條陽者
花青而實白所
以為異也

瞽音廢目不明
言瞽澤雲氣濛
濛視之不明所
以被此名也
山員邱之山也

以此為總收束
一篇之警策

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為

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

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

器則有岑華鏤管拂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

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

出穆天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為管

吹之為羣鳳之鳴拂澤出精銅可為鍾鐸員山

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

其木為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六

石可為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

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梁蕭綺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

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靈簡

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

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

鄉異俗莫不膜拜稽顙東升巨人之室西晏王

母之室南渡龍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鴈瑤池

而賦詩期并伯而遊博勒石軒轅之丘絕跡佞

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三十七年乙未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架鼉鼉以為梁遂伐越至於紂

淮南云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即此役也光武濟師河冰忽合東明擊水魚鱉皆浮況以穆王之神靈其威召波臣長驅八駿固其宜也至於一軍盡化後世亦有之唐天寶中王天運破勃律術者言將軍無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之徒化為虛亭殆此類耳

漢之九江在今鳳陽今之九江本古江州穆征之九江則在廣東之壁廢架鼉鼉為梁者蓋渡海而征越至於瓊儋朱崖也一軍盡化不幾如昭王之喪六師於漢乎而不然也伏波南征軍士之雷越者化為馬流及盧詢

此亦奇甚取證亦奇

四川重慶亦有塗山禹之所聚故曰三

荆人來貢

三十九年丁酉王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今懷遠縣之東南八里淮水行其下又禹會之塗山則在會稽故塗山有三楚椒舉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臺之命

以穆會與夏啟湯武成康並想見明王之盛

大書王享國百年則在位百年也八十九日擊即帝亦曰髦期也荒度猶荒度土功即國風荒之周頌荒之意宋儒必以髦荒破句訓制穆王何哉

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鄠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六王二公之事皆示諸侯禮諸侯所由用命也

四十五年癸卯魯侯濇薨

濇者伯禽之孫也伯禽子長考公首次揚公熙二子長幽公宰次魏公濇濇弒兄自立享國五十年以周公之德而子孫昏亂至諡幽厲可慨矣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五十一年己酉作呂刑命甫侯於豐豐即鄠宮杜注鄠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今在西安府西南七十里即鄠縣縣東五里即鄠宮也靈臺故址在焉史本記云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呂後為甫敷惟呂命

王享國百年髦荒度作刑以告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

起手以心之憂
卷始結聚以刑
之祇敬終此而

後照之法亦以
見王能守文武
成康之戒享國
百年止心獲沒
也

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帝
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
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
常繇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繇寡有辭於苗德
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
中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
不惟德之勤故乃刑於民之中率義於民棗彝
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
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
於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五

詳刑

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於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寔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
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
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
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
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
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
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
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十一

始終不離一敬
懼字妙

此亦佛氏之徒
道此說與春秋
惺星不見同總
誇其大地震動
尤照大千耳昭
王二十四年至
魯莊七年凡三
百四十餘年佛
家創為此說不
自知其可笑猶
王莽所書以春
秋沙落空為受

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於病非佞折獄惟

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哀敬折

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於刑有

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於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

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於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

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於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

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

補五十二年 庚戌二月十五日暴風地震西方

周書異記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

之當是 四月八日江河泉水忽然泛漲井水溢

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

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大聖人生於西方一

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鑄石記之埋於南

命所自起同一
可笑也

穆王享國百年
應以尚書為主
此不易之論

引此段作餘波
亦奇

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穆王於相國呂侯

乘驪騮八駿而行求佛因以禳之至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林木傷折大地震

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對曰西方有大聖人

滅度衰相見耳此時佛涅槃也

五十五年 壬子 王陟于祇宮

按此竹書紀年之標目而補綴之惟如此之年

耳然尚書稱王享國百年以尚書為正則此下

可徐補之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

按前編五十五年 甲戌 王崩于祇宮 年百有 子繫

扈踐位所紀甲子與紀年不合但經言王享國

百年非享壽百年也則是穆王在位百年壽且

百數十歲矣繫扈踐位是為共王穆王之后姜

見於選注所引古文周書

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

而育之弊以予烏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

以告王王恐發而占之曰蜚蜚之羽飛集於戶

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

史氏史灼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盜冊而藏之厥休將振王與合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二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盜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則是繫扈亦寤生如鄭莊公姜后不覺爲越姬所竊耶又按共王在位十二年崩年八十四歲則是踐位時年已七十二矣不比穆王之踐位爲更老耶

穆傳注疏卷首

編年

三

正論
○所征之犬戎乃
○西荒服之戎也
○此犬戎胡乃內
○地之戎其君長
○名胡耳亦見第
○四卷

無以借王列書於策疑
五王字為五王之偽耳
犬戎口胡疏其君名也觴天子於
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注萃集也聚
與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疏郭引內
傳晉有七輿大夫以例七萃之士而非也周官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闕車革車輕車之萃凡五萃萃同
倅猶副也穆王或增二萃故云七萃也士戰者猶云
戰士語倒耳杜注七輿大夫侯伯
七命副車七乘亦倅副之義也 庚寅北風雨雪注詩
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霽
疏詩衛風霧今作滂也 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王之徒屬 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關隘注陸阪也
休也 隴西隴山也音俞疏郭引爾雅隴山
陵西隴山也音俞疏郭引爾雅隴山
云北隴山隴山也音俞疏郭引爾雅隴山
耳此隴山應極遠未必即今之隴山也今
雁門在山西內地西征云者征行之征耳

穆傳注疏卷一

三

河宗迎接章第二

已亥至於焉居禺知之平注疑皆國名疏居音基辛
丑天子西征至於鄙人注鄙國名音回音切疏前漢表
音陪又音普肯反按史記作蒯成晉地道記屬北地
音裴又音肯反而服虔蘇林作管蒯音大抵從史記
師古謂蒯從崩崩音非也呂忱音陪楚漢春秋作
憑城侯陪憑聲相近此其實也又按說文鄙右扶風
鄠鄉从邑崩聲沛城父有崩鄉讀若陪晉灼以為在
長沙正義以為在陳倉然惟北地近之謂長沙城父
非 河宗之子孫鄒柏絮注伯絮名古伯字多从木
也其裔主河之且遊天子於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
祭國在河源 且遊天子於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
二六注古者為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章疏智
國名即智氏也所處在戊口之山與鄒皆河旁

比例確

水峯字奇而古

之國也故伯絮遊天子使井利受之注井利穆王
子於此在陽紆之東天子使井利受之注井利穆王
親狎也內傳稱嬖大夫非嬖倖之嬖蓋爵
名也井利紀年作共公利蓋井字之誤耳癸卯天子
舍於潦澤注一宿為舍疏澤古澤字出海經云乃西
釣於河以觀口智之口疏以觀視智氏河水也氏音
之極北而燕然山在南 甲辰天子獵於滂澤於是
得白狐豸貉焉以祭於河宗注復故用之漢武帝郊祀
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疏滂澤經
作滂大時之山滂水出焉北流注於渭音潛 丙午
天子飲於河水之阿注阿水峯也疏天子屬六師之
人於鄒邦之南滂澤之上注屬猶戊申天子西征齋

穆傳注疏卷一

四

行至於陽紆之山注鶩猶馳也紆音嘔疏周官職方
源別一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
南所有記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水夷
馮都焉水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陽紆之山
河出其中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然此論不
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即河伯也然此論不
自於淮南而始於莊子蓋河伯上古之諸侯有是惟
功德於民如重該修熙之類故祀為河宗氏也
河宗氏注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為氏疏猶在宿
厥屈從其東南流人於勃海即從極之淵馮夷所居
而去崑崙不遠矣是知陽紆之山近崑崙非冀秦之
於其中子孫於其側為河宗 河宗伯天遊天子
燕然之山注伯絮為名此又以伯為伯仲之伯謂伯

此非論也告
予亦云然

原文本刻缺作
口今推可知者
補字於其中不
可知字仍缺而

空其中餘仿此
注明字誤當是
固字

凡書吉日者謂
日也

天為伯祭之字不知河伯功大子孫分爵頻多而伯
祭蓋其子孫之分別封者河宗伯天則封于河源而
主其祀者按前匈奴傳貳師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
山注云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當貳師出五
原單于悉其輜重徙越信城北邸居水左賢五度
知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度姑且方李
陵至浚稽山漢軍至蒲奴水重合侯軍至天山衛律
要漢軍于夫羊句山狹漢敗之追至范夫人城深入
度郵居之水引還至燕然今一統志諸山皆在鞏
則知三代時皆為五服之地所以穆王西巡朝諸侯
於此山也班固燕然山銘踰琢邪跨安侯乘燕然攻
山刊石昭明盛德稱燕然為神丘是此山之崇高比
於五岳矣勞用束帛加璧注郊勞也五兩為一束兩合之
岳矣禮也此之郊勞則諸侯先白馬注天子使郊
以待天子王侯送為賓至先白馬注天子使郊
父受之注郊父郊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疏章昭云
祭周公之後時帥師從王西征故使受河

穆傳注疏卷一

五

伯之勞也祈招 癸丑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
之詩見內傳 乃命井利梁固注梁門大夫疏郭
阿注蓋朝會羣官 有案其從師時井利梁固俱稱
公則井梁皆為所封之國也 韋將六師注也

披圖視典章第三

天子命吉日戊午注詩曰吉日庚
天子大服冕禕注
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
副禕后服蓋畫翟也然九章華蟲鷩則亦鷩翟也
帔帶注帔音也天 摺注長三尺杼上椎頭一名班
忽注習今作笏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天子服之玉藻天子摺璆方正於天下也 夾佩
注左右皆佩帶也 奉璧南面立於寒下注寒下未詳
左右皆佩帶也 奉璧南面立於寒下注寒下未詳

河伯河宗先傳
上帝之命以號
穆王拜受命
明日大朝於黃
山而河圖出焉
乃被陳以示穆
王伯天悉致
餘典而河伯乘
乘其為天子先
以極於西土此

章乃扼要提起
而後乃次第言
之

疏義精至

祝佐之注會重也傳曰會臣
官人陳牲全五牲具注
羊之品曰牲體完曰全或曰
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腩 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
天受璧西向沈璧於河注河位載崑崙疏河宗至河
之靈再拜稽首注稽首首至地也祝沈牛馬豕羊注會祝
也河宗致命於皇天子注加皇者尊上之疏致上帝
河伯號之注呼穆王疏河伯馮夷帝曰穆滿注以名
言諡蓋後記事者之辭疏而致帝命帝曰穆滿注以名
命曰穆滿云云蓋道已前定而後諡法輒與之同郭
謂以名應為謙將以帝為穆王上下文義
不貫矣謝莊雪賦穆滿申歌於黃竹本此 女當永致
用嘗事注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向再拜注王拜

穆傳注疏卷一

六

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瑞注山海經春
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疏山海經自崑山至於鍾山
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
物焉崑山多丹水出焉中多白玉是為玉膏是
生元玉黃帝取玉於崑山傳述寶於鍾山其實一
也崑古寶字河宗伯天也亦能傳帝命者傳稱物有
其官官修其方官宿其業其物乃至故有五行之官
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其巫覡
宗祀必使先聖之後之嘉生民以物享求用不置此河
宗所以亦 詒女崑崙宮舍四平泉七十注崑崙皆說崑
能効命也 詒女崑崙宮舍四平泉七十注崑崙皆說崑
疏崑崙三角正北開風巔正西元圃臺正東崑崙宮
面有九井以玉為檻上有醴泉華池而釋氏以崑崙
為須彌上有諸天宮殿其上分中分及 乃至於崑崙
最下級閻軒房廊林花池沼悉皆具足

之丘以觀春山之珤注皆河伯與穆王詞語疏西山
崑崙之丘是惟帝之下丘循經之道里次第起崇吾
之山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又三百七十里為不
周山又四百二十里為崑崙山又四百二十里為鍾山
又西四百八十里為崑崙山又三百二十里為槐江山
又西南四百里為崑崙之丘距鍾山九百里經賜語
之言崑崙非一惟西山經與海內西經差詳賜語
晦注川終為晦言賜女受終福疏如注言語應作汝
也天子受命南向再拜注受命已未天子大朝於黃
之山注將禮河而去疏黃山無草木多竹箭勝水出
倫之水注昆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注省河
圖疏視同示謂河示以禮圖也古者至神莫大於河
聖王致禮而圖即出焉黃帝五十年七月庚申鳳鳥

穆傳注疏卷一

七

至帝祭於洛水見大魚殺五牲以醢之天乃甚雨七
日夜魚流於洛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
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是因披圖而登假也
堯母慶都觀於三河龍負圖而至生堯於丹陵是披
圖而啟聖也堯七十年二月辛丑禮壇於河依堯故
甲吐龍負圖言當禪舜禹是披圖而禪讓也夏商以來
世有神異穆王西馳萬里以索河源沈璧與牲禮圖
斯出願傳文脫略指敘曰天子之珤注曰河五果注
似美玉所謂女果者也疏服常樹上有三頭人何瓊
瑤樹蓋其子似珠而可食所謂玉果也郭女果未聞
瑤珠也音旋燭銀注銀有精黃金之膏注玉膏皆
其精也天子之珤萬金注缺九字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
鹿人之珤十金注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珤千

不續以見闕文耳疏鹿當為鹿字之誤也此皆河圖
之文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所寶各有分定不得或過
取天子之弓射人步劔牛馬犀器千金注步劔疑步
似水牛庫脚脚為三角黑色疏越王被五勝之衣帶
步光之劔庫當為庫字誤角當為破謂蹄有三岐也
射人官名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射人量侯不以狸
步而以劔步劔長三尺其弓加牛馬犀之膠價値千
金言其貴也連下文總言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
獸注言其勢傑駭也疏言勝乎矯捷之人及天子之
狗走百里執虎豹注言筋力壯猛也疏渠叟以鬲柏
天曰征鳥使翼日注鳥焉注音緣鶴雞飛六百里注
鵬雞鶴屬也疏此又柏天就禮圖推廣言之使足使
翼各有不同也焉鷹隼之屬故能遠翔郭以為鴟不

穆傳注疏卷一

八

然名獸使足日走千里俊貌野馬走五百里注俊
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俊音兒郭爾
雅音後為酸疏缺處當是日字謂日走千里者俊貌
也而野馬日走五百里注亦馬屬尸子
百里如此方明哲叩叩距虛走百里注亦馬屬尸子
而山為海經云蚩蚩距虛並言之耳疏叩叩距虛爾
雅與駒駘駘並言之故郭云亦馬屬也張揖云蚩蚩
青騮壯如馬距虛似贏而小是為二故郭不引爾雅
以為比麋走二十里注自麋以上似次第曰柏天皆
致河典注以禮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
令柏天致河典於王而寶器即如圖中所載乃乘渠
之數以寶禮於王傳不明其數者文從略也
黃之乘為天子先注先驅導路也疏河伯命柏天致

忽之地非大神護... 以極西土

濟河仲乘章第四

已丑天子西濟於河口... 河宗氏之所

遊居... 乃命正公郊父

名若所父農父宏父之為官職所別稱者也

穆傳注疏卷一

九

憲... 用仲口八駿之乘

詩之中... 積石之南河

表八駿之名

表六狗之名

耿脩巧及後不復見

飲八駿於南河則在蒲昌之上... 盜驪... 山子渠黃華驪... 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于

穆傳注疏卷一

十

同若合符契疏紀年云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 工徹止... 亦猶宋鷓之類疏此表六狗之名假猿類其色謂

王日馳千里馬攻徐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紀年云
穆王十六年王命造父封於趙距十四年之克徐蓋
已二日天子是與出征入藪田獵釣弋注弋繳射也
年矣入必與此三人俱此蓋總始終而言之

數過嘉辭章第五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注盈猶而辨于樂注辨

作遊樂之事疏辨周後世亦追數吾過乎注穆王遊

輒忘歸故作此七萃之士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

天常注奉天農工既得注年豐男女衣食注無饑百

姓珪富注富者宮人執事注各視故天有咎注四民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一

有氏響注音國何謀於樂注言不規於

何意之忘注常也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注其諫似

謂蓋歌以天子嘉之注善其賜以左佩華也注玉華

之精乃再拜頓首注七萃之士善諫有辭可見王之

諫即賞此所以聽祈招之詩而注王聞

附河源考

白石先生曰言河源始於爾雅山海漢書而莫詳

於水經注爾雅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

百一渠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山海西

總挈起 爾雅

山海經

漢西域傳

水經注

此敘崑崙之源

鎖清

山經云崑崙之巨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

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

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

入禹所導積石山漢西域傳云西域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

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陜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

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三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

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中國為積石河云水經注

稱河水有三源其源於崑崙墟者河水出其東北

陔屈從其東南流以入於渤海注即蒲昌海又出海外南

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入中國

大河之經流也崑崙山者西域志以為阿耨達大

山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行四五萬

里迄於南海又扶南傳以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

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

此敘葱嶺之源

東南注大海即恆水也一名恆河是源於崑崙亦分左右左則為黃河右則為新頭河恆河焉至源於葱嶺者嶺屬身毒河源潛發其嶺亦分二水左則北流為入中國之河右則南入葱嶺山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與蜺羅跋水同注雷翥海又西逕四大塔北又西逕陀衛國北又東逕皮山國北此葱嶺河之西流入於西海不歸中國者也至其北流之河實為北河蓋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河出其中暨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逕流南河之北故名北河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又東右會敦薨之水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實為河源西流注於泐澤蓋亂河而潛入於泐澤也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又東注於泐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此漢書所謂一源之出於葱嶺者也至源於于闐之南

此敘于闐之源

山者南山一名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流注於河即葱嶺之河也又東逕于闐北又東北三百九十里逕杆彌國北又東四百六十里逕精絕國北又東二千里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水出阿耨達山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與南河會通為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北入於牢蘭海其與北河時合時分然總為同入中國之河不別趨也故崑崙葱嶺之源尚有別出之水而于闐則專適於河也而禹貢蔡傳謂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四

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曰闕磨黎山其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夏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言崑崙在其國南恐薛氏為是今按吐蕃傳云長慶元年聞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為李文銳所逐乃遣使者尙騎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尙書及吐蕃使者論納羅盟

以劉為詳見宋傳之流

京師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敕
虜大臣亦列名於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
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
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蓋老干
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軍沒於此今子孫
未忍忘唐服朝廷尙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
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堅道回屈
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
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五

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地也曰悶
恆盧川直羅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
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坡皆巨
墓旁作屋楮塗之繪白虎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
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繫
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
川贊普之夏牙也元鼎還虜元帥尙塔藏館客大
夏川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
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

按河之上流由
洪濟梁西南行
之南三
百里乃至紫山
是紫山不得爲
崑崙

考

流絲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
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
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
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
行益遠它水井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
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
北白沙州西南入土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
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據此則使
吐蕃者劉元鼎也曰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六

五百里非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也又崔融議稱
吐蕃入焉耆之西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
延磧以臨燉煌又云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
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是此磧首起沙州尾
入吐谷渾河源值彼猶五百里蔡傳謂於此得河
源非也至元時遣都實求河源自以爲得之矣史
臣相與張大之著河源考焉考曰河源古無所見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
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閩匯鹽澤伏流千里

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
悶摩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不得不過如
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
實皆非本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
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
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
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
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
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七

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
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
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實撰爲河源志臨
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
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
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
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
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值四川馬湖巖

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
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
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羣流奔轅近五
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

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
行一日迄邈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

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

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日忽

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互千里水流五百餘里

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
百餘里始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

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十八

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

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

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

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

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水時六月見之自

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

火禿河合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

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

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
峻非常山麓綿互五百餘里隨河行昆侖南半
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關卽關提河

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日河過闊提與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亦西八思今河合亦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鬣牛野馬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日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九

河思本日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五百餘里與黃河合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土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搜河合鵬搜河源自鵬搜山之西北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

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塔白城銀川站與湟水合壘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壘河合壘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莘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靈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絕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日自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地各八百餘里過中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魚陽嶺之南水正西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延州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延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安河合延安府折而東流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東流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南流過龍門凡二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餘里過河府中府過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互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抵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

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自河源考一出天下尊信無敢異議以至於今然其說謂河源古無所見且謂漢唐外夷未盡臣服道未盡通不能直抵以究其極不如元人薄海內外置驛通使如行國中爲能得河源之實是未嘗細考漢唐之書而見與圖威令之過元人遠甚也且元人所恃爲河源者以星宿海耳而唐人早已識之按唐吐谷渾傳云貞觀九年李靖總侯君集任城王道宗李道彥李大亮高甌生五道兵出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討其酋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之於庫山因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在不如按軍鄯州更圖之君集曰今虜大敗斥候無在我乘其困柏海雖遠可鼓而致靖善之乃分三軍一趣北出其右一趣南出其左自是戰曼都山戰牛心堆赤水源登漢哭山戰烏海破赤海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伏磧薛萬均追亡數百里又破之上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之二千里盛夏隆霜乏水草上糜冰馬秣雪闕月次星宿川達柏海

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則是唐初諸臣已至星宿覽河源矣豈至元人而始知哉且唐之郡縣諸番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之隸關內道者爲府二十九州九十其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爲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其輿圖不遠過於元哉今二史之地志具在可互考而知也卽如考所言都實自河州起行四閱月始抵河源其所經涉山川地名俱不開列但紀河源自西而東行一日爲赤賓河又二三日流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漸大名黃河又一二日爲九渡河自九渡行二十日至朶甘思之東北大雪山名亦耳麻木莫刺者遂指以爲昆侖是星宿出昆侖之上凡二十五六日程而昆侖轉出其下其說不可通矣又自昆侖至河州不過四十餘日合計不過兩月何往道之紆而來道之徑乎且吐蕃僻處一隅其西南則天竺諸國其西北則西域諸國今以吐蕃之星宿川爲河源以雪山爲昆侖則漢書之所稱源於葱嶺及于闐之南山者其水究何歸乎故知都實之所

得原不足憑也昔康熙中曾遣使至西蕃求河源
並中國之源於西蕃者諸大水源載入輿圖者黃
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流出沮洳
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
西蕃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是為河源匯為查
靈鄂靈二湖一作查靈海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
得堡積石關入蘭州岷江之源出於黃河之西巴
顏哈拉嶺在多花嶺之東北七七勒哈納番名岷捏撮漢
書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是也而禹貢導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江之處在今四川黃勝關外乃褚山古人謂江源
與河源相近禹貢岷山導江乃其流非源也斯言
實有可據其水自黃勝關流入至灌縣分數十岐
至新津縣復合為一東南流至敘州府會金沙江
今之金沙江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捏烏蘇流出
烏捏烏蘇譯言乳牛山也其水名毋魯烏蘇東南
流入喀木地又東南流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
金沙江至麗江府亦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河
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交界至敘州府合岷江流

經夔州府入湖廣境由荊州府至武昌府與漢江
合漢江源出陝西寧羌州北蟠冢山名漾水東流
至南鄭縣為漢水入湖廣界東南流至漢陽縣漢
口合岷江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內故源發於西
番委入於中國也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
格爾玃樂噶兒山名樂褚河一源於喀木之齊魯
肯他拉名敖母褚河二水會於義木多廟之南名
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宜
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哈拉烏蘇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一作哈喇無素河 卽禹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其水
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一作哈喇流出東南入
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
隘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
潞江之西為隴川江隴川江之源從喀木所屬春
多嶺南流入雲南大塘隘西流為隴川江至漢龍
關入緬國此諸水在東南大幹之外故皆流入南
海也又雲南邊境有檳榔江者其源發自阿里之
岡底斯東打母朱喀巴珀山譯言馬口也有泉流

出為牙母藏布江一作打木藏布河從南折東流經藏危

地過口噶公一作日噶兒工噶兒于巴嶺噶兒城傍合噶兒詔

母倫江之南流經公布部落地入雲南古勇州為

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而岡底斯之南有山名

郎干喀巴珀譯言象口也有泉流出入馬品母達

賴腦兒一作馬鵬海又流入郎噶腦兒兩湖之水西流

至桑納地岡底斯之北有山名僧格喀巴珀一作僧格

山噶不譯言師子口也有泉流出西行亦至桑納地

二水合而南行又折東行至那克拉蘇母多地與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五

岡底斯西馬珀家喀巴珀山所出之水會馬珀家

喀巴珀者譯言孔雀口也其水南行至那克拉蘇

母多地會東行之水東南流至厄納忒克國為岡

噶母倫江即佛家所謂恆河也佛國紀載魏法顯

順恆河入南海至山東之渤海入口應即此水矣

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山下有阿耨達池以

今考之意即岡底斯是唐古忒稱岡底斯者猶言

眾山水之根與釋典之言相合岡底斯之前有二

湖連接岡前山有過湧河龍列河即二池也土人相傳為西王母瑤

從來尋世之通病以指於復命見功

一結實然蓋

池意即阿耨達池也輿圖所載詳且核矣其時已

知都實之所得火敦腦兒者未足以盡故從而益

進又得敖敦他拉馬迨乾隆四十八年進而求之

又得一源又遠出敖敦他拉之外是知河本潛行

或數百里數千里一溢出求者但指其溢處以為

源並髣髴其旁繞之山以為昆侖所以議論不能

定也然則自是進而求之以至於闐以至於天

竺凡葱嶺南山之源又有不可見者乎然二源猶

近見者耳其遠源必自於昆侖漢人不知昆侖之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五

所在而據葱嶺于闐之源以紀之元人不及尋於

闐葱嶺之遠源遂指吐蕃之星宿川以實之然則

欲求河源者必尋昆侖也吁山經學絕穆馭無聞

何處問昆侖哉

河源考二

白石先生考河源正元人指星宿川為河源指大

雪山為昆侖之誤然不獨先生言之也其同年天

台齊君伯兄息園宗伯早同此言今附於後而考

之息園稱黃河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之東麓

提起阿爾坦河
為網

齊息園欲以阿
爾坦河為黃河
之源與李穆堂
欲以金沙江為
長江之源皆反
成案而無理取
鬧耳

以巴顏喀喇為
真河源見星宿
海乃假河源也

二泉流數里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而東
有小水自西南來會當河源南岸有古爾板蒙衮
拖羅海山三峯相並又有拉母拖羅海山稍崇峻
北岸有噶達蘇七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石紫赤
色俗傳為落星石西南有阿拉爾巴顏喀喇嶺阿
爾坦河又東折而北而東而東南流有烏哈峯泉
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海山水自南有
西拉薩山水自北俱來會又東有七根池水自北
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自河源至此
已三百餘里巴顏喀喇山即古崑崙山其脉西自
金沙江源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為此山以地勢極
高為南北諸山之祖源處西二十度極三十五度
也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為巴顏黑為喀喇即唐
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即崑崙轉音也
阿爾坦河雖元人尋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
尚有本源蒙古謂金為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
甚急真河源也自此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

八山周環星宿
海而河過之

河過查靈海

千七百餘里直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星宿
海於羣山圍繞中平地有泉二百泓並湧望若列
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匯自巴顏喀喇山東北
連互為布呼吉魯肯山阿客塔齊欽山烏藍得齊
山馬尼圖山巴爾布哈山東南盤折為都爾伯津
山哈喇阿答爾罕山巴彥和碩山眾山環繞中間
地可三百餘里泉源大小無數蒙古謂星為鄂敦
水灘為他拉也阿克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
大異常一則兩峯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岸壁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為枯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
喇同名以三山皆崑崙也海在西靈邊外西南一
千一百十四里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
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
北流出之水來會為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
板索爾馬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二三百餘里東
西長南北狄河互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為查形長
為靈以其水色白也阿爾坦河自海東南流出五
十里有一水合二河自南來會一曰色納楚河一

曰多河源俱出查克拉峨山北俱東北流合為一水又東流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其東南有苦克查池所出之水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來會又東北流入於河查克喇峨山勢甚高大其東南為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即齊齊哈納河所出阿爾坦河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南為鄂靈海喀拉河出東南大山北流折而西北又北流折而西北而北合入鄂靈海行二百餘里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里周三百餘里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五

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為鄂言水色青也即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者阿爾坦河出鄂靈海東北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方流出海時有一水南自一巨池中北流來會又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諸泉小水南有三池曰敖博圖噶順曰多毋達噶順曰查哈噶順俱東北流入河東北一小水自東來南入河東有敖羅海池水西流入河至巴顏圖渾嶺下東西有水來會復正南流百五十里水色始變綠而黃西來水曰呼藍

河源出盛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博尺圖河出阿拉克薩拉山三源南流而合西南流入河東北又一水曰哈麻古兒太河合數小水西南流入河西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泓曰厄得靈忒得靈鄂模俱向日土河東匯入河又西一小水曰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又東北一水曰哈爾濟河合一小水西南流入河又西一小水曰薩克河東流折而東南入河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自厄得靈及薩克河以西至敖敦他以東四五百里中地皆灘積藪澤水泉分合鉅細不常黃河猶綠色即以眾流奔湊漸變而黃亦未全濁也厄得靈諸泉眼並湧亦若星宿海然但小耳阿爾坦河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遠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北來一水曰多爾吞河西南來一水曰呼呼烏蘇河北來一水曰燈河西南一水曰巴爾火河北來一水曰巴罕薩拉河南來三水曰哈拉河曰拜多河曰巴里馬河西南來

一水曰衣克薩勒河西南三水曰他哈拉馬克河
曰烏捏河曰布喀河西北來二水無名西南來三
水曰西拉河曰衣克巴爾和河曰巴哈巴爾和河
阿爾坦河至此東北流繞大雪山支阜曰噶海山
曰噶拉吉山之麓受北來二小水大雪山即古積
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而
誤指爲崑崙者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有三
崑都崙河前後自東南來注之水勢益盛至烏藍
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遶昆侖之三面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如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昆侖也積石今
大雪山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綿亙三
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
外即望見之爲西海以南諸山之冠番語以祖爲
阿木你以險惡爲麻禪以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
也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在甘州之南
二千里星宿海之東千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
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大河一折千里至此
始著三崑都崙河一曰德忒崑多崙出賴杵山西

北流三百餘里入河即元史納鄰哈喇河自白狗
嶺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士崑多崙源出納克多母
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河當河流自南
轉東北處即元史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
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洛崑都崙源出岡出山西
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
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河正當大河於烏藍
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即元史鵬撈河自鵬
撈山西北流七百里過札塞塔失地與河合者右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
崑都崙河多母達士及多洛二源所出之納克多
母精山岡出山東南百餘里即四川松潘衛界其
山東南麓水二道俱入岷江阿爾坦河自烏藍莽
乃山之北西流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數經納林
通布諸山四百餘里稍西北流遶大雪山之東北
又百餘里有齊普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自多
洛河會而大河折向西流又西北流北岸所受小
水有十其大者曰巴罕哈留圖河二源西南流百

里合又八十里西入河曰衣克哈留圖河出巴罕
土魯根山東流百餘里折而南又折而西百餘里
合二小水西南屈曲流百數十里西入河形如篆
文月字南岸所受小水有十八皆大雪山支阜澗
壑長者百餘里短者數十里惟古爾板烏藍溫多
羅山之東北噶海山之西北一河會三水東北流
又會南來三水而北入河爲最大齊普河源出滂
馬山諸山四水合西北流六十餘里名圖聲圖河
其西南有哈爾濟嶺水東流合南北七小水而東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北行曰得爾多河又東北百餘里會圖聲圖河北
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東又合四小水始名齊
普河東北流七十餘里入大河此水受十餘水最
爲深闊阿爾坦河又北有呼呼烏蘇河自西南合
諸水來注之呼呼烏蘇河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
流繞阿木你麻禪母孫山之西麓折而東北又凡
一百五十里有密喇河自西南來會繞雪山北又
東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自西北來合阿爾昂水南
流而會東八大河亦名察普楚河也阿爾坦河又

折而東北流百三十里有哈克圖河自東南來注
之哈克圖河源出衣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
會巴漢圖爾根山之水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伊西
克山之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入河阿爾坦河又
正北流百餘里有滾俄羅濟河會魁屯西里克諸
泉水自西北來會滾俄羅濟河源山青海西南百
餘里之卽里山東南流七十里有魁屯西里克地
所出諸泉匯成一河自西北東流來會又東南流
百餘里入大河魁屯西里克諸泉十數泓地數十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里亦若星宿阿爾坦河又東北流有碩爾渾河自
東南來注之亦曰蘇勒古兒河源出古爾板土爾
哈山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
一小水又西北流入河阿爾坦河又東北六十里
東流有小水合二澗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烏藍河
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烏藍河源出他蘇拉海山
西流百里其南有大成嶺兩旁二水西北流而合
又西北八十餘里來會又西流經敖隆臥拖羅海
山北又西北流共二百餘里入河阿爾坦河又東

北經古城址北在南岸南長五十里自此爲河州
西境保安堡邊內地河北岸卽青海地也阿爾坦
河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四十里有枯枯塞河自南
來注之又東五十里有火涿藍河自南來注之又
東北有烏藍布拉克河西北自青海南境來注之
烏藍布拉克河源在青海東南百里有泉百餘泓
遠望亦如星宿海會爲一河東南流三十餘里有
二小水自北合而來會又東南七十里入河阿爾
坦河又東北有也巧雀匯河自南來注之水出保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安堡東南境西北流百五十里入河阿爾坦河又
東北百里至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八十里有
姑楚河自南來注之姑楚河出古爾板拖羅海山
南麓東南流折而北又折西北而東北流入河阿
爾坦河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折東北流百餘里又
東南流有小水西南來注之又折而東北經積石
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
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
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

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自入歸德堡邊始
名黃河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小
積石山卽古唐述山自巴顏喀喇山發源至歸德
堡邊凡三大折流二千三百餘里自歸德堡東流
又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按宗伯所考已
與元史同異各出矣又謂河源以北重山回互皆
青海地周迴七百五十餘里有魁孫拖羅海及
察漢二山東西對峙水色青綠中流高起冬夏不
枯不滅爲諸水匯最大者布哈受六大水注青海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有十池小者周二三十里四十五里大周百里且
百數十里而鹽池爲最利青海東湟水北浩疊水
浩疊以北古海西四郡地其水四流至沙漠匯池
而止安遠堡北流之水鎮番永昌兩衛之水俱北
於匯池山丹水爲古弱水合肅州二水匯爲一池
卽古居延海嘉峪關外赤金衛水匯阿拉克池布
隆勒几河疑古黑水緒爲哈勒池哈勒之西有色
爾勝海又西有蒲昌海其意謂青海以西諸水除
東湟北浩入河外其餘皆自涸於沙漠矣又謂蒲

昌海卽古葱嶺于闐二河所匯水經注誤依舊聞
謂至此潛流下伏發於積石爲河源者爲非因序
于闐河今名塔里母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卽葱
嶺也葉爾欽卽于闐也葱嶺自西南來折而東北
又東長數千里與天山相接塔里河自嶺之東北
流二千餘里經郭必伏行鹽磧中又八百里海多
河自北來會之卽古葱嶺河也海多河亦出葱嶺
有南北二源南源從嶺東南流行千餘里而北源
自南北來會北源又分東派西派西派單行而東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派合三大水發源於天山同流又會諸水以合西
派兩派旣合總爲海多河之北源又挾楚庫河以
會南源曰海多必拉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
旬海多地北而塔里母河自鹽磧中來會是于闐
葱嶺兩河源旣合於此又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母
村北匯爲洛普鄂模土語池爲鄂模卽蒲昌海古
鹽澤也夫曰于闐河行鹽磧中八百里則是伏流
也葱嶺河行沙漠中七百里亦是伏流也伏流者
水行於鹽磧沙漠之下而行行李車馬仍行其上求

水者以駱駝知之非沙磧間有河形易於得水難
於問渡者比二水合流仍伏行入蒲昌海深廣
周四百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盡歸之以于闐河
行鹽磧中鹹汁胥凝故曰鹽澤以其廣深故以海
目曰蒲昌曰蒲類曰婆悉名雖異總一鹽澤耳鹽
澤所受之鉅至於如此若果涇而不流則涇警先
自於西域豈待至於中國而後懷山襄陵乎蓋仍
潛行地中至積石乃溢出爲河禹因自此導之耳
蒲昌海在今火州卽唐交河郡交河縣故車師前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三

王地東接哈密天山互於火州哈密哈密城在天
山之麓天山一名白山雪山折羅漫山爲西域諸
國之脊東西懸互三千餘里西南與葱嶺接天山
自東而西而西北入準噶爾界其水東北流爲巨
澤者曰波羅塔拉河有南北二源北源出天山西
北麓南源出天山南麓合而爲池名波羅塔拉鄂
模周二百里葱嶺之北會數川西北流爲巨澤者
曰伊里河又南其水西流大者曰曲河又南爲澤
曰塔拉河又南有衣梵他什河有西拉河伊里卽

伊犁河有三大源東南大源出阿敦枯勒達巴罕
即葱嶺之脊也西麓泉發曰空濟敦色禽西北流
西南大源曰特克思河出大山東麓東北流分二
派俱入烏藍河東北大源出天山南麓俱流數百
里合爲伊里河西北流經沙漠中五百里匯爲池
曰吞思鄂模周三百數十里曲河塔拉河皆出葱
嶺西麓西北流十里或自涸或匯爲池止自塔拉
河而南有三水曰特因多博河曰衣楚他什河曰
西勒必拉皆自葱嶺西麓西流皆自涸不能匯接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五

息園所序專以阿爾坦河爲河源之經流而外河
源以北切近如青海所統諸大水行數百里且干
餘里者皆止於匯也瀦澤幾成斷港絕潢且外西
域諸水歸於蒲昌海者亦以自海而止力闢舊聞
溢爲積石之非若嚴涇渭淄澠以力完元人獨得
河源之說是其所爲小異者究歸於大同幾不思
夫五材並用水德之靈長矣夫沈濟細流且入河
溢榮以入海古人且祀之爲瀆况于闐葱嶺二源
行數十里以匯於蒲昌海而絕之不使得與於黃

委論明使

令人失笑

非通人無此論

河之上流河伯有神其肯伏哉且其與元人小異
者謂大雪山爲古積石以元人誤指爲崑崙是則
然矣乃指雪山之西三百里巴顏喀喇嶺爲崑崙
禹之導河既至積石矣反憚此三百里之行不至
崑崙乎且岷江之源亦出於巴顏哈拉嶺哈拉嶺
若此嶺果爲崑崙河出崑崙經言之矣江出崑崙
本之何經乎且以星宿海爲河源者以諸泉漢出
望如眾星熒熒耳然厄得靈池諸泉並湧大小五
十餘泓望之亦如星宿魁曉西里諸泉數十泓匯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四

成一河一如星宿烏藍布拉克河有泉百餘泓遠
望如星宿俱可謂之河源乎蓋登高望遠如此景
者甚多浮光耀金炫人眼目就視之誠不然耳阿
爾坦河自巴顏喀喇嶺行三百餘里絕星宿海而
過之則斯海已不得爲河源試由巴顏喀喇拉嶺
益進之以至於闐葱嶺之源且尋源而益上以
至於不可紀極則其溢出如星宿者尤算數譬喻
之所不能盡黃河之水天上來崑崙之高接天矣
都實乃據數泓泉眼以測之息園又進三百里始

爭之不俱爲河伯所笑哉竊以學者考辨今古宜平情細較無執一見務求勝於古人後人卽翻駁多端究不能出古人範圍之外是知河源終以漢唐諸書所傳爲當李靖征吐谷渾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河源是積石當在星宿海之上未可以大雪山當之夫大雪山且不可以爲積石何況崑崙卽以巴顏喀喇嶺當積石恐益西上又有如此嶺如此河者不得不毀其前說矣昌若依舊聞而傳之

穆傳注疏卷一 河源考

四三

白石先生曰太史公言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源惡睹所謂崑崙夫大夏在身毒天竺之西尙不能睹崑崙而謂今西寧邊外不過千餘里卽得崑崙豈古難而今易也歎

穆傳注疏卷一終

穆天子傳卷之二

河東郭璞
江南檀萃疏

古文 疏義見前○此
篇凡十二章

膜書居慮章第六

成王封微子於
睢水之陽穆王
封膜書於河水
之陽皆存殷後

詔柏天曰其封膜書于河水之陽注疑音莫以為殷
人主注王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注書之所
主居注以說古之賢聖以居爰有大木碩草注碩大也爰
有野獸可以畋獵注疏言膜書所主之地肥沃也戊午鬻金之人居

穆傳注疏卷二

慮注古疇字居慮疏言疇獻酒百斛于天子注百下

夷書人之例不以君道予之後稱人倣此

昆侖之丘章第七

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注昆侖
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注疏山海
經云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汜天之水又云赤水
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于汜天注疏火東郭注
經云汜水亦山名赤水之所窮竊以汜天之水即汜
林也赤水既注南海于厭注疏爰有鸚鳥之山注鸚鳥
水東豈至汜天而遂窮哉注疏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
甄同鸚鳥之山蓋鸚鳥注疏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
之所集也故以名鸚鳥注疏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
疏節請賦之山也在槐江之北槐鬼離命居注疏吉曰
之應鸚鳥之所居也槐鬼者槐江之鬼名離命

鸚鳥之山

禮祀昆侖

珠澤

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注黃帝巡

於鍾山之陽娶西陵於軒轅之上皆西極也注疏而封

豐隆之葬注疏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

其土也標顯之耳疏王逸注楚詞以詔後世注疏

謂語癸亥天子且蠲齊牲全以禋于昆侖之丘注疏

也齊祭神曰禋書天子禋于六宗蠲音圭疏齊當讀

案自崇吾之山至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其神狀皆

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精

用稷米稷曰明粢即蠲齊之義也

命吾王守章第八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注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

越嵩平澤出青珠是疏郭

引類以譬非珠以鈞于流水曰珠澤之數方三十里

澤在越嶠也注疏爰有萑葦莞注莞菴蒲或曰莞蒲齊

草者為菴注疏兼注兼荷也似萑而細藟注藟音九茅菴

字音倍注疏兼注兼荷也似萑而細藟注藟音九茅菴

獻白玉注疏隻注疏角之一注疏三可以注疏沐乃進食注疏酒

十注疏姑劓九注疏元味中麋胃而滑注中猶合也疏乃

即下文口吾也其國名缺元乃刀字之注疏因獻食馬三

誤可古其字言其味如麋胃而滑也注疏因獻食馬三

百注疏鹿膳者牛羊三千天子注疏昆侖注此以上似說封

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注疏崇表聖

五注吾其國人名也三五十五環也

朱帶只飾三十

口吾乃

膜拜而受注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額非者

天子與之黃牛二六注以爲牛也

春山銘迹章第九疏春山海經作鐘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

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孽木華不畏雪天子於是取孽

木華之實注持歸種之孽音茲疏曰春山之澤清水

穆傳注疏卷二

三

出泉溫和无風注係條

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

謂懸圃城注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會

元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明明昆侖玄圃各一山但

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疏自崇吾至翼望二

十二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皆爲昆侖不專主於昆

倫之丘爲帝之下凡積石三危陰山天山皆昆侖

也故傳總而言之其清水平圃亦在槐江之山爰有

瑤水其清洛也帝之平圃亦在槐江而傳悉歸之

於鐘山不復分別以皆昆侖耳其去地不過萬餘里

其四至不及萬里諸家之說闕誕各出總因穆滿而

後無問蹟於茲山所以各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

英注黃帝乃取密之玉策而投之鐘山之陽是也

爰有口獸食虎豹如麋而戴骨疏此獸能食虎豹

立然獸之食虎豹者義渠之茲白史盤口始如麋小

頭大鼻注麋是也疏盤盤獸名其始生

白虎注詩云赤豹黃龍能罷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

豕注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

鵬執犬羊食豕鹿注今之鵬赤鹿能食獐鹿

鳥飛生鼠獸之似禽者鷹背大壘鵬獸皆物類絕異

也白鳥無聞蓋曰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疏前河

命至於昆侖之丘以觀春山之瑤故以辛酉升昆侖

穆傳注疏卷二

四

日以觀於其上者所謂以觀春山之瑤夫鍾山之玉

君於昆侖之隅以乃爲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疏始皇漢武帝巡狩登名山所

武巡狩所爲詩歌並無張大之詞而况周穆其肯自

移功德乎不過但銘車轍馬跡之所至如眉王母之

槐耳每怪太史於始皇本紀全載其文文大槪出於

斯高何足採錄以穆王遠迹軒皇至於西極徐公謀

父輩又係能文即天子與王母答歌音聲雅誦細想

所銘必與周書諸命相同而以秦政儼之不然矣

赤鳥之人章第十

王申注後開春山天子西征甲戌至於赤鳥之人其

鳥其旁國其者赤鳥之人獻酒于斛於天子食馬九

名也其下文作其古其字

辨證明碎是從何處想來令人噴噴怪事王

心處不在學問之博核也

百羊牛三千穠麥百載注似黍而不黏天子使祭

父受之注前受河宗之勞亦使祭父曰赤烏氏先出自

宗周注與周同祖疏謂與周同出自帝嚳也嚳之第

代其父及稷降以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

山蓋國於海外赤水故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

日有赤國傳以為赤鳥之人經曰妻氏傳以爲美人

之地經傳互參而其源流蓋自稷之子不而失

官竄於戎狄之間大抵從叔均之所處故葬后稷於

黑水之間都廣之野耳至公劉內徙於邠古公又內

徙於岐文王又內徙於豐自是而有天下叔均始佐

稷播穀且言於帝徙女魁於赤水於是爲田祖以配

遷蓋扭於寶玉之多嘉穀之好美人之樂是以日處

大荒之外不返顧耳蓋中土偏側人烟簇聚禮讓易

與戰爭亦易起曷若八荒四遠地廣人稀易爲雄長

故叔均居於赤水太伯逃於荆蠻因俗爲化源遠流

長卽吐谷渾去慕容廆遠逝西荒開國傳祚十有餘

世此類固太王直父之始作西土注卽古公直父字

甚多矣注扶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注太伯讓國

下今邑在扶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注太伯讓國

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於東吳注太伯讓國

之於吳疏言吳者詔以金刃之刑注商金刑利故

對西虞而言虞詞吳也賄用周室之璧注賄以刑法疏

如賦鼓鐃鐃則書也賄用周室之璧注賄以刑法疏

穆傳注疏卷二 五

若止天下之良

赤烏美人

謂大綽人之國小綽人之國也注綽人人名當是

夏之臣修幹特宗室之強而殺之帝憐其無罪使得

潛化而出化爲毛民猶有易之化播民也其國在大

荒之北解羽之澤原之野中則在崑崙之北所以

得臣妻以元女注結好而亦獻女於天子之國也詔

以玉石之刑注昆侖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也

周室王注疏以爲西巡天子乃賜赤烏之人注其

也注墨乘四注此爵於畿內之大夫黃金四十鎰注二

爲貝帶五十朱三百裏刀乃膜拜而受注在襄晉罪過

人名也疏晉乃音字之誤音裏爲過郭意以爲个

个一束蓋五十束也朱者纁帛布乘黃朱皆貴赤

春山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

碩美注口者屢歎之也注海內西經云昆侖之墟上

玉樹珎琪樹離朱木杳樹注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

甘水聖木曼兌挺木牙交注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

樹于中國注引重漢事以例之也今中國高粱高丈餘

卽木禾注疏于天子五日休于春山之下乃奏廣樂

之遺注疏于天子五日休于春山之下乃奏廣樂

春山下赤烏地所謂五日觀于其上五日休于其下

也奏廣樂者赤烏之人刀好獻女于天子注思好也疏

刀因結好女聽女列爲嬖人注下文疏二女一名聽一

穆傳注疏卷二 六

六

曹奴之人章第十一

已卯天子北征趙行

注趙猶超騰也舍三十里

今不舍者不

注言天子吉行甫三十里

後遠崑崙之下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於醜塗之水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東北南入海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漢即漢水之源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辛巳入於曹奴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其君也而總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者狄之也餘倣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百車天子使逢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則爵公而天子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非大夫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天子乃賜曹奴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之人獻口黃金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之鹿銀口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百裏戲乃膜拜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而受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留骨之邦章第十二

壬午北征東還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洋水同出一隅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羽民之南時循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流亦自洋水至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膜沙膜之鄉以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弓敗莒師于濟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以中國名從主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涉萬里兮度沙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漠為君將兮奮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何奴與奴相叶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則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呼黑水為鴻鷺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穆傳注疏卷三

七

音也號以之以當是

謂黑水而彼方人則謂之鴻鷺也

於是降雨七日天

子留骨六師之屬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蓋胥母之場也胥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七日六師在後故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天子乃封長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在赤河中得此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海經疏海外南經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捕魚水中兩手各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其東界大海近日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身如中人袖長三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負長臂人下海以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從西南大海而漂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之東非長肱在海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穆傳注疏卷三

八

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

羣玉之山章第十三

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注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

羣玉之山

池乃植之竹是此故史記云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而
謂川千畝竹漢謂鄂杜竹林○山海經中山經有
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山海經中山經有
相傳言此書謂周穆王游行四天子於是休獵於是
食苦可食苦以名丁巳天子西征已未宿于黃鼠之山西
曰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原書闕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

十一

乎心靜氣之言

先引山海經

崑崙山

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鵞
一名少鵞一名青鳥此皆西王母之邦之所有也又
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
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
王母郭注則以為西王母雖處于崑崙之宮亦自有
離宮別窟以為游息之處不專任一山然隨所紀載
則皆是其邦也

附崑崙考

白石先生曰崑崙說各異矣禹貢以崑崙與析支
渠搜並稱蓋西戎之國名爾雅曰崑崙丘曰崑崙
墟丘者以頂平而名墟者言其廣莫虛曠義如是
而已耳自是而後道家張大之以為仙聖所聚佛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

十一

家竊之稱須彌山王為世界主山其闊大不經尤
倍於道家今聚眾說而比較之竊以吾儒之學自
經籍外古書莫如山海經其道崑崙最詳或在中國
或在海內或在海外或在大荒之西不一處大
抵皆在中國之西北耳按西山經云西次三經之
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南望冢遂音遙
之澤西望帝之搏搏音步獸之山東望螭淵有木焉
貝葉而白楸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

長沙山

不周山

河之重源甚多
但見一源即以
為昆侖後人之
妄

崑崙山

玉膏

古經往往以韻
行之

鍾山

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日相得乃飛名曰鸞
 鸞見則天下大水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音紫
 水出焉北流注於泐水無草木多青雄黃又西北
 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
 崇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河南
 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出于闕國復分流岐出
 合而東流注泐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精石山而為
 中國河地名泐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
 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
 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音爰有嘉果其實如桃
 泡水噴涌之聲也袞咆二音音其葉如棗黃華而赤柑食之不勞又西北四百二
 十里曰崑崙山音密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
 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穆
 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湯湯黃帝是
 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
 五色乃清言光鮮也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崑崙之玉榮
 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玉種瑾瑜之玉為良堅栗精密
 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
 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崑崙山至于鍾山四百
 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十三

秦器之山

平圃

也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
 人面而龍身是與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
 戮之鍾山之東曰嶠崖欽鴉化為大鸚其狀如鵬
 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
 兵鼓亦化為鵠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
 白首其音如鵠見即其邑大旱穆天子傳云鍾山
 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之高耳穆
 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所栖也爰有赤豹白虎白
 鳥青鸞執犬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於又西北八
 十里曰秦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是多
 文鱗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
 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
 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又西北二百里曰槐
 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其中多
 羸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
 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寶惟帝之平圃即元圃也穆
 為銘迹於元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神英
 與漢武之為者也琅玕石似珠者藏隱也神英
 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狗於四海
 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十四

崑崙山為天帝之下都

帝之下都偏有此惡物毒物

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樵木之有若北

望諸毗槐鬼離命居之鷹鷲之所居也穆天子傳云鍾山上

有白鳥青鸞皆此類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

之名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

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

兵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天

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曰吉日辛酉天子升

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

後世言增封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

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

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

狀如蠶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蠶鳥獸則死蠶木則

枯有鳥焉其名曰鷦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

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

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藿草其狀如

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

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記天亦

水所窮也穆天子傳曰遂宿於崑崙洋水出焉而

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記淨剏反洋水出焉而

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

樂游山

羸母山

玉山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十五

又曰勝天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杆山名也穆天

子洋水也長肱於黑水之西河是惟崑崙

鴻鸞之上以為周室王村音于是多怪鳥獸謂有

九尾有一鳥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

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鱗魚其狀

如蛇而四足是食魚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

里至於羸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

狀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又

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

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

四微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算草木無鳥獸穆王

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西王母其

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為鼓半鼓為隻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

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

以見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

之乙丑天子觴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

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將

子無死向復能來天子畚之曰子還東土和理諸

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

母又為天子歌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

鳥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

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

遂驅升於奄山乃紀述於奄山之石而樹之槐眉

曰西王母之山奄山即崑崙山也按竹書穆王五

十七年西王母來見於昭宮舜有獸焉其狀如

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十六

軒轅之邱

積石山

長留山

章莪山

陰山

符陽山

三危山

大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勝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音錄義未詳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無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寶惟員神魄氏之宮是神也王司反景又西二百八十里曰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十七

驪山

勃山

翼望山

此處小東

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是山也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微徊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鷄其名曰鴟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驪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虵又西一百九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又西二百九十里曰勃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西水行百里至於翼望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謹其音如隼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瘳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鵠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精用稷米故分而著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十八

之則有二十三山總而言之皆為崑崙其正則為神陸吾之所司者不可以其正槩崑崙而謂此外二十二山不列乎崑崙之數者也又北山敦薨水流泐澤即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蓋其近者云至於海外南經有崑崙墟墟四方其東則壽華之野即羿射擊齒處海外北經有鍾山之燭陰是鍾山又跨於海外矣又大荒北經相繇之誅在崑崙北又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又西有王母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流水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十九

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上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人之火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以為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一山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此特言其海外者耳若夫海內西經與西次三經相接連故為一處而分記之蓋海內西南陬以北為貳負之尸與雁門高柳聯互其峙於東胡夷貊之西北者則為海內

疏明

崑崙之墟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也此墟實為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其長五尋其大五圍蓋穀類生黑水之阿者也面有九井以玉為欄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岡嶺巖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於南海厭火之東也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二十

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之山也洋音翔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於羽民之南也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之東也漢西域傳言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其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也此即大荒西經所謂崑崙之上有弱水環之者也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靈淵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尾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蓋天獸也開明之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鷹有赤

蛇也開明之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文玉樹者五
彩玉樹也有玕琪樹不死樹玕琪樹者赤玉樹也
不死樹者言其長生不死也又有鳳凰鸞鳥皆戴
啟戴啟猶戴勝也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
甘水者卽醴泉也聖木者食之令人智聖也又有
曼兌一曰挺木牙交卽璇樹之類也開明之東有
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是六巫
者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蓋爲窳窳
距却死氣求更生也窳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

殺也又有常服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蓋遞
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琅玕之子纍纍似珠
也開明之南有樹六首謂樹上之鳥六首也有蛟
蝮蛇蛟似蛇四足蓋龍類也腹蛇大毒欽原之類
也雌也豹鳥也秩樹之木也於表池樹木池卽華
池言列樹以表池也誦鳥也鷓也視肉也至海內
西北陬以東者則有龜山卽蛇巫之山也有人操
杯東向立西王母處於此山梯几戴勝而憑杖其
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有三足鳥王西王母

鎖上開下

此引淮南

給使是皆在崑崙墟北有人曰大行伯爲西王母
把戈几帝堯帝嚳帝丹朱帝舜之臺在墟東北大
蜂朱蛾蟠人在墟北也其墟之南則有汜林方三
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人面乘
兩龍一曰忠極之淵也陽汗之山河出其中凌門
之山河出其中則河之枝源者也其墟之東南流
沙所經在流沙中者有埤端璽喚之國焉在流沙
外者有大夏豎沙居絲月支之國焉在流沙西者
有西胡白玉蒼梧之山焉而崑崙山則在西胡之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

西北者也此皆附於海內者也故紀崑崙者分見
雜出惟山海經爲詳焉其次則劉安之淮南子王
嘉之拾遺記第舉其略耳按淮南子云崑崙墟以
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
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璇樹不
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
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
純純丈五尺傍育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
或作彭彭受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
不死藥器也

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翊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自西北陬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巨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三

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據此則亦釋氏須彌山王之說其上欲界色界諸天皆在此山矣拾遺記云崑崙山在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西南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衣則如洗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珠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崑崙山者西

此引道經

方曰須彌之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陰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稔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千丈東有風雲雨師閭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三

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為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其記如此夫淮南與子年皆宗道書謂中國四周百二十億萬里下極大風澤五百二十億萬里崑崙處其中央翊水周而繞山山高於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面方長萬里形似偃盆中央小狹上廣其一角正北干辰星

之精名曰閻風臺一角正面名曰予圃臺一角正
東名曰崑崙宮一處有金精爲天墉城面方千里
城上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並其
支輔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流精之闕光
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
西王母之所治璇璣九氣流布五常玉衡普引九
天之澳匯萬仙之宗根天地之紐萬度之柄矣上
生金銀之樹瓊柯丹寶之林垂蘇瑚以爲枝結玉
精以爲實其樹悉刻題二十六國音諸天王文上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三五

棲紫鸞鳳鸞白雀朱鸚鵡雞靈鷲赤烏青鵲下則
飛禽遊獸與崑崙同生但予文寶經隱書古字有
千二百億萬言在予圃之上積石之陰仙人有九
萬人皆停散靈山學者恆誦諸天內音外國三十
六音地下九壘之音九年仙人當自降送靈山之
神奇三十六年得乘五色雲輿登崑崙也其言蓋
襲方朔十洲記而雜以道士說也至佛氏之言須
彌也楞嚴之說諸天皆繞須彌以爲天其大槩然
矣惟起世經其造之尤備每一重天卽有山水城

引水經注

池草木皆以七寶合成合諸天而計之至不可勝
數視禹貢所記崑崙物產曾不及千百之一是則
崑崙竟在天上與世界邈不相及矣而禹貢之經
穆天子之傳又何以稱焉酈道元之水經注匯于
眾說而羅列之亦差具矣其注云佛氏論佛圖調
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
山所出五水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
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

穆傳注疏卷三 崑崙考

三五

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
豁然爲解乃宜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
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疑作向在敦煌南數千里
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一云下復書曰當作按
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
宗周瀝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
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
爲無熱巨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
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蘊藏歲久編章稀

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達意至若

古本訪地脈川不與經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

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其非非

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面有九井

以玉為檻面有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

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

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

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七

十門間四里里間九繩繩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

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舊本

室縣圃涼古本風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

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

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

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

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登之是謂涼風之山登

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靈風之山登之乃靈能

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

鄭注於此下即引東方朔十洲記故考內不更引之所以省複

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墟以

為丁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

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鬚鬚近浮圖調之

說阿耨達六水蔥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

全相乖異又按十三洲說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戌

地東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而

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

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

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宮也昔西王母告周穆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六

王云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十洲記作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

萬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

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

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難言

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為

巨小非為細存非為有隱非為無其所苞者廣矣

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為寡至如東海方

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

正等方丈面十洲記作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

聚有金玉瑠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

升天者皆往來也崑崙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下狹

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干星辰之輝

名曰闐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

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

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

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十洲記精之闕光

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舊本作景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

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虛十洲記之所

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

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

具記張華敘東方朔神異記曰崑崙有銅柱焉其

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二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

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

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

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

崑崙銅柱其高如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

天柱
希有鳥

此下以佐驗折衷之

曰有鳥希有緣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

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

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望在無外

柱洲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為行神

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

龍之迹行無為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洲崑崙山

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

皆出此中為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邱實

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圃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

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

象遐洲渾思絕根尋渾字宜贅根自不登兩龍於

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

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嗚呼道元此論可謂

遠矣至釋氏言須彌語過闕大然大抵本乎蓋天

之說其推言世界至於大千亦即鄒衍八十一州

而更廣大之至於不可紀極其言四天王天在須

彌山之半日月居其下人又居日月之下以日月

之出沒為晝夜今談麻法推步未嘗不用此說也

引證鴻大而爽

然則須彌卽崑崙吾人所處在崑崙之址日居崑崙而求崑崙何異於騎牛覓牛耶故淮南言崑崙之八門謂東北方方土之山是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晷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是則崑崙固苞大地而言之猶佛氏須彌之說而穆王西巡是由山之東南

穆傳注疏卷二崑崙考

三

而馳鶻於西北以上崑崙之頂且踰頂而西至於弇茲爲日之所入然後乃反也蓋山三成爲崑崙邱凡三成者皆可以崑崙名故西北之荒常有此稱而求真崑崙則以懸圃閻風及諸寶樹爲據今皆不可見而但以河之潛行溢出爲河源以其旁之大山指爲崑崙嗟乎此豈崑崙也哉古以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以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十三洲說以崑崙去海岸十三萬里或又以距咸陽三十六萬里或又以爲四十六萬里今唐

讓論皆發前人所未發

臣元使所往反推算會不到萬里而以爲得河源得崑崙此可信乎所謂佛氏須彌卽蓋天周髀之說何也周髀之學本自庖犧氏立周天庀度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者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如覆盤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

穆傳注疏卷二崑崙考

三

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惟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故曰周髀也然則所謂北極之下其地最高者道家指以爲崑崙佛氏指以爲須彌皆其頂耳至於滂沲四隤佛氏因有四天下之說謂山之南閻浮提道家以爲閻浮利也北則鬱多究留道家以爲鬱單也東則弗婆提道家以爲弗于岱也西則瞿陀尼道家以爲俱耶尼也崑崙之名以三成故分三級其

下級曰樊桐一名板松卽須彌之最下級縱廣六十由旬者也其中級曰元圃一名閭風卽須彌之中分級縱廣四十由旬者也其上級曰增城一名天庭卽須彌之上分級縱廣二十由旬者也其三光隱映以爲晝夜故閭浮提日中於弗婆提則日沒於瞿陀尼則日出於鬱多究留則夜半也日去地八萬里以吾今所謂地者言之耳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六萬里是謂崑崙距嵩高五萬里其說應不遠矣第其說也源本發於周公流又啟於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三

鄒衍儒者槩置而不道後世輿圖遜於皇古不聞路不周而左轉指西海以爲期遂使阻於見聞幾成虛誕異端得而竊之以恣其荒唐悠謬遂有不可致詰者矣然則推周髀中高之說與山經崑崙方八百里之言舉山之絕頂而言耳三代以前爲車轍馬迹之所必經而後世竟不能至事有昔通而今塞如此比者不可爲量數以近而明之川瀆之間有所謂涼山者東至永善西至寧遠長七八百里人迹所不通內地尙且如此何況久陷於荒

通達之論儒家
見之誰不首肯
耶

外非古皇神聖地過日月之表孰從而問之

穆傳注疏卷二 崑崙考

三西

穆傳注疏卷二終

士往也注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注於讀日烏
此西土駐蹕於曠野中但見虎豹鳥鵲久且厭之而
思中國之世民也蓋始者思慕至道欲肆其心觀河
宗之寶歷羣王之山對金母之怡妙顏舉微詞以相
酬答其樂慰良深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乃感慨係
之嘉命不遷注言守此一方注言我惟帝注帝天
矣注嘉命不遷注言守此一方注言我惟帝注帝天
子注我為天子以注大命而不可稱願世民之恩流涕崩
首注頌言我付我以世民之恩所以忽然墮涕而欲歸
也注吹笙鼓簧注笙簧在中心翺翔注世民之子唯
天之望注笙簧而心懸懸無終薄者以天帝之望我能
復來者原促其歸也王亦以歸自明者不改所志也

穆傳注疏卷三

二

然為來問道之故而
久留道得而翻然矣

附山海經注引此傳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予圭白璧以見西
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
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
日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
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畬之日子還東土和合諸夏
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
又為天子吟日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

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
吹笙鼓簧中心翺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
驅升于奄山乃紀迹于奄山之后而樹之槐眉曰
西王母之山注今案經傳皆景純所注而經注引
則二章原屬一時事傳文錯亂記西王母又吟於
眉槐之下不相連綴遂分二章今姑因而釋之以
又吟之詞屬之穆天子於義未嘗不達也于百世
之事神靈荒忽之跡安能執一而求之但得其大
意耳山海經注又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
見賓于昭宮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
郭注經詳而注傳略或流傳斷爛注與傳文同缺
誤俱非當時之舊文矣故為疏時仍依茲本原文
而附郭氏注經時所引之傳文低行而次其後庶
幾彼此參勘兩義可以兼融使各執所據以交觚

穆傳注疏卷三

四

不可與言
穆傳矣

曠原大獵章第二十

丁未注疏自甲子賓於王母到天子飲于溫山以考鳥
疑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日有鳥鵲人
溫山者王母儂天子之歸也考鳥者己酉天子飲于
者校也鳥猶禽禽猶獵留之校獵也
溲水之上注西王母飲之乃發憲命注發憲命政令疏此
詔六師之人收其羽爰有林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
高平曰陸願鳥物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注將獵
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
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

羽獵之盛千古未有後世揚馬請公贊許辭終不能比其甚也

前部伯祭遊天子於智氏此

積羽千里謂此耳疏言其地有願大之鳥毛色成物之羽也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海內西經大澤方千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注并言紀年云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於青鳥所解三危山西征還履天曰發語天下億有九萬里是三危山亦解羽之地矣曰聲天

穆傳注疏卷三

五

故收皮效物注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維物債車受載注債猶借也疏以車不足而借之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注十羽為箴百羽為縛十縛為一緡見周官疏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一緡與注小異爾雅亦然言天子載羽百車則師旅之私載者更多矣智氏章第二十一
己亥自己酉別西王母舍曠原之野三月至己亥殆百十日天子東歸疏先六師繼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十一日始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於之山智氏之所集疏智氏國名智氏往天子于之山也疏往王處於此山也

周穆巡之神靈猶遭此險宜所招之進形也

王之禮迎勞用白驂二疋注驂駢馬也疏循郊野馬勞之禮上下通用之野牛四十守犬七十注任守備者疏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疏此獻禮之物數曰智氏注言皆即天子北遊于之澤以名師子後智氏之夫疏智氏之夫猶言智氏也疏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瓏采注疑玉名疑而不然也西戎不貴玉而貴漢繒帛瓏古纒字同藻瓏采當是綵綬佩帶狗為就音之混也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匱乃膜拜而受疏以上待智氏之禮

穆傳注疏卷三

六

乙酉天子南征東還乙丑至于獻水注水乃遂東征飲而行疏飲軍馬於乃遂東南已亥至于瓜纒之山注山周而三閼氏胡氏之保閼氏胡氏二國名保此山以為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注沙險阻六師不能過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注沙中沙衍沙衍謂沙而平遠者耳如水中沙天子渴為沙衍注沙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人刺其左驂勞獻以是知其禦六師者也辛丑天子渴于沙衍無水泉注沙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人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注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羹亦以見天子美之疏謂飲乃賜奔戎佩玉一隻此馬之異

疏天子自佩之 奔戎再拜首古稽字疏記西巡極盛中有瓜繡沙衍之

命懷諸飭章第二十二

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古複字疏亦重山也爰有

尊相疏木名謂林茂曰噶古噶字余之人命懷注命懷人名

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帶疏不言數者皆一也朱

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疏此賜噶余之禮乙巳諸飭

獻酒于天子注諸飭亦人名音健牛之健天子賜之黃金之罍貝

帶朱丹七十裏諸飭乃膜拜而受疏賜之輕重視所獻二人皆小國僅

穆傳注疏卷三

七

能獻酒故所賜亦減於大國也

附西王母傳

白石先生曰愚嘗考爾雅釋地以西王母與觚竹

北戶日下次於四極謂之四荒史記趙世家謂造

父幸於周繆王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驪騮駮

駟獻之繆王使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此

皆經史之正文也至山海紀年其書尤古山海經

紀西王母凡四西山經云玉山是西王母所居其

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

四學見阿母之

及五殘海內北經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

梯几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大荒

西經云西有王母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曰崑崙之

邱其外有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

曰西王母紀年述西王母云舜九年西王母來朝

獻白環玉瑄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其年

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而列子周穆王篇云賓於

西王母觴於瑤池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時汲冢傳未出也而所紀駿名與伯夭奔戎之屬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八

無不與傳符而莊子亦云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

見四代而來無不知有王母見於各書必多遭秦

燬而無存若非汲傳一出則將以莊列所述為寓

言耳道家以西王母與東王公並稱然王母光耀

今古雖農夫走卒婦人女子無不知且道之未有

能道王公者王公未嘗與學道者相知聞而王母

接引拳拳紀載於內傳者尤備故彙而次之為王

母傳焉傳曰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

原是中國人

說得光明正大

龜臺金母元君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一作緜氏一日姓自然字君思一日姓揚名同一日焉氏名同名婉妤則今河南緱氏縣人也其得道也蓋與堪坏馮夷肩吾黃帝顓頊禹強同故堪坏襲崑崙馮夷遊大川肩吾處泰山顓頊處予宮禹強立北極而西王母獨坐少廣所居宮闕層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予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非飄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九

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九奏八會之音也王母本生於神州而治化在少廣居崑崙之西北故以為西王母之邦當虞舜即位之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瑄白環即出軒砌下所植者舜得此瑄登真於九疑而遺瑄於零陵廟漢時猶得之自舜而後禹益之經所以述王母者甚備至周穆王時益彰十七年西巡竟造其國玉帛禮儀燕享詩歌贈答

辨證

極歡穆王留其宮樂而忘歸其年王母來朝穆王賓之於昭宮事皆具於穆天子傳及紀年諸書是穆巡至於崑崙王母來於豐鎬遠近皆西也皆穆王十七年事也其歌雖云比及三年吾願見女王母雖有將子復來之請而不聞穆王再發西巡之轍蓋自西巡歸後祭公進祈招自是安居祇宮不復出至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

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磨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燈琬琰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醞嶸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王母與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此出於王子年拾遺記所稱者而明年遂有東巡九江架壘置為梁之舉二十九年東巡

有塗山之會不再西也而郭景純於山海經云按竹書穆王五十六年西王母來見賓於昭宮今紀年云王沒於五十五年或其脫誤據此則穆王果在位百年也拾遺記又載燕昭王好道王母與之遊其記云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邱之穴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一

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佩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於員邱之上聚羣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夫燕昭王乞神蛾尚不與至遇漢武且以五嶽真形圖并強上元之六甲靈飛傾囊而與之何深於漢武哉考內傳云元封元年七月七日二唱後西王母降於漢殿帝迎王母呼席共坐

一反折即引起
內傳文勢波譎
雲詭

靈曲

凡歌曲隱寓道
妙參同契黃庭
經皆從此

爲帝設膳酒上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瓊之璫董雙成吹雲酥之笙后公子擊昆庭之鐘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靈之石拊猶也石如鳴鐘之類也范成君擊洞庭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眾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予靈之曲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儵忽適下土空洞成予音至靈不容治太真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頤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乘萬龍椿馳騁眇九野二曲曰予圍邊北臺五城煥嵯峨啟彼無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二

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眇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寤少與多撫璫命眾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爲此予雲歌韶盡至韻存真音辭無邪歌畢帝叩頭自陳求切已之教王母曰女能賤榮樂卑就虛味道自復佳耳然女情慾虐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其性恣則裂身之車淫爲破年之斧殺則響對奢則心爛欲則神隕聚穢命斷以子蕞在會切爾之身而宅滅形之殘盈尺之材攻以百刃之害欲此解脫三尸

全身永久難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鷲願鼓翼天池
朝生之蟲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眾亂撥穢易
韻保神炁於絳府閉淫宮而開悟靜奢侈於寂室
愛眾生而不危守茲道戒思乎靈味務施惠和練
惜精氣棄卻浮麗令百競速遊女行若斯之事將
豈無仿佛也如其不爾無為抱石而濟長津矣帝
跪受聖戒請事斯語養身之要既聞之矣然體非
玉后而無主於恆炁非四時而常生於內政當率
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循形神靡錯炁既隨冥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三

則魂魄不滯若使理合其分炁甄居延切其適則

察也

形可不枯宅可不廢昔受道書且以施業之矣遂

不獲真驗未為巨益使精神疲於往來津液勞於
出入歲滅其始月虧其昔形亦漸凋神亦廢落是
徹不得所奉於口訣開闔塞於明堂爾不審服御
可以永久者吐納可以延年者乞賜長生之術暫
悟於行尸之身若蒙聖誥於即日臣伏聽鹿天之
教矣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問居登於菟
霄之臺侍者天皇搏桑大帝君及元真諸王十方

不得口訣是盲
穆瞎煉

先言太上所服
藥名

此段古音證以
古韻凡藥名皆
寓言猶交藥火
衷之類耳

次舉天仙所服
藥名

眾神仙官爰延弟子丹房之內說元微之言因問
我何為而欲索長存矣吾因避席叩頭請問長生
之術天王登見遣以要言辭深旨幽實天人之乎
觀上帝之奇祕女今日願聞之乎夫欲長生者宜
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族金英夾草廣山
黃木昌城玉藥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音西瑤
瓊酒中華紫密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
津金漿月精芝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醜濁河七榮
口山高柳北采元都之綺華仰激雲山之朱蜜夜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四

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膽
炎山夜日東撥扶桑之丹榭俯探長河之文藻素
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莖音天漢巨草南宮火
碧西鄉扶老二梁龍華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
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保其次藥有八
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於西邱七乎飛節
九孔連珠雲漿玉酒乎圃瓊腴鍾山白膠玉屋青
敷聞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胎靈邱蒼鸞
之血東英朱菜九結交節太微嘉禾瓊華腦貫流

天舉飛仙所服藥名

此地仙所服藥也

至言

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淵鯨眼赤河絳壁北汲太子之酪中握一儀之脈
 雲瀆藜艾昆邱神雀廣夜莖草流淵青狄真陵雷
 精乎都平蓋左食神元右闔予漱上屈蘭園之金
 精下摘圓邱之紫奈鸞水露蛤八垓赤薤萬載一
 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
 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
 九轉五雲之漿佐霜絳雪騰耀二黃東瀛日香炎
 州飛生八石十莖威倍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
 高邱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次金蘭長光綠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五

即上文役使鬼神為地仙也

此則實在功夫下手處

伐毛洗髓說本道家而通庭亦遺洗髓易筋二經三教聖人大概同也

其術棄而不為其大慙者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
 炁足以精不脫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
 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橐之劬勞者
 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矣但不得遊乎
 十天飛我八口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內亦驅策眾
 靈焉夫始欲修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益
 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
 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嘗思靈寶也靈
 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
 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
 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音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
 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吐納六
 炁口中甘美欲食靈苗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
 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
 此元始天丁丹房之中微言所說今敕侍笈玉女
 李慶孫出書以相付子善錄而循焉王母言畢將
 去帝叩頭固留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六

聞是三天上元之宮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也
當二時許夫人至王母命帝拜夫人笑曰徹以天
子之貴願無爲之事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
帝曰女好道乎聞數招方士祭山嶽祠靈神禱河
川亦爲勤矣而不獲者實有由也女胎性暴胎性
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內雖鋒鋌良針固難愈矣暴則使炁奔而
神攻是故神擾而炁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
精竭而魂銷奢則使真離而魂穢是故本游而靈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七

梟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
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五者皆是截身之
刀鋸剗命之斧鉞雖復疲好於長生而不能遺茲
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猶是得此小益以
自知往爾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
慈務矜怨惠務濟窮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
身恆爲陰功救濟死厄互久孜孜不泄精液於是
閉諸淫養爾神施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
五穀去梟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

以武帝之遇王
母猶及百年而
登真上天不許
躡進如此

真人念切於世
界如是

行之當有異爾而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蟻
蛄之窟霄虛之靈而詣孤鳥之俎且阿母至戒妙
唱位發女其敬勸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
必能致女於位都之墟迎女於昆闕之中位以仙
官游邁十方吾言之畢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
所言矣帝下席跪謝王母詔夫人曰卿戒言急切
夫人曰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
賜以尸解之方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
師遂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發我聞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六

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
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復
三年吾必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
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
卒捨天下之尊而使入林岫也但當問篤向之至
必卒何如其回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
女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勸勉帝跪曰
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金笈中有
卷子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之方

柔善二字護緊
可以斷囉語

施同強

邪不審其目可得瞻眇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
眞形圖也昨青城仙就我求請當過以付之迺是
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女穢質所宜佩乎今
且與女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志也帝下地叩頭
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
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邱岳之高卑名立
天柱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
靈仙遵逢邱以館眞人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太
帝乎博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十九

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位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
各爲洲名並在滄海大海位津之中水則碧黑俱
流波則振蕩羣精諸仙玉女聚於滄溟其名難測
其實分明迺因山源之規矩暗河嶽之盤曲陵回
阜轉山高壠長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
名定實之號畫形祕於佐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
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
尊奉親迎女雖不正然數訪山澤叩求之志不忘
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世

示凡夫必致禍者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
瓊笈妙蘊發紫臺之文賜女八會之書五嶽眞形
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佐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
弗見此文今雖得其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
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遁虛玉女之籙
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右乙混沌東蒙之
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
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八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已
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決六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二十

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
寅申己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
何以召山靈朝地神總攝萬精驅策百鬼東虎豹
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
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眞今日聞道是生命
會遇聖母今當賜與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今告徹
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戊致靈之術旣蒙啟發其
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得使已枯之木蒙靈
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願賜指

天人亦以夢相
歷耶

阿母太怙

授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於扶廣山見青
真小童有此金書秘字云求道益命千端萬緒皆
須五帝六甲靈飛之術六丁六壬名字之號得以
請延算長生久視驅策眾靈役使百神者也其無
六甲要事唯守真形者於通靈之來必無階矣女
有心可念故相告篇目耳幸復廣加搜訪焉帝固
請不已叩頭流血夫人以帝下才未應用此王母
色不平欲推夫人之輕泄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
徑到扶廣山勅清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三

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尅已反善奉敬真
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應
亦勤集屢禱名山真靈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以
相掩但自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
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怨魂窮鬼有破掘之
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於是上元夫人離席
起立手執入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天向帝而祝曰
九天浩洞太上曜靈神照位寂清虛朗明登虛者
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
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
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
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洩漏必沈於幽
冥必慎其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青童小君太上
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
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真小童
之號其爲器也環朗洞照聖周萬變位鏡幽鑒才
爲真僑游於扶廣確此始運官館位圃治仙職分
子存師君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隕上元夫

造天孽如此亦
得以齋戒除之

嘗是小字阿昌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三

人祝畢乃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王母亦告
帝以靈文所由來與傳授年限科禁之重且謂帝
汝以真形圖傳董仲舒靈飛文傳李少君此二人
得道者也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與帝
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形書精明俱
如向巾器中者王母起立手以付帝又祝曰天高
地卑五嶽鎮形元津激炁滄澤佐精天回九道六
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貞仙節信由茲通靈
世墜滅腐寶歸長生徹其愼之敢告劉生祝畢授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三三

帝帝拜稽首王母曰夫始學道符者宜別祭五嶽
諸仙真靈潔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
度相與可明依案之也若女遂尅明正身反惡修
善復三年七月更來告女要道也言辭粗畢上元
夫人自彈雲林之璫鳴絃駭調清音靈朗位風四
發迺歌步位之曲辭曰昔涉位貞道騰步登太霞
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
麻深景清飄起雲蓋映朱葩蘭宮敞琳闕碧空啟
瑤沙丹臺結空構暉暉生光華飛鳳躡鸞峙燭龍

步元曲

倚委蛇玉胎來絳苗九色紛相挈挹景練仙骸萬
劫方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查王母又命侍
女田四飛答歌曰晨登太霞宮挹此八玉蘭夕入
位元關采蕊掇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
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紫薇何濟濟瑤輪復朱丹
朝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
安二儀設猶存矣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說行尸言
此難歌畢因告武帝仙官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
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別去上元夫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三四

人謂帝曰夫李少君者專念精進理妙微密必得
道矣其似未有六甲靈飛之文女當可以示之帝
曰諾於是夫人與王母同乘而去臨發人馬龍虎
威儀如初來時雲氣勃蔚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
久乃絕帝既得所授而不能從王母之戒於是遂
絕不復來白石生曰予讀穆傳之歌謠與武傳之
歌曲反覆吟咏令人有遺世之思焉顧馬卿賦大
人有戴勝穴處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之譏然但借
以諫言耳未足貶王母也馬卿卒後遺封禪文天

子感之爲封禪改年元封是秋王母來降東方存
而相如已死使其尙在得與方朔同爲朱雀窗之
窺見仙術儀從之盛能不悔此言哉至郭注稱舜
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則是西王母未
親至與紀年互異然禮三朝者孔子三朝哀公弟
子記其問答之語也是則西王母不獨見於爾雅
又且見於禮經矣按禮經大戴記有小辨用兵少
間三篇卽三朝也少間篇述子對哀公昔虞舜以
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
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
之民昭然明視注云西王母神也其狀如神瑄所
以候氣據此則王母親朝非遣使也小戴大戴之
記均禮記也小戴列於五經至今尊信矣獨可黜
大戴而疑王母爲無有乎

穆傳注疏卷三

王母傳

三五

穆天子傳卷之四

河東郭璞

江南檀萃

古文

疏凡十章皆紀東旋及歸周京以上四卷言西征見王母此下則東征最略不及西征之詳

重醜氏章第二十四

庚辰至於滔水濁繇氏之所食

注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

亦此類疏大荒西經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

吾之山其上多赤銅以作刀切玉如泥則此昆吾乃

山名也又大荒南經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

穆傳注疏卷四

又殊 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於蘇谷骨飢氏之所衣

被注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被疏刺其草之皮

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於長沈注山名從重醜氏之

西疆注疆界也疏重醜丁亥天子升於長沈乃遂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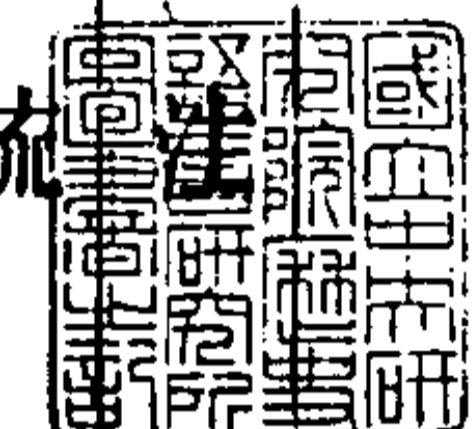
征庚寅至於重醜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注自然爰

有答墓注謹兩音疏答竹个也董莖也草木之枝西

膜之所謂水禾注禾禾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

禾開明之北有重醜氏之所食注自然之麥如木爰

有采石之山注出文采重醜氏之所守曰枝斯瓊瑰



字書引穆傳玲瓏虎瑣云音未詳虎瑣音和山賦虎瑣玕琪如茲傳之憑空鑿出也以此推之天下豈有不可讀之書哉

注瓊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瓊瑰旋回兩首疏天子於縣圖得玉榮枝斯之英則枝斯之玉乃王之精華者也左傳齊桓之水贈我以瓊瑰也瓊瑰音遙疏說文作段音沒玉屬琅玕注石似珠也玲瓏无瓊玉名字皆無間玲瓏音鈴瓏疏說文曰玲瓏石之穴玉者音玲助瓏今作瓏說文曰石之次玉者音藻注以玲瓏音鈴瓏瓏當是瓏字也先古天字郭以瓏音瓏瓏近智周書世俘解注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珙琪注玉屬也微尾注無聞焉疏微中似象古稜字通也微凡好石之器於是出注盡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醜氏共食天子之屬注音共言不及六師也疏其卿及七萃之士之在左右五日丁酉疏自癸及天子者而不及六師之眾也

穆傳注疏卷四

升於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醜之民鑄

以成器於黑水之上注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

有燒石而器服物佩好無疆注言以為器服物佩其

成者矣注器服物佩好無疆美好無量也必使重醜

之民者其工巧也必於日天子一月休秋疏休秋猶

黑水之上者其水良也注天子一月休秋休秋猶

自癸巳至壬戌三十日一月癸亥天子觴重醜之人

鰥鰥注其君名乃賜之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疏

鳥猶銅鳥貝帶五十朱七百裏箭箭桂薑百崗古筍

字箭箭箭亦筍也崗石鼓文作崗音箭量名此皆食

蔬中國之所有而出於南方者想西戎之所珍故比

於諸幣而絲纁雕官疏纁音緇今之絲緇流蘇也

獵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獮獵送天子至於長沙之山疏西山經長沙之山此水出焉北流注洧水即洧澤也又西北三百七十里為不周山又三百二十里為崆峒山又四百二十里為鍾山又從西而至西南越泰器槐江而至昆侖凡九百里又一千一百二十里為玉山則西王母所居也蓋始出自北而西南而西北又自北而東由長沙之山而東返距塞不獻雙天子使柏天受之音桃天也柏天曰重繇氏之先三苗氏之後處以黃木繇銀采○乃膜拜而受注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疏處者因柏天之言量處以加賜之也黃木繇銀采繇仍為樂同藻而字屢變者古人寫字不拘一定之畫也黃木銀者黃為黃色木為青色銀為白色蓋三采也繇之錫所以加爵尤重於帶朱等物故以為加

穆傳注疏卷四

三

文山歸遺章第二十五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已至於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於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糶米千車天子使畢炬受之曰○天子三日遊於文山於是取采石注以有采石壬寅疏當作壬申天子飲於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注歸遺其名也疏文山為西戎之國歸遺其名乃獻良馬十四注四馬為驪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注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豪馬豪牛注豪牛猶影也山海經云影馬如馬是四節皆有毛疏影音方良牛名日行二百里家牛即純牛也爾雅謂之犏牛

白俄列子作白

總妙議論

龍狗注龍狗其謂猛狗或曰龍亦狗豪羊注似以三十祭文山疏以三十牲又賜之黃金之罍注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褰桂薑百崗歸遺乃膜拜而受疏以上錫文山

八駿翔行章第二十六

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疏特申八駿者為過歸挈領右服繡驪注疑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龍注古而左白俄注古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疏列子作造父為御音齊音同次車之乘注次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

穆傳注疏卷四

四

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注一舉轡千里行如飛拾遺記云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王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萬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車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飛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遞而駕焉按魯徐行以而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載遍於四海所紀異之物不期自服蓋為八駿錫以嘉名也繡驪赤龍指其毛色形體以為名絕地飛羽則標其神異以為號其書史十人又皆史籀之流博識奇字往往特造新奇著於簡冊可以大意推讀而自見其文義

巨蒐駒奴章第二十七

至於巨蒐之人駒奴疏巨即渠蒐即搜國名駒奴其君之名也說文彘讀若弱日初

出東方湯谷所登搏桑桑木也象形今稱若木字从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注所以飲血益人氣力因具牛羊之

漣注漣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漣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注令肌及

二乘之人注謂主天子乘車及副車者也疏蓋造父也佛國記云中天竺俗客僧往來舊僧逆代磨衣

之甲戌巨蒐之人駒奴觴天子於焚留之山乃獻馬

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注秋麥禾也疏其地苦寒今西邊往往而然郭之注山海爾雅及此傳多稱膜

江東江南拘于斯見而遂以秋麥為禾則不達也

穆傳注疏卷四

五

稷三十車注稷粟也膜未聞疏天子使柏天受之好

獻枝斯之石四十注精者為英疏銜銜鬲繼琕佩百

隻疏銜鬲鬲皆玉器鬲同彙繼言其壑形如蟬隱文針起如磔也銜玉厄也音卽銜古僮字銜繼

者僮僕所捧之玉匣也鬲或為男釋典琅玕四十

作伊琕佩刀上飾天子玉璫而琕琕也

醜媿十篋注疑此紉葛之屬疏郭見以篋貯遂疑為紉葛恐不然也好獻六種五皆以玉不應

後薦紉葛篋同篋為篋旋之流綬十二小玉璫同玳

佩玉之細者故以篋為量而貯之猶之以斛量珠十

篋言其盛也凡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璫

采疏璫猶璫也文書黃金之鬲二九貝帶四十朱三

百裏桂薑百崗彌奴乃膜拜而受

河宗歸邦章第二十八

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注尾山後也疏初戊寅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

山今東回抵其山尾耳吳在臣云陽紆即陽紆也淮

南稱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在于此括地象謂河出陽

紆陵門之山路史禹紀身解陽紆之河俱乃遂翫賈

此陽紆矣不言至于者以同路所經也

二之谷已至于獲瑀河之水北阿疏獲瑀者漆浴也音

漆澤者即此河今爰有獲洩之河伯之孫事皇天

至其河之北隈也

子之山注今有渠洩國疑渠渠字疏郭說非也其字

孫即柏天也事皇天子之山者即前河宗致命于

皇天子之處也言此山在湯泉之口也

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注模堇木名后君也堇音謹疏

即木槿也其花可食柏天以供

天子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天再拜稽首癸丑

也天子東征柏天送天子至于崩人疏初辛丑至崩人

日今柏天送天崩伯絮疏亦河宗之子觴天子于澡

澤之上斲多之酒注酒水漚音伐河水之所南還注還同

疏澡澤者即前甲辰天子獵于滌澤是也在崩邦之

南其水回旋而甘冽即前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

日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疏自癸

已凡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天歸于丁邦疏丁古其

歸河天子曰河宗正也疏美也柏天再拜稽首注辭

入塞章第二十九

穆傳注疏卷四

六

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陘注陘有長松壬戌至于雷首注雷首

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疏一統志雷首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夷齊隱此即首陽山也禹貢壺口大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疏初天子北征在內地其君胡也北征者北行也非征伐也于是大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其歸也又觴于雷首之阿其恭順如此豈自是荒服不乃獻食馬四六他本引至者哉是知彼大戎西戎也

天子使孔牙受之曰疏曰者大戎雷水之平寒

寡人具犬馬牛羊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注

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髡音之陘丙寅天子至于鉞山之隊疏前云至于鉞山之下獵于鉞山之西阿得絕鉞山之隊此云至于鉞山之隊隊音陘險

穆傳注疏卷四

七

道也水經注云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鉞陘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鉞陘西南至鹽是也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徑堯城南又西流入汾是陘山有二有東陘即有西陘并陘東升于三道之陘乃宿于二邊命毛關在今平定州

入宗周章第三十

癸酉疏自丙寅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注翟道在隴西謂被

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注翟道在隴西謂被

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注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注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

里西土之數章第三十一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注里謂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宗周漣水以西注漣水今在洛西洛至于河宗之邦

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疏西夏大夏也自西夏至于珠余

穆傳注疏卷四

八

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疏珠余氏國名河首河源也自河首襄山

以西南至於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疏襄山薄此別有襄山名偶同自春山以西至於赤鳥氏春山三百里疏赤鳥氏春山者言東北還至於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千有九百里注所謂解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按

南復至於陽紆七千里注自宗周至大曠原野萬二

成數也自大曠原同至陽紆還歸於周二千里（疏以三千里蓋同取徑路里數減七得一行兼數三萬有五百里者迂道至彼山者積算之更倍）

祭廟觴師章第三十二

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注告行反也書大乙傳曰反必告廟）

酉天子饕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疏飲至之禮舉）

北遊還反章第三十三

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疏中山經編羝山之伊洛東望穀城之山其西十里曰編羝以西北升于之山無草木多金玉二山相連隊同隨）

穆傳注疏卷四

九

盟門九河之隘（注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西七十里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謂河自山頂而下也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水經注云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中流交銜素氣雲浮若霧露沾人窺深憚魂天子升此所以覽形勢也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彙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

（疏彙山古累字按水經注橫密三成故以三累名山三成爲崑崙丘斯山豈亦昆侖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隔連局接闕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有白之跡庭中亦有舊字處尙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懸飲廣樂遺音疑乎未泯其心殷云 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注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者）

所附諸篇有證驗有斷制往後出人慈表此致尤爲奇駭八荒之外真奇書也 馮余有二

李穆堂亦主此言

祗宮者疏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穆巡里數總考

白石先生曰按諸國曰犬戎曰焉居曰禺知曰崩人即河宗也曰膜晝所封曰鬲余曰珠澤曰吾曰赤烏之人曰曹奴之人曰留骨之邦曰容成氏曰潛時之人曰剗閭氏曰鴨韓氏曰西王母之邦曰智氏曰闕氏曰胡氏曰鬲余曰濁絲氏曰骨飭氏曰重譚氏曰文山曰巨蒐凡二十國其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五千里此就其西巡一面言之

穆傳注疏卷四

十

耳而竹書紀年謂旋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則就四面算之大略與西法言地頗合西法言地圍周九萬里縱橫合算十八萬里耳穆王以車轍馬跡所親歷西人以天文度數每一百五十里差一度又以泛舟四瀛親驗度而知使穆傳不出於晉西法不來於明則諸子百家之誕而無稽莫可究詰矣至傳所稱春山赤烏羣玉諸寶數考之西域傳無有此者惟大秦以西足以當之大秦即唐宋之弗株明史所稱之如德亞也前漢稱爲犁軒後漢稱

爲大秦自安息西行九千里至於羅國自是南度海而至大秦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城郭亭田作蠶桑車蓋旌旗鬚頭衣繡城周百里中有五宮距各十里水精爲柱王立賢者灾異輒廢受放不怨金銀奇貨夜光明月駭雜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外國諸珍皆出穀食賤國用富饒鄰使至境乘驛詣都給以金錢豈非君子之國哉西有弱水流沙近西母所居幾於日所入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至其奇異諸物范史以爲誦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二

怪不經削而黜之晉書所載亦與同皆漢甘英所不至者漢桓帝時從日南徼外貢使一通晉武帝時始來獻唐宋亦時一來元末國人捏古倫賈於中國明初使古倫齋詔歸諭其王遣使一貢而已至萬厯中利瑪竇到中國乃知大西洋且知有如德亞之耶穌天主教按傳曰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厯時其國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

此下引明定西域傳

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州地更大以土相連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宗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厯九年利瑪竇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二十九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二

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言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真偽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况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何意但諸

此奏又圓通想見漸伏其人

也書卒昔拜重之

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瑪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乎遠人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真有不願向方錫子惟欲山棲野宿譬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頒賜聽於江西諸處深山邃谷寄蹟怡老亦不報已而嘉其遠來假館授祭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京賜葬西郭外其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三

年十一月朔日食麻官推算謬朝議將修改明年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人龐迪我熊二拔等深明麻法其所攜麻書有載籍所未及者當令譯上以資採擇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請做洪武初設回回麻科例令迪我等測驗從之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有王豐肅者居南京專以天主教惑眾士大夫暨里巷小民為所誘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其徒又自誇風土物產遠勝中華如珂乃召兩人授以筆劄令各書所憶悉舛謬不相合

乃倡議驅斥四十四年與侍郎沈淮給事中晏文輝等合疏斥其邪說惑眾且疑為佛即機假託乞急驅逐禮科給事中余懋學亦言利瑪竇東來中國復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豐肅陽瑪諾等煽惑羣眾不下萬人胡望朝拜動以干計夫通番左道並有禁令公然夜聚曉散一如白蓮無為諸教且往來壕鏡與澳中諸番通謀所司不為遣斥禁令安在帝納其言至十二月令豐肅迪我等俱遣赴廣東聽還本國命下久之遷延不行所司亦不為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四

督發四十六年四月迪我等奏臣與先臣利瑪竇等十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叨食大官十有七年近南北參劾議行屏斥竊念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惟聖明垂憐候風便還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乞并南都諸陪臣一體寬假不報乃怏怏而去豐肅尋變姓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其國善制礮視西洋更巨既傳入內地華人多效之而不能用天崇間東北用兵數召澳中人人都令將士學習其人為

此其所以為正
故西人每自稱
天主正教

以上皆明史文

盡力崇禎時麻法益疏舛禮部尙書徐光啟請其
徒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法親相參較久之書
成卽以戊辰爲麻元名曰崇禎麻書雖未頒行其
法視大統麻爲密識者取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
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利祿其所著書多
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尙之而士大夫如徐
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爲潤色其文辭故其教
驟興時者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
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如略熊三拔皆意大里亞

穆傳注疏卷四

穆里數總考

十五

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
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邏巴洲之國也
其所言風俗物產多夸且有職方外紀諸書在不
具逆明史所載如此而康熙甲寅極西南懷仁所
傳之坤輿全圖猶是也如德亞在小西洋之外猶
屬亞細亞洲中與中國同天竺同一洲也越地
中海而至大西洋皆屬歐邏巴洲漢書所謂大秦
之西弱水流沙近王母之居當在其地矣至所言
洲中七十餘國風俗學制幾比隆二代其果然乎

通人通識說來
靡靡動聽開人
神智不小

中土之風易變
而大荒渾樸故
皇風猶存所謂
官失而學在夷
也苗中有宋家
蔡家至今猶守
宋蔡之禮不猶
是乎

此斷於古所
未發

漢書明史據其所紀皆有虛誕之疑然竊取穆傳
折衷之所歷諸國皆出大荒之外卽山經所述其
地有三皇五帝之子孫與其臺丘遺烈卽西圖而
證於山經穆傳如至某國而某某迎獻某某供享
如西母之邦而獻醉歌謠登古大雅之堂可不謂
諸天靈響之音乎今洲中諸國各建大學中學小
學分四科法如三舍居然先王流風遺韻未衰也
特圖不著崑崙而於亞細亞之連歐邏巴有山名
意貌綿互無紀極北爲韃而旦地南則亞細亞諸

穆傳注疏卷四

穆里數總考

十六

國宅之疑以爲崑崙當日馭駿越崑崙而西至於
王母之邦是由大秦循海而北以至今歐邏巴之
地是歐邏巴一洲卽王母之邦也漢使至條支而
止則小西洋東岸耳未有至大秦者况歐邏巴哉
安息東距洛陽二萬五千里西極於西界九千里
南乘海人大秦不記里數漢書又言從安息陸道
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二
十里一置終無寇盜但多獅虎百旅持兵乃能得
過則是安息之至大秦原有陸路甘英懼海而返

無乃為海師所欺乎千餘年言大秦人多不信以未至其地耳不獨弗殊為大秦即師子亦大秦也晉宋之間法顯嘗至師子記其國大多珍寶珠璣有摩尼珠池本鬼神與龍居諸國聞其土樂悉來遂成大國立治以來無有饑亂顯住此二年乃行即其所記而知漢傳為不虛也南詔時師子侵驃乞師救之是師子距緬甸應不遠今西洋番船雲集廣州昔所驚異者今且以為常矣法顯至師子時彼方皆崇佛教佛流於中土而回教與回教

穆傳注疏卷四

穆里里數總考

七

東行天主遂盛雖天方默德那五印度亦弃其舊而從之此猶儒教之迭變耳漢之訓詁變而為晉之名理晉之名理變而為唐之詞章唐之詞章變而為宋之性理與今之八股變其新者詆其舊然豈有異儒哉此皆外國道人也雖迭興衰然總無異道嘗見利先生語錄馮禎序之大旨不出乎忠恕昔聞三教今益同回天主殆五教然義一而已矣又圖說稱如德亞國史書記上古事甚詳自初生人類至今六千餘年歷代相傳及萬物造作

比方來說得好
笑可憐

五教義

此等新異總不出中土書情粗心讀過耳

大言炎炎然皆平時公道之論

原始悉記無訛因造物主降生是邦故稱為聖土春秋時有二聖人父達味德子撒喇滿造天主堂云云則是天主耶穌已降生上古非漢哀時也按經云有氏人之國炎帝之孫靈瑟生氏人是能上下於天則回人之祖謨斯默德登霄之說也又云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則天主耶穌之說也注謂其人能變化泉水得風暴溢出今近如德亞有厄日多國無雲雨有泥濘

穆傳注疏卷四

穆里里數總考

六

大河長八千八百里每年五月水泉漲湧浸灌遍其國凡四十日其地多出聖賢攻格物窮理之學最精天文以晝夜無雲雨而易於憑相也然則二教之人一自於炎帝一自於顓頊皆中國神明之胄至其制器尙象奇巧莫測昔人間之多不信而百餘年來其器物遍中土且視為尋常家什矣復何駭哉白石先生據山海經以回回天主二教之人一自於炎帝一自於顓頊即經稱帝命豎亥步自東極

比來合吾輩讀
書人汗下

至於西極不過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雖不定幾
步為里要不過如西法所言即子雲甘泉賦稱陳
眾車於東阮肆玉軌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窺
地底而上回玩其詞意謂自東而西包地底而轉
地面亦猶渾天之說大戎之亂疇人子弟分散西
方東土遂有文獻不足之歎禮失而轉求諸野官
失而反學在夷而入於夷者且保其所有以傲於
諸夏諸夏之人竟不知為吾之故物咸以為彼所
獨擅吾所未聞又從而沾丐之莊生所謂以天下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十九

惑也山經十八卷前五卷敘山之東西南北皆有
里數後十三卷序海外海內大荒雖無里數而以
國與地比次亦可推類約略其大凡要不至如儒
者緯書之言釋道之四大部洲數十億萬里也夫
山經穆傳中國之書也太史公已云山海經所稱
怪物余不敢道穆傳出於晉人尤微之但西巡所
經二十國皆向天子而膜拜即為釋教所發端是
釋教與回回天主皆肇自中國之書其人則皆出
自中國帝王神明之胄也限於荒外久之遂忘其

釋教發端

說得何等中和
彼教見之亦心
心折

其妄如此

本原各怙土風每至於抗而不相讓又怙其蟲書
鳥跡為中國人所不能知莫不暖姝自私成於牢
不可破 國初回人有王岱輿者作回教真詮一
書謂阿丹人祖三千年來天方國人造一高臺真
主因其同心妄作命天仙摧倒其聲震地人皆昏
暈醒則語音互異心各不同親其同音遷移他境
從近及遠以徧萬方是時伏羲與其同音遷於東
土重立文字復開土宇其他三面莫不皆然是固
以回教為開天地之始矣而以天主教為異端戒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里數總考 二十

其類毋學佛必入地獄此皆不足摘者至謂伏羲
因震臺之變自西從東以開中土豈非齊東野人
之語邪吾皖人梁以濬者為序之文頗佳然謂天
房居四極之中人祖降生於此興治立教教道四
達流被日遠而謂中國止可謂東土不可謂中其
意以天方居中日影可證若如所言地形如毬懸
着空中分五大洲天方及如德亞五印度與中國
俱居亞細亞洲內日行此面亞細亞及歐羅巴利
未亞凡三洲而以天方日影為地之中遂為生人

駁倒

更快

現前指點妙

尊天

物之聖土而其對面為南北亞墨利加及墨瓦臘
 泥按其圖亦必有地中應在北亞墨利加間其日
 景亦必與天方同而此一洲據西洋泛海人言猶
 如混沌洪荒之代亦可謂生人物之聖土乎推之
 東面西面太陽到處亦必有中即如同教天主佛
 教盡以中國為東土則中國應居大地之東面而
 交州之外北戶比景則亦地中矣豈亦可以為生
 人物之聖土乎又謂天方四時如春無勁寒烈暑
 之氣百物咸備多駭雜希世之珍於天地間為正

穆傳注疏卷四

穆聖異教總考

三三

教建中立極之地即釋氏之記五天竺其於中天
 竺亦然彼處皆稱為中國若然則今雲南亦無勁
 寒烈暑之氣多駭雜希世之珍者也豈亦可謂之
 中土乎梁以濬字通民梁氏安慶衛籍安慶同籍
 無梁姓者此序製於崇正壬午後六十年至康熙
 壬午滇南馬文炳著清真指南八卷自署穆罕默
 德四十五代裔馬注且標之曰聖裔即其跋後則
 亦經舟次皖城率家屬暫寓承教親相愛甚篤者
 也回教讀儒書補諸生登科第顯仕者甚多視釋

道之終於自異者有進宜其得此出身一本於儒
 顧其為書力闢釋道且欲駕儒而上之則是背本
 忘初罪尤不可道矣夫託儒教以牟中土之利又
 自怙其教以矜勝於儒非背本忘初乎且彼與天
 主為一教而攻天主為異教善乎南懷仁之圖說
 也西北有回回諸國人多習武亦有好學好禮初
 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各立門戶互相排擊不
 其然乎不特回回天主為一教即佛說皆一教也
 佛氏有天堂地獄之說而天分三界且至於十八

穆傳注疏卷四

穆聖異教總考

三三

重三十二重回教書亦有此說有八天堂七地獄
 其天堂一日費而忒思二日特愛目三日阿待念
 四日邁藹娃五日咆嚕睦六日格喇裡七日墨夏
 彌八日護來的其地獄一日者漢難二日咆爾依
 勒三日愛呀四日來咱五日咆韋爾六日喉特墨
 七日哈韋葉遞相祖述各造名目故知本一教耳
 其設為此說以各拘其徒使守所戒則可矣而至
 於互相排擊可乎上陽子之釋度人經和合佛老
 二家謂佛說三十二天從須彌而上以至於絕頂

說得可笑

乃從言之道說三十二天謂從二十八宿分界橫
言之而其歸總在於吾之身心此則近於中和位
育之意矣若如同教所說學佛者必入地獄則是
舉無量諸佛盡入地獄其誰信之即學佛與道反
唇相藉曰彼不斷葷腥又且甘牛往往犯朝廷之
禁以盜宰爲業必入地獄其能恃清真之命以抗
之乎諸教各持一說各適於鼻口而不能通要自
吾中土之書出史反稱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
而豔之豈知華書早已言後儒守理學說以爲異

穆傳注疏卷四

穆巡異教總考

三三

端而黜之不肯接目即或涉獵不及細心究詳耳

穆傳注疏卷四終

穆天子傳卷之五

河東郭璞注

江南檀萃疏

古文

疏按晉書束皙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言穆王遊
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據此則傳一篇為一卷
但五卷而已至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為雜書
十九篇中之一篇不在穆傳五卷之內是時汲
冢書初出束皙述之如此而今傳有六卷者想
郭璞注穆傳取雜書記盛姬一篇附之共為六
卷故隋經籍志載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
注其實原傳本五卷耳前四卷皆紀西征見西
王母則此卷應為見帝臺前四卷見西母與後
第六卷紀盛姬無不分明辨蓋此卷獨不見帝
臺之事豈出於束皙之妄臆蓋經永嘉之亂或
原文脫落無從注明耳然郭注與井公博先以

穆傳注疏卷五

為賢而隱柄故穆王與之遊戲後又以為穆王
往反輒從井公遊明其有道德人則亦神仙之
流其注山海經帝臺之碁為博碁禱祀百神所
用注鼓鐘之山云帝臺舉觴燕會百神於此山
故曰名鼓鐘之山云帝臺舉觴燕會百神於此山
天子從博帝臺獻酒觴天子奏廣樂天子遺之
以鼓且與之遊於黃澤曲洛謠黃池哀黃竹如
見西王母不異焉則束皙所稱見帝臺即此篇
矣故此篇應在前蓋與帝臺遊時尚未西征見
西王母也西征歸而感所招而王心止矣又宋
顏延年褚白馬賦云觀王母於崑崙虛要帝臺
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玩其文
義以宋帝之得褚白馬如周穆之得八駿以見
王母與帝臺其言與束皙合則見穆王見帝臺
王母自晉及宋文人猶知之無緣景純當與
初作注反不知帝臺大抵山經穆傳皆錯簡與
洛即景純二注亦然即山經注中所引穆傳與
今本穆傳文多不合按中山經紀帝臺一在休

與之山一在鼓鐘之山一在高前之山不云宣
山而顏賦謂於宣嶽注謂山海經有宣山按中
山經宣山在高前東南又東四百九十里淪水
出焉注於視水其中有蛟其上為帝女之桑不
言帝臺則見其文亦有脫落也注視宜為瀨其
水在南陽應與高前等山相近穆王見帝臺宜
在於宣山矣
○凡十六章

休濩澤章第一

寶處疏古文篇名周書第二十九篇名寶典猶此也
蓋此傳六卷於古文中錄穆王事而成之此特
標古文曰天子四日休於濩澤注今平陽濩澤縣是
志平陽濩澤屬河東郡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濩澤
在析城山西後漢俱為侯國濩澤縣西南有祁城
山則析於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行而雨
誤為祁於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行而雨

穆傳注疏卷五

祭父自圃鄭來謁注鄭有圃田因云圃鄭謁告也疏
縣故南城春秋之原圃也祭父自圃鄭來謁者乃在
原武祭公所封祭城一統志在鄭州城北一十五
里圃田在中牟郭牽留昆歸玉百枚注留昆國見紀
連而言殊不分也留昆歸玉百枚注留昆國見紀
十五年留昆氏來賓蓋西陵翟致賂也音峻疏左傳
戎之國多以昆為名也
隗姓也良馬百駟注傳曰文歸畢之寶注畢國名言
以詰其成所取於畢之寶於畢以責其成也
曷胡貢東牡注東牡蓋所得於東胡之牡馬

飲滄上章第二

見許男於滄上注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
滄水之所在音羽美反祭父以天

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注禮男執蒲璧許男欲

羔許男以列侯而用卿禮注奉許男不敢辭注王命還取束

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注毛公即是日也天子飲許

男於消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咎氏宴

飲母有禮注天子稱異姓諸侯為伯舅燕者私會不

舅咎猶舅也注疏言朕若非許邦而能恤百姓耶歎許

男之賢也咎氏者鄭重而呼之也宴飲者行燕飲之

禮以爲樂也母有禮者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注

謂母拘於禮而不達也許男不敢辭升坐於出尊注

穆傳注疏卷五

三

乃用宴樂注言曲宴也疏華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

注稱駿馬許男降再拜空首三日空首頭至於地注周禮

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注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

字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注疏是時天子獵於

近許州故突突天子乘烏舟龍卒浮於大沼注沼池

暮遣之歸注疏烏舟龍卒浮於大沼龍卒浮於大沼注沼池

舟字舟皆以龍為形注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製

者疏自丁卯至癸亥遊於圃田者四十七日時在春

之暮矣龍卒者所謂龍蛟與對者也注疏郭注爾雅鄭有

消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合諸侯注疏郭注爾雅鄭有

縣西圃田澤是也鄭之封國在魯王後百餘年是時

無鄭邦之名故以圃鄭為稱圃亦作甫後宣王九年

十虞

會諸侯狩於圃則知穆王亦合

圃田章第三

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注圃田澤西

宮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

二十四浦大斬小斬即大漸小漸也所謂漸澤者疑

即圃田二十四浦之名注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

苑園地而虞守之也東至於房注房房子屬趙國地

疏設十虞而守之也東至於房注房房子屬趙國地

屬汝南郡古房子國也在圃西至於頓注頓頓

田之東無因遠至於趙也注頓頓

南至於桑野注桑野在

溱洧旁居中北盡經林煮棗之數注疏更徐廣注云煮

牟之南也

義云信都縣有煮棗田宛句在河南信都南北五十

里疏據水經注云圃田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

澤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十

北二十六里則傳所紀里數較之於今頗合注疏

總標之也東虞曰兔臺注疏按下文即虎牢也水經注

傳云鄭伯勞西虞曰櫟注疏按今河南陽翟縣音立

屈生於免氏注疏按今河南陽翟縣音立

忠曰今陽翟南虞曰富注疏按今河南陽翟縣音立

也翟本櫟南虞曰富注疏按今河南陽翟縣音立

相其疏其當是御虞曰口來十虞所注疏按後注以次

所謂御虞也日來十虞所者謂受田獵之令者來十

衡皆虞人也傳稱
桑虞蓋林衡也
甲辰天子次於軍丘以畋於藪澤
疏紀年云穆王十四年夏四月王畋於軍丘則甲辰
者乃夏四月之甲辰日也藪者蓋經林煮棗之藪也
是軍丘之地當
在大河之北矣

觀桑者章第四

甲寅天子作
疏謂曰軍丘
居范宮
疏紀年云穆王十
四年五月作范宮蓋在田軍丘之後穆王元年築祇
宮於南鄭即鄭宮也九年築春宮至是作范宮凡三
宮其稱王母賓於也
以觀桑者
注桑採桑也詩
宮大抵昭王之宮也
天子命桑虞
注主
於桑中
注桑林之中
天子命桑虞
注主
也疏亦十
出囚桑首
疏司桑女
用禁暴人
注不得令
虞之一也
入之節
妄割犯桑

穆傳注疏卷五

五

木疏郭說非也蓋禁強暴之人不得入桑林
以犯桑女耳桑虞厲禁豈有犯桑木者哉
仲夏甲
申天子困所
疏歷十
虞之所

宿祭章第五

庚寅天子西遊乃宿於祭
注祭祭公邑
疏祭畿內國
采之邑也今開封府東
注云邑者蓋畿內卿士所
北十五里祭伯城是也
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
古昊天之詩
注詩頌有昊天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
當為周字蓋昊
天子命歌南山有蘿
注詩小雅有南
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
詳疏按禮字從四山所以象高為臺臺夫須所以未
毛乃紹宴樂
遊也祭公必從二十一年祭公疾穆王

疏奇而法

陶天有禮

稽首讞言作祭公解吾儒纂入禮記稱爲顧命但詔
祭爲葉耳祇宮獲沒由於祈招一詩其薨也與周公
同謚稱文而王亦自是無西巡之舉矣
君臣相與之際如此可不謂之隆哉
丁酉天子作
臺以爲西居
疏思歌有臺故作臺以
彰之爲西遊所止舍也

雀梁奏樂章第六

壬寅天子東至於雀梁
疏當在甲辰浮於滎水
滎陽今
澤是疏水經注云黃水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
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滎城東西四十里
南北二十里傳曰天子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
水東北流即黃雀溝傳曰天子東至於雀梁是也
乃奏廣樂
疏見
季夏庚戌休於范宮
疏言休息於所
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
疏即桑林之中也
天子之飲於此
乃飲

穆傳注疏卷五

六

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注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
舞蓋夏啟臣孟涂裔神明之後故天子從之飲而有
舞鶴之異二八凡十六鶴其舞成行列也紀年云啟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泄訟海內南經云夏后啟之臣
日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
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陽南行屬也是孟涂爲神
於巴部注梯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見孟涂見神於
巴而子孫亦如重黎之後以世
還宿於雀梁
官龍神其祖故天子重之也

射獵遊章第七

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
疏地
虞人次御
注以次
有所
孟冬鳥至
注雁來翔也疏周之孟冬夏
王臣
問
弋送下云王臣諸侯姬姓女疑是婦官也
仲冬丁
弋共弋者婦官供弋絲以備射獵之用也

議論博大而奇
逸然皆經籍之
精粹也

酉天子射獸疏此言射獸對上休於深壑注董草之

故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於先

王命庖人熟之注庖人主飲食者仲夏正戊戌

天子西遊射於中囿方落草木鮮疏方林中黃落之

射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材注以供人之材用

也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邠邠注邠鄭邑也音丙邠說文

近也邠蓋休與之山在其境上有帝臺之博暴故天

子北入於邠從之博亦猶西遊宿於祭祭公飲之也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注疑井公賢人而隱妨故穆王

同邠本音妨妨頭地名井公即井公利其爵公見竹

書紀年甚明郭以井利為穆王之嬖臣以井公為噫

枋分而二之似無所據蓋此即為見帝臺之所因又

缺不具耳古者帝王與神人交必有所因因河宗以

交西王母而王母從之朝因井公以交帝臺而帝臺

從之遊皆古之侯伯也古者神靈之裔世司其祀者

數千年如宿須句顯顛之司太皞有濟是也自春

秋上溯伏羲幾何世矣而封祀猶存有濟者亦古諸

侯之號猶河伯也即古之為太宗太皞者也使先聖

之後與名姓之後為之謂其世守而能知神之嗜好

飲食而神降而憑之而可得而祀之也故祀神於莘

必帥狸姓或者井公采于邠主休與帝臺之祀以傳

帝臺之神如河辛丑塞注塞子博塞以遊博經所擲頭謂

宗傳河伯也與辛丑塞注塞子博塞以遊博經所擲頭謂

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二畫者謂之白

三塞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漢

書宣帝徵時與陳遂相隨博奕數負進進者會禮之

財也謂博所賄也郭云戒不如故進為塞者言戒不

能取勝得博進三

日後遂為塞也

穆傳注疏卷五

七一

遷劫字新解亦

神人即化人也

化者回即今回
教見後考

化人神游章第八化古音回

至于臺乃大暑疏前王辰與祭公飲酒宴樂丁酉作

也閏今年餘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注因以遊

至于大暑

疑有遠方囚之數而從之是以選劫音勒疏謂天

以聽覽天下之遠方人之數學而為眾人所信乃載

從者是以選而用之劫而挈之不使或遺也

之神人口之能數也注有道數也疏謂載神乃左右

望之注占天子樂之注愛其命為君而時疏命

此臺而天子注其其名曰化公公同去乘應作人疏猶

舊疏神人者即列子所記化人也穆王時西極之國

有化人者敬之若神事之若君為築中天之臺以

侍御猶嚮之人是也

虎牢章第九

有虎在乎葭中注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疏

戎蓋八駿次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注

乘之車右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注

所謂祖禘暴虎獻於天子命之為桺注桺檻也論語

公所此之謂也鄭詩天子命之為桺注桺檻也論語

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注因以名其地也今榮陽城

水天子命賜奔戎敗馬十駟注爾雅曰敗獵歸之大

牢注牛羊豕為大牢疏奔戎再拜古稽首丙辰

穆傳注疏卷五

八一

前四篇記見西
王母此篇記見
帝臺則此章尤
為一篇之警策

表徵

天子北遊於林中乃大受命而歸疏即桑林也大受命

次宿聞告章第十

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注一宿為舍再宿口日當是

蠹書于羽林注謂暴書中蠹蟲因云其季秋天乃宿

于防即流為南濟近陽武縣故城南又東為白馬洲

郭注以趙部房于也余謂穆王里國田而郭以趙

蓋吳房自房畢人告戎注告戎元言較近前以為吳房

城所徙耳畢人告戎難也曰陵峻翟來侵天子

穆傳注疏卷五

九

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疏畢是也紀年穆王十四年

秋九月翟人侵畢與蒐萍澤作虎牢為一年事而書

雜難霍侯舊告薨疏紀年穆王十六年霍侯舊薨與

蔡而致之復侯或亦霍舊之率天子臨于軍丘狩于

鼓疏蓋自房間赴至軍丘而臨

帝臺饗章第十一

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勃

丘注君舉必書勃音犁疏勃丘州黎丘也爾雅云陳

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郭注既以州黎丘今在壽春

縣又云說者多以州黎宛營在河南潛敦為河北此

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始自

黎丘必魁梧桀大非今壽州之州黎也中山經云休

與山東三百里為鼓鐘山帝臺所以觴百神黎丘蓋

在其間天子飲射讀帝臺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

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注周禮曰靈鼓四面洪範

以靈鼓鼓社祭注四面鼓也漢五行志聽之不聰是

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

則妄聞之氣發於妖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

音聲故有鼓妖於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注從擊

鼓也鼓在地下鳥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疏言

所遺靈鼓化為黃蛇而入於地天子之鼓乃從其

下而隨之鳴也注乃樹之桐木也疏其樹桐木不可止

中鳥字或衍或誤乃樹之桐木也疏其樹桐木不可止

亦響樹木其鳴更甚以為鼓則神如疏其聲且鳴則利

于戎攻戎以為琴則利口于黃澤疏以為琴而鼓之

如鄒衍吹律回黍谷之春

黃池謠章第十二

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疏水經注有兩黃水一則發

龍泉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又屈而北注又北與

南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為

黃澤即滎澤也此其導而南者也一則出太山南

黃澤即滎澤也此其導而南者也一則出太山南

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黃澤合又東南流

龍淵泉又屈而南入滎澤即黃澤也又按水經注滎

出蕩陰西山之東北東歷黃澤入蕩水地志所謂差水至內黃入蕩者也又云洪水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白溝又東北流至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則此澤在內黃縣也漢內黃屬魏郡注清河出縣之南即淇水下流也外黃屬陳留郡因魏郡有內黃故加外縣有黃溝黃城今內黃縣屬大名府蓋彰德大名皆魏郡也黃澤界連大河南北在河內為內黃在河外為外黃業澤又居其上大抵皆數百里楚有雲夢澤方八百里止之安陸南之華容洞庭廢縣使宮皆雲夢澤所謂江南為雲江北為夢是也

穆傳注疏卷五

十一

八啟室章第十三

丙辰天子南遊于黃疏即黃竹也有黃城谿谿水出崖雲舉亢石無階猿徒器其捷巧隨族謝其輕工長霄冒顛層霞冠峯峯分大小故以名之水流亭下謂之黃亭在太室之巨以觀夏后氏啟之所居注疑此嵩山中其上有啟室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疏淮南子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轅轅之道塗山女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啟禹曰還我子于是石破北方而生啟其石在嵩山六啟亦登仙者言夫禹及子啟皆登仙也一統志嵩山三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以其下各有石室也啟母后乃入于啟室注似謂入在嵩山麓啟母廟前

笙獵萃澤章第十四

與狐言直

前一章止換一字蓋用音節以極哀不在辭義也

天子笙獵萃澤音餅疏紀年穆王十四年冬蒐於萃澤即蓬澤也今開封府城東北蓬池其卦遇訟三三坎下逢公占之逢公曰訟之繇注繇音為數澤蒼蒼其中口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注水性無私兵不曲撓則戎事集疏坎為水而性平宜其正也乾為天而無私宜其公也師直為壯曲為老正則不曲所以壯乾道至剛所以不撓祭祀則憲疏鬼神戎事之集無有不從其占如此敗獵則獲疏國之大事在祀與天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緡注緡葛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疏狐者史之名蓋史狐筮訟之卦而逢公對有陰狐占其辭故賞逢公而賜亦及於史狐者也雨夢神有事注有事是謂重陰是謂重陰注因以紀也疏天水

穆傳注疏卷五

十二

黃竹哀詩章第十五

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疏突發恆寒人有凍死哀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注哀猶我徂黃竹疏黃竹地名員闕寒疏石鼓文云俱作員帝收九行注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左傳曰道里為表文表珍收埋於陰注陰嗟我公侯百辟冢卿注君冢卿皇我萬民注皇正也疏謂美大且夕勿忘注家幸

念之

一章章七句 行叶行卿叶 荒與忘應

我徂黃竹口員閱寒帝收九行 如字 嗟我公侯百辟

豕卿 如字 皇我萬民且夕勿窮 注令無 困也

二章章七句 窮叶肱與 行卿叶

有皎者駘 注駘鳥名皎白兒音路 駘駘同駘則駘也 翩翩其飛 注言得 意也疏

驚性喜於雨雪羣飛水鳥樂而 凍人悲當作其飛翩翩叶韻也 嗟我公侯胡勿則遷

注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 家宰皇我萬民口勿作遷 居樂甚寡 注言守一 不如

遷土 注居無 禮樂其民 注言當以禮樂化其民也疏 此章言白鷺逢凍尚能不拘

穆傳注疏卷五

三

一處而其飛翩翩我公侯胡不皇民而他徙乎況 居無樂而遷為優可以教民脫此阨民音賦叶韻

三章章七句 疏黃竹之詩自東山 而來然各有所當

天子曰余一人則淫 注淫於 遊樂 不皇萬民乃登 疏不暇 胥萬民

以登上 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於塗山 注羿有窮 氏帝善射

者疏注稱羿為帝音當是君字之誤也按傳內記留 昆歸玉則穆王十四年事二十一年祭公薨三十九

年王會諸侯於塗山則穆王二十一年祭公薨三十九 年後塗山之會也蓋自祁招託諷已悔心矣 祭公

占之疏 音音之由 疏言占易而疏 明卦詞由來也 乃宿於曲山

還入章第十六

壬申天子西升於曲山口天子西征升九阿 注疑今 西安縣

此篇憑空考核 徵引詮釋愈出 愈奇字句間大 關係文字

東哲字廣微

十里九坂也疏西當作新水經注云洛水東逕九豐 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 於九阿是也按九阿當在河東中山經云祁山無草 木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 而北流注於河其中多蒼玉 南宿於丹黃戊寅天子 則九河乃九都之祁山也

西升於陽山 疏北山經云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 銅留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按景山介於 太行王屋之間則西升之山 過于靈與井公博 注穆 王往

即此陽山而下即輪坂也 反輒從井公博遊明其有 道德人也 乃駕鹿以遊於山上 疏以 鹿駕

車而遊山上即驂 駕白鹿雲中遊也 乃次於涇水之陽 注今 輪坂也今河東太陽縣傳 日入於窻輪嶺輪二音 乃次於涇水之陽 注今 在河東河北縣音項脰之脰疏漢河北縣屬河 東郡古之魏國也晉滅之以封畢萬有韓亭焉 吉日

穆傳注疏卷五

十四

丁亥天子入於南鄭

附帝臺化人考

白石先生曰按晉書東哲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言

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事今考前四篇

敘啟行並回鑾次第明明為見西王母也此篇宜

為見帝臺而傳文不言及豈出東廣微之臆度哉

蓋廣微校書時當汲冢始出必有其文故從而序

目之而景純注傳當永嘉亂後其文或有脫而景

純未之知耳帝臺者神人之名也見於中山經者

奇想天開非人
謀所能至也

丹朱之馮身少
年之藉叢皆此
義非知鬼神之
情狀不能發世
到此

凡三焉一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
碁五色而文其狀如鵝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
者也郭注曰棋謂博棋也禱祀百神則用此石也
然則古者祀神神即降之而可以與為博戲秦王
刻箭於華山著其與天帝博即楚詞招魂亦有篋
篋六博之言然則帝臺列棋於山以與百神博而
穆王即從而博之豈不可信乎顧不曰與帝臺博
而曰與井公博何也注者以井公為有道德人則
亦神仙之流疏者以井公即井利則天子之嬖大

穆傳注疏卷五

五

夫也或者登旅之時井公實為其尸而神靈因以
憑之故與井公博即與帝臺博也歟一曰鼓鍾之
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注曰舉觴燕會則於此
因名為鼓鐘也若然則是此山自有鼓鐘諸樂器
不假人閒也然則傳稱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者
乃帝臺所以觴天子而奏鼓鐘以樂之因本文獻
酒上缺二字遂不知為帝臺耳此篇兩奏廣樂前
之浮榮而奏者乃天子自奏而此則帝臺為奏以
觴天子者也顧天子於王母獻錦組於帝臺特遺

交互穿插說來
寫出花園錦簇

隨難隨解遊

靈鼓天子觴王母於瑤池王母謠而天子答之帝
臺觴天子於黃池天子謠而帝臺無答歌天子為
王母樹之槐以眉之為帝臺樹之桐而迄無所目
蓋王母主其國君也賓王之義也故以人禮接之
帝臺主一山神也幽明之別也故以神道治之其
謠稱池馬與澤馬者猶渥洼池馬澤馬于阜之類
皆神之也黃池即黃澤因淺深廣狹異名耳中次
七經以苦山為首自休與至大駝凡十九山皆盤
互於成周河洛之間而以苦山少室太室為冢冢

穆傳注疏卷五

六

者大也苦山在少室之西二百五十六里其山綿
直五百餘里凡休與鼓鐘姑媯皆苦山也隨峯異
名耳穆王賓於西母古今能言而見帝臺之事至
今未有能言之者蓋穆王見帝臺事在十四年其
年伐徐戎敗軍丘作范宮翟人侵畢菟萍澤作虎
牢皆書於冊故知見帝臺在是年也十七年乃見
西王母其贈答之言皆傳道要十八年祭公作祈
招王感而從之不復肆其心焉是篇所載宴許男
於滄上祭公飲天子於祭開圃田之虞與化人遊

與井公博作虎年歌黃竹大抵皆記十四五六年之事惟其書但紀日之干支而無年月以繫之且錯亂脫缺注亦如之故見帝臺之事遂不能明也一曰高前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飲之者不心痛此山以荆山爲首大抵在南陽之境也蓋前四篇所傳皆十七年西征見王母之事而此篇及第六篇皆東征見帝臺與化人遊之事西征還履天下十九萬里而東征近起終南不踰於濟漯不過界於雍豫充冀之間見帝臺而遊

穆傳注疏卷五

十七

化人帝臺著於山經化人卽經所謂氏人能上下於天者也而莫詳於列子古者化字皆平聲讀如同近低轉灰與訛無仄讀者見於莊老楚詞漢賦皆可考也然則化本音回故知化人卽今回人也六朝而下化字皆仄讀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以化叶爲則回音也莊子秋水以化叶馳移爲亦回音也離騷以變化叶江蘼亦回音也後世化字無回音而外國道人來中國以儒家字繙譯不知化字有本音也遂以回字代之謬至於今千餘年回

誤
扶發千載之謬

人滿天下而不知卽穆王時之化人也按大荒西經炎帝之孫靈恕生氏人是能上下於天卽列子騰天回教登霄之說也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旣已變物之形又且應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

穆傳注疏卷五

六

土木之功楮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韻晨露以樂之日月獻王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上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之上而不知下之據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細嘗皆非人閒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悟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

穆傳注疏卷五

九

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暫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而諸志略說西域默德那國卽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有大德臣服西域諸國尊號爲別諳扶爾猶華言天使其教專以事天爲主而無像設其經有三十本凡六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有篆草楷三體又有陰陽星歷醫藥之書風土似江淮自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

一統志作別諳
按爾明史作諳
扶爾扶音與

回環照應

其教入中國其說如此而日知錄則謂起白唐核門之畱焉然其教未盛也至蒙古混一其將相多有回回人而回回之國不見傳於元史今閱回教之書則以佛教天主教爲異端其所議論皆化人默存之說也晦於往卽大顯於今使宋儒見之又不知作何說矣今回人指謨罕驀德爲聖人猶儒者之奉孔子老釋之奉伯陽如來也則亦三代時人矣三教所開皆在東西周然則謨罕驀德其卽穆王所與遊之化人乎謨罕嘗登天回人因爲登

穆傳注疏卷五

三

霄傳其說稱天爲眞王稱謨罕驀德爲聖人其傳略曰聖爲讒叔所撻傷傳以謨罕驀德作穆罕默德其讒叔名額卜括黑勒也宿於姑家忽四天仙曰者白勒依勒曰倚思喇飛勒曰彌略依勒曰禮自挖勒召聖登霄凡有所見四仙指明有人四起前後左右呼聖不應此四起者迺特爾撒與誅獲歹設疑行術幸爾不應爾之教生不轉外道復見老婦金珠綠服頂掛珠絡迎聖前呼面右亦右面左亦左聖不復顧此卽薨耶嫁無數夫都被殺害幸爾不顧爾之教生雖被

所誘終脫永苦見白石孔出牛漫野此石孔者教
生之口牛所言無益之語既出於口不能復入見
老壯少聖挽其少挽老不久挽壯不靈幸挽少年
教生平安直至世盡復前見仙水蜜乳酒捧碗各
一聖惟飲乳爾之教生悉屬天堂復前見仙捧衣
四色白綠黑黃聖取白綠爾之教生不入火獄復
前見人擔柴不勝復加一束柴卽躉邪彼擔柴者
忙躉邪人期家務齊方理功課無常到來兩無所
濟復見井邊桶汲無底此沽名譽伐善務誇雖齋

穆傳注疏卷五

三

拜施如稱盤內毫無筋兩復見前人坐地慟哭乃
野梯目艱辛苦楚人莫能知主命仙以寶座來迎
座有兩翅極東彌西聖登寶座奮翼上昇無數飛
鳥排列迎聖翅肩相接盡日出沒王造此鳥食飲
睡雛俱從翅生自立世盡毛無一落復前大海水
面向下其底朝天懸於空中世之所有海中盡見
聖過此海風車來迎聖登風車踴躍上昇天輪復
接聖登天輪日月交纏列宿旋繞第一層天天門
忽啟迎聖大仙左右侍列見一起人腹大如山蛇

第一天
佛敎二十八天
連三界而上之
則堅說也道敎

西方各八天合
三十二天則橫
說也回教七天
亦主堅說但既
已登仙猶見層
層罪罰業報則
是天上亦有地
獄矣何取於登
天為

第二天

蝎咀毒痛苦難堪銅汁傾腹聲如猪噉此吞利錢
酷擠無告疊算貧難前見一仙面如皎月昂首慟
哭淚滴如珠王造為爾教生告饒直至世盡聖正
憂悶卽時命諭穆罕默德休為憂慮後世同爾教
生共過咤喇特橋獄火上炎爾喝一聲火焰俱熄
第二層天眾仙其體半雪半火復見一雞頭頂三
天足踏本層引須彌外食人罪孽入腹卽飽渴祈
恕饒其渴卽止復見寶牀坐一仙人顧右而喜笑
容可掬顧左而悲愁眉不展此卽阿丹聖問吾祖

穆傳注疏卷五

三

何喜何悲阿丹答言我見子孫準進天堂是以有
喜我見子孫罰入地禁是以含悲復一起人自割
自食此乃教生背談是非損人名節辦公無濟第
三層天香肉置右臭肉置左灼爛臟腑其聲如驢
子也婦倒懸乳火刑笞撻其聲如牛行發男女受
此果報第四層天天門忽啟仙登寶座列侍無央
因得患見穆酒爾撒匪爾赦你二聖母妻寶光天
房四方四門每門一柱瑇瑁明珠金銀生成前建
銀塔謨民高念納媽資聲卽徹是霄者白勒依勒

第三天

第四天

登塔上亦念邦格納媽資聲徹於上方眾仙齊集
彌咯依勒登玳瑁上念虎吐白倚思喇飛勒率朝
禮祈將功課回賜給與穆罕教生復見天仙坐寶
座上相如滿月面帶愁容眾仙擡擁列眾無央右
列衣綠光皎如月左列衣黑口出火焰一仙軀大
執牌向樹葉雜明暗一仙兇惡遍身皆目端視此
牌面置一盆薨邪多大是盆多大手取魂魄其人
隨亡七天七地不緩須臾薨邪男女注明葉上葉
亮知好葉暗知歹如葉黃落即知應死視牌除名

穆傳注疏卷五

三

直至世盡第五層天無數袋囊前架二盤風雷雨
露霜雪滋潤應布多寡是盤較定一點一仙送於
下界五穀蔬果草木花卉一粒一仙保守至熟第
六層天見一天仙頂阿勒始兩目仰視口噙一簫
又見一仙阿勒始下踏地七層又見一仙足在地
上七萬首口口七萬舌出七萬音悉稱讚王展七
十翅浴慈憫海翎毛滴水一點一仙讚王讚聖直
至世盡第七層天乃即者白勒依勒所見四寶座
座置尊經一討喇特一引知禮一澤布爾一府爾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歌伶復見大樹明珠赤金合璧生成樹出聲音音
皆讚王聖欲前行忽見白勒依勒者辭彌咯依勒
即以翅肩接聖過海復過火海及無數帳彌咯依
勒亦如前辭於是倚思喇飛勒復以翅肩接踰七
大海過七萬帳及此倚思喇飛勒辭三仙同稱位
分界限僅得及此再難進步忽飄珠毯聖登其上
憑虛而御過無數帳至大幔帳一曰光明二曰大
能三曰尊大聖至其前珠毯忽逝永悠澄寂絕無
聲臭聖步上昇復見寶帳聖弗敢前忽聞妙音清

穆傳注疏卷五

三

虛無極論於聖曰爾其上哉聖遵命拜論憑何物
來見於我奏憑功德侍奉尊大捧阿勒始從旁作
證委實萬物通無有主惟有真王穆罕默德是主
首僕是主欽差王真論曰今爾所祈我悉準爾聖
因感謝復求真主能如者白勒依勒翅三百六十
六十萬翎展翅日月出沒所否曰爾有髮六十萬
根搭救教生亦六十萬能如命仙朝阿丹否曰我
命仙朝拜於爾因爾之光在於彼首能如與倚上
喇希默火化蓮池曰爾後世同教生過咤喇特橋

火焰上昇卽時冰冷能如穆酒得與海水匪爾敖
你人馬沒否同敎生過咍喇特橋我卽命爾其細
如髮其快如劍其黑如夜容易過去能如王與數
喇媽納風牀一張臣宰登上飛禽張蓋走獸列屏
神鬼擁道行千里否曰爾片時過七重天奚止千
里能將兵馬狼風刮去筋骨折否曰後同過咍喇
特橋我命是風盡將外道吹入火獄吹爾敎生盡
進天堂王降四讚及七寶號總爲拔德脫離罪獄
一讚於王化生萬物止一獨尊二讚於王至大至

穆傳注疏卷五

三五

能造化萬有三讚於王不受所生亦無所生四讚
無對亦無比配凡人念讚今獲安寧後脫永苦聖
至天門守者謂聖八天鎖鑰皆具汝手以手扣戶
天門忽啟雞立仙柱千四百翅翅七百翎謨民念
邦格納媽資聲徹天堂仙女之首凡世人交還納
媽資讚王讚聖雞出美音七十千樣天樹葉動仙
鳥齊鳴仙女觀看下方朝拜願祈侍奉四大宅院
每院四千宮殿樓臺珍玩龍榻仙姬雲髮娥眉星
列綺羅成錦又四宮殿殿從東起欲度往西至死

不竟前一涼亭明珠生成王造此亭回賜雨等不
取難債爲仇取和復前四河乳蜜甜醴泥淤成香
沫凝爲片香河流香食河流食一河廣闊考賽爾
池池樹土巴葉覆天堂光耀上方每葉坐仙讚王
讚聖仙櫃內貯列聖遺珍一爲戒指前賜阿丹褐
服前賜倚卜喇希默寶印方戟仙劍前賜蘇賴媽
納仙棒前賜穆酒征討冠縑前賜倚思哈克後歸
上界今轉命星寄與四配戒指褐服給額卜白克
爾聖舅又以兵械給罕穆澤則爲聖叔以冠縑給

穆傳注疏卷五

三六

藕思媽你寶劍方戟以給爾哩皆爲聖婿聖出天
門復觀地禁二人錦覆獄火不侵乃聖父母聖聞
駭慟近詢一親曰候多年冀爾祈饒聖傷垂淚方
欲求祈卽時命下將爾敎生分作六分以彼四分
我與恕饒二分許爾搭救父母爾祈四萬事悉準
爾歸耶止耶聖乃奏言昔者爾撒登霄未歸以致
敎生俱轉外道祈卽歸敎揚王恩威王準求祈乃
命仙取光明寶牀令聖乘回聖登寶牀忽至姑家
夜已半矣姑禮拜畢訝從何往聖陳登霄姑喜是

寶早至寺與撒哈白言內誅獲歹涉疑不信遁歸
至家市魚令烹擔器汲水及至河邊解衣而浴起
視自軀已化爲女尋覓衣物杳無踪跡有男引歸
爲婦七年育有二子復至河邊衣器猶存仍化爲
男更衣擔水急歸至家魚猶未熟因信聖言登霄
非虛復至寺中聖呼曰來爾將所歷說與眾知誅
獲歹陳因自悔罪永爲順命其傳如此穆罕登霄
卽化人之與王神游也明史亦以回回祖國爲默
德那其王爲謨罕慕德又稱回回設教之祖曰馬

穆傳注疏卷五

三七

麻上默音之轉耳

外教亦然何況吾儒

所謂反視其室
已有挑之者一
笑

哈麻首於天方行教死卽葬焉其左有司馬儀墓
天方稱爲聖人則未知馬哈麻與謨罕慕德孰爲
先後也極西之人謂回回諸國始祖馬哈默之教
各立門戶自相排擊卽古傳回教以事天爲主今
變曰清真謂之真主猶所謂維皇上帝無甚異也
今回教盛於中土而其本國及五天竺多奉天主
教謂天主降生於如德亞國故稱聖土當春秋時
有二聖人父曰達味德子曰撒喇滿又謂自生人
到今止六千年其國之書記之極詳似所稱天主

由於雅

卽中土所稱天師也而回人所稱真主猶如上帝
顧其傳詞語鄙俚幾如稗官小說今節而正之比
於內典以見其教卽列子之所謂化人山海經之
所謂氏人其種類亦出於炎帝神靈之後云

穆傳注疏卷五

三六

穆傳注疏卷五終

穆天子傳卷之六

河東郭璞

江南檀萃疏

古文

疏汲冢書出於晉時略見於荀勗衛恆傳中惟東晉傳為詳勗傳但稱武帝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而已恆傳但載為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髮髯古書猶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說之是惟書法而已其餘某書及卷數俱不詳也惟晉傳載各書篇數而云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據此則自第一篇至第四篇皆紀西征見西王母之事第五篇紀見帝臺之事皆為穆天

穆傳注疏卷六

子傳本文而此篇獨紀盛姬則雜書十九篇中之一篇也當時割而附於穆天子傳遂為傳有六篇耳蓋雜書十九篇內論楚事一卷及此一卷而餘十七篇皆紀周食田法焉今按此篇紀盛姬最詳而第五篇束皙以為見帝臺今其文中無帝臺事而注與井公博分井公為二以為賢而隱者疑束皙所見必有全文迨永嘉之亂其文或缺過江作注遂因缺文而不得明耳隋經籍志載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即今卷數

勒示石閭第一節

之虛皇帝之閭乃示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注此復是所銘勒封建也殘缺字多不可推考耳疏之往也皇同黃帝也閭石閭所封禪之山也先王文王也六載禮記文王官人倫有七屬屬有九用用有六徵人徵既成以觀大用一日取平人而有慮二日取慈惠

此篇記哀傷感
弱而尤從石閭
勒銘起史氏之
微辭也

而有理三日取直愍而忠正四日取順治而察聽五日取臨事而潔正六日取慎察而潔廉七日取好謀而知務八日取接給而廣中九日取猛毅而度斷此之謂九用亦曰九觀也按大戴禮以王為文則所云太師乃太公也汲冢周書官人解文與此有異同而無九用七屬後段蓋闕也又莊子列禦寇篇引孔子之言云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按此文言九觀尤明晰此皆古者知人之法故各書引之穆王東巡至於岱宗勒先王九觀之法於石閭以示東方之諸侯且詔後世也

多菹紐獸第二節

己巳天子南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注管子曰菹菜之藪

穆傳注疏卷六

今吳人呼田臘草草地為菹音宜疏郭引管子者明菹臺在齊也臺在菹中因名菹臺也說文紐系也一日結而可解蓋蹄於是白鹿一悟棄逸出走注言突獲之類生獲之也或疑乘鹿而實非也傳謂諸獸已就紐獨白鹿脫紐而出天子乘渠黃之乘獲焉注自此以上疑說逐得子副車也柏天主車參天子丘之方言耳疏言於獲伯為御奔戎為右者也天子丘之注丘謂為之名號鹿築丘以表識之重是曰五鹿官人之地是丘其地也注說非也上言鹿牯此言五鹿倒文耳官人者即上示九觀以官人於石閭之下蓋古明堂之處故封禪文亦曰登介丘獻其皮是曰獻其脯是曰脯疏丘皮丘脯獻之處而名為皮丘天子飲於潔水之上陰潔陰

音省疏地志灤水出東郡武陽縣至高唐注河桑陰
郡後志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此注自
上皆因鹿以名所在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
五鹿墟晉文公所食於野人處者也國是曰甘者
謂甘也注引五鹿乞食者應在上文是曰五鹿之
下而願於此者蓋引而比類言之未以左傳之五鹿
當穆傳之五鹿也杜注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
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是有兩五鹿矣補
注云今大名府五鹿城其屬元城縣者即沙鹿城屬
開州者此衛地五鹿是也今開州亦屬大名府元城
其附郭則二五 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灤口疏謂用
鹿皆衛地矣 乃西飲于草中注草野之中國草大
於深也 澤之中故能奏廣樂大奏
廣樂謂千人唱萬人節也疏所是曰樂人注亦以紀之
疏謂管樂萬

穆傳注疏卷六

三

人之
也

納盛姬第三節

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伯之子也注盛國名疑
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為諱之盛諱戚同姓者疏缺
者有數字當云天子西北至於盛盛伯獻女姬姓也
改稱盛諱以同姓為嫌也杜注鄭國也東平剛
父縣有鄭鄉補注今兗州靈陽縣北盛鄉城是也
城墻即剛父故縣是成鄭盛通稱矣鄭出文昭國城
歸魯為孟氏采邑補注謂靈陽縣東北九十里故城
社即古城也然成鄭本一何用別註又小經注云
虞縣故城東有漢司徒盛允墓公字伯世梁國虞人
也其先夷氏至漢中興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荀
悅曰元帝諱爽之字曰盛爽音釋盛也氏當出於召
公亦同姓也百世 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注盛伯為
不通豈其然乎

按紀年云穆王
十五年作重璧
臺為盛姬也十
七年西征見王
母於崑崙山同
中道得偃師試
其伎盛姬與內
御共觀之則其
後當在此後也

位在上是曰盛門疏貴其天子乃為之臺注為盛姬而
築臺為姬是曰重璧之臺注言臺狀如疊璧
盛姬病沒第四節

戊寅天子東徂於澤中逢寒疾注言盛姬在此遇風
上文紐獸也澤即天子舍於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
之名澤曰寒氏注以名澤也疏言盛姬求飲天子命
人取漿而給注得之速也傳是曰壺觶注壺器名觶
同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沒天子哀之上
疑說盛是曰哀次注哭位之位次
姬死也疏即以為地名

穆傳注疏卷六

四

殯廟第五節

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注先王之廟有在此者
穀丘地名漢于郡
立內外喪主第六節

壬寅天子命哭注令羣臣
而殯也為主者刊重木以明主道也檀弓曰重主道
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按喪禮設重在祭父賓
喪注謂祭父也賓讀為賓去聲天子王女叔姓為主
也助何切字書安也輕也又少貌音磋天子口賓之

命終喪禮注命持喪於是殤祀而哭注殤未成

陳具第七節

內史執策注所以書贈賵之官人注刀職官人各曾祝敷筵席設几注敷猶鋪也周盛饋具注饋具饋也疏盛豐盛肺鹽羹注肉也當以音行者音字蓋也是清字之誤清同汁注音大也音行者音字蓋也

穆傳注疏卷六

五

腥俎十二乾豆十九鼎敦壺尊四十注敦似器曾祝祭食注禮鮮祭喪皆祭進肺鹽祭酒注以肺換

九祭五日振祭六日攝祭注兼言之也獻喪王第八節

乃獻喪王伊扈

乃獻喪王伊扈注疏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共王使王盛婚之喪以待外賓伊扈拜受以祭注疏受祭之也女又獻女王叔姓注疏女者婦官內官之屬亦祭之也叔姓拜受祭注疏亦拜女所獻曾祝報祭觴大

即位注就喪位也疏曾

斂哭第九節

畢哭注言眾人盡哭也一曰畢止注畢止內史讀策而哭注捧兩御者口主人之史讀賜是也曾祝捧饋而哭注捧兩御者口祈而哭注待御者禮曰御者入浴疏浴浴尸也抗者

穆傳注疏卷六

六

承斗而哭注佐斂者也斗水杓也注疏對應作斟君之容四斗以佐者注佐飲衣裳佩口而哭注飲蓋平日

與上佐樂口人陳琴瑟笙等注疑等上宜作籥注如孔籥注今載夷筦注筦如併而哭注此言樂人百工

眾官人各執其職事以哭注言百眾猶百族也疏曰士

女錯踊九口乃終注錯互也哭則三踊三哭喪王伊

扈哭出造舍廬注舍倚也疏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

之佐者哭注疏且徹饋及壺鼎俎豆注皆佐者眾

官人各注其職皆哭而出注畢井利口事後田而收

畢

注并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并利稽後出不及輩故收縛之疏郭之二議前議優

祖載發命第十節

癸卯大哭殤祀而載注載祖車也疏鋪張極盛然終以卽於葬所也穆王惑溺終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

不踰禮此三代之古風也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

之南注卽立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

注視猶比也疏言亦不邦後于諸侯注疑字錯誤所

用皇后禮葬之未詳也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盛姬之葬雖用后禮而不俟同

軌之畢至者聞之也不邦後者不俟諸邦後來也

河濟之間共事注供給事也疏河濟之間章穀黃城

穆傳注疏卷六

七

也楯車所以載棺者七萃之士抗者卽車注舉棺

天子龍楯而悼悼七萃之士抗者卽車以就車曾

祝先喪注導也疏所謂祝執大匠御棺注爲棺御也

爲御禮記曰諸侯御棺以羽葆謂在前爲行止之節

疏卽喪視勸防之事勸謂執朝以倡率前引防謂執

披以防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注言旗上畫日月及北

極傾側通名鼓鐘以葬龍旗以注龍旗交龍之旗

鳥以建鼓注鳥隼之旗舉則鳴鼓獸以建鐘注龍以建

旗注交龍之旗舉則鳴鼓獸以建鐘注龍以建

備注行行伍也使并利典擊鼓以行喪注疏發則舉

旗以勸之注令盡哀也疏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

注爲節音節彌猶低也疏止哭者節其哀也曰賜祀

彌同靡音米節之者節其勞逸暫停而憩曰賜祀

大哭九而終注九哭二十七踊

喪主卽位第十一節喪出干門注喪出穀丘喪主卽位

注就哭位疏周室父

兄子孫倍之注倍倍列位也諸侯屬子注宗屬

倍之注言諸侯之子有屬籍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

之注外官所至在外者疎外官都邑之姬姓子弟倍

之注盛姬之族屬也疏謂盛姬執職之人倍之注執

同姓之子弟獨爲一行也

執事百官眾人倍之注百官及庶人哭者七倍之注

七重疏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注百人爲一倍萃

而哭長哭不踊今俗之送葬者亦然踊則大哭有節

一哭三踊者也蓋陪喪主者共四十三行皆男子之送葬者也

女主卽位第十二節女主卽位注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

之女倍之注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宮官人倍之注

官爲內官也疏天官九嬪世婦女御春官世婦每宮鄉

一八則十二卿矣下大夫四人則二十四大夫矣中

士八人則四十八中士矣天宮賢庶妾倍之注眾庶

官不言數然皆爲宮官人矣

穆傳注疏卷六

八

妾也疏為其賢故哭者五倍踊者次從注以次相從擇而別為一行也通上之倍者共九行踊者以次從哭不分行也以上皆女子之送葬者以陪女主也

宣命第十三節

曰疏宣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疏擊鐘止之

曰疏又命臣人哭于車上注御棺不注曾視哭于喪前七

萃之士哭于喪所疏臣人有爵乘車哭于車上曾視

喪所而後曰疏又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注

止也疏小哭則交錯而踊至曰疏又喪三舍至于哀

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乃休注三十里為舍也傳曰

穆傳注疏卷六

九

次地名已見前自穀上之廟至哀次共九十里自哀

次至重璧之臺凡百五十里是行二百四十里乃休

於臺也臺為姬築故停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

車是曰罔單注決水周繞之也繇音遙罔音員以號

曹侯那侯弔哭第十四節

得名是知重璧之臺繇河可掘溝引水而罔喪車也

是曰罔單者非以水名蓋以名其停喪之地也罔音

平聲曰殤祀之注於此復祭疏亦天子命祭之

孟冬辛亥疏自甲戌納姬戊寅告病凡五日壬寅命

十八日也邢侯曹侯來弔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

辛亥朔日也注二國同姓又近喪次

故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注不豫

尚書曰武邢侯曹侯乃即太子疏太子即恭王也紀

王不豫注邢侯曹侯乃即太子疏太子即恭王也紀

共王緊冠世本及人物表作伊履時太子哭出廟門

以迎邢侯注曹侯不進疏曹侯不注再拜勞之注同勞

答拜注太子抗禮也邢侯謁哭于廟注謁告也疏告之

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疏即喪內史賓侯注賓相

相邢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注與太

子拾踊疏厝同錯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

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

具官見遣第十五節

天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注具官備禮相見

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注義所未聞疏執

行朝禮也武步也言二侯拜見其步一者爵等耳益

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軛侯伯七十步

立當前疾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邢侯曹侯其爵

等故其步一也春秋時曹為伯爵然侯伯位同天

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

侯如故注言不以喪廢禮

出憲行喪第十六節

曰疏此又天子出憲命以或祿賄注此以上似說

贈贈事衣物日

穆傳注疏卷六

十一

穉音遂疏注義不明此言警示於眾曰天子有令各
隨所有或穉或贈故下天子使嬖人與伊扈叔姓百
嬖官詁各 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
有贈也

舍于大次日喪三日于大次注停三日殤祀如初疏行
喪車行也張大次於葬所故曰大次也自重璧之臺
百五十里而至於樂池葬所故曰五舍於大次也停
三日者俟葬具之備也連日殤祭如初也殤祭必厭
蓋弗成也謂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未有成人之
威儀也其祭簡略而易行故祭之多而不至 辛酉大
於殯此亦穆王之難割所愛而為禮之變耳

成百物皆備注送葬之物且備

葬贈第十七節

壬戌葬疏是日葬 史錄繇鼓鐘以亦下棺注之也疏繇音
繇 繇役之人即

穆傳注疏卷六 十二

三邦之士輦喪者錄其姓名以齊眾鼓以趣引鐘以
止哭也亦古亦字空時張布幕其上也用禮大喪用
役則帥其民而至於遂治之及葬執 七萃之士及士女
錯踊九而喪下注士謂人土疏七與士錯踊女與女
錯踊九而喪下注士謂人土疏七與士錯踊女與女
錯踊九而喪下注士謂人土疏七與士錯踊女與女

九領注謂之明衣言神明之 喪宗伊扈注對諸侯則
則稱 贈用變裳注宗亦主變裳裳名也 女王叔姓
贈用茵組注茵組也 百嬖人官師畢贈注言盡有穉
士號也禮記官師一廟隨嬖應作辟君也百 井利乃
辟諸侯及卿士之人與羣士無不贈賵也 井利乃
藏注藏之於墓所也井 井利乃

穉音遂疏注義不明此言警示於眾曰天子有令各
隨所有或穉或贈故下天子使嬖人與伊扈叔姓百
嬖官詁各 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
有贈也

反哭祭第十八節

報哭于大次注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疏祥祠
口故以日易月而祥之從略 祝喪罷哭辭于遠人
語倒耳喪視於是命眾罷哭也 為盛姬諡曰哀淑人
節日哀 天子巨人注為上 是曰淑人之巨疏天子
以人名上為上人 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姪思
也諱言陵但巨之 是曰女姪之巨注因以名 丁卯
哭注思想盛姬而哭之 是曰女姪之巨注因以名 丁卯

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巨疏舉魚菽
祭禮略也

征行卒哭終喪第十九節

穆傳注疏卷六 十三

己巳天子東征食馬於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
棘注未詳所云疏食同飼飼八駿也徒擊鼓謂之馬
棘但考之且不歌也馬至者謂馬步也喪故不奏廣
祭馬步於漯上而鼓之以禳馬災曰馬王之巨 癸酉
天子南征至于菹臺注即前所 甲戌天子至于因氏

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絲之木注姑絲大木也
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因氏之國當在河邊尋木
音遙山海經作檉槐江之山陰多檉木之有若檉木
大木也其上復生若木乃木之奇靈者想三代之時
中原氣盛亦有此木猶如河圖之書未可以後世不
見并 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
疑之 王臣姬口祥祠畢哭注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
同也疏舉大祥之祭卒哭終喪

報哭于大次注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疏祥祠
口故以日易月而祥之從略 祝喪罷哭辭于遠人
語倒耳喪視於是命眾罷哭也 為盛姬諡曰哀淑人
節日哀 天子巨人注為上 是曰淑人之巨疏天子
以人名上為上人 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姪思
也諱言陵但巨之 是曰女姪之巨注因以名 丁卯
哭注思想盛姬而哭之 是曰女姪之巨注因以名 丁卯

也終喪于豳氏注服闋豳氏者國名也已卯天子西濟于河注氏之遂注遂同遂路也庚辰舍于茅尺注地於是禮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注哀未忘也素服歸者哀未忘也

永念納諫第二十節

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注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陞注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於兩柏之下注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注上諫書也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

穆傳注疏卷六

三

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注言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疏以新叶人皆韻語也當時七萃之士每進讜言所謂侍御左右無非正人也天子哀之乃又流涕注聞此言愈更增感也是日輟已未注疏輟已未乃王戌葬前之三日也己未而後至甲申二十六日哀愈甚聞夔豫言而止

歸周第二十一節

乙酉天子西絕紆陞注即鉞山之坂一云於已遊於本然錯亂不明因存乃遂西南至于鹽注鹽在河東解縣於注中以示其慎也監音古注周紀年云穆王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親於鹽澤即解池也蓋在見王母前也已丑天子南登于薄山注薄山經薄山之首也

此篇奇思警論眉開眼笑或正或邪一披讀令人得未曾有令人應接不暇坡公此無以加矣

西流注於河薄與蒲注今輪橋山南懸絕音之轉即蒲子山寘輪之陞注今輪橋山南懸絕音之轉即蒲子山頭左傳作顛輪注云顛輪虞邑河東太陽縣東北有顛輪坂今在平陸縣東七十里乃宿于虞注虞國名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附穆天子論

白石先生曰聖人序四代之書莫詳於商周經秦火後商書亡其過半周書所亡不多篇目具存文武成康而後尚書所錄者僅及穆王平王平王無足論而穆王之命訓謫然西京忠厚之風此聖人

穆傳注疏卷六

四

所以取而著於尚書以垂憲後世者也此外周書七十餘篇皆文武成三王自後無書至穆王而復作其序云周王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謀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維艱恐貽此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倣尊王政作職方是則穆王之著作錄尚書者三篇見周書者三篇皆典誥之遺音而史記亦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南巡不返卒不赴告至於諱之其衰可知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閱文武之道缺乃

申誠命周室於是復寧亦可謂中興矣宣王中興
僅四十餘年而盛業不終王師屢有敗通其卒至
杜伯射王於郟而穆王受命 中身如文王享國
百年如堯堯老得舜攝而穆王年至百四五十猶
會塗山作呂刑老而不倦且終其世無敗通之事
雖外傳稱荒服不至然考之紀年及穆傳未嘗不
至也其享歷過於文武成康中興盛於宣王而其
巡遊所至幾踐軒轅之迹可不謂神靈乎惜祭公
殂後其時無召穆公尹吉甫之能雅者以詠之是

穆傳注疏卷六

十五

以美不盡傳耳至其在位尚書明言百年矣而紀
年止曰五十五年後世遂因之則是年且見遺矣
況其事蹟哉竊惟古者天子莫重於時巡時巡而
後能朝諸侯執玉帛者往往至於萬國夫曰萬國
則是罄西法之所謂五大洲之地盡撫而有之而
天子又時時親至於其地是以四荒之遠莫不有
遺蹟之留焉自唐虞定之以五載成周制之以十
二年可見前此並無常期天子欲往即往以輿衛
簡而駕乘神也故人皇駕六蜚鹿五姓同朝

提起巡狩

頓挫

引例奇甚

至理

龍狙神駕六蜚羊皇次駕六蜚麇皇覃駕六鳳凰
柏皇駕六龍古皇神聖既膺天命天必賜之以神
靈之服馭俾其周還天下盡納於在宥雖以帝升
王降至於有夏禹乘二龍過海道經穿胸之國啟
舞二代以巡大樂之野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二
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此又顯著於素臣之傳者
而況黃帝帝嚳與禹皆受靈寶龍躡八威召龍能
檄召鬼神以接萬靈者乎然則穆王之得八駿在
於西極鄧林之外而數且過於人皇狙神皇次皇

穆傳注疏卷六

十六

覃柏皇之所駕焉蓋亦天之所授俾得肆其心以
窮其車轍馬迹之所極也昔轉輪王王四天下時
恃金輪象馬之寶於未降伏地為我降伏天輪既
轉即向東行所到地方象馬身兵即停住止宿諸
國王等金粟銀粟爭來奉獻請王治之王即飭言
令諸國王如法教化仍自治其國如是而已其於
南方西方北方亦然所以王四天下並非籍其土
地人民使歸之於一人也然則古帝王之會諸侯
執玉帛者萬國亦猶此義耳豈籍其土地人民郡

縣其處然後為吾所屬哉況乎王畿之外皆歸列侯王朝不為置吏何論八荒之外而所以能統屬之者在於時巡所巡一過則國為吾國人為吾人所以統御之廣至於萬國為算數譬論之所不能測後儒不察以玉帛萬國在禹服九州之內今合計州縣九州之內纔千五百餘耳且盡王畿之方千里而算之若分算八州以為萬國則一縣且分為八九國其何以國哉故知古皇方域地過日月之表總以王巡為至而所駕或鹿或羊或麋總謂

穆傳注疏卷六

十七

之蜚至於駕鳳駕龍尤為飛行絕迹取其往還迅速不遺累於地方故可以頻出頻返相安於不驚耳轉輪之試象寶也於日初出時乘彼象寶周迴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周而既已還至本宮不遇進小食時其試馬亦然其濟勝之具無所不備然後捕逐八荒如履閭闔穆王之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猶適莽蒼三餐果然不猶是乎穆之八駿既可比於象寶馬寶而造父參伯耿脩巧及與七萃之士又可附於臣寶將寶之屬宜其東升西宴

一收作照應
又出一層

又提出正論

應

南架北行天子無所不至至則無不服從所以庶幾於軒皇之迹也且軒皇遠迹所駕赤虬又得大丙鉗且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雁於礪石軼鷄雞於姑餘騁若飛鶩若絕朝發博桑日入落棠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不御御之者也造父雖不逮此然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諸投足調均勞逸若一馳騫若一周旋若環所以躡影追風動輒翔行千里其

穆傳注疏卷六

十六

助神聖天子之聲靈又豈下於鉗且大丙耶且其時天子守禮不事荒淫故穆會塗山與啟享鈞臺湯命景亳武誓孟津成蒐岐陽康朝鄴宮比盛左氏所謂六王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諸侯所用命其車駕之完備神驥之馳騰巧御之調適一蹴即至一宿即行不擾於諸侯諸侯胥同又示之以禮以整齊鼓舞之所以享國至於百年征無不勝命無不行由勤於時巡聲威之所震也孰謂巡狩而可廢哉經稱轉輪聖王出世時此閭浮洲清淨

突闕一徑匪夷所思

擗起井田

此段尤奇而法上下千古猶如親見而足履之皆確鑿不磨之論

平整無有荆棘及諸稠林丘墟坑坎并餘厠溷雜
 穢臭處礪石瓦礫沙鹵等物不寒不熱時節均調
 穀米豐饒人民熾盛雨深四指更不旁流其水具
 足八功德味土常滋沃如酥油塗及王命終諸寶
 隱沒寶城改變為搏土城昔之人民次第減少想
 見山陵險阻漸於是出雖象馬之寶亦不能坦行
 矣又儒家書言太平之世雨不破塊風不鳴條王
 道蕩平無諸險阻黃帝初夢遊華胥亦如斯言後
 來治中國竟如華胥此井田所自起徑涂通達四

穆傳注疏卷六

九

郭埋沒村落連延且至於數千里勢不得不迂迴
 往復以取徑雖以徑行百里之地而蟻盤蚊陟且
 作數日程每歲暴雨震霆山剝其膚而骨立川激
 於激而刻沈故山益以高水益以深居民鮮少怪
 物得窟其間造作炎冷雪山磴嶠無處無之身熱
 頭痛之阪風災鬼難之域迹交於中國無轉輪者
 出故破壞離散以至於此末世短淺見但憑現在
 不信從前聞軒皇穆后之所巡行與轉輪品之說
 舉以為荒誕是執後來之地形而不知皇古地形

穆傳注疏卷六

三

原不如是也既失其道路又無其駕乘何能遠逐
 八荒之表亦惟近巡乎域中而其巡也舉動煩難
 公私兼擾一夕之淹一過之盼動費金錢數十萬
 故諸侯不願天子之屢出天子亦倦而罷之諸侯
 因以不朝王室遂卑天子亦僅守府周之不復興
 者坐巡狩之廢也嬴氏并吞欲事時巡而久廢井
 田道塗梗塞乃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瀕海之游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可謂麗矣然亦

止縱橫域中耳而長城之外不敢越一步焉嬴由
 此亡後世不得邪徑而託足故巡幸遂為萬葉之
 爛戒漢皇不鑒繼踵祖龍陸出則萬騎千乘水浮
 則舳艫千里以世宗之聰明天縱而至與嬴氏同
 譏謂非巡幸為累哉此二君者巡幸不出於域中
 往返不過數千里已遺大害於天下況能還履天
 下億有九萬里往返輕便如穆王是知封建井田
 巡狩相為維繫封建則諸侯世守其地人民世安
 其業而田制益修井田則澮川各達於海道路各

穆傳注疏卷六

三

奇情至此有神助焉

吳發兩喻幻極

則為歐邏巴洲為古崑崙境黃帝之宮豐隆之葬
 先王之懸圃先王之策府皆在其地焉夫曰先王
 則不獨黃帝時所往來即三代之王未嘗或忘其
 地方而不諳其路逕蓋歷代之外圃與藏書在於
 是道書亦言帝嚳祕藏靈寶天文於鍾山可見隆
 古之治無中外井田封建彌於三極八維亦無夷
 夏之分其人皆等倫其道皆通達不聞畛域隔閡
 宜乎四達之皇皇徑捷倍後世矣自井田壞而封
 建廢罷侯置守視所治如傳舍無從盡力溝洫故
 道不能通天下一統猶如自行於畿甸而騾駝告
 病補以數年之靖養猶未完蓋廢井田封建而議
 巡狩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也今夫地從主人遊空
 虛者未有先問主人而乃理翮整翰者也故能循
 乎自然而翔行於至捷萬國皆井無有中外此亦
 自然之勢也其捷可知矣水行亦浮於空者也江
 河池湖或有王者茫茫大海誰為王者哉望濤遠
 決罔然鳥逝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耳萬國
 皆井直道疏通亦寓實於虛之法加之馬良御巧

穆傳注疏卷六

三

駕輕就熟倏歛翻騰其勢可知夫舟車之用一也
 舟得其便而一朝可以三千車乘其通獨不可以
 一朝三千乎大海之水依然而大地之塗久變則
 通塞之勢殊也自古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
 西北滿於地東南滿於天雍州極高古以為神明
 之域其幅員遼廓直極於大荒以西而周乎海外
 古皇神明之裔胄多居於其地後世仰之以為西
 方極樂國咸願身沒往生其中儒道兩家以其地
 為崑崙而釋氏以為須彌山王人居其下仰視日

穆傳注疏卷六

三

月踞人上者與日月隣為四大天王超日月上則
 為忉利然日月猶照及之也其照不及者為須彌
 摩自是而兜率而樂變化而他化自在所住究未
 離於山也皆得以天名之四天王居山半腹俱有
 城郭宮室苑池花鳥之樂而苑莫著於迦毗延多
 園此四天之所澡浴遊戲者也山頂則忉利天帝
 釋居之住善見城內有善法堂東為波樓沙苑南
 為雜色車苑西為雜亂園北為歡喜園水陸花草
 與人間不異自是以至欲界之盡皆然皆有飲食

妙解

上陽子注度人
 經以東方八天
 內六天為欲界
 其猶自奎至女

衣服婚姻嫁娶壽算俱長但羸縮不等耳穆王升
 昆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培豐隆之壘命君吾以玉
 崑崙而守帝宮與春山之寶乃賜君吾而受以膜
 拜郭謂即今胡人禮佛舉手加額稱南謨拜者則
 其人已為釋氏之人矣至升春山而銘懸圃又西
 至於赤鳥封君刀以為周室王其濟洋水而至於
 曹奴賜其君戲東還至黑水而封長肱循黑水而
 至羣玉之山以閱先王之冊府潛時觴天子於羽
 陵命溫歸供食六師又休六師於鴨韓賜其君無

穆傳注疏卷六

三

鳧然後西至於王母之邦傳於君吾及君刀君戲
 潛時溫歸無鳧皆書其膜拜豈非四天與忉利之
 人乎天子賓西母而獻組西母再拜受之禮同中
 夏其所居接七星之下則為崑崙絕頂高踞於醜
 摩兜率之上所居玉樓瓊闕即俗所豔羨化樂天
 宮者也天子久處王母之宮遂升崑山飲溫山三
 月舍於曠原大獵載羽東歸至智氏至積山而賜
 命懷諸飢以暨於解獵歸遺孺奴未有不膜拜者
 也膜拜者崑崙之人也崑崙即釋氏所謂須彌而

此直以穆巡所
歷國土當之奇
絕快絕細思之
亦大有道理蓋
王母既不是人
間人此諸君長
又豈人間人耶

南天王謁宣律
禪師且尊以賓
禮見穆天子宜
執臣禮也

戲神通一至
於是

隨手又拉一案
妙

其人即共吾人居欲界而為六天者也凡男皆為
天子凡女皆為天女以其所生所任亦各一天耳
經稱如來說法有來聽法者皆挾幾萬天子與俱
即此輩也貴賤不嫌同名故五界之民亦稱天子
而其君長亦稱天王則是春山之君吾赤鳥之君
丌曹奴之君戲與潛時溫歸無鳧皆四天王與天
帝釋之類也而穆王以臣僕遇之其膜拜穆王即
以事佛之禮事之何其恭謹乎至所獻之禮不廢
牛酒馬羊未嘗矜言天人清淨且為供師攻玉未

穆傳注疏卷六

三五

嘗以已居上界不為世王服勞甚哉天人之易使
也穆王與釋迦生同時而長於釋迦曾使呂侯使
於釋迦釋迦涅槃在其五十五年而穆王享國百
年則又獨為老壽且與化人_同遊隨之登霄因求
八駿而賓於西母則是後世之所以為教者皆自
穆王而開不亦奇乎不亦神乎竊惟古之神聖其
生也既有自來而家世相傳反覆於天下交接若
耳熟之能詳穆王房之自出房為丹朱所封丹朱
代堯巡狩至崑崙遠人思其恩德立臺表之曰帝

又釋以正論

丹朱臺與帝堯帝嚳帝舜臺俱在崑崙東北舜為
九天司徒治九嶷而帝丹朱與叔均佐之故皆葬
於蒼梧之野內史過稱丹朱實照臨周之子孫而
禍福之壹馮於人不遠遷徙昭穆皆出於房昭為
所禍而擅於漢穆為所福而架龍於九江神靈固
有自矣殷人尊神先鬼周末嘗不然嘗考雅頌之
詠歌以訓其子孫而告於宗廟反覆於昭陟降若
親見其在帝左右而告語之諄諄至於帝省其山
帝謂文王又若親傳帝命而提耳以授之故子孫

穆傳注疏卷六

三五

承奉而信昭格登假之事為不虛究之感召天人
神靈且至於不測此傳先四篇皆記西征其第五
篇乃記井公博化人遊帝臺享然按紀年則化人
游在先而西巡在後列子周穆篇記之尤有次序
謂王與化人遊大悅其言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
意遠游駕八駿而升崑崙封黃帝之宮賓王母觴
瑤池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徂
世以為登假焉此亦如黃帝見廣成子退而捐天
下而後得聞至道以夢華胥也然其事化人也若

此善論之由即
作疏之由也讀
至此能不慨當
以抗哉

神若君幾於身之不有何況天下以見求道苟有
志必得其人摩頂放踵傾誠於其人必得其道夫
以世故牽纏人間之事未了不暇及此者此自棄
耳帝王開物成務一日二日萬幾此事何云能了
而猶求道以治其身以及國與天下而天下國家
益得以治理況草茅微賤無所根蒂抱空質以遊
於世動喉觸諱舉足得戾本無一事而蝸蝓之蝸
敦敦之苦虛閱光陰長此絆牽而無術以自脫其
痛憤爲何如哉故讀此傳而慨然遠想忻慕其事

穆傳注疏卷六

三

而爲之論定焉

穆傳注疏卷六終

穆傳卷末

穆天子傳注疏序

白石先生檀 萃撰

拘苦時魂夢中往往心遊天外幸有如許世界尙或庶幾遇之況爲昔王車轍馬蹟之所經者其欣喜爲何如也庚戌春初於太和道藏中得穆天子傳一冊乃郭景純注本視說郛所載爲完具因取而疏之甫半旋往黑井在井歲其事遽以病返迨今三四年時閱之時置之今乃粗成而序之此書爲後世起居注

穆傳注疏卷末 檀序

所肇祖本史氏一門然後世起居注令人閱之惛惛欲睡此書閱之令人神旺惟恐篇盡者則以其善引人入勝耳世每以其脫爛難讀付之不論但此書埋藏既久至晉始出郭景純注之以至於今千餘年間若存若亡雖以予老坐窮荒甫得一見若不再加整齊將來遂終於蕪沒故爲分其章節正其句讀其缺圖處可以大意屬讀者卽補其字於圈中其古字奇畫郭氏所缺釋者亦推驗倣像而釋之盍使後來攻我之妄而此字不至於音義俱闕也每卷之後附以

諸考徵引援摭紛綸歲載不憚其煩如小說作場恐聽者臥故改韻易調突發奇弄庶幾一噴一醒然也於正文之上方加以評論奇趣標豎眉眼庶覽之是了了也嗟乎予竄於蠻久矣所見所聞每每幾出天地之外欲以細書而寄示於鄉之同輩老生必不見信即使吾安於鄉如老生一無所見聞有以蠻方之奇異來語者亦必掩耳不欲聞此地距吾鄉僅兩月程尙難以奇異相語況傳之所稱又誰從信之然蠻中奇異爲吾親見聞之且久吾固信其有也矧穆巡

穆傳注疏卷末 檀序

所至幾盡八荒之表又烏知其無有乎素位之君子備四素吾閱其三矣每披此卷如遊皇古如陟太虛且不知身之在塵世其爲自得更何如陶靖節於遠屋扶疏時常泛覽此傳蓋恃以以北窗高臥自謂羲皇上人者頗有此耳此書誠居貧之寶數遭難之縣解竄蠻之鈞天廣樂也景純注爾雅山經俱有序而此傳獨無蓋其大略已見於山經序中顧爾雅注有邢昺疏之山經注有吳任臣廣之而穆傳注無人措手乃自於余余以患難餘生無可奈何不得已而妄

想遊於天地之外高真元妙非吾輩所幾惟生平想慕景純碑川之所爲亦尙有逕途之可覓二賢皆從儒業入窮畢生之力勞勞於綴緝補拾而豁然貫通以獲其解脫者也故因疏此傳以志其景仰之思以貽後之同志君子癸丑春暮白石先生題於碧雞祠畔

附錄原序

穆天子傳注序

晉記室參軍郭璞撰

穆傳注疏卷末

郭璞序

三

白石先生檀萃錄

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乎圃之上乃取其嘉禾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加八駿之乘左服盜驪右驂騶耳造父爲御奔戎爲右萬里長驚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

之廬南轅龍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衛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騶耳驥駟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蹟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觀所謂崑崙者乎若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

穆傳注疏卷末

郭璞序

四

其幾乎廢矣

按今所傳景純所注三書爾雅山海經皆有序而穆天子傳獨無然山海經序中道穆傳最詳且題首畧曰晉記室參軍郭璞撰時蓋爲王敦記室參軍也想其拘逼於敦慮不免乃託於出世外遊乎廣大以及於無窮故注此二書以見意亦離騷遠遊之寄託也二書同注於一時而并爲序之爾故今摘出以附此傳之後焉若以爲景純穆傳之序卽在於此矣又景純注山海經稱傳若比於毛公

之詩傳至此書猶曰注者蓋本書以傳爲號則其注自不得以傳名也元凱託質於虬精景純分形於龍宿皆天元之氣類蒼震之英靈也元凱誠得際遇矣以景純之氣魄而遭值王敦注此二書成亦藉以開險狹之衷而消其兇談惜乎終不之悟景純兵解敦亦就誅其所得幾何哉

穆傳注疏卷末

郭璞序

五

校定穆天子傳序

晉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

穆傳注疏卷末

荀勗原序

六

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騶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重刻穆天子傳序

元 王 漸撰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種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考書序稱穆王享國百年羣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此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

穆傳注疏卷末

王漸原序

七

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入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既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祗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

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雘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刻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王子北岳王漸元翰序

穆傳注疏卷末

王漸原序

八

穆傳人姓名

扈從諸臣

鄒父

注鄒公謀父作所招之詩者

正公郊父

注正公王三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

井利

注穆王之嬖臣

梁固

注梁門大夫

造父

注造父善御穆王封之趙城

耿脩

芍及 按耿脩芍及注俱云未聞然傳與造父並稱蓋亦善御者也

穆傳注疏卷末

姓名

九

逢固

注周大夫

邢侯

高奔戎

七萃之士

畢矩

甸甸

天子車右

參伯

次車之御

孔牙

諸侯

飲錫山之侯

缺國與名

觴盤后之侯

缺國與名

大戎君胡

此內地之戎

酈伯絮

河宗伯天

扈從主次車之乘

崑崙之人

河水之陽膜晝

鬲余之人居慮

在昆侖之阿赤水之陽

昆丘之人口吾

主昆侖而守春山之寶司赤水

赤烏之人其

封於春山之勝

穆傳注疏卷末

諸侯

十

曹奴之人戲

居泮水之上

留骨之邦長肱

居黑水之西河

羽陵之人潛時

劓閭之人温歸

居鐵山之下

甄韓之人無冕

居大樂之野

智氏之夫

智閔胡俱闕名智氏居殤子之澤

闕氏

胡氏

二氏俱保瓜瓞之山

鬲余之人命懷

蓐伯 居積山之邊

諸胥

濁繇氏 居涓水

骨飢氏 居蘇谷

重緄氏 居黑水之阿

重醜之人 鯀鯀

西漠之人 缺名有獻使畢矩受者

文山之人 歸還

巨蒐之人 獮奴

穆傳注疏卷末 人氏

十一

以上西征往還 自第一卷至第四卷

祭父

留昆氏

陵子曷胡

許男

高奔戎

霍侯舊

逢公

筮史狐

以上東遊 第五卷

靈異

西王母

河伯

化人

井公

帝臺

以上合東西遊

盛柏

穆傳注疏卷末 人氏

十二

盛姬

女主叔姪

喪主伊扈

井利

邢侯

曹侯

葛氏

蓐豫

以上喪盛姬 第六卷

汲冢書考

白石先生檀 萃撰

穆傳出於汲冢蓋十五部中之一部七十五篇中之六篇耳其書始出時武帝以付祕書監荀勗和嶠衛恆考晉書嶠傳曾不及之勗傳言之亦略恆傳第載恆作四體書勢內云太康元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味其言以是因校讎而模寫其書法

穆傳注疏卷末

十三

敬侯則其祖觀也惟於東晉傳記之頗詳傳曰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交釐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

與周易略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林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臧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庾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四王母圖詩一篇書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盛姬死

穆傳注疏卷末

十四

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蝌蚪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聯綴次第尋考旨歸而以今文寫之暫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又王接傳云祕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京哲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哲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潘滔謂王接曰卿才學理義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

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又按隋書經籍志云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古竹書字皆蝌蚪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文意

穆傳注疏卷末

五

大似春秋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爲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按諸所記如此略見大概矣古者得書甚難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已爲宏富汲之家藏至數十車然較其實不過七十五卷耳孔聖沒後子夏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之段干木田子方皆居魏曾子之門人吳起事武侯孔子順亦相魏孟子又來遊於惠襄之間襄王薨至以書殉葬則其生平所好可知矣漢武茂陵所藏皆道書唐太宗至乞蘭亭以從葬而襄王所藏

皆先世之典視一帝何如哉蓋其家世講明於聖教之源流西河之風猶未泯又親承鄒嶧之緒論其所好必與世主殊或預見秦燄方張將以此藏爲率先於孔壁迨後八十餘年坑焚之難作此冢巍然存此非神明之先見陰靈之冥護乎其中周易既與上下篇同紀年又足爲春秋法惜乎書缺有間不併藏之耳倘藏之得出不大有功吾道哉憶天壤間如此者應多特不值不準而發之耳景純得穆傳之紀八駿以爲合於史記左傳而語之津津不知史左語甚略

穆傳注疏卷末

六

而列子周穆王篇述之極詳而不取證何也豈未見列子邪列子八篇序於班固志而漢來文士稀有撫其語者當時崇尚老莊不及列子卽景純所注諸書多引老韓管尸鵲冠語不稱列子想未經誦習之故是知先輩博綜亦有所未涉獵之書也回教天主入中國而列子首發明之蓋西方有聖人蕩蕩無名謂天主穆王化人卽回人也因附論而併及之

晉書郭璞傳附前後論

白石先生檀 萃撰

白石先生曰郭景純以雋上之才挾遊仙之氣游戲於污穢沈濁宜其睥睨塵界若無足留顧其兵解南岡時年甫四十九而著作已數十萬言其注爾雅列於十三經與孔鄭大儒比烈其洞林新林卜韻諸書又取易儒京費而獵其精且等而下之至於三蒼方言穆傳山經楚辭子虛上林咸爲之詁訓何微精神至於每下如此蓋所受者厚用之恆恐不盡略一拈

穆傳注疏卷末

十七

涉而精華出焉足以不磨也景純爲王敦筮時葛仙公亦在坐敦方怒盛仙公擲盃隱去稚川爲枕中記稱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虛臺也晉書以景純與稚川同傳以比於皇甫摯東而不列之藝術中爲其經儒耳儒必自道景純故有道豈敦所得而厄哉景純遺塵後敦即舉兵未及一月敦即死其黨爲鯨鯢錄晉書本傳而論定之見學大道大功在社稷亦大傳曰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

延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麻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

穆傳注疏卷末

十六

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上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然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何物同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維嶽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

此東方生居長安履娶婦之故所以為狂生也

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與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僕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佑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曾前足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佑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靈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

穆傳注疏卷末

九

自與鬼井精見一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野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佑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螯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

郡亭即宮亭驢山即廬山言宮亭驢山君使此鼠往壽春之荆山暫來過我不宜犯之也

作賦以美元帝之中興

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莖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過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

穆傳注疏卷末

三十一

吉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微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

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於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日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

穆傳注疏卷末

三

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

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肝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

穆傳注疏卷末

三

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尙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宏澤未加於羣生聖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益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以道之情未著而在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

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
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於今漢
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
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
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
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
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
廣聰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
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言

穆傳注疏卷末

三

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又
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
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
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
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
歲首純陽之日月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
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記去微
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
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各

請肆赦疏

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變見懼詩人無曰天
高其墜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池
結冰此明天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
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
之怒施沛然之恩諧侖同之化上所以充塞天意下
所以弭息羣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
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
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
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

穆傳注疏卷末

三

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宏謀猶方闢四門以亮采
訪輿誦於羣小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
哉頃之遷尙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
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
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
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
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
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
爲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成爲寶士以

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
文秀於叢會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爾揮清瀾
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舉價不登乎千緡傲岸榮悴
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
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慕洞林乎連
山尙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
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鶴
鷄不可與論雲翼并蛙難與量海螯雖然將祛子之
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雖中絕乾光墜采皇運

穆傳注疏卷末

五

暫迴廓祚淮海龍德乘時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
逸翰瀾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容嗟之訪不假蒲帛
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
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蘭蕙爭翹
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
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
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暉混光耀於埃藹者
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
懸乎龍津蚘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奮鱗鱗連城

景純有道者故
言之深致如此

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糜於麗采香惡乎芬賈惡
乎在故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
廢則神全蹟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
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
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
元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
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
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
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

穆傳注疏卷末

三六

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
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駭狼之長暉乎陛
之短景故臯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
欣黎黃之音者不蠶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闕
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
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性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
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巖
平澄漠於塵肆梅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蹟
焦光混沌而槁机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遜形以倏

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
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
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
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
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
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
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
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
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眾乖此自然

穆傳注疏卷末

三七

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
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
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
日果薄鬪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
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
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
小人愚嶮共相扇惑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
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
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

請遣任谷出宮

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盼
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
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
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敷法
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
矣臣所陳蹇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尊之終亮臣
誠若所啟上台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
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
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

穆傳注疏卷末

三八

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
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
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
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多鑒廣
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
正不問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
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
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
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

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凌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

穆傳注疏卷末

三十九

桑田未蒼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迹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二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

爲是舉事者言
沮康因景純而

舉事也

當是明帝太監
二年六月間
也

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破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寶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姓崇者構

穆傳注疏卷末

三十九

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眾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

當是生於武帝
咸寧二年丙申
其肉波時已三
十餘歲

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
贈宏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
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
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
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
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
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
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微至矣若墓碑生金
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

穆傳注疏卷末

三

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
狗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
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
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
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
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
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註三
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
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詠頌亦數萬言子鷹官至臨

賀太守

史臣曰景純篤志縝細治聞彊記在異書而舉綜瞻
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
辭鋒於南土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
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
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窺於遐象而官微於世禮薄於
時區區然寄客倣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
塊流形元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
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類

穆傳注疏卷末

三

此論表意景純
之抗忠狗國處
多發前人所未
發

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違違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
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愆智免竟弊山宗之謀仲尼所
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子以史之言景純未得
其正乃進論之論曰魏晉才賢不諱言道齊得喪忘
物我視死生猶旦暮故能與造物者遊與無終始者
為友夏侯太初稽叔夜皆是也彼其優游於篡逆凶
暴之間幸則為嗣宗之保全不幸為太初叔夜之畢
命俱不在所意蓋如佛圖澄以后虎為海鷗聊與之
遊且兵解東市彈琴南海不大游戲哉景純與溫太

明正德庚辰陽
明子夢見景純
言王導夢在王
敦之上故公詩
責等云事成同
皇帝王貞事敗
仍為願而臣景
純亦酬之曰倘
其為我一表揚
萬世萬世為萬
世此論出足以
萬世景純應見
夢矣

真廣元規俱為明帝居東宮時親密王敦已之尤深
其起景純為記室參軍猶之啟大真為左司馬表元
規為中領軍可替而使之不則因而害之如公乘雄
冉曾輩也三人深相結以舉大事而以筮決之先為
敦筮不吉而後及已所為乃大吉計遂定願在敦所
不得脫太真以譎走元規以疾行景純之不行者為
以筮終悟敦敦亦有二計之言不意敦應遭滅亡怒
而害之此則敦之不幸而非景純之不幸也是時太
真以丹陽尹將中壘元規以中書監領左衛諸軍書

穆傳注疏卷末

三

集京衛已固景純因昌言以止敦而死之未決旬敦
亦死社稷復安者由二人共濟人謀鬼謀之力也其
功大矣此所以有宏農之贈歟明帝即位時景純在
敦所猶手詔咨訪之追敦平後太真疏於明帝云敦
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真
處如陸阮羊舅劉允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
然則景純之功其可泯乎哉世但知其術比京管而
不知其殺身成仁以安宗社其功為甚大其學為甚
正而非俗儒所得而與於斯也故表而出之稚川積

功在破李冰時元帝猶未即位景純前其留於欲
獄也在景純之沒後皆神人也枕中記所言豈虛乎

穆傳注疏卷末終

穆傳注疏卷末

三

齊

諧

記

金兆豐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齊諧記一卷宋東陽無疑撰無疑不詳何人據隋志知爲宋散騎侍郎何氏姓苑云東陽氏出於東陽郡可考者僅此書名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所記皆神異事隋志入雜傳記唐志入小說並七卷今佚採輯成帙考梁吳均有續齊諧記一卷以東陽先有此書故吳記言續吳記世尙傳之採源火敦亦覽古者之快事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齊諧記序

一 夢 選 慶

齊諧記

續金華叢書

宋 東陽無疑 撰

吳當陽縣有董昭之者曾乘船過錢塘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正引作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

錢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遠太平御覽引江中下無大字見下無有字重下無一頭入昭之曰此畏死也

廣記長死屬字遠作懼御覽作著一短蘆甚遠昭之曰此畏死也廣記長死屬

日及此便以繩繫此蘆昭之曰此畏死也廣記長死屬

他二字便以繩繫此蘆昭之曰此畏死也廣記長死屬

此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踴殺之昭甚憐此蟻御覽作著船頭廣記作

人馬以下船至岸蟻緣繩得出藝文類聚無此二句御覽作蟻緣繩

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廣記作其夜夢一人烏衣人謝

不憤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蠱王廣記作僕是蠱中之君後若有急

難之日當見告語藝文類聚無後字御覽作君若急難之歷十餘年

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

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誥

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

及也既悟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藝文類聚御覽並無歷十餘年以下藝文類聚作後昭之遇事繫蟻

御覽作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

百七十九 太平御覽卷六十七 太平御覽卷四

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是蠶室若能見祭當令蠶桑百倍疑非

其事祭門備之七祠今州里風俗望日祠門其法先以楊枝插門而

祭之其夕則迎紫姑以下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

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婿不在云是其

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可出異苑又云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

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去自爾正

著以改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嚳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

見迎又其事也俗云洞廁之間必須淨然後能致紫姑太平御覽卷

百二十五引云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室云我是紫

神能見祭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未作祭爲此也

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尙緩太平御覽卷三百

餘杭縣南巷中有一人佚其名路入山得一玉腕從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太平御覽卷八百五

披絳綾袍云是關山王鬪山在餘杭縣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廣九引齊地記云餘杭縣有民家近山昔一夕其民與父同入山至更餘忽見一人著絳綾袍云是關山王按齊地乃齊諸之說

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之初有一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大兄忽得時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餘米其家供給五年乃至罄貧語曰

汝當自覓食後至一家門前已得筍飯又從後門乞其人答實不知君有兩門腹大饑不可忍後門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噉兩畦便大

問極臥地須臾至大吐吐一物似龍出地漸漸大須臾主人持飯出腹不能食遂撮飯內著向所出物土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食斛餘米家至罄貧二句陳禹謨補注同唯後門乞上有又從二字據補

齊諧記

二

周子有女歐脰不知足家為之貧至長橋南見罾者掛魚作鮓以錢一千求一飽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從吐中出婢以魚置口中即成

水女遂不復歐脰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廣陵廣漢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或

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去廣記作在天

飛來去受福甚快非復疇昔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守御覽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廣記無

未娶婦御覽會道宗收債不在家廣記作會隣人問其室中碎檣廣記之聲聞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室中廣記作

曲驚怕恐虎入食其母廣記作隣人恐便廣記鳴鼓會里御覽人共往廣記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御覽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御

無平不解此廣記意見還母語之曰宿罪見譴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其母廣記忽失母一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

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廣記後人射虎箭帶磨御覽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廣記經數日後虎還其家臥牀上廣記無不

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子號泣而葬其母廣記如母如法朝暝哭臨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

晉御覽無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薛道詢廣記道宣年二十二少未了了忽得時行病差後發狂百治救不痊乃服散狂走猶多劇失踪

跡遂變作虎廣記了了作虎食人不可復數廣記後御覽無有一女子樹上採桑虎往廣記取食之食廣記竟乃藏其釵釧於山

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廣記取之廣記經一廣記年還家復御無復為人遂出都廣記仕官為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

怪之事道詢廣記自云吾昔廣記曾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廣記人一年中兼道其處所噉人姓名廣記無一年中二其廣記同坐

人或食父兄子弟者於是號哭捉以付官廣記送官遂餓死建康獄中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八

齊諧記

三

晉孝武太元八年富陽民麻姑御覽者好噉膾江北御覽華本者好噉膾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鼈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繫

之經一月盡變鼈便取作膳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姑不肯食華本強令食之麻姑遂噉一鱗便大惡心吐逆委頓遂生病噉中有物塞

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于宅得一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噉麻姑姑得食甚美苦求

此魚本因噉家人捧蛇皮來麻姑見之嘔血而死太平御覽卷一百大蛇噉麻姑為膾得食甚美苦素魚名華本因醉噉取蛇皮餘肉出

麻姑見之大吐噉而死卷一百六十一引云江北華本者為人好噉膾

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曰佛使我來理

君病也光祿遂廢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廣記

卷二百

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雞置棺中此雞每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微不異柩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一

張然滯役多年婦遂與奴私通後歸奴與婦謀然狗往精舐唇視奴然曰烏龍與手應聲盪奴失刀朴然取刀殺奴也白孔六帖卷九十八

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食遂覓見大城有廳事一人紗帽馮凡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家冢上穿下甚明見

一羣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

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

無復靈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齊諧記

四夢選廣

吾鄉典籍見于簿錄者以齊諧記為嚆矢凡七卷宋東陽無疑撰見隋書經籍志原書久佚是書前清歷城馬國翰從藝文類聚太平廣記北堂書鈔白孔六帖各書摭摭而成厘一卷所錄皆神異事故取莊子齊諧志怪之語名齊諧記隋志入雜傳記唐志入小說馬序稱無疑不詳何人考隋志始知為宋散騎侍郎何氏姓苑言東陽氏出于東陽郡其人屬于東陽已有明證明鄭柏金華賢達傳清康熙金華府志均誤无作元非是余續刻叢書多取足本是書去古未遠特付手民以誌存古之誼季樵胡宗楸

齊諧記跋

一夢選廣

齊諧記

禾康胡宗楸据玉函山房本校錄

杜子春傳

杜子春傳

唐 鄭還古撰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志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繙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

杜子春傳

二

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繙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繙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為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圖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

杜子春傳

二

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孀孤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壑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耐旅榷恩者照之警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歸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八四十里餘見一層虛室屋巖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

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極怒而去

杜子春傳

三

俄而猛獸毒龍、狡獪獅子、蝮蛇萬計、嗥吼萃攬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旣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刀叉、四面周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砍、或

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兩淚庭中、且咒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到、確從脚寸寸割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峰妖民、乎促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確搗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杜子春傳

四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墮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

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纒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
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
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于石上應手而
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
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
紫焰穿屋上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
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
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
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杜子春傳

五

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
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
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
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

馮夢龍曰道家云丹將成魔輒害之蓋鬼神所忌
也愚謂不然種種諸魔卽我七情之幻相耳如人
夢感絲未忘情至人無情所以無夢子春之遇夢
也七情中各有未臻豈惟愛哉特以子春爲一則
耳

終

蘇四郎傳

靈物志

織女

蘇四郎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鬣。爪牙。皆如玉。毫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為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在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之意已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特加精愛。夜則同寢。寢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詣所。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將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氏。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今君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厘。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捐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

卷一 蘇四郎傳

一十一

八 香 齋 叢 書

方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僕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踏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爾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悲。啼泣而去。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豎六七十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面。狀貌皆可憎惡。跳梁躑躅。進退。望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爾何來。夜叉等。縛縛。毒為。威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故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頭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進。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速死。夜叉等。啼泣。嗚咽。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

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為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與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少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酌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甚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揖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餘侑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為不奉上元夫人處。

卷一 蘇四郎傳

一十一

八 香 齋 叢 書

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則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殼殼。而落。瞑然亡所覩。遵言良久。憤而復醒。元在所。隱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訖。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問初甚拒。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勸遵言令歸館。嚴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靈物志

萬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萬物中處一焉。將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為之長。其實覺性與物無異。是以羊跪乳為孝。鹿斷腸為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馬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靈有勝于人者。情之不相讓可知也。不獨禽魚。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生在而情往焉。故人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

鳳二則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紉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配之瑞也。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英。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於長林邱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臨長林邱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忽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

卷一

靈物志

十一

十 靈物志

鸞

尉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鑿。嬰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之。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鶴二則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楊太守鄭真。送雄鶴於堂。其雌者尙在裏宅。霜天夜月。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裏之雌也。交頸頤頤。撫翼如奏鐘磬。翻然共舞。上下低昂。妙契絃節。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三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石鶴

揮使有女病瘵。厓然待盡。出叩途首。蓬實曰。與我寢處一宵。尙何病哉。揮使大

怒。欲批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為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實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瘳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起。悚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實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秦吉了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一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怒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所得。願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鴛鴦二則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獲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

卷一

靈物志

十三

十 靈物志

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歎曰。雖人鳥事別。至于姿識性情。意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

劉世用。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鸚鵡

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鸚鵡。詞家以鸚鵡喻夫婦。

鴈四則

元好問。字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鴈。瘞汾水傍。壘石為識。號曰鴈井。因賦摸魚兒詞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雙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如。未信與鴛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有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

訪厲止慮。樂城李仁卿治和云。厲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以眼前俱去。擗勁羽。偷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坵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嬙。青冢真娘。慕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唳如雨。

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厲。置于中亭。明年有厲自天鳴。亭厲和之久。之而天厲遂下。彼此以頸交。死于樓前。後因名樓曰雙厲樓。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被除不祥。一厲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厲飛鳴屋頂。數日一墜而死。

弘治間。河南虞人獲一雌厲。縛其羽。蓄諸場圃。以媒他厲。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者與羣厲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遂飛落圃中。交頸悲號。其聲嗚嗚。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雌。厲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叫號。聲甚悲。如此者三四次。知終不能飛去。乃共嚙頸。遂

卷一 靈物志

十四

香 鮑 靈 物

相觸而死。嗚呼。厲爲禽類。而且有恩義。人之夫婦相拋棄而不顧者。何獨無人心哉。

燕四則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即飛就窠。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事見南史。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

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梁間。爲驚鳥所獲。其一孤飛。哀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爲詩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廻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

京與燕同游。灞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即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其燈照。蠅其雄驚。遂爲貓所食。雌傍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其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雌之殼耳。自是春來秋去。惟見其孤飛焉。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於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窗淚來瀟瀟。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收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銜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破水清。且泚。一飛竟溺。澄潭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大仇。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首宗。爲買于湘。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親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未可知。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婿。言訖。淚下。燕子

卷一 靈物志

十五

香 鮑 靈 物

飛鳴上下。似有所語。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投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書小其字。繫于燕足上。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頭上訝視之。遂泊其肩。見有一小紙。繫足。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歸。乃出詩示蘭。宰相張說。叙其事而傳之。

鶴

高郵有鶴。雙棲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雌。雄獨孤棲。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雌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入巢隙。縣足而死。時遊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鶴。而競爲詩歌。吊之。復有烈鶴碑。

鷓

江浙平章慶家。養一鷓。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閉而死。謝子蘭作義鷓詩以吊之云。翩翩雙飛奴。其羽白如雪。烏員忽相殘。雄死雌躡躡。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蒼頭配他偶。捍拒項流血。血流氣亦憤。血止氣乃絕。嗟爾

非鴛鴦失配不再。結嗟爾非雌。鳩所性殊有別。于人擬莊姜之死同一轍。夫何宮闈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間不堪說。聊爲義鷓行。以激夫婦節。

金鷓

義熙中。羌王姚弋。壞洛陽。得一雙鷓。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泉。養之此溝。

象

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玉象金象

李德裕好餌雄黃。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蓋微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雞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王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以貽咎。又出一金象云。

卷一 靈物志

十六

香 龍 靈 物 志

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不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採異姝。至數百人。象不復吐。其後南遷了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固不與。至鰲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

馬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長君。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其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者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得皮于大樹之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

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尼。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虎二則

弘治初年。荆溪有甲乙二人。醫術交好。甲妻甚醜。乙乃設謀。謂苦困甚。盍圖濟乎。甲告不能。乙曰。固知也。某山家。豐于賄。乏主計史。覓之久矣。若解書數。正堪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甲感謝乙。助其舟。并載。載者以行。抵山。又謂吾固未嘗宿語。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往。甲從之。乙乃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乃扶甲仆地。山腰鏃斫之。甲殞絕。乙謂已死矣。僞哭而下山。謂婦曰。若夫嚙于虎。試同往。簡覓。婦驚。但無計。勉從之。乙又宛轉引行。別險寂處。擁婦求歡。未遂。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乙以去。婦駭走。心忖。彼習行且爾。吾夫果在虎腹中矣。且悲且懼。盤旋山徑。求歸路。未得。忽見

卷一 靈物志

十七

香 龍 靈 物 志

一人離披而來。頭面俱血。逼視之。乃其夫也。婦喜曰。汝已脫虎口乎。夫亦訝問。汝何爲至此。各道其故。共相詫歎。以爲天道不遠。乃扶持還舟。竟無恙。時人作義虎傳。

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夷。至海傍。渡舟山。遭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耽耽。聲咆哮。斂齒而不啞。若閱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故雌也。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賴虎乳得活。數日起行。因敲石取火。撥朽枝煨食。日益強健。與虎相習。漸有牝牡之事。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且已久。之虎遂有娠。生一子。居然人也。高謂虎曰。虎妻虎妻。吾居此荒山。雖生猶死。遠望有舟山。恨無舟楫。汝識水性否。虎帖耳聽。受便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橈。已而登岸。高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渡海。尾後風生。俄頃已到舟山。衆皆驚避。高止之曰。無傷也。高伐木結茅。囑虎曰。汝勿豎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高晝則繫之。人呼爲邱虎嫂。生子名虎孫。性猛。虎項獨骨。骨年

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于浙省督府胡公。馳檄招來。被倭戍時。受上賞。後高死。與虎合葬成家。曰虎家。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家云。

按虎著載此事。為蕭山木匠邱大空。

弘治間。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轡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驚不敢犯。日採山果為糧。或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為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日。老猴病。周拾藥敷而盲之。乘羣猴出。遂携其子。逃歸夫家。蘇郡民歸邵氏。乳史太守兒。復隨至洛。親見阿周母子。

魚二則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曰。汝能為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門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連日。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形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

卷一 靈物志

十八

香 飽 最 書

傳。肅肅獨處。客懷思何迷。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尺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欸。馳想托雲浮。出立散堂詩話。

謝長裾。往觀魚洞天。每念瓊卿。願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于片紙。往來甚遠。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岩龍。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于西山之後。為石焉。即今立魚峰是也。

蠶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鄰家蠶。窺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一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作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瀟州。皆深紅色。唯畢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為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蠱益因風。入空木而

化為蝙蝠。

按靈芝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此最長久夫妻也。又媚藥載。嗽金鳥。辟寒金。龍子。布谷。脚。腰骨。龍腦砂。接蘆草。有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缺載乎。

紅飛鼠

嶺南有紅飛鼠。出入必雙。人獲其一。必雙得之。

蟻

周家孝子傳曰。蟻。或黃或黑。通臂。輕。善緣。能于空中轉輪。好吟。雌為人所得。終不獨生。

砂仔

陳藏用本草云。砂仔。即倒行蚶子也。蜀人號曰。砂仔。旋穴。乾土。為孔。當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媚藥中多用之。

候日虫

卷一 靈物志

十九

香 飽 最 書

漢元封五年。勅舉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如黃鸝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虫。帝置于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求之不復得。明年。忽見細鳥。自集帷幕。或入衣袖。宮內嬪妃皆悅。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蛤蚧 蛤蚧。偶虫也。蟻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採之。以為媚藥。

梨

九仙殿銀井。有梨樹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為雌雄樹。

杏

揚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枚。每至爛熳。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年。宴罷夜闌。或聞花有歎惜聲。

竹

廣東有相思竹。兩兩生筍。

相思草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嬌婦草。人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鶴草蔓

鶴草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鶴。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脫為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人憐愛。

鴛鴦草

宋祁曰。鴛鴦草。春晚葉生。其稚花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為對。贊曰。翠花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皆若嬌。

懷夢草

有夢草似滿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卷一 靈物志

二十一

香 鮑 叢 書

有樹

暹頓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云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

中國有合歡樹。未知即此否。合歡一名青裳。一名合昏。一名夜合。即今之烏賴樹。俗名烏穠。唐詩所云夜合花開香滿庭者是也。或以百合當夜合誤矣。其葉色如今之蕪量綠。至夜則合。其花半紅半白。散垂如絲。枝葉交結。風來自解。不相牽綴。晉華林園合歡四株。崔豹古今註云。欲獨人之忿。則贈以青裳。故稽康種之舍前。蓋取歡字之義。又魏明帝時。苑囿及民家。花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宋朝東京第宅山池間。無不種之。然則草亦有合歡。不獨樹也。

夫婦花

薛藻河東人。幼時于懸樞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庭中。歎曰。良人負笈遊學。難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舒三五夜。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

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執。聊將彩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作臥

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擲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珊皆寶珠。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其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且當窗喚。繼繼猶未畢。使我夢魂散。于物願無鳥。于時願無日。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歌罷仍入叢蘭中。葆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臚之也。一時傳誦。二花為夫婦花。

唐人賞牡丹後。夜聞花有歎息聲。又胡蘇必夫婦同種。方茂成。下莞萎種。須說穢語。孰謂草木無情無識也。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者。名曰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生於樹。其木斜斫之。有文。可為博局。及琵琶槽。其花與皂莢不殊。

卷一 靈物志

二十一

香 鮑 叢 書

子猶曰。因古人有血淚事。因呼淚為紅豆。相思則流淚。故又名紅豆為相思子。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酪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石。錢簡西山人云。黃翁曾出以贈之。

織女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及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縞之衣。曳羅縠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迺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靄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寢。其體紅膩。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之枕。覆一雙縷。鸞文之裘。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迨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卷二 織女

十八

香館叢書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為翰致天厨之珍。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答曰。天衣並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決。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答以香箋書。意情甚切。并有詩贈二。詩曰。

人世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香。猶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卷二 織女

十九

香館叢書

宋本搜神

祕驗見

續古逸叢書之三十九

上海涵芬樓景印中
華學社借照日本
福井氏崇蘭館藏本

搜神祕覽序

五言詩

炳文

叔虎



大塊既散二氣莫窮萬物不齊變化異數天蒼而高地黃而下水以注卑山以趨高獸以足馳禽以翼飛松竹之不雕日月之升降晝夜之往返春秋之周流豈徒此哉至靈者莫過乎人人有貴賤有貧富穎然而秀者混然而朴者飄然而浮者窒塞而愚者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神為聖則天地人物皆一可得而齊矣此自然之

序

理也及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耳目之間莫不有變怪有不可以智知明察出入乎機微不神而神自然而然或書之竹帛傳之丹青非虛誕也君子雖曰有本凡所以徇末者殊塗同歸而已又何異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識不知也特以無補於教化耳後之學者從而闢之苟能率異端以斲本末必不為聖人之所取矣雖然物之不奇不足以為傳也事之不異不足以為記也予因暇日苟目有所見不忘於心耳有

所聞必誦於口稽靈即冥搜神纂異遇事直筆隨而記之號曰搜神祕覽每開談較議博采妖祥不類不次不文不飾無誕無避性多踈曠不能無遺聊綴紀編以增塵柄昔張讀有宣室志不紀常人之姪姪徐鉉有稽神錄悉博物之淵源類以意推派別之流旁行合道則造詭怪之理者亦屬於勸懲之旨焉予復何愧政和癸巳敘

序

搜神祕覽目錄

卷上

楊文公

回山人

段化

龍女廟

石龍記

王相公

麥變

道術

順濟侯

雷鬼

王無隱

化蛇

劉晞

王丞相

祕覽目

陳諫議

前定紀

夢警

竺蘭經

王旻

油筒子

摸着較

猝患富

嚴常運

徐神翁

卷中

麻衣道者

孔之翰

方技

張都綱

王仙

蓬萊

張學究

船山藏

謠讖

預兆

靈平埽

隕石

黃鶴樓

郇公

傅大士

黃鑑

高僧誌

金龍硯

善報

卜祝

失明

原分

胡用琮

敘劍

祕覽目

紫姑神

卷下

奇疾

畫錄

地里

申先生

神怪

山陽婦

疾疫

瑞應

應化

燕華仙

楊柔媚

月禪師

龍華上昇

妖木

李盤

姑蘇婦

楊漢傑

浮橋船

蔣賁

楊氏

神祥

木怪

龍徒

劉之問

盛文肅公

王抱一

現妖

三

秘覽目

三

搜神秘覽目錄

臨安府 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

搜神祕覽上

楊文公

吳待問予之里人也少孤貧賤因遊京師謁楊文公億文公喜而館之時公門下客如鄭戩仲簡黃鑑及予叔祖郇公皆未第與公之羣從赴官待闕者不下一二十人眾以吳之貧凡所供湏皆文公所與多以賤事役焉文公知之伺吳之出至賓館問之曰吳秀才何在眾對以出矣公曰無乃爾輩役之乎此人於相法未說它事

祕覽上

吳陸

祇聽其聲官亦當至諸行侍郎諸君皆不及也文公素以相法許郇公至是郇公問公曰某與吳相法如何公曰爾相雖大貴然不若吳之相有後吳之有嗣子當相繼登相府其後 仁宗皇帝時郇公果至宰相待問官至禮部侍郎長子育參知政事父子同時在朝廷至今其季子充又為丞相果若其言文公端拱初以左諫議大夫知許州時胡則為許田尉因入府白事公待之甚厚因指其座曰君它日亦當位此既去



子第問其故公曰此人官職壽考與我不相上下其後則以右諫議大夫亦知許州人已神之既而文公年八十終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而則後亦至兵部侍郎年八十三卒昔張相士遜初罷許田尉入京師欲謁文公託予叔祖郇公先達其姓字郇公雖館於文公之門不欲與通以其刺託張演演乃文公夫人之弟也公即出見禮意極厚已而與之飲酒若素交舊又問其考第幾何張相曰區區賤吏已九考矣公即立發京西當路數書以干其薦張相既去公問演曰何以與張尉相識演具道郇公轉託之意文公太息曰此二子乃一會之人我所不及也其後郇公為首台鄧公為次焉文公之相一何神哉

祕覽上

二

回山人

湖州沈偕秀才父以其晚年自號曰東老好延賓客多釀美酒以供殺饌苟有至者無問貴賤悉皆納之盡歡而去廣置書史百家傳記無不

韞藏以此爲樂鄉里素所推重西鄰雖巨富鄙吝猥墨竊比東老固不足侔一日有術者造謁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經史佛老焜燿言表夜以繼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愈若自得屢詰姓氏終不荅也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又題曰回山人東老大醉遂失其去後人多以謂呂先生也特以回字易其姓耳所題之字削去更生後東老竟以壽終此事亦具載于誌文

三九十一

秘覽上

三

段化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龍女廟

澶州黃河堤有龍女三娘子廟極靈應大河每有危官府必祭禱元豐中有提舉都大巡歷抵暮風雨遂宿于廟漏及三鼓雨稍霽聞廟殿中似有人語聲遙聆之良久一人曰黃河當遷又有一人曰自北京之西過稍便徐又有一婦人聲曰黃河自東如何曰不可定矣更不要疑誤少頃復曰北京文侍中彥博在湏著回避他候他移鎮未遲從者悉皆聞此語預已傳播及四年文相移鎮西京黃河果圻流自北京之西固知萬事皆非人力可爲而朝廷廟社之目爲鬼神所欽重如此

三八二

秘覽上

四

石龍記

鄭州州園之西隅有池遼遠城角常於池中夜先有光湏臾數火球騰躍波際守更卒怖懼不敢自此經由後因冬渺浚池丈餘得一石龍牙爪頭角無不具備鱗鬣皆墨染成高約五六尺其長丈有奇乃建廟池側每愆甘澤禱之無不

應歲餘城南秋稼將刈忽有一獸不辨形色食之幾及數頃每至日暮必來農者采集衆擊之鏜然有聲首尾俱碎視之乃石龍也後州署中果失之因歸焉遂絕怪至今繫常典祀

王相公

王旦丞相布衣時將應詔歷山川之間曉色未甚分頃見一童牧羊數百口公問曰此羊安用耶曰王旦相公食料他日又逢一人牧牛數頭雜以豬雉公復問曰汝牧牛而又他牧耶曰非我所有也乃王旦相公食料耳後公遂登第果至丞相

麥變

京師新封丘門外有農者姓劉數口之家藉南畝以爲養生喪死之具農者有婦素狼戾不軌夏將獲其姑曰吾欲得此麥置少繒帛以備入處婦呪詛無所不至必欲皆據然後一夕暴風雨翌日數頃之麥悉自穗頭抽苗皆變爲草時熙寧八年也

道術

許懋侍禁素好黃白術凡以此而欲見者未嘗不接之一日有道人造謁懋甚顧遇終不言姓字與之飲至晚懋問曰子有何術耶願一見教道人遂於懷中出一簇子懸於壁間唯畫一藥爐童子執一扇而立道人爲懋曰有水銀略求少許作一戲術懋因與之道人遂傾於所畫藥爐中及出一墨藥絲之則鏜然有聲須臾顧執扇者曰向西立即西嚮向東立即東嚮又云下來下來俄然執扇者已離簇子立於道人之傍戒之曰吾爲少藥慎不可以驚動汝頻扇之可矣復上簇子跪于爐前紙扇頻動而爐中之火連焰相燭懋驚異之曰先生一何神耶今日得遇於先生願無惜以相傳道人笑而言曰夫黃白之術促天地陰陽之數非積功累行不可苟求設或得之其速汝禍非吾敢傳後五十年當相尋於茅山之下子得之矣道人又呼執扇者曰住扇取爐中之藥已成丹矣有五色光異道

人曰此丹點化無窮服之則羽化遂自吞之收
簇于懷中翩然而去又一相識云向在嘉州王
秀才者亦好此術忽有一人欲假館王遂留之
亦恐其有異也薄具穀酒以延之其人曰王秀
才聞說好道術還曾見否遂取膠泥裁成銀
以緋紙襯于庭中用小盆合之須臾火焰四出
酒又數行火氣漸息以沃之曰速成速成起而
視之已成白金矣王遂懇求其法其人曰至道
不難有分者得之吾雖欲強與人亦不可得子

三十四

秘覽上

七

須脩心常積陰行不求而至堅不傳翌日乃去
又有一道人在越州邸中身衣蕪葉日於酒肆
中賃酒及月餘日市酒人督所逋金道人曰來
日可矣遂歸邸中高戶人有乘間而窺者見取
出水銀置一鉢中糝少青白藥以火煨之少頃
傾注翌日於市中質錢數十千市人疑而試之
舉手糜碎道人曰尚少一火遂再挈歸至晚復
來煨鍊愈光潤矣以錢酬市酒人所遇貧者輒
施之及一二十千乃售小舟泛江而去評曰欲

利之心人誰無之不以義制而至于踰分失守
以求之不亦惑乎豈知命之君子哉予故叙此
三者聊以自戒

順濟侯

朝廷發廣南綱令洪州差官祭奠小龍王求便
風船凡百餘隻各有一小蛇蟠屈凡三兩月之
程七日而達本州具聞其事遂命林學士希祭
謝先祈齋戒屆祭之日有一蛇在御封香合中
頃又有大蛇自燭後舉首若歆饗之意復有數
蛇各在籩豆俎簋之間隨其器之大小無不盈
滿顏色類殊官吏震慄讀祝之次其大蛇復舉
首下視遂圖畫形象奏聞進封順濟王

三十七

秘覽上

八

雷鬼

有畢供奉者從軍辟過長安道中值大雷雨不
能進頃少霽遂行見百餘人圍一山坡聲甚喧
雜因詢之皆曰適大風雨後一物墜于山側衆
往觀耳畢亦鞭馬而視見一物面有四眼髮若
朱色背如負鍾皮膚悉若藍淀手足有爪而觜

類鷹鷂長約三二尺而形體恢實多有骨節起
伏手持兩槌口流紫涎腥穢不可近或者欲殺
之有父老曰此真雷鬼也殺之不祥少頃始能
開目視人移時風雲復集若虹而下而人四走
鬼亦滅矣

王無隱

鎮陽王無隱秀才者留心釋教性喜幽靜朴直
自任多愛山居向在五臺山葺一茅庵居經半
載餘一日扃戶忽覺冷風拂面有一人瞥然自

秘覽上

九

門而來身長丈餘形體恢宏容色紫赤如欲藏
匿之狀無隱戰慄極甚徐言曰為賊見迫甚急
且欲借秀才榻少憩慎無言某在此也無隱懼
亦不能出聲其人遂以手拔髮數條緊直若鐵
刺兩顛數十處取血圖染面及眉間而卧頃又
有一人身品愈大狀兒青黑色髮髮悉如血雙
眸閃閃有光仗劍而入顧無隱曰曾見賊否無
隱愈不能對遂顧左右上下終不見也復曰走
却可惜可惜乃出門步驟若車電從西而去始

者一人方自榻上起拭去血污謂無隱曰極喧
聒幾為賊所害出門從東而去無隱乃病遂下
山月餘始安多以此事勸人無山居

化蛇

杭州雷峯庵廣慈大師星霜八十有五戒行清
潔時人所欽重有孫來章秀才者其妻素凌虐
積惡左右鞭箠無虛日一夕卒家人旦夕如事
生忽見一蛇有雙眉類婦人據椅盤屈若有所
欲饗之意莫不驚懼遂擲弃他所孫君因夢其
妻告曰我以平生不能遵守婦德已化為蛇矣
何忍遽見弃耶今為岐人所役幸以青銅贖我
仍於雷峯庵廣慈大師處精脩佛事則我可以
離此免諸苦惱既醒如所言佛事將畢遂放於
雷峯道傍一夕因夢曰我已往生矣乃元豐五
年之春也

劉晞

洪州劉晞秀才性淡漠好神仙事在京師每遇
術人無不求教雖聲所有亦不悔恨然純朴無

他腸人亦乘此多誑之晞亦未始掛懷也一日
在進奏院前見一道人以鈎釣盆中一木魚每
下鈎不移時而木魚已復在鈎矣引之以示人
因此以貨藥晞素欽信乃竚而觀至晚稠人皆
散晞由獨立道人因問曰人散矣秀才尚何觀
可同飲少酒否晞從之至市肆中甚僻靜以瓦
缶置酒一升已來終日飲之不盈不減晞愈異
之酒酣謂晞曰吾有少戲術以相娛樂因於兩
手每指中抽出一小劍置于几案又於兩腕出
兩劍於眼鼻耳中各出一劍既而擲於空中上
下紛舞鏗鏘然有聲色錙煥發移時曰住矣住
矣長鋏可歸乃復墜下各納而藏之晞因再拜
泣告且欲從事於左右道人笑而不荅挈袂而
起晞因據其衣而告聲愈切道人曰後三十年
於御史臺前相尋行若風電恍然不見晞歸甚
不樂時已三鼓矣今家在洪州極貧窘終無所
得亦不知三十年之約果如何也

王丞相

王丞相隨布衣時自青州將之西京夜宿邸店
方當大夏卧于門中乘風以滌炎暑夜漏將半
店後鄰人有將產蓐者頃刻間忽聞門外聲甚
喧及視之則寂然無人如是者數四頃又聞云
相公在當路安敢去耶其一曰時將過矣柰何
柰何王公頗疑之遂起坐于東隅則鄰人已育
一子矣復又聞門外人聲曰生則生矣後二歲
當死鷄飛木鑿下公因思當門所卧者無他人
亦自暗喜躍翌日於店之僻處磨扇下書歲月
日以紀其事後公登科再經由是店因記往昔
事乃詢之云其子二歲忽因鷄飛擊下木鑿中
曾臆間而卒及視磨扇下字尚存公後果至丞
相

陳諫議

陳省華諫議年長無子嘗就蜀中術者卜之術
者曰君不須卜今年七月十五日木星下降在
大慈寺君可往告之乃爲言其所服之色并手
執蓮花者乃是也省華如期而往果見有服是

服者遂拜而求焉其人曰汝何以知吾在此省
華告以術者之言又曰汝何求於我省華曰為
未有子息耳其人孰視久之乃取蓮花三葉與
之食且曰自此當生三貴子省華拜而謝舉首
已不見矣其後堯叟堯咨魁天下堯佐行間登
第堯叟堯佐相繼登二府堯咨亦為節度使初
省華葬其父求通陰陽者卜其地有一人為之
指示坐穴仍告以葬之時日且曰若啓土見石
即止言訖遂去既而壙工人不知之愈浚得一

秘覽上

十三

石板其下水一泓中有大鯉魚三尾工人以聞
省華大驚思其言復命蓋之乃葬焉未幾其人
至省華以告太息曰本令君家三世有貴人今
已見其事止可一代出三人顯者遂去

前定紀

浙中有李秀才者開小學以贍日用常不滿十
人一夕卒見一人獸首人形若相追攝行及數
里傍觀一大府門懸金牌題曰糧料院獄卒摠
衣而入造于殿側李公見一人冠服降階以相

迎迓孰閱之乃昔兩浙轉運使段少連也李與
段公素有契分段為李曰此乃冥司吾友何故
至此也李遂泣告以家有老母婚嫁未畢平生
知我愚直者惟公耳非公陰與為地則何敢望
生段公目左右頃持一文簿至視久之慘容報
曰吾友之壽止於此矣念子積慶流遠世緒綿
昌薄可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李又泣告段公
沉吟久之又曰更加五年更增學生十人遂厲
聲曰不可止矣然無以贖行奉贈驢一頭金一
笏復顧獄卒送還忽然而覺李甚異之他日闢
學舍壁中得金一錠又有道人跨一衛求宿于
舍翌日不知所在獨存所跨之衛自後學徒常
及三十人果終十年之壽鬼神之理雖質之而
無私吾於此事殊有所惑焉

秘覽上

十四

夢警

人生於天地間莫不陰隲分定雖不能預察前
審然至誠而通於夢寐非思慮所及者事皆協
焉故呂錡夢射月退入于泥聲伯夢涉涸食瓊

瑰而泣吉凶雖殊非獨古也於今亦有之能協者汴人也舊名躬復自嘉祐初獲薦綿歷幾十五年凡至省即見黜焉熙寧五年會學于開寶寺維摩院四月間夜夢觀省榜不見姓名意甚回皇忽有一人攘袂在側而問曰君得否協荅以又不得其人曰足下得遂以手指榜上能協字曰此乃足下也既覺即記書於几案嘗與同舍張通才夫及親舊具道其事皆以謂心有所感而致之耳亦不以爲意至六年正月間省試

三十四

松覽上

五

將鎖院一日自興國寺回過梅植秀才書鋪見鋪中具襪鞞者數同人乃衛州宗賈秀才輩遂相揖而坐梅曰諸君在此皆欲下狀改名向聞公亦欲改名果只以協爲名否協諾之而已未竟以事不能少留一委於梅投牒而去宗賈輩既親入會貢院主者張參郎中有避嫌者却而不押梅以協狀委一吏乘間投之獨得更焉及奏籍果如夢中所見遂預唱名之盛黃瑄者撫州人也遭回場屋凡七舉殿前特奏名至昏報

罷常夜夢至一宮殿間殿下一排場瑄立於排場後側聆樂聲既寤不喜曰樂音岳者樂音洛也無乃見黜乎已而崇政畢試果如其言至次舉俯迫試期再得前夢瑄又不樂亦不遂志逮葉祖洽榜中移試集英殿殿下有排場排場後乃黃綰書坐位名次瑄視之乃兩夢所見也是歲始參科甲能中復者汴都人也爲翰林醫官副使於元豐六年暮春因置一女奴姓曰張氏立名曰來安是歲季冬魯國大長公主被病承旨宣

三十九

松覽上

六

醫晨直晚宿十九日夜寢半寤聞來安報曰四伯都曹徒爭兩日時中復之兄都糾泗水既覺竟未釋然越四日魯國薨越二日被責滁陽行次來安縣始悟前日之夢自泗至滁乃兩日程耳是亦神靈先有所警而得失動靜非人力所可僞爲也

竺蘭經

元豐元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皮公弼有子彥恭爲薛氏壻如婦家薛氏子有辭家赴官者

彥恭偕往笑歌自若不揖而去即有物憑之責其不恪召巫解遣至施釘法乃愈還舍女弟又為物憑與兄同皮君聆其語則故人司農少卿薛仲孺之聲也禳除不去一日忽曰我被釘罪重唯竺蘭經可救皮君力求得之遂傳本召僧誦之女為仲孺語謝曰已獲生矣又皮君幼女忽病自言予具安序也安序正肅公第七子曰十九寺丞之官渭州乃皮夫人姪夫人不信詰其小字曰是召奴暴疾卒以婦不欲守志兒女癡幼來告姑令婦勿嫁又云見婦子啼號尸卧於地悲甚生人歎歔泣涕不已言冥間事甚多死生異路不可泄某性不信佛豈知冥間大得力尤重竺蘭經既去皮氏寫是經追薦之

王旻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闇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塗中遇大

雨憇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顛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睨罔惻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旦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歟

油筒子

馮當世有油筒子傳著其要曰油筒子者不知何許人也成都耆老見之四十餘年容兒若一人莫究其甲子有問其姓名里居者未嘗對背破蓆帽腰負一筒丐油於廛肆間滿輒持去其

行如飛擇荒祠晦洞人所不顧者則燃之有餘
即自照其室市人既見之習久不知爲何人故
號油筒子云油筒子始賣老君卜於市卦售一
錢其後唯舒手丐錢於人所得尋以散施復貯
物於布囊有求取者探囊中食物錢帛隨所有
與之其語言無拘礙其居處無淨穢其遇人貴
賤貧富無異心猖狂妄行莫窺津涯而時以仁
孝忠信教戒於常所往來者飲之酒則誦道家
脩養之辭若諸經傳唯口所欲言然後舉杯嬉
笑自如亦不以多少爲謝暮歸魚槁所止主人
視之蓋無日不醉也歸即閉關閭然以道佛書
數百卷布所居榻坐卧其上中夜取讀良久或
時掩卷大慟其意莫測何如時有譏其面多垢
穢者應之曰吾嘗日洗吾心而已吾身不自管
以矣面何有哉既知其有道稍稍就問之默然
以手指心徐酬以言初若可尋繹已而乖睽散
亂旨意離絕又叩之急翩然而去不可得而親
也熙寧九年九月十一日大醉以歸舉止不亂

明日視之已死矣嘗語府民嚴九者曰吾明日
遂行爾能一顧我乎及前視之則無及矣既死
之明日或傳有見於漢州之市者行訝疾走人
竊疑其輕出而不敢問還入郭北門乃知死已
三日矣

摸着較

摸着較不知其姓氏亦不審何許人熙寧中在
京師市纏疾走常揚埃塵恣口欲言者無所忌
憚手提一小竹籬衣紙衣跣足赤脛凡病曲踞
拳腕者不問歲月以手捫摸即不復有苦矣俗
皆呼曰摸着較所得金不拘計多少然必丐於
患人出門即拋擲街衢中聚群兒爲嬉戲間自
言人禍福若應影響及道人存心善否叩之則
不對而去或疾馳出關連日不見或在貧窮中
人莫測其爲如何也一日告群兒曰我明日往
矣有視之者果死於城隅亦有爲瘞之者後相
州安陽縣助教魏某相遇於道問其所從來撫
掌而去今往往他州間出焉

粹患富

殿中丞鄭某者調官京師嘗趨朝道見一貧僧若佯狂者指云你官人粹患富去裏他日再逢之又言粹患富去裏鄭君乃令人邀至所居再三叩之但言粹患富去裏竟不能曉已而挈家游金明池張小次岸憤少憇焉簾箔外見一黃蜂一土蜂相搏頃飛入次中匝遶移時墜地因以瓦缶覆之翌日再至始悟焉開見一珠碧色頗疑其有異繫於衣裾間而歸踰時有胡人十餘輩造門言有寶氣鄭君亦不省家人曰豈非所得碧珠耶遣持視之皆叩禮曰此寶也詰其名及所用處乃曰碧霞珠當大海間天地晦冥視此珠則晴霽矣願以數萬緡售云鄭君許之遽掛冠退休于崧嶽之下焉

嚴常運

元豐四年九月杭州仁和縣湯村鎮百姓嚴常運葺所居之隙地治平屢矣頃方丈尺忽墳起若小丘垤疑其有變怪濬探得一藏皆白金所

成器物數百件有雕鐫字一行云拾得我藏者是我後身嚴子陵記因與鄰比競經官司許歸嚴氏家遂富有矣不知常運果後身耶今蘇州靈巖山有藏人莫從而得或為人物他怪見之則馳去或為錢鋪曳數百步遇人則散飛絕所由來將誰待也

徐神翁

泰州天慶觀有傭人徐翁者常持箕箒掃諸殿庭間口誦度人經衣破布衣或跣足或穿繩屨夜廬宿不擇穢淨苟能容身而已既夕稍稍有異事故目之為神翁焉觀中無儲蓄翁語其徒曰當為汝求化即寢於殿中既覺曰晚即來矣已而村氓纍纍負米而至人莫不異之常有施白金者置於床第盜鬪翁之出即發關而入復見毅然而坐悚懼不敢搖手為非疾往視之復在殿中矣人常緘香及以姓名年月生時詢求災福然多書度人經一言至二言三言始莫能曉以而遂通有拜者或答之有弃之而走者或

自拜於人接引話論或循理而應或抵詈毀叱
不問貴賤元豐末士子應詔詣求識焉翁書字
大抵皆從火既而有文闡之災四方企慕無問
遠邇皆來訊卜變異悉多不可具載人多繪畫
其像勤以供事亦不知其終果何人也

搜神祕覽上

善明既

搜神祕覽中

麻衣道者

善門院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以麻瓣爲衣蓬髮面積垢穢然顏如童稚雙瞳凝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久未嘗啓口惟緘默而已見酒即喜抃亦不至耽濫人問其甲子脩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爲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歸於爲善杜惡已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之者即以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爲禽鳥形狀溢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容鑄如也常有贊頌得其一曰這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增長地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愚夫五欲樂不忍見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哉

卷六五

祕覽中

乙

孔之翰

鄆州平陰孔之翰暴卒歷日而覺因言始有人引去見一宮殿朱衣王者坐其上左右遮擁而

出之翰自省其死恐悚戰股口稱無罪王曰召汝證對王倫耳之翰復曰時異豈得而知誤見追攝王曰王倫肆暴今皆明白惟在揚州山光寺前殺一家七人不伏此辜移檄會證當處地神稱康秀才嘗過嗟嘆曰豈無天道豈無神明死案徧檢並無姓康者再勒生案主者云今世託蔭孔氏在鄆州平陰乃卿也遂盛氣呼指諸吏問倫所在須臾引一枷械囚人至王指曰此乃康秀才也倫低首下氣叱令持繫廊廡火洋銅汁澆灌其口號聲苦抑意不忍聞之翰徐白以家貧親老願得還生以卒侍養王曰汝天數未盡今事曉然可得脫矣令吏送行出府門見有鞠勘者之翰問此何人曰胡判官迤邐相近乃之翰之舅也相見悲泣問家事因相引行曰地府六道生雖熟聞不得而見今可一閱之復過一門見牛羊犬馬之類盈滿胡生指曰六畜業報爲牛與犬爲最近於人業緣將盡還復人身乃爲牛犬此肉切不可食嘗見世人無知

祕覽中

二

橫多嗜樂其他魚鱉猪羊之類皆爲人食料充口腹阻飢而已不加非理即罪稀矣又與之翰符牒一道命二使者引視諸獄再三戒曰視此符即門開然不可久停止速出可也已而見門戶相次各有守衛人物怪變森懼示以所持文牒即啓關所見髣髴受諸苦毒經歷十餘獄之翰四竅忽迸鮮血使者急以水嚥之即如故復見一獄陰闇廣漠不聞音聲問曰此無間地獄雖有文牒不可開也入則不復出矣之翰誦金

手三

秘覽中

三

剛經諸守衛獄吏皆合掌胡跪而聽既終秩乃由舊路至胡判官前言別胡生因告曰天堂地獄世人信之者有不信之者信之者雖信而不明不信者妄生端倪其報愈重其業愈深汝今皆目擊之矣當自勉勵去惡就善及祝託家事即令二人遣行道遠疲倦逢一河流上有小橋其勢危殆之翰欲涉二人止之曰不可涉涉之即不還矣渡橋復行墮井而蘇

方技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掃幾盡復還故里夫婦携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擔數舍即當報汝是人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携藥囊幾一二歲翁家計貧窘夫婦悲歎曰橐中所留無幾盡此闔門皆爲餓莩其僕側聆之前進曰主人憂中若是所須幾何翁曰得五百千足矣僕言此亦不多當爲主人求之翁曰爾安得也僕言某無他能有小術可以致之願於市廛中僦一棚欄市好紙二千筆硯剪刀瓦缶芻茭各一乃爲置之明辰與主翁婦俱往坐棚欄中僕但以刀裂割紙幅日將千寂無觀者一二浮薄輩而來嗤之僕乃剪一紙人以氣吹行且戒之曰爾於州首招提中上刹竿坐紙人即騰空而往高人丈尺間耳嗤者隨去果如其言莫不驚駭須臾人環合肩摩足踵僕復剪一紙人又

三

秘覽中

四

戒之曰爾往利竿上叫前去者同來再以氣吹
行空中冉冉而進人復隨之果二紙人相繫而
回僕悉疊紙數百重持筆謂稠人曰今書一符
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疾疫此符即能却
除之每道當丐五十金不然幸勿顧也洎符就
所言無復妄為主翁婦應接左右不暇給僕乃
告曰已五百千矣遂以氣噓草而草生火光焰
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
來年長安果疫惟有是符者免焉

張都綱

柳州張都綱嘗泛大海風變弊舟與數十人扶
援頂蓋飄蕩至一國人皆婦女形兒裝束特異
稠雜爭競拍裂人而飲之獨都綱哀禱而免相
與驅逐別至一屋室中見其主亦婦女也遂扃
閉不使他出經歷歲時一日忽有人來報曰來
日柳州張都綱宅設天地冥陽大醮拜請諸女
應之曰俯期赴矣都綱自念必其家乃陳悃悞
願暫隨往即還至再三方喏焉遂貯以布囊使

一女攬其首而背之相與騰空而去有頃既至
皆竚立於屋顛都綱暗窺之果其家也見家人
環匝一攝而哭夜半將招呼誦淨天地呪諸女
皆走避都綱亦於布囊中誦焉女遂棄之而去
乃自屋極呼叫家人驚睨孰聆聲音又疑其為
鬼物也久而辨釋詢其家曰近傳破舟為死矣
為此薦嚴故也

王仙

元祐二年十一月太平州蕪湖縣東門小賈王
仙因往歙州久而不還其家憂焉江淮間民多
敬信巫者即往求之其神具言已卒矣嘆其衣
服不潔棺襯挾小令其家多為因果以求超昇
之地聞者不莫嘆異方圖薦拔翌日仙乃歸本
無疾苦故知邪巫多以災厄鼓惑愚下比比皆
然豈預聰明正直之列耶

蓬萊

熙寧中李秀才者遭迤場屋乃泛大海與船主
交易夕遇暴風飄至一山下漸聞鍾磬聲清徹

不省何所沿山行訪迤邐有石欄雙引林木青
陰道左現一寺舍屋宇皆玉石鐫刻若化成者
遂造門廡將登堂陸見一僧居中跏趺而座講
解祕密左右盡皆金帶紫袍如翰苑相府之貴
遙見李至僧呼曰某來矣延之坐末有頃會散
中一金紫人延於別館風韻雅麗言論雍容各
有深趣問世間事搖頷而已遂安處門側一室
中而去李詢侍人此何所也曰此蓬萊第三島
也適紫袍何人也曰此唐之裴度也凡人處世
功行超具名繫仙籍終還於此歷數數十人皆
古昔名士比忘不記又問此僧何人也竟不對
而去信宿僧謂曰秀才至此誠亦夙緣然不可
不觀遂令賫糧三兩人與俱行至一斷崖懸壁
峻立山之垠雲霧晦蔽遙於昏靄中有三峯鼎
峙依約樓臺出聳隱隱聞音樂聲穿道廣圃異
品藥食悉肖人形狀果木扶合名不可辨暨還
僧謂曰此非秀才久居當奉助清風一夕李丐
藥種數本僧曰非惜也但人無行德可致海神

固侍恐因而爲禍耳乃尋舊路登舟果得便風
流帆而歸

張學究

相州安陽縣村吐張學究者幼年童牧間或樵
採自晨出暮還嘗於山之巖隙見二人相對博
戲際積金帛生自晨傍觀不覺日暮二人顧謂
曰脫汝襦褲滿實散金使負還舍戒之曰勿言
所得之處翌日當復來此逮歸父母疑難生言
其略而已晨興徑往二人果復在焉因贈棗子

二枚使食之自是厭葷茹不喜聞氣味又勘合
并縣門使無達明生亦夜半往家人不能禁二
人喜曰孺子信矣可能隨吾游乎生唯之乃同
駕雲而上處山之巔人迹所不到居數日生中
感父母口不敢發二人相謂曰復不可留遣之
便須臾足拇冉冉雲動墜于一坡上夜約三鼓
矣遲明達家自是日惟飲水能道入災祥四體
出乳香人丐之者以手撫摸隨意而足人皆神
之後二年香亦絕忽葷茹飲酒人問其始嘗然

有所不知今在焉愚人也

船山藏

五代離亂兵革紛擾豪商大賈往往以珍寶委
弃深山大澤中免罹喪亂不可勝數綿歷歲月
乃成變怪今建州浦城縣之船山一藏是也山
有赤人赤馬白人白馬牛羊之類左右羅列動
以千百數雜陳金寶長曳數百步而人未有得
之者山之垠常有字隱隱出於石間村疇不能
辨書者多見之後有人見而記曰船山有一藏
或在南或在北有人拾得富得一國至今存焉
胡人過是山必拜而去

謠讖

人役於造化之中於命則有窮通遇時則有否
泰在物則有災祥故雖山川之鎮流亦有因人
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者可得而考矣
徐鐸興化軍人也家居朝京門外未第時有讖
曰拚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鐸將第而
門果壞黃裳南劍州人也家居於龍溝未第間

亦有讖曰掘龍溝出龍頭裳將登第而溝果脩
峻前此有天花五色夜降至曉猶存焉興化軍
有壺公山古讖曰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
公山欲斷莆田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
引水遶壺公山而登第者於前為多繼興利者
鑿山而濬通遂於朝廷間朱紫者數人矣

預兆

家府寶文未第時丁內艱自吳門扶護先祖歸
閩中於浦城昭文鄉上相里卜地以葬後有虔
州陰陽流善觀山水之形勢乃嘆曰此地過三
五年當出狀元公卿今龍首山已見矣山之口
有大溪焉村人張氏用石為堤橫亘瀾漫咸謂
若盤石之固雖洪水浩蕩亦不可壞時陰陽者
又曰張家堤壞方出狀元人莫不笑之後逾歲
寶文府中薦名張氏之堤已壞眾以其言漸合
符節徐縣前山中現五色氣逾月不散大風鼓
蕩走石拔木占者以謂吉兆再歲寶文遂魁多
士矣嘉祐中寶文寓姑蘇外祖張氏之園齋思

古堂垂絳幕與諸生辨論一夕歸寧大雷雨
電威皆驚惕忽聞霹靂聲起自堂之巔少頃即
晴霽既還啓戶乃於寢室前壁柱間追龍耳爪
牙之迹存焉寶文少好書大字深探古法常有
椽筆極大置於几案寓有意則揮灑飛逸造極
神理盛暑中常與表弟黃礪叟同憩闔廬山寺
於筆之心有芝草生焉盤屈若花亦先符之瑞
也寶文赴府試列於西廡御藥李舜舉時方蒞
內省爲巡察官素未之識也忽至相揖雍容而
語厚加異待暨至省中舜舉復爲巡察官尤大
喜曰章先輩復在此位今歲大事非公而誰來
年春廷試罷果登魁甲因詰訊之舜舉曰某非
爲佞也前得夢西廡某間某位有黑龍坐其上
默數之乃公也省殿皆然故知大事屬於公耳
寶文殿試罷常得一夢夢天門開一龍降焉奮
身跨之及項傍有人曰項下有逆鱗何不攀角
而坐遂從之乃騰踏而起始寤

靈平埽

熙寧十年秋黃河大決于曹村下埽上哀憫元
元爲之旰食明年改號元豐以牲玉告祭于河
乃首事焉捷作者無慮十萬人堤成亘十有四
里詔命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
天子憂埽未合王者數以疾置聞請調急夫盡
徹諸埽之卒又調旁郡詔旨切責吏卒畢力又
爲重埽九緡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
頗卻而埽下伏流尚浸漬隄若浮寓波上萬衆
環視莫知所爲天子以爲憂俄有赤蛇游于埽
上吏置于盤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焉

隕石

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常州人聞天上有聲如
雷或者曰非雷也日出已高天色澄淨忽有星
如火炬自東南飛流西北有聲少頃而止光亦
隨滅滅處不見有物但少煙氣稍稍散去非雷
也居十日宜興人有持一小石來獻太守者云
是日有石隕縣之僕村許公門外其聲魄然聞
一二里其與里人驚走而視地上猶髣髴有光

相與掘地深至三尺乃得此石而置之手中尚覺微熱也太守取石以視可重十兩許欹斜不圓微雜金鐵無絕異者潁川有落星觀大小數塊大槩若石而非石傳聞始墜時亦有聲震動光芒輝赫今尚在焉

黃鶴樓

鄂州黃鶴樓覽山水之勝誠為清絕頃年有抱關老卒夜偶不眠起視樓前天淨風寂明月澄淡見三二人看展聲響空中疑其鬼物熟睨

之又疑其為人也語笑自若叩山之石其聲鏗鏘然三叩而門忽開二三人者自門而入煙靄冥晦漏盡鷄數鳴復自石戶而出老卒再拜且願執事焉皆笑而不荅其中有荅者曰汝骨凡俗不可蒞吾趨屬因告貧困欲得資賄濟世遂為之指山石蘄嶮中一金曰與爾此可以贍足老卒驚喜重不可肩得之歸室光彩貫焉人爭窺視訴訟入公庭視其金似石非石若鈇非鈇不識果仙耶果非仙耶老卒之遇真所謂遇而

不遇耳

郇公

吾族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七代祖事王審知王閩中為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偽唐李氏舉兵來伐太傅將兵禦之遣二校求救於審知失期將戮以徇夫人練氏請赦二校曰世方亂人未易知當責以後功二校得以脫去而仕偽唐後時一校王建封者為李氏將兵議屠建安城太傅已捐館夫人猶家

城中潛諭一言建封懷舊德降其城而完其民人知吾族之必大也歷世衣冠遂相推紹至叔祖郇公而始盛如人之所期矣郇公之未生鄧國太夫人夢陟山巔禮高廣坐授玉像一既喜寤郇公之始生太師密公夢相拜者於前傍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二尊嘗為詩以勵之曰吾家累世多陰施今日青雲豈假梯已而果然闔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郇公之入西樞而沙已憤為洲矣既正宰席乃大固焉公方為省郎

時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為賢宰相
推公之輔 仁宗皇帝安天下清忠肅艾萬
邦以揉而人克服則文公之言至矣

傳大士

錢塘龍山伽藍中有傳大士真身在焉因觀大
士之遺物可得而紀矣藕絲織成彌勒內院一
其巧妙法度出於自然惜其歷年如在髣髴之
間耳王補之以謂其功非鬼非人以予觀之故
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叩門槌一云叩九重門者

三

十

結

乃此槌也不甚昂大亦無特異者銅鍾一叩之
其聲雜踏然無清越聲似銅而非銅若鐵而非
鐵妙光檀香枕一人之有疾病者剽其香煮湯
飲之其患未始有不差者筆架二硯瓶一皆陶
器木撲之所為又大士嘗齋餘遺飯及蔬茹於
山皆化為石今有二焉白者飯石也青者菜石
也尚能辨其形跡可考證之聖人以身顯化或
出或沒隨世之緣又況於物耶人之於此不原
其心特有異以待焉耳誠物之所化也

黃鑑

黃鑑學士生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
之美當大吾門不宜有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
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
楊文公幼不言文公之父因告之曰後園梨落
籬神童知不知文公忽發聲對曰不是風搖樹
便是鵲驚枝汝風骨若是何為不言鑑竟不對
他日又携於河亭之上顧謂之曰水馬池中走
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
我知此兒不同矣自是而言後鑑歷清顯然惜
乎不能致身於禁掖侍從之間而亡命矣夫

高僧誌

普照大師歸詮生於真定永安年十八師事金
牛懷忠禪師骨格成而通理達性河朔歸之凡
將有所適士人踴躍塞道橫經受供者常數百
人元豐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中盥浴右脇而逝
後七日郡中為師致齋飯食未訖定武有遣介
燃香來者師忽從卧起跣趺而坐形色安靜如

平生師孩童時有僧丐飯於師母母取漿以饋僧指師謂母曰此兒應出家為大法器母拜稽首忽失僧所在嘗講於藥城人或見師室中有神光如寶色燈雲環室三匝卒墮師懷師之滅度遠近縱觀皆即肉得五色舍利焉又衢州猪頭和尚嘗若風狂走街衢中性嗜猪頭肉多丐於市人人始嗤之既見習之夕亦不以為怪莫知其異也他日輒過僧寺求升法座乃跣趺而逝留一頌曰頂門一隻眼照破四天下除却涅槃時其餘物是假又曰猪頭千片不啻一箇州人環集歸禮後數日有老尼者素與師為袍服乃至座前大慟師忽開目大笑人皆驚異時有官吏與師最相知遇聞其復來遂造寺且責其不能顛脫師曰不當若是耶遂瞑目而終今塑其真身在焉

金龍硯

歙州汪氏家始貧乏不能自給父子多入山陬坐盤石結草屨以為業常見石上有紅光亘日

夜則黃氣充塞深相疑嘆乃夢一白衣老人告曰我為汝守此寶彌久可早發之他日議定即碎石深探得一匣匣中有石卵一枚因懷而歸置所居室中夜則光芒交射愛其潤澤欲求善匠治具為硯翌早即有一老人造門求為之中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間有衣冠出焉

善報

內殿崇班畢周臣嘗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閑與同寮為茶會一日西山忽然有聲若雷震響數里人皆驚擾不知所之因見山裂數丈現出一石坎內有一僧若禪定者異香馥郁觀者如堵所披之服宛然若新頃皆化為輕塵四肢微微有坼文細睨之頭足皮膚中悉無骨與肉皆五色舍利先寶文云在河東時亦觀三事甚異在太原府日城中有白馬遶城走及三日不可拘繫忽死於正街中官中依常剝納皆有舍利因贈予數十顆大小不

等如石卵狀又有一卒素好善日夜常持誦經
一夕卒火化之視其項骨有十六節若羅漢狀
眉目悉皆完具

卜祝

元豐中有中書吏人袖黃牒而出輒失之慮蹈
州憲之重無所不加求探凡卜祝之有符應者
未嘗不詢考焉或者曰李翼精於六壬詳味災
福深可尚也吏遂訪之具道其事翼分布內外
象有頃告之曰來日當自西門而出行及三里

秘覽中

卷

海

即轉東去又約至一里必發聲大哭更當前去
見屠殺之家可訪鄰比有書筭者必得之遂受
其指決翌旦往焉自西門出即之東方果及里
餘吏憂中惶惑復視荒冢纍纍然不覺哭泣迤
邐見有一二家誠屠解者也詢其左右得一王
翁焉於鄉社間能書畫操筭但久年風疾不能
履耳吏愈疑其非再叩之令轉達是意王翁許
笑曰何以知在此耶巧之數十千而得之且曰
日前老妻至曹門街有揮袖而行者於稠人中

委一黃牒於懷間因得而歸方欲入城使人購
之其卜祝之精有如此者

失明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寺僧楚暹俗姓石氏嘉祐
二年清明節輒雙目失明乃發誠心日於齋粥
前默誦金剛經十卷率以為常至熙寧六年冬
至後二日右眼忽然明徹今尚在甲子七十二
矣又有老媪亦患瞽疾或者誦觀音經以授之
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
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
心起念佛不離心媪敬誦未始一日廢彌久目
亦復故焉

三

秘覽中

十

原分

代州大石寨卒杜慶緣應報入州道中見山之
巔有二紅物相搏擊其狀圓而有光芒因竚而
觀有頃一物如勢不勝墜于野水中光彩兩騰
貫慶疑而視之惟有二三科斗中焉遂取之繫
於衣裾間而回至寨中乃金一塊耳慶素好博

易徧往酤價市人秤之或重或輕多少不能一辨遂質錢於僧邢氏者他日是僧輒失之飛往義興寨倉壁間一龕中官吏異其事細相傳玩上有鐫字一行云大石寨出軍兵士杜慶金時雖入官庫中人皆傳播慶聞乃自陳即給還焉吳敦禮侍禁嘗任德州平原推酷一日中家人見自天有一物青綠色若曳數丈繒幣將墜於解庭中疑為不祥皆叱唾之其物即復騰去髣髴有頭角狀一見童擲躍以手空中採取之得二十五金焉又於解舍後廟側遶一大木三匝憂搏有聲而起三日中是木下聞若人般挈錢聲有收產蓐婦云市中趙氏家失一錢龍極憂之此是也安肅軍朱氏家素貧乏他日巡警卒為之曰長史有何警兆某數日為見大車中般載財寶入長史宅中不知其數疑必有以先為祥報者朱氏始極拒其說後祝之曰誠有之近日為見金帛積滿廊廡及堂陛間欲遺之數萬使其息言於人其卒謝曰某果有福即入某家

數萬何為哉某苟無福雖受此賂亦何由安竟不受而去自是其家興進卒伍中有知分如此者

胡用琮

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偶失明乃罷職事嘗令人引援而行經歷時月勤服藥餌未有退證一日天大雨雪人言有貧者口嚙一筋坐觀門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亦稀售之用琮因令人引行至觀門問之曰爾在此何以為養生耶貧者曰我無他能為日貨墨得三二十金為生耳今日適當大雨雪不能入城遂憇此而人少顧者用琮憫之丐之五十金自此日以為常貧者不復市墨矣他日未達明忽叩門告辭關鍵不開相隔而語一不以惠金為謝但曰我遺君此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所欲用即用之苟有所患磨飲之不復有苦矣用琮詢之曰爾何往也貧者不對又詢之曰爾何姓氏也乃對曰我賣墨牌榜即姓氏也語訖尚欲審問漸聞

聲音遠即不知所在啓關無及矣尤不知其異也
用琮疑惑又慮其非常人乃磨墨一分許飲之
目即覺明徹遠視太守聞而異之求其餘墨
用琮內惜爲寶給以盡飲之人亦有得其墨者
有患苦皆効用琮磨飲之悉無憑焉後人曰以
筋界口乃呂字耳衆多伏其說悟以爲洞窟矣

叙劍

代州大石寨城外水中常有光澈明人頗異之
後有以網筌取魚者得一劍焉未之奇也質錢

三

秘覽中

二

九

於邢氏釋釋以水濯沃其上得字云龍蛇之形
金石之精劈開風雨利刃堅貞颯颯魑魅無難
不平後不審流落何所矣京畿襄邑縣郊龍陳
氏家脩所居第掘土堅構得一古冢發冢而視
之中有一鼎鼎中有藥其色紅鼎側有銅瓶瓶
中有水傍有一石匣匣中有一劍劍上有詩曰
斷精光未散斬馬血纔乾執在將軍手煙塵掃
不難後因視人乃致訟焉南劍州五代離亂盜
賊蜂起嘗以寺鐘烹肉弃於溪水中後有人携

兩劍渡是溪劍忽雙躍入波中求之不得或者
善與水俱入俱出因往觀焉見二劍附一鐘耳
而立出以告人再呼同藝者下視復見二龍抱
鐘驚懼不敢近至今風雨晦冥常聞鐘聲起自
波間今劍溪是也

紫姑神

紫姑神世或稱之曰紫仙南方人孟春之月即
請之以決事然至利害大者不能言善書畫吟
詠騷雅之才尤多清麗閩中張叔通者嘗得賦

三

秘覽中

二

浩

游武夷山詩曰春雨連宵心慘傷曉來還喜見
天賜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
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
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
淹留文藝君須在速修萬古白雲藏劍氣願乘
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燼中人有求其掾
筆者即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祿勉勵龍
虎十二字凡書龍字類多不相同或者問之荅
曰龍之爲物變化無窮豈可拘耶若其請致之

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錄

搜神祕覽中

晉門院

祕覽中

三五

搜神祕覽下

奇疾

青門院

人流通於陰陽之內一有勃盪則感而為疾善醫者神聖工巧而已病於陽者調於陰溺於陰者亢於陽病在皮毛之膚者砭石治之造於內外之間者發泄而通之病之上者嘔之吐之病之下者瀉之補之病之相傳者治其始受之臟測虛實之變欲其易療則受之以湯欲其難化則受之以劑倉公扁鵲世不間出苟能通

二九五

祕覽下

是說亦足為良工矣然疾之有奇者又必俟夫出類拔萃之技藝焉頃有人鼻中生毛叢聚而出若釵股形長逾尺去之輒生然痛楚極不可忍或者曰肺之病也調肺而治脾去皮毛之間邪氣可以安矣已而果然有人受心腑之疾者餘皆無所苦惟中有聲相應若影響是人曰將之某家其中亦曰將之某家是人曰吾患未差其中亦曰吾患未差奔走求醫累年無識治者或有人曰子可將本草誦之中不應者試以自

治竟得療焉有人朝涉水有一物若蚌殼然着於肩膊間雜療之不能去經歲月為覺黃瘁遍走求醫或有人告之曰以醬塗之斯無害矣既而墜焉殼中有口千百不識果何物也有人目前常覩大魚鱗鬣燦爛極苦之莫知緣由所致或有人告之曰此無他但食魚夾鱗飲之涎壅於中膜生於肝乃致是疾當以藥洗肝去其鱗膜斯可矣乃遺之藥而安有人善飲酒雖罄釜斛未嘗醉也或者告之曰子有蟲在臟腑之間以藥下之不爾成大疾矣乃受所教而治果得一蟲焉其大若錢其形如龜無眼而有口置於一盤中以酒數斗沃之有頃盡矣乃懷之而去曰置於臟腑則疾也置於法用則寶也自此是人乃不復苦飲矣

畫錄

梁元帝云鬼神易狀犬馬難圖豈以其明明者可識而幽昧者難知乎古之善畫犬馬者有若韓幹善畫人物者有若吳道子善畫翎毛花竹

者有若徐熙善畫山水者有若李成此其尤著者餘不可悉紀今亦有之但比古為劣許道寧於山水有古氣而筆力麤凡老高畫龍有外騰之變而骨節不分要理然皆為近時之宗師也趙昌畫花木菓實獨奪天地造化之工探物之妙遇其意所喜者不擇貧富貴賤輒予之其所不喜者雖勢位所加賄賂所及被刑蒙毒亦莫緣而得今士大夫多有之獨學士林端父所藏八枝與予家十六枝為最勝慶曆中端父嘗出知懷安軍道與新廣漢守尚書屯田員外郎隴西李碩偉之同行嘗戲云廣漢圭田歲入甚厚昌為郡人吾軍貧陋獨無此二者它日幸以其餘及我偉之至郡反謂端父先得之以詩謔焉端父荅之曰趙昌下筆敵韶光一舖黃金滿斗量借我圭田三百畝直須買取作花王有傳此詩示昌者昌大笑曰林君知我哉暨代還以是本遺之乃為絕筆後有王友繼之然與昌固不相侔矣頃有為奇畫者縑素間為人以牧羣

牛盈滿川澤夜視之則人卧于廡下牛入於圈柵中及旦而視之復在川澤矣又為寒江景漁舟蕩其上一人坐於艦首垂釣而望頂臺笠掛蓬衣夜視之則人卧于舟中置竿於蓬及旦而視之復在艦首矣或者曰此藥術之功也致陰陽藥焉日之所見者陽藥塗之也夜之所見者陰藥塗之也人或然之且不可與善繪者等為奇之一端耳

地里

山水之形勝生於自然非有意於成象也間若鳳舞鸞翔龍蹲虎視羊奔鹿駭連珠貫玉者亦出於偶同焉耳山無水則孤而不清水無山則清而不秀人測陰陽之理明天地之幽考之以經裁之以智選奇擇勝以盡送終卜宅之要內則神安其舍外則人寧其生斯亦盡矣若夫富貴貧賤系乎天而顯乎應變之間適與物期會者有之苟欲利勢榮用心以求山水之最而為吾親之歸藏不亦惑乎吳待問侍郎之祖昔葬

其親貧而無地同里張氏遺其山圃之閑隙未嘗擇也既納諸壙有通陰陽流曰善哉是地也前有山山之間其形生如龜山之前大溪流注水近龜而卿相出矣至育叅大政而溪流近龜充宰台席而溪鬪龜首此不擇而貴者閩中編氓張氏葬其親遍歷山川之形勢多邀致術士求全成之地苟有少遺玷未始瑣就也經時得焉皆期騰龍虎之變發芝蘭之香久而彌貧有至於犯刑蒙憲此擇之而不貴者此類悉多聊書二事以紀之云

三九十五

秘覽下

五

李

申先生

申先生者來往淮浙間自言姓申人未始奇之也盛夏烈寒倒行逆施爲難履之行有遇疾病乃書紙以印諸陽之會即有差者頃在潤州謂一豪眈言汝心平善可以奉道令置麵一盃徐爲氣噓之使盡啖焉復曰汝婦亦吉人隔屏幃噓氣再令悉食之二人者遂不嗜穀矣嘗在揚州府門市肆中貨雙泥牛謂人曰只丐百二十

金無有回盼者抵暮一典吏售歸申公使夕嘆以乳香酒即相角抵矣暨夜半吏依所受教二牛乃奔逸環遶若傷瀆而止未省何術致也今問或見之

神怪

建州浦城夏氏者天禧中其家嘗爲鬼物所擾已至炮爨飲食幾可供羞忽致穢壤於甌釜中夜則羅列器用什物盈廊廡之下嘗群居語笑與人相應答無所忌憚遂密徙居以避焉不數

三九十六

秘覽下

六

日忽空中撫掌群笑曰遍尋汝等乃只在此復肆恠變楊國輔者夏氏姑之夫也每來訊問群鬼相謂曰福人來矣悉皆遁去少獲安息及國輔去則復至凡衣冠器用忘所寘鬼則曰在某處如其言而獲夏氏一子七歲一日不見鬼又曰某處果在焉然爲之剖腹而死矣聞松溪縣師巫即善祛邪怪乃招致之巫將及境聞其鬼相告曰惡人來矣皆有悲愁浩歎之聲巫既至周視其家指新造倉廩曰禍生於此遽命工具

援啓倉之基探土得一古石塚二棺槨已糜廢
惟四維有木備數十人彩繪若新焚之乃絕朝
散趙君奭監在京都商稅院所居宅之西位素
凶怪人不敢寓處設釋老星耀像以爲供事之
所一日飯僧薦佛事夜漏半諸孩童見其陳設
綺麗皆奔競嬉有頃盡馳走曰帘幕下有一大
毛脚出焉君奭聞之審知其真即趨入果有之
乃以手束勒呼諸兒取刀左右驚惕悉不敢近
須臾毛脚漸小而亡矣王湛閤使指使王仲元
以過逐還蘄州蘄水縣家極貧窘因求居第或
人謂之曰我有一宅亦不求僦資能居即自便
居耳仲元不達其意人曰此第素凶故也仲元
不然是說晚即獨秉數燭仗刀坐於庭中大罵
曰鬼何有哉安能近人夜半四圍若衆屋顛仆
仲元又曰我知其無能爲也即秉燭仗刀而起
入堂與中門欲開忽有物自手掣取燭而燭繼
滅仲元懼刀墜地奔走而出至廳門昏黑未能
啓關聞自後有物擊門聲喧大愈戰慄得出呼

人共視之乃墜地之刀也入木數寸許矣衢州
開化縣程郎中宅欲講姻親之好呼匠者爲花
夜嘗有小女童年十七八許問匠者求之經數
日皆然匠者內懼疑其有他意翌旦即告焉程
公怒詢其家人未嘗有也或者曰昔年有一女
童縊亡於外閤中疑此是也程公出以報匠者
知之是夜復至匠者詢之曰爾非郎中宅左右
乃是外閤所自縊鬼耳數來此何有哉女童即
驚惕張口吐舌舌大若盤其人嗑呼遂滅

山陽婦

山陽有居民以取魚鱉爲業一日獲鱉七枚中
有一大者姑命婦庖將貨焉既而失其大者姑
與良人皆疑其婦私攘之抵詈鞭箠經日婦撫
背號叫啣冤不能自明他日忽於箬蓋下得之
婦祝曰我以爾故致姑之猜嫌今再以進亦不
免乎死不若捨爾洋洋於江湖之間無使網罟
再得之也遂釋於水中是夜夢其鱉以前脚撫
婦背及諸鞭箠處又以青泥塗之既覺不復有

痛楚患亦幾於毛寶白龜之靈也

疾疫

穎州今建作穎川府是也頃年疾疫殊甚一日州之城南隅天雨藥厚數寸色黃白不辨氣味若梧桐子大皆不敢服食有一老媪曰此藥可用米湯下三十九大療時溫人服之皆效所濟不少而亦不知此媪果何人也今宿州一百姓菜園中濮州軍營中各有一井人疾病汲水服藥無不應者此二事頗相類因附之于後

瑞應

九

天佑中原誕生聖主安定四海安固宗社必有命世之才不韜之器左右前後以綏兆民我五代是也輔弼大臣功業顯赫苟非降神安若是耶故其誕生與夫薨謝皆有異以表焉王沂公曾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寢韓魏公琦之薨也有巨星隕於後圃櫪馬皆鳴左丞張公若谷之生也郡太羅氏夢巨星墮于懷而孕皆忠公亮節翊戴安危之士然后知吾言之非誕也

應化

宮保晁公迥積脩心法能貫通祖印得慈忍力嘗誦經即悟解法門不失直指見性之要晚年目前每現五色花種種諸妙相耳多聞鈴鐸音樂希夷自然出於罔象之間睦州進士何其者求見性超達久未通徹日夜焚香虔禱觀世音菩薩至於悲泣不自勝處一日見自畫軸間一金手脩長撫何之陽會重不可支而痛楚過之自此稍稍利鈍矣

燕華仙

黃裳為燕華仙傳因書其大略曰燕華仙人女子之得道者也太子中允王綸昔為海陵時有處子未及笄一日夢為山中游其山秀特插立萬仞煙雲縹緲之間有華亭在其上仰見二仙圍碁對坐冠服靡麗粲爛如世之畫女仙者相望之際恍然已造其坐側一仙顧謂之曰汝見吾一筆塔乎遂出而示之觀塔而寤思復得見且傳其塔齋戒以自致焉後兩日再遇于夢中

與頃所見無以異也仙復出塔顧謂之曰汝能傳吾塔則將與爾會矣乃諭處子以發筆處及覺而思之一筆而塔就大功萬象世之畫工細窺其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欲摸而去不可得也一日燕筆降于海陵之公宇綸淨其室以待之與處子語笑居處如人間世然獨處子聞見之耳綸等不得其髣髴綸求名字於仙仙以清非命其名以道明命其字嘗言與綸有契故來此爾綸問而答出其文篆皆寓於處子而見焉

三十四

秘覽下

七

名篆八十四名曲四十八名書三十六七答二

告十賦歌行諷吟詞曲銘誥戒諭書頌一百二

十有八寄贈招勉其詩在綸尤多處子陰受其

書篆發於紙筆如素所習者奇怪險絕皆非人

巧所至綸出百軸進上餘藏其家處子求筮金

篆仙曰姑俟筆至少頃果有贈綸十筆者發二

筆為蟲食其鋒正筮金所用爾字無小大巨細

例以一筆寫之未嘗易也或以禍福求之皆默

而不應丁晉公之行因有所請仙言復還而已

處子問仙今幾千歲矣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綸問仙處子可以歸乎可以不歸乎仙亦舉其問而應之終不為之決及其許嫁而仙往矣凡昔之所傳遂不復記臨歸弟夢燕華相導至大海邊白石漫然不可勝計欲其渡海處子不如其命顧謂處子曰可於人世求碧仙洞玉霞經而讀之語已而覺燕華之降至此十年矣處子之歸呂氏後封萬年縣君行六十四年而卒前此時復聞有音樂之聲若相將者然卒不得而遇也

三十九

秘覽下

七

楊柔姬

予自真定還都下道由邯鄲因得柔姬所題壁曰妾家園田世族豪貴門館幽邃竟日闐然時與伴侶有追隨調笑之懽不知寒暑之催人年始及笄開情漸生遂託身於良人因此遠適真定離親去國之意悵戀不已而鎮陽風景酷似吾鄉有佳花幽圃可以行樂於春時有脩竹小洞可以迎涼於朱夏魚稻果實與夫醪酒之美

又足以供膳飲之具而資燕笑之娛不幸居未
半紀而良人傾亡家宗無親身將安託由是飄
然南歸每臨當時留食寓宵之地逝而復甦者
數矣鄉關千里欲到未能上無以副父母之望
中不得盡良人之情哀哀此心非可述矣反視
三鄉佛寺所題此有甚於彼矣因以拙句書之
亦不欲直見名氏隱語以道焉箕子狂寬夫性
腹長空麟之定詩曰 憶昔髮初合離家千里
征鳳鞋金鎧穩羅袖玉鞭輕月下並肩語花間

三十四

雜覽下

十三

把手行歡娛將半紀恩愛卜平生豈謂中途誤
翻爲一夢驚撫心嗟薄命飲淚想當情疋馬溪
邊影哀鴻枕上聲重經舊遊處幽恨寫難成杜
儼仲觀爲之作歌曰

君不見叢臺驛圃田柔姐自題壁柔姐姓楊族
緒豪朱碧輝空門館聞春風女伴戲青樓窈窕
文章語笑柔雲鬢初攏釵梁重脉脉蘭心春思
動一朝選配少年郎粉質飄流入鎮陽鎮陽巖
巖甲第好風景髣髴同吾鄉二春桃李照亭榭

六月竹洞薰風涼四時佳景供清賞翡翠屏風
駕枕兩酒闌拂鏡勺桃花良宵燭燭燒紅紗紅
紗熒熒夜復曉五歲歌吹時節少良人一旦捐
仙居羅幌無光愁悄悄寶鑑同心不忍看回看
前歡仙夢杳良人之家無宗戚千里鄉城獨南
適與郎曾宿此傳舍門掩回廊宛如昔竝肩行
處長莓苔井上梧桐空自碧無言看月立空塔
鏤金露露鴛鴦鞋鈿華不御見天質珠淚淹浥
芙蓉腮一身有違父母託九泉無路追多才君
不見三鄉寺昔時弄玉嘗題字今日柔姐歸故
鄉悲愁更過當時事婦人無非亦無儀賦筆雖
留隱名氏卒章飲恨令人哀吟誦拂拂悲風來
想君題時翠眉促彤管纖纖指如玉行雲往矣
無復尋寂寂洞天二十六噫噓噓楊柔姐未亡
人何用歸多情既如此有色將安施儻能節死
同窆穴猶勝風月長相思

月禪師

信州白華巖法號寶月字淨空禪師幼年樂浮

圖氏即有見解因而出家隱於白華巖之絕頂
脩持戒行幾二十餘載夜常講解經論則有虎
豹山魈異類俛仰而聽過有賓客則遣去率以
為常信州刺史以祥符之名利不治也深患之
皆以謂非淨空不可四眾堅懇道路携持以至
童稚悉叩禮俯伏曰願師以大慈心俯從眾請
廣度生齒之緣師度勢不可屈遂乃下山席未
及暖人所施之資已至數百萬開堂之次有僧
問曰釋迦出世黃金布地今師出世有何祥瑞
兩秘覽
師應曰老僧出世靈龜自至果於座前得一綠
毛金線龜易歲月一寺悉皆完葺殿閣廊廡光
耀相射師曰刺史所命者興此寺耳我將復還
山矣一日晚即不知所在眾共訪迹至貴溪縣
仙巖鄉民相語曰和尚數日前執一香爐步履
險阻冉冉而上疾若風雨眾皆發大善心竭力
開徑斧斤運風聲振山谷迴環曲折峭壁深高
湍溪注流幾十餘里始達絕頂師方瞑目晏坐
如如不動相與興建庵宇始遂眾請而居焉朝

廷常遣使者召之辭以老病終不下山亦遂其
性也王僕射石安亦常遣人請歸金陵之蔣山其
書曰祈嚮妙法不為不久以塵牢自障道力甚
少神耀觀之無所不知輒求志言以自救藥自
昔有道者不以幽閑獨處為樂而以忘疲利他
為行師能無此遊人間廣度眾生之緣乎今令
曾道人去望早下山師但以偈答之而已師嘗
好食糞與山芋日一齋粥不置侍者惟自庖爨
一日有人獻糞甚欽謹師以杖叩脛終不受曰
兩秘覽
汝生佛不養何必供我其人泣曰某始造此母
不知將欲食某止之曰欲來獻耳凡事先達大
率如此不可具載山之前後三二十里無有殺
生者強竊盜賊莫不易心從善悔過自新常有
一盜性本頑惡人素畏懾慕望風聲而來禮謁
師延之座語以寃債未償盜因發大願盡以力
產建寺削髮從師師曰汝當以此生畢還寃對
雖彌勒內院亦不可避來世當度脫爾努力善
道報無迷誤盜號泣而出行至山半倚松而逝

師升座鳴鍾謂大眾曰某盜今在山下託世既踰歲月其家乃請歸于師以備侍奉形肖無二焉李無咎秀才自京師慕師高名弃儒從釋徒步而來王待制秀有詩送之曰 白華巖下水

憧憧萬壑千林一草堂已脫衣冠辭苦海好將香火事空王聞君已悞如來教嗟我由隨世路忙還聽夜猿相憶否古擎明月照經窻又曰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坐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為傳消息結因緣人多繪師形像必求

秘覽下

七

師自讚凡千餘首皆無重意句語朴混不可企及師正慧眼通他心目若耀晴齒如編貝髮常紺色細軟如濛每行住坐卧有五色舍利在仙巖又幾三十餘年後歸建州浦城縣南峯禪院之祥雲庵復六七載一夕沐浴據繩床端然而座因留頌曰吾以不動為動尊利與人間識妙玄我此定成真如處天龍恭敬至光新享年九十有九其餘偈頌之類信州自有文集此更不錄

龍華上昇

元豐六年二月十六日吉州隆慶禪院設龍華會中有一道士不知姓氏風韻瀟灑忽從坐中上昇霄漢霞彩貫日速若雷電几案之間有一頌曰 長生門長生路冥冥蹤跡無覓處金池欲認無價珍直待乾离方肯住莫點鉢莫燒汞内外赤龍自然擁雲飛鼎上見紅蓮一粒丹砂誰得共三千功滿却昇天一十二年誰繼踵州人相與奉安于天慶觀焉

三五六

秘覽下

六

妖木

洪州靖安縣縣有大木焉其圍有九其高十尋有半枝蔓扶茂陰翳可庇者千百牛有神物馮之常於中發聲曰我將往某家矣苟不恭敬則其家往往有死者土人畏懾莫不神異之朝請大夫石禹勤時為是邑宰命工翦伐自是絕怪乃無尤害

李磐

三吳李磐秀才嘗同舅氏張正之道傍如廁廁

之壁隙間有綿塊窒焉因以手去之須臾人物千百自穴而出極爲微小磐素剛決自任以手乘之得二三人餘皆復歸故焉掌握中微微有聲啗裂極痛楚意欲釋之磐持念愈確歸家視之乃小沙木耳遂焚之

姑蘇婦

嘉祐中蘇州南園居民沈氏妻嘗夢數百人青衣中擲哀求乞命既覺疑慮不決頃思曰得非所貯螺師乎遂視之浸漬積久果皆青色兩角凸出乃弃於長流中是夕復見謝而去近歲亦有之臨江軍推官蕭闢之性嗜火煨鷄子忽夢二婦人白衣凝立泣拜求生逮悟几案間有二鷄子存焉自後不復食矣

楊氏

潤州江陰縣主簿潘慶基弟忽違裕似有物乘之耳眼口鼻血污塞室幾迨於死莫知端由左右因曰昔有王主簿者縣君楊氏產蓐得一子不幸而逝爾後常爲變怪歷任多施釘法苟可

遣免歲餘復出亦未之信也既而慶基室人將俯月乃召持天心正法者書符錄置於卧室四維逮免乳常見一婦人在室外往來或坐或卧但不得而親耳後乃夢所見者相告曰我因產難中遂至不救復擁鼻曰死已久矣但覺腥臭不可聞幽囚於此無時出期妾有是時所生子名瀉之今在秀州作法曹能爲告之使作因果濟拔不勝感荷言訖悲泣不止既覺甚痛之緣便馳報王掾王掾亦不知其母之亡於是邑也乃遣人賫資賄來飯僧廣薦佛事已而復見夢曰幸蒙恩憐遂得超拔往生矣拜謝而去自後乃無怪誕

神祥

蘇州百姓龔某者素以正直自任有三子一孫家亦從容怡怡自若嘗夢一神人謂曰欲求爾所居後空地一段啓建廟宇以爲安存之所龔叱之神曰當取爾長子矣後三日長子卒復見夢曰所求如何若不從再取爾次子矣龔亦不

允後三曰少子卒復見夢曰三子皆卒矣爾惟有一孫願以土地與我不然當取爾孫絕爾後嗣龔持意愈確竟不許之神乃降階拜曰三子之卒天數也豈其所能為君之正直誠可尚也乃去

木怪

建州浦城縣之西溪去溪百許步有一坡龍林竇陰翳常有鬼怪出焉日向晚多負人置溪水

三十一

秘覽下

三十一

中無敢獨往來頃年有不信者特往伺之果有一二人面色青白奔競前來欲負而趨兩相較力反為人負而行將達所居頻令回首往往變怪萬狀驚警於人終不頡頏呼鄰比救援頃更稠衆交集乃沙木兩片耳碎之有血貫焉鄉人乃相與斫伐林木平坦坡壟自是絕怪

楊漢傑

楊籌字漢傑少時以其叔父水部君感疾危篤去它州求醫夜歸將至其家奔走失道會天大風雨不可進權息于路傍適遇鄉人設無遮大

會籌見鬼物數百或翼而角獸首而人身千態萬狀各執一火炬聲若鍾磬者有若蚊蚋者相呼而過意若將赴其會相去甚邇忽有一人大呼曰知郡在此汝輩宜避之由是鬼物遠取它道而去籌有俊才四貢禮部三黜于廷試後從其伯父文莊公廕官至比部員外郎歷知光化軍眉棣南劍數州年八十四卒

浮橋船

澶州黃河浮橋脚船七十餘隻作首尾皆以江藤千餘條為大小纜繫數大牛以安濟車馬當大河之中湍流號叫者謂之大將軍船造創年深一日輒失之旬餘復自下流逆水而上官吏陳其事杖二十而復繫焉自後亦無它怪

蔣賁

進士陳昇自京師還因過楚州漣水縣訪友人蔣賁賁素與昇善相造甚喜賁家貧惟有一羶語其妻曰來日當庖此以進妻訴以羶將育子後期乃可賁不然曰無此不足以延厚遇之意

是夜留昇寢於別館既就枕夢一婦人顏色憂戚再拜而告昇曰不幸妾將俯及蓐月君子存仁人之心容妾子母相見雖死不避言訖泣涕交頤昇覺疑其妖媚不祥及旦忽見僕者拽一羊入詢之云責將庖果有孕者也乃見責而堅勉之具其事以道焉責捨于佛寺至今爲長生羊

龍徒

元祐元年湖州武康縣尉周古婢忽夢黑物俯

字聖

秘覽下

二十三

曾臆覺而有孕經數月古疑之鞭箠累日竟不自辨雖告之不及信也婢涕泣居常自訟腹中忽語曰本欲十月而出今使母如此當七日而出矣古妻聞之疑有神物姓負因以告古至七日復腹中語曰更俟七日三更出矣俯期天無凝雲明月洞照雷雨暴作飄風號震煙霧冥合頃復晴霽現其婢已死徐救蘇息乃言曰適有一物人首黑身盤屈自左脇而出衆女仙闈匝捧以金器騰踏升去然痛楚不可忍古視屋極

可以窺天他如故焉經三日忽有童孩蓬髮紫衣叩門而入呼其婢曰母呼古曰翁翁常居帷帳中哺乳但手出金距臂皴黑鱗自言我三日一至久之又曰我七日一至踰時又言我半月一至卒曰我一月一至率以爲常古告之曰孩兒來我家爲禍邪爲福邪怒曰我豈孩兒邪且呼作龍徒豈有致憂患乎能書方藥及道簡冊中湯劑使病人服之旋踵即効常告其母曰我日給二鍰但不可使翁翁知家人陰疑苦相詰訊婢因言之龍徒至顏色愁慘徐曰教你勿得言自是不復給他日辭去云我有三十六兄弟非久皆下來遂杳然絕跡

劉之問

淮陽軍劉之問嘗夢游九華山山轉道險林陰深竇漸見朱欄左右映帶徐有草庵下臨湍流竒玉燦列心疑其非世間也內一婦人據案而坐手操毫管若吟詠之狀因命之問坐其傍乃言近歲重陽輒有一絕舉以鑒子戾聲曰青山

字聖

秘覽下

二十四

深處是吾鄉把酒堪驚歲月忙憶得去年秋色
晚畫橋無菊過重陽又言與君聯句可乎乃曰
小路水雲遠之間答之云人間富貴長婦人勃
然變色汝非吾徒豈得造此指令速去之間快
快不樂返舊路而行悅然而蘇

盛文肅公

文肅盛公度生數歲隨父度支守官于蜀課秋
夜詩得遠階蛩韻秋之句惜不省蛩字因假寐
若有人以金字牌倚東階視之口以蛩字也既
寤成篇以獻因告焉度支喜撫首曰若異日
當有文學大名以興吾門自是辭學日益富齡
游俊造間聲動場屋矣

王抱一

嵩山道士王抱一善相人呂文穆公嘗與王文
惠公錢樞密若水劉龍圖夔往謁之時皆未仕
也道士見而驚曰吾常走天下數萬里求見貴
人而不可得今皆在是矣因指曰某丞相某丞
相也某近丞相也某下丞相也卒如其言呂穆

仲贈王文惠之仲子皇城詩曰乃翁獻賦聞場
屋吾祖知名並弟兄見說嵩山王道士坐中曾
識四公鄉

現妖

元豐八年國學生負趙某者夜如廁見二人焉
一人長不逾一二尺蓬髮而色青服亦青也一
人魁大長逾丈蓬髮而色白服亦白也其青服
者謂趙某曰我為汝挑燈遂於燈龕中以杖挑
之白服者舉手擊青服者首曰心不要動移
時同舍人及有相繼至者數十而二鬼滅
矣乃得歸焉

搜神祕覽下

金華神記

湯媪傳

憐母傳

月夜彈琴記

張老傳

金華神記

宋高郵崔公度伯易著

淮海張邦基曰。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續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

汴人有吳生者。世為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獨與兒子賈金。紛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驪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艤上。頽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披髮持炬。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于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而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為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

卷二 金華神記

二十一

香 飽 叢 書

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視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啖索。一旦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爾。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偽變者也。以偽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機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歎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

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卷二 金華神記

二十一

香 飽 叢 書

湯媪傳

明吳 寬著

媪之先金姓。少吳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戰周書
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媪。媪少遇為憇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
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為。塊處室中。腹枵然。及暮
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
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鈞鉅。而
臧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跡。獨喜孤寒士。有
召即往。藜床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媪
至。讓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
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頽倒
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
惟媪能兼之。人以爲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

卷一 湯媪傳

二十八

香 鮑 叢 書

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爲。不得已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鉄可加。法宜用
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
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請媪患之。相與讒于公子曰。媪雖知醫。然暨伏夜。見蹤蹟
匪測。其殆鬼物耶。公子尚慎之。媪聞而慍見曰。吾生平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
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于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
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
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媪言。媪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媪每春秋時
輒爲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媪自周歷漢唐。至宋
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陳水司馬公有清
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
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
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

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
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于洛
後。薨。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
不可誣也。

湯媪其來已久。喜孤寒士而不附勢趨炎。器識誠足尙矣。篇中指出鬼物媚
人。能枯骨水。孰若此媪善施湯液。爲功湧泉。人安可不務靜攝乎哉。

卷一 湯媪傳

二十九

香 鮑 叢 書

儼母傳

吳縣王 登濟之著

儼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殷。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為命。后稷氏主之。一宅於樹。儼儼然。有頭目。嘴微點。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儼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漆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寤寤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北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屏。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楚足相勝。况欠食。大官乘郭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懶。不自持。邑邑請者。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官。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校之種。自相結。

卷一

儼母傳

八

香 飽 靈 妙

案。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制輔。擬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顯。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為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以盡為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媚。盤旋不噬。且互枕藉。不苦凌壓。即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糜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蠶桑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然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恐人。后疑之。然見其臙腫。粉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與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大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儼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歿也。語未幾。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絲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

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統也。以登潔無類為體。五色變化為用。衣被萬方。包裹萬彙。為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大索。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勤以杆。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口海進冰絹之助。女媧氏方鍊補天之石。即以命之。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鑿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縹祀為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儼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儼之弟曰。綿。葛。藜。苳。苳。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備。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以多為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為勳者所得。又其若惜者。何。於是眾協然趨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卷一

儼母傳

九

香 飽 靈 妙

禾公儼母。遍天下。自古及今。缺一不可。古詩云。粒粒皆辛苦。又云。多少工夫織得成。世之於珍天物者。當細讀此文。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祇謁先聖。願見殿楹礎礎。有一女形悲泣之狀。怪而問之。儒生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丞相起兵勤王。復之未幾。鉞繫引元兵陷城。城中死者大半。譚氏一家亦倉卒避難學宮。節婦匿大成殿。亂兵追及。見其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名家婦。豈汝大彘稱哉。且吾身死于汝。吾姑又死于汝。恨不磔汝肉。喂烏鷹。吾有死而已。豈稱汝大彘哉。兵怒。并其懷抱中三歲兒殺之。血沁入磚之上。自宋元至今。久已淹沒。迨烏公調聖之夕。援琴而鼓者久之。公忽訝指下之音不律。遂鏗爾寂坐。謂宮商錯亂。必有邪祟。盜聽吾琴者。語甫畢。節婦正色歛衽登堂而揖。備訴以致死願。未公達旦。輒舉磚磨以沙石。煨以烈火。愈見明證。邑人義之。而未有祠之者。烏公乃歎曰。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構其堂於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石之陰。仍作文刊諸廊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節婦之名愈彰矣。公之子熙光。字緝之。尤尚風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一

香 飽 齋 書

槩。且精於琴。見節婦事。暗嘆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涼人靜。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見美姬自外入。緝之問曰。何物女子。輒此來耶。姬歛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蒞南獄。太上以其影留下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丁取之。未免隨以風雷驚駭。先聖莫若留人間。永為激勸。令本學地靈常加守護。若其親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奉教言。授以薄職。俾見衛焉。但視事以來。依栖無所。欲乞於主母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之主。則身無所苦。獲燕雀之軒轅。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即賜施行。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自尊公大君子構祠之後。甄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畫。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不勝令感華表之感。因援琴鼓悲風一曲。妾聽淒然。雙淚雨落。主母顧謂曰。汝尚淹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古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以賜。擲筆凌空以去。緝之曰。詩何在。姬曰。妾寶之若拱璧。元本不可縱觀。且仙書雲篆。公亦不能識。但可誦耳。

宜即錄焉。詩曰。

其一

花壓闌干春晝長。濕飛柳
雲飛雨散知何處。濕飛柳
已托焦桐傳密意。胡宿
江南舊事休重省。李 玉

其二

魂歸冥漠魄歸泉。朱 夜
自是桃花貪結子。王 建
風流愧落他人後。李 太白
何事黃昏尚凝睇。崔 珣

其三

寒蛩唧唧樹蒼蒼。李 涉
城上高樓接太荒。柳宗元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二

香 飽 齋 書

五夜漏聲催曉箭。杜 甫
滿庭詩景飄紅葉。崔 陶
舞袖弓鞋渾忘却。裴美人
其四
雲想衣裳花想容。李 太白
功名富貴若長在。李 太白
窗裏日光飛野馬。韓 偓
身無彩鳳雙飛翼。李商隱
其五
應笑無成返薛蘿。諷用之
時攀芳樹愁花盡。溫飛卿
桂嶺瘴來雲似墨。柳宗元
人生富貴須回首。薛 能
六街春色動秋光。張 泌
此地悲風愁白楊。李 太白
人間惟有風拖腸。歐陽修
青春已過前離中。劉文房
得喪悲歡盡是空。溫飛卿
巖前樹色隱房櫺。王 維
油壁香車不再逢。李 商隱
年年惆悵是春過。蘇 軾
寒戀重衾覺夢多。溫飛卿
蜀江風濤水如羅。溫飛卿
世事無成奈爾何。司空圖

其六

家在寒塘獨掩扉。劉文房
不將脂粉污顏色。杜工部
歸目併隨回雁盡。柳宗元
東風吹淚對花落。趙嘏

高情雅淡世間稀。劉夢得
惟恨綳塵染素衣。陳簡齋
離魂潛逐杜鵑飛。韋莊
惆悵朱顏不復歸。宋 國

其七

有時顛倒着衣裳。杜 甫
豔骨已成蘭麝土。皮日休
漢朝冠蓋皆陵墓。齊 謙
滿眼波瀾終古事。薛 逢

萬轉千迴懶下牀。崔鶯鶯
蓬門未識綺羅香。秦幼玉
魏國山河半夕陽。李 益
離人到此倍堪傷。羅 虢

其八

一寸思想一寸灰。李商隱
月明古寺客初到。項 斯

且將團扇暫徘徊。王少伯
風靜寒塘花正開。劉 滄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二

六 香 齋 集 卷 三

綠水青山雖似舊。耿 津
無情不似多情苦。晏 殊

紅顏白髮遞相催。劉 滄
肯信愁腸日九迴。崔 曾

其九

形容變盡語音存。蘇東坡
閑結柳條思遠道。范 頤
窗殘夜月人何在。胡 曾
今日獨經歌舞地。趙 嘏

地迥難招自古魂。崔 曾
欲書花葉寄朝雲。李商隱
樹蘸燕香鶴共聞。陸龜蒙
娟娟霜月冷侵門。康伯可

其十

風火年年報劫塵。李嘉祐
明眸皓齒今何在。杜工部
幾樹好花閉白晝。吳 融
狂風落盡深紅色。杜牧之

每因回首卽長聲。李羣玉
異服殊音不可親。柳子厚
數株殘柳未勝春。劉禹錫
水遠山長愁殺人。李 益

其十一

絃管遙聽一半悲。司空圖

鳥啼花落人何在。崔 莊
鵬上承塵繞一日。許 渾
綠雲斜軋金釵墜。晏 殊

其十二

烟郊四望夕陽曛。陳尚英
內屋金屏生色豔。李 賀
蕤縠漸濃含款雨。柳宗元
蕪業已隨征戰盡。唐 香

批路干戈惜暫分。李商隱
粉霞紅綬藕絲裙。李 賀
銅雀荒涼鎖暮雲。溫飛卿
獨帶青塚向黃昏。杜工部

其十三

愁心一倍長離憂。李 益
雨冷香魂弔書客。李 賀
山中老宿依然在。蘇東坡

到處明珠是暗投。鄭 谷
夜深燈火上樊樓。劉子翥
檻外長江空自流。王 勃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四

六 香 齋 集 卷 三

明月易低人易散。蘇東坡
葉滿苔階杵滿城。盧 綉
瓊枝壁月春如昨。張仲宗
往事悠悠增浩歎。薛 能
豈知一夕秦樓客。李義山

寒鴉飛盡水悠悠。嚴 維
登高望遠自傷情。武元衡
冰簟銀牀夢不成。溫飛卿
清愁冉冉帶餘醒。蘇子由
腸斷綠荷風雨聲。吳商榘

其十四

芙蓉肌肉綠雲鬢。元 稹
歌管樓臺人寂寂。王介甫
千年別恨調琴懶。錢川之
回首舊遊真是夢。蘇東坡

泣雨傷春翠黛殘。王真白
山川龍戰血漫漫。胡 曾
幾許幽情欲活難。薛 逢
寒潮惟帶夕陽還。皇甫茂公

其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鄭 華

每驚時節恨飄蓬。來 鵬

其十六

風塵在苒書音絕。杜市
荒塚暗鷄催曉月。王介甫
玉環飛燕皆塵土。辛稼軒

其十七

處處斜陽草似苔。韓偓
侍臣最有相如渴。李義山
絃管變成山鳥弄。李遠
情知到處身如寄。高士談

其十八

落落疎星滿太清。儲光羲
長疑好事皆虛事。薛能
且盡綠醪消積恨。紀唐天
秋來見月多歸思。雍陶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五

六 香 飽 靈 集

繞門清極絕塵埃。韓偓
酒力漸消風力軟。蘇東坡
一泓海水杯中瀉。李賀
世上英雄本無主。李賀

其二十

門前不改舊山河。趙承祐
墜葉飄花難再復。楊思中
魚龍寂寞秋江冷。杜工部
窮巷悄然車馬絕。杜工部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作者名氏。緝之奇之。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姑舅夫子。抑又何如。姬曰。天醫傳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體之藥。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登品

位。猶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爾何不借往。姬曰。緣妾前世為女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鬻妾於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贖其女。女即節婦。與妾年相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歸。譚氏。妾從行。為時。譚方門庭鼎盛。珪組蟬聯。稱隱。繡芙蓉。極一時之富貴。視寒金井水。灑萬斛之珠。幾所見所聞。罔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又聰明賢懿。不出閨門。雅善歌詞。仍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以示主。一覽之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王君亦英邁夙成。風流倜儻。文章水湧。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辨。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微賤。頗習詩禮。不幸宋簞既訖。元運方興。草味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勳。王江山。雲霧皆實。恨錦繁之寶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耻偷生。顛沛流離。窟伏林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殖。竟作鬻桑之鬼。物情惡衰。歎誰招。碧玉之遊魂。吾道屬艱。難執翠珠之弱骨。萬言莫盡。大概若斯。遂去。明日緝之白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六

六 香 飽 靈 集

不許。越兩月。一夕緝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挹天香。於丹桂。玩月影。於素娥。已而前姬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見義勇為。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何憚而不果乎。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奈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事。語我。我白之家。君庶幾有証。或可就也。姬曰。記文丞相起兵時。永新七大姓。皆在勤王之列。而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家。為之首。城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戎馬必再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婦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為然。主君又舉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主母搖首長嘆。數聲。取衣裙。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詩曰。

其一

高髻雲鬟。宮樣粧。杜鵑啼
寧知草動。風塵起。詩 統
嫁來長在舅姑傍。唐 香
墜素翻紅。各自傷。宋 所

其二

雙鬟。慵整玉搔頭。唐 曹
富貴榮華。何處在。詩 統 統

其三

夫子紅顏我少年。唐 曹
於今拋擲長街裏。劉禹錫

其四

殘粧滿面淚闌干。崔 珏
不見玉顏空死處。白樂天

其五

潮生滄海野棠春。嚴 維
青血化為原上草。馬子才

其六

百年世事不勝悲。杜 甫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十七

香 飽 讀 書

百感中來不自由。杜牧之
夕陽西下水東流。杏壇吟

嫁來不省出門前。詩 統 統
萬古知心只老天。葉紹翁

鶻亂。釵橫。特地寒。王介甫
故園東望路漫漫。李 遠

劍逐驚波玉委塵。唐 曹
人生莫作婦人身。白居易

大風原非一木支。王廷珪

此心惟有老天知。晏 殊

江山猶是昔人非。詩 統 統
更傍誰家門戶飛。詩 統 統

烟籠寒水月籠沙。杜牧之
莫怨東風獨自嗟。歐陽修

閉過春風六六年。詩 統 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薛 能

塵夢那知鶴夢長。宋 龜
新墳空築舊衣裳。韓 偓

慷慨西風淚橫臆。范 頤

其七

血迸金鎗臥鐵衣。薛 能
舊時王謝堂前燕。劉禹錫

其八

不見人烟空見花。嚴 維
人生自古誰無死。蔡 襄

其九

側垂高髻押金鈿。詩 統 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宋 庠

其十

起看天地色淒涼。王介甫
血汗遊魂歸不得。杜 甫

主君讀之曰。若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也。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繫之項上。弄之曰。若遇兇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錢不知所在。惟血漬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觀者不諳視。故不知也。詩亦維妾記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緝之錄以呈父。烏公尚未深信。即命騎往文廟。取水洗磚而驗焉。則見兒影之傍。錢迹宛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其主設於節婦神座側。緝之又以酒殺祭之。其夕。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辱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妾承教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曰。公嘗自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緝之彈琴大進。獨步浙中。新秘此書。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卷三 月夜彈琴記

八

香 飽 讀 書

張老傳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閩人也。其鄰有韋想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役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媒媼令訪其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因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材于汝。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為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它日又邀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韋氏。叟固曰。強為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媼以吾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况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邪。曰。媼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為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國。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移時而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耳。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開業不廢。負穰。地。不輟。其

卷二 張老傳

九

香 飽 七 集

妻躬執。暴。了。無。作。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想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它日想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別去者。恐有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下有一小庄。明日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曰。他日想念。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想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道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地有張老家莊否。崑崙奴投地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庄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下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徧翔其間。歌管嘹唳。耳目崑崙奴指曰。此張家庄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吏。拜引如廳中。鋪陳之盛。目所未睹。異香氤氳。遍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耶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緋。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狀

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怨怒。又

熾固無斯須。泰時。見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畧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引入見妹。其堂沈香為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真珠箔。階砌皆冷。清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叙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疎畧。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草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聽此。張老揖而入。俄五雲起于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伎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久。猶聞音樂之聲。韋生在館。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明。妹出別。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都。賣葯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

卷二 張老傳

十

香 飽 七 集

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為神仙。或以為妖妄。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許爾取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之曰。必不得。用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葯。葯前曰。叟何姓。曰。姓王。葯曰。張老令取錢一十萬。持此帽為信。王曰。錢則實有。其帽是乎。葯曰。叟可驗之。王老未語。有小女出。至幃中曰。張老嘗過此。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跡皆可驗。因取觀之。果是也。遂得錢而歸。乃信其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悵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開行瓊花觀。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如何。娘子雖不得歸。如在左右。家中事悉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若阿耶與王老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座。座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真也。驚歎而歸。又供數年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見

聞

錄

見開錄

象鼠

喜善餘 兵季方著

余客荆州見省小報云外國貢象一隻重八斤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斤於某月日經過撞送各衙門觀者夫象為巨獸鼠屬蟲類今所貢者何大小顛倒乃爾

鱸魚

鱸魚雖江鮮實海錯也故其浙大江而上不越安慶九江然其來必有特故名一日吳陵引將魏數十尾於荊鎮荊鎮郵公化源進食味甚美公即於樽粗間飭水陸將領謹守要隘嚴修武備未幾而西山賊突至遠安火港擊將軍一守備千總各一郵公笑曰表

見開錄

一

俱荆十五年三食此魚三見賊至初李自成子小兒合賊十七萬圍城七日却走之又小兒霍搖旗馬搥于王二王三合諸賊賊統四十萬燒大燭集攻城日夜不休城無完堵隨倒隨修用計以老其師後出奇兵大敗之凡四十日而圍解今僅存小兒一肢乃為儒子債事儒子者蓋指夫事造孽黃某也黃某即黃得功之幼子也防遠安郵公中飭戒嚴而黃遊擊遠有慶賀連宵燕會賊遂乘機夜襲入帳中始覺狼狽格鬪遂被害守備千總入救亦受創而卒若郵公者謂老將知兵矣後數年公後公子以世爵協鎮紹興有健兒獻鱸魚二尾頗巨即烹一尾食之明日又烹一尾味不甚佳食著金鍊處漸漸色黑余時在坐疑有毒即不食公于亦不食詰庖人云恐天熱魚饑置井中別無他食者亦無恙乃

知魚腐金銀亦為變色不必有毒也本草云蜀人呼鱸魚為瘟魚相戒不食吳陵之魚必從川來宜其為不祥之物也

驅妖

得陽卸走槐家妖為祟或其女一日有道士帶符於市告以故曰我能除之結壇書符至夜半聞有殺刺聲空中擲一蛇頭約十餘斤又聞空中云原有冤愆故得犯之如是再四然自此妖遂絕道人臨行又置一牌令懸中堂數年後牌忽墮地事久相忘為小兒所毀妖復如前一門盡驚

奇珠

奇珠之變幻耳目者不少樂見余所歷甚隘而可為傳說者有數事焉卸下察院公署堂名響琴步履其中則梁上悉應以宮商之

說鈴 見開錄

二

奇舟行沅江見萬似壁立雖猿猴不能到而懸崖之上有小舟一隻望之約丈許山左省城歷山上石壁間有光石三尺許照見城市如盤虎丘山塘之南許氏園池中虎丘塔影在焉雲間城中方喻影在一民家竈鍋中每夜以清水貯鍋旦起見影金陵牛首山僧舍圍其門有竅如錢日色清朗時以白紙承其影見浮圖倒掛佛案上濟南數百里皆陸地也而約突泉有三眼其泉仰出水澗時不過二尺許時有葦席竹木沉出金陵人修報恩寺塔見頂盤中有二鯉長數尺潛其中江右安仁縣仙嶽人不能到仰視嶽上有梓白織機紡車林具奩板之類相傳奩板開則歲豐閉則歲歉云信豐縣石塘九層月中無影影見則雷如此之類多不可解

魯仙

余為童子時見有魯仙者晚雙髻冬夏皆披棉被數層足踏芒鞋
肩挑竹杖上掛蕭管鼓板行則瑟瑟然時時高叫曰快活快活真
快活夜臥必在飛簷殿脊城堦之上或見其疾行雉堞間如飛鳥
時或仰臥女牆弄蓬聲微雲表凡魯仙經過老幼隨之一日有巨
商邀入園中飲以酒復以一銀盆盛燒酒三四斤魯仙出其勢垂
盆中吸酒有聲嗚嗚片時而盡漸覺面有酒色松江太守方岳貢
以其跡涉妖妄斃之杖後有見魯仙乘一小艇在平湖縣之東湖
仍荷管籥之具高叫快活之語聞者雜至或曰已杖死雲間何復
在此人耶鬼耶魯仙遂躍入水中後不復見明初張臘通既化於
甘州張指揮園中後屢見他所成祖每下詔求之不得今西域人
貢者猶云三丰為其台吉供養現在不死又如江右人云羅狀元
尚在廬山此皆仙蹟變幻也彼魯仙者豈其流亞歟然其吸酒之
術近於此加取禍杖下固宜

說鈴 見開錄

三

麻衣僧

友人施楚望述魯仙同時僧冬夏麻衣因號曰麻衣僧醉後狂
言往往徵驗其尊人笠澤先生嘗飲二人以酒皆大醉東西房就
寢魯仙清晨先起取僧麻衣置金魚缸中水底下以石壓之即趨
而去莫有知者及僧醒徑向水底撈麻衣披之未始沾濕也又云
魯仙口啣外腎而睡如鹿卧云

異客

耿同伯楚黃人恭簡公之孫也言恭簡為宣大總督同伯隨任嘗
至邊城覓妓侑酒有佳妓先為一客呼去同伯欲以勢奪之客不

遣同伯乃令數十健兒往辱之客一指數十健兒皆如自縛歸報
同伯大驚遂親自迎客盤桓累日客又技勇絕人一日同伯隨行
馬數十匹忽盡失去意必客之故也向客索之客笑指壁上曰出
馬皆從壁間躍出同伯欲招致之恭簡所客觀然去終亦不知其
姓氏也

曹石霞

曹石霞名龍昌楚黃才士領己卯解癸未提南宮父為雲州佐卒
於官石霞入滇扶輿抵常德疾作假寓德山古刹及病愈就道德
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筋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
雲南樞過德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
府巷遇四齡童子振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關首卷門人也石霞
挽入室室中耳語言子為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
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用米滿口胡謔幾脚
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
胎去矣遂坐化

說鈴 見開錄

四

枸杞

甘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過地皆產惟涼州鎮番衛隸江石所
產獨佳隸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為番界住牧之地土人往取率數
十人結隊晝伏夜行採不數掬即還恐番界剽掠也道遠而得之
難故獨其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珠即常事貴人歲得亦僅升合耳
黎魏魯先生為彼地觀察云僅兩見今服食家以細小紫色者為
甘枸杞非也予所見真枸杞大而赤少子即如川貝母大如龍眼

川附子其進貢者八隻一斤人多不識然則燕石似玉魚目混珠天下事以偽亂真大抵然也

食量

范路公以乙未武探花授荊鎮左營遊擊一日清晨邀食蒸羊其羊約四十餘斤以兩大銅盤盛之又芝蔴火燒每盤四五十列兩卓余與主人及兩客共上卓路公中軍守備楊貴亦在主人云楊掌家善食可獨坐下卓掌家者營中之稱中軍也上席啖肉未及十之一二火燒每人不三四枚而楊中軍獨坐之羊肉火燒已盡矣主人云我們且待吃飯上卓羊肉火燒并送楊掌家即撤與又立畫頂之上飯饌頗豐下卓亦然楊啖食無餘客因問楊家食若何楊云每食三斤肉三斤麵三升米五斤豆腐佐以葱韭數斤

說鈴 見聞錄

五

一日兩食而已楊之身材中下不知何處容受然其臨飲銜鋒亦在勇敢之列

巨龜

歲庚戌余將入都於王家營整頓輿橋間走市上有漁人持一龜長尺許濶五六寸索價千文余以五百文買之寄藏於主家木櫃中夜夢一甲冑士謝曰賴公脫我於難公他日得赤雁使是所以報公也明日啟櫃龜已逸去所夢甲冑士必龜也而赤雁使不知何指昔錢彥林先生仿村園中池水既涸湖石下見一巨龜足踏四小龜而行見者以為怪擊殺之有患痔瘡者謂龜肉可以療痔食之即死又表兄陸子勤家獲龜如箬笠大置之庭中少頃大小龜千百至驅之不絕是晚大龜遂遊去

美女彈琴

琴客楊汝和者蜀人也挾絲桐遊公卿間聞其有美女彈琴術一貴人欲試之楊請齋三日掃室垂簾外設一几於東南角內設一几於西北隅兩几各焚香橫琴於上汝和於東南几上撫琴一再彈而西北隅儼然有靜女臨几汝和鼓漁樵之曲女亦和之音清調朗令人神往曲終聞隱隱環珮聲視之寂然詢汝和秘不言或云符水致之

擡石

癸卯歲余館于東魯所居前兩傍各一石條作凳人來坐欲去之有何長班者慨然曰可去因以細繩兩根僅可作錢串者縛石兩頭用蘆柴為杠令兩童子輕輕擡去莫不驚異欲令其再擡第二條彼反以先所擡者復擡置原所問何故彼笑云此戲耳非真也乃知剝鹽拔井植桑種瓜須臾之間即得分食者皆戲也若西洋奇器令婦女以一絲一莖挽運千萬斤重物則非戲也

倭國

倭人吳三英曾至日本國言貨至彼則報島上市官判價無欺客買彼貨亦不取價不似中國市井多欺偽其風俗淳朴道不拾遺婦人女子與人極藜狎終不亂們其乳甚毒曰你愛我若瑞其足請有意私之出刃相刺其姦禁甚嚴不惟姦婦姦夫並死其家不舉則閨門論死客中有文人墨士奇材異能者王問必召見然每紆其途以示土地廣濶又黎魏曾筆記云有人至日本支國東浦寨呼中國人唐人猶西北人呼中國人為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

說鈴 見聞錄

六

者為將軍三傑音馬王擁虛位而已俗至潔男女着白布衫長垂至足又云中國伽楠皆非真者故國亦不易得取伽楠法先期割牲密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小兒語急斫數斧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傑重加洗剔上者晉之厚酬其五次下者聽別售又言將至水浦過黑水洋最險吹沙無刻俾若無風緩渡則沙壓時沉又言國亦有狀元名必取人才出羣者或數年得一入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為冠冕也者覽異域志云日本乃徐福所領童男女避秦之虐遂國於彼而中國詩書亦待相傳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流傳既遠數千年間聲音不同其文荒遠不足以續聖教故不相合耳然猶市價不貳道不拾遺女不淫亂何風之淳也聖教不行宜其有浮海之嘆歟

說鈴 見開錄

七

羅道人

羅道人者秦家遊江湖間十餘年歸往江夏山中後結茅於衡岳之麓宅不築垣堂不設戶亦無床竈辟穀兀坐而已如是者又十餘年身長青毛望而知非烟火中人也客至談論惟云為臣忠為子孝即是大道辟穀修煉其末也人餽以衣食多却之堅請留則以食飼猿鳥衣置石上朽腐而已其所居虎狼窟也荆籬蔽塞其徑訪之者披蒙茸而入雖遇虎狼不為害其山為熊羽經業羽經多病嘗養糧入隨之數日病少瘥羽經云道人夜半後不知何往及日高方歸身沾多露聞近日訪之者絕不與語訪者亦日稀云

泛海

劉觀察孝孺奉命往紅毛國徵船勸臺灣誤入黑鬼洋舟人令

遠者飯未幾鬼恠千百碎碎斗號不可名狀舟人跌坐結印口誦梵呪如僧家演孟蘭盆會四顧撒飯去來雜沓天明始絕云此皆溺海餓鬼也又一日大洋中忽起高山障海紅光閃爍呼問舟師搖手戒勿語恐怖之狀其甚於黑鬼洋也急入舟披髮持刀出立蓬背割舌手足血漉水中即仆船上經一飯時頃舟人曰得生矣問以故白海中魚小如小不足怪也但欲吞舟則吐紅光漉血水中可以解之否則以舟中尊者血漉解之不然幾葬魚腹也

仙筍

閩中扶鸞降乩者皆為仙名青云係元人曾舉孝廉建安道士徐友雲其乩亦喬仙也不特詩文可觀斷事頗驗又時顯靈并能于空中致奇花佳菓忽月餘不降遣玉筍於几長三尺餘道士素善

說鈴 見開錄

八

仙棋

余常見仙乩于維揚但作詩繪畫不言人休咎也詩有初唐氣畫魚南北派而更精于染色暇則時與人下棋必嗜賽然勝負往往不因技之高下大約與貧乏者博則必負似欲以詩畫之所得濟世也又一乩羣聚判事適有國手至眾曰爛柯懸壺仙家事也不識大仙善奕否善則與國手試之何如乩以為可國手遂曰凡人何敢與仙對求讓幾子乩云讓九子國手自念窮盡奕理縱仙凡不同焉得讓九子乩因安耳因遂佈九子乩着似不能走國手乃曰大仙游戲三昧耳觀者曰大仙本不長於碁乩云不妨有

一切在後果因一劫圖手全局俱失國手乃中頭伏請曰太仙得無為仙中之國手乎此云我在十州三島間為第六手夫英小技耳理深至此則凡學問豈有涯岸乎苟一自滿則棋如月手亦有滿盤俱敗之者

王淑之

王淑之楚黃人高於京口虧本失業獨遊焦山至山寺一童子飛語其師曰王客人至矣僧出邀款甚殷茶寮香積俱極豐潔日暮辭歸僧曰無事且住因宿山寺次日復款留遂盤桓數日淑之自念生計之本故里難歸僧意殷殷乃發逃禪之想請祝髮長侍僧曰汝酒肉場中人也非黃齋淡飯可了此生且當以術數顯名海內因授易一編令王熟讀時為講解微義洞悉而並不及術數居

說鈴 見胡註

九

三月餘謂淑之曰汝術已成可行世矣數當自金陵始次日有船至山下僧曰客舟必往京我有一客求附至水西門因出資付舟子另山中履色服換淑之故衣而淑之儼然術數中人也淑之在山久其日用服食不見購買而出之祿如即中服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又先語淑之曰到水西門即謁某秀才告以秋闈應中第六但今錄科遺才俱遭擯當以京畿道送人場不必奔競抵水西門至一館中詢某秀才諸生問所以淑之備述秋闈名狀科舉不得之故諸生曰秋闈尚遠科舉發案在且晚間諸生俱來問一一決之諸生令人送至某秀才家次日案出某秀才果無名館中諸生等第無一爽者名遂籍甚及秋闈而其秀才果在第六當事聞之延致無虛日吳嗣入燕都聲震輦轂號曰半仙

犀玉

一武將好蓄珍玩亦多藏書積至數萬卷宋刻書亦萬卷古金石文字龕滿一空他如三代秦漢尊彝琺瑯之屬晉唐宋元法書名畫官哥定窯宣成之磁器大端細大理靈璧之石貓眼龍睛火齊木雅之寶用不舉其而犀玉玩好酒器尤多內一犀杯不甚大製極古雅獨置一空香氣襲襲不絕酌以熱酒則更甚又一玉鎮紙作兩螭盤繞而一昂一伏值天日指胡兩螭滑膩如脂香勝沉水真異物也及主人將歿前一月鎮紙忽墮地碎犀杯為其子獻于某王子今某王子已伏誅其犀杯又不知屬誰人之手矣

飛賊

濟州吳又夔入都挾重賞進前門往來肩摩負行李者即覺空虛

說鈴 見胡註

十

然人叢中不遺查檢抵寓欲視案金盡失矣時又獲現現為巡城捕甚急夜三鼓忽聞陰風撲戶戶不鑰自啟一人從簷飛下披髮杖劍長跪榻前曰前門上失物是小人借去公能忘情否又獲懼甚連曰已矣當即止捕耳出戶躍身屋上隨風而去片瓦無損又濟州孫宦家屋宇深邃守衛甚嚴積資室中雖姬妾不得輕入一日啟視盤如聞之有司勅番捕相視毫無踪影云非盜所為孫宦告當事械繫諸捕緝限嚴密當晨起妾室窺果整冠見冠懸于簷際莫知所謂及夕寢覺席下有物視之乃利刃懼而止緝又月餘其僕押一妓見其約臂為主人物問從何來云海上海僧所遺每歲至至則馳報但其誓力絕人能着靴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藉板引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拾椽覆上了無障礙雖有多人恐

不能制莫若以計取之彼好酒俟其醉斲其手足即成擒矣未幾至如妓言縛之至官一歎而伏

假冒

楚黃亭公夢白歷階至侍即多厚德為外官時一人自稱座師子見公詢其履歷待之甚厚其人要求無已未幾真者至始察前者之偽適其人復來請托公徐曰敝世兄昨至見館署中其人惶遽而遁又黃俗比戶絃誦館課四方者極多一士同姓在汝寧先固間設教稱公為叔後公以侍即致政歸道必由此館主人曰令叔榮歸經此師必迎謁士雖應諾然未嘗識面平時假托不得不往因懷刺前謁告以故公欣然以循子禮待之親造其館慰勞主人士從此館蓋佳學益進遂得發達

說鈴 見開錄

士

李復佳

東魯李秋期諸生也有子佳哥聰穎絕人年十歲時藝不待構思詩賦亦警拔可觀是年入道試探秋久雨文宗見其年幼出對云雨久莓苔紫佳隨曰霜濃楓葉丹遂入泮不數月渡汶水死秋期哀痛不已復生一子亦敏悟六歲就塾日誦千言自能解意出佳哥入學對對如佳哥乃知佳哥再來因名復佳詢他詩文皆能記憶余聞時僅十餘歲今不知壽夭榮枯若何

借寓婦

荊州王文南解元也嘗言川中劉觀察之子擇舟自郡歸遇一畫舫中有麗人婢僕森侍及夜泊荻頭語語皆隨從云舟中麗人主人愛妾主人即此地某官也任滿將還尚帶成都令移眷至此以瑛

欲暫假栖家人告播播與某官有交詢其履歷播因掃室歎之半載餘某官杳然心頗疑之夜於牆外探之每聞刀仗聲迫之則又寂然心益懼一日麗人適茶頭告播曰今夜有仇家率眾相殺府中人萬勿啟戶否則禍且不測及半夜果若數十百人持刀格鬪者雖唱始息清晨過視麗人婢僕俱不知所之惟腥血滴漉階除間堂中置金一餅方書一卷又一帖書四字云留謝高誼終莫測其是妖是人方書試之報効跡其行事當亦劍仙之流歟

丹術

燒煉之法自有真傳非有通之士不得遇非有通之人不得成何則丹不濟聲色貨利之用也今之燒煉者皆聲色貨利之徒是以行燒煉者未有不欺人信燒煉者未有不受人欺耳獨余所聞二

說鈴 見開錄

士

事則甚異有醫生汪羽卿者晚余札作紹往謁泰安州趙樸庵侍御余問欲往彼鄉行道乎抑遊太山欲其作東道主乎汪曰否侍御善丹術欲求丹以療貧因憶昔日遊太嶽聞侍御得丹秘甚未聞濟世問汪何所聞汪曰友人蔣遜史孝子也侍御以其母奇節子純孝特點千金贈之余嘆曰若是侍御為節孝故諒非泛泛一札能動其心也汪遂止又新安汪器之商粵東茶肆中遇一老僧與語深契禪理因邀至寓盤桓累日遂同寓有俞壠珠者為仇家首告執下獄拷掠備至需五百金可釋否則為獄鬼矣器之生平負依然苦力不能深自浩嘆老僧曰既有心君所置諸銅器即故之矣器之云所值幾何僧令秤數十斤我為點之隨即索炭器之即以煨炭進僧出一包取匕許擦諸銅器着大燒赤以水洗之皆

成白銀鋪銀以獻命得脫是夕老僧亦不知所之二人者其得真傳者歟然所濟者節孝寃獄則為身家計者必不點點亦必不成今之達人便說者不自有其丹而與人丹以覓剩餘其真假判然矣

妖狐

中州呂端生者挾絲桐遊江陵嘗與諸武弁獵飲於章臺俱大醉委之而去卧老梅樹下夜半月色如畫酒亦少醒欲往前尋宿有素衣婦冉冉而至曰妾家距此不遠如不陋棄幸惠臨少叙款曲生領略之至其舍屋宇惟帳甚雅潔遂留連數日情意既洽至於忘歸生問其姓氏良人何往云姓胡為虎所傷自豫從此實鮮感屬感君風雅願托終身生於是賃居托言娶婦載以俱歸賓客稱

說鈴 見聞錄

三

賀雜沓應接裕如居恒中饋女紅事事可人然自此多疾日覺羸瘠有僧見之曰君所遇歌屬之妖也若不令之有性命之虞宜亟往湖南避之生從其言挈妻登舟婦追奔及江見舟已發哀號痛誓生投長沙友人以處自是漸安越三載荆之貴人召之於是整棹來方登渚宮之澣而婦已先在喜形於色仍與同歸不數月生疾復作僅存一息懇僧治之問始遇之處至梅樹下作法婦踉蹌奔去命矢射之應絃而斃一白狐也生調理年餘僅得不死已為廢人花月之下凡有所遇不萍慧劍斬之鮮不為山妖木魅所盡可不慎歟

屍跡

嘗過沅州見石上血痕儼然赤馬相傳崇禎初年有賊馳甚殺傷

兵士頗多及敗而食之馬即剖分於此血跡遂不泯嘉興三塔灣清兵初至縛僧於石牌坊射殺之而屍貼石處血痕作僧形顯然

剖心

寧陽民李養曾父病且死割股作羹而愈未期年母又病藥石不効養曾沐浴禱天以刀剖胸取肉作粥隨食隨愈事聞於官遣醫生汪姓者療之曰云胸間瘡裂五寸餘氣蒸蒸出痛不可言汪敷以藥飲食無恙期月而平

瓊枝曼仙

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戶數十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殺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

說鈴 見聞錄

古

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畏大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獻忠疑之手扼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磔其屍意當獻忠獨獵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款稱臣我冠世儒効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娼耳奮不顧身視死如飴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為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為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而斃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嘆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朝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暈遂見隔林火光旬旬
殺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於牆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
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為其尸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開
以延客奈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破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
一觸其利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登山中人識此藤
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
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
識與之談河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
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
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為烏程相公即欠伸作痛楚狀云舊
恙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

說鈴 見聞錄

五

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道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
士或就泉石或居軒窗或棲花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
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
矣

養貓

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重且義其睛全其爪皆其頂末其尾
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
不與以愛妻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隨之盜賊其家亦不與因攜
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
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即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
人覺而同貓宵遁過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

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後水與波俱相是夕故人夢見
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負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豈
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魏之青
蛇袁家兒之大狸火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鳩
酒何其重乎故不得徇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
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之幾先有
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呼求後得
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為人臣妾志至而
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愧也夫其可愧也夫

趙弱言

說鈴 見聞錄

六

楚黃麻城趙詩雅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嶽帝迨歲庚
午方舉子墮地即啼不止時雅惡之曰呱呱勿息非有崇憑必為
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忽作成人語曰母棄我我思我妻若子
耳家駭甚問若為誰曰我即同邑劉太平也隨劉安令劉元長
為記室已已城破沒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過東嶽出巡傍
一僧導余鳴完帝令司籍者查之云我尚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
中枉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為李吉所陽谷令
幕賓曾於參語救活高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洋妻曾
氏為魯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特雅某年月
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曰特雅以溺五女準大惡應受
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益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

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囊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賣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為僞欲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我為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為不與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問閤細語庭訓瑣事因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因於參語易數字高後得由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奈何是時李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縷然好事者說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

說於見聞錄

七

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曹氏者為辛未相尚未育也曹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士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求曹女者俱不就矣已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每過其門曹輒愛之反招時雍締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為永寧州牧全一女人節當徽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塔下相視而笑徽帝隨註此女向曹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究之僧或即一文活命之僧亦未可知嘗讀梓童救劫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雍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為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抹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跡之已支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技首謂云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為人一拍即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炭開煤力作運出貨賣某以某無子留育為子今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令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客安徽當事緝拿見獲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為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急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願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衛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焉可即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

說於見聞錄

大

秀才壽亦終此真法森嚴不能徇汝意蓋功名壽算也聘拔案哀號聲徹堂陛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馬回邁晉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盡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尼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噪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為殮也意貧士慘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我返報大士命去矣屍即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呼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

過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貪淫輩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成進士不茹葷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緇佛以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某縣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夫妻

有宦僕勢張其與 吳人闢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女為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親隨令妹出相給妻同妹往其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夫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傍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街街中蓋其

說鈴 見聞錄

七

賣妻時不由媒媾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容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甚哀其素笄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墓歸將遠人耳公彥挽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事成婦夜至花燭既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彥一一答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素裝嗟嘆良久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即妾之良人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羣惡少來送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公彥即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羣皆快快去夫宦僕以闢說事局人之女為妾何其得計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彼賣婦者以婦為局乃反為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捷總之該穿還以自穿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話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為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為學使者褫其衿走遠去從軍其奉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葦葦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頗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水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語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扇沐浴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為諸生則敗檢為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汚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說鈴 見聞錄

八

懶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為生妹窺見告其父父疑生有私媿因為之婚及新婚入房啟帳見好女子在焉大驚走報家譁然逐之了無懼色反駁然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為怪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醮壇絕無懼色及法師勸王朱二天君入擊生即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睜目曰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劍破顛而遁殆即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

郭生家七口同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
號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
識我為上方君乎彼女子蓋千年懶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為汝
殺之今其子若孫懇於我我與之伸冤子之法無奈何未幾死
者皆楚人問其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搯我脰至一窟見羣鬼一屍
則身被百劍頭顱粉碎眾妖竊索發喪弔者皆鱗介之屬乃法師
復遣神將護衛為援略敵無算貴神者即上方神羣孽得貴
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羣孽狂竄見神
喪鍊數十百圍縛其孽并其黨盡滅之吾儕是以得免意妖孽必
與必倚貴神無怪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為與援也然正惟妖孽必
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時絕不聞一為手援豈
為貴神者皆如是乎意我謂倚與後者即米山之輩也太陽一照
米山自消故天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說鈴 見聞錄

主

宿寃報

朱生其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大引驗主司放歸及抵家
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為姚洪金陵人明初為偏將隸魏國公子
麾下魏公子即朱生三世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
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
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之曰彼時何
不即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為元戎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
得報及再世則為高僧至三世則為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即今
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

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為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特司色有周
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
出後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
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其咒腹中曰師德行
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為禁汝腹中曰若欲解
冤須誦其咒言其經文師先祈持咒是強禁我我豈甘哉西蓮曰
我即起道場誦其某經咒能解仇釋宿寃乎腹中唯唯久要挾真
雖若干定立券約書中保曰我即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
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澀而報遂息越數日復言曰我之
仇已解奈死賊圍者眾不肯釋然於是聞千百人宣闔腹中朱生
恚苦不堪而逝意一言之失累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千人流毒

說鈴 見聞錄

主

無窮釀數世不解之愆難有宿根道行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
為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長棺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衡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長三丈餘不
知何物在內不敢放視當事但令掩埋而已又於京師聞大人國
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八長二丈餘五
官無異但遍身有黃毛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
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大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大人國虎來
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為虎所啖故供佛前以經文超度
之

畫美人

王燮庵為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王母詭妝時服絕無尊嚴道德之氣傍一小嫖髮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問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燮庵死喪事中眾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入睡即見兩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斗環滅即碎其軸兩僮尋亦無恙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劫橫行無忌民間墳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擇地拋人骸發人塚視為常事王燮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有寧甲塚為黃乙盜葬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墳隣皆云黃氏墓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墓令一隣邑人再

說鈴 見聞錄

三

訪之有塾師云是寧墳昭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暈懼鬼而止因指近邊其為匠工身見其事歸述之燮庵往勘審呼其某至曰汝同發墳者供免刑供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曠石書皇宋德祐元年月日與審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葬黃氏骨也發掘盜葬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像如生焚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遷兩骸按罪如律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刑而為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時可不化獨寧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

同腐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人食糧本營聊以糊口舊同官朝之曰何不將人口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人口送主將不受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在饑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用為苦豈知今日歷官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遂浩然長嘆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各贈有差得耕稼以老馬噫有金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果貴寧復有珠玉填委之嘆耶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省制府疏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莫大焉

說鈴 見聞錄

五

銀走錢飛

余為童子時里有徽人汪德者始為巨商挾妓謝絕不漸耗先有多金寧於室採取四散走失十不存一二也一元寶鏡及大門檻下取時觀者甚眾又一人奪金於甕中起視之皆為蟻蝶略略斗跳而去人總友即呂大婢所出也其母私畜淨錢萬餘於篋時見空中蟻蝶飛去一日放篋尚有錢化蟻蝶未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王燮庵云在兵部直宿納涼院中聞空中浙浙有聲聯飛不斷墮一二於庭鏗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余獨怪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微瑣貪鄙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為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

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鑕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怪其絕交於此而親媿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迨康熙庚戌訪同始祝山公先生因道及熊公山公云敬親家也今年九十九矣御女如少壯時房中頗備姬媵兩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先生為南汝道謝病歸經其里核利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荆州城中一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煮食誦法華經即提督嘗備伊蒲饋遺之也但略嘗一二勸之食曰消不得又十餘年法坐而逝僧水月住統

說鈴 見聞錄

室

州城北人不知其年形如七十五左右人反范撫臺莊浙太夫人端撫軍曰當日在德陽有一老僧號水月年已八十餘對汝祖曰汝家有孫巡撫浙江汝猶及見之今汝撫浙其言雖驗但又隔四十年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軍訪其庵談昔年在遼寧甚悉撫軍老僕皆識之云其容猶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又姑孰端德殿言其即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為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烏與葡萄酒不茹葷味五六十餘年矣壽之多者代間有之或云自先天者或云由保養者或云從服解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真如荆州僧則不須服解若果自先天則強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

昔黃帝或傳為仙或言壽三百歲宰殺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前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歲以孔子之言論之則萬古不朽之人斯為壽之極也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署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家開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陸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十八人莊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毒痛一至於此昔李德裕貶崖州有詩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亦恐人歸去萬折千迴繞郡城後遊一僧言見壁間掛葫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此皆相公當國時所貯之人骨也德裕炎然若夫是夕即卒要見遊方瘴氣為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為然近有僧自陸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

說鈴 見聞錄

室

氣一線冲起非烟非霧犯之即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可語書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土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種掩蔽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危斃又波知國有三池人汲以養魚須蓄至三日後水中一無所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及些小虫蛆之類必不可食食即腹中為龍噬其心肺死乃知邊遠之地迥非中土可比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胸有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雖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丈吏不知珍貴養之羣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軍曰駑馬以安開飽易長標駿馬以

馳驟出汗則不生他疾譬如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原
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
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動後下而籠之轡之帖然
與常馬同躍而縱之兩耳但期風聲而目不辨所見約一時往
越百數十里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為傷其力實血汗也自此騰
躍超羣人皆以為千里馬意而使是馬也不過其人之識眼不幾
湮沒于撫軍之旣即鹽車之困伏繼之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
沅州曾見某王子經過坐馬汗出如血或持而騰躍奔躍或時而
循習調良若樂為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枉其材耳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參將送烏斯歲佛一尊高不及尺并銅龕一座

說鈴 見聞錄

未

云於某河中放光沒水所得供一碎靜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童
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見葉
經一卷舍利子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
者隨即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之塔中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遠人往採必糾合數十百人裹纒糧操
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昏松不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斫松
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處處鬼神白日出搏人
神虎怪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必償願此
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為言之太甚未始深信聞西
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絕

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人畜骸骨駝馬糞為標識行積內時聞
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夫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死亡益魑魅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怪異為非誕也
夫參為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
譴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掘盡無復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魑
魅魍魎叫號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窟穴固其
宜耳

向關生

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博學大譽就有司試輒高等讀書南
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既久人皆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閨秀
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當與子為夫婦其戚友咸以妖魅疑之

說鈴 見聞錄

未

請道士驅遣絕無懼色曰母逐妾第恐傷命今首再合期遙耳幾
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吾久今當暫歸此編
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另圖良晤贈以詩云濟水流長木盡歡小
山招隱月初圓好留顏色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條忽不知所
往生思慕成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
客准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語則惘然好
留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應娶南氏於淮安合色在
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何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
一肥中有肉長三四寸略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嘗見庚巳編齊

門白甸寺有僧病瘡疾死僧少齒美安容茶毘忽爆一犂腹裂中有一肥胞內一小兒長數寸而目眉鬚皆具又開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獨陰不長理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形又莫謂理之所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償李重還之始減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顯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守尤門子此牛即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即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母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么兒王喜子

一武弁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廚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賸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廚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賸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為人所據即仰為歎所獲即既久因倦假寐石上羣羊奔觸驚起見虎啣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

說鈴 見聞錄

无

而去么兒身穿紫襖虎榜其膊破肉綻主人以其膂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么兒日漸近主人傍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圍中突出當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喜子緊抱其項不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壯不勁約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卸虎傷所乘馬鞍轡牽之以歸主將隨出輕裘賞之復妻以美妻夫履虎尾騎虎背皆危事也么兒使虎負劍而去喜子使斃於奉下雖古所稱卡莊馮婦何讓焉

大物

說鈴 見聞錄

羊

余常過海州見民家以魚骨作白又於萊州水神廟見魚目珠二徑三尺餘以二架支於殿上其光甚精未不似平常魚目闇然願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闊數尺在一山寺中先君進香雲臺殿高數丈階數級有二魚骨墜庭中倚殿簷稍出脊上鳴吻廣州一婦神言鄉人殺一蛇腹有牛角未化一人云曾見刺猾皮廣半畝許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高於川主李氏李之婦新寡翁即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為偽弁被官兵俘獲時繫囚數十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恸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員咸將羔雁為賀刺史鴈

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
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曠甚歸述於母母令設禮送翁翁至母
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為妾目者若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
兄弟焉夫變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遇或聲音氣體之不同或姓
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懸異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
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嫡庶雖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即正典刑亦非枉殺縱令子極貴顯欲父子夫妻兄弟之
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即戮於行間使訊約於有司又不發問於他
吏遂就獄於已子使骨肉完聚身脫累囚頃刻雲泥造化簸弄之
巧抑何幻哉

真靈

說鈴 見開錄

三

金陵某翁家頗饒生理亦多驟病卒見一青而鬼攝之去哀告曰
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兩月未拆封香燭店換一夥計未得人可緩
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恨矣鬼曰與我鏹若干為汝緩旬日諾之後
活如其數焚鏹料理二事及期又死又向鬼曰我子秀才脚場
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場倘得徵俸報惟命鬼索倍前諾之又活
即笑鏹倍前及十五夜場畢翁延客益以欣子之終場人以序已
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仆見青而又同歡鬼曰汝子不應中汝
今夕當去若肯多多與我鏹為汝子黃綠中式又寬汝死何如某
遂多多許之活即多多焚之揭曉子果膺鄉薦未幾以磨勘革去
舉人繫獄某往探狴死於道噫今天下大小公府奸胥蠹後受烘
受賂作奸舞文者皆羣然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俸免於國法斷

難逃於冥誅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而鬼之承檄追攝乃始而
要賄緩拘繼而飽欲縱犯甚至黃綠場屋死生任其緩急富貴聽
其更移舞樂冥中操權天上其為靈不更甚於今世之胥徒乎我
獨怪赫赫神明而亦憤憤乃爾豈幽明一理堂上亦遠於百里耶
抑鬼之索鏹僅為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名革而狴死豈神之憤
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察耶抑鬼之漁獵者中多乾沒不滿神
欲而債事耶不則青而鬼之生前必為衙門之幹後機關熟習特
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修路

說鈴 見開錄

三

康熙甲子春吳門一士人死投解泰安州東岳處見江南山東北
直下文書會齊修治道路整飾橋梁莫不所謂東岳查士人有孝
行增算復甦向人言之未幾而 聖駕東巡臨幸闕里抵江寧蘇
州回鑾所在先期修道始信士言不訛

姘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已相定楊氏
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則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
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振蕭幽韻娛耳俚其髮圍手八盤墜地加半
點樣可鑒真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諸姬愠甚
一姬為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欲需不惜多方致之
復委曲周旋以娛其意貴人亦時向人賢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
馳數月回廣陵姬音啞而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愛倖者殊不知
皆其以物害之也夫入宮見姘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見猶憐有

幾人哉

飛瓊

飛瓊廣陵何氏女隨母長於蜀中入王府習梨園色既殊人皆獲
出眾王甚嬖之清初為大帥所得乃練樂籍一都閭狎之千金買
去大帥持其短篋索千金諸當事又挾之更重費都閭旋以缺庫
帑下獄無所償飛瓊曰以妾之故至此若惜小節而守此將終陷
主于獄底也遂辭去復至漢口客處一室至中秋月朗遊人雜沓
飛瓊掠髮凭欄喉轉一聲粵傳九陌觀者雲集明農巨商賁客車
馬聞門大高聲價數月間遂以所得錢頭清缺額都閭出遣人來
迎飛瓊曰妾本烟花賤質主以私妮動虧國課致陷縲絏故蒙垢
忍恥復以聲色事人免主幽繫既潔之身後陷穢濁尚何面目偷
生以重主君之辱耶遂自經

說鈴 見聞錄

畫

鳳鳥

順治辛卯秋有大鳥高三四尺許其色青集於澈浦龜山之麓眾
鳥萬計翔翾嘈雜於左右凡七日摩空而去鳥糞所污田土如壘
林木槁落下有死鳥不計其數又期年余往青州其時亦聞巨鳥
來自海上羽備五色而從鳥如之去後亦多死鳥有遺粒如珠色
光澤而碧識者云竹實也

算花

術士侯上卿者精於數學占事有郭景純邵康節之風靈驗頗多
不能殫述一日在蔣玉函署中有送盆蘭者令侯占花數幾何侯
令取一物來遠水一甌在前即持與之曰此花繞開一朶應有六

莖收視之果然人問之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又問秋花可預

决否曰可蔣之甥在傍命渠他處取一物甥取裁衣剪來占曰剪
屬金為數十一秋花應十一莖且剪裁成花極芬芳但草在上
而刀則於下又為令甥持來甥女子也恐為女子所傷及秋花恰
十一蓓戒姬媵不得近每日取冷茶澆之一日偶缺童往厨取婢
將一壺與之洗畢旁午花盡搗究其所以茶有老姜在內故也果
壞女子之手其驗如此

鸚鵡

有士人養白鸚鵡能誦太白詩數十首淵明歸去來詞東坡前後
赤壁賦并士人所作詩詞言一日可熟數句亦慧矣更可異者清
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呪然後念詩句否則導之不應也一日謂

說鈴 見聞錄

畫

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繯此數君曹叔方
言於嶺南親見之昔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
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為無上道及死
焚之有舍利

虎異

曹聞一金華人云山中多虎有隣於道上遇一勇士自言善搏
虎歛至家扣其技頗精村中咸以酒肉呼之求其捕虎勇士每夜
出不操尺寸刀仗村中好事者欲與之俱辭勿許明晨歸腥血滿
身而又一無所獲人咸疑之畫臥於室鼾聲如雷窺之虎也驚相
告語操器刺之放門躍出大吼而去

附虎性

胡總戎殺虎甚多識虎性最悉嘗言虎方奮躍之際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生遂過耳而去其不食小兒者正以兒幼不知虎之可懼故不敢食并不食醉人必坐守以候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中履皆裂於地非虎號之傷為之也其食勇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妳起惟不食婦人之險凡過之者作勢與之敵而避其撲三撲不中則已或引至曲路即可逃蓋虎不行曲路也人虎食大則醉犬虎之酒也噫知之審矣宋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室榜曰說虎若胡元戎之言可補說虎之不及元戎詳茂補洪經略前鋒

驟驢

荆鎮即有黑驢日行八百里荆州至漢口驛路七百二十里有警

說餘 見前錄

重

告急乘之自辰至夜半即達武昌尚因漢口覓渡稽遲一二時後騎至京涿州相公子元淮持千金購之不與歸後遺之又克州刑廳快役一驢日行五百里余嘗騎之不見所長及馬疾行彼必走其前及馬喘甚而驢行如故太守愛之償其值畜於廐未幾以生黃死不走故也

龜

舟泊襄江有平沙數里舟人畜一猪幾百斤為祀神之牲驅牧其上倏見一龜奔岸吼作聲噓諸沒入江舟人往驅之復有數龜趨人人急走龜即掀沙搏人幾為所噬余後立高岸方食頃探首波心如甕如確者十餘枚小者不計其數土人云不知者遊於此嘗為所噬

火災

順治丁酉武昌城樓有赤鳥巢其上及冬延燒千有餘戶余時宿漢口寓樓隔大江火光照耀明日渡江經所焚處中有草房四間獨存老夫婦賣烟為業者居焉其人好飯僧道數日前有道童借宿其家明晨辭去出一符云不日當有回祿之患燒此於水可免至火發之夕道童復來戒勿遷徙倉猝中不知所之赤鳥亦他徙康熙癸丑秋杭城火燒五千餘家一日夜不熄先是兩月前有老尼至西湖斷橋下云我自婺源隨師到此師從橋水下化去我亦於此逝矣募人製龕于約日回首至期果跌坐龕中舉火燒至胸猶揮手拭汗向眾合掌而寂聞動一時即於橋下建庵施者雲集未幾城中大陰陽家以火龍頭上興土木所致即毀之先是陸麗

說餘 見前錄

重

京夜夢朱衣神坐中庭怒甚侍左右者鬚髮皆赤祖先再三哀懇色少霽若從輕意麗京醒思神色俱紅知是大災即徙入山後惟居罹千大耳又一紳好道曾學術于異人條寄一符一札云有百日災以來符貼於中堂不但免災即火盜之患均可弭矣但百日內不可外出紳即杜門謝客已九十餘日及火發戒家人闔戶謹守前後左右俱燼紳家獨無恙親友來視莫不嗟異遠有尊者至送之瓦礫中拱揖失跌折足計之剛百日也

石獅

越中一故宦第甚宏故門列石獅二亦極精緻夜間每聞重物震動聲一日大雪人多高戶復聞夜間之聲啟戶視之兩獅跳躍相聞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自辰至午不止營兵

以絕擊之乃仆叢火燒之成灰又當湖女子夜為一物所憑身冷而重精神垂斃延吳法師作法驅之至夜半躍入壇攫法師法師伏劍斫之聲錚錚天明遁去追尋左右見巨室石獅被劍流血碎之乃已

長鬚

一士人美髯髯儀表亦可觀恃才負氣謂必建非常之事遇一相者曰鬚若過臍貴不可言至白乃已士遂懷異志嘗自言曰龍鬚鳳鬚何日登基然相者陰告人曰美髯不得好死而士蓋不知也會有馬道人者以妖術煽眾推士為首事露逮捕繫獄髯一夜盡白而瘦斃至白乃已之言果驗

種牙

說鈴 見聞錄

三

僧瑞曇年將百歲顏色如童飲啖兼人耳目聰明自言五十前甚衰朽齒皆動搖時患齒病偶步山門間遇道者云子當享遐齡曰年才半百衰形已見齒病日劇馬能久此生耶道者乃出藥少許令含片刻痛楚即失動搖者皆堅如少壯時復教以導引之方體遂強齒痛亦不復更可異者傳送隔數十日一次又聞之故老云嘉靖間有鄧雲翁者閩人少年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丸後以末藥入湯漱口數過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次序逐枚蘸鼠膏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壯盛或老人牙已脫落者則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觀此則牙之搖落者自有藥以固之余安得此方而截大截硬餅也

天婦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收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為之婦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後厚查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即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後夫我母人成異之真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至詢蜀天緣眾為劇資詣仇儂馬容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總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也查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姬存馬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

說鈴 見聞錄

文

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峰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為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即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為天作之合結為夫婦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武君仕

河南滑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為縣尉後為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孫可望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發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獲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索擾數十萬賊中賊皆喝采曰

其漢子又一日君仕與賊戰為虜所中流血被刃於其左
帛囊之生擒飛礮者歸附其腦食之其勇放如此君仕與
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癩何藥潔如是彼引余手按之內
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如鱗真釋
舖之餘也

買棺

崇禎壬午歲大饑民多病疫死者枕藉杭城尤甚余應試在省聞
錢塘門外一家七口連日病死是時疫氣傳染雖里無敢弔問
者江頭棺店中一人來買棺七具尚少銀若干約送至家我足到
錢塘湖干匠同來人至門首其人入久不出匠呼之亦無應者因
排闥入見七屍在室頃來買棺者亦一屍也匠因奔告土公將棺
殮之買棺屍傍有錢若干適符所戒之數云

奇技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造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
萃又刻木作犬象以狗皮鼻吹跳躍與真無異皆以鐵為關據止
其機則不動云即木牛流馬法也又見一人以蝦蟇小者二十四
隻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蟇書之囊中
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者居中南向若容在上則北而小者
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調鼓蝦蟇聲應拍不亂凡一才
一藝之事莫不有至極之理存焉若諸奇技不過以精神臻其妙
也明太祖見元順帝所製混天儀精巧無比嘆曰若移此心思以
治天下何至有失國之患耶意致力之處可不知所擇乎

詐騙

詐騙之風莫盛於今金陵舊院名妓羅羅一蒙貴與之媿令後僕
以大轎送羅羅歸并許買銀疋若干贈之至三山街瓦帛舖前少
駐後僕調舖中曰夫人親買銀疋一一待至橋中令羅羅揀中數
十端後僕隨一僕荷歸取銀久不至一僕促之又不止刺與夫
店中詢之知為妓者因迫至寓問無人矣有富者揖一丐者曰幼
雜叔父三十餘年何為至此不勝悲泣引歸沐浴更衣以叔禮事
之備至丐者雖心知其錯而驟為富人叔亦絕不言久之同入珠
寶店取金珠將銀包授叔云持銀留此我歸以金珠示姪婦中即
兌換店訝其去久拉丐者物色之室已空矣出包視之瓦礫也一
童子賣鉛糖于市一人盡買其糖復與數十文令負錢數千至一

說鈴 見開錄

罕

銀舖換銀指錢云錢若干要換色銀若干取一封與我持去看過
將錢交易令童子止此候我并取錢交店中去久不至店問童子
童子云我賣糖催我來者也故視所負來錢兩頭青珠中以泥貫
串外以布包裹而已一明經考授知縣謁送入都道間過鮮衣怒
馬數人並轡談言極為投契同行止者數日將至京夜宿店酒後
同羣博蒲謁選者傍觀中一人輸錢將盡尚剩數十文備謁選者
曰我欲如廁為我一擲及剩錢盡曰錢是為子一錢作銀一兩群
趨通勒拳毆相加謁選者呼主人地階成集曰債數十金猶可若
明晨扭稟城上此輩杖責不足辱足不同賭前程草泥殊為不便
因將騎驛行李傾囊與之又一考選者入都行裝頗麗亦過數人
同行俱言旗下子弟將至都設席相邀酒後賭博忽外巡番排闥

而入各將鍊子鎖去再三哀求主人救解云送城上旗下罪如何
你罪如何旗下子弟各出白物數十金求釋考選者竭行資與之
不肯并錦余繡帳席捲與之編行云我道你大盤纏不道是箇
窮鬼并旗下子弟一開躍馬而去晨與問店主人亦道矣甚有避
迨相遇即願納交或稱技契稍檢邀至其家婢僕羅侍寶玩充案
好飲者與之沉酣狎戲歡呼或詐失財物誣之賠償好遊者與之
恣遊山水庄園或入豪家與有勢者共頌之變化如神令人莫測
嗚呼從來竊盜乃大盜之源苟編成風不難肅聚上之人苟明於
治體不事姑息亦何難肅清此輩耶

八真

中州有張麗墟者才華高古著作甚富崖岸極峻不妄交與言論

說幹見聞錄

四

皆有根據於明季葉故園家於楚之荆門山中嘗為余言其父奉
天啟甲子孝廉未發榜歸至家有鬼來攝無疾而逝一日夜復甦
魂遊山中見虎狼成羣演習武藝製造器械問此何為者鬼曰此
將來寇盜亂天下者也又渡海登山見宮闈巍峩書聲盈耳問此
復為何鬼曰此將來從龍之彥也又引入一山林木翁蔚居民安
堵鬼曰此處可避兵燹及後見冥主曰汝壽本當終世有德德故
指汝將來久遠之基仍延汝算益勉為善福不可量及流賊猖獗
避亂至荆門山中儼如所指避寇處遂家焉

婦力

嘗見一牛渡河岸既數人挽之不得上一婦以兩手持其前兩足
曳之起聲色不動又於辰州道上買虎皮一張云虎撲所畜母屍

妻追之虎釋屍撲妻來毆斃之眾以為奇又云妻往年曾連斃二
虎豈特一虎耶眾中有識之者曰果然

婉蘭

陳生虛谷楚鄧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
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耕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
若沉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即尚有微息負之行
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
婉蘭也微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妻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
主人今春往漢口沉將歸主母醉妾以醇膠沉於河不知君子從
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蔽因商於居
俸適居俸與其主母為內戚謂陳生曰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
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姪何在
其主母夫色夫吾居俸曰母誰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可掩蓋
倘再遲一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范問計曰陳生楚人道
斷絃若能資以千金并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
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即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黃白之法

顏子復度師功行甚高博通道典無所不知余嘗問黃白之法果
有真傳乎曰有日常功行即真傳也而丹成則外丹成此不易之
論也不得丹焉得仙應得仙自得丹不必遠求若凡俗之見謂得
此可作富厚仙翁蓬萊方丈之開豈容銅臭往來此所以得真傳
亦必不就也昔劉向苦心力學為世儒宗乃得淮南秘書上之天

說幹見聞錄

望

子今典上方鑄作事甚費卒無驗詔下向獄當大辟尼陽成侯乞
入國以贖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
不可作世不可度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亦為方
士所惑謂意鑄出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遇火空之語宋潘道
暹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遐禮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
子由亦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嘯叱之不見終亦不成
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華崖長老授之火豁然大悟觀數
公之事則此術不可力求明矣若范丈正得方於同舍生程明道
檢書於佛腹中蘇子瞻傳術於扶風僧而皆不為知此術之深者
歟

李半仙

說鈴 見聞錄

望

半仙新安人挾多金商於吳雷連妓館患惡瘡憊甚向與一寺僧
交好賃栖養病資本耗盡手足指拇漸落危在旦夕且臭穢不堪
僧昇之山門金剛下一夕漏下數十刻有老者來自月下曰子疾
苦矣我為療之授以藥丸七每日一丸完即自愈言畢飄然去覺
異香撲鼻久之痛苦如失藥完痂盡落但手指僅存其二兩足無
拇取攜不便立不能久耳是夜老者復至曰病雖愈何以為生袖
出一編授之曰以此濟世兼以鋤口當作折股良醫也因賣藥於
吳江之長橋一漁人就之醫云腹有蛟龍不久自出出則不治漁
人曰得巨龜食其蛋腹堅如石半仙煮藥飲之立吐數十根似虫
非虫似蛇非蛇皆有鱗甲其人遂愈又往富室治病指一傍觀者
曰汝若腹痛耶其人曰苦甚令禘其衣縛於柱囊出兩針針其腹

相去二寸許以小刀開其皮及腹後亦小約鉤金刀口中血筋如
指大者拔兩針出一肉蜈蚣蟻蟻蠕動藥敷之愈他如針痔
隨手而落接骨應時而續活人甚多崇禎初年猶在一日別所知
曰昔月下老約我二十年後廬山相會今其時矣遂去不知所終

吹笛

張宙之金陵人以絲竹名江以南而笛尤其所長人遂以張笛之
呼之嘗遊山陰假寓蕭寺一夕月白風清中庭獨步無笛吹弄宿
鳥飛鳴於簷際池魚跳躍於波心聲音感物幽與愈深極意再奏
有僧自花陰來曰竊聽妙音令人神往然子之技雖精惜思不專
一器不合律未臻化境耳凡人之精神有限責在專一專一則神
聚神聚則技精精琴琵琶皆以專名也聲無形而樂有器為之長

說鈴 見聞錄

器

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
而著之於權衡使其分寸銖兩皆起於黃鐘則器精律和聲
以合律也是以古之至音拊琴則地祇皆升吹律則天神俱降今
子之技病於雜好而不精子能逆絕他藝我有平生所弄之笛將
以贈子習而純之可與古人頡頏矣出笛授宙之而去明晨訪之
主僧言先師精於笛死數年矣此笛徇葬之物也宙之遂棄他技
專精於笛笛益神妙他日遊西湖宿舟中為落梅花曲湖波搖動
符藻紛披有白龍繞舟而聽時石屋老僧法雲目擊言之

兩御史

御史方公失其名壬午癸未間巡視京畿有埋輪破柱之風豪強
斂跡時連年荒歉探赤白丸於長安者比比公設法購捕誅繫殆

盡一夕於邸第月下見屋上人影三呼之飛下如鶴其體素心
其為崑崙紅線之流酌以酒前帝而言曰僕為柱史諫卿素精肅
清姦究職也爾等之來必有使利我財乎取我首乎惟明言之
三人曰前盧溝橋所獲二犯其等之徒術未成為人所捕昨有詞
懇釋未蒙允行所以至此公問詞何處後來云在寢席下啟視果
然公駭其許之躍屋去同時其御史巡按南直亦以風厲著歷松
江宿行臺列炬閱文卷家人門子環侍隱隱聞鬼哭聲發而凄風
入戶見一鬼披髮帶血立於燈下且前且却若欲訴而不得者既
疑蓋慘人御少懼呼曰若有冤耶入夢來訴可也復作凄風而去
御史率家人疾於柏臺賊入齋所有而去天明始覺夫兩公風采
精明為時所稱乃此輩反弄弄之語云案經漏於吞舟崇火飛旋

說鈴 見聞錄

聖

遠集信然

變異

崇禎壬午河南光州大風雨雹城堞剝落百餘丈去大木甚多
又飄大木一株植於城樓上不仆城中坊石傾頽殆盡又癸未荆
州惠王府前門石獅大風吹出百里外碎如齏粉順治丙戌六月
初五夜二鼓隕星數百光如晝聲如雷康熙四年兗州下雹打死
人畜甚多費縣縣甚有打死牛者七年地震時在江寧病目
早寢初覺牀帳颯颯有聲猶疑狗攫鼠鼠奔竄聲少頃大動下牀
覆地如立車輛上始知地震恐屋塌急趨出空院則數起數仆連
日大震各省俱震聲如戰鬪倒塌官民房屋不計其數壓死男婦
亦不可考山東尤甚云自夏至冬不時動搖甚至地裂數十丈深

不可測湯黃水如河夫上天降災在盛世亦祈時有苟上之人遇
災而懼修省以弭之則災肯自消所謂一言善則災惑退三念也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漢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漢皆盡心療之絕
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
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瘡隔藥以數十劑可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
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瘡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獨徼祈在患
其突至君漢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漢曰餬口之外
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入令君漢取土斗許
呪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
戶不出不舉大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

說鈴 見聞錄

聖

此法絕無所損薛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去
平常見白醉瑣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一入京一老人附舟大監
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母恐請太監
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笑乃出小囊以匕挑囊中物于舟
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回顧曰昨
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
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
德之將置酒申敬而老人濯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遠中古堯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宋建炎二年
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

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舊井得石高銘曰漢六年頽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不滿百年為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而大清之正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宛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井傍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烏族人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掙輝頭角來入我署克地少蛇抵

說鈴 見聞錄

果

暮不見以為失驗及昏有客來自黃州遺一薪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開此將抵西安為盜所劫資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聞者內云中途被劫可往前二十里照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入牽驢隨之問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聞此以待至日中見昨劫盜二假寢於殿急告寺僧集眾縛之祈失仍歸餘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魏金若干僧事太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啟第二封云納之有弄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固以百金買之期年果生

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死生大亦佳列為首不但誇之太守大守厚待復出已資贈之某生十年後為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翼初立傳而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尚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為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文大莫能讀屈如半月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肅於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柱血飲之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滇南蠻酋中長三尺餘鞘有三

說鈴 見聞錄

果

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銚可吹毛亦時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即止患瘡者佩之立已崇禎壬午疾瀉傳藥懸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頗多清初為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城之鐔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銚利則曰水斷蛟龍陸剝虎兇魁魁莫能逢之斫玉鐔金鋒銚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非干鏃之傷不可惜乎劍術無傳不達識者辨之耳

八鶴

西湖靈隱寺有鶴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鶴雌雄噪噪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作舌相持片時蛇始下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鶴不知所之薄暮

背負一鳥來巢羽色天小於鶴三之二明晨二鶴翔翔雲際負來
鳥則與雜巢居馬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嗥然一聲略伸
其喙蛇即鬆落少頃雄鶴仍負鳥去之自是蛇不復來鶴巢乃寧
旬日餘僧舍具穢不堪莫知所自故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
中

乳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縱彈棋之技挾以楚遊經道士沈夫舟僕以
身見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乳髯岸憤者隨從數人散
步於堂詢沈卿曲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為陽侯所
苦侯易舟前進耳乳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
難不許之即遣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際岸有

說於見開錄

光

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
外皆美嫒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閒談文史沈亦淹
貫未能厭也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
莫道乳髯是主人出千金為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
艘送至漢口究不知其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士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較相擊也准帥李錡有
子患背瘡羸弱畏帥之暴不敢藥羅森治之許以千金為酬森與
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復黑陷內
攻數日而死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必欲以利帥而帥出入衛甚衆百計不能行

乃畫素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

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為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

之方質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

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符

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

大喜奉千金為壽跪而請為弟子曰俞佯為辭謝固請乃許而却

其金曰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鑒子之誠與汝靈藥服餌返老還

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為金雷汝廣積陰功精心不怠亦

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遣僮僕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

妄至至則大不利夜半以鴆酒手斟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

說於見開錄

季

重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
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寶隨意自得金仙下降可
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若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
果于其勉之帥父叩顙流涕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
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
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遂以自殺至於三世滅亡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
見逆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費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
倍繼又往人眾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觸
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綠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

雖不死，魚腹難免。為山中，鐵鬼來，皆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求侮押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後依然入空谷，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問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皆朝鮮，微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為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欲王欲歸之意。人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及諸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係賦詩，高會無不招致。臨行，賻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眾，設資真道場。其妻甚哀，有子哀經，而臨亦笑，而寤思數年不歸，家人疑其死，設薦同矣。但我無子，巍然哀經者，為何人？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為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人疑其死，與哀經傍談，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哀經為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為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為固始著姓，且族皆無多，不令其緇髮，未幾入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即披剃於宅傍小庵中。至期兩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

說鈴 見聞錄

至

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成，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震死，當廣行方便，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日廣為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數十里，雷發奔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成無處尋求，今已過時，我曹遭譴，奈何。條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一露其機，然宿爰。

說鈴 見聞錄

至

有邑宰，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留入署，款待甚殷。生乃孤寒，既無馮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載，凡有舉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七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優人，年已二十餘，班鳩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日已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必私之，其最惡之言，偽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囁嚅久之，少頃愛子至，宦曰：酷似生。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憎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志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偽以致官錢壅滯雖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重為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亦貫八錢私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輕若干減若干示以民間視為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鋪繳值悉如輕重凡揭賞買辦悉以私錢知示約行使民間亦未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鋪換私錢若干錢鋪初繳減價勉強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鋪哀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即市貨物值又僅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忽聞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鑄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搗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

說鈴 見聞錄

聖

可不便早用了鑄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州張江陵在相位顧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府尹以聞江陵曰易升即召戶部即未至從者急得即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即官准准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駒少即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衛復反家賊卒至駒父出奔遇賊將其父父駒以身蔽之泣訴曰此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駒躍起奪賊及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駒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聞壯繆告之曰汝夫為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汝子米生一子賊人至賊首見壯繆輪刃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哉

鬼究

安邑令張某妻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出內丁王貴問史戶內有環珮聲現視之見雲與史為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髮躡履還內雲史懼貴發其私雲乃誘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不察訪誣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寓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適體曰我王貴也當日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

說鈴 見聞錄

雷

不死汝明知我枉以雙於史反以言挑張致罹於究申訴冥司祈為雪理尋汝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為事主雲史為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夫鬼折在張居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偕入史雲條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夜飲而家見貴隨之即狂呼扶入帳自言殺貴之悞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宮陰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生醮壇上童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泰山聽勸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立而已果至家十日死

殺降慘報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勸不靖令諭而

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為後患一日假擣賞為名醉以酒
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部郎出為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
降賊數百披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禳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七口被俘帥
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舌謝秀才手指日瞑斷其
手抉其目復射殺之七口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案莫知
祈禳有士習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覆曰他事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事其子皆不
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之者帥隨卒夫李廣不侯識者以為殺降
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句奴滅絕白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
載後畜類中猶有書其名者誅降殺服其可為乎如謝秀才論此

說鈴 見聞錄

柔

不從殺之可耳為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刑致釀身後
不解之愆也

陳直方

陳直方名容永彥升先生子與閩汀黎槐曾北場甲午同門一日
謂槐曾曰予恐不能數面子槐曾駭問之曰予知四世事初為蜀
通判子苦嫡母嚴商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為王孫三世為京師
竹林寺僧一日放參有婦女摩過偶一目之遂墮落至此八歲時
從家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記識今雖為宰相子後
世愈下矣子教當早死否則必罹兵厄又言九歲時為冥官僉書
判牘與人問不異予念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朴一一以
身試之忽得上帝命曰陳某以身為衆生試法陞其官初時職小

後遂如岳瀆大神象簡金冠竟得自呼為小聖矣每夜初更時則
往曉鍾動乃西人間其事蹟人多判語歷歷可記一開眼小較則
不復省因言冥法不赦者忤逆姦淫并官吏受賂案牘雖重沓陰
之即得不似人世堆積難查也十二歲時因犯某事上帝譴謫佛
職其語如此然不肯為槐曾言祈犯事槐曾嘗云直方朴實人不
妄語未幾果死

瑞骨相

替者陳我白以瑞骨相天下士多奇驗公卿大夫莫不招致之決
休咎一貴人子已寥落甚方瑞手便云好根基二十萬家資不
用一文今已蕩然又房族或外家亦幾二十萬人為之手揮盡矣
余因詢其果否貴人子云父遺二十萬實為欽賍費盡伯房承嗣

說鈴 見聞錄

柔

二十萬則誠已所耗費者也又朱公衣助召問之座有二客曰三
位俱八座貴人也朱問何年曰三年內便得然但旬日耳果三年
巡撫操江已亥海上入寇朱纒任事七日督兵江上失事獲譴落
職問二客一云亂中可得一云總兵而已彼亂中可得者甲寅之
變從逆順達蟒王八座者數年總兵亦不爽又聞京口將軍召至
營令各旗將領試之無有錯者但云將軍召我反不見何也又令
家丁試之謬云現是何官我白不許將軍反雜家丁中我白一瑞
着即曰將軍至矣叩首叩首其術精類如此

孝婦

語曰孝為百行先一念之誠眾邪遠之神靈衛之自能轉禍為福
也順治己亥三月江陵間時疾勢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

楚者有卷不留人者令人神悸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能禮者娶錢氏女為媳婦寧母家聞翁姑得是疾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婦曰夫之娶婦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俱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翁姑見鬼物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被誑不小翁姑疾瘳而閨門俱不傳染夫孝人之分也即婦人一念之孝便能轉禍為福凡為人子者奈何而不孝哉

滋味

某尚書愛食鵝有巨瑞饋之生鵝二烹食味肥甘異常而骨髓甚香以為固鵝先鴨之類他日晤巨瑞問為何處土產瑞云從脫壳時以人參湯煮飯加松子白糖喂之耳未幾巨瑞以不法伏辟又

說鈴見聞錄

卷

河南某大司馬好食雜肉以蒸羊肉伴料豆漿之味至極肥壯罕有子十人為流寇殺其九長子以恩廢弘先年至金陵謁選又死於亂軍而絕雲間一姓累世巨富從無發者惟納粟為國學生耳其姻婭必極貴顯一房與其相國子結婚偶有喪相國之子公車北上家已如禮予奠及下第歸突知往言禮畢少頃肆筵列几即請登席大肴三百每肴必兼味調和添蒸如之俱用白定瓷成膳以有喪也次日族房筵款肴亦如之惟成膳以五色定瓷而酬酢用犀玉之器耳余於順治初年猶見其峻宇雕牆延豆數里不數年凋落殆盡連堯第宅不惟變為瓦礫旋皆為膏腴矣甚矣奢之不可不戒也

食人

崇禎壬午癸未間斗米升錢天下皆凶而河南山東尤甚在莊以人肉療饑雖至親好友不敢輕造入室守分之家老幼婦女相讓而食強梁者搏人而食奸巧者誘人而食甚有母殺其子而食者故李贄散文云家有食子之母野無完皮之樹之語以見饑荒之甚天意不屬也前記食量之湯貴嘗語余云彼時食人肉者一至麥黃相繼病疾死無子遺惟一叔食人頗多壬午歲除人首人足人肝人肺羅列而食至今餘七十尚未死時順治十四年之言也至十五年貴扶母喪歸河南而其叔於去年除夜夫夫焚死明日元日買棺殮百里外未及去為羣犬一夜食之殆盡憶彼之作孽雖因歲饑天之報施終不一爽可不畏哉

雷雪

說鈴見聞錄

卷

康熙庚戌臘月二十有四日余將抵辰州積雪萬山馬疲不前蓬幕大雨雷電交作繼復飛雪雜以冰雹夫雷電雪上天喜怒之象生殺之權至各有時是為和氣非時而見即為不祥况一日並見乎

鱒魚嗜水神

江夏賀相公入朝夜泊鱒魚嘴夢廟神來謁曰前生我與公及三昧為師弟兄同修道於山中三昧今為國師公為宰相我墮落為江神血食於此然人以要人祭賽宰殺過多將來必墮惡道三昧道行高妙超度沉淪不啻億萬兩明曉舟當宿此望公念昔時同修之誼留此一日達三昧為我禮懺法以禳宰殺之愆須廣濟僧眾必有神僧降齋功德無量便可脫離業障還證善果其外有賽

願香信若干可供道場之用相公許之明日停舟以俟薄暮三昧
船果溯江而上應楚王之召也告以故三昧為之建水陸道場廣
齊僧眾有一大頭僧曰舊神以經功生西方矣今新神姓某名某
亦於經筵皈依受戒不飲血肉之奉自此只須以素食酬願人未
之信越日過客仍以牲醴致敬廟祝即將仆地起語曰我皈依三
昧國師戒不享宰殺之祀前懶殘禪師已言之何復宰殺以破我
戒後勿復然人問懶殘何在曰是火頭僧跡之不知所之矣又兵
州廟有一窻甚靈遠近祭祀一僧杖敲三下必云只是泥土合成
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窻乃墮落須臾一青衣人拜僧曰我是窻神
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特來致謝僧因號破窻和尚
夫神之有祭祀猶人之有祿食也神不敢憊而求脫人奈何墮其

說鈴 見胡錄

堯

中而不思所以去之之道耶

誦經

高則明與袁了緣修道廬山甚相契厚後各下山訪道高往華嚴
袁遊鰲山二十年後仍復來還相遇欣然共叙別離晨夕起居高
言論幽玄娓娓不竭袁但唯唯並無所陳高曰離別多時今得相
見庶慰周饑幸各言參訪所得以資進修乃執不一言乎袁曰自
惟愚鈍實無一悟高曰至理無所解悟可誦何部經文以消一日
之供養乎袁曰唯誦三官經一卷而已高作色曰三官經小兒
皆能誦之何煩汝遠數千里學誦耶且往者出門特誓登道果豈
二十年餘惟誦一千三百六十五字經一卷是非愚鈍真是懶惰
習處下流耗散年華耳請從此絕交願師兄速去毋再住此山以

辱師傳也袁曰經卷雖小學道者所當尊敬若慢心蔑罪不小
願師兄息怒當誦一卷請政音義即遵命長別高大笑曰三官經
即誦數百遍亦未能開發心胸誦之何益袁曰儒書云人能弘道
非道弘仁但請至心聽經豈待以人棄法乃於堂中結壇展經繞
壇數匝頂禮昇座發聲誦三元寶號即時其香氣遍滿室中及
誦經文天樂盈耳兩眾妙花樂則嘹唳振空花則霏霏滿地誦畢
下座花樂方歇高乃稽顙乞哀涕淚交流謝曰則明凡劣不識師
兄已證仙班因同學念切故爾唐突乞師兄勿我督責故我愚蒙
袁曰我今往鰲山有意求道可來相訪言畢長往高隨訪之後亦
得道顏度師云高則明康熙初年尚在

男寵

說鈴 見胡錄

奔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律孩童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不
不辭帶及僮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
勢為家人所持不果久一士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於第七
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為文祭奠哀毀過情意外寵之好漢哀幾
於禪位符主竟成敬國季龍為之殺妻僧遠遂將坑姪然色哀愛
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
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愛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
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夫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為人倫
之芳執歟奈何弱而不悟也悲夫

嚇詐

歲乙丑遊江右聞一假屍圖詐事甚奸南昌富人王生竟何首烏

鄉人大高其值致爭毆仆墜死急救方甦生謝過款以酒遺焉一
正鄉人還宿中途告店主人以故且曰一跌不起今作瑞頭鬼矣
時店主人有姪死未歿因買其葛并索其盛首烏筐鄉人去後至
王生家大勸曰昨買首烏者我姪也為汝家毆傷歸即氣絕今持
葛為証告官抵命王生舉家怖甚賂以百金故勉從其請瘞姪之
屍王生有僕挾怨訴於縣繫獄未定業鄉人復至生家爭詫為鬼
鄉人曰我幾死得生蒙賜一葛貴與店主人今來致謝何乃言鬼
耶生之子大駭留鄉人執僕送官并捕店主人真之法追其穢

化龍

友人施楚望因役事往雲間問渡於李塔滙見沙磧間有小魚寸
許金色耀目舟觸驚魚跳躍中流波濤頓起風雨驟至咫尺悔填

說於見聞錄

空

舟幾覆溺少頃風雨既止但見數武之內水光融融令歲丙寅初
夏事也又晤一小僧來自天目亦於四月間採薪人積柴溪畔中
獲一物似犬非犬似狸非狸小兒以繩繫之牽弄竟日莫有識者
以物一切不食人咸云械繫赤日必渴甚故不食試飲以水其
物即跳入盆中發水丈餘風雷交作飄浪田禾廬舍無算遠近咸
見黑龍數十丈天矯雲中兩三日夜方止總之龍之變化萬狀風
雲為其擁護江海任其翻騰苟一失水其不斃命於童輩之手者
幾希矣故龍德以善厥為用

神與解元文

里有徐生者少負時譽讀書於光德庵中一夕夢神曰我有文七
篇在我座下今科場題也子熟記之可膺首薦明晨往視果有又

七篇在馬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七題無一與者知墨揮毫茫無
一字記憶信筆終場揭曉無名及問解元卷即神座下之七篇也
生亦終身寥落徐生者余為童子時習知其武斷於鄉其或有遺
行而失之者歟

說於見聞錄

空

廣東火劫記

物妖志

廣東火劫記

閩中梁恭辰敬叔著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選。列棚以觀。名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無賴子。混跡其間。斜睨窺探。恣意品評。以為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為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台于學政署前。地本窄狹。席棚鱗次。一子台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為撲殮焉。先一夜。梨園擊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頸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帶纓帽。手持鉄練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于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甌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之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台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託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素忠厚。為

卷二 廣東火劫記

十一

香苑叢書

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為之櫛髮。婦于櫛頂分四縷。辨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媪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靈設魂于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媪皆惡。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媪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辨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席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媪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于難也。幾希是夕之火。起于看台。而被焚之慘。則由于攤館。蓋署前多好蠶。包庇開場聚賭者。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拏。機事不密。為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閉。火發時。眾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為灰燼堆塚不成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

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南出書坊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不鮮。賭近于盜。林少穆先生為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賭關于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牆逃避者。尚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婦母親劇。其婦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于難也。廿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尚有氣息。祇燒去半邊。警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壓者然。覺動不由己。弗能轉身。醒而號呼耳。

猶憶前年珠江大火。花船盡付一炬。當燈紅酒綠時。狎客珠娘。興高采烈。不意回祿君之猝至。挈之以俱去。燒斃及溺死約有三千餘人。情形慘悼。有甚于此。諺云。樂極生悲。信然。暇日當詳詢粵人。縷述始末。以為大劫之記念。

曝條子識

卷二 廣東火劫記

十二

香苑叢書

香艷叢書

十集卷三

物妖志

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意思所至。即成實境。飲食男女。十欲存焉。人既有之物。亦宜然。一孔之士。眼簾淺隘。隘界拘牽。偶爾眩異。咄咄呼怪。其實事之至奇。無非理之至常。尋求厥故。要非玄隱。我之一生。所見幾何。所聞幾何。不得謂目所未及。耳所未聞。遂可任臆妄斷。謂天下必無此事。古今必無此理也。瀏覽陳簡。撮錄成編。顏曰物妖。妖之者。猶從人之見云爾。

宣統二年六月。葆光子序于海上浮漚室。

獸類

狐

章使君者。名峯。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峯相得。游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峯與鄭子。

卷三 物妖志

十 香艷叢書

偕行于長安陌中。將會飲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既至飲所。峯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睇。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為。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當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少頃。延入。鄭子繫驢于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即任氏姊也。列燭置席。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扇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墮地。

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偶留宿。嘗三日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蒸蕪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餘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速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而目。鄭子曰。勤想。加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為人惡忌者。無他。為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峯伯叔皆從。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諸峯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二麗人。已稅。

卷三 物妖志

十 香艷叢書

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視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峯迎問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擇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禮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峯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竭力。汗若濡雨。自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如某之比者。衆矣。而。

鄭生窮賤耳。所稱慚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粃。可給不當。至是。峯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檢。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相視。怡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皆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與步。不常見止。峯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怠焉。任氏知其愛已。因以言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為人寵勝。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適。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鄰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置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峯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龍奴也。其母即妾之內姊。求

卷三 物妖志

三

香 蛇 靈 書

之可也。峯頓首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以為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驄以逐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諾矣。初任氏加龍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健就為吉。及視疾。巫曰。不利住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諱辭。以逼狹。勤請而後許。乃葺服玩。并其母皆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緬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為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于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賣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焉。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及弟皆嗤之曰。是贏物者。買將何為。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值。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繇。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

吏不時除藉。言徵其估之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蔽。乞衣于峯。峯將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為耶。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緝。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豐游于外。而夜寢于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為歡。請計給根。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為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徵。徒為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也。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信宿馬鬼至。任氏乘馬居其前。鄭氏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南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

卷三 物妖志

四

香 蛇 靈 書

矣。適值于道。若犬出騰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欬然墮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為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竹為記。迴視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燈問若蟬。脫然唯節。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徐問疾故。答曰。為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鬼。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猿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紘。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紘妻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紘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門扇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

迷罔不可尋。遂追明絕無其跡。紘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趨。即深凌險以索之。既踰月。忽于百里之外。覩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紘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過山。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岩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捫蘿引縵。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紘員以對。相視歡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紘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此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速宜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大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紘亦遽退。遂求醮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聘力。俾我等以綵練縛手。

卷二 物妖志

五

香 飽 靈 集

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級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斷之度不能矣。運體皆如鏡。唯臍下數寸。當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處。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哺。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鏡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詫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歸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摘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羅衣。不知寒暑。偏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礎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粟。

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飄然而逝。半寶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踞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即猥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礎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紘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紘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紘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愨善。愛其聰寤。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紘子歐陽。誦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豎此一獼猴。同時因戲成此想。非實錄。

狐

唐袁州李參軍。拜職赴土。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固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貞益爲彼州

卷二 物妖志

六

香 飽 靈 集

部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瓊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于蕭氏。其人便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謹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初二黃門。惟持金椅。床延坐。少時。蕭出。着紫綉衫。策鳩杖。雪髯神態。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土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擇日。須叟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僕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殊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土。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鈕。轎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四。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稱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任舍。婢等並妖媚。盤冶眩惑。丈夫往來者。多失志焉。異日。參軍王顯。曳狗將獵。

李氏孀。見狗甚駭。多聘而入門。素顯疑其妖媚。兩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揣息。狗亦擊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頓為狗咋。今尙惶懼。王顯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為僚。獨不為李參軍地乎。顯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昨殺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懸。顯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諸陶聞。言辭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收王顯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昨蕭。時蕭陶對食。犬平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剴然發狂。囑王通身盡。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瘞。恐李耶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妄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顯罪重。綱身推劫。顯私自云。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昨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累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繇謂蕭對事。陶於正廡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懼。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化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為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

卷三 物妖志

七

香 飽 齋 書

狐。顯遂免難。

人之相害種種不一。狐雖異類。若不為人害。勝人類多矣。何與他人事。而顯必欲窮之。恐李參軍未必德而反以為怨也。

虎

中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那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於此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為陋耳。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泊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以御凝冽。澄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有。豈可備賓主。女即迴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裙。使坐於側。澄欲舉令以觀女意。執盃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

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首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晒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澄愕然。噉曰。小娘子。何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媒如何。翁曰。是雖寒且飢。亦常嬌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為問。某惜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是分耶。顯以為記。澄隨修子婿禮。祛糞以遺之。嫗悉無所受。郎君不嫌寒賤。何事過費。一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乏粧奩之具。俟略備數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為別。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修祿甚薄。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撫甥姪。及僮僕厮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共妻終日吟。似默有利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為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聽官。即罄室歸秦。過和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即有利。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

卷三 物妖志

八

香 飽 齋 書

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儼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俱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泣涕。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化為虎。咆哮聲。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猴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婿。忽於中庭見故嫂。恍惚間忘其死。與叙間關。嫂曰。當春光淡蕩。鶯花可人。景物如此。姑獨無念乎。女不答。又曰。必待媒灼之言。不過得一書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去官。風能標度。魁梧異常。姑如有意。當為平章耳。女曰。惟父母命。我安得專。嫂曰。汝謂之可。即可。何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精爽迷罔。頓如痴人。正晝眠。睡。暮則華妝。飾。伺夜。若若有所之。殆一年許。影質枯悴。其家莫測。巫師禳解。萬端不效。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

大禍。父母不敢拒。強為設饌。呼唱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呼甚。雄已而高。牙大。雞。鷄。從。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歌。吹。軒。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披。戎。服。或。絳。紉。而。冠。成。絳。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答。拜。揖。遜。就。席。觴。行。酬。勸。語。浪。盡。歡。竟。酒。興。吳。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氏。不。勝。其。擾。郡。人。言。此。有。甯。先。生。道。法。通。神。吳。即。日。持。牒。往。告。甯。符。錄。使。置。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畏。此。哉。笑。而。出。甯。聞。之。大。怒。亟。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驟。虎。神。物。亂。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頗。窘。懼。呼。卒。索。馬。欲。趨。小。樓。而。上。既。出。復。入。者。數。四。明。日。甯。語。吳。氏。曰。但。見。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挺。候。門。夜。有。黃。雀。入。急。擊。之。應。手。化。為。鶯。再。擊。之。已。如。鶯。少。選。太。如。車。輪。見。者。怖。走。甯。敕。神。將。擒。撲。始。仆。地。乃。巨。猴。也。兩。翅。如。蝠。蝠。凡。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後。置。地。為。牢。命。力。士。搜。捕。妖。當。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屬。不。可。計。皆。鞏。致。鐵。臼。內。杵。碎。之。詰。其。嫂。導。誘。之。狀。即。引。伏。以。覲。故。不。治。焚。猴。尸。揚。灰。江。上。竄。其。魄。於。海。陬。女。遂。如。初。

卷三 物妖志

九

香 苑 叢 書

貴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屆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也。崔意為主人。急啟關。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備受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西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雞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僱直。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他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始見夢。寢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速為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仇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跡。何耶。崔曰。正以兄弟防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緣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控網數枚。散布之。抵暮。伏於隱所。三更後。爇然有聲。魚鱗火照視。得

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懷悽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芬。前女已立燈下。大罵曰。我與汝恩義如此。又數濟汝窘乏。何為輕信狂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我一婢。壞衫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猿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買一小猴。會人言。堪驅使。虢國夫人欲之。問其繇。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此小猿。憐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成都。資用乏絕。故鬻之。夫人償以綵帛。僧謝而去。此猿且夕在婦人側。甚憐愛之。他日。貴妃遣夫人芝草。小猿捧玩良久。倒地立化。為一小兒。狀形嬌妍。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嘗以藥苗啖我。忽一日。不覺變身為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畧不遺忘。每至深夜。惟自泣下。今不期還復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二年。容貌轉

卷三 物妖志

十

香 苑 叢 書

美。夫人恐人見。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與此婢。皆化為猿。懼而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益州刺史張某者。有駿馬。甚寶惜之。每令二人。曉夕專飼。忽一日。化為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言曰。妾本家燕中。因癖好駿馬。每睹之。必歡美其俊逸。如此數年。忽自醉倒。俄比為馬。遂奔躍出門。隨意南走。將十里。被人收取。入於君廐。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身。追思往事。如夢覺耳。張大驚異。安存於家。經數載。婦人忽堅求還鄉。張公尙未允。婦人號泣。仰天自撲。忽復化為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

狐

東平尉李膺。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賣胡餅者。其妻姓鄭。色美。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此婦。既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結女工之事。罔不心。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

其後李充租網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備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力追不能及也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懸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將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燻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蛇脚上着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輪綱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爲野狐婿李初以無答一日晚李與蕭在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即鬼也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遺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無恙

卷三 物妖志

十一

香 蛇 靈 書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六月往西蜀作商所賈財貨數千緡抵闕下五里間喜其山林氣粹疑爲神仙洞府雖身作賈客而好尚清虛之氣甚切欲深入避時置囊裝於外挾五僕偕往約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碑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尚無聲莫下上非輕反大肩瓜走那知米伴青其指意明白易曉正惶惑聞達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住劉曰何謂也樵曰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慮傷人性命遂立石示人其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返言畢不見劉恍若迷蒙猶不肯信又進步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素之衣顏容嫺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而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念此女必亡夫婿在彼醮祭怨詞可傷從而問故至於再三皆不答劉曰料必良家女子既能吟咏想深通文墨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樓寒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風景好誰肯話同心女郎即大笑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

箇中人也遂邀轉出皆得大宅梁棟宏偉簾幙華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腆盛數酌之後天色歛昏女曰爲妾久寂鳳枕長虛今得侍側耶真爲天幸請締一夕夫婦之好可乎劉謝曰正所願也於是攜手入室離洽極意酒醒運明乃以一墓上草窠內僕踰伏石伴小穴中方知正墮狐術幸性命不遭傷害耳

狐蛇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軒室玩月遙聞婦人悲泣穴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叩其戶姜問何人曰軍城董二娘隨夫作商他處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還鄉乞食趕路不上望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而臥明日不肯去願充妾御姜復從之遂在葺兩月方夜謳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爲主公見私被娘子鑿打信步逃竄亦可少留其人容貌嬌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畫姜甚喜兩女同處無間董氏嗜難進奴密告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脫喪夫事盡僞也姜深以爲疑

卷三 物妖志

十一

香 蛇 靈 書

董婦已覺懼曰五郎今日不喜莫是聽進奴妄談否我知渠是蛇妖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真相曰但買雄黃香白芷各一兩搗成末姜用九楊草神離草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修治爲餅以半作丸與服并焚於書院渠必頭痛更將半藥置鼻上立可見矣家有大雄雞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使姜詣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雞而食即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亦死尸化蛇矣

馬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婦姿容頗美年纔二十餘獨處一室鄰人罕親其面又每日旁午趨入幃中臥午後復起繞向幃便閉門室中不容婢女出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十五年者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相就其婢淫焉陽道偉岸婢不能當卒爲所強頃之滅跡婢奔告子婦子婦大駭然莫能跡也未幾婦復產兒宛然人形而容貌則如馬其子固請殺之少年遂見形

來罵。問何故殺弟。懼長。割而產耶。吾必訟之。官其子亦無如何。事漸露。羣從昆弟。盡咸知之。合謀驅逐。會孀生。辰。偽相慶賀。計伺其便。當日漸午。孀婦急入其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以石拒之。衆破扉而入。即命設宴於房。婦遽蔽身於幃。子姪相次逼牀而坐。幃中忽灑出馬溺數斗。浸淋面目。沾汚衣履。盤盃狼藉。臊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於日午。及夜午。猶園云。

猪

黃嚴祝氏子未娶。常邀紫姑。暇則焚香致請。有蓬瀛真人下降。妄請留宿。真人不拒。自是每夕必來。已半年矣。其母第見子形滅神耗。叩之不已。始得其情。乃曰。此必怪也。焉有仙而始終皂衣。不能一更者乎。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已經半載。而不能一白晝相接者乎。子盍欲詣其居。以觀其應于也。子以告真人。真人許之。攜手同行。穿荆棘半里許。乃其宅也。雖不華敞。而短垣周匝。護以曲闌。命童置飲。日暮夜無。祇得豆羹濁醴耳。及陳器具不甚豐備。觀其役使。僅小童八九而已。子歸以白母。母使遍索無踪。或曰。吾聞物久則妖。君畜化

卷三 物妖志

十三

香 施 叢 書

猪已過十年。其豚現在八九。况皂其本色也。母然之。議鬻諸屠市。是夕。真人與子訣曰。相從有幾。冥緣遂絕。勸子自愛。無以我思。言訖泣去。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誌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見陸勳志怪錄。

鼠狼

大業中。王度得寶鏡。名曰紫珍。持之能開百邪。度弟勸。棄官遠游。求鏡自隨。至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每入夜。哀痛之聲不堪。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耶。被殺其病者。牀下有英雄雞死矣。乃主家七年之老雞也。豐城縣尉趙丹。與勸有舊。勸因過之。丹言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同遭魅病。人莫能識。勸因請寓李家。問之。李告曰。三女同居堂內。開子。每至日晚。即靚粧炫服。黃昏後。歸閣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迨曉。昏睡。非喚不覺。日漸淫療。不能下咽。禁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可奈。

何勸令引示開子處。其墜東有窗。恐其門閉難啟。置口先刻斷窗樞四條。卻以物支住之。如舊。至日暮。李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其言笑。勸拔窗樞。子持鏡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白面狐

陸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頗能捐貲財。以歌酒自娛。紹興四年六月。有老父經過。自言是王七公。挾一女。名千一。姐。來展謁。女容色美麗。善琴棋大字。畫梅竹。命之歌詞。妙合音律。周悅其色。藝。語老者云。我自育妻室。能降意為側室乎。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眷屬。如君家欲得備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謝其既許。議酬以官券十緡。老父曰。本不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矣。呼牙儉立契。即留女而受券。去明日告別。女為妾。踰五年八月。有行客如道人狀。過門。言是家

卷三 物妖志

十四

香 施 叢 書

有怪氣。吾當除之。聞人以告。周遽出。遺以百錢。不受。與之酒。亦不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少男女。盡教來前。為相何人。合貴。周一門二十七口。悉至廳上。道人熟視此女。指訣吹氣。喝曰。速降。俄雷火從袖出。霹靂震響。烟氣蔽面。頃之豁然。千一姐化為白面狐狸。已仆地而隕。道人不見矣。

馬化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猥。亦名馬化。或曰攬。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傍。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家為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猥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猩猩

金陵商客富小二泛海至大洋遇暴風舟溺富生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樹全無居室饑困乏甚值一林桃李葉繁果實採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偏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嗚嗚微可曉解每日只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谷亦秩秩有倫各為匹偶不相雜揉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生一男富風聞諸船上者人知為猩猩國生兒全省父俱微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竄伏繞出輒運巨石壘其壁或倚他人守視既誕此男乃聽其自如凡三歲因攜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得客舟求附行許之即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既長大父啟茶肆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傍人目之為猩猩入耶

狐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小山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即允之帶一室中挂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隨唱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

卷三 物妖志

十五

香 飽 靈 書

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應驗所獲浸饒時某參政之妻患血崩醫莫療參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候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還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并水送下夜半血當止果然又服二丸全愈參政乃來稱謝以察之狐空中與參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年則隱脫矣參政嘆服聽民起神堂正德初錄守廖太監之弟驪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廢盡驪怒下之獄狐自是不復至

鼠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為業其妻年少在叢中悄光澤張受備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健視四傍無人諱妻欲與私袖出白金數兩為賂妻悅而就之在再頗久張歸密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將往他州旬日始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願過暮張潛返室持短矛伏戶側夜具二鼓見白衣推窗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聲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後稍言所見即具一屢述首末如洪狀式詣道士混元法

師董中甫處自訴董依科作罽法至張舍發符鶴立以俟少選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逕搏巨白鼠啣擲於前董命沸油烹之怪乃絕

獺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城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女子振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其欲難舌香女曰何難乃拘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昨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糞頓覺臭穢

類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類自水中出注目窺女逡迴不及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朗忽見美少年潛入淫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始知之禁不得開某方士善符咒邀以禁治果一少年至伏階下索楷筆題云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

卷三 物妖志

十六

香 飽 靈 書

再不犯君矣忽化類走出已女果生一類其家欲刃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乎遂棄類入邗水老類適至抱擁而去

禽類

鳥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有道士徐仲山者貧居苦節年久彌勵嘗山行遇暴風雷雨迷失道忽於電光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北鄉道士徐仲山拜衣錦之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避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所處僕即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箱雙鬢絳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塵尾幢旄相呼曰使者與外人交通而不報何也即答云北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鍔披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嫻道法以完夙業合與卿為妻今當吉辰耳仲山

遜謝。丈夫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嘉禮。既而陳酒殺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佩之聲。異香分郁。爇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鳥皮。又至西雨。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鶴鷗。仲山私怪之。返至室中。其妻問之。子適游行有所見。何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萬里乎。因問曰。烏皮及羽為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為誰。曰。此常使適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為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問鶴鷗皮羽為誰。曰。司吏巡夜者衣。即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室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去。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即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為烏君山。

鴛鴦白鷗

卷三 物妖志

十七

香 飽 靈 壽

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羣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烟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間。聞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對風流。丹心不改當仍舊。翠羽同揮每共游。齊瓦對眠金殿晚。點沙雙躡玉田秋。此生莫道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遊。鎮日清閒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澄。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邀遊江湖。曾識妾二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子舟中無人。過訪肯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登舟。酌於蓬下。極其歡謔。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黯黯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風流好是偷香蝶。纔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

雞

蘇州婁門陳元善。情度瀟灑。尤好奉道。曾學請仙。召諸將術。自稱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嘗厲談氏。談氏有一雞。畜十八年矣。一日。元善與主人語。雞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睡書房中。有女子款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夜來。嘗自言屬雞。隨元善所至。女輒隨之。每來。元善遂覺昏沉如夢。去則灑然。如是歲餘。元善亦疑之。訪之談氏。並無此女。乃述其事。主人曰。必時崇也。彼且云年十八而屬雞。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我畜雞自死者。其年恰十八。得無是乎。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女來如故。密藏符於懷袖。女輒怒曰。爾乃疑我乎。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以周易置裡肚中。女既撲之。再三終不墜。乃去。一夕與數友同宿。數友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忽聞元善夢中有聲。視之。見有物憑牀。如交合者。視元善則遺精矣。衆乃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雞作聲飛去。元善乃結壇召術士遣之。女來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

卷三 物妖志

十八

香 飽 靈 壽

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雞

京師有民家女。為除鬼所侵。夕昏朝爽。恒若酌宴。父母延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道士問女。見此鬼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亦有赤帶。足着褐皮靴。每來作叩齒聲。其去如飛。問其家所在。但笑而不答。女退。道士相與論究。俄而羣雞出於庭中。一白面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斤。蓋其女之過關雞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曰。夜與處女為歡者。非汝也耶。雞正立凝視。若嘖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人悟。亦曰。此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下。又不入埒。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女見其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為汝父害。永不復歡好矣。酒淚言別。女為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雞

昔太原中章安郡史性有駁雄鵝善鳴性女常養之鵝非女不食苟儉若求得之鵝不食乃以還性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性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惟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鵝女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鱗類

白魚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家女年十四貌美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因納聘財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緝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是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吾不幸故產此異物其女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僂路聲

卷三 物妖志

十九

香 鮫 叢 書

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嫁

介類

鼈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資城瀕湖繞屋皆古木茂竹蕭森如山麓問其中便坐曰懶堂皆有大池子弟羣處講習外客不得至方盛秋新月出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衣淡粧舉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妾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奉款曲舒迷蒙恍恍不疑為異物即與語叩其姓氏所居曰妾本邱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茆茨小屋相去只一二里母殘忍猛暴不能見存又不俟媒灼議姻無故捶擊以刃相嚇急走逃命勢難歸復備得畜為婢子固所大願舒曰留汝甚善奈事洩何女曰姑置此慮續為之圖俄一小青衣携酒看來即促膝共飲三行女檢衽曰奴雖小家女頗能綴詞願作一闋叙茲夕邂逅相遇之意願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綠淨

湖光淺寒先到芙蓉島一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風嫵媚曉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銀鎖橫波遠山淺黛無心帶湘江人去軟無依此意從青衣喜趁良宵月皎况難逢人間兩好莫辭人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曉蓋腐聲燭影搖紅也舒愈愛感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子耳將曉別去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繡帛之屬觀為舒造衣工製敏妙相從月餘日守宿備僕聞其與人言謂必挾娼優淫昵他日且累己密以告老嫗嫗展轉漏洩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備遣弟妹乘夜伴為問訊排戶直前女奔忙斜竄投室傍空幃中乘燭索之轉入他幃垂手於外潔白如玉度事急穿竹躍赴杳然而沒舒悵然掩泣謂無復再會期衆散門扇女遂首喘戰舉體淋漓足無履襪奄至室中言墮處得孤嶼且水不甚深踐滓而出免葬魚腹亦云天幸舒益憐之自為燃湯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甚密而意緒常恍惚如癡或對食不舉家人驗其妖怪潛舉狀請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是鱗介之精耶毒人肝脾裡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

卷三 物妖志

二十

香 鮫 叢 書

門女慘戚嗟嗚為惘惘可憐之色舒問之不對久乃云朱法師明日來壞我好事矣於是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且而朱至舒父母再拜炷香求救子命朱曰請假僧寺一巨錢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祟令君閑族見之乃即池邊焚符檄數道召將吏揮訣噴水叱曰速驅來俄頃水面噴湧一物露背突兀如蒼衣浮游中央闕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為物所觸致致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若向人作乞命態錢油正沸自匍匐投其中槩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舒子獨號泣追惜曰烹我麗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并肉暴日中須臾乾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為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令知則不肯服矣如其言藥盡而病愈後遇陰雨於沮洳間聞哭聲云殺了我大耶苦事苦事蓋尚遺種類云

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者未及升車女忽然作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己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為欺

恐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至巫所。即以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首。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龜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從推。退。龜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著。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龜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信靈驗。皆殺之。出異苑。

蝦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髮。語與唐言通。號長髮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戡波。日沒。島邊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散處。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乃拜士人爲司風兼長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於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願問乎。經十餘年。士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一 香鮑 齋 齋 齋

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蹙。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謂士人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蕩。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命速勸。良久。一人自外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漢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勸速報。經食頃。使者進曰。此島蝦。合共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迫。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蟲類

蟒

乾道間。歷陽芮不疑。從父掃墓。路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頃引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內一美麗婦人。出迎。分庭抗禮。若素識。相歡坐定。締觀容貌。服飾真神仙也。芮爲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觴曰。累劫異修。冥緣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爲壽。宴罷。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識。遂講祚席之好。未日。芮求歸。麗人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爲期。芮曰。大人剛嚴。不得不辭去耳。麗人乃揮淚送之曰。來日當於脩閣致謁。至期。未二鼓。麗人先遣僕妾。施床帳。具酒。殺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古今。詠嘲風月。雖文人才士。無有過者。但戒芮曰。我非凡品。得侍巾櫛。夙昔使然。若洩天機。必受大累。芮居瘖瘖。餘父母叩之不言也。母使人密窺之。而密謂之曰。我知汝有奇遇。但慮所飲膳者。恐或刻化。食之疾矣。試輟一味。示我。芮即明達。麗人麗人令遣母蒸羊一碟。母嘗之。非僞也。適值屈道人來。自稱精於天心法。父備白其故。屈曰。島同列仙。爲淫佚之行。吾能治之。况於來平。遂索繩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一 香鮑 齋 齋 齋

十丈。以針貫小符於杪。藏諸合中。祝芮曰。君甘妖惑。有死而已。如未甘死。俟彼去時。將此符黏於衣裙。任其帶線而去。彼若正神明。無妨也。聊資一笑之適。芮如之。明日。屈先生遍訪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屍橫百尺。其符在鱗甲。可見也。芮始醒焉如醉。

白蛇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爲業。其婦姿容絕美。娶迎兩年。忽有一白哲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金贈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欺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前呵聲。奚婦閉戶。窺於簾隙。見儀衛道引甚盛。其官人者。金冠衣朱袞。巨目虬鬚。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人。皆介金附鞍。則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日。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貌狀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震澤龍王。昨夜過尋經閣中。造水府册子。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諧露水之歡耳。然勿語於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

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忽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携手入幃。半身悉是蛇鱗。遂驚訝。拾磚擊之。空過少年無礙。化為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窗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旁人家。連夜望見。羣經閣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風颶起。舟覆船溺。死及七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橋諸氏。殯而歸者。其他處沉溺。不計數。攷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為白蛇之精矣。里人陳榮親說甚詳。

赤蛇

馬定宇。山東人。巡鹽兩浙。至衢州。宿察院中。天曉開帳。見踏床傍有一小紅鞋。心疑之。意門子所遺。而不可深求。袖之潛投於廁。以滅其跡。抵暮。令門子臥堂中。自扇戶就寢。天明起視。前鞋宛然在故處。公復投之廁。至夜不寐。秉燭靜坐。伺焉。將二鼓。靜。牀後窸窣。似有人行。聲。往再至几前。拜伏於地。乃一麗人。容色絕代。上下皆衣紅。公大驚。詢其來意。對曰。吾神女也。與君有宿緣。特來相就。前兩遺鞋。以試公耳。幸毋訝。公初不納。後見丰姿。絕冷。宛轉依人。不能定情。遂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二

十 蛇 集

與共枕。鷄鳴別去。倏然無跡。道。夜闌人靜。則又至。公巡歷他府。女隨往。如初。人無知者。公亦信以為神。但覺體中昏倦。漸至猜疑。欲絕之。不能也。及使事告竣。登舟返舍。女送至淮。泣謝曰。妾不能侍左右矣。請俟他年。再續舊好。公亦傷感。而別。至家大病幾危。憶女為祟。幸而得痊。出補廣東巡按。方渡淮。則女復至舟中。雖歡好有加。而意則愈疑。將抵廣信。密致書龍虎山張真人。詳述願末。求為驅逐。矣。張發緘。笑謂使曰。乃此業畜。他人遣之。鮮獲全者。爾主有後福。幸無恙。然久必有害。當善遣之。并告爾主。後若宦遊。毋更涉其境也。迺朱書數符。令貼於牀帳。佩於臂中。如教而行。怪覺而告公曰。我非禍君者。胡一日絕我。真薄情哉。遂憤然而去。公按粵完。迂道而歸。不敢蘇浙矣。真人後錄其事。或詰女何怪。云赤蛇精也。其服紅者以此。

長蛇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遊。逢一士人。風流醜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家。逼與同寢。家人有覩見者。熟視之。乃為長蛇。繳繞數匝。

特吐舌於女唇吻中。盧大驚。附几呼諭之。女笑曰。爾何言之。此乃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役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言謗以為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言能治。即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唯唯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力女怒告曰。無聒我。愚人舉矣。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為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排衣高冠十輩。分東西立。雜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抽蛇而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衆碎蛇。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臘月始平。

炸蟻

徐選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選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將旦。始開窗戶。瞥觀一物。從屏風裡飛出。直入前鐵篋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篋中聚蒼蒲。根下有大炸蟻。雖疑此為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選夢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處雖

卷三 物妖志

二十四

十 蛇 集

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雖不即道。頃之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即來就。已不知其從何而至也。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炸蟻。

蟾蜍

沈慶較。書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枕舷而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盤。朱眼毛足。隨鼓聲作舞異之。將箭撥得。縛於第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婿。船者乃叩門語其主云。能療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獨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文乎。願倍耐之。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煎之。女翌日愈。見唐陸勛志怪錄。

蚯蚓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土。眼見飲食悉入。

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澤。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視。見一青色白瘦。蜥蜴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香。見遺其清芬。奮乃螺鼓。香則菖蒲根。於是咸謂雙臂同阜蟲矣。

蜂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見誠齋雜誌。

木類

柳

熙寧間。福人陶象。以令至秀州。携子希侃游學。希侃美丰姿。尙詼謔。長吟獨咏。慨然有周流山水之志。功名事不足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凄林。淡月。濛水。希侃不能成寢。起未數步。而山中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五

香 飽 齋 書

拈韻賦詩。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眸間。一娉婷。參前。陶半驚謂曰。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笑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妻葑我比鄰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遺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居之寂。日飄搖於烟水之鄉。無所歸也。又何假於一遺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堅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宦。固難舍也。妖憮然欲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言乃欲爲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邱壑乎。妖曰。徒木南門者。熟與種梅。孤山之爲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爲高。孰謂邱壑非賢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泥。泥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寶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子。采薇二。俄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

清。未聞榮前而倅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上。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言之。有步生蓮花者。有妝飛梅。蕩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梨見逐者。有談猿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弗若歟。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大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糲泥。樑。遇不遇。命也。君謂繇人乎。哉。不然。渭之釣叟。傳之築。備。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板。朽爛。濱。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勃然曰。信如子言。甘與庸庸老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烟暮雨。同一邱耳。孰分與梧。檳之。槭。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爲可鄙也。垂涎富貴也。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夢松之思。攘攘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爲。我。樂。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

卷三 物妖志

二十六

香 飽 齋 書

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馳驅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柏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此者乎。若夫託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逍遙於塢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明月浮雲。不足以喻其閒。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久享。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以死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語。足開心胸。子殆非山家者流歟。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曰。章台霸橋。舊裔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以避此耳。生歎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人事也。妖又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繫眉粗。眠臥含情。春秋虛度。連理之藥。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兄弟否。妖曰。紫荊伐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連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獨。曷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實則僑矣。生曰。

若然。則人可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辭勝任之長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腐材。蠶蠶蝕也。數矣。願仆之禍。行將切於木根。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慮。樂耶憂耶。妖曰。方其凌風寒雨。杏桃桃殘。山路蕭條。愁雲千里。苔荒蕪敗。情隨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暖。一簇翠烟。畫舫玉驪。酒旂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月。暮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耶君。是以不辭。李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憐憐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嚙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當潛名潤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映一塵於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溜於不染。上縱莘野之孤犁。春田清露。下續梧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柱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繞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且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於桃源。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七

香 龍 靈 書

而爭芳者也。何必揣摹繁微之台閣。肩捭荊棘之門牆。覆鎖情懷。極枯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恰多聞。意必仙種。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得鋪松陰之下。欲求再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雞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幽情久已屬長條。禹王山下無人處。幾度隨風夜舞腰。生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彙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絕然不許。曰。妾奉薄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武安之藥。種邵平之瓜。冷淡嚴雪乎水中也。願可自蹈危機。為人振落剪拂。其哉。妾所不願也。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約以送至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謂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年餘。希侃忽遺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令象亟詣告之。師乃除地當壇。設觀音像。取楊柳酒水呪之。結跏趺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汴山之陽。是我之室。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輾轉笑曰。陶君有緣。兒將數以不死之術。非崇也。師不能窺。為宣榜嚴秘密神呪。令痛自悔。母為物。

邪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久與子游。何忍遽舍。願為。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泣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希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桂

仁和狄明善。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逕入肆門。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州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姓桂。名淑芳。嚴君早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詩曰。玉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桂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山秀出當。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情味水沉香。今宵欲把高枝折。分付娥媚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纏綿。越明日。辭去。女

卷三 物妖志

二十八

香 龍 靈 書

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善亦歎歎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弟見雙草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芭蕉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城縣。携妾土陳致明為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飲。庭間芭蕉甚盛。常捧盃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衣。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為拘痛。招醫療。拯略不能成效。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令芟除。已無及矣。

花類

菊

和州之舍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烟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為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仲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

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前曰。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道。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掛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咏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咏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烟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自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尚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咏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卻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是夕。二美人共薦枕席。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衾枕未溫。安忍棄去。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去而復來。庶幾可也。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鬢。白衣美人出銀鳳釵。兩股以贈別。僉曰。願郎親物思人。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期話別不勝愁。合陽門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九

香 鮑 叢 書

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郎君赴遠行。忽忽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歎歎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時。切切戀念。念念不忘。迨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墅。期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急取掩鬢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白蓮花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菱。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放。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音樂類

琴瑟琵琶

靜江有阮支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紹定己丑秋。庄舍富租課時。阮

生乘機圖游賞之樂。乃携一二蒼頭。棹小航。沿水濱而輕棹。時則白蘋紅蓼。敗菱殘荷。晴嵐翠。籠雲遠樹。含青挂日。聽鳴禽。觀鯉鱸。凡景屬意。罔不收賞。至七里灣。不覺已暝。四顧寂無人。俄而有樓閣巋然。移舟近之。忽聞樓上。啞然有聲。竊視乃三美人。倚闌憑笑。生一見。不能定情。遂於舟中。朗聲吟曰。愁倚溪樓碧。還因見月明。月明如有約。偏照別離情。美人樓上亦酬吟曰。細草春來綠。閒花雨後紅。思君不能見。惆悵畫樓東。生愈添快。快。惜不能效馮虛之御風也。已而美人以紅絨繩墜於舟中。生乃攀援而上。美人笑曰。郎君將謂君子乎。生笑曰。踰牆已成。折齒唯命。遂諧衾枕歡笑。周而復始。情覺倍濃。一美人曰。今日之樂。可無詩乎。僉謂諾。美人乃先吟曰。蟬陽自古重南金。制作陰陽用意深。靈籟一天孤鶴唳。寒濤千頃老龍吟。奏揚敦厚義農俗。蕩滌邪淫鄭衛音。慨想子期歸去後。無人能識伯牙心。一美人吟曰。雲和一曲古今留。五十絃中逸思稠。流水清冷湘浦晚。悲風蕭瑟洞庭秋。驚聞瑞鶴冲霄舞。靜聽嘉魚出澗遊。曾記湘靈佳句在。數峯江上步高秋。末後一美人吟曰。龍首雲頭巧製成。蟻

卷三 物妖志

三十

香 鮑 叢 書

蟻爲樣。撥輕滑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驚傳萬籟鳴。似訴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歸思頻聞處。暗恨幽愁鬱鬱生。未幾天曉。美人急扶生起曰。郎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歸舟。命僕整頓裝束。思爲久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異。乃即其處訪之。但見一古塚。曩然。傍有穴隙。爲狐兔門戶。見內有琴瑟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琴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美風調。樂琴書。爲時輩所稱許。宋嘉熙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臥室貼近招提寺。夜聞隔牆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不爲意。一夕。月朗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啓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負心。你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曰。聞君側聽。故冒禁相觀。今閉戶

不納。欲效魯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遂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矣。鶴雲曰。如此良會。竟不能為一欸曲如何。女子曰。期在歲月。何必今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寢。曲盡纏綿之樂。將曉。女子攬衣而起。鶴雲囑之再三。女子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然而去。次夜。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來。相與並坐酣暢。女子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遂樂地。詎可道憂情。因廣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偶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月白。去會風清。興益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咏。可謂轉舊為新。翻憂就樂也。自是無夕不會。荏苒半載。罕有知者。忽一日。女子至而泣下。鶴雲怪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妾本曹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遊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降謫。感君夙契。久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會。夾山之從。殆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愴。至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翻盆。霹靂一聲。聽外古牆。悉震傾矣。鶴雲神

卷三 物妖志

三十一

香 龍 最 奇

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富家築牆於礎下。掘一石匣。獲琴與金。竟莫曉其故。時聞鶴雲幸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獻。鶴雲見琴。光彩奪目。知非凡材。欣然受之。置於石牀。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為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游。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葬。琴精之言。胥驗之矣。

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為書生。而質產贖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期。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令隨直小僕歌之。其詞曰。別酒醺醺容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會牽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雖則功名真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村雪店酒旂斜。住底是。去底是。煩惱我來煩惱你。到建昌。遊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即歌曰。別酒方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時也會。運也會。穩跳龍門三

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耳畔佳音君醒未。蔡邕博識。蔡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廣利元韻。劉以龍門之句。甚喜。即令再誦。書之於紙。遞與歌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邕不切。請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和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始以辭卻之。然素深於情。長途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輜。相望於百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擲第。調金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閣阜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毋駭聽否。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事。娘子恐非人也。未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窺。逸。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見一破琴。頓悟昔蔡邕之語也。堅縛置於傍。及且。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云乃瓊趙知軍。携古琴過此。實惜甚。至因搏撫之際。誤觸墜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來焚香誦經咒。泣而哀之。

卷三 物妖志

三十一

石 類

石 類

石 粘 粘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少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葺舊廬為書舍。前則蔬菜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峯入雲。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皆具備。曉霧將歇。猿鳥和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一日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叩門聲。啟視之。乃見一美女子。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耳。綱見之大悅。與之携手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响。寒夜樓台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笙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始伴拒。已而從焉。女復吟曰。君住竹欄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青山應笑人。綱因問女何氏。女曰。妾姓石。名古娘。家住午向樹木為記。與君為同里人。君果不棄。明當訪之。及聞鶯唱。女遽起。披衣謂綱曰。耶君珍重。明當重來。不待請矣。綱執意留之。曰。只此自匿。奚必去耶。女怒曰。

家有父母。偷事敗露。罪將安歸。綱不從。女力奔。綱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及啓視。則一砧杵也。

石獅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間。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婿欲嫁。而為妖祟所惑。不復知人。其家頗富。不惜金幣。招迎師巫。以十數道士。齋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勿瘥。其鄰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為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為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且澁。致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猙獰。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即呼匠鑿碎。鞏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石

武林有諸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搗衣石一片。潔白潤膩。人嘗坐之。嘗月乘

卷三 物妖志

三十三

香 齋 齋 齋

涼。則士子皆裸程其上。為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為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綢繆累日。時或彷彿見之。初祕而不言。後稍稍泄於同舍。同舍咸以為妖。夜伺其至。衣颯颯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剝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之劍痕在焉。便共掘之。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後。取火焚之。血出如瀉。

又

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擔。擔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挲入袖。夜歸。取納牀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懼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為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丁。剖而視之。得白璧焉。質色非常。因獲厚饌。

又

陽羨小吏吳龔。於溪中見五色彩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

雜類

牛骨等物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拔繁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即下拜。翁不識。其人曰。家有一女。為邪魅所撓。祛之不動。昨忽云。只畏泗州王某耳。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憚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不靳千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請不已。翁曰。向年自鳳陽還。泗乘一驢。復挈一空驢。行見一道人。撲被而步。憊而喘。吾問之。答云。錢。吾以空驢借之。道人感荷。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謝也。受則不驗。吾慢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怪所畏。見者其即此耶。乃歸。竟書。令其人先還。且曰。備瓮一口。方瓶十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且宜戒言。其人喜而去。次日。翁乃資符劍以往。入門。怪即言於室。曰。果請王法師來。吾當歛避。方欲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踟躕謂女曰。何處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墮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瓶覆焉。外加重符。舉置熾

卷三 物妖志

三十四

香 齋 齋 齋

炭上。初極口罵翁。翁熱。乃哀乞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怪。笑曰。丑氏翁曰。何物。曰。牛骨也。牛而曰丑也。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吠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死某年庚申日。某人跌傷脚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恨。乃書符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覆之。齊呼牛骨。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妖。何為與天錫連。答曰。某等。一是趨于戶家刺梅花下古磚。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指。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出。與牛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敢更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炙殺之。哀聲震發。良久寂然。啓其封。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火

進士楊禎。家於涓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暫賃石張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女子。既夕而至。容色殊麗。姿華動人。禎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

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鏤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禎曰。歌者誰耶。何清苦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寒帷弔孤影。禎拜迎於門。既而席間。禎之姓氏。禎且告。禎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鑿寺者。無不熟識。禎異之曰。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媚物。動爲人禍。某世有功德於民。殆非其比。禎曰。可問姓氏否。對曰。某姓人氏之苗裔也。始祖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皆能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合顯揚釋教。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元宗治驪山。起造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財因修此寺。群像既立。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別殿宴罷。微行佛廟。禮唯伽境。妃子謂帝曰。當於飛之秋。不當令東幢歸然無偶。帝即命立西幢。遂封其爲西明夫人。

卷二 物妖志

三十五 香 蛇

因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異生不復強暴矣。禎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舉炎上之烈性。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吹玉管。聘纖腰。矜皓齒。皆冷谷之末事。是不爲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願一欺顏。非敢自獻。而風清月朗。喜觀夏人。桑中之謔。自不能免。偷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禎拜而納之。自是晨去暮還。唯霜晦不復至。常遇風雨。禎欲止之。答曰。公遠晨夕之養。就巖壑而居。得非求理靜業乎。奈何欲求採過之人。稱君違親而就偶。非但損公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後半年。家僮歸言。禎乳母。母乃潛伏佛榻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耳。因撲滅之。後遂絕紅裳者。

管簾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避寂。一夕方曙。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捷便。丰姿綽約。而妝飾古樸。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湛然忽走就之。則又隱矣。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

又徐步於廁。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爲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與入室。及叙坐。漸相調謔。竟成雲雨。問其居址。姓字。女曰。妾乃寺鄰之家。父母鍾愛。嫁妾之晚。今有私於人。故數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緘密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日去暮來。無夕不會。僧體枯瘦。氣息慚然。漸無生氣。雖救治百端。罔效。一老僧謂曰。察汝病脈。癆瘵乘攻。陰邪甚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湛然駭懼。盡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崇不除。則汝恙不愈。今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僧仍與合。將行。若起。隨送女固止之。翌日告衆。衆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密以一物置其身。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爲約。吾輩協力追尾。必得其所。則崇可破矣。湛然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惚。方倚床獨臥。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益加款曲。雞鳴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鬢上。又戲擊其門者三。衆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衆乃鳴鈴誦咒。執旛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室傳言三代祖定化之處。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

卷二 物妖志

三十六 香 蛇

衆僧知女踪跡。即踴躍破窗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厨後。燦燦微光。急往燭之。則豎一敝帚耳。竹質潤滑。枝更鮮瑩。蓋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至堂前。抽折一筭。則水流滴地。衆僧駭異。明燈細視。筭中非水。實精也。湛然見之。悔懼不已。

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置於牀屏彩榻之上。玩弄愛惜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箱篋中。明日啓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於江。其怪遂絕。

簾解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舟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問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曰。吾與汝當爲夫婦。昔婦有孕。不就。既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暝如寐。有頃而醒。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爲束縛於地。其所衣不過一棍。而時時衣此。儻掩其陰。殆類市井乞丐。白晝徑入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士鎮治之。數年弗效。後一羽士。召將王靈官至。附箕。怪入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漿一事。碎之。灰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爲祟也。

龐女

龐寅孫待制之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答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龐自顧己不若。然亦不懼。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龐恍惚與胡同至一處。如玉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玻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龐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即向帳中所出之人也。胡

卷二 物妖志

二十七

香 齋 叢 書

舍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對飲堂上。龐亦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闕。鎖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去。明日胡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自是無可奈何。時寅孫任撥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婿并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伺咳嗽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胡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釘。胡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胡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售。汝可爲我得之。慎勿斬直。明日果有老嫗。攜一村女來。醜陋可駭。胡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十金得之。胡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蓋怪附婢體。而胡見之。則向之人耳。龐竟離歸。胡與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言之。後問之胡氏。信然。

孟氏

維揚孟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其妻孟氏。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

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若邪。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遂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吾性落拓。不拘。惟愛高飲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擊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若寄。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間之恨。愁緒千端。何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畧叙幽懷耳。不虞若涉吾地。而見侮如此。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見麗容。可蒙見納。雖死且不惜。况貴言。何害乎。孟氏命賤。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耶。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也。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聯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善元素。綢繆好會。樂可知也。踰年。夫歸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竟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卷二 物妖志

二十八

香 齋 叢 書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旁皇。次遇女子度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怪物。即知爲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逐鹿故失蹤。致來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岩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華嶺。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寢則出取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之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携手抵家。王妻趙氏。已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避。飲避。或獨步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正和六年元夕。與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勿聽。蓋意有所屬。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妝不艷。而淡淨可喜。顧王微羞。整冠飾。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撤幙首巾。回面而笑之。王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人委巷。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无所覩。王託如廁。抽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冀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携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界無可駐之地。念布橋下磬石處。差可為歡。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獎其有信。留止通宵。置酒道款。適王暫歸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膳具廢。浸以癯瘠。向之三友。因詰其曩遊。具以告。曰。此為妖罪。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存性命可矣。王如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曰。我不幸失身於子。奈何中道相棄。王婉詞謝。姬留飲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又夢

卷三 物妖志

二十九

香艷叢書

其來。竟病風癡而卒。

孤山女妖

萬歷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孫某。弱冠。美風調。携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即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薦秋菊。處也。時值秋夜。朦朧鄰鐘响。兩生頗工吟咏。徘徊於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近。靈香襲衣。啟戶視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著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襄帷而入。直抵寢所。就牀坐。與聞道溫涼。各擇其偶。願諧伉儷。著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因指聞生之侄謂曰。終不然。留此黃口兒為我伴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矣。言訖。即先辭去。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為樂也。兩生驚喜。陳設酒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棲婉戀。四更後。別去。問其居止。姓氏不答。但執手依依曰。非久相期。慎勿洩於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剴

爾而滅。陰雲四垂。西風颯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覺聽戶軋然。兩生股慄。方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愜於心。精授魂與。宛轉不寐。明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邂逅水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因言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某不應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恠。共為歎。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衣曰。前生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

曹世榮

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于途。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得有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架上。抵暮。張燭坐。見一美人入室。唉呼曹君。可還我銀。世榮云。無之。美人乃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才。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歡好倍常。其妻在榻。憤騰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白晝相對。了不懼人。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往佐。應太學生。有學行。責之曰。子

卷三 物妖志

四十

香艷叢書

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惟文懸於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護我耳。吾碎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請我。我不可留。即去。明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母相忘。至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旁。良久。世榮因視階下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解下階。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告辭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分。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裡來。火裡去。耳。錄此遂絕。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世榮今尚無恙。

常熟女

常熟一中之女。已有家。適歸甯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窺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心動。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為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聲言疾痛。徑趨內寢。少年已蹣跚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即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妝束出

房。猶誑嘯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叩之始諱。既而少年屢到。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爲妖。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此往還數歲。踪跡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

戴察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察。初買室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上。忽聞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須臾不見。如此累日。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有石露如塊。掘之。料闊勢如釜形。乃火上沃醴。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察亦隨出。察纒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察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鄭彥榮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鄭詰之。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滿屋。輒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污。或財帛潛失。日

卷三 物妖志

四十一 香 籠 叢 書

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壓劾。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願。即見噴怒。鄭遂不敢留。乃賤售去。

郭長生

元嘉中。大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不復去。巢恐爲禍。出婢於別室。覺有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惟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問夜已寂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異史氏曰。妖字從女。從夭。故女之少好者。謂之妖嬈。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怪。往往託少年以魅人。其託於男子者。十之一二。嗚呼。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妖。一託於人形。而人不能辨之。人不待託妖。又將何如哉。武爲媚狐。趙爲禍水。都爲毒蟒。人之反常。又何嘗不化而爲禽獸草木五行百物怪也。

香艷叢書十集卷三終

山齋客語



山齋客譚

別編補卷第五

仁和景星杓菊公著

余僻居東城蕭齋客至揮塵之際時聆非有偶說其新異輒復志之當盛夏苦炎竹鑪茗熟試于松陰石牀展卷一覽能令黑甜魔退避三舍涼風吹衣不知頭上有紅輪也事多客述故命曰客譚云

龍五則

處州松川民結伴入山采楊梅中道隱隱聞雷聲異之未幾轉入深谷忽見一龍垂身于枯松之上以首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一

藏板

隱枝而臥鼻閒涎如蟹沫可解許堆積吻間雷聲其駢也睡正熟蠅蚋叢集微風入林吻沫飄散如霧映日成五色光龍首絕似牛甲作蒼黑色如鱗鯉然林外雲氣環薄僅見半體

故明崇禎歲江右吉水人有賣藥于吳閫者手紅匣一枚中藏枯草一本草閒蟠一龍可半尺許作淡黃色丹吻赤睛蒼鬚翠鬣雖雕鏤有不及者不知何自得之

順治甲申六月十一日將暮空中霞彩忽成龍形金

色晃耀鱗甲燦然杭民聚觀盈萬實為

皇清開運之祥

康熙乙巳杭郡北關紙僧朱仰亭家龍降于廳事之東柱下其身大于斛盤旋曲屈彌塞半屋甲如蛇而方張偃不常色正青日每吸水四五石家人駭愕遠邇聚觀可月餘一夕風雨龍乃從東牖徐出升瓦飛去

吾友蕭山孝廉毛菽晚嘗為予言其縣四人共一航將行販于遠所值大風雨龍起其航被龍持升入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二

藏板

雲乃置于四川成都城中小河蓋俄頃也浙米貴而蜀米賤四人者至求乞而歸

虎五則

一虎白日入人垣內銜一大豕將踰垣出一躍而身與豕岐于垣間虎外而豕內牙入豕深堅不得脫四足既空不能為力眾因斃之

虎人于山中逐一虎虎窘甚忽破一壁入人家其家是日方娶婦親戚畢集虎入一室驚震恐甚虎殊無暇旁顧乃急縱入樓中其樓新建甫具柵而未施板

足爲樓柵所陷四脛下縣威莫能展衆喜甚金挺並施因烹以佐筵

汪楓山曰菊公小文亦必有法如此文以窘恐喜三甚作波甚妙

康熙戊辰秋七虎渡江而西三竺兩峯皆爲畏途十月錢塘禹杭各禽其一

東越里正甲與乙均侵官糧官乃聯繫其臂比焉一日與乙中道遇虎銜乙項甲以同鎖隨之行越山礮

歷荆棘至嶺下止焉乃裂乙以食褫衣若紙碎骨有

昭代叢書

三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聲血肉狼藉甲恐伏不敢動須臾二雛至虎以舌舐肉與之二雛爭弄人首稍遠忽疾風振林中一乳虎竄下張口向甲前虎作怒聲以身蔽甲不令食乃共食乙斷臂甲乃得解因匍匐蛇行虎終竟不顧乃緣大樹以息得免

浙東海厓有大樹初被風倒復榮其偃處平正可息十許人每風日佳海中大鼉身等方舟時踞其上下則山趾矣一虎卒然而來以尻就厓摩癢尾端上拂鼉吻鼉徐伸頸下銜虎尾而舉之虎足倒懸力脫不

得奮怒而啼海人乃羣斃虎因并鼉獻于邑宰宰賞鼉之功命縣鐵符于肩戒漁人不得取云

虎怪 三則

太平縣百穴山之南恒多虎怪有田婦患疾須酪治藥一兒僅七歲遣踰嶺買之既返嶺下遇一嫗向兒求酪兒不許固索之兒泣曰固不惜飲嫗母將不救奈何嫗嘆曰孝子也吾能舍女矣前有二怪在未能舍女也因與偕度嶺果有二嫗並立田側顧兒笑二嫗視前嫗又笑前嫗遽前謂曰此孝子也尙望均舍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之二嫗乃改容拊兒背曰兒好歸遂化三虎相躍去菊公曰以三虎視一兒不能飽也猶眈眈焉幾不免世有以絲粒之微至傷骨肉捐性命以爭者毋怪其然也憫其孝而免虎能知彛倫者人也既不知孝至于利害之間恐未必能免夫孝子也此皆虎怪之罪人也

甯國郡諸山素多虎妖嘗變化食人有村婦方作粥門有老嫗求食婦人後舍取器還至則粥釜已罄婦驚異嫗謝曰幸獲賜粥明當以二緡酬耳且夜有虎

决藩入噬其豕不食大嘯去至明粥之正得二緡
徐州有老母年九十餘惟與一幼孫同臥起孫嘗聞
母夜食有聲詢之曰兒誤矣中夜安所得物邪不數
夕又然孫聞之家人乃其密啟簣求之皆人骨也于
是大駭共繫禁之

海魚 三則

總戎某乘舶風覆爲巨魚所吞覺處囊中然又目不
見明體外熾熱如火知入魚腹乃引佩刀連刺之魚
痛作嘔因吐出遂得浮木以活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菊公曰使總戎者能文必有遊魚腹記千古一題
也

北海中有大魚焉名曰穴首首有二穴藏水無量遇
海舟則垂首下注舟沈人浮吸而吞之又有小鱗聚
類千百曰仁魚能制穴首遇其礙舟則黨圍而噬之
穴首乃遁故曰仁魚濱海之國皆禁漁者雖毫末之
種不得食焉

海中有魚首亦有穴人構其首置船中以代櫃醒水
注中味輒變淡舟中賴之

神 六則 附筠厓

張筠厓杭人能詩其伯父赤山先生順治庚子嘗客
于山左一夕其舅氏沈公見夢曰吾今已爲此郡城
隍後二十年汝當代我至期乃相迓也至庚申期及
復夢門列騶從甚衆一軍吏前請申昔年之約先生
于是遂卒或扣筠厓先生何德所致曰第伉直耳

菊公曰伉直者無偏之辭正則爲神又何疑焉
筠厓年弱冠時因跌仆遂傷一足病三閱月不痊一
夕神語云此人數不當跛須爲治之語畢異香滿室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木

世楷堂
藏板

恍惚若有撫摩之者次日立起了無痛楚
新安饒商汪仲英生時薄于內兄弟而據有其奴行
止頗不馴臨終見物命家人治祭具設二座于寢且
曰吾爲岳家所訟列二十四罪案者楊忠愍公也今
遣吏至不能延矣遂卒

烏程城隍祠去縣署不數武諸生管天章者任詐好
訟白日被二人召入城隍祠伏于階下微窺簾下神
面黑而嚴階前列獐卒阿傍執兵者甚衆神曰昨准
姚承菴老先生牒至以君行惡破其族六家請吾立

殛汝汝數未終姑懲以謝姚宜亟悛也因命加杖
管極聲呼痛道人輩驚出扶之以歸管因大悔曰吾
初漫浪不意致是遂舍家爲僧考烏程城隍神乃張
睢陽公也

姚承菴先生故明嘉靖時爲人方正好學嘗疏註
六經杭城石綽楔有羽翼六經之表旌先生也數
子皆有父風一子爲御史云

湖州孝廉陳某宅延道衆齋醮將散亡失道服三事
其黨宋二郎司鐘磬者也被疑供神馬以雪冤誣數

聊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日無驗憤置之園中不數日宋荷鋤人田卒仆田畔
遇瘴鬼數人捧之去因數其得罪天神帝命劉李二
王錄君今檄土司訊狀也既至神訶曰冤卽不白可
辯何觸穢天神得罪邪宋告以失衣故神曰吾固已
知之衣在石村解庫訪卽得耳念汝田峻無知宜亟
請父老祈釋冀獲免也宋遂甦因請鄉老十輩焚香
詣廟并昇宋于牀以往既奠仍昇宋出未數武宋牀
忽自退入宋見神責曰衆爲汝祈請拜伏良苦汝則
安眠牀上汝第一瞑而已初無所苦今陽病以慢神

何也宋遂叩首不已乃釋 宋初入廟時有相識僧
某已三十年猶繫于柱云

禾城杜尚書臻既卒其內姪某暴亡爲二卒引至陝
右入一關神廟止某階下須臾主者出乃尚書也寒
暄畢謂某曰有甲訟乙列君爲證天符敕余勘明故
暫相屈證畢當卽歸耳既審乃某前生事不覺醒然
直證其事獄囚乃屈狴卒驅之以去某入內敘家人
禮因啟此關神祠文何以治此公曰關神自在京師
前門凡此皆流官署耳果甦

聊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八

世楷堂
藏板

平湖牙史陸稼書先生居里時白日一大舟泊其宇
下一顯者升岸從者持刺入稟先生覽刺乃楊椒山
忠愍公也肅衣出迎見公紗帽緋服猶明衣冠分座
欸茶忠愍飲吸如常乃曰久欽公廉直今已舉代爲
理故相迂耳致別升舟忽不見先生未幾遂卒

鬼六則

范時英字偉男爲江右上高令少時讀書杭之西山
夜月正明忽庭中有聲見一人冠道遙冠赭衣似帝
主左右挾二美人皆宮飾升于廳事之扶闌上瞻顧

移時乃去

佑聖觀北方氏坎地遇一脛骨長三尺餘鬼忽附奴
語云吾漢將軍久潛于此何為見凌于是奴大叫神
殺我神殺我主人悔謝致牲虔禱乃掩其骨奴得不
死

錢塘陸翰字子容少負異資好讀書經傳子史背誦
如流邑令梁永植試童子以古文辭擅場列第一廉
其貧捐俸贈之盡以買書晝夜讀患咯血又問友人
假二十一史讀疾愈甚遂入其師張秦亭祖望諱綱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九

世楷堂
藏板

孫吳以詩曰荒園寂寞綠苔生腸斷當年陸士衡春
鳥不知人已去棠梨樹上兩三聲其內兄某欲和不

就夢子容曰子欲和未得邪余和已成爲君誦之誰
向蓬門問死生諸公枉道駕車衡我遊泉路無他樂
惟聽蕭蕭松柏聲某以告秦亭乃流涕曰聲情悽鬱
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傳寫人間和者甚多王丹麓

和曰一讀遺編百感生文章無價漫權衡鍾期去後
知音少腸斷高山流水聲景星杓和曰薄命才人情
友生顏回一曲慟張衡不堪手錄情傷句酸惻微如

薤露聲

計文煥仁和平安里人市賈也康熙乙亥春病篤心
中有三人者出視之與己無二共攜文煥至一家時
夜已半乃從門隙入見一嫗坐堂中間若輩何自來
邪三人曰此合生汝家嫗熟視晒曰故佳因復還至
家一蹶而寤由是每日必往其來往之道非復人間
視天光淡黃所踐地亦黃質軟如絛彼家屋室器物
歷歷可記還則三人復入心中時二月下旬也既而
三人憑文煥體捉筆書偈曰碌碌紅塵二十九一朝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一

世楷堂
藏板

緣盡還分首從今踏破嶺頭雲更向菩提三妙
走雲也有風也有一場笑話都成偶分付雲房好待

吾呵呵一笑先年叟文煥本不知書與文而字頗端
楷見者異之是夜見其父云吾爲兒事費幾籌量
前進牒青帝言汝敬惜廢字合得延壽今幸判准以
牒示文煥上大書合延壽七月以藍筆作一大圍書

作行體甚妙父曰向所往處終須一到乃攜以往文
煥竟氣絕矣既至見門外十數人爭欲進其父排衆
衆強挽之入至一籠所啟蓋納文煥于內覺四周如

火欲出不能乃猛力一迸而出踉蹌出門遇一人視之卽前三人者頃一人頃又一人三人與之同歸至門仍蹶而寤蓋已氣絕數刻矣其父取案頭瓊茶一吸而去家人視瓊已空文煥至丙戌猶存

都氏之子某常聘傅氏之女未婚而都子病狂二姓之母皆廢也都媪度子終不差乃詣傅謂曰家世不幸吾子分成廢疾毋徒累若息無益盍謀改字乎苟得聘願以半給還可也女聞出拜媪曰母勞苦矣郎既病若是母何賴邪媪曰賴薄田數畝更歉歲多半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年食耳食盡則日不給爲憂也母復宣前語女正色曰女無枉行既聘而卻不知者將謂何生不如死願歸母家相依以活食缺則兒素習女紅并夜而作亦可度矣兒今日願卽行不然索我于黃泉也二母聞之皆喜又相抱大號慟媪歸遣輿以迎女不改妝而行青衫白裙楚楚女未至頃都子具衣冠出欣謂母曰新婦將至母宜出俟之兒病瘳矣母驚詢兒何由知迎婦復狂語邪曰否兒方臥觀牀後有四鬼皆披髮醜惡出語兒曰吾輩與若無怨也緣遭汝父枉獄

故崇及嗣耳今傅女正大節操如此吾輩敬且畏其敢復爲禍乎遂不見故兒如醉初醒今無病矣語畢女至媪述其異共相駭歎聞之傅母擇日結褵焉傅女爲張儼公外孫都生之父嘗爲縣主簿云

菊公曰都母本欲善全人女而反得媪傅女甘爲不字之媪而反得夫一點良心所收甚裕天理顯報在轉移之間誰謂無鬼神哉

嚴灝亭先生之曾孫曉蒼讀書江干一寺言寺鄰一

媪爲鬼所憑曰吾輩冥道押使也監秦檜魂赴鄧都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十二

世楷堂
藏板

途經于此媪何以穢水浣吾衣其家祈請再三始甦初問其押秦之故曰檜今後身爲金華一婦爲謀夫犯磔今決畢押還也又問宋距今已久何以始正罪乎曰檜賊擅主和議屠戮忠良天曹判決磔刑三十

六斬刑三十二正未已也又鄰人孫卜存言三十年前一少年方婚禮未畢亦爲押檜鬼所憑祭而得安溯攷其年蓋方押往金華托生爲婦之時乎可謂異矣

章牧亭曰檜先已定剛而後使爲婦以實之則天

曹教人殺夫矣烏乎可菊公曰其姦夫本夫輩亦必不出檜妻與俊尚一流人母慮也

山魃 三則

山魃如夔一足處郡閭界諸山皆有之魃居必有巢商販致牲祝利必倍否則大困稱神魃焉

處俗凡祀魃之家必不正蓋由通其婦而致居魃于皮閣之上魃則密藏屋中其去來人不得而見也所需第聞其語凡飲食輒饗之否則致怒棄去媚之喜則日以致富魃好淫其家亦有以誑之魃食物必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令其家登籍按數致金無所苟凡食一雞誑曰二金如數致之蓋魃不入市不審貴賤也

一魃于田閒草室內臥人獲之并得其短杖黃袱各一以歸詢二物安所用邪曰吾被此袱能隱形植杖以躍即升峯頂故無如我也其人得此試爲之果驗乃肆爲妖淫山民相聚焚其人

乩仙 四則

康熙初年錢塘王氏失一兒家設乩壇叩之曰觀綵與東走耳少選有與夫挈還備百文以勞可也末復

大書柳道人已而果然時余親見之

昔許旌陽真君飛昇嘗遺讖云吾自昇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閒當得弟子八百人皆爲地仙所謂龍沙聚會庚申歲也然至今未能測其人姓名者語谿黃九煙先生諱周星故明進士性忠介穎悟絕倫仕至曹郎甲申後即杜門著書爲詩多悲憤之音更世亂篇章恒失于寇略末年著有薇号集行世康熙辛酉失足墮水卒或曰痛飲醉自沈也先是苕溪陸芳辰于庚戌歲請乩嘗以八伯地仙之名叩之乩隨書七伯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四

世楷堂藏板

九十八字皆散雜無文復請仙筆續成文句乃示以一絕云八伯功成尋共由周天星宿可誠求九州煙水無人識不比庸庸一世流末書尋共由可也蓋詩中已括黃公姓名矣陸始不悟至甲寅冬適與公同舟談頃偶爲公述其事公覽詩哂曰此仙君欲余編緝成文耳若共由周星九煙非余而何公遂取仙名纂爲七言長歌一章文義通妙不減與嗣千文也辭長不錄按數八伯闕二字者據乩云王趙兩君已登仙籍故云

海陽吳畊字研田別號蕉圃寓嘉禾之雙谿卽黃九
煙子壻也高蹈不仕清介有古廉士風畊有族兄吳
聰字次謀性亦清謹能詩早卒康熙戊辰畊客江右
宿村舍中值鄰有請乩者畊亦以扣之乩忽書曰吾
弟客此邪扣之誰何曰汝兄聰也與子雅稱兄弟今
仙凡隔矣復與子遇豈能無情子詩人也因感唐人
劉得仁詩人中最屈之句用申其意以贈子須臾乩
運如飛得五言近體一章復扣其所止曰時乘雲氣
翱翔于江山風月閒耳其詩曰詩人中最屈蕉圃研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田耕獨具蕭閒格無慚月旦評交疏多解佩金冷便
餐英才美哀時命莊騷其不平

菊公曰詩人未有不得仙者蓋其生時塵俗之氣
洗發淨盡故耳

康熙辛酉孝廉沈五稟于試前卜題于乩仙示以司
馬牛問仁全章及試果然主試翰林湯斌也知而問
之沈實答以乩示歎以爲異蓋出題之時本擇點爾
何如旣而心動遂更此題也

偽乩

浙東一倅勤好仙道遂有方士陽作呂仙乩語以弄
之期以明年中秋會于靈鷲洞中授以長生之藥倅
心喜至期齋沐而至方士預飾一古貌者匿洞隱處
誠以勿言倅偕方士同往既至止方士于外獨入徧
尋始遇見一叟癯顏鶴髮危坐于巖石之上見倅把
麈柄而笑倅以爲不世之遇稽顙若春泣述上年之
約祈求金丹道者擲一物于地倅者膝行而取之向
明而視乃青荷葉裏也啟裏一丹焰然倅復泣叩荆
子久同修元願不遺愚蒙并賜救拔道者搖首倅復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六

世楷堂
藏板

哀禱不已道者復擲一粒倅方禮舉首已失所在于
是欣喜無量遂廣出金錢託方士建閣以奉仙靈并
厚贈方士大有獲焉旣而古貌者以賞輕洩之于人
人問所懷何藥邪曰肥兒丸也

人異 五則

仁和東街一絡絲婦三足一足附于左脛稍纖
艮山門外焦家橋一兒可六歲能吹火筒作簫聲康
熙辛酉

山陰荷鹽婦嘗有生鬚者一婦滿頰生髭鬚畏人

杭人楊長逸親見之

江右南昌民家一女已受聘其父以無子日禱于大士前一日其女于中庭而洩父讓之女告母曰兒已非女何害乎母驗之果男子矣父母大駭令更男妝因感釋氏之靈僧懺以謝也既而夫家以負婚訟于官邑令召乳媪驗實乃賜錢二十貫為婚貲命以原聘還其夫家杭人彭端臣游其地親見其事云康熙丁亥混同江之東千里有蟄人入冬舉室坏戶而蟄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卷第五

七

世楷堂藏板

產異 四則

康熙初年海甯民婦一產五男皆長五寸許多不育鄰婦孫氏見之

康熙辛未錢塘民婦產一肉毬破之得小卵數十枚山陰民有賈于杭者其婦數誕怪初產一夜又又產一白魚繼又產一蛇

康熙壬申六月晦日杭之皮市山陰章姓產一怪虎齒牛角猴聲雞趾似野父即瘞之

物異 八則

明末潞藩長齋事佛初好食驚闖人得一最大者重五十觔王夜夢人謂曰此中有異不可食及明已烹矣剖之得普門像一軀

故老傳萬秭乙卯嚴州漁網一巨鯨重十八觔酒家易之懸于空中夜作人語誠人行善主人怪而剖之腹中得一皮冠老人長五寸許未幾舉室暴殞康熙甲子杭城產貓七足

康熙辛未正月望錢塘門外城址下蝦蟇相聚積盈數里纍堆垣牆高可三尺不可勝計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卷第五

六

世楷堂藏板

甬東竹多作筍脯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枝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于王曰筍將其形必異于几筍籜梢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即能辯之誤廟之不祥家必有災

太湖之濱厥土肥沃蔬果美好蘆葦尤肥大每歲出一絕壯者形如栗囊重可五六十觔主人必賽神燕樂以慶之

故老言萬秭丙申八月江右南新二縣水涌凡池塘溝井皆自涌出案頭水中丞亦爾溢出少許

里人沈子餘于友人齋頭遇雷雨歇閉坐偶見屋柱頂一蜈蚣長七寸許沿柱而下未至半柱駐而不行回視見一守宮絕大自礎下出緣柱而上未至半柱亦不行二蟲相距三尺許皆目相視不動衆客異之靜俟其變半响蜈蚣半身空懸俄復下墜于地守宮不顧還歸礎穴子餘以杖撥視惟一空殼耳殆守宮遙吸其髓邪物理相制有不可測者

花異 六則

錢塘鮫商戴氏齋前穀樹長不數尺忽敷一花與木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元 世楷堂 藏板

芍藥無異康熙戊辰秋

康熙庚午菊公家有菊名檀香毬者一本百花皆如椀大花本檀色高頂四花獨變深紅爲尤大俗傳花神著印也

順治甲申金沙灘山民孫氏秋海棠發一花千葉大

如牡丹丁卯歲覺苑寺傍張冊玉宅秋海棠亦然

浙東遂昌縣署有藤本芙蓉高丈許每一花五蕊相簇傳說如此或似芙蓉當有本名未可知

康熙丁丑十月東苑民家開牡丹一枝

東洋日本有紅繡毬又有藍者皆高三尺許叢生性如秋海棠畏日又有五月菊及中夏而花唯紅紫白三種

畜異 六則

包遲勿杭諸生讀書雲居僧舍一日天將曙聞觸戶聲啟視乃一老牛也屈膝向包叩首不已俄而屠者迹至蓋此畜今夕當宰也包之祖父皆戎官素禮雲棲蓮池師秉佛戒以貧乃爲醮錢贖之歸之雲棲放生所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康熙癸未浙東農家牛產一麀通體似牛唯四肋有鱗甲甲隙生毛

唐蒼甦杭諸生多才有名庠序康熙丁丑病卒見夢于家曰吾緣白蓮寺僧及王小姑事冥司罰變作猪在某地腐翁家其家贖歸養之

蘇州一生明于國律爲冥王署爲判司生讀書僧寺與數生共處乃不時被召召則卒仆移時始甦中一友性儂佻陰禱于生于更召時願挈我一遊生笑辭以卽見召僕且不知胡能曉君以行邪又曰子不我

挈吾有計矣一日俟仆絕乃投纆于臥所俄生反而友不甦家人知其事羣鬪于生以爲左道殺人將訟之官生窘亦投纆入冥叩王王驚曰無事致君何事至邪生述其故王命訪之數青衣急促偕生行曰非檄至者不得人關當于關外求之耳因出關高呼其名不得徘徊于道一市飯媪問故曰昨者有某役押猪犯七名出關遇一書生尋訪判司一犯以金授之役易以往矣得非卽此人邪乃還啟王王召押者訊狀得實謂生曰此子誤入崑山某家猪胎先生宜急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還向彼贖取擲死彼自甦矣然到時始產候第七猪灰色者是也生既甦告衆以故乘夜束裝而往循教以行其友果甦然自是冥中亦不召矣

康熙丙申夏軍厨中宰猪腹有四狔其一甚異猴面象鼻聲亦似猴乃殺之

是年春開杭城產一猪全身無異前後人手足也

灰作慈像

吏部侍郎阿爾禰家一兒出痘父母焚香致禱篆灰作觀音像三日方傾

又畜異 二則

新安李某粥鹽于樵李之新城鎮鄰有狗屢傷人主人欲殺之李爲匿蔽乃勸止焉更數日狗銜一紙裹置李前搖尾而去視中有銀一兩云

菊公曰此狗可與黃雀並傳今有救其死而反仇者此狗之罪人哉

國初杭人張世祥家宰一雞肋有李林甫三字字作青色如涅者其家遂棄之不食時徐上謂先生與之鄰徐父楚白翁索觀扣者如市錢塘令何玉如聞之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亦取視焉

菊公曰使余得此雞正當烹熟佐以美酒召二三知己取唐史天寶時事共讀之遇林甫惡端則啖一嚮浮一大白豈不快哉

妖魁 六則

康熙丁卯錢塘木商金晉揆家妖興空中飛石能曲轉而不傷人鎖鑰中器亦能出之以大鏡置囊中囊口甚小不知何術以進

鹽客王有陶豐軀重三百觔一僕因齋引至場夜經

黃天蕩東道逢一人冠漆角襟頭著深絳衣立于澤
旁曲體揖僕入澤中僕不覺已至水昏月浸波寒光
返照僕忽驚悟且慮濕傷懷中引亟探手出之其怪
若有所畏始隱村人聞呼救救乃免

芝松里柴塚橋民夏夜苦熱臥于簷下睡醒見衆犬
爭向東吠隨視之正見一物坐對河樓簷上垂足于
河目大如梳牙出唇外二掌大如箕顧犬而笑臥者
大駭走

雲林寺西峯石筍菴僧夜行月白如晝于天竺道中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遇一怪長有丈五著藍縵半臂草履以巨竹爲槎乘
月而舞僧徑行不顧怪亦入林而去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廳事前置澤蘭二盆
左廂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
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
精捷入廳跳擲不已出必舉澤蘭于肩飛行宇下聞
人聲仍置蘭于原所落盆有聲因不見每月明必出
出必如此楊氏惡之疑爲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
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

見樓瓦上忽墜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黃褐衣道巾
布履不甚長揚袖于樓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遽掩之
得一石丸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煨之至今猶存
菊公曰形作道裝必古人所遺之丹也碎而餌之
當必有益惜哉

珠二則

康熙丙戌海甯城南雨過草間皆生珠視則纍纍然
珠也光華陸離拾之應手而碎中唯水耳

一舟子入暮方泊舟見厓上火光如月丸轉不定戲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以篙刺之乃見一大蛇驚逸火停草中不動臨視得
一大珠徑寸許蓋蛇所吐也

銀三則

杭之清泰門典庫主管某一生積銀四十錢暇則取
玩之一日匣內有聲不已啟視皆化爲蝦蟇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
半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于上小吏
十餘皆運銀鋌而計數之鋌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
驚羨入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鋌甲再哀叩請

益不許一持籍吏趨前耳語紅袍晒然更與一鋌甲
得奇遇乃轉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
驚探得一大蝦蟆遂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
甲大失望癡坐燈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
明何坐此邪甲告以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
鋌始悟籍吏耳語蓋附一以畀乙也二子欣然各懷
一鋌以歸

汪貞木杭諸生居芝松里夜嘗以青火出屋內疑有
寶物聚昆弟家人啟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于
上家有乩壇衆扣之乩以詩示曰此疾我能知二人
心在茲乩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末復大書方孝孺
三字乩遂寂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畢乩運曰
吾位女侍香吏也既閱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
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攷汪所居屬佑聖觀後隙地實宋內宮也疑有宮
人得罪死或以石壓故有此影青火即燐火味仙
詩有乩魂唯小女雖含妄字蓋亦兼示此故耳

又虎

魏塘錢廉江嘗遊江右遇一半面漢詢其故曰少時
入山遇虎爲其所迫亟緣一大樹避之虎齧樹根至
流血始已猶蹲守不去良久樹顛忽墮一絲于其面
甚冷亟以手捫之則血流濡領其半面肉已盡去矣
欲下虎猶礪牙無已乃力升樹顛察之正見一物如
斗大翠色身團無耳目手足張口正赤口中一絲裹
面肉方啖未盡其人惶遽特甚幸素勇力折大枯枝
疾擠之物乃墮地虎正飢伺人不得遂吞之轉盼宛
轉于地而死人得無恙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菊公曰方其危時不進前死敵退後死法乎物欲
傷人而卒斃于虎虎欲飽人而反斃于物非天道
乎世之類此者多矣甯獨異類哉

又龍

龍井居西河之西有龍居之吳葛稚川煉丹于此明
正統中宦者李德遊龍井屬旱令人淘之得鐵牌二
十面玉佛一像金銀各一鋌上有元豐字次得一石
以八十人出之奇怪突兀高可六尺鑄有神運二字

繼又得鐵牌十五銀二條上有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致雨者

伯甄首級

康熙丁丑金又袋港北民家坎地得一髑髏大如斗旁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甄首級

火夢

康熙辛酉杭之忠清里人夢戮八囚于門次日本里大火延及其門而止始悟八人者火也

誇天曲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山東士人某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樹曰我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歲之久矣詢為何代物曰傳為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平生之語集為一曲曰黃鶯兒以為談柄云曲曰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陳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套史全百劬鯉鮮三千馱子金剛鑽更誇天賊來喫餅一頓打三千

塔影

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內距相家蕩

可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徹皆現雷震逆子

方山有村氓傭于人者每挈豆麥歸惡其母陰以與舅一日伺母從親串所歸邀于途縛于古冢之松閒以利刃剖母腹斷其腸胃散縣于林中以逸縣令嚴弋不得幾一月雷神從揚州攝其子還震死即貫其屍于縛母之松枝乃穿背而出脇有焦字曰揚州云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商于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七 世楷堂 藏板

夜醒忽肩旁有一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誠曰苟洩吾事當寸斃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暮亦然其師窮問乃述母誡師強送之及門乃返次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兒何事久藏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于眾因訟之縣令不信督師出兒師歸遂率徒眾登婦樓窮索之不得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于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斃于中事乃白其私人逃于杭之護國院為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乙未事也

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
其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館訪焉妓
家曰誠在適外遊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
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
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
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
小山花木掩映于朱欄曲楹間座上金猊正裊一少
年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尊款以珍饌翁不
覺陶然傾醉即與之狎昵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
起即進飲食而其子已至父子相見嘿無一語飯畢
其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粗取通貨畢即歸
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貨斧畢耗子身而歸

蒙古斬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蟻聚
天兵南伐凱還一蒙古助戰兵寓錢江民家掠有諸
全一婦甚嬖之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祈備
至兵頗憐之已和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弄 世楷堂 藏板

匿焉兵不勝怒擲價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
內罵之兵乃呼婦曰曷從吾往識家游乎且避汝夫
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
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甯有棄故夫而能久安于吾
邪遂殺之棄其屍于礪以歸

菊老曰余嘗閱輟畊錄載河南婦被虜元兵其夫
與姑求得之視若塗人亦號泣而去須臾震死事
略同蓋上天之公即正罪于淫牝無可異也獨是
為兵者大都貪財好色之是尙耳彼何人哉乃毅
然一決不平之鋒亘古罕見兵乎兵乎是亦有烈
之奇士哉

木蘭店壁詩

陳千頃漢兒也後仕浙東遂昌福建尤詔二邑沒于
任嘗過河南木蘭店壁上有一絕云風吹柳葉遠山
顰紫燕飛殘樹底春可惜海棠零落盡眼前誰是看
花人殊覺悽惋

義棠橋店壁詩

千頃又經山右靈石縣義棠橋店壁有秦女子題一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弄 世楷堂 藏板

絕云霧鬢風鬟亂曉妝孤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
同秋草戎馬鞍頭困海棠葢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 二則

一僧龕于萬安橋西關帝廟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
甲謂乙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
胃者當替若無以致奈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
腸下沈其人必懸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
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以故得不死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且有持雞者得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
之乃甦扣其所居則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
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于此
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于宮前可無患矣如其
指後果無溺者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尙未婚夏日
浴于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
罵之吳有狎交嚴畜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

為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為

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土俗

請罪情之輕者而面有調色不恭秀恥遽擲盃怒罵之嚴亦

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姑慙嫗也居平懼于嚴勢且

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

矣乃服盃瀾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鍼密紉無閒盛

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迴無穢息鄰眾不平羣號于

縣山左黃在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諱訪聞案實特

題斬之吳幸先斃于獄云嚴字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設齋致鶴

山東顏君召武孝廉也生八子一為侍衛于朝顏沒
家人設齋有鶴十九隻盤旋庭際一鶴翔集庭中移
時始翥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既望浙江之赭山有物焉形若婦人
白身黑章班駁相間而皎唇朱不被一縷箕踞于山
厓見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間者驚異率皆棹
舟往觀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皆當

歸潭邪言訖下沒于濤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
氓占驗已慮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
丈隨潮而至各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
之民幸有先覺唯守滴地二百餘人無一得生云
菊老曰嘗閱內典觀世音菩薩恒現種種身而為
說法或為變相以救度衆生赭山婦人者普門現
身耳

謀資壽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詭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瞰甲收貨入橐潛
于藥肆購砒以藏次日作寬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
乙乃懷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
收泊汛所見一屍橫中乃謀于勾者曰若能挈屍掩
藏當粥舟以分其值勾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
而兵士負前約勾者遂首于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
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岐對妻不信亦嗚于官是日
抱殯與勾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假屍返魂

康熙丙申六月杭之北良里癸巷民陳氏一婢曰蘭
花配夫五年矣至是病亾經宿復蘇曰吾何以在此
汝家何姓邪扣之乃孩兒巷士人家閨秀時亦病亾
冥中以與蘭花之配合為夫婦慮陽道貴賤不諧而
蘭亦合終乃令借屍返魂以符冥數女之姻戚聞其
事訪至相見一一道故其家以為宿緣亦不為異遂
成伉儷焉

乞子死國

崇禎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于橋柱曰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 藏板
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
院乞勾羞存命一條

菊叟曰賢哉勾也此真道學先生也一勾溺而朝
紳剝盡面皮矣

闔門殉節

故明天啟中蘇人張振德由貢任巴蜀令藍寇發一
家二十一人同時殉難與唐潭州李芾同又明末左
中允劉理順闔門并婢僕十八人同時殉節

未婚守節 二則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許字黃藝鉉鉉卒女年十九過夫家守節自盡古吳下堡貞女顧氏許字張可久張卒年十七立志歸張守節更四十四年卒繼有蘇州蘇駿公之媳係松陵黃昊若女宋珽臣媳係庠生顧宣三長女皆年未二十嫁而寡守節夫家康熙癸亥甲子之年吾杭王嚮園之女以夫病立志歸夫家視夫及卒守志終身周鏡遠之媳亦以夫死歸周守志素服終身李白山之姊未婚守志此皆天地之正氣安得使爲男子假以簪紱列于朝端乎是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藏板

氣也不鍾于男子而多爲巾幗豈時使之然耶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皆于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卒平率攜俘獲以還丁氏兵龍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求釋不獲夫號于路婦哭于樓簫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兩將以授二子脫不克荷徒存無益盍若贖此婦以合破鏡乎兵以主于其家無難色婦得以歸後簫頭暴死復甦因言吾命當絕緣木瓜山

人故彼方土神錄之去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夫婦向已會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邪是以放還簫頭卒得生

冥吏誤追

范珂者老病而死至冥見吏曰追誤矣是少年非叟也斥差輩速送之還歸途乏糗貸而返及門守神不令入乃覓徑得曲突勢高不可攀二鬼以肩承扶梯珂以入見屍在牀又不得台後一獐鬼撲其背乃甦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藏板

鼠識敬畏

有善士集感應篇梓童帝君戒士子文及造命功過格報應諸文以勸世者曰造命篇余家一冊偶匯諸書藏于笥中蓋有年矣一日發笥諸書碎于鼠者若缺蝶然無一版全者內一冊獨全取視之造命篇也異哉豈小蟲知其有功于世而不敢犯與抑窮簷敗笥有神守之而然與嗟夫吾愧于鼠矣鼠猶知警而吾久置于冷地吾誠有愧于鼠矣

事巧受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齋銀千兩作二酒甕由蘇喚舟以達南潯蓋防窺伺也既至牙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曷敢封以畀我甕啟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輕舟子取磚石以鎖舟次早有草棚掠舟而過舟子呼曰王伯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于家至是代庖者執是二端以證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于官徧毒桁楊無所承幾半年所舟子日禱于神以爲冤以其寄物見疑無或出者臘除歲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于司案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三 世楷堂 藏板

禍衡土神

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祠俗戲懼內者曰瓜山土神夫人作主吾友盧書蒼經其祠視碑始知爲漢罵曹之禍衡也

鉢孟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孟潭近潭桑間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土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年有三少年汗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既哺經祠下憩一少年取筭卜于地同侶叩何卜曰吾戲卜得歸與否耳筭兆不許少年共抑揄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入耶于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遊滯淺沙側身潑刺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正思飲既得下酒物况日未崦嵫曷往壚頭取醉乎行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三 世楷堂 藏板

銀化蠅站

一肩販荷擔出中途經一衙宇內呼其名販者入見主案者金冠紫衣傍侍數文吏左右屋角皆有金銀數聚晃目炫心主者命于銀聚任意取之販者大喜滿取置擔不勝荷而止亟負而歸未至家數里微雨

乃息肩避于一峻宇下回視檐中有物蠕動殘月正
明細辨之皆螻蛄也乃一一由峻宇檻下入無一存
者販者大失意侯門啟求見主人泣告以故主人曰
誠有之君命必薄不可多授贈君二錠勤儉以度亦
可以送老矣販者泣且謝懷百金以歸

菊公曰販者少得是其幸也雖力猛勝荷三千金
已耳即不他失必藉此而營運多行刻剝取怨于
人利倍于本其志愈大勢必與創廣復開池壘阜
要結宦姻入貲納職置行頭收骨董凡戲場中種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完 世楷堂 藏板

種花面無不爲之三十年鑼鼓聲歇仍是本來不
若百金之奉省卻幾多辛苦免卻父老譏評故曰
幸也

聯貴賈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恒以乏貴
家往來爲歎一日大雨子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舸泊
樓柳下中一文士逼處漏蓬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
之舟人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即
持雨具至舟所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

少避乎孝廉者正寒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
敘禮畢詢知同姓甚喜即與沂源流序雁行復講家
人禮叟立命治具攜手簷下指顧曰愚于鄉居亦頗
無憂此予水田也有若干薑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
麥灘若干此外有桑原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
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高舍十餘間曰此余倉廩
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右皆佃夫舍及僦椽也
孝廉惟唯唯頗豔心羨曰家人告酒具乃邀入座殺
核豐潔非復田舍所有叟握盃曰此醞五年矣今特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早 世楷堂 藏板

爲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酒酣孝廉盛道
家世及交遊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則大座師也
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某皆弟之
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讎凡交
于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畢雨
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快而別明
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畱款曲自此
交情甚濃凡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
除獻臘孝廉頗感之恒思立効以報以掩素餐而若

無事竭思得計乃謀于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

幾果致叟于獄叟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

視我厚吾捐頭頭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

能爭奈何况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壹

聽叔教無靳也孝廉遂疏某官當賄若干某官當賄

若干某胥某役及盜當若干土下關通非半萬不可

村農之財皆在土地苦無多錙存篋竭措不滿遂集

田房諸券謀贖于孝廉孝廉皆假他宦以有其田土

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

昭代叢書 彙集補 山齋客譚 聖 世楷堂 藏板

應家空盡而叟始釋為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

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歸攷所費唯數口子身存

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宦之督交屋人至矣痛定

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割雞攜酒入獄以勞

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食我君子也吾何

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為之耳叟問始

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讓子婦曰非

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述于翁不令

納交于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子痛婦亡

不以理亦縲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縲

菊老曰此勢利相交禍庸不有天下皆是可盡著

乎著之者以為富家聯勢之戒耳

兩金

康熙丙寅丁卯閒山左玉峯趙公士麟撫浙時富陽

縣有星墜其聲如雷土人按地而坎得一圓物約重

百餘斤刮磨之如赤銅土人相謂聞天嘗雨金此甯

獨非乃整方寸付鎔紫金也眾不獲隱呈于邑宰

邑聞于中丞公曰此天所賜毋關災祥不煩疏題命

昭代叢書 彙集補 山齋客譚 聖 世楷堂 藏板

計闔省登仕籍者均有之西河翰林毛大可先生得

金一兩八錢至今藏之

立志償逋

杭郡陳大生以營運失利逋負至八百金計窘而逃

書一紙列逋主姓名及數于上臥起懷之且誓曰苟

得志當倍以償凡櫛風沐雨游涉江湖者二十年蓄

二千金始歸按紙酬報如初誓焉杭士賦詩美之

雷斗

詩人王文白之婦凭樓望雨見鄰牆角烟起蓬勃露

窟隨發一神可二尺許雞口蝠翼隨一方斗而出尾曳鍊尺餘皆燬紅如火

嫁神姬

有商于亳者觀橋北一婦豔甚惑之以謀娶訪于媒者曰此孀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彼夫唯有一毫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即以貨昇之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給以歸甯輿至爾所任之不然者反爾賂無他計也商惑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致厚聘至期迎婦方度橋婦忽躍出赴水死商大恐亟懷餘貨宵遁終身不復至毫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人也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犯寒阻運

北方黃河冰未合時有惡少五六人聚依土祠乘冬乾水落運大石十餘塞于河中淺處糧艘及貨載皆不得進惡少叩舟講賂畢已預熾大火聚于祠內煮火酒痛飲裸體入河運一石至岸已僵凍矣數人者挾至火所復以火酒沃之燠大裘以被次少年復下更番數時大石畢起俟舟過復下之

虎踞院橋

康熙乙亥王公諱維楨滿洲進士也撫浙初至院西有通江橋一虎踞其上

豹越浙城

杭之吳山忽有一豹食人犬豕時陝右馬如龍為郡守命虞人捕之衆圍既合乃竄入紫陽山穴中一夫以足探之被傷薰之久始獲

壽人

杭郡內閻黃文僖公母夫人壽百四歲嗣後無有繼者最後有王少仙者善藏大桃實非時以壽親友及百歲里人羣額大中丞西蜀張公以請題旌公以無左驗不許王亦以是年亾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青蛙將軍

杭郡金剛寺有神物俗稱青蛙將軍形絕類蛙碧色或時五色遞變俗稱更衣蛙惟四指此獨五指為異無遠近能至其家歲或一見或一月數見小兒不識恒遭戲弄不得死亦能為禍隱見不常識者必具牲酒香花以祀之或集歌師以賽送歸于寺方賽時能

踞杯而飲或試以火酒亦能勝須臾作醉狀可觀此蓋神龍變化耳如唐時江湖小龍類鬼神之道不可測也

死殉主難

禾城屠小良赤水先生之後為沙縣宰耿變被殺家人海鬼自刎殉難康熙甲寅事也

貞女守志

武林江干陳惟心子禹衡有女端淑許字程近仁而未婚近仁死女誓死不嫁蔬食終身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不視女色

杭人武舉洪越貢守正之士也平生未嘗窺女色其他可知友人程余山為余道之

還金天報

仁和陳與登國子生陳焜華子也姿貌魁秀年十五即通曉世務有如成人時父喪甫終丙申落燈日于道拾一網裏啟視一紅檀匣內藏紫金釧二雙寶珠插鬢四焉心計重貨被遺虞損身命乃揭一榜于遺處懷之以歸家人亦不示知次日果有一客訪至物

語兩符盡舉以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是年夏與登危病幾死及愈夢神召至一衙宇主案者謂曰前子病應死以還金之德故免爾後當堅秉汝心力行善也不數日復夢神召謂曰還金之事已聞于帝今得報矣子今宜力學可更習春秋經慎毋自棄也子父友王玉樞寡過人也可師事之因寤

菊公曰人之一言一動鬼神實在左右善惡必聞

于天久久必自獲報而人若不悟觀還金事可鑒也可不勉乎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聖

世楷堂 藏板

屍示主屍

湧金門外腐肆民吳翁以勤劬積財藏之土為工人所覘康熙丙申七月聯一健兒及西湖舟子共飲于翁肆及夜伺翁寐熟縛而將縊之翁覺呼救乃以斧搥其背死負而置之城下推頰垣掩之復杜其門烹分其藏從竇以逸門更二日不啟鄰眾疑之毀門而入見血盈牀第知有變罔測屍所翁所畜母屍于城下以吻全土曳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囚並獲置之法焉

妻作博注

一漢博盡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為孤注博徒許之臨博握骰而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博徒相謂曰諺云輸婦貼枕賣而收值何傷也過嚴人商于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于其家見故夫曰兄也既寢巫夢方酣倦而熟寐其夫繼為後勁焉嚴商覺怒窮其事其夫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商大驚走不返

菊老曰此勝晁錯之注不能更一博乎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吐綬鳥

包漢臣家畜一禽似雞青元雜色頭禿如鶯首與頸青紅時變其冠間或下垂較初倍大纍垂若綬然人不知之按禽經載頭有彩囊曰避株註曰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則出彩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亦名吐綬鳥則信知為吐綬無疑

瓜籠

康熙庚辰東城下章孝家所植南瓜忽生龍形首口耳目爪鬣粗具頷前一瓜特大為其寶珠觀者履滿

月中桂子

唐人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相傳天上桂子散落必于靈鷲人未之信康熙戊寅鷲嶺果有桂子散落滿地較黃豆尤大深青色上有烏絲紋如篆者斑剝盈子

倪七翁

寬橋有倪七翁生時有德一日見夢于其妻曰吾已為神在于城中馬市口曷來一顧我乎妻因遣人探之曰無有未幾復夢妻復探知之則槐管一小祠也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世楷堂藏板

紙妖

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闕傳宋殿縱紙人為怪人家多設水器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獸隨紙狀為變事多慘刻一民婦遇一老嫗求寄宿婦命媳與其寢次晨嫗呼婦曰厚意無可報有蒸餅二畱案起可食之遂去婦起視案有人乳二呼媳不應趨視死矣

安溪古玉

錢塘安溪農坎沮洳得一物碧色徑可八寸正圓如鏡中穿一孔疑古璧也無所用以之覆油甕一日新安客偶至其家見之以青蚨四百易之去農者私喜一石乃沽厚利更坎之復有所得漸揚于衆遂聞于官展轉達于長吏廣求之得寶玉無算凡一玉則必有一孔有一墩至重十八觔康熙辛卯壬辰間事

江豚

康熙丙申八月廿日潮湧一物至厓口羣視之則江豚也已幾大若三牛其翅有如半帆尾尻其粗若甌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容譚
卷第五

完

世楷堂
藏板

次日乃泊之去

禮斗二則

錢塘周麗生禮斗甚誠一夕禮至三更爐中香篆忽然勃發結如幢蓋鬱若濃雲中出一物凝立蓋中垂耳四趾宛然白象蓋亥宿負乘斗姆降靈也周敬畏伏不敢動移時始隱

童輩英博徒也居吳山水神廟其子暮歸遇數鬼追及于門求脫不得門內一神金甲火體提鞭而出擊散衆邪曳子入座良久始蘇乃言神救蓋其家方

斗也

陳修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修常挈之來杭粥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給舟子登厓自運櫂而征預備壯藥屢姦其二女至杭粥而有其貲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其事始彰西蜀運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龍龍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容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鹽官一生有一妻一女皆爲奴龍龍所蒸一日女爲拂奴肩上塵爲父所見怒責女且詈奴鼠子敢爾行當斫汝頭奴恐即日謀之其兄伺生入齋以柴刀斫生裂首死乃以松脂塗其面遍運貲既罄積蘇焚屋將托斃于火也煙燄既發里人爭救稍撲卽滅屍臥塵中衆擒二凶赴官磔其奴與女而斬妻與奴之兄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靳公見而奇之召入衙與之語蓋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

鐵槩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槩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
可立取也許之瞬息至命選標下善槩者十餘將與
之校皆莫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
二飽耳叩其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
各十斤菜三十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
叔氏于遠村叔聞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
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
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啜
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
笑命補帳下千兵乘騎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恒聚劫盜時耿逆未平康親
王駐師三衢旭乃假王手檄文及劄付數千偽授羣
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臬使某偵知其詐擒旭并
盜鞫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下肆推命日
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
金曰明同監者來願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
旭者已入旭殼患正押未通耳明日過肆果符前說

且言將來富貴鼎盛押者已動心乃以銀一錠昇副
押令辨食去正押謂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
曷借匹乎于是遂逃去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
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有所窺中流遇范觀察官
舫由轉餉經此旭曰公嘗有德于走今當獲公至軍
范因喻旭曰君豪傑士倘能歸正何愁功名乎孫因
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以功授以觀察使
劄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修禪誦以老今
猶在吳興云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雷震逆子

杭州江干海月橋一子常毆母一日子偕二鄰人過
萬松嶺將至茶坊嶺雷雨暴作三人趨避于守汛兵
舍其母聞雷震祝曰有此好雷曷不震吾逆雛耶言
未絕震霆一發殛其子于兵舍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爲人廉直其甥金
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旣進
訝之陸曰適奉天符造刀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

是職適揖者蓋土神也甥爲之泣陸曰毋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于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以送城隍之署遇一神馳馬齋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椽曹沒于京師以平生端謹今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禱于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子孝已勅別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貨五百及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龍泉之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于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由曰吾夫負宦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溺兒以抵恥事二姓也故溺焉閩商感然曰毋憂吾當代償是適卽檢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實未嘗遣追蓋奴輩爲之耳君旣高義若此古人恥獨爲君子僕當蠲其負卽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旣別婦夫堅欲挽商畱宿聊奉一樽以盡區

區商以便舟風利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負其襍以去且曰明日覓舟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卽于厨辨食婦私于商曰吾夫將不利于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致逃願全首領幸也有古井在舍因投商于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貨須臾飄風立起雷霆卒雨交下雷蟠于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舍其負而罪猶不釋耶將禱于天視庭中一物踣于泥中曳之入乃卽代償適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襍致賊于官立斃杖下菊叟曰此與越井崗艾任叟事頗同義商義宦義婦亦世或有之不謂復有義井入而不濡固已異矣乃復有此義雷人可負恩而反欲殺之哉安得有此雷而嘗居吾袖也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檢屍遇怪

衢郡常山邑徐氏有族兄弟相爭者甲乙皆青衿乙子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日死內外咸知其死于病也嫉甲者嗾乙以命

訟于邑先是邑令于元旦率父老紳士修朝賀禮失儀甲在列舉之令嘿然銜之至是持其獄誣以真命詳而甲由縣至郡諸楚備嘗矣乃令又不得志于郡公郡持平議乃故嚴刑甲甲不承然後可反適撫軍狀下檄郡令毋枉濫人郡堅持檢論謂屍不檢何由定獄以龍游令才檄其往檢既達常常令督役取柩而丙之父始倉皇求免不聽取常令入取柩渥糞以出游令曰法之不行民始爲敵乃嚴張獄具令曰抗法者立死訶役羣往柩始出方下斧而屍場之水鋼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無故自碎是時萬民圍囑忽有二特追逐而至咆哮奮怒鬪于場中躡傷小兒者五既驅散忽一猥闖入去官案丈許哀鳴躑躅若有訴者良久去既檢無傷徐甲始獲釋縲紲而誣案定

菊公曰訟命非丙意也一檢而証辟定父獄成此魂之驅肉而角附豕而哀也雖然蓋亦非丙父意也嗟之者之罪耳天道昭回其能免于胥乎治獄者可勿慎乎

不愛遺金

陳仲衡諱鼎銓蘇郡長洲縣學生其祖母多厚蓄嘗以一匣藏于衡所及父與叔分其遺貨既畢事仲衡出前匣于案曰此祖母所藏也啟視皆珠寶珍飾其叔授以二紗衣扇二柄而已生子阿恒年三歲能識五十餘字其母各書一字于紙以教之乃復雜然淆之問曰何者爲天字阿恒手指之餘不失一可謂神童矣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菊公曰今之人未有不愛貨者他人而爲仲衡必深藏矣此管寧之流亞歟其爭遺財而閤牆者不可勝僕視仲衡有泚矣昔白香山三歲而辨之無今阿恒之慧遠勝十倍其父子所至甯可量哉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妾小蠻熨素人皆知之尙有瀟溪女史者蓋亦白妾也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雪而生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爲有金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

靈隱山女真菴中臨沒曰白尚書已爲海山院主先
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樂天又有姬名

菊公曰吾友汪子宏樸厚尙義居方伯里蓋卽女
史之別院也其家偶于此上遇女史降粗述其事
惜已沈埋幾千載矣

幻術縮地

杭州南良里米賈馮二郎偶出道過黃面道者迎謂
曰君有病矣二郎惡其言叱之道者笑拊其背而去
昭代叢書辛集補山齋客譚卷第五三世楷堂
是時日已及申二郎奮足疾行瞬息已至塘棲鎮距
家已六十里日猶未晚旁皇橋趾無所投足土人導
以古廟棲息次日得歸康熙戊戌春也

聞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閻苦于窘遂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
何急至此耶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
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聞
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
未明奉輿而往爭呼搶攘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

得之戊戌夏事

仙乩詩戲

多士臨場以功名叩之仙乩乩動曰吾王古直也蓋
亦近時人多士輕之曰吾輩冀得呂真人一問耳乩
遂寂然乃更致請曰吾回道人也諸生可多具墨汁
吾非呂洞賓元是王古直

海塘民謠

始海甯沿海塘壞民謠云若要海塘成除非賠斷筋
既而浙藩段公鹽驛道憲裴公杭司馬金公受香督
昭代叢書辛集補山齋客譚卷第五三世楷堂
理其事而謠應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
翁施某貢士也富于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臬使坐
廳事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列案下爭質不已乃某竟
斷釋下刃者去乙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散法以
沈吾之冤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
俊有膽力二子當黃口保抱懷中相見即戟手作鬪
狀及齟齬脫遇卽盡力死毆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爲

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
詢于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又奚問若吾殺人
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七首衷于身
乘間刺其兄儿下二十二刃問官遂置于獄其父盡
力營解不獲卒磔于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
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齋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菊公曰甚矣法之不可枉也其報公于隔世爲尤
奇蓋其前生祖先之澤猶未斬也暮夜之金得而
復失于身後二子與祀蕭牆變起而均絕未有貪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語 卷第五 元 世楷堂 藏板

飲量達夜

山陰張二了身操舟善飲無量城中一紳亦善飲家
富醕醑凡市酤皆所由出遇冬盡必出巡酤家會計
焉酤家例必畱飲傾醉則喜不務錙銖大獲贏入每
逼期先事戒心廣搜善飲者以侑觥紳者一日至村
酤舍延飲座側一髯幅巾布袍奉罍以待勸酬既酣
淹及夜半紳者有曠色而髯者持照方勤紳者始回

疎詢主人曰客何人也主人方嚙嚙次髯者大聲曰
吾山陰張二舟子也主人甚惶悚紳莞爾曰何傷乎
畢飲更殘而息次早復飲紳者乃向主人求張君爲
飲客于是共載而歸張二老于杯中焉

義僕葬主

義僕萬金故明天台司馬楊公體元從也公遭國變
堅志不出寓于杭之西冷子孫旣沒雙櫬不掩萬
金泣訴于慈水鄭義門黃穉登兩先生二公躍然重
金義爲之醜金以葬及金死骨附墓側可謂生死不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語 卷第五 卒 世楷堂 藏板

雪松和尚

雪松僧號簡和尚閩人明進士爲某縣宰國破遂隱
于沙門築室江滸名斑竹園蓋托帝子之望蒼梧也
又曰龍勝菴有手植松栢猶存杭士黃漢臣先生故
閩籍產于浙嘗有過斑竹園詩曰雪松廿載切心儀
斑竹園林過客希遺像隱然成佛子畱題宛爾是騷
詞湘妃淚染空山翠龍樹神依古石枝一塔難埋千

載恨我來何處託相思

亾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殯于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歿厚盜啟之見女貌如生將淫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滾二十五里遇巡員獲之論磔七日
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人物鳥獸魚蟹畢肖殆齊于元人

現在蘇州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卷第五

空

世楷堂藏板

聞之故老明末宏光君率百官祭懷宗阮大鍼後至哭曰誤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戮之不足以謝今陳名夏徐沂等俱北走矣馬士英亟掩其口曰勿浪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噓

吝捐奉賊

故明崇禎末李賊圍京師有詔募金后父周奎僅輸一萬內官強之仍增一萬而陰求后助得五千又隱二千出三千太監王之心甚富亦捐一萬城破闖賊以二卒押一官持兵押赴刑政府

刑部也闖聽來比牛金星所改

周奎追出五十二萬兩王闖追出十五萬兩

菊叟曰自古國家之覆無不由閹官權姦而明之閹官權姦為尤甚前此之于振汪直劉瑾輩斷削於前而魏豎嚴嵩父子繼亂于後加以三黨交攻一敗塗地馴致天怒民怨流賊四起忠良骨鯁之臣屠戮殆盡姦諛鼠竊之輩遍滿內外于是明之為明雖使華扁復生已不可救乃區區募金以拒賊攻雖積金億兆有何益哉獨笑王周輩當國破家亾之際猶吝財乃爾不思反裘負芻底做毛落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卷第五

空

世楷堂藏板

吝之何為揆其蓄姦以為新君故君不過易一主耳猶可擁此金以娛老不虞闖網之密至竭澤而漁耳身死桁楊貽笑千古又不特此二子而已也傳聞賊入內宮搜檢猶餘金銀十七窖君臣咸豎同病一吝惜哉

五聖作妖

蘇州上方有五聖廟賽者肩摩康熙甲子一士人妻為神所淫至廟方拜下立死湯中承斌按其罪題毀其廟奉

旨天下五聖廟盡毀之士人後爲僧號雪泓居杭之
武林門外

菊公曰嘉禾杜司馬臻之內姪某夢人追其魂于
陝右繫于關神祠須臾神出則杜公也驚叩之曰
此流衙門耳闕神自在京師正陽門內守禦又武
林城內教場舊有火神廟一日廟主夢新任官至
廟亦云流官交替觀此上方山恐亦邪鬼幻惑如
古之妖狐老蛇耳考五聖卽五顯釋稱多寶如來
夫證道顯化顧爲淫惑之事乎必不然也

昭代叢書

辛集補

山齋客譚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賢令盡節

明末錢塘令顧公咸建諱漢石崑山人寓蘇州癸未
進士在任未期年 王師至不屈死之時盛暑無一
蠅集其元一裁衣犯法梟首顧旁蠅則叢集焉

國初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破蘇州總督主帥李
延齡部院土國寶也

山齋客譚跋

山齋客譚八卷仁和景先生亭北所述也楊慧樓先
生跋其尾謂諸全老婦數則已見前人說部今故悉
去之據桑氏傳稱先生折節讀書葺屋杭城之東獨
居三十年不問晴雨恣游湖上諸山詩成自歌震蕩
林木著有菊公均堂詩文等集書法絕類山谷豈非
奇傑之士與甲辰中夏吳江沈懋憲識

昭代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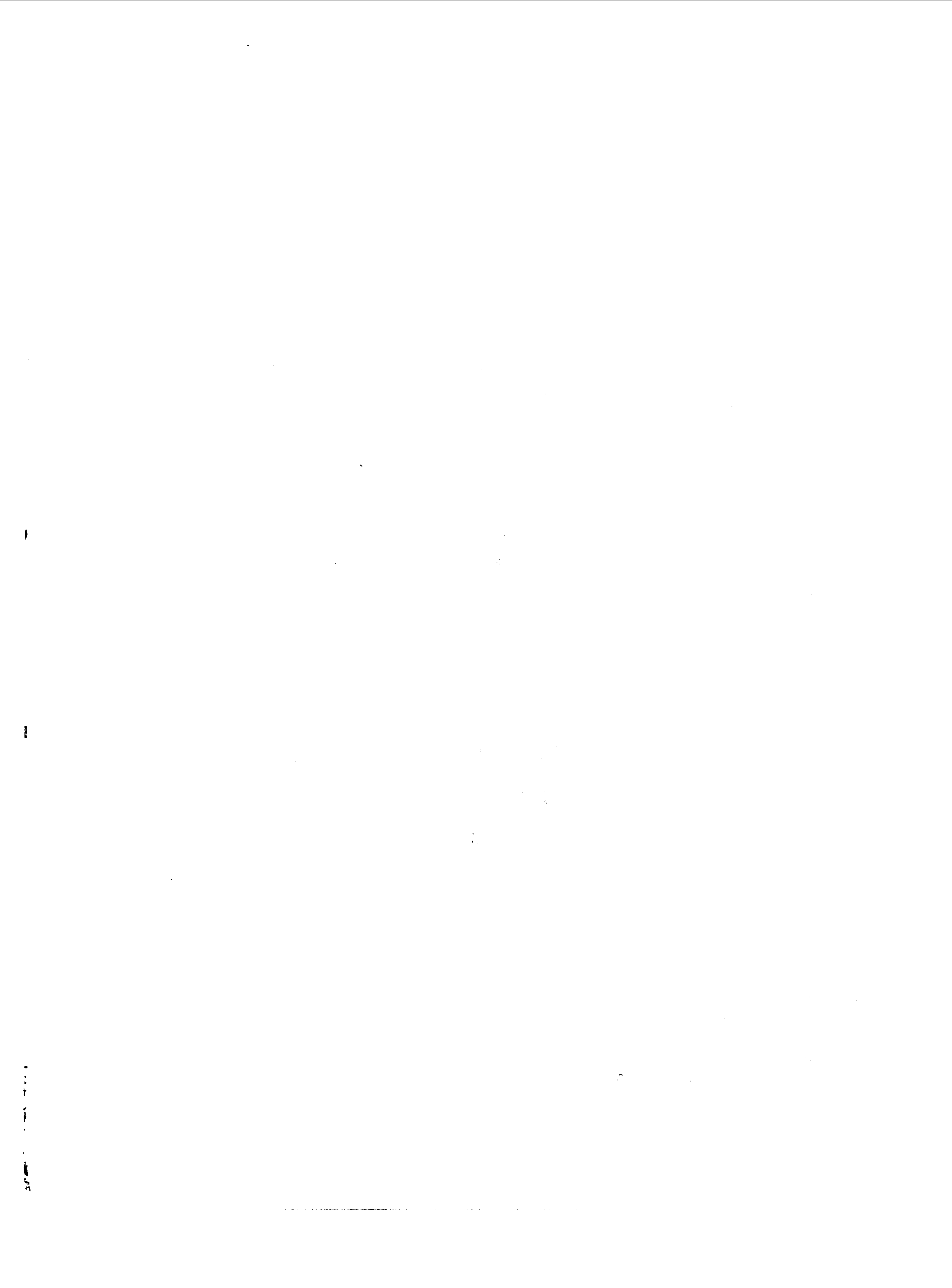
辛集補

山齋客譚跋
卷第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信
鐵
錄



信徵錄

念佛異徵記

島山徐慶濱撰

欽塘徐浩軒

先母太宜人于康熙乙亥五月十四日長逝先是太宜人奉佛甚謹繪念佛圖一紙上繪一大佛像旁累數千圈以記念佛之數圈數已畢置黃布袋中數年矣卒之日申刻家人焚袋于磁盆從釋氏言將以附殮也忽盆內有教眾疑盆碎俄見五色光起布成縷色上現樓臺殿閣欄楯階砌之形蓮華上合掌跏坐之佛數十雲中女菩薩一皆如白粉新畫者親友男婦童僕以及治觀成衣之人無不驚嘆觀次日將殮撥灰啟其袋背佛像樓臺諸形與袋面無異又一老媪執佛于隨行誠異事也謹記以示徵信者傳之

說鈴 信徵錄

吳斗文口述

晉陵周蓉湖

常州武進諸生吳斗文為人誠謹康熙乙亥正月初一日偶假寐夢一人若差官者闖然而入置一篋書云是聘汝乃東嶽主者聘請即行斗文驚寤適其僕亦夢所見正同方以為怪尚在疑信三日後前差復來斗文即昏然而去夢至大街門有青衣引入旁廨為屋三間四壁滿架俱冊籍斗文問此何處是何冊籍青衣云少頃自知矣斗文試拈一冊觀之上註北直大名府細視皆姓名也俄有一人出方巾深衣相與揖遜而坐曰即日叔運將臨皆由東嶽所定本司冊籍浩繁因君業師楊某薦君盛德故來相請時楊已歿五六年矣斗文云生乃無知腐儒蒙業師謬舉恐不能辦事且業師違背日久不識可一見乎此公即招手而楊已當面矣師

弟相見必然揚曰汝今年三十六祿命已盡吾愛汝品行故相引至此暫為效勞或以徵功少延亦不可知即不然此間職事清要殊為不惡斗文問此何地曰東嶽府也頃公乃司生死籍者因叔運數多須藉手相助故請汝至云今日且歸自此常來切須謹慎曠畢而去斗文亦醒嗣後每夜必去至則有吏捧冊置大案前列大算盤與前方中者列坐檢冊共視吏從旁下算于甚疾方巾者曰此皆應死之冊其有忠孝節義陰德重者去之不列于冊冥畢至天明亦醒矣但其地天色慘白無日光斗文偶渴索茶青衣搖手曰此間茶不可飲也或有家友問斗文曰君所算何等冊籍斗文曰各省俱有山西平陽最甚又問冥中所聞論何事曰冥中最重者忠臣孝子節婦最惡者不忠不孝而尤恨者陽為忠孝之言而陰為不忠不孝之行即如此直止孝子一人係滿洲節婦一人係永平卹姬耳曰若里巷市井間罵父母者甚多何不皆誅之曰此輩愚頑無知父母失教或係前生冤對或係畜類轉生不足深較唯讀書知義理者倘犯忤逆必削其前程或奪其壽算無所禱也而楊君之及門甚多有疑斗文為妄者因共作書一封致楊焚于東嶽廟爐內數日共探斗文曰近日至嶽府見楊師有何語乎斗文曰楊師正命我致意諸同門友曰極承相念致書通候幽明之隔不便回書但諸兄所問我亦不知即知亦不便明言也我在彼因平日無過逍遙自在諄諄以道義行止相誡諸兄切勿妄為自墮惡業也眾友遂駭然三月間斗文竟死而山石有地震之突

說鈴 信徵錄

二

收伏靈龜記

婁東王鶴尹

林有媳吳氏于康熙乙卯三月下旬驚見樓窻黑影躍入遂抱微
疴至五月初旬神思昏迷語言顛倒口云上方神為難隨往懇請
病終不痊閏五月初忽云吾乃海西大王同先鋒蓋由領兵十萬
在此限七日內來取驛甚不倫據病者醒時云常見一人或小帽
黑衣或紫衣披巾種種變化莫可殫述飲食不進已四十餘日矣
林遂至蕪州圓妙觀請寧隆鐵竹道人施亮生法師治之閏五月
十二日師至妻東往病者臥室書符禳治厥怪若為不聞師曰茲
怪其有寃乎吾行符多矣未有見而不通者今若此必其怪以寃
為子象聖之前而神將所不忍驅者也俟再行法以禳之則可知
矣有頃病者口中云汝用何法而能治我我神通變化現影蔽形
甲兵甚衆豈汝一人所能敵乎師曰此狂言也吾以法代天宣化

說鈴 信微錄

三

救濟民疴解不釋之寃誠虛民之祟今所以不遵行法以治汝者
惡汝抱寃而莫訴也如必恣肆狂詞不告所以一旦奏聞 上帝
雷火下焚玉石無分寃仇莫辨悔之晚矣言畢師往外室病者若
有異泣狀曰我寃沉海底昭雪無由幸遇法師正析群穢項間息
主出口唐突獲罪已深倘彼奏聞永淪幽暗奈何乞請法師以訴
之師至詰其故病者云我奚兆禎也初世在明朝為女身姓楊氏
雲南人建趙元禧為夫婦十年元禧即今吳氏也因其家貧我紡
織以資讀書一旦及第官為翰林編修豈意其原棄糟糠另娶美
妾身居京師得志忘歸我含忿自縊至本朝託生于浙江衢州府
吳家為子名兆禎趙元禧死後亦託生于衢州府吳家為女以宿
業未了三歲時遂訂姻盟後有兆禎同意友邢華瑞者倚恃豪富

強行納聘喪氏父母厭貧重富逼我逃婚竟贅華瑞為婿我又為
周氏繼母所辱因投河而死幸遇趙恩主收為內侍身居水底已
十八年喪氏能廣積陰功死後託生于太倉吳氏為女邢華瑞即
託生為其隨嫁使女名桂花我同寵恩主追尋至此住後園池內
上年秋間見桂花于池上滌垢被我擒入水中逃婚之恨雖報而
棄妻之恨究未能申因遍控神司許以索報故敢來為祟耳師曰
如是則真情可憫第汝向來何得又以邪異惑人而所謂恩主者
何怪也答曰恩主實係靈龜藏修已八十載有十八般變化自稱
海西大王能撒豆成兵所云先鋒豆由及領兵百萬皆其變化也
頃間唐突尊嚴自知罪重不敢後來因命我懇求法師乞賜原情
解釋師曰悲哉業報因緣循環若是千生萬劫固有釋持我今為

說鈴 信微錄

四

汝建齋拔度和解寃雖奏聞元帝策封靈龜汝可放吳氏速還病
者口中謝諾而去須臾復來云恩主致意法師倘得起奏感激非
常自當悉聽所命不敢有違矣自此吳氏遂避語言竟如平日向
被靈龜攝去繫于水晶宮歷歷確有所見聞不能悉記詢知果有
隨嫁桂花去秋溺死後闔池內遂擇于是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修
齋極度奏封靈龜為顯靈振元保護將軍于蕪州圓妙觀元帝聖
前永遠隨護其怪遂絕吳氏已不食五十日醮末三日而起居如
常飲食漸進至十八日晚師行煉度法吳氏出恭禮未竟而入神
思復迷云我楊氏也與汝積恨實深本不甘輕捨感法師威德幸
已解消今我承領功勳將生淨境汝曾未盡誠致禮懺悔前愆豈
體愈病痊遂泰然自處乎今罰汝參拜終宵于方釋忿而去耳家

人苦謝之因復扶出長跪至旦迨法事竟始入自是永安無恙矣

禁牛油燭文

當湖李登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登將赴公車因至武義候別房主高武義寺中二十日夜半忽聞東廂宣佛邀請起視見火炬森列一金冠朱衣拱登曰稍坐俄而鬼卒牽三犯至一是製牛油者一是造牛油燭者一是煎牛油燭者神曰草木脂膏儘充燃燭如是造孽穢觸三光過往神曹無不忿怒火焚不足蔽其辜今依新律各懲一以儆衆製者永入黑暗獄造者投牛胎未生而死不見三光者三次煎者替日立時處分訖起謂登曰幸遇此君其廣為勸戒登尚欲細問空中忽大响亮張目紅光猶繞室似夢非夢而寤此日遂歸至蘭谿恰搭販牛油客船意欲告之值歲暮債長彼方以為利

說鈴 信徵錄

五

輕言恐反生疑抵家急為刊布不敢負神示焉

回陽記

海昌陳叔文

余自少業儒長無一得大善事雖不能行昧心處亦未嘗不自警也至于佛法向無是願何敢妄論康熙丙寅閏四月十六日忽患背毒日甚至念五日過體疼痛時醫僧隱然偶談三昧水懺因果余曰若論前世因何不速了結若論今世因細思無是劫是夜昏暈魂從頂出欲往冥府明此果報忽見本境土地引余而囑曰此去有三路汝須從中路往餘二路非汝所宜行也途中湯切勿飲關內橋切勿過犯此三者必不能回生矣余曰惟未幾前途果有一婆施湯湯甚香飲者甚衆余至時果招飲余即潑地鬼欲來擊婆喝曰此是三世僧不可乃得脫不數武至鬼門閉關門謹閉有

青面鬼十餘毛身赤足問于有批乎余曰無鬼曰無批問不開余

必欲進鬼曰無批非三呼不開余究其故鬼曰有道法者乎太上老君有佛法者呼三世如來有善行者呼救苦觀音余因思婆與我為三世僧即呼我佛如來開果斷鎖自開進聞見有大水廣數十里水上有橋一塊分為三道左名登仙右名積善中名奈何余憶土地之言不敢上橋問水中鬼云此水何名答曰苦海余令鬼渡之鬼來背曰爾身重不能余曰何重鬼曰爾是前世念經人是經重耳正躊躇間忽見兩頭陀來挾我而過問之云四年前我二人到宅蒙君雷我一粥又惠稻草兩束在廟中一宿皆君德也今俱坐化在此是以感恩渡君耳回顧苦海見一人從中橋而墮猛獸毒蛇圍阻其人厲聲呼母便生蓮花托起余問其故頭陀曰彼

說鈴 信徵錄

六

姓朱屠夫也性頗孝故有蓮花之現嗟乎一孝真可敵衆惡矣由是別頭陀過苦海游冥街見市肆四五家過此乃是第一殿街門門上扁一座大書秦廣大王柱聯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進殿見兩廊陳列確白上有條示凡陽間受訟者受此罪又見僧人數十進殿俱北面而立王起至西南隅北向誦云彌勒佛速賜報應風須更有大風至見有衣帽不動者有吹去帽者有裸體而立者于是王乃禮送衣帽者出遂南而勸問余竊問冥判云有德行者不動罪小者去其帽罪大者裸其體余出過第二殿門閉不進至第三殿見兩廊鋸解者上有條示凡陽間活拆夫婦者受此罪至第四殿見兩廊油鍋上有條示凡陽間奸淫處于者受此罪至第五殿扁書閻羅天子忽人叢中有呼者視之乃業師徐瑤光

也師引余至大樹下驚問云汝已死耶余答不知因病毒至此再
師云吾為汝查即往問一冥判姓徐者曰彼壽未絕師曰此地不
可久游况可見閻君乎與余劇談世事秘不敢泄大約陽惡受罪
猶輕而陰惡受罪最重耳余別師竟進殿前閻君也曰汝何人敢
擅來余曰我非僧亦非道唯此良心未喪耳閻君曰汝在世誦經
念佛乎曰未也閻君曰汝既如是可知有此志乎余曰正欲明背
毒果報故來此閻君遂令冥判查覆移時捧卷至余窺之見簿籍
分明昭昭不爽凡行事動念無不錄者大善書黃字小善書紅字
大惡書綠字小惡書黑字不覺毛骨悚然閻君看畢云此係毛寨
婦一案未結耳余叩問其故閻君曰汝欲知須至白鶴山問汝師
余問路幾何曰七日但此去不能回陽矣余頓捨身一往徐冥判

說鈴信徵錄

七

代余來案前迅速香執之可以即到閻君首肯命徐冥吏引出至
一高臺將余推倒白鶴山已在望矣但見層巒疊翠七寶莊嚴恍
然極樂世界也松下茅蓋蓬庵有師兀然獨坐見余呼曰汝果來
耶吾已知矣汝是三世僧前世名木清乃江南報恩寺僧也余號
明修是汝第三世師汝在江南見毛寨婦家有孫俊雅欲化為徒
毛婦不允汝潛行誘其出家大隨汝將犬擊死攜其孫歸寺養
至十六歲與孫披剃但毛寨婦因哭孫喪明死訟于冥而犬又以
無辜索命汝託生時犬咬其背故發此毒醫汝隱然僧即前世埋
犬之人余求師曰何以得解此結師曰或誦金剛經一藏或拜藥
師經一部庶可解此余曰弟子雖是三世僧願師開示佛法師即
指壁上偈曰佛法僧三寶看來是常套若還參得透道沂容易跳

汝能解此否余曰不能師即舉手中如意打下一箇余心似覺有
省師曰汝孽緣未斷善果未到且回陽世余問曰何時當何時到
師曰若要孽緣斷善果到直待玉兔金雞叫余即拜為來世師語
畢忽然驚醒因口傳情書以警世云

竊銀因果記

虞山孫振先

康熙二年虞山糧道署有張祿瑞昌者附收屬邑解銀二百四十
兩未及歸庫暫存筭中隨奉遣往郡越三日歸啟索視之衣履如
故而銀已蕩然矣驚詢旁人咸未曾啟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
卧于戶側者曹僕陳美也即問之于道主命發捕究之是日拷掠
竟夕不得次日入窮治之而終不得張祿訴之于城隍又訴于南
庄神十七日神下凡入署週迴環遠而少頃同祿有曹璘者正

說鈴信徵錄

八

寇伏几厲聲疾呼曰喚張瑞昌眾往視之乃神語也昌至神曰爾
失銀乃曹璘之僕陸賢盜去而曹璘不知也賢于初十日時盜銀
持歸欲以授伊父將銀百兩陳之大門靠棧適璘父出賢慌却步
而走時有某傭兵茂歌涼戶外乘間而入挈以待歸詎意非其所
有持銀至家母即身故孩兒痘殤吳茂亦患疾相繼而死總以不
義之故貽害一門也其五十兩一封入家人竊見分散已不可追
又九十兩現藏樓下床底可令曹璘押陸賢速取眾欲將陸賢究
詢又厲聲曰勿加刑小孩子飯且不知飢飽作此歹事自有報應
多拜上盧老爺打轎去言畢曹乃醒少頃復作差語云我姓陸乃
城隍廟西班項南庄移會我主特奉差來此銀已換雙皮紙包盡
往取之我弟兄惟好杯中物耳曹遂飛然不知所以眾以告曹

乃挑燈作揭亦欲訴之于廟仍疑衆之誣誣也次早起欲謁廟即
押賢取銀忽又伏枕曰吾乃城隍也為昨日事往拜南庄道經此
見曹璘借他說一明白這銀子是陸賢偷去曹璘並不知即與
勤陳美却是因果前三世陸賢是毛家了鬻而陳美乃小廝也毛
家將銀十一兩三錢置之桌上小廝盜去害了鬻過打了鬻身死
美因孽重一世變猪二世變狗共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滾水
泡之所以有此一椿孽報即張瑞昌亦因前世欠銀一百二十兩
今不該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了三十兩俱令其擔承若再贖補則
冤冤相報將何底止故令陳美與勤與之說明消其懷怨可也又
孫瑞陳天霖你衆人前有稟單昨晚差鬼隸沈卿來此查察見
曹璘又寫一單說你兩人冤他曹璘速取單來果于箱中取出兩

說鈴信徵錄

九

據訴稱口述南庄之言並無冤他言語隨命判官取筆銷此一椿
公案又云曹璘你妻奉齋并女兒與他何干都寫單上存銀九十
兩陸賢藏之床上下將瓦蓋昨晚使女取炭又取去三兩止存八
十七兩可速取之遲則又散他是因果報應幽冥之中纖毫丕爽
陸賢自有報應又囑衆稟在公門中正好修行方便做好人凡人
行不好的事害人不必實有是事只一起了念頭便是作惡了凡
人有子無子皆是前因神明將手自指心窩畫云若要求兒子也
不難只在這點不壞便有了言畢而去衆許醉拜云我是一縣之
主豈是為飲食小節因見你等心念志誠末此說一明白我回縣
矣曹乃醒衆皆驚愕璘即歸從床下索之果于瓦下得二封先開
視俱是白石灰曹猶憤然未至縣二十里啟封則銀也乃共怪異

阜縣較兌果八十七兩可見冥冥之中報應如此之速特刊布以
警後人

王天君顯聖記

嘉興郡城東郭外有賈人王公洛者妻方氏父瑞宇于康熙三十
八年巳卯五月間方氏足患毒勢甚危醫藥罔效忽一日突告夫
云今日須治喜蛋黃魚炙雞肥脯享我夫云汝糜粥不下咽者數
日矣何用啖此方曰我汝父執願伯生也汝父存日家甚殷我因
貧舉會謀生汝父許與二末遂更集友八人刻期治饌八人畢集
若父獨真約會遂不果家益窘困瘁而死初入冥時心甚恨即具
狀冥官冥官曰王瑞宇不久將死俟到日實對今汝父死已五年
事尚未結通者即都獄吏偶珠余遠適至汝家饒甚汝宜厚享我

說鈴信徵錄

十

王大駭謀諸鄰友友曰盍至營秀道院延道流作醮驅之詰朝道
流至方氏在卧室即云彼道流我生平熱識皆葷酒葷葷能動我
作醮終日訖無效道士告王曰余葷力薄君宜急延靈官潛向旭
法師術高可治王遵潛拈舍潛謂作醮可遣方在床又云汝牒我
將令入冥獄今先殺汝妻以洩憤方遂閉絕在床夫大懼再三懇
之云我必不敢牒汝鬼曰汝無信須潛法師作一券與我潛遂作
券鬼云內有一語未妥須云永不再牒潛准准如命鬼又云可即
于病者床頭焚之潛曰今可去矣鬼曰我尚欲居此未去潛憤甚
遷至中堂作法召溫帥俄而溫帥降鬼附婦體若大怖狀急趨匿
床下婦足疽腫不能屈伸者已旬餘至此趨下若無疾者連縛額
云小的去小的去婦遂清爽一日夫中其病中所云茫然也明夕

鬼又至自言昨為溫帥驅逐再三哀懇訴冤遂蒙釋放今復至汝家矣潛更無可施法令其夫至鬱秀道院捧王天君像供于中堂作詞上訴明日天君忽附婦體作大教曰汝野鬼何得擅入人家婦後作鬼語備陳散會始未故懷恨至此婦後作天君語曰據汝所言未可全信當遣使至冥府拘王瑞宇而質俄而瑞宇亦附婦體再三伏罪天君云汝與信散會使友謀生無資抱恨而死當杖汝二十空中忽有鞭朴教天君又云瑞宇吾已薄責當使公路禮三官懺為汝消愆其妻為人賢孝何可因翁過而累及彼身鬼云方氏數合災迹因而附會非敢無因作孽也婦又作天君教呼公路至前謂之曰汝作事非善今秋將有大咎公路稽顙哀求遂云汝速改過遷善禮懺消愆不獨宥汝妻且當宥汝鬼又云汝家柴

說鈴 信徵錄

七

房內何以復藏二鬼速呼至詢之即作鬼語云小的乃方氏父母我塔伐吾墓樹故至渠家索取天君遂呼公路曰汝為人塔不能較蔭外家反伐墓樹罪不可逭公路告曰此舅意何開我舅適在亦再三自訴謗罪于王忽云卿起舅即兩手交加拆之堅不可開再三哀求逾時始釋斯時鄰比咸趨入視婦報音朗朗皆作哀語謂其為善人某為不善指不善者云汝急去其人頗強壯即傾跌仆地道士聞之亦入視天君叱曰汝道流宜持戒律何擅入婦人財室道士惶怖疾出天君曰鬼已離汝家方氏疾即平我神去矣我神日朝上帝今適戊日天門不開故降汝家使世人知天道無私善惡之報厘毫不爽且汝等不可稱我為天君此號至尊我不敢當但稱余為靈官元帥足矣言畢遂寂然道士率其侶恭迎神

德回院至夕方氏昏卧不醒遠天明足毒膿大潰疾遂愈世如常時里人咸以為異予遂為之紀雖違不語怪神之訓而使觀者惕然警懼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散會小過冥責若此則大於此者可知其于勸善懲惡亦未必無小補云

初生能言二則

相卿進士陸大勝名費錫言其族人家僕婦產一女甫脫胞即能言自云前生乃娼婦因不善媚客為鴇母痛答遂自縊魂無所依常在蘆葦荒草中當風雨悔冥心神變絕有同鬼謂汝無拘束可以投胎問其如何往投同鬼云汝見婦人大腹者即入其禪可以出世矣偶見孕婦漸未遂如其言投之果得生今又為女命也因長齋終身康熙年間尚在

說鈴 信徵錄

七

為草初京師有一孩出胎即自說曰我手如何傾小即父母驚問汝是何怪孩曰我是江西客商在湖廣販貨三載適當兵馬絡繹之際舟至安慶遇一將弁盡奪其三舟我舟三氣告遂我一舟我聞其名為白韃子也自此歸家不出忽一日有肩輿至庭中迎我忽忽乘之而往至一院予一交跌出竟在此間然自覺手足俱極小矣其父笑曰我即白韃子也俱費雲藥言

城隍示衆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平素無惡不作通邑切齒忽一日自詣縣治兩手自然反接口稱奉縣城隍命接到案本縣起辭至府城隍問罪令以為心疾逐出後來兩手俱無絕而數人摩不可開如此數日令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至即焚牒劉即

伏塔下號呼痛楚若受朴者頃刻受刑處俱青黑破爛刑具起自
言府城隍仍發回本縣遊各門示衆仍反接而出若有押者至縣
循行各門凡平日所作過惡一一高懸臚列且云無若到某為惡
現世受報也游畢七竅流血而死觀者日數萬人邑令為遂陽進
士楊振藻武林諸寅吉言

董介休託生

嘉善廉生董介休為人善良康熙癸酉年病故甲戌夏其女病中
忽作介休言曰我去年命夫當死為庸醫用熱藥腐臟腑故絕耳
冥主查我尚有一歲之壽惜軀設已壞甚為憐憫我以時日無幾
求早託生今生于平湖縣南門外陸家此時止能啼笑尚可與汝
輩談認家人來視我當以一笑為信他日能言則不復記憶矣言

說鈴 信徵錄

十一

畢其女病亦良已家人往視之果然嘉善唐石公言

活無常

康熙二十八年仁和北路村有王姓者為活無常潮鳴寺僧忍生
與隣房僧越凡皆北落人也二僧同歸探俗次日忍生過王姓者
謂曰汝寺中有宣越凡否不出十日死矣忍生問故王曰此僧係
我勾取牌票現在但不知何故有滿洲官兵隨後趕打報云還我
經來還我經來忍生念昨日越凡同歸無病試往探之則越凡果
發熱頭腦遍身疼痛忍生遂勸其還寺調理數日愈重作斫人言
索經詬罵自擊其身首且需酒食燒割必席地祭之狂言不已未
幾竟死衆僧始悟為羊之初八旗官兵駐杭延僧追薦僧利其厚
視每日敷演道場務為飾觀而禮拜誦讀虛應故事故經典缺如

不意冥冥中不可欺也彼同時主壇僧共三人一為本寺僧一
為義烏寺僧南明聞之皆悚懼不久南明死時滿兵為崇亦如
越凡濟可遂請僧為死者誦經七七日後三年死蓋僧家誦經
禮懺皆以主祭者為標的缺文脫簡隨其引唱故罪獨歸之也

前身老儒

順治年間浙糧道熊高少年由詞臣外轉時嘉興縣令高登雲語
同僚及胥役曰世間因果莫謂渺茫如今熊道臺乃吾高氏之從
叔也熊家與吾家同里開世為婚姻從叔績學不第年八十而志
不衰一日獨坐堂中隱几而卧忽見青衣小帽二人長尺許盤旋
庭際漸長如人上堂不言所以掖之出門從叔驚詰之不荅然亦
不能脫隨之至一家認是熊姓乃其戚也時熊姓無子適其妾將

說鈴 信徵錄

十二

產堂中親友會飲以待弄璋從叔入其門連呼曰吾何事為二役
持至此君輩豈不為吾解之乎飲者亦不荅竟掖入內室見一婦
臨盆狀二人將從叔一推不覺已在盆中矣周視作嘆說之報熊
一家皆驚以為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復言至七歲尚不能語父
欲延師訓之無奈其瘖一日偶隨衆遊步至前生高家之宅適從
叔之婿偶在門兒即搜裙囊之曰相別六七年獨不來看我乎且
見婦翁而不為揖禮耶衆皆大驚始知前生即高氏之老儒也自
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薦鄉書十九聯捷館選出為監司故
名曰高今熊公自亦不諱言之也

屠子變狗

康熙丙子杭州油燭橋諸行吳德甫賣猪且業屠三十餘年矣六

月間止一子一媳相繼而死至九月念六日夫婦同夢其子媳歸家于身穿白衣腰繫黑帶媳身穿褐色衣云吾二人向間壁索子舖夏家投胎為狗求來看我認我衣色可知也夫婦驚醒即晨起往夏家而夏家夫婦亦同夢此二人至家問之曰汝隣家吳姓子媳緣何來此對曰吾二人向汝家投胎求汝憐念語未畢又見兩男一女突入遂寤方早起而吳德甫夫婦已至問夏曰汝令媳坐辱乎夏曰吾兩媳皆未懷孕夏妻忽笑曰吾家止有此狗方產耳共往視之則果生三牡二牝內有二狗果類夢中衣色因泣而告其夢彼此駭異二狗雖乳吳竟攜歸至今尚存吳蘭墅言

猪狗託生

蘭墅自言康熙壬寅八月在江干中沙某姓香行內寓宿五鼓聞

說鈴信徵錄

五

衆人叩門殺甚急店主疑為盜竊起開門潛于暗中視之見門外一吏點名共十三人又有卒持棍驅入屋後復有四人亦將隨入吏喝曰汝四人係間壁王贊明家去者卒持棍逐出少頃寂然無聞迨明視屋後猪圈中生十三小猪往王贊明家探之則其家母狗下四狗子矣

為子索負

杭州吳元甫者誠厚人也明崇禎十七年同鄉河南監軍道陳朱明為元甫之親謝任歸家有軍校王姓者送歸因河南流寇未平王有千金不敢携歸寄吳元甫家而去約平定來取焉輩之後杳無音信元甫即將其資經營家漸裕矣順治乙未年生子名禹咸自幼頑劣長更桀驁不特與父尋釁元甫隱忍聽其荒費至禹咸

二十歲生日元甫為子設醮并宴親友是夕令禹咸于房沐浴適元甫自外入遙望見浴盆中人即前寄銀王姓人也因大驚悟即設席南面請其子坐其子不肯元甫曰汝坐我有話說強而後可遂告其子曰汝非我子也汝前生王姓曾有寄銀之事久無音耗故我權為營運非我設謀吞騙也我所有家資應歸于汝我退閒優老可矣遂以帳目鎖鑰之類悉付禹咸禹咸聞之亦覺大悟叩首謝罪從此自新作家孝養其父終身至康熙乙丑年為戶部從事迄今尚在蘭墅言

賣婿之報

海寧茶磨山有庠生史構者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貲百計無可奈何一日忽商于父曰婿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以為

說鈴信徵錄

六

上省之資父以為然遂囑媒嫁之農家而鄉俗嫁娶婦者里中豪石皆得染指史生所獲止五金耳方換登舟其妻即病狂作奴語曰汝夫求功名乃為此戚倫之事吾亦必拆汝夫婦怒罵不休者數日其父為祈禱醫藥間而構入關即覺精神恍惚初場夜半忽見其叔來詔為纏繞草草畢七籠而出第二場則日間閉目即見之至晚噴責愈厲曰吾必殺此無行禽獸也此至病劇不能終場十七日買舟浪跡還離家未十里死于舟中計至家妻病始愈

殺僧完報

康熙甲戌松江朱涇曹村曹某素豪于鄉擇人而壘但不善刀筆每以為恨偶一日有僧來化緣乃其近里之人能寫詞狀曹與語

甚相得即雷至家凡有詐害之事悉與商之資其寫作歷數年而所獲皆歸之曹僧無所分僧積念求去且有所挾制也曹懼其宣布事露與一僕謀殺之僧知之遂逃于竹箐中僕求得之僧復跳身逃于牛車棚屋之上僕入蹤跡得之主僕共擊殺之隣里懼其勢不敢出救乃投其屍深溪之底未幾有僧亦來村中化緣人鮮施者僧頗出恣言一童子謂之曰汝何敢乃爾倘遇曹老相公必殺汝矣僧曰人豈可殺乎童曰前月某僧與曹老相公不合殺之如一雞耳僧亦奸徒遂言此我弟子也向聞在曹宅供養故來求之今聞被殺我當索命即鳴之妻縣曹某計無所出與朱涇程某商之程某之兄號吉文者為武進士世家巨富程云此事給我兄二百金我百金即無事矣曹欲以四為抵程不可曰我兄田甚

曹金信徵錄

七

多置數汝產有王牛頭者乃監生執贊我兄門下且與汝親厚渠正欲置產汝以產與王以銀與我可也曹如其言及僧詞告縣縣訊口然則其徒年貌出門月日俱不對又無確証欲治以誣告之罪僧甯道程安受其物而不與吉文曹亦自喜事寢矣無何死僧之親叔訪知其姪久在曹村來尋之聞有僧人告理之事其叔詣曹訊之曹不為動叔遂告之縣程為執前說寢其事叔又訴于府府微縣嚴查訊之地方有知其事者引至屍處求得一屍而無首有兩右手而無左手獄愈不決遂解之高臬司諱承壽者拘曹主僕禁之獄經二年臬司監廣東巡撫凡獄中囚無證據者即與銷案釋放將放之前夕王牛頭忽夢差拘至一大衙門懸牌候審者數起內一起首犯曹某次曹僕第三程某第四程吉文第五王牛

頭告僧某少頃銀鎊而入一一審鞠牛頭亦不甚了了而不與問審畢忽聞傳旨云曹某主僕立斬程某立絞程吉文其弟彭射財未經入手不知免罪王牛頭亦係無干俱行逐釋醒後驚異後聞放囚之言以為夢境無足憑信不數日忽聞曹某于獄中發狂將其僕湯打咬遍身重傷而死曹亦自搏其胸扼其咽喉七竅流血立斃王牛頭始信夢之不安遂至朱涇探程則亦于昨夜見僧持索入房即患絞腸痧死矣程梓園先生言

完姻之報

海鹽庠生王汝諧家于城南之余山有田數百畝每年以役事與里書張某往來甚熟張女珠色已許字矣而張以盜用官糧事露借宦僕銀十六兩以女為抵宦僕利其色竟不往索逾三年計其

訖鈴信徵錄

文

于母應三十餘金張不能償遂欲奪為妾張勢莫抗方在窘迫適汝諧過其門見舟輿雜深意其嫁女也八賀之見張夫婦相對爰泣詢知其故婉諭宦僕反遺詬辱汝諧怒曰汝雖勢豪然欠債止須償耳寧有奪人有夫之女者耶宦僕曰渠原以女為質今不能償得女何害汝寧能代償之耶汝諧奮然曰吾雖非素封諒亦可完此事遂拉宦僕至家計于母悉償之事得解而女獲于歸矣張夫婦泣謝汝諧亦無得色明年丙子其子顯一遠登鄉薦人以為陰德之報俞叔音言

殺鳥之報

石門南前村民俱習鳥鎗以射鳥為生凡用兵需鳥鎗手即徵調充伍有錢漢冲之子技最精百發百中生平殺鳥不啻數萬家亦

稍温未幾死號呼痛楚如中矢石以手過捫輒云此處有鐵子痛不可言以針挑之少減如此挑撥數日身無完膚而死

勸賑再生

康熙庚戌吳郡大水禾稼靡遺山諸生知鼎同甫里紳士耆碩設廠施粥其規條祀他處加詳經冬歷春全活尤衆其夏疫癘大作鼎病劇氣絕號在萬頃波濤中沉溺下墜忽聞風雨雷電見甲士萬騎擁一神人人首龍形鼎哀懇救按神曰子生平無大罪無恐大凡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為君子者不可以無福之善而不為不可以無禍之惡而為之尤不可以有禍之善而不為有福之惡而為之今當救汝乃振動鱗甲水勢分開鼎氣始蘇因請問施粥一事神曰俱有案卷已達帝所隨有侍從開箱呈閱神曰子名在

說鈴 信微錄

尤

內命將士送至新苑大石橋曰從此去即歸家矣泊岸耳聞春馬悲號言已氣絕一晝夜矣病尋愈時妻與次子亦垂危而並廖

鐵面索負

秀水某姓者買于吳江偶泊舟水次見一人持拜匣入其舟揭板置之而去不及問名姓去久不來某取匣視之銀也遂移舟他所次日徑歸遂成小康越七年復泊舟舊所忽見前置銀人來審視而去某急歸避迹不款日遂病本鏡土地見夢于廟祝云其欺匿吳江其銀今彼告發吳江城陰關提汝掛其可助瓦一萬我止為之回文稍緩其期今其從容處置家事可也次日廟祝往求施瓦不敢言及其事其不允遂晚其怒狂言曰汝取我銀致我悶恨而死七年後纔得汝肯活汝即半夜竟斃蓋其人之舟與失銀

之舟相類同泊一處彼人誤認已舟且誤以其為舟子故委之而去後乃知為他舟給去故至死不知姓名至七年後識面而始報也幽獨隱微寧可欺乎此康熙七年事宋稚圭言

誣良慘報

平湖縣甲子舉人張晉為淳安縣令胡諱就臣分校所拔士是冬張至淳安國公車賄轄之費先是淳有富人某被盜邑捕已廉得七人富人復賂捕役砌其素仇三人在案功令凡強盜情真皆立決胡公嚴鞠七人已吐服三人者苦刑不承富人慮其昭雪為已害百計陷之胡公終疑不敢定富人聞張至為邑公門人遂盛席延之且致折席四十金因訴已被盜始末且云三人者乃積盜故拷掠不服若併殺之則邑中盜賊根株盡矣次日張謁胡令飲次

說鈴 信微錄

予

見胡若有疑事不決者因叩其故胡以此案為言張素貧感富人贈且不察三人之寃遽以富人之言告且云訪之地方輿論如此胡遂定獄得報俱論斬次年胡卒于官張亦下第歸因往淳奠胡入署之日適值決囚詢之知即此案遂驚悸寒氣漸瀝以病歸三人即隨至家張遂狂言皆三人索命語父母妻子破家祈禳許為起薦竟不解數日而卒徐殿臣言

施錢延壽

杭州天開河姚鳳臺為人素不良武衛一方人皆惡而畏之偶有老童生王鐸貧無立錫謁姚求其薦館姚忽有憐之之意遂延至家令自設帳給其衣食三年奉坊土地忽召王為書辦每赴召則昏然如夢偶一日在土地祠辦事見勾票有姚名王即泣土地

求其救免土地云我只是奉行衙門如何可免倘此人善行當
為申救耳命取姚善惡簿視之但見此人惡蹟累累土地怒曰此
人速宜拘解王再四細閱冊內註有某年月日某寺僧某往某寺
參學至某渡無渡錢舟子雷其坐具僧苦求不與姚遂代僧與渡
錢七文王喜白土地曰此一善甚大可以申救矣王遂為詳請俄
得批回云渡僧善行延壽一紀王喜極而寤至姚處則姚已死
將歿矣王既不敢泄其事惟外屍側伴不得歛少頃姚魁命妻子
環而拜之至今二人尚在然王亦自此不得復為書辦矣此康熙
十餘年間事

土地斷事

石邑有鍾姓人與勞姓者同務開舖勞素狡惡欺之累沒其資

說鈴 信徵錄

主

鍾恨甚欲訟之官念勞與吏胥善衙門情熟不能申理乃作陰狀
訟之城隍直道始末并腫八款焚之城隍爐中數日無事鍾亦不
置懷矣勞一日挈舟至嘉興甫及玉溪鎮忽狂言曰亟反舟土地
未與甚惶遽舟人未信又忽言城隍有差至矣遂歸迨晚而死鍾
與勞隣聞之誠妻子曰吾狀雖亦將死矣然吾猶罪不當死其勿
發半夜果死覺身至城隍廟八二門見人傳呼曰某人狀已發會
藏廟土地審矣遂至土地廟見被犯于証俱在土地呼入庭訊勞
欲置辨土地命吏取冊示之曰所告俱不虛到此不比陽世總無
容狡飾也問吏查其陽壽未盡逐一夾二十板云且罰去陽間受
苦即逐出鍾亦出門見其祖父俱在為之勞苦如平生具舟送歸
故家力弱不能登岸其祖父曰可努力一跳即到矣遂相與共往

之若墮崖谷驚起屍源然醒矣因採勞亦復重生但腿足痛楚不
數日跋其一矣其干証為某人則其人是夕若一夢焉此康熙二
十六年事俱雅圭言

殺女慘報

嘉善曹鑑平字棠公妻陳氏性忍酷生二男二女一日陳開門外
焚樂室甚出視之乃送查者粧資頗豐厚因自念吾有二女使查
婦如此兩男何以為生時幼女甫七歲鎖之樓上絕其飲食乳母
醉而竊食之陳怪其半月不死偵知遂逐乳母封閉愈嚴其女號
呼哀慘置若罔聞女聞樓下飲食乞哀無所不至竟嚙樓板穿一
穴俯窺慟哭人不忍聽而父母兄弟姊妹欲救自若也及餓斃時食絮
狀俱盡未數月而長子患疾痛如人扼者忽空中作女言汝憐嫁
費枉殺我令汝一家死甚于我死時長子頭腫如牛不能食餓極

說鈴 信徵錄

主

取一汗中吞其半以手引之心肺皆出而死次子復病壺隔食不
得下口中又作女言索命陳乃哀懇願多作佛事陳解女曰未也
我最後取陳氏耳次子亦餓死長女不一月亦病不食而死棠公
遂得驚悸之症不數月又不食死陳氏方痛悼間忽畫見其姑同
大率亡女詬責之狂易不食其死尤慘死時長男有遺腹一子親
戚端端或幸以為可存一線矣不半載又死但察媳存焉此康熙
念九年三十年事嘉善人感傳之

變屍之報

湖州有醫楊某善諧謔弄戲術人呼為楊白嚼康熙九年欲
製外科膏藥託土工覓新屍天靈蓋值土工焚一女屍遂竊割其

首夜前携至楊舍楊家接之藏于門側是夜皎月映戶見此...
長至天餘髮皆直堂楊大怖強取首出門投之河中後濯出水面
數次楊驚絕跟踰而歸比曉語人言未畢死矣吳玉山言

曹大將軍

杭州大商汪爾泰世業豐巨富又中武進士康熙十年間于北關
武林門內構造大園窮極土木旁有曹大將軍廟俗稱立齋廟者
與其園錯壤爾泰占其餘地以廣園池一日偶騎馬過廟見神呵
之驚擊其背昏暈墮馬昇歸言其故即覽借慧章言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私鑄制錢者引一富人為援有一人欲分肥不遂
首及秀水縣鑄者謀之富人賄寢其事首人恚甚復控之臬據探

乾餘 信徵錄

書

案問証反坐首人又控巡撫又問如臬司首人恚極遂至杭府城
隍扶陰收未幾鑄錢者死首人亦死三十一年六月有市人張某
者至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眾視之死矣昇歸半由復甦曰好
看好看家人驚喜詢之曰我至城隍廟拜下如醉夢然見城隍方
審盜鑄事首人重責三十板首人曰我非証問証陽官屈訊故併
是獲告反受重責何也城隍曰私鑄固有應得之罪然汝出首之
意不過因分肥不遂故扶仇首告欲置數家于重典使問實汝
心何太恚耶故我誅汝心耳其人言畢真然若無病道士張一清

慢王天君受誑

康熙癸卯孝廉施鑒范宇韓友才品秀異人皆以友揚期之弟宇

黃友偶赴童子府試到遲桌機無所取因在城隍廟王天君前取
香案作文歸即昏亂作王天君言何物小子乃敢慢我擅取香案
罪應死兄韓友為延醫調治不痊日夕作神責備語韓友遂請道
士于天君前禮宥罪懺韓友拈香拜叩私告曰天君為聰明正直
之神居清虛之府吾弟因赴試無桌機暫借香案一用亦不為棄
天君何責之深耶未幾施全數友至武林回舟夜月皎然乃共艤
舟將宿忽迅雷烈風驟至提施一舟至外港霹靂一殺火光燭岸
群往救之則施伏船頭已神癡矣歸亦作神語曰汝前程遠大高
第顯爵今汝為無知之弟友來責我我已奏上帝削汝祿位壽亦
不永矣無何病少間遂謁選得四川一令將之任前疾復作而卒
汪秋白言

乾餘 信徵錄

書

陳打笞

打者當入籍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業打笞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患痘陳至
痘神前俗號痘瘡老大者許愿禱保未幾竟死陳痛憤之極至廟
中將痘神掌擊數十牽其像下墻扑之五月初三日陳忽昏暈至
吳江城隍廟城隍責之曰汝子命當死何乃觸犯正神今痘神控
訴罪所不免因責陳二十板陳見痘神亦旁立聽質怒未息猶曉
曉不已城隍曰汝無憂絕嗣但此子非汝子乃汝之冤對來索棉
花債者今債楚而去神何責焉陳曰小人三世卜笞未嘗營運棉
花茲恐誤耳城隍曰此又汝前生之事如不信五月十七日當拘
此人與汝對面汝方無辭耳陳遂醒而杖痕顯然猶覺甚楚也迨
十七日果復如前昏暈仍赴城隍案下呼其子至則絕非其子形

狀矣恍悟棉花因果真然不誣醒後過為人言之始知冤親業對非偶然也

負義之報

鹽城孫一致順治戊戌採花未過時甚窘之有同鄉先達某公周旋甚厚後孫在翰苑某公宦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公陞雲南監司值其逆變亂遂陷賊為其所汙遂與孫珍戚某公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孫丁憂在籍遂潛投之求其指示生路且為航海之計孫伴好言雷之命其子出首某公正法而孫之子某以捕逆黨受賞誣官居無何孫忽見某公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平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孫畏惡之遂歸其竿魁即入室詬罵愈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今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擠其腰孫即大痛不能坐起卧病床席若風靡然於百年尚在江秋水言

說餘信錄

案

活囚之報

毘陵許維徒侍御青嶼之子為楚鍾祥令有強姦其媳者媳不能拒然甚愧恨適父來哭訴之其父遂殺其翁父女俱問重辟在獄值夏包子之亂囚俱越獄而逃迨事平許令出示招衆囚投監且引某年之例惟其戒等免死獄囚多有還獄者父女亦至許令以此案具詳臬司求其循舊例免死臬司不允許令恐欺囚心甚惶惑其幕客江某力勸許令請之撫軍令恐觸怒因循未果而此囚即日起解兵江乃焚香祝天為令作一稟啟委曲懇撫軍諭臬司寬之強令用印自出千錢付投足投撫臺撫臺閱稟惻然即召

臬司令寬釋之囚謝臬司臬司曰非我活汝活汝者汝父母官也

因歸博穎謹乎于庭許令乃始歸功于江矣未幾江返江南鄉試止一子尚幼入幕時并妾携至鍾祥署中歸途下長江附鹽艘而行其子方七歲偶至船頭忽被鹽艘打入江中江號呼求救而江水洶湧迅急轉盼不知所在矣與妾方號哭聞而前舟見一孩浮江撈起在船江急往視之則其子也詢其子云下水時仰卧波上平于祗席毫無驚恐上船衣亦不濕眾咸詫其神異江乃述其事知為活此囚之報云江秋水言

不孝果報

平湖陸蘭史其父止生一子少頑劣不受訓至年十八五月間因一語不合抵觸父母其母怒極跪寃前訴于不孝天雷何不擊之

說餘信錄

案

言未畢忽雷大作折蘭史至枯廟中見一鬼判展一文卷命蘭史視之但見卷中註某事某事天雷擊死蘭史驚悸不能悉記方惶懼問而家中夫婦失子互相怨悔其母復訴于憲求其放還不逾時蘭史已折至庭中矣細問其故口不能言若神癡者至數月而愈至今尚在大改前非矣然與親友談及此事猶時作戰慄狀焉唐石公言

城隍示誡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窺降人某其殷富可啖造一淫三婦一詞強姦室女一詞唆其怨家各訟之官數月不結牽連婦女赴憲備受恥辱張從中為之料理獲利百金得意之極七月初一日起城隍廟拈香拜不能起似有人擊其

昔者即刻吐血救升昇歸自述前事且言為城隍所誅譴不日死矣徐有林言

女子索命

鎮海楊次恭老于文場人極誠朴言其姪孫某為餘杭賣酒已訂某氏婚矣忽與隣女私誓為夫婦不教載竟娶某氏鄰女飲恨而死姪孫遂病見此女朝夕索命百方為崇延道士驅禳道士登樓鄰女坐床上大言曰某與妾約為夫婦今違誓他娶我已訴冥司許我索償汝何為哉道士惶遽而去不教日死次恭以中成見日此之問法華經月餘百刻無疾坐逝

前生驛馬

江南某將軍者自言一世為官因候後一囚一世為馬在棧道驛

龍吟 信欽錄

老

適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急差于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崖殺之忽念我本為人居官因枉殺人墮畜道今復造業永無超脫之日矣作是念已獲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然作馬之苦歷歷能憶特製鞍轡數百副施棧道中益驛馬奔驟馳驟背上木鞍橋最痛故耳方伯王邁人先生述之如此將軍左腿猶有馬皮毛數寸可信

舉人變猪

康熙丁巳舉人趙某者平湖人也邑中富人陸未重因善販糴起發得名有二子未重死長子亦死次子名小米重年未二十有親楊某為經理家事其人素貪狡凡陸之錢物出入楊悉力侵騙歲獲數百金未幾小米重與本邑姓劉者訂婚劉富而老成翁婿甚

相得到見楊之不端往往與婿言之婿亦覺其多欺凡家事商之于翁與楊遂疎楊無所獲利計唯離其婚若無良策思趙某居鄉把持武術多智術未為畫計趙初難之楊許以二百金趙遂細訪某醫士入劉家奸而好利劉有僕頗俊因造蜚語遍貼通衢言劉女與僕通姦有身請其墮胎即誘醫至已室始俱以威繼餌以多

金令醫實其事小米重尚未知也一日小米重至趙處堅拒不見久之命至塔下言汝乃娼門賤類豈可復登縉紳之堂小米重愕然而出過訪果得其說遂大怒訟之官求退婚令拘劉主僕不承遂拘醫詢之醫云劉女飲墮胎藥是實但不知姦夫為何人耳令不奈遂斷離異其女投繯者救矣父知其冤曲愆得生遂別字海鹽某氏劉恨甚訴之城隍願與造謗者同死未幾劉果歿而楊已

龍吟 信欽錄

末

為小米重擇配矣配甫彌月小米重同妻歸寧忽有孩呼其妻為母者未至怪詢之詎云卷于然過質之則其妻所私之子也小米重志極不久得病死而陸氏絕嗣矣一日楊與趙同飲醉歸中途忽大言曰此事我實造端已知罪矣當即赴質自掌其煩不止抵家信宿吐血斗許死是時趙方入秋閣頗得意在棘院忽嘔血數口歸即驚語曰我今歲應中前程尚遠今為陸未重事以二百金之贖為人畫策離人婚絕人嗣今即中式亦不能生見矣嘆說悔恨前放榜之夕死此明報至已小歎矣目尚視家人以泥金示之始悟及卒喪之夕其妻子同見夢云我為陸某之事折盡功名壽算尚不救辜罰在某處某姓為猪猪有五蹄白尾半白者我也速往贖之不久將就屠矣母子相對駭詫次日其子述其處視其

承與夢同以三金買之畜之城外塔寺日以巨餅酒糟飼之後其家老嫗泄其事觀者日如堵堵承見生平所交識輒俯首不出如慚作者人或存之則吐教怒視鄰人猶以為趙生豪氣未除也家人惡其昭著一夕移去不知所終

鬼怪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掉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岸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楚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銷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笑一場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早視岸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俟之未

荒 信徵錄

荒

幾見一婦來而末痛云昨晚夢兒故再來一看耳始知小兒之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峻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既至闈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面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祈謂既而榜發容果入設謁其本房閣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語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老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家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後顯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丁丑進士尚在重慶食報未有艾也俞叔音言

淫惡之報

嘉興東門外魏塘之北大戶王心漢家頗豐裕其父子恃財漁色多矣有王喜娘者出入于心漢家妖冶而喜飲心漢父子成私之康熙三十一年心漢與布舖中南京牙匠率合以十五金包宿王喜娘半月而扣其五金遂引至匠處不意牙匠甚多此金乃朋儕之物及至雲雨則眾匠皆集輪流毒戮此婦不能當終數日血崩不止歸即殞命臨死曰我要到王心漢家去未及一年里中賽社演戲心漢率其妻女往觀有長者王巨伯見王喜娘隨心漢之女

彭鈴 信徵錄

彭

不離左右心駭且惡之以為白日見鬼必死矣未幾其女與隣人沈裁衣通沈復引其友許姓者與女通遂約其女挾贊夜遁至湖州適值雨阻停舟城外者數夕三人共枕嬉笑徹夜捕役疑而詰之倉皇失措捉獲到官而嘉興灑緝者亦至遂詳至嘉興縣觀者擁至千餘人咸曰此心漢父子好淫之報也邑令重懲沈許揚帶之罪令家屬領女回家其母責女曰汝平日幽閒貞靜何為作此敗門之事女曰自去年以來時見王喜娘來此說親我云我已許人何可改也王喜娘云我為汝擇婿甚佳必慍汝意當晚引一人至我即昏然為共所汗不一月又引一人至我皆情不能自主也上船之夜亦王喜娘為我裝飾穿衣強拉上船云我送汝為新婦我實憤憤及醒悟則已在舟中矣心漢始知王喜娘淫毒之報也

遂家告原夫給田二十畝嫁之其夫亦貧且察其實非淫女遂借
仇儂焉

致死顯報

石門縣吳越戰場地名天荒蕩石田數千畝向屬合縣權賠自范
撫軍諱承謀題謁之後有力者佃種三年後升糧奸民佃者耕三
年輒棄去別佃終無報升者以此獲利但地高無水不宜五穀每
募太湖居氏種瓜蔬之類而西瓜獨美遂為土產邑令以貢上司
有架閣庫書孫子振者積蠹也亦佃數十畝募人種瓜有隣家王
姓小兒嘗啗其瓜佃戶以告孫孫命毆之後小兒復來佃戶毆之
幾斃地方不服群圍孫宅碎其門戶什器孫即告王姓于官杖之
枷之又勒令叩首賠償王飲恨而死未及一月孫午後入城路過
其人揖問曰孫相公何往孫悟其已死隨即遜謝王曰我子食汝
佃戶瓜已受重毆眾怒相犯何懲我大毒耶我已訴冥司茲來索
命耳孫惶遽至家即見此人同入晝夜喃喃若兩人相誓時復自
掌其頰三日嘔血死此康熙二十八年事宋稚圭言

文昌示罰

康熙癸酉年嘉興學文昌閣顏祀司鐸募金修葺命四生董其事
有一張姓者文舉頗盛亦與馬私以修閣料植家用是秋嘉邑有
金子白者館于吳門中秋之夕夢迎浙江天榜有一朱衣者乘八
文昌殿前于白亦隨入見一一唱名至第後十幾名張某帝君拊
案曰此子不當中式擇下科應中者換之朱衣曰此子應中且榜
已定奈何帝君曰即如嘉興儒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料物以修

私舍即大不敬矣竟易之子白歸猶未放榜特往覘張友則三場
甚得意且說有神助自謂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困青衿中吳靜
菴言

不淫之報

乙亥冬福府生員林濤少平美貌因下鄉向庫佃取租宿于其家
偶出閒步歸見案上有蘭花一枝不知所從來明日見小女子出
窺因問之曰我昨出外書案中花枝從何來也小女笑曰此吾姊
所贈者因問汝姊年幾何何故贈花小女曰吾姊年十六昨見相
公風姿秀美思欲一會先以此奉贈林曰可一見乎小女曰我試
往問之未幾出曰可于東廂相候傍晚果有女媧然而至林一見
銷魂因共談諧約以明日父兄八城晚夕可從屋後繞入內房即

說鈴 信敬錄

幸

其寢室當焚香油若以待林如期而往則陋室精潔香未氣蓋共
至榻前各叙心曲正欲成兩姓之好女亦不拒林急念曰我已
妻彼尚未嫁一時亂之有傷陰德明歲科場豈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水雲泥體即婉辭而出連夜入城自此足跡不至女亦無由寄
訊一病幾死林聞之亦不領也兩子遂獲鄉書人以為不淫之報
云

救魚之報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有饒州商人過鄱湖見網戶得一大魚重百
餘斤漁人索銀五錢如數買之投之湖中至七月此商同三人挾
賞歸夜過鄱湖遇盜入其舟移至蘆葦中劫其資將殺之矣忽一
魚跳入其舟潑刺不已舟後覆蓋方驚異傾側問適捕盜船過欲

求火炊飯見虛中一舟宣開遂往就取火見之遂獲盜三人商得
不死魚亦灌入江中商人因憶救魚之事以為報德云其武平言

沈六飛復生

杭州沈六飛于康熙廿七年傷寒病篤魂從帳縫中出落地遂
行地中昏暗者數里少刻微明見水土皆黃色俄見一大衙門有
人引入而主者不在命沈西廂坐少定見室中蒸飯類白如雪沈
方俄甚欲舉箸取食忽一人掣其肘視之乃已故盟伯也曰汝食
此則不能歸矣沈知其已死因問此何處曰鄞都也沈痛哭求故
其盟伯曰我以生平無過且善二王書法其中命我為法華經一
千部圓滿之後得生人間為狀元矣沈再四懇之盟伯因引見祖
師祖師者乃一老僧眼皮垂目二人同懇不已祖師因以手揭起

說鈴 信徵錄

壺

眼皮視之曰汝等象切如此我一見又發慈悲矣因命侍者往王
處求釋得免即有吏領出至一間問有文書否曰無之守關者曰
既已放回若後回取文書則房舍壞矣我有空頭文書為汝填之
即舉筆落墨皆成金字將出關過其故叔曰汝得歸即可語汝婿
早辦後事三日來此矣歸時似非前路為引者一推而甦病良已
問三婿無恙乎家人曰近小恙寒熱耳沈以叔言私語之三日其
婿果平吳句洪言

自知前生

臨平老儒鍾俊友言其友趙姓者家頗豐裕年四十許與親友教
人同在園中聚飲酒酣趙偶登假山失足跌下頃刻而斃是夕鄰
村相距二十餘里錢姓者虛一子生而不啼稍長不教其讀書頗

能然記述九歲其父乃庠友試畢歸家錄試藝置案上小探友歸

見其文已經批點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並無人至因戲詰
其子曰豈汝為之耶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
言子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于此初出胞
時自見身體手足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因自悔失
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然父喜其風慧因自督課十六歲
遊庠而其前生妻子尚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挈舟往訪其子出
迎竟成賓主適見其勿避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
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弄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
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
別後復友偶過其村路過錢子錢子如舊相識拉俊友至家告其

說鈴 信徵錄

壺

二世因果且說其死生做項世俗所謂見冥司受輪迴者似又不
足據矣潮鳴寺僧梅靈蓋俊友之親舊故鑿鑿可據也

刁佃賴租之報

康熙三十四年浙西大水嘉屬幸不成災高鄉車房易退每每大
熟而各邑佃戶以水藉口無論高下每畝止吐二三斗而佃主因
不成災無有謁減嘉善有一佃戶素號強梗佃某宦田二十餘畝
畝收二石五六斗僅完租五六石餘米六十餘石載至嘉郡羅銀
四十餘兩得意之極命其子看船身入城探親其子止十三歲在
船獨坐偶見一人携一新駝鼠帽入船謂其子曰汝父為汝買一
新帽夾我至船付汝一看汝若中意即為裝纓帶來汝父又要買
袖布數疋問汝取羅米銀去用其子大喜即以原銀授之頃之父

來子向之索帽父茫然不知詢知其故知為拐子騙去持槩向
一擊破願立斃不唯夫所賴之租米又失其子

雷擊惡婦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三日蘓州養育巷有母子二人子十餘歲
午間風雨晦冥雷繞其門子懼入母懷中雷就母懷中提出擊之
母亦驚死次日復甦言今春有一育嬰堂乳母抱嬰至堂照驗領
米三斗歸途遇雨借我家坐雨久不止我因給之曰雨大如此挈
未携子難以行走何不先抱兒歸米雷我處復來取之彼依言而
去令其夫來取米我抵賴其米夫歸其婦自來我終賴不與婦因
無據不得已哭去夫又痛挾其婦婦是夕縊死夫抱兒還堂中高
欲告我亦以無據而止今吾母子遭此厄也即口吐綠水至晚命

說鈴 信徵錄

畫

絕釜胆破矣

好友變蛇

康熙三十年間嘉興梅里有甲乙二人相好至厚甲被訟累下獄
乙極力救之為甲行賄料理得脫既出甲知所費太多乃乙漏卮
中飽不覺懷恨思欲報之而無由每曰我死必變毒蛇噬殺之未
幾甲憤恚成病飲食不進胸腹脹滿按之蠕動驚旋宛然蛇形臨
歿死矣或有謂乙曰汝與甲素厚乃以財交不明懷恨至死今其
腹蛇形已成子其危哉乙頗悔懼託人請諸甲願志吐所侵設席
陪禮甲初不許乙後登堂候病因自引責眾人從中勸慰乃請甲
執病盃出乙捧卮為壽且以侵物所置田產一一還之在坐共皆
諧笑以釋之甲遂意解一杯甫畢忽太赤蛇自口躍出奔乙

前乘共殺之甲病若失錢兩載為其甥吳友昆言之釋去謂心懷
真毒者命終之後必為毒蛇觀此信然矣

戒蚤之報

康熙乙亥年間桐鄉東門外官莊村曹若升育蚤三十筐因其年
葉貴私念看蚤未必厚獲不如賣葉得利竟盡將蚤傾在三間廳
屋內而費其葉盡餓滿屋散走求食升復將蚤攪作一堆用糞灰
鋪壓其上蚤又從灰內走出升怒又加草柴其上而燒之火延及
屋升家盡燬而隣居無恙五月間升往種田已刻西北黑雲陡起
雷聲轟轟升仰嘆曰雷豈欲打殺我耶然心竊惶窘欲歸家避之
忽然霹靂一聲將升擊死種田者坦頷見升宛泥中身如黑炭因
共說為戒蚤之報張漢臣言

說鈴 信徵錄

畫

僧便視施之報

石相相界地方有一唐菴菴僧志廢年七十餘頗守清規煙燻無
祈不能與此關門裝佛匠王其臣往來甚厚丙子秋僧染病危馬
狂言語語備極苦惱半月餘而死特建臣在湖州裝佛夜夢志廢
一衲一包黃八內房驚覺心中甚疑不數日家信來知妻產一女
適夢之夕也建臣次日歸家道過唐菴探志廢則果于得夢之日
死矣到家所生女啼哭不止建臣抱女謂之曰汝唐菴師太志廢
也出家一世不投男胎到我家作女何也女諱聽久之忽復啼哭
不乳而死是夜復夢僧曰我在生騙人經錢不為禮誦所積五十
餘金極錯因果汝又領徒來偷去我念恨得病命終時受諸苦惱
因與汝相與不同故來看汝我自往汝徒家索債去也其徒在候

潮門外建試往探之果生一子建臣亦不言其故建滿月火然布
袖蓐中火起其徒家焚盡又延燒一二十家小兒亦燒死其徒到
官後受枷責臣又夢僧曰我恨已淺還要江西託生受報去也建
臣為張漢臣道其果報之詳如此

打齋飯僧投胎二則

康熙二十年杭潮為寺禪堂打飯僧明祚俗姓莊紹興人打飯二
十餘年終六旬矣三年前忽與僧眾言曰我在杭城日久見人家
婦女最為安樂非若男子勞心勞力經營苦惱我死後得為杭城
女子吾願足矣一日偶過一南貨店張姓之家見其婦女飲食嬉
笑心竊慕之在得病半月而死張家侵晨啟門忽見此僧徑入
內室驚喚隨入此僧不見已生一女後歲餘其父抱至潮為寺四

說鈴 信教錄

老

願踴躍如燕遊者每日必欲一至否則啼哭不止但啼時人撫之
曰明祚師父不要哭即止三歲而亡

紹興有朱姓者善結蒲團言其姑夫乃打飯僧轉世也紹興天衣
寺有僧不能誦經止司挑飯担自五更起身以及往回口中念佛
不絕但每至姑夫之家見其父飲饌豐美即連稱好喫好喫不止
如是年餘姑夫尚未生也一日午飯時其父方食忽見此僧挑担
來家徑入廳堂注視食案稱好喫好喫隨進內房其父輟食入覓
之家人俱不見而其姑夫已生矣往詢其僧即以是日午時死焉
後其姑夫長為青衿但嗜飲食身體肥膈人共笑為饒僧後身云
此順治年間事也

謀財殺父

蕭山有一人販洋歸挾二百餘金將至家未及數里值晚遇大雨
止人家簷下避之雨不止主人出此人求借宿許之客入問主姓
名曰張子畏也主人父于代客携囊見其重固私計醉之縛而投
之錢塘江屍隨潮不知所往遂取其銀營運三年家稍豐裕無人
知者後其子至前投屍處渡江偶有同舟者詢其姓名曰我張子
畏之子也言未畢忽此子發狂瞋目大罵曰汝謀財謀命我必殺
汝報仇舟人大駭亟推此子上岸徑奔至家對父大罵作欲殺之
狀父驚遽入室持厨刀將殺其子忽為子所奪連揮數刃父即殞
命鄰里執送蕭山縣此子猶作死鬼言聲聲執命且證床下尚埋
銀百兩驗之果得縣令錄其口詞置之獄中明日提出嚴審此子
已醒昨事不知也因斃杖下父子俱死人稱快焉此康熙三十二

說鈴 信教錄

乘

年事相士胡介山言

屠戶自宰

康熙三十五年蕭山屠戶張某善宰牲日必宰猪羊十數以此獲
利性復兇暴六月間門前乘涼頭上偶養以屠刀刮之忽風吹墜
屠木一擊而首落亦胡介山親見者

屠牛之報

杭州菜市橋張屠善宰牛號小庖丁康熙三十七年年六十歲始
釋業棄屠刀水中三十八年閏七月約伴往雲臺山進香比至山
下忽覺心驚腹脹不能行遂坐橋上令同伴先上山既而同行者
在前途久候不至恐其病因返視之則見張屠房方據地作牛焉而
野中群牛數十聚而且觸之急共掖行里餘甫人飯店仆地死群

蘇金募助棺殮焉湖鳴寺僧三會言三會在其家誦經者也

牛報

康熙三十年間杭州白蓮寺巷口羅磨坊鄭姓家畜一牛力作十餘年矣牛老而病鄭心憐之竊念此牛死當為掩埋不數日有牛屠見之許以二金鄭遂忘前念責與忽一夕夢此牛來作人語曰汝既許見埋復貪利屠我我今來索命速當其背大痛驚覺明日背生一瘰漸大成發背不一月爛見臟腑而斃

前生為猪

金文通公為通判道時有一旂牌官自言三世為猪最苦宰殺之後每經庖人割刺輒痛楚如生時後乞冥司變身為驢嘗馱一客負囊數百金遇驢馬追之自念客若被劫吾罪更重因奮力過河

說鈴 信徵錄

竟

得脫而驟竟溺死見冥官云由汝一念不但得人身且有小前程也金公綠野堂時為人道之

自知三生

有士曾為百夫長自知三生事過維揚典教寺語寺僧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馬畏跌蛇畏六月蒸暑猪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柶魂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魂從其多者而往悵惶四顧吾魂或浮游刀砧上或浮游湯火中或浮游盤器側或浮游口鼻旁凡我由處無不到惡惡不已只待肉盡我魂方釋又歸來附案下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茫然無向言畢士猶淚下如雨許蒼文放生文述其事

史立卷

古來名人多從高僧出世如房次律為智永後身蘇子瞻為五戒後身李彌遜為遜道者後身王梅翁自記為嚴闍黎託生嚴即其祖母舅也近鄞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矣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舟子還金

長洲縣治東有張麻子者為舟子甯姓篙師歷有年矣麻子家貧而縲十年前偶如廁見一人倉皇出遺一囊故視之乃白金數兩也急追之其人已入縣應比較探前銀則烏有矣號哭訴邑宰云今日第一女得銀數兩不意行急失去今說其妾將加責麻子至擊銀至云某銀宛然在也令問故其實以對深為嘉嘆亦俸錢三百文旋之一時傳為義事焉越歲麻子抱疴絕而復甦言頃攝至冥府見有冕旒南向坐者傳諭張某有還金一事功甚大放回今麻子年六十餘理機變錄如故也康熙十八年事

說鈴 信徵錄

畢

自知前生

無錫功加左都督吳子元妻妹初生即能言言前生乃一老僧因果有錯再生為女幼即茹胎素及長誓不適人剃髮居無錫女庵中為尼至今尚在

償貨救商之報

吳門陸米侯者恆與有氣節順治年間某商主其家為置紬緞諸貨畢束裝行米侯止之曰詰朝重陽佳節客不囊更山上而反載月船頭耶商頷之乃移貨貯他寓為便行計明日携斗酒登治平

寺其醉歸他寓忽失火數百金物盡為灰燼不侯驚笑語商云若
貨才登舟猶我貨也且我不強若雷火安能及竟竭燬償其值商
且喜且感而別采侯與其弟俊侯同居隣居失火左右俱蕩然無
遺獨陸氏虛無恙未幾再火兩隣入蕩然陸氏仍無恙昨左隣有
高牆已傾采侯兄弟正履其下觀者痛兩人應為盡粉並鋤出之
見牆獨傾右若一術然采侯兄弟戰慄危坐無微毫傷也遠近傳
為積善之報許香谷先生言

殺婢之報

夫舍小東門錢姓一友乃舊家子弟家頗饒裕嫖一婢而其妻甚
妬乘錢往慈郡預置烙鐵炭中召婢責苦乘怒令兩僕婦燒其
履衣而烙其私處婢即暈絕不十日潰爛而殞錢歸以他病告亦

說餘信徵錄

聖

不能容也次年值改婢之日其妻坐淨桶忽覺陰處大痛疑為毒
至所鑿視之無有也痛漸不可忍內中種種潰膿血淋漓百治不瘥
蓋夜號呼每夜見此婢被髮擁臂牽挽詈罵不得已實告其故迫
為禳解不釋私處洞潰而死又次年錢生復見妻婢同來爭鬪未
幾亦死醫生王升谷言

放生延壽獲嗣

京口周千秋在樞帶月索長安米未盡糾結一簸揚落地則群蟻
聚嘍之無何難至則盡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
每將簸揚先置簋于地事訖即聚蟻貯甕中併貯糠糶于甕為
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為難蟻所殺
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病渴甚醫者束手勢已待盡

千秋因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天折者後病尋愈
且更生冬于又汝陰尉李仲舒平生戒殺置竹筒貯蟲其中更貯
蠶絮以溫之然久亦微死有人教置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為
青蟲飛去仲舒試之信然

邑令于再世

武進士戴相康熙三十九年任楚中守備駐臨武縣有長隨陳忠
閩縣人也其父母居縣治之側時縣主幼于歿亡悲痛之甚檢時
軍醫用藥第一煎背用縣印一顆為記真其再來陳忠適以發日
一子堅執不肯後縣主去任陳姓家亦衰落父母歿後忠遂飄
零至楚獲識君親隨食糧每以硃記示人云十八歲後印文始獲

說餘信徵錄

聖

辨且怨父母不與縣主為子致有今日或謂之曰若可轉後造化
則汝前身不必死矣如汝命可富貴則在陳姓亦可富貴汝命合
貧賤即送縣主亦能貧賤也忠亦爽然因知輪迴說生之事果有
可信而其所以然之理終不可解耳



迷異記

看燈過仙

都門打磨廠布舖孫某松江人身在松置貨場其表弟同其子在
京管店其子年甫二十康熙丙寅上元

皇上奉

皇太后同 妃嬪 駕駐海子張燈放烟火縱臣民往觀孫遂騎

馬出永定門觀訖回家見永定門人馬填咽遂策馬繞城進左安

門行未二里四顧無人忽有道士自後呼其名孫以平日相識也

駐馬詢之道者徑從孫腦後一掌孫忽離馬隨道者入雲霧中誠

勿開目但聞風濤洶湧聲微視足下若從山海上飛歷俄止一深

說鈴 述異記上

山尚似二鼓時候道者挈孫入石室令其拜為弟子孫怒訶之道

者亦不為意自上蒲團中空而坐孫復極口詆之言我有父母妻

子家業安肯從汝妖人耶復力撼之亦不動孫亦倦甚假寢及覺

已失道人所存但見坐後有光洞微透起尋之坐側有一石塔高

六七尺塔後一洞內通燃巨燭入洞見十許人縱橫而卧捫之

冷如水顏色如生而鼻穢特甚懼而復出則天已明道人復入再

三勸令出家孫堅不肯道人曰汝既無緣吾非害人者當縱汝歸

耳因引孫出洞歷榛莽崎嶇數里見一茆庵有疥而癢者俯迎道

左極恭道士入室中座戶下有土灶煮草根稗子正熟疥者奉道

人一甌道人目孫疥亦下一甌孫不能食疥即取去仍傾釜中似

甚惜者道人食竟復携孫出又數里謂孫曰此去不遠出大道即

河南懷慶地界汝嘗有親戚相見但汝饑與汝一劑亟服之遂出

懷中少藥如細米粉孫不敢嘗道人自食孫乃吞之覺精神清爽

又誠曰汝歸途之費已為汝備矣道人自去孫又崎嶇數里果得

大道天已向明足楚一物視之乃紙裹銀二錠約十金懷之復行

里許見騎驟數人似商販者近則其表母舅也因商河南正欲回

松彼此識認道其故相為駭然孫繞一宿叩其時已二月初九日

矣表舅遂挈孫歸而夫孫之夕其表叔覓之不得次日訟之中城

以為必被畧賣亟報其父又至各關口章京查詢杳無踪跡四月

間孫自松寄書至京道其始末如此

道人神鬼

康熙廿四年小除日漢軍御史祝鍾靈家奴偶出城將晚遇老道

說鈴 述異記上

人獨行顧奴曰我欲往城東寂照寺頃汝暫負行李可乎奴念道

人年老且城東不遠尚可入城遂負以隨道人蹣跚艱步至城東

僻處一古廟天已曠黑奴倉皇欲歸道人云吾等來路已遠比汝

至城門已高矣因予一金俾其同宿古廟奴不得已遂同坐至三

鼓道人忽起曰吾有道友在前相約不遠汝其隨行奴從之約行

亂塚間里許忽見衆燈星列近視之乃用繩作方圍約數十步繩

上周懸以燈圍中設壇一所案桌子作三層道人進圍登第一層

命奴登第二層開其囊有小爐小鍋并肉半碗道人取至上層敲

火爇肉俄頃絕外鬼物往來甚夥道人令至壇下若隱若現為狀

不一道人一一麾去欲收用者則擲肉一片即袍袖一展爇肉散

畢道人下壇竟去奴亦暗中覓故道此辰刻繞城門到家神已

癡矣未幾奴藥

無錫幻人

錢慎軒之甥馮姓在無錫開雜貨行忽一客至謬云其貨若干指日船泊河下馮信之遂留寓居數日貨船杳然一日黎明開店見房中燈火熒然於隙中視之此客危坐剪紙作人馬狀書符燒之人馬俱活又燒符則人馬俱入壁中頃更俱回各持食物置桌上馮大駭急排戶則人馬都散其桌上糧粒乃某店中物也趨詢某店炊籠正熟但籠中各少數枚眾驚異鳴諸官時吳留村與祚宰無錫拘訊之以無罪對趨行杖杖甫下而人跡滅矣妖術幻忽信然

胡老人

說錄 述異記上

三

康熙戊辰進士錢塘陸寅宇冠周其尊翁先生諱圻字麗京浙名宿也因莊廷鉞明史一案牽累幾族後事得雪遂削髮棄家學一老僕雲游後弄老僕遺還不知所在冠周求父足跡幾遍海內甲子子北上冠周與子言德州有狐仙廟能知未來事有人自幼失母叩之狐仙云在某府某縣某家持費求果得之亦欲往叩其尊人存否子過德州因訪其廟云狐仙已往禁中矣後丙寅冠周過子京師詢之則已見胡老人矣因為子言凡有叩事者先一日至廟祈筭有老廟祝能知老人意筭許見即次日備香果請廟拜時默道心事胡老人即于神廚帳中與人對語問答如常聲如八九十歲人但不見其形耳時冠周欲往山東勞山求其尊人老人言汝父子終有相見之日但此行宜往都門自有際遇功名可得勞

山之行空跋涉耳冠周竟往勞山不見尊翁而歸入都果聯捷

文昌祿宰

松江丙午孝廉金維寧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尚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繹堂曰吾以生平無遇上帝命吾為文昌祿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夢見繹堂明日得其令嗣宗敬卷中式

師生前定

劉克猷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時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遙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廠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

說錄 述異記上

四

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克猷也人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肯會試俄夢劉克猷以門弟帖拜之因此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儼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鶴化寄藥

青溪諸嗣卸辛丑進士習元門之學築精室余山號九峰山人頗有所得晚年無疾騎鶴化去化後忽寓書於崑山葉詒菴先生筆迹宛然寄仙茅三兩云此余山中靈藥謹以相贈詒菴先生發書皆出世之語而所寄之藥乃當歸也書至都門亦未知其已卒未幾鄉人來聞之乃大駭詒菴先生與桐城相公張敦復先生言之明年先生卒于京

仙家騎鶴化最難得謂手執一膝坐化也

同鄉夢懇

石門鍾玉行先生視學三秦壬子春按臨鞏昌夜夢一冠帶者臨牀下自言余崇德人與君同里姓胡字穎川因作其縣典史歿於此子孫窮乏無以歸懇君收留還故里使骸骨不致久埋沙土君之惠也明晨有三人同叩者是余之子孫萬勿麾却翼日果有三人叩轅求見詢其家系一一如夢中所言且云夜夢其祖告之云提學鍾公是同邑人昨已乞其挈帶歸鄉汝曹可往求之玉行先生遂予以百金使三人攜柩歸復于家中給田五畝使其自畊而食而其子若孫久為邊兵不能營生先生任滿歸復收養之至今咸依以食

呂祖吹簫圖

說鈴 述異記上

五

京兆程律園先生為諸生時赴考寓一室親家夜夢一人責畫云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吳小仙寫呂祖吹簫圖遂索歸供奉并誌跋云

樹中器具

山陰俞子慶云伊外祖家一桑樹腹漸大數年竟如巨筐怪而傍之其中如蠟臺茶壺碗盞諸器無一不備皆木之自然成形者至今猶存數種相傳月華時其精光到處久而成象如是

早曉

有騷蓮子聞其父柩中響啟視之見一毛人火之有痛楚聲識者謂是早魃

周土地

石門有周姓兄弟名祚隆弟名恭隆為諸生食餼祚隆性質朴然諾不苟取與分明見人說不平事輒義形於色居家唯閉戶課農而已偶有親患病俗每十人連名焚牒祈神謂之十保扶是日適以祚隆為首保于里之土地祠其廟祝忽夢土地謂曰汝往致周命將代我職其所保甚不當然吾與周前後官不得不為代中但此後不可再來矣祝以告周周末之信後祝復夢土地曰某月某日周當代我矣祝不敢告忽一日周晝寢夢車馬與從吏兵來謁稱本境土地祠迎候新官并請示到任日期周夢中定以某日遂寤因思廟祝前言預料理事通別親友眾咸笑之比及期果無疾而逝

說鈴 述異記上

六

偷願賊

康熙壬戌年嘉郡各邑忽有賊偷人願骨九未葬橫厝之柩多遭竊發止取男願女願不用一時人心遠近驚駭多草草卜葬其求時輒于黑夜人望之或見甲冑人長大數輩左右出沒人不敢近或如牛馬之形因思莫定大家多請汛卒守之如是月餘方息不知竊去何用余丁卯秋附糧艘南來偶詢之水手云鎮江有一種賣長米藥術者無賴游丁將漕米費用嫖賭及抵債缺額過半則密買此藥抵通上倉時先一日將此藥和米內次日一石變為二石任斛不缺一月之後仍還本數云是願骨鍊就之藥真罪不容誅比於採生折割所當寸磔者也

大蟒

康熙年間滿州有莽將軍者從征吳三桂率偏師前行道過一寺其大如苑長二十丈途廣十大將頭尾墻轉雙疊橋路人趨近里許蟒即吐毒氣將人吸入口中如蝦蟇吞刺發然莽將軍取大藥團做烤捲大外用衣服包裹詐人形以帛條做藥線穿之帛端點火用長竿推近其身果為氣所吸吞入腹中少頃山崩地裂響振數十里其蟒洞腹而死師遂進然莽將軍病發七日而沒

龍鱗

康熙二十六年太倉曹生家藏龍鱗一片云本州某鎮有父子二人鬻魚其子尚幼得一鯉魚長三尺餘遍身黃金色頂有一目同魚者以為異勸父放之而此鯉尚游泳未逝其子復得之歸家烹未熟雷雨驟作雲霧四塞雲中一龍時現爪鬣且有火光如繇

說餘 述異記上

七

深紫色出沒雲際少頃發屋拔木其父子所居俱隨風而去此子並魚同失所在天霽田夫見所仆大樹有鱗二片其大如盤尚存血肉猶帶龍腥蓋此龍拔木所遺也曹生購其一時出詭客云

獨足雞

戊辰臘月雲間明經吳肖最有個戶認二雞俱一足云一卵所伏也雄者有左足無右足雌者有右足無左足其無足之半邊無肉而兩翼亦大小行則不寸躡蹄毛色與常雞無異但雄者不能將耳豈商羊之類而不足致雨者耶

青蛙神

平湖進士陸諱瑤林令江西之金谿邑有青蛙神令初至必虔祀之陸不為禮吏人苦諫不聽未幾青蛙無數至礙出入漸至廳事

跳躑滿案猶不介意俄而粥飯方熟青蛙出入湯鑊合署不得舉箸陸怒甚欲焚其廟忽兩眼腫痛突如蛙目慘楚不勝然後往躬祀之遂安其蛙相傳為晉物有一匣貯之祀者至廟蛙或坐匣上或據案頭或在梁間或一或二或三變化無定土人水旱疾疫禱之輒應

狐祟

康熙初年順天府尹郭廷祚衙齋有狐作祟白日拋擲沙土行穢几席有楊回子者精造崇之術延之設壇楊令郭坐壇中群僕圍壇外已為作法少頃梁上有老人僅三尺白鬚杖衣冠甚古言曰我之裔孫偶作狡獪誠為獲罪既蒙檄召當令其出捷之固當但勿殺之言畢不見空中即擲一黑物如狐狀群僕痛搥之狐吻吻作聲遠伏郭坐下而老人復至云今已責治足以蔽辜我携之去矣遂不復來

說餘 述異記上

八

出不由戶

秀水朱檢討竹垞言其一親戚其秀水人康熙初年夏間入郡赴歲考與友五六人同寓因天暑諸友宿廳上某宿房中廳上一友蚤起便旋失其下衣疑其戲藏之叩戶不應以為故意數人排戶而入則聞然無人視其門窗猶閉如故共徧求之得于廳側竹園中昏卧於地手持一禱神已癡矣扶出以姜湯灌甦問之云夜半有兩人呼我以為同寓友也察其聲則非因堅卧不起而此兩人忽已在榻前扶我自牕眼出裸身至廳遂取一友之禱未及穿復扶我出門我強趨入竹園兩人踴之不止天將曉始去我倦極暫

息不知此身何由出戶也

仲夫子誅教諭

崇德縣教諭鮑之高平湖人順治甲午年因文廟傾圮 聖像暴露鮑君募助修葺數年以來所收三百餘金皆入私橐未易一椽一瓦偶於六月朔昧明上殿行禮未及下階忽見子路從後擊之路於階下家人扶至署齋即發熱身痛手足癱瘓口稱仲夫子擊我遂成廢疾未幾丁艱歸卒

石卵

康熙戊辰五月嘉興北門外七星橋烟舖有一火石大如五斗甕陸續零賣已去七八尚留中心一塊甚堅適有以十錢來買者因舉巨斧擊之石裂為二中出一石子如雞卵石色黑而卵甚白人

說鈴 述異記上

九

無識者有一人以錢三文買去不知何物或云空青或云石胆俟詢之博物者

十二時爐

石門沈元征先生言其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徑尺有蓋泥沙沾漬不以為異後遇一達商以百錢買之細為洗剔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驚為至寶什襲而去不知其何代神物也

投詞城隍

海昌祝安道諱翼模績學苦志年三十餘不第康熙丁巳 特旨開科鄉試國子生安道由廩援例赴試試前投詞杭州府城隍願減算求第以慰老親之望以遂平生之志是科復不售至庚午辛

未聯捷榜後族人之宦於京師及同公車數人的酒相賀安道傲然舉此公素族人皆以為不祥未幾果病族人因共謁都城隍欲為懺悔銷釋祈一籤首句云昔年相許今已諧眾懼然咸知必不免吳月餘竟歿於京邸

鮎魚龍

松江未涇鎮北十餘里名斜橋水通黃浦潮信康熙二十八年夏方午有犬渡河忽沉沒少頃見一大魚似鮎有二長鬚如竹啣犬泳出水面而逝二十九年旱涸佃戶入水置桔槔忽為此魚吞其兩股號呼求救其兄力挽之已失半體矣三十年七月橋旁地忽坼裂有聲上有汛兵營房兵俱疾走未至數十步其地二畝許陷為潭水湧丈餘一路奔流赴黃浦入海所過河港俱溢風雷雨電

說鈴 述異記上

十

隨至數時方息潭深不可測數日後有木像浮來土人異之為束茅屋立祠香火甚盛名曰余來廟

大瓜子

順治年間玉田縣一世家富國變後於祖塋傍種瓜為生忽一年於眾瓜中得一大瓜喜甚邀家人共食之恐水漫溢先於面上開一蓋見瓜子僅一顆長五寸闊三寸謹收藏在家至今無恙

五足牛

元墓僧號一月者于康熙己酉在蕪州見一牛五足一足在額下

三脚蛤

俗語云三脚蛤無尋處康熙三十一年松江明經吳肯熾詳人於廁旁獲一枚三足一足正在後無少偏眾共傳觀月餘斃重

及三兩古謂蟾三足窟月而居為仙豈何以產穢處且速化耶又
戴殿元丙章言少時讀書山中親見三足蟾云

沈耀先現形

沈耀先者嘉興鄉民為人誠實出入大家為保佃大家咸信愛之
康熙己巳冬病卒忽一日侵晨叩其友門童子出應訝其為沈也
俄頃其友出見之聲音笑貌衣服不類死者因執手慰勞曰人言
汝已死真謬傳矣遂留共飯因泛論陰陽之事沈曰陰陽亦無大
差別夫約好人得道遂自在惡人定受苦報耳曰世間楮錢有用
乎曰亦好僧道誦經有益乎曰若真修行僧誦之甚佳如應付俗
僧則徒費生者耳友聆其言始疑為死心懷畏懼沈即起隱入壁
中友亟至弔奠則死已十日矣

說鈴 述異記上

十一

洞庭使者

浙人張端叔其父為鎮遠府曾泛洞庭舟覆溺死二僕越二十年
復游洞庭夜夢其僕二人偕至云某為洞庭君使者聞主人至故
來候但連日應大風惟某日某刻可渡至期當趨送及期風稍定
見橋上有二鳥對船中叫噪張恠之仰面呼云汝是某某否二鳥
作答狀又云既係某某可飛集予几果翔而下與之食輒飲啖因
促舟師放船食頃已達岸其二鳥猶盤旋不去再三諭之哀囑飛
去復還者數四若不勝悲感者然

方魚

鄞縣楊雪崖老塾師也曾言其叔祖館於象山邑人某家其俗治
塘種魚終年以此取給偶一歲獲雙魚正方可三尺許頭各有二

角不敢食腊而藏之每出以示客人無識者楊親見之

尸解遺發

嘉興虞虹升侍御鑑斯弟也于南門外構小園名壽鹿土木精麗
時復改易布置不輟康熙三十年掘地為池丈許得一石板板下
兩缸對合啟之一尸儼坐如生髮長被體指爪繞身虹升舉棄南
湖深處未幾得病恍惚百藥不效而死蓋尸解者不幸值此一劫
棄之者亦復折算之咎耳

五聖為祟

秀水吳靜菴言五六歲時隨其祖父居秀水縣前宅內廳左書房
向供五聖歲時虔奉頗有利益後遷居塔街此宅售與郭姓號李
平者居之郭有女及笄頗美一日偶至廳側見房內有方巾道袍

說鈴 述異記上

十二

者據案作書女見之駭避以為外客也是晚此人即入室求歡言
從我令汝家富厚願遂不從即禍至矣女力不能却自此每夜必
至久之父母怪女日漸憔悴叩知其故亟移他處其房更售女竟
病沒乃康熙八年事至丙寅江蘇巡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祠凡祠
宇及人家所奉者悉行撤毀妖禍遂絕

高王廟土地

石門吳我赤名爾章老儒生也卒己十五六年矣康熙壬申九月
初五日妻呂氏病沒氣絕已兩時已而復甦自云初三日見一無
常鬼入房一轉即去初四日無常帶三人來亦一轉即去初五早
同四人來其一奇狀鬼也鬼以鉄索牽呂去至城隍廟兩旁柵門
未開見罪人甚多亦有聞散者俄頃有乘輿來謁城隍者押差謂

呂曰此汝夫君也何不求之。呂望見乘輿張蓋戴紗帽穿綠繡袍。前有執事六對引導審視之。果我赤也。因驚問其故。彼此悲感曰。我為本邑某印土地已八載矣。今陞在蕭山縣臨浦堰江王廟。土地香火最盛。今十月十五到任。因見城隍候交代。不意遇汝也。呂求其救。援我亦曰。我見城隍試言之。出謂呂曰。汝年六十四壽已盡。我力保放。回三日矣。呂見柵門繫人甚多。有呂氏從嫂在焉。被髮銀鑄見之。痛我亦叱使送還。既甦。作我赤語索茶飲之。且命焚冥鏹六千。以為使費。呂因處分家事。至初八日辰刻精神清爽。子息希可復生。呂曰。我只延四時申刻。即去隨夫。主同享榮祀耳。屆期瞑目而逝。牀畔有烟氣盤結。恍若有接引者。子俊伯名焉。鑿十月初至蕭山訪之。果有臨浦堰夜船。附至臨浦。有高王廟。土

說餘 述異記上

七

音呼高為江聲。如同其廟。三年前已毀。俊伯十四晚宿廟旁。萬聖庵半夜忽聞鼓吹之聲。心異之。明日詢庵僧。俱聞之。少頃合鎮喧傳。開廟中鼓吹土人俱來焚香。祭獻始信此事實然矣。

女子神力

康熙廿九年午浦比年通海。船遊人士女雜沓。偶有姑嫂二人。隨從僕。勝甚。都似石族豪家。云從雲間來。遍游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缺墩重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嫂搬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其姑舉之。又加四馬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僧化虎

康熙乙丑正月。有僧九人。衣黑色衣。從餘杭化緣入臨安。於潛昌化。盡化為虎。為害甚酷。三邑嚴捕。卒不可得。四月間於潛山中。茅

菴之頂一虎坐化石上。居僧不知。登山過而墮。呼則已死矣。昇送縣官。此後虎患漸息。石門沈元征先生秉鐸於時。所親見也。九僧臨安化虎者。三昌化四於潛二。

土神記責

嘉善有一友。素不信神。適其子大病。里中有小廟。許病痊。酬祀不意其子竟故。此人因即毀廟。忽一日急病而死。至冥司。知為廟神所訴。冥府細查簿冊。云此人陽壽未絕。且係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書此人掌中記責十板。四字即放回陽。甦時見手內宛然四字。摩之不滅。數年後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而手內四字已無矣。

求藏見怪

曹秋岳先生之叔。諱某者。因家貧。日奉藏神。拜求。極藏久之。忽有一白衣童子。自稱藏神。云奉我未虔。故不與汝。今後必每日供奉豐厚。我心若快。方肯見藏。因責田拮据。供給年餘。其童子有形有聲。飲食與人無異。但夜分即去。平日間每見秋岳。即便隱形。因構其叔與秋岳。起釁。使不相往來。後其叔病篤。藏竟不可得。舉家供給。困甚。而無法遣去。適秋岳來探病。其怪隱匿床下。瓶內家人密告之。秋岳因取瓶。書曹溶封三字。并用一圖記。緘之。但見其瓶旋轉不息。數日方止。投之于河。其怪遂絕。而其叔病亦尋愈矣。此秋岳未遇時事。名醫薛楚玉嘗聞人患貧。往往舉以為誠云。

說餘 述異記上

七

人變虎

廣西有一村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携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為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婚。須猪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為佳。村民有

夏事

牛頭馬面

嘉興楓涇鎮一黃姓者素患弱症獨宿店中忽一夜見數人自門縫入一人持布袋群坐而語曰過東則有關王廟其僧誦華嚴經恐觸之不便過西則施家有狗犬可畏不如從下西街去為便耳遂出袋內牛頭馬面戴之而去其人知為鬼也自分必死矣未幾聞隣哭聲則一產婦死矣黃起見鬼遺一小牌拾而視之姓名八人一即隣婦餘僅記三人看未畢前鬼復來奪去雞鳴探此三人者則皆已物故矣

雌鴨化雄

康熙癸酉夏大旱相鄰東八都民陸姓者養母鴨三隻已三年矣

說鈴 述異記上

十七

生奪三枚尾忽充數日生綠毛遍身毛亦漸脫頭翅盡紅白頸項變紅形聲俱化為雄觀者千百人

異聞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陝西合水縣夜下黑雪將已成麥豆

秋禾凍死大半絕督將遲延不報縣令王三錫題奏部議

庚分見印抄

洞庭神君

洞庭君相傳為柳毅其神立像赤面獠牙朱髮髯如夜叉以一手遮額覆目而視一手持湖旁從神亦然舟往來者必致祭舟中之

不敢妄語尤不可以手指物及應願不意犯之則有風濤

生情雖遇風濤無不安然而渡

佛殿巨手

侯官許不棄十年前在福州一山寺同數友於佛殿後軒晚齋望見殿壁上燈影搖曳命僮視之良久不返因共起出視僮仆於地仰見一巨手青黑多毛從殿外簷上伸至殿中將長明燈搖曳開堂驚莫手忽不見不知何怪也

陽官點冊

李煥然成進士北直涿縣人康熙壬子年任陝西平涼知縣癸丑秋夢城隍來請李赴廟中城隍南面坐命煥然而面東旁坐云有冊籍煩公一點更送至案前簿厚五寸餘李舉筆頃刻判完或勾或點絕非已意似有鬼運其腕者其所點之物色全如血俄頃而

說鈴 述異記上

十八

醒姓名累記一二乃甲寅出兵首名受斃者與他兵死者合之夢中所點無不相同其勾者俱無恙時石門方岱瞻為崇信令詳言之

污井雷擊

康熙癸酉浙西大旱河水絕流泉源俱竭烏鎮某氏家有一井甚甘而有水人取者眾氏甚厭恨之一日晨起以便桶傾井中取者不知得水始覺其穢也六月廿四日大雨震雷擊死其婦自十九歲孀居今五十歲矣平生持齋念佛擊死時素珠猶在手中特以一念之惡遭天譴耳

土像為祟

寧波洪暉吉圖光順治乙未進士偶入佛寺見山門四天王足踏

八怪一女怪麗甚洪曰如是美色即受其惑何恨哉是夕婦入室求合洪心亂不能却自是每夕必至日漸靡靡幾至不起百計禳之四載始去洪官亦不顯

狐怪

京師長春寺有狐為祟不見其形僧舍素醞酒時時竊飲之幾盡客至亦時空中作聲如人語一夕忽有群犬至一狐斃通身黑色有欲取為帽者僧云狐類惜群不日必有來覓屍者不可取也是夕果有群狐數百似來吊喪僧舍皆滿哭聲涕地迨曉不知所死狐亦失矣

自知前生二則

太谷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閱三日忽瞪目

說鈴 述異記上

十九

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月廿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一推不覺墮此地而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妾受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婿往觀之既去兒復啓其母曰何物老姬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貨恐招尤也邑屠戶邵某與鄭交最厚強見之其述宿世事新安吳瑛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自

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上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已時當死即託生於洛溪姪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視我可也翌日果無疾而卒元朝奉歛畢即往洛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貽之群塾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牀榻井灶花木器具皆素物也見其三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今老矣言之猶鑿鑿也上山洛溪兩村族姓無不知此事

食鰻斃命

說鈴 述異記上

二十

康熙癸酉六月旱乾河涸石邑西門外有沈姓者家貧之食極況冰中鰻鱖之類食之得一物全似鰻身短而粗重十四兩其味甚肥一家父子四人同食沈腹痛脹悶不能言而死其子女三人頭面身體俱發大毒幾斃或疑為蛇所化或云另是一種毒虫人不識耳書此以為食異物之戒或云即斜耕虫能穿穴田使漏

食鱈中毒

湖州沈鳴士貧儒老於館師其子二人以鬻書籍為業辛未夏兩書船同泊書賈及舟子共八人買鱈四觔煮麵為晚食中有一鱈特肥壯而短或疑其形異有毒或愛其肥不忍棄遂併烹之其一人不食鱈餘七人共食之至二鼓七人皆腹痛下血升許號呼輾轉欲死不食者夜叩醫家求解毒藥服之始安然各瀉痢十餘日

而登

火龍

癸酉六月廿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紫火繞身經過田禾一帶數百畝俱被燒焦居民報官邑令呂猶龍親驗猶有帶來跌死一屍不知何處人小圩房舍樹木亦多損壞

不葬之狀

嘉善孝廉朱又陳老於公車壬戌會試北上前一夕其夫人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系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矣是科果獲元以徵肯見落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家忽有怪白晝擲磚瓦傷人晚即現形不一時見十許人持械入堂將墻壁片時拆毀取菓子累至六七或為妖即揖其人居高桌之上復推

說錄 述異記上

二十一

墻壁家中大小無不受傷者人人佩刀而行中秋之夕鳴吉登樓忽見白練旋轉不已逐之下梯值鳴吉次于佩刀而來遇之揮砍無遺滿身十餘日復來大笑云我刀傷醫治痊可今復携數友來矣遂於堂中設公案數妖南面而坐群妖趨走若排衙然倏隱倏現索酒食供獻連旦始去未請松江堪輿程天御覓地館之於樓授以一刀曰倘有所聞見可以自衛也程亦未信睡至更餘怪風入戶窗牖自開磚石亂投程傷額裹衾而坐不敢出聲約二更始去次夕程藏刀於床燃二炬伺之忽見床下有一怪物趨出長尺餘撲燈皆滅月色中視之身皆紫毛目光如炬射出大許忽變形長至十餘尺三頭六臂頭現紅綠白三色每手執一竹篙向程攢擊程自搗避必不免即抽刀往前極力斫之吻然有聲至梯側

而隱倦極就寢迨明視之刀上鮮血淋漓衣亦濺血自此不至矣朱遂下地盡葬其棺值張真人入觀求禳真人與鉄牌一而埋家中近頗安靜然自七月至十一月受其妖毒幾半載焉程天御親言之

養由墓墓

德清縣前直街沈漢倬房基下有高堆人鑽其上必病明末發之見大石板為啟視之寒氣逼人初一人鏈入立斃久之寒氣漸息眾舉炬下視乃地室一間朱棺方長與近代大異下有鉄牛負之石牌有字篆出乃古文大篆識者辨之曰楚養由墓墓也墓中有瓦子隻疑貯漆燈者遂掩之築室其上居之無恙至今尚在

說錄 述異記上

二十二

康熙丙子七月石門吳中涵卧房前庭下秋海棠忽發一條開花數層共十餘朵正如玉樓春牡丹大如盞千葉香艷以為吉祥圖其狀求善詩者咏之中涵少年攻苦素抱羸疾至丙子十月不羸年僅二十二歲蓋不祥之徵也

有尾小兒

康熙戊午秋京師宣武門外有小兒約三四歲有尾長三四寸軟而無毛其父每日攜之過市看者輒索錢三文

內黃狐怪

內黃縣署中有五間大樓頗高峻俄見一白髮叟立樓傍身與樓等忽漸矮入地乃沒又一女人偏身着白立樓上以一足跨樓下又一日署中逢中秋月色甚皎忽見一狐立門檻上望月群呵

之狐貼然不動兩眼發白光之所到人不能犯因持刀久
仗相守狐忽跳躍若後立兩欵樓中間以兩眼光射欵樓其赤如
火大如箕迫近之則熱氣燻灼復相持良久俄趨牆外急以刀砍
之截其尾寸許帶血粘刀上牢不可脫以利刃割去之其毛皆堅
銳如針自是不復見矣

狐報仇

江浦武舉王姓者家頗富饒居室深遠近臨江岬一日有鮮衣少
年僕從甚都過王投謁視其刺曰侍生胡大名王詢所從來云自
閩宦北歸欲假館樓眷屬如蒙見允明日謹奉貨約贊以閩幣名
果皆先時方物王詫其異不知為何許人也姑諾之明日果賈約
并金數錢約以明日入宅言詞投給器度不凡王益疑其為人俟

說鈴 述異記上

二二二

其別去登高樓望之江岸無舟見其循岬西去入積葦中不復出
王曰此妖祟也率佃戶數十人持火及獵具以往見積葦如山皆
數畝蓋蘆場之久未售者循場而行有窟穴幾處似有物出入乃
列網穴口舉火燬之有老狐突出逸去群狐無數燒死觸網傷獮
靡遺是夜聞繞屋哀號之聲且誓曰吾與若無仇何故殺我子孫
數百吾必有以報汝如是者累數夜不輟未幾忽有首人于江督
即公廷佐處察許王以通海謀叛其人則胡大名也即察遣人掩
捕果於王之後樓得矢數萬遂擒王刑訊王不知所自來無辭以
辨舉家下獄叛具鞫實而首人不至港禁十年親族死過半獄
竟不成過故乃出是順治年間事

鬼救虎害

康熙廿八年間武林清河坊有趙姓者往西山索道歸已日暮行
至集慶寺之東驟雨忽黑又無雨其不能前進傍徨間見有屠棺
之室簷底可以避雨乃向棺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暫假尊簷憇
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將半忽聞有呼者云某地演戲吾與若盍往
觀乎室內應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之數四而
室中堅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漸明急趨入城而遺其棄木戲乃
假諸人者慮其來索復尋至昨宿處戲在簷下見其旁虎跡甚多
始悟夜間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禮而護其虎厄也嗚呼
鬼尚知愛禮而人可弗鬼若哉

紙魁星舞

康熙乙卯年五月江南學使者解諱幾貞科試淮安府場中兩邊

說鈴 述異記上

二二四

慈蔭篷殿中間搭龍門上綴紙魁星俱以五色紙為之兩手持筆
筆足踏魁斗光彩生動試畢封門後各後俱散署中親友偶出堂
上閒步忽聞堂前喧鬧聲趨出視之則見魁星在篷殿中間甬道
跳舞不已聞者驚動駭異遂舉而焚之然是科淮安無捷魁者嗣
後亦無大魁但不脫科耳

西湖水怪

鹽橋朱凡伯為朱進士京琦之兄讀書孤山時中秋月朗獨步過
西冷山蘇堤至第三橋遙見橋上有一人向月而拜即視之相去
丈許拜者驚起回顧乃披髮女人而白如粉唇赤如血上體裸露
垂乳至腰急躍入水中朱大驚愕不知其為何怪也

蛇異

錢唐徐子靜為江西奉新縣羅坊巡檢在南昌見一人自言姓葉武寧縣人於康熙初年賈廣西欲至歸家索負五更起出門天尚黑忽見前路白光如日謂天已曙矣前行見一亭過亭復有一橋度橋便入黑洞中不復辨去向但覺腥穢特甚水如潮湧將身滾出於外昏迷不省俄而天曉漸甦見大蛇尾如山周迴旋而去身尚僵卧不能動行人見之詢知其故昇歸主家身已腐爛歲餘方平復滿身蛇殼膚如蛇皮矣或謂亭是其口齒也橋是其舌也入黑洞則進其喉蛇涎潮湧幸而噴出其不被吞幸矣所以異氣特甚也歟

三異物

高江村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碁局絃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鑷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為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漆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窠堵波高二寸許鏤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虛氣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亦不能施其

說鈴 述異記中

心日不知當時何以鏤別而成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為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跌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為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簾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猓猓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縞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臨邊有狗西番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頭間分開左右垂下如瓔珞然富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貧女俱許入關為人作針織漿糲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欲食輒瞪目垂涎饒狀可突然甚富其穴中多歲犀角象牙琥珀蘇轄諸珍物與漢人為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瑕名雲程康熙三十三年為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賓歸言在幕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於常狗堪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即奉帚至庭下掃除甚潔磚石罅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帚跪坐

說鈴 述異記中

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即詣竈下屈薪為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拗而折之饌食既熟擊竈數下即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趨事不倦與之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馬關署無不奇愛以為勝於人之情其四支而失其本心者矣

怪洋三則

邇年有泛海歸者曾遇颶風飄至一島山勢高峻海峽寬行舟中共百五六十人因見天宇晴爽有七十餘人相拉游步上山行數里忽見一人長三丈餘見眾人來喜動眉宇迎揖使前眾以為仙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盡揖之入洞中內約許寬廣高朗眾方玩視長人忽取一巨石塞其穴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埃其頸飲

其血而拋其屍以次執三十人如此飲之餘人驚惶無措忽見長人懸穴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適風便挂帆行未數里長人舉步如飛蹈海水僅及踵追舟將近眾議曰此怪一至吾輩無唯類矣遂協力施銃箭禦之長人似有退縮之狀風駛漸速遂得脫

其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岸乃金山也岸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鉞鑿鑿取之俄頃見山頂一袍類戴金冠身披金甲朱冠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鳥漸逼舟次眾皆畏懼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共辦香拜懇求救忽天妃降一客言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為禍不小令我來救眾人之命即持槍登岸抄登舟坐為釜鼓助戰與神拒敵良久神不能勝而去其

說鈴 述異記中

三

客從橋端墜下身無所損舉舟遂免於厄此二則皆近年事也

其一順治年間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飄至一島老於海道者未幾遇一山坎見石板街道潤餘二丈長約數里隨步而行有一城名衛衛平直街門壯麗但覺清靜而無一人遂共入街門歷數重無河禦者登其堂見一人南面而坐紗帽朱衣若睡夢然旁有半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隸後數人夾侍廊中坐若死若生寂無一言眾以為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重興所現也疑懼疾奔未出二門有朱髮條牙青面之鬼三十餘盪擒其衆一一用藤穿頰懸於大門之內眾鬼悉趨入似往報命者中有

事者大驚曰此夜又鳥也亟聚眾鳴金鼓持器械往救之至則街衢城市毫無蹤跡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乃向者三十餘人為夜人所食之餘也其裂頤者歸就醫頤雖復合尚存二孔蓋

視鬼

青陽庵僧言有司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啖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視鬼僧信而為之果然每日居家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幾相半形狀不一甚可畏惡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僧漸厭且懼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目中雖無所見而神

說鈴 述異記中

四

已癡矣遂披剃為僧至今尚在

蛇鬼

嘉善葉有六書齋庭前有空酒罈數枚夏夜子弟輩輒露坐其上有一六晨至庭中見罈下蟠大赤練蛇驚視之死矣因命家僮取出煨棄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棲爾家墻下久未嘗為害偶出取涼老相公殺我復慘焚之恨毒已極茲來報仇耳家人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遺毒傷人故焚之寔未嘗殺也方辨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輩何懼可具酒食楮錢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康熙甲戌事

孝廉魂歸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馭冬赴公車竣於京師其弟錦雯亦登戊午
賢書屢困南宮甲戌秋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成馭附之而
來至錦雯家附錦雯之子大言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
錦雯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馭也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
春聞不利年漸老矣可不自奮哉我饑矣速為具食且我妻叔孫
舍頤亦同來此饌當稍豐不可慢也舍頤以明經赴考教習乙丑
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雯懼報其嫂姪具感真送
至其家于即愈後亦寂然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其產姪無可奈何往金
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熱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

說鈴 述異記中

五

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為巨鼈其姪惡之前行至飯
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盤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
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未之信遂于烈日中繫鼈尾
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為蛇叔乃抱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
恨我乃反救我我真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讓者共之式好如
初

桃核舟

武塘魏氏藏桃核舟一枚蓋刻為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
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為船篷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啟
窓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
來水波不興石青慘之船頭坐三人中戴冠而髯者為東坡佛印

居有書畫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拊魯直背

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
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露
乳倚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卧右膝屈右臂支船而監其左膝
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卧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
推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肅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
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稍夷則
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鈞畫
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為人五
為念八為箚蓬為楫為爐為壺為手卷為扇為念珠為對聯題名
篆刻為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為
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為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說鈴 述異記中

六

小人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鬚眉
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為製小衣冠奏進
上此人手持小傘蹣跚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黝觸之輒吱吱
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毛毯

康熙三十七年額駙耿劬忠同公子先祚城外上墳見樹林中一
毛毯圓長如大東瓜砍之柔韌如絮刀不能入刀起復圓不知何
物一年而額駙卒耿公子與海寧畫家黃弘遠言之

無目魚

康熙庚申余于福州大中寺過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穴之勝僧云我曾至某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人秉炬而入深十餘里中有溪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不透天日耳溪中有魚好事者輒取數尾出視之頭上俱板骨無目想處暗水中無所用目故造物者不為設此一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金貯一仄醜小兒長尺四五寸兩頭西手曰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人與一錢

鉅體人

堂邑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無異無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工力較他農數倍因

說鈴 述異記中

七

此爲不爲人所棄第充饑餓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視廟倍高其上相傳有狐仙歷久無敢登者

康熙甲子年十月

皇上幸 闕里先是八月間衍聖公廐人妻得病狂言其夫以刃臨之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怪曰我向居奎文閣今天子將臨幸闕聖開路驅我令出避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所以酬汝爾夫知其為狐仙也如其言有問皆驗及 上迴鑾此婦昏睡數日病尋愈問其前事茫然不知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五太宜三字筆畫清

斷和寫見者甚衆邑中遠有武弁王大宜者遂購燬之

廟主廟虎

康熙甲子余在粵東過二獵戶係高州人自言曾入深山射獵暮不及歸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夜中忽大風發戶群虎入廟二人謀不敢動虎一二至神前跪拜如人且作人言求食神俱不許最後年病虎哀乞再四神曰某村有一鬻耳猪可往覓之然恐終非汝食也虎跳躍而去遠明二人議曰某村去我家不遠試相與蹤跡之次日共至此村向晚坐磐石上偶見一婦攜筐而至亦倦息石旁二人熟視其耳有缺疑即神所謂鬻耳猪也因尾此婦至其家備宿此婦以夫他出堅拒不允二人者強之婦不得已遂入室二人展堂中而扇其戶夜半聞腥風驟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

說鈴 述異記中

八

狐怪

晉德作承擊二人愈駭窺其戶外則有虎踞埃馬遂以毒矢殺之天明告之鄰鄰開門視之此婦昏仆於地便液盡猪穢也俄其夫歸衆告之故以姜湯灌甦詢其昨事如一夢矣其夫乃致厚謝昇虎送也官廉平者蓋司虎之神也

桐鄉沈味源名北奎原名循淡少時父名籍甚順治辛卯中副車歸家憤懣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鬱鬱終成進士耳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裹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高祖母也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衆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來往輒索酒饌與聞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聞門外馳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味源曰汝今科不

中己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兆奎耳家人以己亥非開科之歲其笑之未幾滇黔平 朝議以設官開科己亥果復行會試味源遂改名中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為狐怪云

抹臉兇術

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鄖襄間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顛崖絕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顛骨而已城野山僻遠閣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為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并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格之曾有數

說鈴 述異記中

九

人昇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弃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為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怪鬼過閩年輒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今李詳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雷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人家屋上取視之從背至脊尾震開一線直如刀截腸從背出重一作觀者數千人無不駭異共瘞之普同塔中

海夜人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蓬萊閣朝海底觀日出見海灘一物倚石而卧就日而曝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鋸牙朱髮赤鬚魚身似鮎無手足長五六尺久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人

也此特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蝦蟆而無後足海濱常見之

異獸

海鹽俞漢乘名雲來今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途中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梁瓦俱裂次早視之見異獸墜兩櫃間而死羊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魚

俞漢乘在湖口漁者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鼠入水泝化亦下年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

說鈴 述異記中

十

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脊有鬣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塚中以人魚為膏代漆燈豈是物歟

鯊魚腹鉢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為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鯊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蓋魚吞傳而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產異

長洲入水文卿言其母為收生姬至一產家其婦產一怪物龜蛇併體蜿蜒能動姬持刀砍殺之即時戰慄得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且云其母曾見產三日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胃者皆不育如此者歲恒有之

雄雞生卵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鵝蛋其

襄陽縣怪

雲間及百孝燕李日華曙之曾祖明季為襄陽令署中時有怪一
目至內堂忽見西柱有入面千百大如指環柱鱗次非土非木刮
之如粉戲云面何大小耶次日西柱皆然大小如人面復戲云可
復之矣乎次向內柱止四面大如車輪然亦無他異占者云係獻
賦之靈也

僅無鬼

道為某縣年荒塚有僅鬼每為人害康熙某年有二役同解一

說餘 述異記中

十一

犯是某地時值大雨天暮無所投止行至初更遠望有微火若燈
趨至則破屋前後二間聞無人聲入內視之一婦人方背燈而哭
遂告以投宿之意婦云我夫新死尸尚在外舍家無他人不便以
止這人以兩夜難行再四懇之婦云外間有大尸恐諸君不安遂
耳遂依願留宿其宿尸旁一燈焚焚工役已酣睡此犯心悻悻側
未幾忽見此尸蹶然而興犯驚慄不能出聲尸就燈燻手使黑往
塗泥而兩役俱不動後復燻手將至犯身犯大呼狂走出門尸還
連之連過二橋尸猶未捨犯奔入破廟踰垣而出尸撞牆僵臥
犯亦昏倒牆外追明行者見之以姜湯灌甦始述昨夜所見共往
跡之則二役並死於荒塚之旁矣

姑謹侮

俞漢乘令湖口時有湖口關監督任滿送之至小姑山則彭澤

矣泊舟山下筆帖式某偶彈一鳥飛入小姑廟迫之入廟鳥伏神

像上復彈之正中小姑有眾共止之不以為懼漢乘回未一日忽

有飛棹來言筆帖式有發一疽號呼不輟特來延醫比醫至彼已

死矣又湖州姚陟山任湖廣學道其令即返浙過小姑山入廟題

詩有勝神之語同舟友四人三人屬和一人不能詩迨次日放舟

中流風發舟覆姚與四友俱溺其不能詩者遇救得免俱康熙年

聞事

藥物成形

康熙二十五年海寧園花鎮祝去非庭前每夜有白老月餘不滅
慘然燈之有物類人形重六七十斤首面臂股悉具但手足指不

說餘 述異記中

十二

分事勝中無物有葫蘆一枚先是庭中有瓜萋一本已一二百年
每年藥肆買去瓜萋甚多此物正其根乃天花粉也惜為肆中割
裂貨之祝驟霞親見之又三十四年霖雨連月平湖馬子發室中
墻壞偶築墻址掘出枸杞根一枚正如狗形重斤十餘斤眾以為
仙藥且藥馬索價數百金無售者親友共割而貨之此二物不過
識者為俗人所分真可惜也

山魃

石門沈樂亭於康熙三十年開令關之寧洋寧洋皆山時出點保
甲偶至一里里民迎入公館入其中房屋新構精潔而似無人居
之者宅夾兩山之間林木叢翳陰森可畏勉駐一宵頗有戒心比
曉詢隨後云此地有小魃形似人長僅三尺青黑色口潤至耳大

如血盆時出擾人此宅構成即為其所據人不收居晝伏夜出每
引人至山窟迷害之前官至此印為其竊去大索深山旬日始獲
蓋與木客同類而此物尤能害人使作寒熱之病至有死者故土
人並畏之

孔亂說

嘉善孔亂說者以卜行卽里中卜不甚精而妄言休咎故得此名
偶至一親戚家留午餐將殺雞為食孔力止之繼以誓遂止晚夕
宿其家正春米懸石杵於朽梁之上孔卧其下更餘睡夢中忽有
雞來啄其首孔驚寤驅之復睡甫睡又啄如是者三孔不勝其擾
遂起覓火逐之身甫離席而杵墜正在其首卧處孔遂悟雞報恩
也每舉以告人勸勿殺生

說餘述異記中

三

天雨豆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湖廣漢口天雨豆好事者携至余得二顆大
如小赤豆紫色有一點黑處似蒂然絕不熟豈聞尚有大者余未
之見

男子產女

康熙三十三年夏德清縣白雲橋地方男子產一女里鄰報縣細
審不誣將男子責十五板以厭其怪釋令寧家其女寄養親戚家
至今尚在亦無他異

五色小龍

山東蒙山中間有石罅窺之水光明亮水中有細龍形如煙艇大
止一二寸其色不一五彩爛然水不流出龍亦不長其測何物

鐵柱宮

汪西南昌郡城內鐵柱宮東南隅有小殿殿中有池云鐵柱在池
中其實非真跡也真鐵柱宮離城數十里地名生米渡宮中有池
池中有鐵柱乃許真君鎖蛟之處其地居民每歲製鐵鎖一條置
殿池內縛宿即有舊鐵鎖在池側而新鎖不見矣其舊鎖兩頭微
鉤中間一段明滑逾常似受鎖磨光者殊不可解

火藥局災

康熙丙子十月初七二更福建省城火藥局忽然大响一聲如
霹靂黑烟透天震倒居民房屋數百餘間燒死壓傷人口數百燒
燬火藥十三萬八千餘斤硝八萬七千餘斤磺十一萬三千餘斤
總督其題地方官賠補見卽抄

說餘述異記中

古

凡家必盟於蠱神曰願此生得富甘世勿復為人其用
蠱也其人既死死者之家皆器物悉運來蠱家其受蠱之鬼即為
蠱家使凡男耕女織起居伏侍有命即赴無不如意若虎之役
依蠱中斯善者唯自投糞窖中稍或可解聞之尤溪永安沙縣諸
地皆有蠱近有尤溪王令買瓜一担次日瓜中皆蠱亟責買辦者
以某家所買對遂拘賣瓜之人問之云某家從不造蠱刑訊之其
云有造蠱者與其有仇必是人也即拘造蠱者至其人不諱遂
夾其夾棍打一百板並無痛楚收禁囹圄半夜失其人所在至其
家追捕之則已舉室遁矣近歲有異人傳治法凡至蠱者之家須
挾一雞夾肉蠱家解意即付藥一服彼此不交言而退服之無患

笑

飛蠱

石門沈心涯守開化時偶坐晚堂見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狀問之齊後云此名飛蠱乃蛇蠱也畜蠱之家奉此蠱神能致富但蠱家妻女蛇必淫之蛇每於晚間出遊其光如彗過人少處下食及觸破開化居民時屬黃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

換腿

雲南院江府普爾地方能以土木易人之腿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行步履隨不久即死

鬼廟

明末錢塘大行陸公鯤庭舟過吳越戰場至晚野泊忽聞鬼聲自

說鈴 述異記中

十五

遠漸近陸曰汝豈有冤何不我訴鬼聲即通舟次漸入船中陸懼甚呼僕起群逐之鬼入案下之竟入禪內遂脫禪棄之水急放船而行猶遠遠聞禪中作聲也是年陸公殉節亦其兆歟

漫過鬼擊

甲寅三逆之變浙中軍行絡繹雇夫牽纜有羔羊民李姓者自杭應役而歸至石門未甚晚將歸羔羊過南門石牌坊下漫馬見一人突起而擲其除痛入心隨適遇便舟遂附而歸方言其故夜未半忽狂語曰我輩受刑苦不能去天晚依石坊而坐汝何溺我耶蓋每年秋決及梟首之盜俱在此地行刑李蓋恨觸耳其家為設羹飯祭之然視其陰囊青黑二丸堅冷如石三日竟死

永寧仙蹟

永寧州通大道處有土岡岡側一小茅庵庵中一道人以賣馬鞭竹快為業傍置一爐取炭煇鞭快即成人物山水花草較優銀更細所獲錢即修路及橋人每過其處必下馬少憩未嘗知其異也後道路橋梁俱已修整道人忽不見相傳為散仙云觀其以炭煇花且終日未嘗飲食所居地數十里無人煙行客過之雖寒暑不見變易是真仙客矣康熙甲戌乙亥間事

華頂長人

康熙乙丑余過濟南寓趙生鍾英家夏夜露坐偶談其祖十六七時遊西嶽華山曾登絕頂蓋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絙而上雞犬畢有但無婦女耳最難上者有猢猻等處橋木朽腐旁夾朱欄云

說鈴 述異記中

十六

希夷事蹟終不敗也絕頂有石屋其祖與同行數人往瞻禮出遇一人長丈許衣草裙不言不笑眾咸拜之似有喜色遂共述進香之誠大人於空中取桃人賜一枚時正十月亦不知其從何來也

長鬚道士

鍾英又言數年前於濟南見一白鬚道士鬚長七八尺欲觀者解鬚囊以溫水洗而垂之道士立高几上鬚垂至地亦一奇事因並記之

筆錄不度之報

仁和桐扣鄉陳穎先乃名醫月坡之子好鍊筆錄特構危樓三間朝夕書鍊忽降箕作詩寫字且能言休咎甚靈驗偶與婦女登樓戲謔箕筆不至忽一日降筆云于仙骨已成某月某日視樓際紅

雲至即可飛昇矣陳喜甚至期沐浴以俟天色漸晚見簷頭果有紅雲冉冉而駐陳遂登屋至簷舉步乘之顛踏於地折其雙股終身廢疾讀其亦不復降矣蓋褻慢之報云

身有猪皮

嘉善注一庵康熙辛亥年館於嘉興衛軍戴姓之家戴有僕金大不論寒暑以布濶尺許者束腰間之固不肯言強脫視之有猪皮徑數十毛膚宛然猪也

黃髮者首承

兩廣又言至子年有替者至嘉興算命不知何許人包巾壓眉冬夏不脫冠每演命彈唱則額上蠕蠕而動衆人去巾視之額上有猪首隆起寸許耳目口眼附於額色黧有微毛但眼不開耳

說鈴 述異記中

十七

家死鬼還家

康熙年間嘉興十八里橋道人巷皆甘姓聚族所居以田莊為業偶有一異姓來居止夫妻父子數人其父小業營生至蘇州病故貧不能飲甘姓共贖助其子載喪還家其鬼亦隨之而歸言語飲食處分家事與生無異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種耨未明輒呼其子力作但不見其形其子偶私語疑之父即大罵空中與杖曰汝父子不認非人類矣吾在蘇州寓某人家尚有虎丘席幾條包袱一個內有衣物幾件汝可往取之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吳南平遣僕計姓者往物色之且譴責其子以妖言惑衆將治之官甫至門磚石如雨臨舟大罵盡數計姓之隱惡計不敢犯倉皇竄去後年餘寂然不知何怪

鬼情人引路

嘉興塘滙有施姓者家頗殷實康熙年間時值殘冬雇人舂米有主大者住居對河至施處賃舂晨入暮歸偶一夕歸稍路過後村鄰家王媪呼大曰我欲歸家畏多大汝可引我過橋遂至家中感德不淺大亦素熟其家與之同行至則不俟啟門而入大駭之旋悟其色死矣遂驚仆門外其家聞犬吠甚喧恐歲暮有盜出視之識為主大扶起以薑湯灌之甦迷其所見則主人之母也歸恍惚數日始得平復

楊州武舉陳某言其少時在室中燈下讀書夜深止一婢因卧於案前其髮無先火焰綠色細如豆室中皆暗忽見案上一

說鈴 述異記中

十六

人面如錢驚視之面漸大愈明晰目口皆動陳大叱之復漸小如初不覺惶懼連呼家人起面忽不見燈明明復明家亦無他但此婢身餘病死耳

生魂改嫁

康熙丁丑春正月石門長浜卽鄭姓之妻年甫二十三歲忽謂其夫曰吾將別汝去矣夫驚詢其故妻曰吾昨夢一老者將我改嫁與大得銀十兩主昏成契我已見其人似俊於汝家亦不薄夫笑曰此春夢也何足信哉不數日得病三日死死時夫哭之妻曰我非汝婦矣彼處安樂新人相得無用悲也言畢而瞑

義狗塚

順治八年杭州清泰門內有趙姓家富陳姓家貧二人比屋而居

相德甚久趙姓畜黑狗一隻甚愛之飲食悉與已同陳每云官願
豈可以人待之子然陳姓貪謀趙姓家貨陰買盜証扳置趙於獄
陽為與之料理席捲其財狗則日間往陳就食夜則至趙室哀號
如是半載趙卒斃於獄而陳亦偶病在床狗日夜伺其室作怒視
之狀陳疑之令人持棍守門不令狗入狗乘人稍懈突入陳室上
床咬陳至死家人共持刀殺狗首已墮地猶嚼齒作格格聲其身
復跳躍數次隣里以為義狗有藍姓者捨園地葬之於吊橋側至
今其塚立碑巍然尚在

三官示現

康熙二十六年松江東門內陳姓開小典舖者虔奉三官齋日於像
前頂禮求示願應如此積一二十年矣是年十月十五日下午元之

說鈴 述異記中

元

辰陳于像前三官經令僮看店適有鄉人以舊布袍一件質書
陳誦經畢出店視之布袍敝甚要當三錢陳估止可當二錢鄉人
再四相懇陳未允間忽捏袍袖中似有一物如簪釵之類遂如數
質去携入視之乃金釵一隻也陳喜極稽首像前曰今日始獲意
外之報也仰視塵案上有字數行云朝也揖暮也揖揖得我來你
不識金釵送你作香錢從今再不與你做交易陳悚然自失始知
貪念之見譴也未幾陳死

兄弟復和

杭州江干楊氏弟兄三人長曰復初次曰文涵季曰瑞芝文涵素
有幹能父以生意託之父死分析文涵意占狀產私畜兄弟所得
甚薄長兄為人愿朴故爾唯唯季弟心獨不平屢萌弑兄之念如

是數年懷忿愈深一日私製利刃藏之身畔偶值其次兄他飲晚
而未歸瑞芝遂欲行刺與妻燈下暢飲俟之忽見一人立於門外
血向淋漓連呼瑞芝曰汝兄歸矣我同汝往連殺之夫婦皆大驚
仆地久而始甦因轉念曰弟兄本骨肉我以分財不均之故殺之
天豈能容我乎惡鬼之來皆心所造也因連夜夫婦同往叩其兄
門道其故叩首泣謝翌日即同兩兄奉刀投之於錢塘江中兄弟
相好如初嗣後瑞芝謀生往往意外得利漸成小康此康熙七年

取藥

聞有蝦蟇與金蟻大畧同事之者輒富其來也人或於路
側見金蟻甚多知是送蟻貪味者遂奉以歸其蟻亦隨至送者道

說鈴 述異記中

二

一書書事盡之法及行盡之術甚備奉之者家庭洒掃清潔止奉
蠱神至二氏之教及一應神祇俱不復奉每至金日則蠱神下蠱
如白鳥矢刮取以毒人非庚辛中酉日則不下蠱中其毒者必先
一寢則虫入百節五臟矣其始也昏憤脹滿至食骨臟俱盡則
死矣其毒或入飲食中或彈衣領上或雞鵝魚肉果蔬之中皆可
下蠱活雜有蠱則兩腿中皆虫而行止鳴喙自若如有蠱則其之
不熟凡蠱入食物隔宿即虫出故官於此地者受蠱飲食必宿而
用之無虫者非蠱也事蠱之家蠱死之人皆為使使凡耕織之事
鬼皆任之故不用人力而粟滿庾帛盈箱至除夕則以雞子祀之
夫婦裸拜且與算帳每蠱一銜後算銀五錢秀才算銀四兩官長
算銀五十兩蠱多者獲利必厚少則薄如或厭惡之者必倍其來

之數以送之又有貪昧者奉之而去

空藏二則

順治年間嘉興北門內陸姓人混號仙家借住朱廸臣大宅家中
多見異物晝夜不寧詰巫卜之云大廳古樹下有埋藏仙家遺具
香楮牲酒於廳前玉蘭樹下掘之果見石板故板下有六鐺數個
開視化為白水如粉漿湧躍湧出穢人衣袂皆白仙家頭面被遮
者皆成白癩風以此成病而斃

康熙年間崑山葛稼孫買顧氏宅夜見庭內白光燦然以為藏物
掘之得大石板故板有缸二隻缸中水濺起如漬珠色俱疑白著
人衣襟如雲母粉遂復掩之後亦無他

大穀

說餘 述異記中

二十一

明山顧瑞屏先生之父少而好道數十年不倦徧遊名山入天

台渡石梁見一人批稻穀一擔其行甚速異而就之見其穀赤色

長寸許因拜求之主僕各與一粒令即食之後顧翁八十餘歲遇

萬年閉口不食而逝其僕年九十餘順治年間尚在

康熙三十二年向容縣移風鄉產瑞禾一本數莖一莖數穗其穀

大於常禾數倍周四十里皆然江南撫臣奏進 御見印抄

江南海嘯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泛溢江南崇明縣共滄四十餘

灘屍骸堆積如山夜間鬼哭神嘯本縣建醮三晝夜祭度鬼魂常

熟縣薛家沙共滄百姓一千二百七十餘一村止存三百餘人

上海縣海邊冲壞房屋滄死百姓三百餘人別處亦來屍骸約有

數百棺木亦有數百每至夜間有鬼哭之聲喊稱求救松江府
醮七日將棺木焚化造骨塔收埋各行賑濟又如阜縣丁堰場
海地方滄溺民人無數海水俱紅將紅水一瓶呈解督撫具 題
俱見印抄

狗祟

安定令許顧言書中畜一黑狗數年矣乙亥冬狗偶竊食顧言之
妻命家人捕之顧言報命打死不數日妻忽發狂作狗言曰我乃
城隍座前黑馬也何物許鬻子敢殺我家人又剝我皮食我肉
使不得托生我且報汝先使汝驛馬盡斃已而驛馬果有倒斃者
顧言朝服臨叱之妻作狗言罵言愈甚乃至城隍廟齋醮超度取
狗皮仍縫其餘肉祭而葬之妻病亦漸愈令弟觀文言之先是丙

說餘 述異記中

二十二

康熙年間蘇州閶門外上新橋某姓者家止獨子父母鍾愛年近

二十勞瘁而死將殮忽蹶然而起毫無病狀父母驚喜遽扶起問

之子曰此是何處非我家矣父母以其神魂未定進參藥湯飲子

不食曰汝夫婦何人也父母曰汝我子也令死而復生此天地祖

宗之祐也子曰我乃唯亭鄉間農人也昨患傷寒而死冥中似我

陽壽未盡即令回陽不意我屍已為妻所燒化矣因無所歸偶步

至此見門有白榜因入觀之忽然復見天日我欲歸去我豈汝子

哉父母以子為狂謔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遂令其子為狂謔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遂令其子為狂謔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遂令其子為狂謔不之信其子求去愈力否則惟有死耳父母

不得已買舟隨之至唯亭子竟行田野中入其室問其妻則已嫁矣求其妻則已失矣遂至親戚隣里家述其生前事及清理平日債負往來甚悉眾皆訝其聲是而人非父母則終以為其子也復強之歸少輒私遁遂鎖諸其室不兩月鬱鬱而死

不死草

龜山高板橋藥舖王姓者向奉教門有年矣康熙年間忽然無病而死死時語家人曰我心口未冷勿發越三日果復活自是以為神藥報死數次或一二日或多至十餘日報復活比康熙丙子約死過三十餘次矣或問其死去所見堅不肯言但勸行好事念佛持齋勿用大斗戕秤高鴨最為罪重而已其人約五十餘歲號

龍卷

二十三

匠魔魅

崑山李左君房舍閣鉅嘗召匠脩牆門薄其工食匠作為魔魅人不知也修理畢即與曹明經青虬遷居之居後每歲家中多病遷徙方愈未久又病又復遷徙十年以來讓費不貲矣後值牆門壁壞見壁內木穿畫一綠衣判官旁有小鬼持鐵索一足跪一手指內傍寫妙訣二字字甚端楷遂刮去之宅得平安此康熙丙子年事

女棺為祟

康熙三十一年餘杭西北鄉方姓者女未嫁而沒殯於荒立鄰有米堂少年韶俊忽見美女黃夜往來入其書室遂相綢繆將及半載淹淹抱病日漸羸瘠父母詰之堅不肯吐實病日篤父母危言

動之始語其故亦共疑為此女之祟也時雨雪初霽共往祭之見其子戶外有弓鞋印泥循跡至女殯處及棺而跡滅遂告此女之父母共放棺視之顏色如生焚之而祟絕

宗三爺爺

錢塘徐孟交先生乃明丙子孝廉蘭生先生父也適嶺南道鄱陽湖公舉帆舟子急請祀宗三爺；孟交問宗三是何神舟子側身揖而戒勿言既渡後數月歸復渡湖舟人竟舉權而濟問之曰胡不祀宗三爺舟子笑曰今安得尚有此怪因詰其所以答曰宗三爺與陳友諒戰於此湖奪其所乘巨艦棕纜大如斗三斷之投湖中其二已化蛟蜃隨風雨遠去不知所之其一在湖為祟第也即有波濤覆溺之患此怪時現湖中往來觸舟無敢徑渡者

龍卷

二十四

分籍湖湖標怪浮入淺汊不能出初猶動盪嗣甚吐沙壅閘人競往觀之行藻滿身有若鱗鬣報之邑令今至命舉火焚之中有龍血臭聞數里五六日方墟蓋彼時行軍卷祭或牲血所費或人馬血所漬取精多而用物弘且予其為祟也

鬼頭風

餘杭王士安隨其父白虹宰江浦邑署後有土丘焉時當重九士安同友人登眺間忽見旋風自城西起墜入池中倏而復起似有兩物相聞如鳩鴿狀士安取千里鏡視之乃人首二顆披髮露齒互相爭觸良久東西分散蓋世所稱鬼頭風者實有其物此鬼神情狀不可意測者也

場中鬼代筆

武林陳雲起名之理與弟丹兩兄弟同學而丹兩才更優尤名其
采雲起不及也丹兩蚤死士論咸惜之康熙癸卯雲起入棘園文
思艱澁比午不能畢一藝忽然昏睡夢丹兩進席舍促之曰速起
吾為先構此七藝雲起強執筆不假思索俄頃完卷騰真時猶覺
丹兩在側忘其死也迨交卷出號舍則恍如一夢矣是秋得售迨
謝履會試丹兩復至如前遂得聯捷雲起每為人言之不諱也始
知春草池塘之夢為不誣矣

蛟害

嚴州府淳安縣之某鄉地當山麓居民家於谷口龍之對山有巨
蛇匿焉夏夜時出當道人暮行者往往跨而過之亦不傷人自順
治初年康熙初年二十年中茲地常苦旱暑雨蘇苗之際他處

述異記中

二十五

忽一日風雨驟發從西北來大雨如注水湧丈餘及至龍口則截
然如壑阻扼不流俄而震雷大作霹靂向龍中下擊者六七未幾
龍水通流若決江河崖壑皆滿數日後人往對山見擊死巨蛇頭
有一朱角長及尺又蓋蛟也是秋大熟始知廿年弗雨皆此蛟所
禁龍亦畏之不敢過焉妖孽因民天固弗縱其毒也

龍

東海有獸名龍能食龍腦騰空上下驚怪異常每與龍開口中噴
火鼓大龍輒不勝明末錢塘徐五交先生在海寧縣署中脩邑誌
一日風雲陡作水雷如拳如椽屋瓦俱裂聞署外有人喧呼曰龍

又與龍開口矣遂登馬樓望之但見黑雲兩堆電發前雲中而後雲
電光閃耀追之移時前雲漸低後雲凌壓其上俄頃雲散而霽明
日有民人報其山中一黃龍墮死長十數丈蓋為龍所殺也康熙
廿五年夏間平陽縣亦有此異龍從海中遂龍至空中關三日夜
人共見三蛟二龍合圍一龍殺一龍二蛟龍亦隨斃俱墮山谷其
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中火光猶熾起丈餘
蓋即龍也

蛟狗

康熙壬子四月廿二日黎明錢塘西北鄉有孫姓者家方育謹門
尚未啟扉人蚤起採桑過其居見孫屋脊上有一物似狗而人立
頭長上半身赤色腰以下青如龍尾如篲長數尺驚呼孫告

述異記中

二十六

之甫開其物騰上雲際忽聲發如霹靂委蛇屈曲向西南而去
尾上火光迸裂如篲之掃天移時乃息數十里內皆聞其聲亦有
仰見其光者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也甲寅有逆籥之亂

雪花

辛未冬雨雪奉天大內丹墀馳道墻壁屋瓦俱結成種種異花南
北名卉無一不備枝葉並瓣儼如圖畫上朝文武官後無不目擊
又以地寒數月不化

大頭鬼

乙亥冬奉天城內每至三鼓人靜適聞擊柝之聲人共駭聽有人
夜起察之見一物如人頭大如數斗甕其口如箕張喻作聲如擊
柝然身有黃毛轉相驚恐遂有兇徒假作效其形聲夜行者遇之

輒掠取其財或剥其衣將軍下令嚴捕之崇亦旋息

食龜受報

康熙戊寅三月開石門縣漕糧倉走通夫鄭大掘地得五六龜各長二尺餘烹而食之是晚即狂亂作龜語曰我五兄弟自明朝成化年間修行至今與汝何仇將我輩殺食汝死有餘辜矣腹中似有物齒其腸胃號呼徹夜次早即斃

醫生遇鬼

桐鄉醫生趙某者住居附郭康熙戊寅正月間偶赴病家請歸已昏黑天又將雨未至家數里有人自後呼曰趙某前路有鬼甚多汝無往回轉至我家暫宿可也醫心疑其為異物不應且前其後呼之甚急醫愈懼疾走至一橋橋下又有人呼曰趙某過橋鬼甚

說錄 述異記中

二十七

多汝不可往醫視橋下二人方裸而浴時初春極寒蓋駭其恠遂不過橋從小徑還家行未半里見一矮屋焚焚有燈或明或滅時已下雨遂叩門求宿內有婦人應曰男子不在不便相留醫懇極簷下許之將更餘婦開門延之入醫謝不敢婦引之甚力且求令馬醫視其燈青黯且手冷如冰知又遇鬼亟欲奔避婦雙手挽其頭以口就醫之口既而大歲曰此人食燒酒生蒜臭穢何可近也遂入醫復冒雨而走遂認一親戚之宅極力叩擊內驚出視遂登其堂即時昏仆其家以姜湯灌甦問之始細述其故次日送歸家病十餘日而瘳還過前宿之矮屋則一孤塚也

昭陵雷火

昌平州境明之昭陵在馬陵有被恩殿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五

日夜先有火光圍繞旋被大雷一聲將被恩殿燒燬俱盡直撫沈朝陽其題見邸報

猪產象

康熙丁巳十一月杭州清波門外四墳民家猪產一白象不乳而死觀者甚眾

猪產怪

康熙己亥四月海寧北門外民家產一猪二首一首兩目一首一

首在額二足在腹

鬼題名碑

新安吳榜香苑為大司成時於太學故聖祠土中獲元題名碑三

說錄 述異記中

二十六

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皆有正副榜別部錄降元者謂之日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為桑列國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為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皆有正副榜可以考元人科甲之制

遇仙得瘡

仁和邑衿沈某家候潮門外古畊為生素有度世之想康熙三十九年間夜夢黃衣道士翩然而至頗有開導之意次日猝遇其人宛如夢中所見遂延至書館叩頭求度道士約三日後於八卦田俟我生往道士已先在謂曰子有誠心吾當度汝為弟子子藥一

此令吞之說之而行如駕虛乘風生忽念家有母妻懇求放歸道士以手一推則身踣於地接鎮齋不能語進退蒼黃有隣人識之挈還其家舉家正在駭異而道士復至羅拜求之道士笑而不答拂衣徑去值文宗歲試生以瘡不能赴不得已告病而投詞張撫軍敬止懇移文張真人求解撫軍憐而允之未幾真人府牒到予一符令生吞之又牒城隍審理生焚牒之夕夢數役攝之入廟跪於堂下仰見道士居中坐城隍旁坐屈身為生請道士曰此子有向道之心且有厄余故欲度之今忽有不淨心旋生退悔故罰之耳既真人有言行即釋矣叱冥役押還家生寤即能言其人現在自述鑿鑿

古碑石刻

崇禎庚辰年間閩人陳衍嘗著一書中載一則驚門僧貫一以請
 經過福州言去夏晏坐籬外小波陀有光連三夕發之得古碑背
 印雙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
 鼠指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
 元曆癸始庚小照緯太平八紀貫一覺有異默識其文投磚海中
 我按此識草雞長耳大尾合成鄭字謂芝龍也千頭銜鼠甲子叛
 以甲子亡故云六甲更始生女十億合成姚字謂總督啟聖滅臺
 澤也庚小照緯太平八紀為今上紀元萬壽無疆之兆可謂驗

說鈴 述異記下

矣是尤良齋雜記

祝玉成牙畫

康熙初年浙杭祝玉成號培之年八十餘畫事入微如秋毫之
 末余得一牙牌長一寸五分闊一寸一面畫虬髯下海其中虬髯
 公李靖紅拂虬髯公夫人奴十人婢十人箱籠二十楚楚排列鬚
 眉畢具上寫曲一齣筆畫分明一面畫二十小兒種種游戲悉備
 內一小兒放風箏其線有數十丈之勢高空然為亦可辨焉然其
 筆墨所占時十分之三四耳至於粒米而真書絕句承仁而羅漢
 十八無少糝糊觀者以顯微鏡映之無一苟筆

銅章絕技

康熙丙子余在杭見銅章二各方寸一刻陋室銘一刻愛蓮說篆

刻清晰工妙無比亦絕技也

黑米

楚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為民居康熙甲
 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治腸
 症如神價比黃金臨海教吳膺丹在楚親見言之

祝三多

杭州富於祝三多赤手成家累數萬金及病篤床頭啾啾作聲如
 蝦蟇之鳴聽之聲出銀櫃中三多命妻子力疾扶起以手扣櫃曰
 祝三多尚在此遂絕然未幾死長子以嫖賭喪家次子遭訟一貧
 如洗仙靈寺前所造居室甚麗已數易主矣

坐魂代筆

說鈴 述異記下

二

福州侯官學廩生杜成錦家貧居府學公廨夙有文名甲子秋有
 泉州父子二生同來赴試初八日其父病不能入場其子初十日
 早出關父謂曰我今年頭場文字甚得意但可惜為他人作嫁衣
 榮耳子問其故父口誦七藝題目無訛子駭問曰豈父夢中神識
 所構所謂他人者何也父曰我為一吏引入號舍與杜名成錦者
 同坐杜之七篇乃我作也我授汝七破可覓其人問之且其人今
 科應中二十六名亦可預報之我窮乏老儒倘果能資我歸費且
 日後富貴我父子亦有所望矣其子果遍覓得之其窮相等語之
 以故且報名次杜亦不信後示以七破杜乃恍然及放榜果廿六
 名

口技

揚州郭猶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猶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鈞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既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蹒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蹙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

說鈴 述異記下

三

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嘗之群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呼呼妻索茶妻作藝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群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吠犬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群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燭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向上案聲即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鬪不已嘉然一聲四座俱寂

獨足鬼

富陽桐廬山中多獨足鬼人稱為獨脚仙此戶祀之否則紗帽線袍不示而來夜入人家能厲人至死又能竊人財物飲食城中亦不能免時作老人扶策至人家夜與人共宿親而奉之所求必得否則為祟按獲即獨足鬼山魃木客之類也葉形似人一足挾杖能飛高逾入入室竊飲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於木有匹偶豫章諸山多有之居民見之甚悉

蘭石軒

山藥學使署中有蘭石軒白石廣二尺許長五尺石理細潤天然成橫幅蘭蕙花葉生動披拂湘江之渚但少香氣耳昔人欲鋸而分之石堅不可斷乃止見張樸菴先生海岱日記

產魚

說鈴 述異記下

四

康熙年間湖州北門外民婦產魚十餘條

說鈴 復生

康熙戊寅夏松江時症盛行多致不起有東鄉村人之妻病死越日復甦聽其語則嘉興土音也曰吾何由至此吾乃嘉興北門外某姓之女年十七尚未適人偶患病昏饋似一夢然今始甦醒此非惡夢也同慟哭求歸舉家驚異其夫試往嘉興祭之則果有其家女新病死有父有兄遂語其故其兄隨至松視之女相見悲喜述父母年歲并居室簪笄衣飾之類無不脗合懇與其兄歸家衆以為不可遂公議留之仍為夫婦焉

又

是時同郡有庠友陳咸京者其婦翁姓有田產在寶山地方道

家及狂索佃戶舊租至佃戶家則其印中皆染時疫佃亦新病起
入與索之則其人皆徽州語音曰我素嘗欠汝舊租也我挈本來
實山遺水至此資本全失無以還家豈知汝租帳耶姚僕大駭連
叩數家則皆散人也奔歸告其主咸詫為異事蓋丙子年寶山城
為海水所漂城內外無得免者此必微商死而今始附形也

水災厄厄

丙子年寶山城水漂死者數萬戶有老夫婦止一幼子住小房一
間其妻向善日夕有一僧至城中化緣無人施者此老獨齋之且
累旬不倦忽一日僧謂之曰汝家有大難但汝善人也可以免厄
因令買白綿紙百餘幅遍糊其屋相戒舉家安寢聞異聲必勿出
其妻婦受教是夜海水泛溢聲如雷霆城垣房舍隨波入海迨

說鈴 述異記下

五

明水退聲息夫婦始出則一望平陸無一椽一瓦而此屋歸然獨
存所糊白紙並不沾濕後官勘水災見之皆嘆異稱為善人之報

有尾人

順治年間金壇毛友夏販布至嘉興街前橋鋪行身有尾其長半
尺有白毛寸餘人伺其浴迫而觀之毛不詳也言其父向業布行
中年無子偶至一山登絕頂步入古廟廟荒廢已久方眺望間忽
覩一美婦殊麗非常驚問從何來女曰某乃山下某氏之妾也為
正妻凌逼逃避至此毛曰汝弱質焉能登此峻嶺女曰廟後有仄
徑吾家往來甚便吾棲此已兩日矣毛曰汝既懼還家能隨我歸
乎婦唯唯從之至家性極和柔毛妻亦安之且念未有子姑留為
妾頗善操作舉家相待未幾妻死遂為正室產友夏生而有尾父

欲棄之婦曰此異相也且如無子何遂育之毛每經營困乏婦必
助之貨不知物從何而來但得息必索其本約無愆期即償亦不
見其歲度之虞逮友夏十餘歲父死婦撫友夏泣曰吾緣盡從此
辭矣獨家人善視之迨夕不見嘉興俞約夫親見友夏自言之

鬼交產蛇

海鹽俞氏有一僕善成衣因名楊裁衣幼時其母孀居有一外交
相好甚篤未幾其外交死寇入其室與母共寢時裁衣幼與母同
宿夜帶則竟下床匿於鞋中兒睡復來交媾如人但體冷如冰耳
年餘忽見夢其母曰我死後為蛇因與汝孽緣未斷故復相聚經
年今將託生有一語切囑弗言則禍汝矣汝已有姪然而異類也
其夜妻帶毛猪歸於房門外祭我至後園中掘一土坑坐其

說鈴 述異記下

六

上可免也母如其言至夜半坐坑中腹痛異常俄產十數蛇目俱
未開母家掩之後竟無恙

點盜婦

張秋有一婦年三十左右產驢欲至宛府探親途中問驢夫有妻
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盍為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迨
至府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豐若如此衣服不便同歸因予千金令
至某級舖買級二尺持歸婦家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
破級汝買之何用與汝飯後同往換之已家置毒其中驢夫食訖
遂同至級舖共爭論驢夫已毒發死矣其婦以級舖殺夫遂欲
鳴官級舖情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資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
挾詐也可謂點盜矣康熙三十年事

龍

抗友張世常館於汪宇昭給諫家時給諫尚未就選偶與親友會
食買一青魚重三十七斤因以向作鱸字昭遂齋不食客共食者
七人其肉肥美全如腹腴逮卜夜忽聞厨人驚問主人入視久不
出世常疑之因入其庖室但見主人錯愕之狀問之乃所餘之魚
暗中有青光一二尺閃爍不定聽之索索有聲食者咸疑中毒共
皆倉皇因留宿不去至半夜但覺腹中微脹亦無大苦或曰此龍
尚不食之多壽

許七過仙

東洞庭席翁吳許四姓皆巨富而許姓家落有許七老官者家貧
窮甚終年一餐斯命在旦夕偶令其子扶出門外閒步忽遇黃胖

道入視之曰子病篤矣我化汝太平錢三文予藥三丸可供在香

七

火堂內作三次服之有救也許受其藥入覓太平錢不可得遂攜
米升餘出施而道人不見矣是夜病甚其妻聞道人之言試取藥
進之一服而熟寐再服而霍然三服而聲朗體強壯健異常逮十
餘年而致蓋夙緣也康熙十五年事

地中雞聲

吳醫趙潤周居東山高田亦許氏舊業也康熙三十年夏夜忽聞
堂中眾小雞狀狀作聲細聽之乃在地下東逐則西走西逐則東
走總盤旋堂內更餘而寂亦無他異崑山城中陳姓家亦有此異
八足龜

康熙二十七年外國進貢一龜長幾二尺八足至揚州觀者如堵

崑山何銘三家僕錢三在揚日擊之六尚有十八斤蟻則未之見

雙臂人

康熙三十一年京師有一乞丐携其子約八九歲其兩陽道並生
膝下觀者人昇一錢後不知流往何處亦錢二見之

直脚僧

康熙三十五年常州有一僧兩股止一節直立無曲膝兀坐草蓬
觀者人施錢二二文亦能行坐但下體甚短耳

鴉雞

康熙戊寅冬杭州市中有賣小雞一對雄者赤色雌者黃色小如
畫有名曰枕雞作高枕置雞其中半夜輒鳴不與時刻有人以銀

三脚狗

杭州江干有狗三足一足在胸前行則予伶仃立必倚牆否則
易仆康熙己卯新正見者甚眾

八

龍龜

康熙三十五年富陽漁戶獲一龜徑三尺頭隱隱有兩角口正方
額下有鱗四翼翼如鴉鴨之翅而無毛四足俱有鱗甲獻之撫軍
命畜之玉泉觀者不啻數萬人未幾死

龍與龍開

康熙癸酉六月仁和阜亭山中驟雨大風有龍與龍開龍吐水電
吼吐火在黑雲中或隱或現一一可辨如獅子龍則如常所畫
者所過之樹俱燬毀開至錢塘江而沒一路桑麥俱為水電所損

厚者積至一二尺

酒樓仙蹟

台州有村名斑竹在重山曲徑之中地常孔道居人止二三十家
行客於此食宿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巍然不傾壁上有仙題云
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惟有青山
不改色相傳萬曆年間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
日持錢數文來飲酒或持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日盛車馬
經過必至其家此丐亦去店遂改為高樓生意冠冕二十年後此
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一日雪甚丐來適過
客充滿求宿不許乃於橋上雪中卧馬晨起折枯竹一莖於樓外
橋上飛白題此詩而去後店業日衰竟廢於火此壁獨存字字可
辨

說餘述異記下

九

天台石梁龍

嘉興優婆夷李氏康熙己卯四月間約伴至天台進香畢游石梁
觀瀑布從石梁茶亭而下至谷中石湍瀄瀄之間多五色魚長一
二尺游泳其間忽見白光晃目細視石間一龍蜿蜒長幾尋丈首
如世所畫者但兩角壓耳口齒齶然目垂出外紅如大寶石光耀
射人背青綠色脊鬣間紅白色而有六足俱五爪同游四人皆見
之到路僧言此羅漢化現即在山諸老僧亦不能多見也

龍首骨

康熙丙子正月初八日德清縣蘭村荷葉浦卹民馬泥得龍首骨
一具兩角長不及尺短額齶鼻兩眼孔大如椀鋸牙雙出頸骨長

二尺餘兩旁扁骨潤如牙笏載至新市鎮傾市聚觀貨於藥肆中
堅如玉石

三首人

丁子範者京都人任江南都司守脩老寓杭州言順治四年丁亥
從廣西至湖廣入西嶺山同行兵役共七人山路崎嶇午後見巖
際草屋數間因求寄爨屢呼無應者再四呼之內有人應云我不
可出強之復曰我出恐汝驚懼耳其聲啾啾如鳥語丁復強之則
一入長八尺餘三首轟然但止兩臂昂藏而出俄頃又出一女亦
三首首有高髻衆大惶遽踉蹌而逃行數里心始寧不知何怪也

狐怪

海寧有金三益者窮迫無聊有人勸其入都覓一館地遂挾二金

說餘述異記下

十

附帳艘而行抵都旅寓將及半月毫無所遇逆旅主人知其囊空
累運之金無計忽念卜之於神聞人言黑龍潭嘗有狐仙試往問
之時值重陽登高者亦往遊焉日哺方至人已散獨行遇一老嫗
騎驢又牽一驢迎喚曰金三爺何來遲耶金大駭因前致禮且述
窘困之狀老嫗曰其家去此不遠何不過舍寬坐少遣問懷何以
所率驢乘之行數里又見一姬前姬謂曰我適有事汝可送金三
爺至宅遂去後姬復引行一二里至大宅姬先進通少頃引金入
門登堂華飾精潔古玩列陳堂懸倪雲林畫柱聯則董思白題也
俄頃二青衣獻茶香美異常屏後若有數婦人笑語似啗其藍縷
者茶畢青衣引入澡浴浴罷易以新衣又引至內室幽雅香馥不
類人間甫就坐青衣報曰公主來矣有數婦人擁一麗人至姿容

妍雅但微覺黃瘦相延就坐珍食羅列酒味芳醇醉以飽時已
初更同入洞房牙床錦被貂襖銀錠竟成伉儷但不言笑而枕席
之事狂蕩無節次夕亦然金念此何地此何人因夜心迷惑以招
此案必狐怪耳聞狐變人必有尾交合時方欲捫之女心已知大
罵曰汝真負心汝一窮漢我憐而收之且有瓜綠故待至此今汝
輕薄狗彘不若矣因嚙其唇就之下床全痛暈幾絕及醒天已將
明赤身卧黑龍潭草中故衣在側匍匐而歸唇上四齒痕在馬翌
日即狼狽南還此康熙三十年間事

鬼產收生

徐濱溪言其祖母戚氏餘杭右族也祖母嘗言在室時見收生婦
王老娘者自言十月初十夜半有扣門聲甚急啟視則喚收生者

說鈴 述異記下

十一

也有淡青色燈一對引之上船其行如飛至其家坐蓐者乃一紅
衣婦人稱曰大娘其姑稱太太者與收生婦共食但酒肴俱冷不
甚可口食畢臨盆產一子其姑與銀半錠大娘又私贈銀五錢復
以原舟送之歸天尚未明也少寐覺腹痛異常嘔吐狼藉皆樹葉
也因驚疑昨晚產子者非人檢其所贈乃真銀半錠也唯大娘之
銀則朱提馬錢為驗時受舍之物耳

尸起白口

順治乙酉春崇德州錢鎮西二里許傍暮夕春未下一村人經荒
塚忽出一尸行動如生人其人不覺也與之同行半里許漸疑為
異物驚呼避之其尸突前與之搏鬪移時是人幾斃幸聲聞里隣
共起救之其尸遂仆

石坊畫記

甲申臘月初八日崇德縣前有解元牌坊卯刻大風坊忽地時過
害者四傷不死者二驚且不傷三最異者三人同行兩人偶相拉
跨語語未竟而前行者已蒸粉矣又一行者忽于後呼聲甚急四
視則所呼者從來未識而正在遲疑幸脫墮墻之厄尤異者一人
在危石崩陷中視之世伊有聲乃數石柱駕虛是人遠處石中啟
而出之竟無恙

食蟹致命

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間松江西門外超果寺前熟食舖買一蟹重
二兩烹置盆內賣之來往者但見是空盆因此無人買食已經三
日每日換湯至第四日其塔來望店主即以此蟹餉塔塔云我奉

說鈴 述異記下

十二

三官齋不食蟹店主乃自食之次早已牌店主不出排戶入視之
則已死牀上矣塔迷其故觀者如堵因共稱奉三官之應否則其
塔死矣松江醫人朱秀海親見言之禮曰水潦降不厭魚蟹王充
謂雨水蒸下虫蛇變化為魚蟹雖其本真暫變之虫臣子謹慎故
不敢獻蛇變蟹而毒固其宜也若蝦蟆為鵝雉雀為屢蛤皆為
汪刺則亦不為毒物性之不可知如此

蛇驚二則

康熙辛巳四月嘉興錢琳條偶欲宴客命僮買蟹二殺各重觔半
一蟹腹微紅厨人宰之甫斷其首尾間忽出蛇頭長平尺餘驚而
棄之更宰第二蟹剖其腹亦有赤蛇一身二首如駢愕然此蟹
腹不紅無異常驚意俱是蛇所化蓋蟹皆與蛇交合者不可不

慎也

六直鎮水文卿雇工人老而短混名混土地善術靈觀水草泡沫
即知有驚偶得大驚重三船持至魚市賣之足有五爪餘無他異
三日久無買者因自食之少頃覺渾身異癢皮肉俱浮浸淫出水
以手搔之肉隨手下追晚瘰愈甚明晨視之化為血水唯爪髮耳
康應三十七年夏月事

有角黑白虎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杭州淨慈寺山間有黑虎頂有獨角半尺許
金繩丁放馬數匹虎有角見者甚眾十一月間仁和火雄山有白
虎一亦有獨角半四虎早行却間數日而去不傷人畜

大雨紅豆

竟錄 卷異記下

三

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仁和潘村地方天雨紅豆匝一二里天
如落豆拾歸者數日變青黑色皮皺而頰清香

割耳奇節

康熙三十五年湖唐嶼鎮諸生林國奎妻鄭氏夫死守節有叔刃
苦以言挑之氏怒割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又為誤言投其于苦籠
中氏見之大怒又割右耳氏父峻訟於官下丞丞永譽親鞠於轅
門觀者數千人重杖枷示民大悅時夏旱是日大雨氏儼而雙耳
復生完好如初蓋天預奇節古今罕見事也

徐庶飛昇

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
昇於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

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又杭州孫靜公者崇禎十四年於蘇州閩
門遇徐庶其令子元芳言

七洲洋中怪異

海船至七洲洋中見諸怪異每有大箭雅飛繞樁上尾羽若帶矢
狀又浪上監小令旗或紅或黑乍浮乍沉一枝過去一枝復來續
有數枝舟中相顧駭異莫敢言或謂是鬼船見則不利云忽一
時風濤奮發雲霧滾滾有烏龍蜿蜒出船左燒硫黃雜瓦又以鐵
物撞灑得不近旁又一夜陰雲晦昧星月無光忽有火山從後起
光燭帆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並水工兢以木扣舷不絕響約兩
更次方隱知為海鯨目光屹柱其體振舵橫開始得脫耳粵僧石
更建徒至海外大越國歸記此

竟錄 卷異記下

十四

產石卵

紹興周山吳公弼妻章氏病痿十餘年忽變淋瀝小便不通卧床
不起醫藥罔效有老媪婆年八十餘曰此症我曾見過非藥可治
必產一石卵方愈眾皆不信又年餘至康熙三十七年五月間產
一石卵大如鵝蛋光滑有細花紋以斧擊之毫無所損其卵至今
尚在章氏前症霍然俱愈

人首蛇

康熙己卯二月福建將軍一披甲家中地板上忽有一穴如碗口
有蛇人首時時出沒家人驚避蛇曰汝勿避吾父寓此非為害也
披甲舉斧擊之蛇曰我不可擊擊則汝禍至矣因忽不見見小抄

女化為男三則

渭川孫元芳靜庵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出馬...
翁者為人孝義家貧為鄉塾師無妻無子年且六旬有一女嗣姑
年十四幼在塾隨父讀書嘗自繡白衣大士供奉禮敬甚虔一日
忽夢大士呼其名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可變為
男遂撫其身啖以一紅丸女覺編身發燒昏迷不醒者七日竟化
為男子翁向以其女許字譚姓冬將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信鳴
於官使德媪驗之果真時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觀緣遠過此
因往視之嗣姑出迎衣男子衣著鞵而綠髮耳瑱猶在也蓋縣官
恐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去粧耳孫有詩贈之

東明縣城南十八里曰崎嶇營居民陳氏弟兄二人俱無嗣生女

其第九女於康熙三十八年冬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間

其翁姑疑為親家所姑然半載伉儷依然夫婦情好周焉今其

人已歸父家紹興金克昭往訪之視其乳及下體竟屬丈夫惟

初放猶以手捫戶而踰闔焉

康熙初年曾有龍鬪秦鳳山澤間脫其頰鄉人拾歸瀕取其鬚以

遺翰林李渭清澄中異而寶之在京邸每出以示客見建寧守廳

雪崖詩集

人化虎

人化為虎貴州最多婦人即化男子則不化也康熙二十六年嘗

州定番州上馬司土官方名譽之母獨坐室中忽門外有數虎行

來其間母即神變以手撲地坐而覆食侍者扶掖...
口漸潤而目睛實有黃毛咆哮欲出外虎日夕至門傍之一日
偶值地僻跳躍入虎群就地散滾變虎而去三十六年開州民家
一婦亦如此已逸入山尚未全變其夫與子求而獲之載與俱歸
飲藥醫治月餘復為人今尚在州守王紀青親言之

賜產

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外下九舖蔡姓者本福建人身往洋船

妻謝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大痛忽裂數寸許兒從

裂處露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扳出之兒編身白毛亦

已死矣產婦創終不合延至半年始斃

東洋海中

海怪多作黑浪浪中鬼物披髮登舟舟人持兵器驅逐之或出沒

乘船重旗豹尾天昏日慘投以香飯或紙錢始沒海獸如山駕奔

濤撞舟兩目如日牙如山峰或舟行入瘴氣中樓閣城市宛然除

歸白日忽雨多至壞船舟人叩請天后降神見星星流火集帆

上呼吸之間百靈咸集澄波一色水平如鏡共相慶幸得免沉溺

矣

七聖院

桐鄉辛丑進士朱聲始彙言其蘇州同年汪君之弟病癱瘓困頓

床第年久不愈移至園中養病時值中秋月明人靜正在呻吟忽

聞窓外婦人笑語聲自遠而近頃見數女子連袂靚粧披帷而

入汪君強起叩其何人答云妾等七人皆張王士誠之姬也昔年

...

...

...

...

...

齊雲之變向曰約帶上帝備之封為七聖國中其處乃安宜故三
之所也君病云欲痊能捨此園為妾華香火可勿藥而愈矣汪君
欣然願為立廟諸姬慰謝而去不旬日病果霍然遂捐金改造度
奉香火即其園名七聖院至今尚在

趙如如

蜀人趙如如長髯偉軀明時為邊將已殉難矣康熙癸卯吳崑山
何英相遇於浙之衢州何疑其鬼也驚駭欲絕趙徐曰吾與子為
異姓昆弟不知吾為學道人耶蓋趙生平精天文術數之學兼習
五行曉法其為難也若古人尸解者然後何為天雄別駕借之北
行居常服一黃道袍雖寒暑不少易不飲不食惟酒無算何有事
欲遣人之禁趙持其札屢往恭送所費四文印信猶濕半百之保

說鈴

述異記下

七

陽時撫軍大撫賓客供一玉盤於高座趙忽前取玉盤碎之撫
車驚說趙笑曰子為畿輔大臣何氣度不廣乃爾玉盤在後苑井
中可往取之遺視果然及覓趙已不見矣自是遂不復遊人間歲
甲子家有自普陀至者趙寓書於河云近在南海修道知子有道
行宜垂歸不必往何不聽竟至荆州而卒

肉身土地

辰州山中有土地廟夜有人卧香案下夜半見虎入廟土地神前
問明日應談何人神言明日有人從某方來身白衣拍扇為歌者
是汝口中之物也其人明日持巨椽候之果有人如神言者乃成
令他往虎果突至香案前虎乘怒氣趨至廟中罵土地神
曰汝受地方香火不保佑民生乃敢虎食人此位還該是我坐處

推仆土地而踞其位嗒然而逝主人遂創其身裝塑供養虎肉身土
地至此地無虎身矣真亦因難者

自知前生

黃陂縣民王甲者能知前生事自言其前世趙姓句容縣某邨氓也
以磨麵為業一夕聞屋前窸窣有聲啟戶視之忽被二卒勾攝至冥
司冥司檢其籍乃訝曰勾誤矣是尙有二十九年即命二卒押回回
時行野田間翻翔無拘束甲自念平生作苦做鬼亦殊不惡願謂一
卒曰吾不歸矣與汝俱逃可乎二卒皆默曰諾於是相攜北行方渡
揚子江忽被大風從東來一冲而散甲隨風飄揚查夜許不得息後
遇一大樹挂而止其地為河南某府某縣吟矣時特飢甚樹旁人家
方炊入其廚下覓食凡遇飲食既熟輒觀而享其氣初時身極虛飄

說鈴

述異記下

一八

是不能着地享氣既久遂能踏地行一日登其樓見女子頗備禮遇
就而與之狎其女子既被執感不復思飲食或問戶自言自笑其家
人皆曰必鬼祟也急召巫師驅遣且而一女巫至甲稍挪揄之已跟
踏遁矣明日一道士挺劍而入方揮斥間忽墜撲地即以劍插道士
之頸其家無如之何適有親戚來候者告曰吾聞數日內天師且至
臨其境其家虔請以至乃結壇設醮威儀甚盛天師登壇甲從旁睨
睨雖不敢如女巫道士之戲然亦不見其可畏少頃法官四人歷
階而升氣色凜凜甲意是必能為吾言者然姑視其所為一法官就
案前取黃紙大幅朱書而焚之甲仰視虛中已布羅天之網矣一法
官又取數小幅亦

(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朱書而焚之則凡各園戶皆謂時有一小網兵甲請笑吾踪倏忽得隙如針孔蟻穴比而可出入往來無碍是疎也者何能為但聽之耳焚符既畢四人分左右敷席而坐各閉目一炷時許忽有白氣一道從頂門而出直上冲霄甲始大駭曰先景不好不知急走走而抵網則網堅如鐵石雖望之空踈映微卒不可得出蓋害甚伏匿戶下以瞰旋見白氣瀾漫天門蕩開一金甲神人乘雲而下詣壇前取法旨即奮脣羅長臂揭網探符投之壇下而去天師乃臨訊曰爾何怪也甲具述始末如是願歸仍磨厲耳法官請以五雷法誣之天師曰彼雖作孽然未至殺人姑貸其命乃取一甕裝其中塗之以葶泥朱符鎮其上令其家持至十里外坊而瘞之甲在甕中甚困苦然亦不覺飢渴但其地當孔道晝夜聞行人

說鈴 述異記下

十九

往來及車馱鈴鐸之聲一日忽賊而走者曰流賊至矣已而聞殺掠焚毀之聲帝號徧野後數日又有賊而走者曰官兵至矣其焚毀殺掠號帝之聲亦如之如是往復數四千里蕭條幾無人聲又歲餘忽聞數人過其旁相語曰今天下已為清朝吾人稍可甦息矣已而有就其旁呼賣飲食者已而有造屋開店者因取土打牆坎而得甕皆疑其為藏金也揮鋤擊之轟然甕破甲得逸出方傍徨無所之而前二卒適至呼曰某甲陰府符下令汝往生黃陂縣趙玉為男陽壽二十九年不得再延也

冥資

高陽長發堂偶述載一友夢故人某來訪且索酒食銀錢許之友復尋焉錠頭滿金滿銀方為足紋若紙多金銀皆少即係低色阡

張楮帛須完全焚化火熄後宛然一貫青蚨冥間堪使用若散亂付火即如人間將低錢敲碎不可用矣

滇趙三則

趙州有洱海土人詣大理府必由之然風波甚惡稍知自愛者皆從陸路其海中有皇夫雲起則不敢行相傳鎮一孽龍在海中央其雌龍居蒼山每欲相會則蒼山雲起排如階級環二十里至海中而止是日狂風拔木屋舍皆飄沓有聲然凝視天上雲未嘗稍轉移亦無大小濃淡之差真怪事也

說鈴 述異記下

二十

敢擊擊亦不傷然必河水泛溢致一方盡淹相傳以為古龍王廟址云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池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人稱之為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預祭牒於城隍至期陳牲設醴禱於神祠以一瓢浮於水而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魚鱗魚尾四足五爪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前俄而橫風怒雷挾雨而至田野沾漑即備牲醴謝龍母仍以瓢浮魚水而後返

土司變獸

又土司楊姓者能變三獸土人知之至變虎之期逐家比戶俱閉門不出預開城門彼則望深山騰躍而去一宿即返返則仍為人若變驢則土人置餅豆草具於通衢恣啖一飽變貓不過竊肉食

之頃史則為人云係祖傳世世如此其變歎亦有定期故得傳之

滇中奇壘

滇中多壘婦人尤甚每與人交好或此人有遠行必盡之至期不歸則死矣一客至滇交一婦人臨別云我已毒君矣如期不歸必腹脹脹則速還如踰月則不可抹其人至期果腹脹遂巡不歸腹裂而死視其腹中有餵猪木槽一面真怪事也

龍挾巨艦

康熙癸卯夏如旱大雨雹殺禾稼有龍現雲際挾巨艦飛空而過不知墮何處前者辛丑夏五月丹陽至儀真兩霜見新城王阮亭先生集

掘地得犬

說鈴 述異記下

二十一

順治九年六月餘姚下壩地方民家掘得一犬按晉書元康中吳郡民家園地中犬于穴發掘之得牝牡二犬占者曰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

桑蟬黑雨

順治三年嘉屬桑生蝸牛食葉及豆苗皆盡六年春黑雨少貯如墨水

大名鉅鐘

康熙初年重修大名府文昌閣掘土見鐘紐大如三間房紐上放鐸九枚鐸中貯水黑白紅色各三鐸其鐘不知何許大疑為鎮厭之物遂掩之各鄉村男婦聞鐸中水瘵疾爭趨飲之數日都盡

異相

風鑑書載舌能過鼻口可容拳四乳重腫鼻骨峭高... 字非神仙即大貴之相也青浦庚午孝廉張德純口大容拳石門甲子孝廉金銓舌文成字德清人陳弘範游手無業以賭博為生家亦累千金舌舐鼻過寸許又余外家老親許自明駢齒滿口俱大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無子龍泉令金伯益家僅年十六歲駢齒四乳其二乳在腹亦無他異

雞頭蛇

新安胡簡侯在崑山行鹽有僕陳選偶至鄉見一人於橋下濯足被蛇蟄立斃告其鄉人共發橋下石得一蛇長尺餘頭似雞雞冠正赤身黃赤斑擊殺之此蛇從來所未見也康熙己卯年事

水怪

說鈴 述異記下

二十二

湖州城內有月湖甚深康熙年間旱涸漁人入湖捕魚於湖底得一物如牛雙角角上有鐵牌取視之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其不為何物持報縣庭繞行數十武湖水沸騰涌起丈餘隨人而至大風迅發屋瓦如飛縣官亟傳令送還湖中風息水退人同時湖州西北一日碧天無雲白日皎然有二龍游戲空中蜿蜒自在首尾鱗鬣纖毫畢備逾時不見觀者數萬人俱滿喜曾詳麟述

奇女殺賊

北京有夫婦某姓者避仇來南携一幼女家於高州以賣腐為業積十餘年蓄貲二百金女年及笄姿色韶艾鄰里咸欲聘之其夫與婦計曰吾本北人親戚墳墓在焉今嫁女於楚楚時往來迢遠且日久仇盡不如早之還北擇親善字之婦以為然乃從裝在二

驢婦女各騎其一夫徒步同行纔二十里許見兩騎挾方刀視女
貌美強抱上馬疾馳不顧夫婦追介數里哀號乞女騎弗許夫婦
曰吾有五十金願贖女又勿許三請禁其三百金騎取其金仍
挾女去夫復追及騎拔刀殺之婦見夫死亦奔及號呼騎并殺之
復行數十里女見道旁有井作言口渴索水騎以扇扇女子也許
之下馬取水不得汲罷女指曰前高樓中無汲器耶遂一人守女
一人往取汲罷未及至女伺守者少急躍入井中取汲器者至以
汲絕繩一人入井以繩縛女引之出復垂繩引救女之賊井上者
方鞠躬下視其手力引女乘勢極力推之遂併墜女乃跨賊馬奔
高樓家此詭其故耶人奔避視井果有二賊其一折頸死矣遂引
其一出甫上女拔賊刀斷其首素金成在衆共報之州守女訴父
母死處并已報仇狀守驗其金并遣驗父母屍果然大奇之曰汝
父母盡殘隻身歸此誰與汝生者吾且無子女汝為吾女吾嫁汝
可乎女稽首謝乃迎之入署擇所板諸生某才而未娶者歸焉益
倍其素而予之一時傳為奇節感德云是康熙年間事也

說餘 述異記下

二十三

女子奇節

嘉興張天成秀水吏胥三考雜職積歲起家把持官府魚肉鄉里
人人側目康熙三十年有賊犯被獲天成時為刑書捕後拘其夫
婦到官天成見盜婦色美力為保釋盜亦免刑拘禁在獄因與盜
婦通姦日久思欲佔娶遂買獄卒驚盜逃獄而已為收斂妻由捉
人說合竟取為妻盜婦時有女年十二三歲天成亦喪妻無子螟
蛉方姓之男為子即以其女許為妻迨女年長有邑天成又欲姦

之碍方在家因尋樂逐之時與批誘盜婦覺之頗加防烈天成日
肆其婦似寒狼狽不數月而死康熙丁丑九月間女年已十九日
夕黽之其女百計堅拒度不可脫初八日女謂天成曰我父母俱
亡方子又逐我身自應屬父矣盡以明日重陽佳節盡醉合歡可
乎天成大喜遂治菊觴父女暢飲至夜女令父先寢父屢促之女
明燭登床作羞澁迎拒之態父興勃發再四相促女曰我處子也
未免驚懼盡先以勢示我父喜甚裸被出之女預藏剃刀以被胃
父背左手執其勢右手執刀即時割下天成負痛起扼女喉氣絕
少頃割處血流不止奉軍仆地女符復甦遂持勢并刀出城鄰佑
乘成入驗無不駭異即引女至秀水縣陳令名紳者陳詢驗既確
即告郡公大為嘆賞之呼方姓之子當堂完姻天成被創深重三
日痛苦難堪服毒畢命縣令親往驗訖以張氏家財之半給方夫
婦而以半給其母終老本府黃郡尊亦給匾旌獎合郡傳為奇節
且以為天成姦殺盜夫婦之報云

說餘 述異記下

二十四

地鳴得碗

康熙辛巳夏桐鄉縣烏鎮有張姓者舊家也貧甚賣住宅已拆卸
為白地有街欄石板亦起而賣之正開掘間忽聞石板下鳴聲如
鐘疑有埋藏告張共發之但獲舊碗五十餘隻大小不等再欲掘
時其土自陷漸深遂懼而仍以土石掩之

古塚
德清風洋高橋之側有古塚向來塚上高壘上多荆棘不知是何
氏之墳順治初年村童刈草土墮石出以錫器之見塚中深淵異

常約畧一二大里人進入視之得頭髮數縷金玉簪二枝古鏡一面五銖錢數十枚其空穴至今猶在塚中磚堅朴細潤可為硯

辟穀婦

新市鎮沈俊生字五容德清縣庠生也其妻李氏十六歲在室時患患奇症病愈絕粒即終年不食不見其飢十九歲歸於沈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盃或鮮菜數枚至今五十餘歲面如少艾連生二子亦無他異料事每多奇中究不知其為何故也胡熙元詳述

魁魁

新市胡士弘教垣慷慨好施兼有胆量崇禎己卯秋夜獨步月於朱家橋見一巨鬼身長數丈坐人家屋脊上濯其足於河也之忽然不見其子建是年中式明春聯捷或曰此魁魁之類也過之則

說鈴 述異記下

三五

大吉又錢唐徐蘭生先生言少時讀書靈隱山中黎明見長人俯高松岫視長可五六丈面目如人睜目相對頃刻乃滅又言其外王父夜中見巨人端坐屋簷足垂至地王考向之拜須臾不見此蓋山川之氣聚而成形周兩與魁象夔龍本無體質以其倏見倏滅故云怪也

拐賣人口

京師東城地方東便門外為往關東必由之路一路開枋店者俱串通旗人販賣人口密于甚多所騙之人俱藏密內最難查禁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廣渠門外老虎洞拿獲販賣人口劉三夏應奎張二等劉三係正藍旗人應奎係正黃旗下家人張二係民有孩手穆小九兒在燈市口賣杏子應奎除杏令跟去取錢騙至趙舖

給小九兒麵吃臉上打一掌隨即昏迷無知跟至老虎洞住一夜即轉送劉三密于內鎖閉每日送飯與吃又有劉六過張二騙至酒店吃了一鍾酒隨即昏迷張二行走路過劉六家小廝徐四問主于劉六往何處去張二即將徐四臉上撲一下亦跟着同走後因小九兒伺看守人醉不鎖門逃回首獲據夏應奎等供稱劉三給我等一塊藥或下在酒飯內或者着人口鼻內被拐之人吃了就跟着走同謀不止數人密于不止數處販賣銀子均分巡城御史題奏奉 旨嚴拿究擬劉三極刑

乩仙

德清蔡崑揚先生長君字麟武者戊午歲召仙預問功名焚符之後其乩忽動題曰誰云富貴即為良想到痴肥欲斷腸薄命紅顏

說鈴 述異記下

三五

今已矣泉臺應爰讀書香又曰生長臨清十九年偶隨車馬過蒼川知心惟有墳頭草月夜臨風泣杜鵑後馮蒼溪十景塘明霞題好事者尋至其處果有石碑題才女明霞之墓蓋明季某太守之女死葬於此詳味其詩必所配非偶抱恨而終者也

七孔木

康熙三十三年大旱湖州府城虹星橋下里民濬河數尺許見一巨木長十餘丈大二三抱直埋河底木上圍蓋七孔大如碗口夜望之隱隱有光次日里民扛起此木木下水勢一時大湧眾共驚懼仍埋其處水勢方定相傳郭璞鎮壓水怪之物歸安縣有碑文在焉

劉公主墓

康熙三十五年嘉興東門外十里鄉人治地極有古墓故棺一女
面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有誌銘乃劉智遠公主墓也地方報
官巫掩之

異僧火化

蕭山縣仙桃山一僧俗姓王終日危坐山巖間十餘日不食不飢
一食斗粟不飽能知未來事人登山候之必預知姓名忽一日告
衆曰其於某日西歸矣屆期遠近知者畢至叙談移時曰時至矣
乃南面趺坐以香二炷點火塞鼻少頃鼻中大發延及頭而身體
一時焚化堅固于無數飛出金光的鑠照耀滿目衆造塔瘞其骨
并藏堅固于其中

飛蜈蚣

說鈴 述異記下

三七

康熙甲辰六月錢塘烏山一村農因天雨披簑笠耘苗忽雷電激
繞其身農懼而奔雷電隨之踉蹌棄其簑笠雷即擊其簑及霖來
視簑焚殆盡中一赤蜈蚣長尺餘有兩翅如蝙蝠蓋此物能飛食
龍腦故雷擊之也

誤拘復活

康熙辛巳十二月二十二日平湖監生顧子容侍御楊葵齋之婿
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賓者乃沈扶九之僕收取房租正在
賃房家數錢忽然仆地昇歸命絕而子容蹶然而起家人驚問之
子容曰我為鬼後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
者皆親戚痘亡之兒也後過其父故煥夫曰所拘者非汝乃顧子
賓也可速歸引我至家不覺復活但身體疲乏語言蹇弱耳是年

秋冬郡邑鄉村痘疹盛行故所見死兒之多也

金船

離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長可二丈闊可七
尺就山石鑿成上下四旁皆山石也上有楷書四行每行八字筆
畫模糊不能盡讀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
寶沉此水底此碑乃仙人遺筆也如有能盡讀碑字則七船浮露
以贈曾有異人讀至三十字七船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沉
水底

飛鏢

說鈴 述異記下

三十八

康熙三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
趾安南一路而去有聲鏗鏗然前有黃旗二面中元寶不計其數
末有黃色如紙條尾之自午初至巳刻方止如此者兩月凡官吏
兵民無不仰視有張德者為余親戚舊僕在府署中親見歸述之
齊王舊物

開河古物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修葺賦倖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
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
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望皇有聲新橋

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余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鴛鴦湖相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銅叉二股比常人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鐔上有銅索一根又開出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但順治年間初鑄錢皆有戶工二字後始鑄滿文並無光背之錢此尤不可解寶帶河下挑出人頭無數

文星閣陷

崑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間閣上鱉魚自動至五月動不止守閣僧欲以大鐵釘釘之蓋以龍類畏鐵也五月廿五日夜半其閣忽陷聲微遠近而墻垣如故黎明衆往視之文星鱉魚俱陷入穴中毫無形迹四旁之地履其上空空然有聲

說鈴述異記下

二十九

無敢探其穴者

猪坑

康熙癸未十月間松江金山衛千巷民家養一猪甚肥而身沾塗泥皮毛不潔忽一夕其家聞猪圈內有躑躅之聲曉起視之則見一猪柔毛嫩皮鮮淨可愛顧見牆上粘一猪皮從背坵裂坑出如蟬鼓馬隣里共觀好事者醵錢買畜僧寺為放生猪楊輔宜言

張鬼救友

順治年間旌德有李姓村人小名茶葉羅子被虎傷有年矣李存日與同村姓劉名啟者最契厚劉偶上山砍柴忽聞人聲云劉哥可速回家劉四顧無人砍柴不斲空中又言有虎哥哥在此汝可速去劉言訖傷虎咬七世冤業空中又言睜眼大虫撞着是數劉

驚問汝是何人答言吾乃茶葉羅子也劉聞之駭然因悟李為虎食必作張鬼以昔年相好故來救我踉蹌而歸得免虎厄

神術捕虎

江南旌德縣東鄉山中有虎患數年矣虎至數十傷人逾千縣官下令捕虎嚴比獵戶日出噬人竟不得一虎乃燒山逐之山勢連亘樹木綿密卒無可如何康熙四十二年東鄉王家往江西貿易偶遇張姓父子二人言有虎患不能捕張姓自言我能捕虎王家即出已資請之其人至山環視即知有幾十幾虎乃構淨室二人處其中焚符行牒攝召當境土神晝夜作法於有虎山徑設窩弓其室中亦設窩弓室中窩弓機發則知山中窩弓必中一虎如此月餘已得七八虎矣初得一虎白質黑章重四百斤餘虎皆極大非尋常物也若數日不得虎則復牒催土神必獲一焉久之餘虎漸遷不敢復出官民醵金厚贈遣之旌邑劉子禮言

說鈴述異記下

三十

曠園雜誌

友代為神

錢塘吳陳琰寶崖氏著

蔚州魏司寇象樞父諱卿號文臺中年尚未立嗣不事生產夜半
 夢一人排門而入手持符云上帝知公廉勤命監獄祠數人趣上
 馬隨至獄祠理工役簿書事見架上卷帙堆積公索觀諸吏笑曰
 此人問壽祿秘籍若久任始得觀耳魏曰若我壽祿能與爾乎吏
 曰六十後百年前相去僅二十齡子二孫三封贈有加魏寤語人
 曰生無違理死得為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人何友人施
 範孫曰使冥數可移吾願代之魏曰勿妄言甚我責也須臾異風
 捲苑頭中入雲端數日施死魏自此不復夢矣後一如夢中言

說鈴 曠園雜志上

一

先祖中丞公明天啟間以進士起家新城令時文臺魏太翁同
 官新城為人威德長者凡公家之事先祖左右襄贊相得最深
 臨歿執環翁先生手而囑曰不可忘了吳大爺康熙己未震方
 選庶吉士時環翁先生為總憲風裁高峻不輕延接震方謁見
 詢及家世先生述太翁語并述與先君庶常公壬午同上春官
 氣誼甚篤相對泫然因命公子無為拜序世好勉勵切切許
 為有用之才是秋震方以先母徐孀人六旬請假先生贈詩曰
 肝江世好聞先子越水名家見女師昔日艱難忠與節顯揚正
 值 聖朝時令先生往矣世誼淵淵家寶崖所記知感德之
 報不寒而震方漢落無用有負先生期許為愧疾云石門吳震
 方附誌

投崖不死

吳秀才紹宗建昌新城縣梅溪里人父道隆病久痺不能起前後
 血並下醫莫能愈紹宗惶恐無所出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
 代父死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血書疏獨行三百里至山
 上宿道士管遂吾察明晨升殿焚疏同寮遊遊看棋峯落經崖所
 越次前行欲然投崖下一時傳駭聚觀道士使買棺往就殯自山
 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奔崖所呼曰誰云吳秀才
 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中道服如故及視之果然方紹
 宗之自投崖也立空中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
 上一大孝字俄而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
 書記歸書紙食汝父因叩頭謝不覺在殿上時萬曆戊午正月十
 八日也紹宗疾走歸父垂絕不能言如命治之室中皆聞香氣甫
 入口即言曰是何藥耶其疾若失後父年九十八在本朝無疾而
 終

說鈴 曠園雜志上

二

割心救母

梅溪東四十里為南豐縣貢生趙希乾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
 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
 糞穢從胸間出而殺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李後主後身

會稽金煜字子藏一目有重瞳子其母弟馬玉起扶粵東一扶此
 客來見煜驚曰此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君詞而善之
 願為之兒其遭逢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成夫乎成識之識之乃呼

玉起命縛此以筆書一詞去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及聞陸游南唐書曰煜一目重瞳子乃夫焉後煜年十九中順治戊戌進士授郟城知縣康熙庚戌罷官甲戌死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歿得果皆同

好生成神

江西太學生羅合康熙甲辰客京師館於真定梁氏一日感暴疾恍有二卒引至冥司殿下甫入門冥官傳呼而出儀從甚盛羅視冥官貌清癯弱不勝衣而丰度端整心知為正神不辨為誰傍有執卷而隨者乃羅之友錢塘洪貞孫也因請揖問無恙外即叩車中人洪微哂曰此吾鄉柴公虎臣爾豈未之聞耶羅故聞柴名趨

說餘 曠園雜志上

三

向長跪以功名請不應至再乃曰此非吾職汝但體天地好生一念自能致之言訖而甦時嚴司農沆施侍講聞章聞其事同詣羅羅述其年貌舉止皆與柴合遂重刊所著放生戒殺二文行世柴諱紹炳仁和諸生兩徵不起時論高之

星隕二石

王同在廣東潮州界一星隕為二石大者八十餘斤小者二十餘斤小者隕於田大者墜於魚池中旋躍出復墜於田陷土二尺許石色黑中有金星今貯潮州府庫康熙二十一年事

媛詩沉水

杭州蔡可宗隨父仲敷司理衢州過鄱陽湖可宗題小姑廟詩有狎語其麻岸上無折蓬詰朝官召巡後詢之曰昨夜見有冠帔者

立船頭我輩謂是夫人玩月故不敢出耳官疑其情而誰亦置弗問開船風陡發闔家俱沉

神像自燬

宣城景德寺唐之開元寺也寺有地藏殿旁列十殿閣若新象成而舊象僅存其一則真諸座隅一夕自燬於火板壁上微有焦痕前數日每晚呼救火側近居人無不聞之及出水四顧無所有

孕婦產鼠

去宣城百里曰黃池鎮居民周咸熙次于婦有娠產鼠八九無毛色白以上三則未詳皇述

僕代主死

傳從龍岡良家子勿隨仁和縣令張玉甲張延趙驪淵於幕傳方

說餘 曠園雜志上

四

十齡為伴讀學詩能畫張去任趙乞得之依倚貧約無嫌怨康熙己酉趙登賢書北上路至德州趙病垂危傳泥首嶽神授鼓請代時廟方演劇聚千萬人皆為泣下既而趙病漸已傳不三日而歿趙痛甚撫其柩附輿歸題曰義旅傳從龍慕不敢以僕從視也傳有詩云岸低因水濶山小帶雲平頗有致惜遺集不傳

仙此示異

錢塘吳復一少年成進士早歿後三載降乩於西湖定光菴自述呂祖導人斗宮作桂魄仙掌人間祿籍為匹友鄭立槐僚屬鄭丁爾舉人歿於淮水者也所書字畫無異平昔有請醫方者輒奇驗父若弟往訊之但云負疚天倫不勝悲愴更示格言六則一曰孝敬親二曰修陰功三曰謹言行四曰不出黨認之談五曰為人

正直無罔六曰潛心用功一念不外六者備而天祿至矣

女化為男

當塗楊璜字希周持已正直不肯詭隨會兵亂嘆曰吾祖宗立堦在焉安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隴兵見墓上有衣冠者奔執之楊遂赴水于甫十齡自林間見父溺亦號哭奔投水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于兩屍攜手浮出如曹娥江故事妻陸氏悲悼欲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為撫朝夕飲泣誦佛號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妾乃生女陸謂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族長不忍讓至小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步屢不解陸疾呼張若無聞怪而視之則

說鈴 續圖雜志上

五

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其旁血痕尚在也衣成泥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禮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填門縣令張某取兒庭問之果真嘉賞之計變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宣城湯君漢日觀其事

代贖女

仁和俞司馬瀨督關揚州有故宦姚某公子久客幕館不歸其老僕賣公之女為人婢業從主遠宦者數年矣迨公子歸憤甚訴於俞訊僕置之死公子又貧不能贖女俞捐俸代贖歸人皆高其義

平苗神助

永年王大參謙號為齋由丁未進士任城步令城步故連粵西苗苗楊應龍嘯聚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紳勇數百人秘授計屆期率精銳出城乘賊暮氣直搗巢穴有左道演符咒皆不驗皆手戮之餘黨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訊賊曷不奔竄命云空中有赤面長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無異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謁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甫釋甲狀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苗患自此遂息每歲七夕必祀帝不忘神助云

戎為城隍

說鈴 續圖雜志上

六

吳縣進士裴字榮名少為諸生家貧授徒積書作文外弗問戶外事順治丁酉舉於鄉時南關黃綠事發詔覆試明年集京師試以詩賦頌解都少不習詩是日詩賦成有古意試泰官不第歸仍授徒未幾江南撫臣以課綱紳士悉褫革柳以誥誤名隸籍中憤甚走京師控於部然不攜一錢部勿與直也歸益貧仍授徒讀書作文無少間康熙十六年軍興廣例得賜復會試成進士年已六十五矣性質直無城府過人無貴賤輒率意與語無飾詞有所憮然嘻呼之輒應館選名稍殿憤而歸仍館於門生家辛酉春忽病未幾死之前三日謂子若婿曰汝為嶽神賜安命我掌書記若等宜往廟謝又曰昨上帝有使至勅下矣又曰頃見攜冠帶至者曰某縣尹趣行與從已備我當去遂索筆書一紙付家人投筆而逝先是吳郡香門有范鬚者曾捨身為吳邑城隍後疫

死三日心微溫後始甦曰儵矣為郁進士起身累我足三日不
得停家人叩之曰郁為泰安州城隍迎官者皆山東人亦縣城隍
餞行我攝是差三日今早始發舟去而郁適於是日卒

僧合樹中

峨眉縣南七十里許至天門石門首有老僧樹昔老僧坐禪樹
下兩樹合僧在樹中至今存

死婦附身

遼陽胡士梅官洮岷副使日有幕客余尹者紹興人也危炳為皇
商歲鳩資蒙古職貢事以縉魯苦惡下獄追奉尹奉父命探於遼
陽俱不能歸寓兵子家兵婦劉與尹私兵死劉遂歸尹子兄鄙之
後避兵永平尹以成陽幕另納王氏家馬順治丁酉冬副使聞繼

說鈴 廣園雜志上

七

母計供佛方設壇與尹對食尹忽棄筯走仰卧不語副使持其手
問之尹掉臂曰不便爰聲鳴曰我來甚遠副使怪之曰我劉氏
行二乳名二姊即起作敘粧狀令副使遠坐哭訴曰氏之獲過於
尹也初未嘗踰閭檢以貽婦道羞別後始則囑謹守再則令改嫁
即有所寄為氏兄所匿而伯又視為路人遂窮餓以死訴之閭君
閭君准查守候之苦十倍於陽間言至此嗚咽欲絕因又述與伯
與兄而折狀伯奪算兄筭三十亦奪算至尹乃檢姻緣簿閭君曰
汝與尹前緣未斷尹負汝當減壽六年氏大慟曰緣未斷何遽促
死曰遠左發難時棄十二齡之子餓死於路汝應受此報復懇查
尹註籍曰尹有小善却無証據惟拾麻客銀五兩欲還之阻於婦
不果然司命已奉天曹矣氏今往生咸寧丁家灣馬家為女尋至

成陽又至洮岷為門戶阻絕者旬餘今日哀求大士得入懇以白
無玷於尹并以告為婦人者不可輕身於人而為人所輕也言訖
漏下者三尹豁然省詢其所以不知也述劉語以告尹則以為不
誣云

殭屍納被

康熙二十二年繁昌方某字子旦客魏康孫宣平縣幕中明年方
卒厝於某寺傍隙地又明年方第三子濂至宣平貧不能扶觀寺
僧勸其舉火濂不忍日夜哀號誓父告曰念思歸久矣汝以被卷
之余當歸覺而異之啟棺視果殭屍也遂將屍三摺納襟被中負
之從陸歸每投宿則羣犬環向而吠如店主人窺破則露次將抵
繁昌則死重不可負矣

說鈴 廣園雜志上

八

母雞變雄

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為雄冠漸紅而羽漸長
縣令盧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康熙三十三年二月事

大珠現異

順治間漳州平和縣范某偶他出其妻夜起見卧室地上紅光亂
滾遂摸得所戴冠于蓋之取火視乃一大珠藏之粧匣中惟一簪
而已明日夫歸共啟視得簪無算簪竟而珠現其珠色紅光彩炯
燦大驚喜意其為聚寶珠也因試以銀錢等物無不皆然其望頓
奢因移寢大衣箱內然所聚僅如粧匣中不增亦不減因復寢粧
匣中然須妻試之始驗若夫則否妻亦須至夜始驗若日間則否
故其妻製錦囊盛珠日則佩之夜則寢妝匣中不二年遂成巨富

偶感堪輿家言為其父遷葬及啓壙中無所有惟白蛇一條尚無
眼見風忽化為水未幾其媳為姑浣衣入沸水中夫解珮珠：遂
夫先試之竟不驗而家道亦漸落矣

阿顛

端州白雲山其頂有湖：與山相吞鬱故出雲獨奇山故時茶在
絕壁歲不過得一石許價可至百金有阿顛者不知其所從來投
居山寺時為僧采茶雖寒甚不肯衣布自編草作衫襪織為屨比
其足倍長闊曳之行或挂之杖頭或食或不食時出至白雲深處
呼之多不應與人語不相解因共呼為阿顛其腰間有墨石二無
事則出而就火燒之見人未輒從火中取出收還故處曰燒未熟
熟可與爾共食小多虎一日至二牛去僧戲謂爾試尋之顛忽編
草為索曰請繫之至薄暮望之不見還上雲破處忽見其以草索
環一白額虎頭跳躍自喜或語顛可放之顛持至寺門引虎頭中
索鞭背腹至數百乃聽去人益怪異之至今在白雲中

蛇化為銀

旌德縣三都地方一田夫見白蛇張口而鳴怪之揮以鈎蛇化為
銀攜歸每夜重四兩聞於縣：令程某用硃筆標封遂不加重因
寄庫康熙十八年事邑人湯尚撰述

門神顯靈

仁和王太僕之第桃符甚靈夜有人欲入為盜忽震懼狂走抵家
大啼曰王氏門神以戈拏我頭又拏其頭曰神擲碎我腦是夕竟
斃自是無敢有夜犯其真者

義犬報主

武林門外有二孀婦其撫一子年十二歲日賣魚於市里有潘三
者故無賴利其頸上銀鎖誘之入水閣命妻以衣家其頸鎖投之縛
石沉于水孀婦求弗得越三日控於縣令按驗無左証先是家有黃
犬隨孀于山門已而犬蹶狂吠不休時孀婦方叫號犬子無心隨犬
及是犬救數牽一孀婦裙如欲出門然二婦微悟即如所幸以往徑
入潘三之門至水閣犬即跳入水啣一鞋出孀婦大哭曰賊果殺吾
子四隣聞哭聲咸集以狀報縣典史至命人入水取其屍循生而也
一訊即伏童子死為康熙丁卯五月初三日在赦詔後夫婦論如法
車行無跡

涿州涿鹿驛前街百步許終日車行其上曾無轍迹相傳為軒轅黃

說於 廣園雜志上

十

帝建都時舊殿基

名筆往役

胡季瀛守太平日慕蕪湖蕭尺木能造三訪俱辭不見胡怒時新修
采石磯太白樓成遂于梁牘中插入尺木名楫之比至送至樓中令
曰壁間若圖成即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臥病不得已為匠爐
熾眉泰位衡嶽四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氣至今登樓者慎嘗
不讀書與斯樓俱傳矣事與沈啟南石田相類

琉球國三教

琉球國至聖廟有久米村廟為屋三重其外臨水為屏墻翼以短柵
如櫺星門中做戟門之意半樹簷以止行者堂外為露臺東西

(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拾級以登皆與浮屠道士家異制內割後楹為神座塑王者象垂
梳掃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座左右四人雁行立各
手一卷則詩書易春秋四經蓋創始於康熙十二年三國以來所
未有也國人就學多以僧為師故每寺必有童子數十人列坐受
業讀書時少作字時多字皆草書無楷法而僧亦分兩宗居首里
者曰臨濟宗居那霸者曰真言教首里三大寺曰天界曰圓覺曰
天王圓覺寺額為靈濟法洞徑山和尚所書三寺僧皆嗣靈濟法
其於禪宗若如也天王寺僧瘦梅則工詩詩奉白雲集為宗白雲
集者元僧英所作俗姓厲字實存集有年熾趙孟頫胡汲序國人
鑲板譯字以行然中國人購之殊不易讀之則多明初張羽詩而
牟序又與陵陽集所載不同仙江院僧宗寶萬松院僧不羈皆工

說餘 曠園雜志上

十一

詩與瘦梅相唱和波上俗呼海山寺其巔為三板閣三楹維立不
相屬中祀阿彌陀佛左藥師右觀音然無所為三象者惟香一握
及銅片播一掛而已播鑿奉寄御幣四字餘皆番字皆鑿元和二
年壬戌六字獲國寺亦名三光院所供神象手劍而立名曰不動
天尊廟祀雷聲善化天尊相傳永樂中貢使自京師塑象以歸有
禱必應國無道士奉香火者亦僧也久米村國人書作象印讀作
枯米所蓋方言耳彼中三教之聚如此

絕粒坐化

無錫木匠張其恭僧家清淨棄妻子薙髮玄墓見碌碌者與俗無
異復棄之歸日散神化器人與之錢則辭康熙辛未六月忽絕粒
弗食凡七日而逝入瑞坐七日而薨初絕粒時妻為武進其家乳

母聞之孿子歸相向而哭張笑曰癡人爾來世如我矣矣

崔鶯鶯銘石

唐鄭太常恒墜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
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
撰志銘在馬犁人得之驚諸崔氏為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
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即其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
四德成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
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
於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守守往學宮自藏土中清出夫
臨清與淇邑道里遠遠何以墓石人在臨清耶姑存以備攷

爐烟結花

說餘 曠園雜志上

十二

康熙二十四年江南漁人漁於江網得古銅爐二銅槃一爐一完
一破有人利之持其完者質於荻江得銀二兩二錢以錢三百歸
漁且詫其功索盤以酬并搜其破者後漁知其終已也訴於巡檢
司紹興張廣廣追質銀半歸漁并追破爐自留之已而繁昌令途
東李臨聞之立取質爐入焚以香香烟一縷直上至頂結成蘭花
一朵真古物也又平湖吳氏壞墻下孫得銅香鑪燭檠一副鑪無
他異燭檠則燃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游戲且聞奏樂之聲順治
初年為當事有力者取去

藤竹化螭螂

盧大令化讀書山中時庭有絲瓜架見螭螂蝟其藤俄而離蝟處
寸許又蝟之隔日蝟處中間漸腫如腹已而頭足宛然遂化螭螂

而去後又在旅店見隣家以舊竹葺為牆葺破處一篋盡起亦化為塘螂此即腐草化螢物理固爾或云其齧時即下子時也

猿老轉雌

廣西其總鎮署畜二雄黑猿數年其一忽轉黑為黃勢與囊漸皆潰去遂與黑者交而孕

雷擊客舟

康熙丁未四月六合縣雷擊陝西兄弟二人於客舟先夕舟子及諸客皆有夢眾疑不祥不敢解纜命舟人起視天霖無雲乃始行晚泊六合界方睡更盡狂風大起雷電交作一火龍直入船中擊死陝西客兄弟二人餘亦有被傷者次早移舟六合界出二人於河涯眾方設壇修醮其擊死二人內兄忽少甦自言弟兄領富人

說鈴

曠園雜誌上

十三

資本行商久不歸富人怒訟我父於官監禁追比本銀父屢寄書令歸又不歸致父死於獄及聞訃諸客為我二人收淚選二妓備酒各挾一妓陪宿至販油時以數簍貯水面上着油少許至中途傾倒勒車夫賠償車夫驚妻女償之再販木耳雜和泥沙種種惡孽致遭天譴言畢潰爛一日復死其船頭二客安然凶恙一持準提齋一持長齋皆行善者恍見一白衣道人指揮金甲神捕旗而去

活埋大盜

永寧于總制處龍官黃州州知府有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敞衣履入為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劫狀密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為誰後曰于二府也及進見即入夥之楊二盜叩首服

罪公下堂酌酒適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用一樽訣別持欲免汝曹於刑戮昇棺至時活埋之後總制兩江強暴皆飲此一樽神

巨蟒自斃

金華金參軍光善兵法明末遊海外縱觀形勝一日乘馬登高山有西僧亦乘馬躡其後兩騎且相並望見山形盡白山腰懸紅燈二山忽動跡之乃巨蟒燈其目也金將返轡西僧曰無恐馬上鳴作梵語蟒左右自擊其頭而死金歸語人曰吾向惡西僧總自今毋輕相天下士

床有祟

卜者胡生父官翰林夢道士入室而生父卒生費千金娶婦婦攜

說鈴

曠園雜誌上

十四

鏤金牀值百金每寢輒有穗帽老人長尺許榻生足生驚語母母恐為祟巫鬻於市

能詩丐

江西李丐逆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牛肉風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夏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署中贈以輕葛文鳥丐辭出被葛着鳥插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古說廬臺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騰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跌網罟層臺欲灑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數開舌殿當前月散輝

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水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五接曹溪
路白浪家風遍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托而為
丐亦可悲已

猪身有字

遼東董某康熙初年任繁峙令嘗言家居時隣人宰一猪褪毛時
見脇下白毛成泰將白起四字又萬曆丙子京口鄒汝翼來杭見
屠家宰猪毛盡腹有泰禧十世身五字其色紅嗚呼一殺降一殺
忠千百年後猶受慘報為將相者可鑒矣

代斬兩頭

錢塘馬天開少好武有膽力一夕行西湖畔過一人持屠刀從戶
竇入且進且却如是者三馬以為賊厲聲呼之是人搖手捧刀長

說鈴 曠園雜志上

十五

跪泣謝曰吾非賊令吾婦有淫客在刃之則股戰不能下不刃則
髮怒皆裂不能已已馬慨然曰果爾為汝除此左手持其刀以右
手闔戶入兩人方酣卧竟斬其頭付是人肩而去問姓名不答

公婢得屍

湘潭陳大令鵬年初仕西安決獄如神一日閩中革職守備李某
歸籍坐江山解艇至西安更江船婦妬悍蠻其婢一夕婢不見訴
於陳云是所上人所匿又誣舟子語且不遜陳詰之李但云絕無
他故陳疑其舉止乖方訊居民舟子亦莫識其故蓋篋楚時在江
山船負劍後過江船也李乘營弁勢欲大索居民攔阻江船水陸
民皆憤恨是夜陳聞鬼哭聲從東來假寐似有人訴寃苦狀醒起
鬼哭聲如故次日陳命從治東潭中撈得屍而膝痕盈體腹空無

水蓋先斃而後拋棄者既欲雪後日之罪復欲嚇水陸居民重為
置婢也陳怒欲中以法乃涕泣叩首乞免陳罰使辱其棺延僧資
冥福以辱之是日水陸居民焚香謝者數千人

神籠變魚

崇禎癸未重九日杭城數友登高五雲山憇廟中一友戲拈神籠
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時日尚午籠語答以不能眾皆笑之隨
下山見溪頭雙魚游泳眾共捕良久乃得因就南屏酒家命童子
烹魚佐酒烹久不熟而禁門已扃矣啟視釜中乃即廟中兩木籠
耳

牛怪

康熙丁未五月杭城彌教坊內滿州營一披甲家產一小牛二頭

說鈴 曠園雜志上

十六

四角四足二尾產下即死獅之街市人皆見之

刀錢定數

劉誠意有廟祠在青田縣之街衢順治丙戌有大帥督兵過而惡
之下令拆毀甫墮一墻即於中得剃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見大
駭乃止不毀

道士填榜

向容篋按重光末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
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即某道士也試
官拆卷至篋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名時已直書其姓
名矣遂得不易

奇女巧脫

豐城楊氏女歸李某為婦有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王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懼生一子未幾王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本富室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使得取來妾與夫人皆富矣但妾手自藏非妾行不可必易服去往還且數月此呱呱者煩代撫之妻大喜乃擇日釋笄雍辯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旅舍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戮之馳騎至里以馮策搗家門大呼夫從牖隙視見是少年軍將不敢出里老成來問婦曰無與公等事門敢啟馬中堂踞坐索故夫聲甚厲里老促夫出夫偃倭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嘆曰真不識耶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即

說鈴 曠園雜志上

七

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救巧脫狀親隣皆來賀事聞邑令給牒獎許曰奇女子

化虎救父

密溪黃某生三子俱壯順治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一夕隣子謂黃曰曰蕪弗治奈何黃曰兒曹日親耒耜其蕪隣子曰未也黃心怪明日三子出黃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為虎哮躍四出黃大恐奔歸竊告隣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隣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父曰父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

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父名在第二父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父勉聽三子受冊泣拜曰此皆帝命父當蒙厚永敦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父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卸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父竟無恙

堯廟二松

慶都縣北關外有堯廟二古松同根復一分三幹一垂五鬣蒼鱗翠蓋彌望數里廟有柱銘三皇一本五帝同根八隸字松之形實宵之謂非神堯靈奕式憑安能歷劫不改乃爾乎康熙二十二年襄平蔣國禎宰是邑既修堯廟兼修堯廟其弟國祚來遊見而異之作七言古風紀事

說鈴 曠園雜志上

六

葛僊預兆

仁和趙汝楫於康熙壬午正月上元夕夢登山頂山徑崎嶇遇一老翁道貌儼然揖而言曰汝非趙子乎趙對曰然翁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已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中已列汝長子名矣食報當不止此汝其勉之趙隨叩姓氏答曰余葛僊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遂下山行數武而寤是秋鄉試于殿最果中榜次年癸未成進士追憶夢中預兆率殿最登葛嶺瞻拜僊翁宛如夢中所見其崎嶇山徑亦與夢中所歷無異

寄杖妖術

明末某縣令杖一囚囚道異術杖背著其署內夫人之體痛楚弗勝令大恚乃以將印印其臂間術遂不行因斃杖下

冥師讓友

錢塘凌進士紹焜為諸生日病劇恍見冥府 後請延為師凌應聲曰吾才不及同學傳陸盡往請之蓋凌平日服其才非推諉也已而凌病愈傳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即患疽發豈仍赴冥中師席耶相傳凌與其兄翰林紹雲鴻臚劉國毅同食齋凌與劉俱病疽死翰林不食無恙

全婚延算

揚州陳某少與同里三人軟血定盟為異姓兄弟休戚死生母相忘三人中陳最長生一子家頗饒仲惟一女與季有婚約約亡何季死家日落仲有渝盟意一日陳入城途遇舊知之已歿者居然人也問曰子猶生乎答曰否某在冥為小隸主勾攝作奉牒勾者

說餘 曠園雜志上

一九

多人子名與馬母入城速歸治事余先渡江越兩日至陳疾歸念生平未了無若季子婚事遂大集親故延兩家子女畢至而語仲曰前盟不可渝今析吾產三若與季之子二之則季不貧而若之女亦安矣遂立取貨產籍均剖而授即其家成婚焉曰吾待此以瞑也於是親故知其將死宴飲兩晝夜三日早果見前隸來曰昨奉帝勅以子析產全婚特命延算適牒到免提故來慰爾語訖而滅順治己亥初夏事

兒婦同割股

仁和錢國柱幼失怙母鍾氏苦節課子憂勞遘疾歲乙丑翻胃病劇時錢娶婦楊氏不辭帶日夜奉湯藥三更輒起向禮斗錢與楊氏先後禱天割股調藥以進夫婦不相聞也錢又數上血書於

城隍神願以身代一夕鍾氏夢其夫曰吾兒婦誠孝汝疾愈當在吾兒入洋時也自是病漸減逾月錢應試冠童子軍而母病頓愈

悟前生事

歸安嚴少宗伯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房師及諸同年俱僧服嚴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曾曠鞋於塔視之尚未燥遂寤不數日即歿歿時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

心動感牛

杭城新橋賣牛肉家有人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免其殺業未嘗出諸口也次早牛自叩孫之門求救其屠

說餘 曠園雜志上

二

牛者方訝失牛訪至孫所孫駭異告於眾斂錢贖之

童子水上行

寶應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即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婦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雲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哦所賦詩奴覩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泓哭之慟一日檢遺書有歸濤賦一篇中有曰喜溢流之茫茫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署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淼天不旦兮奈何早為之識云

抱神赴水

淮安張進士豹曾祖其官祥符丞署縣事時汴口決隄築屢潰張怒以繩繫河神頸自屬於頸抱而跳於河神不流涸者救以起於是一旬而隄成已復涓涓張脫冠服塞之民爭負土以築遂堅不可壞

盜剽神腹

金陵有馬狗子者善盜每乘間入寺廟剽取神佛腹臟幾遍蓋腹臟製金俗所云靈聖也辛丑夏馬潛入南城五顯廟將竊其臟為里人所執鳴於織造府繫按察獄其黨斂賄營救將出壬寅六月朔日雷從獄中震倒一墻壓死囚犯七人獨提馬斃之斧下以一椽木貫其心洞出於背馬平日洞神佛心死亦自洞其心以云報也

說鈴 曠園雜志上

二十一

自知祿壽

錢塘項少司馬景襄辛酉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自言平日為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題一詩於几上云三十年前得意時而今不道貧如絲一生衾影元無愧曾學先賢凜四知是年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沐浴更衣將登輿入闈微覺頭暈復入室端坐曰吾將逝矣時延醫診之脉已絕追憶登第之年恰三十年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汝功名必拜相公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居官亦相忘歿時果符其言

鬼救婦難

順治辛卯秋山東道上有少婦偕夫策蹇至深僻處為數行脚僧所掠殺其夫縛婦樹間使小沙彌守之將俟晚擊之他去適戎卒數人過其地有鬼驟起卒彎弓中之鬼帶箭走直至縛婦之所箭落而沒卒解婦縛時數僧方往鎮上募化卒驟至縛之至邑遂皆伏法

冥府延師

仁和臨平鎮其生貧而無館除夕至小港閒步忽見一舟來繫樹下有一役持東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役云我主人欲延某為師某云即我也接其大字東姓吳名奎文兼出聘金二十兩詰其家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恍惚聞門第巍煥堂皇宏敞但不設座俄而主人冕服出迎至書館即

說鈴 曠園雜志上

二十二

入內命其徒出拜間繡架上書皆非人世所有問徒所從學乃詩古文也一日其徒他出赴宴囑其師云堂側廊房有門封固不宜窺伺其心疑惟至更餘步至其所啟門一縫窺見主人端坐中堂兩廊皆昏後門外有悲感聲俱縲縛待審者已而次第拷訊某驚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囑師勿往觀不意夜間潛窺今綠盡不能復留矣某問故卒不言即贈半歲修金五十兩送之歸師弟亦流涕不忍別至河干來舟仍在其送者亦即前後也此登岸舟與役俱不見

白氣銷兵

康熙庚申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銷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吳逆速滅之兆無何滇黔削平

桃延壽

山東柴燦官樂平縣典史舊任連雲棧青橋驛丞離驛二百餘里有風雲山自古不服王化每年一出城中但市山中所無者柴與相識有年尚山中何所有山中人云山中有桃數株結實可延年須六十年一熟聞君將遷官當持贈尚未熟耳次年果攜二桃至大如斗柴獨食一桃以一桃分食家人柴既高年健飯家人亦無夭折者

義僕鳴冤

發源翰林伯父履升官景德鎮巡檢時有劇盜許大王大十一人殺布商鄭某等於鄱陽湖挾其貨竄景德販易因執親王龍鳳牌關隘莫敢問陳於一月前即每夜聞鬼哭密偵得其槩未之發

說鈴 廣園雜志上

二五

也鄰有義僕曰良奔至景德知主人死遍訪市上布印記知為盜害以實狀訴於陳陳已預為畫策誘諸盜來一訊而服是夜鬼聲遂絕後親王提諸盜至都下良星夜入京擊登聞鼓盜俱伏法少遲幾漏網矣然則鬼亦靈矣哉非僕之義官之明寬豈得白耶

富翁牛

臨川王某家素封嘗商於外日惟踞門坐則買負輒利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踞門馬財又至人因號為財星晚年一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王為富翁牛以其將死故形見云

東嶽判官

杭郡諸生陶國器年四十時將及誕日夢至東嶽廟焚香嶽帝手一簿授之命陶騰陶流涕云母老無子不能留此効力奈何帝云汝且騰及騰簿時忽見受業師其跪於前若有所請者陶閣筆不敢騰請於帝帝亦笑而止之隨至後殿見東西廊各塑一人其東廊者白面方中西廊者面鰲黑狀似陶陶亦相視而笑東廊者趨出迎云來何暮候子久矣陶云吾貿然來此可復歸否東廊者云恐不能也陶再泣請於帝帝云姑且去遂寤與母及妻述其夢妻甚恐詣廟鳴鐘虔禱願假夫壽十年及陶五十誕前果歿歿後每見夢於諸門人云司其府其府事為冥判手不離一簿如廟中所塑像

兩解元演劇

兩解元演劇

說鈴 廣園雜志上

二四

錢塘周通政詩以嘉靖己酉領解浙闈年才二十一榜前一夕人皆爭踏省門候榜發周獨從隣人觀劇漏五下周登塲歌范蠡尋春曲門外呼周解元者聲百沸周若弗聞歌竟下塲始歸又龍游余太史恂順治辛卯發解時亦登塲演蔡邕別觀一齣觀者謂蔡解元雖偽造余已為之兆也

三足虎

興化農人何三仔有山田數畝為里豪侵越塋界阻遏灌道甚且以他事嫁禍何憤甚訴於土神祠曰願化為虎嚙此輩肉一日薄暮出母躡其後見入廟拜祝聲琅琅然才起身即變虎形獨餘一手尚未盡變願見母在後慚躍而去自是境內有三足虎跳梁博噬平時所怨吞啖都盡而前一足猶人掌也順治年間事

雷起墓下

慶却東門外有丹朱陵縣令錢某故墓丈餘覆一方石石有小孔如錢大以物投其中則振振有聲莫測其底既而大雷忽起墓下錢驚怖置鍊止移其石立墓上石側三篆字不可識蔣國祚嘗紀以詩

預示聞題

康熙己酉鄉試山陰袁顯襄先期以聞題叩此僊批云不可語再叩曰豈終無一言耶批云題目即在不可語之上又乞明示批一署字及入闈乃知之者一章題有四者字且在中人以上之上一章用不可語之句也袁大悟遂中式

紙狐針爪

說鈴 曠園雜誌上

三五

康熙年間嘉湖二郡有狐精至鄉市皆徹夜鳴鉦不絕稍懈即被傷如爪痕踰月乃息後知為道人妖術剪紙為狐以針為爪盡則收之夜復咒而遣之假是以行竊耳如是兩月餘後安

武夷子

泰寧許昂自號武夷子嘗為閩藩耿精忠卒甲寅耿叛拘范總督承謀於所強之降范罵賊不屈守卒計百人許獨善事范范罵不絕口繼以詩衆卒莫敢具筆硯許以煤炭奉范畫字牆壁為自序無何悲憤成疾口占武夷曲贈許自稱紅螺寺巨辯行者得贈武夷子云云不數日范自縊死耿燻其骨將沉諸海許陽諾之潛藏骨灰亂定奉 旨求骨不得許始出骨灰 上聞人咸稱曰義士

武夷子

雞報警

順治丁酉秋有行脚僧過高平縣南關一雞自肆中出飛撲之啄其面碎傍人驅斥終不舍已行尚追趕十數步眾以為怪他日僧再過雞再撲啄如前流血被體眾益怪之有兩捕卒執詰之僧支離喪魄遂送官拷鞫具言半月前於某鄉餅店借宿見有贏錢在橐因殺主人攫之去再問此雞從來則主人死後其家鬻於市南關人買之此事已曾報官但以遠村無從究緝是僧亦漸心安謂人無復知者不意遇雞見窘如此乃知雞為主人報警也

壺裡淫僧

康熙年間吳有書生假寓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甚謹一夕忘鎖生縱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戲擊之旁小門忽啟有少婦出見生驚而去生亦倉皇外走適僧挈酒一壺自外入見門未鎖愕然問生適何所見生曰無有僧怒掣刀向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生泣曰容吾醉後公斷吾頭庶惜然無覺也僧許之生舉杯佯告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扃戶持刀入厨生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泄重十斤許潛身門首伺僧啟戶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頭死問少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遂分僧橐而遣之見西陵吳恐卷警心錄

說鈴 曠園雜誌上

三六

啟變攝衣

天啟丙寅五月六日京師王恭廠忽震裂響若雷轟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闊十五步深二丈許是日京中婦女凡有與出行者皆於輿中自去其衣衣若有物攝之從空飛去昌平州某處堆積

婦女衣無算

兩袖雙生

順天清海濱者年四十無子努力為善嘗布金僧寺而土關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為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恍見兩袖排闥入亟起出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閨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使訪兩袖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袖也二子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並為諸生士彥中天啟辛酉科鄉試時呂邦耀為偈以贈云兩袖是潘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袖兩袖在何處都人士競傳之

還金却謝

吾家世有隱德先君子墨舫公素敦信義有雲間王某過訪不值

說餘 廣園雜志上

二十七

遺金一囊而去先君子見之亟寄書招王曰留此以待久矣出還之封識宛然王願以其半為酬堅弗受一時士大夫高其風多為詩古文辭以表之

相國異夢

錢塘吳陳寶姓氏著

蓋都馮相國溥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家人呼之不醒母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半夜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夫松十八盤三天門歷歷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席殿懸錦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衆仙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涌出遂驚寤寤時猶帶酒氣

四花預報

康熙己未宣城施少泰閏章以薦舉候 御試寓京邸其所居寄

說餘 廣園雜志下

一

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色甚艷兩枝面向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施寓俄而邸報至施以少泰改侍講其同薦者高檢討則南隣孫節兩編修則城內皆同里人也其科殿試在四月一歲四翰林果符四花之兆

少司馬夢兆

海寧楊少司馬雍正甲午北京鄉試聞中夢見一人提燈籠大書兵部二字照之不去是科中式次年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給事嘗曰得無功名上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請勿疑既仕至貴州巡撫每以前夢為歎夫人曰安知不更遷兵部耶後果遷兵部侍郎其孫守文為余言

檢討夢兆

宣城高檢討詠少時嘗夢於市上行見大幅字狼籍盈街不敢踐

尋側路行身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踰橋入門有黑而髯若方壇神者從一卒擁皂纛自內而出相過甬道神兩目焰焰出火先數尺高左避神睇而顧問擁纛卒有所言者乃去高遂入行長道數百步至內闕門尚未啟鑰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眾心知其為天庭也方恐懼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殿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綢畫桌比高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龍引紀之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為兆應矣尋以薦舉授史官數年復夢前境心頗惡之以疾請假歸里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

說餘 廣園雜志下

二

八日也

張不量

花塢僧濟水言順治十八年青州一丐者為神人教其行靈避電者聞空中語云毋壞張不量田及天霽他田偃壞張田獨無恙蓋張氏所貸歸者從其自入闕絕不較故以張不量稱之其事與南宋蔣自童同蔣杭人長崇仁次崇義次崇信兄弟一德置公量乞糴者皆令自收米歲歉亦然人因目為蔣自童咸淳三年詔封三蔣為廣福侯至今廟祀鹽橋之上

守節自焚

湖州胡氏女歸杭州潘某潘故長齋既婚後婦亦願長衣素縗以疾卒婦謂徒死不如立節遂屏棄衣飾兼戒烟火食日費一錢

買腐蒸飯釜焚之不知饑家居敬事大士像持梵唄外為女紅餘錢報施僧一日謁靈峰寺僧命法名曰寂念頓置一龕寄也處康熙辛未六月既望移龕至旋請師來舉火遂用香煎湯然其情辭婦扶入龕手拈香三炷俄頃火延龕頂出五色烟香氣四達男女送者數百人咸異之時年四十有一

火炭作畫

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

木皮褥

騰越州外行曰日為野人國國人以篾為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為褥名木皮褥

保堰喪身

費達清河人少以勇直聞康熙乙丑秋七月久雨淮黃水漲河堤使者欲決一堰以洩其勢堰在清河上流決當淹民田廣實不可挺身持矛立於堰上曰誰敢決此堰吾當刺之斧徒畏其勇皆辟易去其妻得而救我之一鄉皆哭既收葬清河人謠曰費達費達忠正明察哀我良人無辜被殺生為英雄死作菩薩

兩恨事

顧麟生慈公之子也亂後徙居吳中嘗言有兩恨事未得暴白其一魏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遂巡為命約唐通越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今不原亦味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約子萬

說餘 廣園雜志下

三

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己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出城為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寃矣嘗致書冒辟疆諄諄之

曇花神

武林沈氏園有曇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寺僧者根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吐一蓓花三十餘花外殷紫內微紅如辛夷香極清鄰婦孫氏遊其下歸謔語不休客有善遊仙夢者謂婦爾怨花神也神姓宓號臘之西域人衣紫衣戴烏帽乃設祭而婦即起花亦靈矣哉

柳林生

柳林生者崇禎壬午癸未間出入川陝夔遠印雅諸州濃眉長髯乞食市上每歌曰柳林生柳林生會張獻忠自岳陽渡河步騎十萬入夔州界屠殺百姓數千里皆驚生歌柳林生蓋疾賊至眾爭渡河賊遮之無一脫者後逆者尚數千人惴惴柳林下待死賊竟不逼數千人獲全方悟生向所歌柳林生也

幻術役人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能使鬼為執燭若供客客徒見燭若出入有某氏子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為我女婿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飽亟欲就之輒展博林席間如隔牆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接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某氏子貌亦美女心動悅之則曰席間有紅縷一線盡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為夫婦甚歡其家知而將殺之女以告使亟

說餘 廣園雜志下

四

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行山谷間劍或飛到得離若
手指血可厭而返也某曰若此贅我何為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
就于其他或來與虞相狎睡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
死則師命我謀程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若以事客以是為贅耳乃
決去於是訣別甚悲女曰無為思我我固老且醜也因脫其面若
蟬蛇蛇得惡殊甚其如其法得出以免

吟魂示友

劉吏部體仁未致前一日與友蘇銘在鳳陽龍興寺禪喜竟日歸
旅舍遂但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
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珠女琵琶

說鈴 曠園雜志下

五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日簪扶琵琶漫遊通宇內然冥行無侍衛
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堵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沃
深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如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
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
束也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
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是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
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
呼曰若又何為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真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
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守金一錢遂別乃行視前益快
如迅雷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聞金已在前果一錢人一七首
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

貴墨而淫縱者知其事飽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眼然無
見也忽夜半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聞或不聞舉家驚
悸不知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為
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略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
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墮報塞無由夫心不清者智慮短慈太威
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
妾雖女子能斷公首則貴得言惶悚不久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
沈隆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
之者

西洋美人

西洋人善以本國皮帛製羸婦長短如人秘之匣中抽匣捧之吹

說鈴 曠園雜志下

六

氣則瘳者忽然肥澤通體如秘辛所云抱臆頸擁之衾中謂之出
路美人銀一流買一軀一流十二兩也

咬舌代宣

有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了神宗尤甚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
通其言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為代宣大臣不敢退
神宗笑乃退

另製磚瓦

熹宗性至巧多藝能尤喜起造嘗於庭院中蓋小宮殿玲瓏高三
四尺許其磚瓦則刻琉璃廠所另製也

神象作也

甲申元旦明崇禎帝幸神武門外玉皇廟拈香例也甫進二門時

正殿將啟忽大聲震殿內驚遣使視則玉皇及合殿神將象悉仆地帝默然退以上三則朱贊皇開諸京師石景山老僧僧姓王在魏瑞名下官林衙署

秀姑奇節

錢塘孫烈女小字秀姑幼許楊文龍以待年未嫁與無賴閹士積比隣孫年十四聞其色乘孫晚浴穿地檻戲持其足孫泣訴於姑次日聞來請罪孫怒持茶甌擊閹又自念孱弱不能拒絕遂密縫上下衣裾既又聞閹惡聲隨入房漬鹽水飲畢腸潰而死聞於官時盛暑棺罅滲漏無屍氣并無一蚊蠅敢近閹家人密以死犬置隱處欲使腐臭外聞卒不覺中丞疏上置之法建坊西湖以表之

服石子

說鈴 曠園雜志下

七

崇禎七年有僧來上杭肩一囊囊貯小石子僧飢取啖之或別取石子與啖僧服如故飽則以手摩其腹咯咯有聲

皮連牛背

甌寧湯七孀本屠家女嘗買一牛於野外乘之歸抵家將下齧髀忽與牛背皮連牢不可脫數日死

天台現異

崇禎間有高明寺無盡禪師禮懺於天台山石梁方巖原曇花亭上日方正中忽石梁崖石之下現種種異光如火迸突上閃爍燄動同時禮懺之人皆見之又石梁龍潭內於同時復獲三金錢曰太平通寶其幕之文有佛象一承以蓮花重二十四銖周正端好如新出鎔者邑令胡接輝紀其事

曬道人

道人居四川峩嶺山遇異人授導養訣曰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九年身輕可立化道人精其術下山至湖廣黃鶴樓下藉地坐不起立者九年人咸目曰曬道人一夕化去果如異人所云

妖狐工詩

王太微子年二十餘妻喪夜獨眠一室壁上有光漸如白晝見二女子不知從來大小如姊妹並綽約可愛大女逡巡登床求與合歡王懼不敢近此曉方去自後無夜不來手一壺可二寸許如時製匙箸餅之類凡衾裯及動用之物皆採取其中未嘗困匱架上書籍悉能展誦遇婚媾事輒嬉笑譬喻之一夕小女持札至大女細讀沉吟曰事未辦奈何明日須汝自行次夕小女即不來其字

說鈴 曠園雜志下

八

如蝌蚪王不能識也客有犯之者必遭捶楚程正夫紀其事曰為狐妖其友多作詩寄之此康熙癸丑初夏事也更異者女子有答諸公見寄詩云一去西南數百秋幾回風雨變中州山河如故人民異此夕因君憶舊遊後云余先世乃管仲之女嫁與鮑伯子讓世無知我者五百年而為管幼安之妹與幼安躬耕於野為黃巾管亥逼與聯宗幼宗逃之遼海余不食而死又五百餘年為管夫人則趙子昂之妻也老而入道今又將五百年矣結首辭家今則紅顏愈妙自在飛行來遊故園撫新感舊嘆息不置我知諸君亦皆前賢化身用敢傾布腹心奉酬雅愛幸少秘之勿被世人傳作風流話柄也然則女子誠妖狐哉余聞必五百年為化為妖彼已明言其故特不為大業又工詩是可紀耳又有代管女答阿蘭

邪行者詩喜贈王即嘗解珮羞同卓女學當墟幾荷夢繞陽臺上
暮雨朝雲定有無不知為何人作

夢乘石牛

馮孟都溥於康熙辛酉七月夢一人欲求見亟整衣冠出不見一
人但見群犬亂吠似有物昇之行行數里見道旁卧一石牛其
象狀亦不類世間牛一人執鞭語云此觀音大士送汝乘者遂乘
之牛即起立行步穩適至一處茅屋數間馮下牛入門見一老僧
彼此不為禮但語馮云汝自今諸事慎莫思議因指壁間畫云譬
如此畫樹即是樹水即是水石即是石何用思議馮云師所見止
此抑尚別有僧亦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尚遠好事儘多旁復有
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馮笑云誠如君言大士送牛尚在遂別

說鈴 曠園雜志下

九

去過一牌坊候牛不至馮呼之來旁別有一牛狀相類因相逐而
走馮云汝去余何所乘旁忽有勇夫手執荊棘擊之牛咆哮作吞
噬狀其人將荊棘置牛口中牛即俯首順從其人牽之至馮復乘
之行數里至村店僮僕數人候馮云飯熟馮下牛入店即寤紀以
詩云不犯禾苗露地牛餐風卧雪幾經秋本來草料無教少認得
家園即便休

鏡中人語

杭州張洽中鄉薦一日對鏡見鏡中容另是一人曰有爾無我有
我無爾大駭不省明年辛丑會試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問其
姓名曰我會稽張洽也後果同登榜杭人選南都主事會稽人選
此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空中墮婦女

湖廣布政司署中一日天大風雨空中墮婦女二人婦人自言武
舉人妻指女子曰吾女也家鄉千里為黑面者驅之而來康熙四
十二年事官為詢其家鄉遞送還之

湖濱冥緣

湖州邢某居瞰太湖農家子也春夜月明晚庭梅獨立忽一麗人
來就其驚喜不自持遂留宿後往來寢室久之竟止於其家同起
居服食父與妻皆見之外人莫能見也自言在生為某孝廉女孝
廉坐事被逮會城女隨行而致孝廉舉家流徙去女屍骸暴露邢
某前身為商過而憐之為具棺槨營葬麗人叩其德故有是會又
自恃貴家女視故妻若妾媵妻不能堪邢翁謂其曰人鬼同居不

說鈴 曠園雜志下

十

祥盡諸城隍神理其事因叩神神考其冥數有十八年伉儷緣第
誠以無擾弗遣也自是儼然伉儷與故妻若正嫡居歲餘產一女
間使故妻抱持之又善女紅勤織祗知其事者群以鬼魅可畏為
言生懼復謀遣之詣神祠將投狀廟祝號介臣者勸止之是夕與
介臣共宿起而遺其扇比歸麗人迎謂曰君遺扇妾已為君取歸
矣一夕謂生曰妾家不遠試與君偕往生若夢中行至其家第宅
壯麗兩青衣執紅燈導行坐定酒肴豐潔某心竊訝之然無留意
仍與同歸歸時雞鳴月曉在人間已一夕矣康熙甲子遂安毛大
令際可寓神祠中目覩邢某控神狀為余言

伐木出血

康熙庚申奉 命造船蘇松使者方國棟將伐宜興善卷洞前大

樹前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日絲盡當從方以
大後不敢市私恩舍此又無可取促工人斷之血出直射木上死
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中丞檄至成勿伐善卷洞樹晚矣方驚
悸病作數日遂卒

千里馬

僑封諸生張那家巨富客有課馬產駒三一需價七千緡一八千
緡一萬緡七千緡者能日走七百里八千緡者八百里萬緡者千
里馬也那試千里馬騰躍而上驚然不見據鞍穩適祇如尋常晏
坐初不覺奔駛可稱肉胡床矣那雖愛之竟不買蓋異物每足賈
禍那殆有見於此歟

天雨豆

康熙十四年乙卯又五月於潛少溪黃塘地方雨豆竟夜豆比黃
豆差小其大者有似蓮子入淤泥水中即化土人取以磨腐及炒
食甚香甜又昌化亦雨豆皆解赴省中人皆見之

禮斗得僊

杭州陳真人某號尚玄子少為掾吏旋辭歸學道父母為娶婦即
避於外終身不娶虔禮文昌斗熾刊書行世嘗感斗降遂得僊術
父每止其禮拜真人於一夕招二鶴從琉璃燈內飛出旋繞斗壇
久之仍入琉璃不見家人始異之踰四十歲端坐而逝兩鼻孔流
玉液數寸後其父歿時見輿輦來迎魂即乘輿往街市觀市人呼
云陳真人父來矣復甦語家人始歿此崇禎末年事

女殺生鬚

順治年間杭城油局橋屠某第三妻一女七歲病歿歿時以手
口口邊鬚隨手而出三鬚長數寸即歿

烹蟹現夢

桐城左國林有友方某過訪烹蟹十二觴之前一夕左友胡與立
夢十二人向胡求救曰我本甲冑士馳名秋水鄉哀鳴求乞命急
救十五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胡舊相識亦與左交者也胡驚
寤次日過左言及左驚曰甲冑者蟹也十五者左也十二者數相
合也中一人亦我知識也子不早告我悔何及矣左由是戒蟹並
及鱉蟹向人勸誡之後至朴樹村有友餽以十蟹左欲不受恐終
不免鼎鑊之苦因載小舟放之長流中左官南雄推官有政聲

僊洞得石

浙江參政小吏孫某年十五遊吳山重陽菴菴有青衣泉泉自石
洞流出名青衣洞蓋僊蹟也孫解衣溷入洞中捫得石子一塊色
鴉青徑五寸下有孔九持歸值一販珠客易以米五石時明末歲
大歉米價五金一石自喜所獲甚豐後珠客攜至京師售千金此
石乃皇后珮以鳴玉者也南宋建都臨安吳山直接大內殆宋故
宮遺物與

神遊決獄

嘉善諸生郁世綬己卯患嘔血二月七日夜就寢忽有偉然大夫
錦衣象笏揖曰上帝命于司景靈宮事郁遂謝使者笑曰子第行
自有佳境當不若人間世郁復拈一詩謝之曰漫說文章富五車
才名何自動東華得離塵世辭危疾幸入神霄駕彩檣堪念衰親

誰是伴還憐幼稚尚無家景靈肯使青蓮代二紀歸來敢後耶使
者閱竟曰當代為君奏但未知青蓮何仙郁漫應曰青蓮者清逸
真人李君也使者書之於笏徑去越三日復夢見感屬踉蹌至門
拜於地如有所籟門外一人貌若解後然郁訊曰爾何為者對曰
新都巡真人將蒞任帶此女因候訊耳於是覺而起叩其家人始
悉其事已經四十餘年心益異之未幾十三日忽見繡帽錦衣之
客自天而降郁出迎坐定客曰七日來召君者東陽真人陵陽子
明也余為蘇林職忝太上金闕左宮真人玄洲上卿太極中候大
夫今充玉冊大使奉帝命君受上真之任郁述前詩以謝不敏
蘇曰前使者代君奏請已允寬期二十四日矣郁愕然曰詩言二
紀乃二十四年也蘇曰天上一日人間一年君無負帝命其修持

說鈴 曠園雜志下

十三

千餘年猶不及君也郁始許諾於是玉女二人以華陽中丹鳳羽
衣絲絳雲履請易服更有玉女數十人各持琴瑟簫鼓鏗鏘盈耳
又霓裳舞衣之女數百輩皆執堆尾扇將吏數百人環甲執兵環
衛左右郁拜受印劍蘇出一冊示郁曰此君部下籍也閱數行有
部將翟能等若干員部校其等若干員部兵若干名將卒不下萬
人蘇曰上帝與玉清元始天尊會大羅天演法地府疑難不決之
獄冗積者一百六十有奇帝以君立心慈和夙根穎慧故令君剖
決以報命願令玉女以袞冕易前服綴以金面佩以鎮陰寶劍乘
車而上珠旗羽葆擁導徐行至一臺下復有官吏暨采女蒲伏前
迎詢之則曰某等都巡府之真女也郁始悟初十之夕所云新都
巡將蒞任者即今日事也登臺下車南面坐拜跪階前者各以序

進約數千人有烏紗素服捧贖而前者曰某等十殿下掌文簿之
吏也督解罪犯以聽斷諸囚泥首臺下約一二十人郁斷決如流
片言折服而初十日威屬來求之獄則變成玉所訊而未決者得
解脫矣俄頃諸案盡判開釋千有餘人歡聲如雷投諸地獄者三
四百輩將行十地之掌文簿者復跪請曰真人都巡府屬尊顯者
帝已簡用矣勾管三班衙推尚缺十二員惟真人裁擇郁即援筆
點次止八人擲筆而起蘇嘆服不置口袖出一錦箋題其端曰塵
言恭贈太玄左輔侍帝宸領景靈宮上保公紫府大司命便宜巡
制五道十地玉清大都監大有洞天太微妙化冲文仁慧真人其
詩曰徒將兒女世情牽孤負空明大有天玉女雲移雙鳳尾瑤笙
日繞九華筵漫思清府留鰲客無奈高真企羽仙碌碌家門雅共

說鈴 曠園雜志下

十四

舉懸知此事故流連郁乃悟前詩所云青蓮為清逸李真人者即
唐之太白其生前自稱海上釣鰲客也郁亦酬以詩云潦倒名場
暮又朝何心猶自戀皮毛錦衣展出飛龍錦蕭管吹來引鳳簫富
貴久知天上足情緣難與世途遙多君草奏凌雲去暫啟瑤宮屬
子喬臨行又云君當齋六甲之五卯毋少忘慎勿以地獄事為諧
謔怒詈真君一言彼間即入籍恐為無辜者累言畢冉冉騰空去
比曉見蝶灰盈斛狼藉門廡間足跡紛紜不一其狀案上丹鉛儼
然當事所批抹者生徒及家人皆異之十九日節值春分前一夕
恍惚中見玉女數百將士數千人駕車請行儀仗甚盛呵殿聲如
雷郁自顧衣飛魚服佩綠玉帶冠金葉冠遊行巖洞中可六七里
豁然高曠朱門玉宇儼然貴人居有額曰太玄仙府從者簇擁而

入升堂南向坐酒散滿前玉女奏鈞天曲將闕金甲神跪曰真人能體上帝好生意前所斷決者稱旨特命採訪五嶽以糾察治否請行郁云五嶽非余司對曰五道即五嶽真人其無疑今屆春分當按東嶽餘則以秋分一至為期訊其人即却將瞿能也瞿於遜國時捐軀靖難之後者因命率騎從先臨地府迎候所歷郡邑村市皆與人世無異至一山下有持手版來者曰嶽帝遣某等奉迎及門拾級而登遂造其巔殿陛嵯峨儀仗整肅郁方欲下車突有青面冕服而拱揖者吏報曰嶽帝來矣相與入內庭坐定不作寒暄語遽問曰有不了事乎曰無有當上聞事乎曰無有善惡不彰者乎曰無然則可以不行糾察神復舉手致致曰天使惠臨自當檢勘郁曰何處作巡校署神曰即此地郁遂據案校驗諸籍無纖

說鈴 曠園雜誌下

十五

臺外錯即肅隊作歸計而天將曉矣越四日夕忽聞鬼聲四起聽窓外恍若有兩人匍匐塔下郁即啟戶而南坐始甚怒其唐突繼復憐其枉死於是詢其里居則曰陝西西安府藍屋縣也詢其姓氏則曰我為劉放周彼則畢全也我兩人結伴至常州以販絨裘為業積貲六千金歸次荆州為畢全謀害且給我家人曰老劉別營家室於楚矣沉淪冥獄已五六年不得還妻子一盂麥飯抱恨何極去冬幽魂飄蕩猝遇畢全挾以供歸而禁官無狀受賊執法彼得出入自由我反日遭械繫夜令舂米非真人無以觀天日郁聞之怒曰幽冥中亦有枉法官吏耶囚禁鄂却且有後命畢全因財致死既絕放周之生路復給其妻孥不得邀紙錢雞黍之饗又絕其死路矣可發無間地獄以償其辜放周可發泰山王即入輪

迴與之今終以報前身之苦放周感極涕泗叩謝而去三月六日晚酒數巡後恍見八人衣冠甚偉拜跪無失禮曰某等即其人所點之勾管三班衙推也今甫受事故來謁已伺候門牆七日矣因考其由來一郡牧一武守一色宰二巡檢其三人則布衣也中有戚屬一人與之語家事不異生時慰勞之而去此外神奇多此類

石變品

錢塘胥後王其喜食糖人以糖王呼之奉遣婺州於江灘拾一礪石長尺許歸置葱盆中未幾又奉遣他往匝月歸見盆中石晶瑩光怪中現一魚鱗鱗皆動石一角尚存粗質其餘通似水晶盆中五爪蔥皆變細而實蔥末皆著彩花王大詫異持以易金要重購後竟不知歸誰氏

說鈴 曠園雜誌下

十六

亞僧忽言 杭城長明寺亞僧苦行食力日擔經箱隨寺僧至人家作佛事每值法師施食亞僧輒禮佛竟夜不倦不數年忽能言且識字朗誦佛經若宿習者然實至誠所感也

婦變虎

山東有一婦待姑不孝一日老嫗過其門被服時線結光彩奪目婦見而愛之欲以己衣相易嫗竟脫贈不受其衣婦取着之忽變為虎皮但頭面猶存故相里民間於官命蔡卷僧舍人咸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

溫變犬

杭州徐媪以賣金珠為業每出入人家輒用假銀為首飾賺婦女

重價有一富室所買最多皆廢物也一日富室婦夢見徐媪來云
明早君家犬生子其第三花犬即我也冥司以余好作偽欺人故
受此報幸善視之次早果見花犬加意護惜猶呼曰徐老娘云

假銀願報

康熙癸未鎮浙將軍出獵有一兵騎馬稍後急追至城外誤踏一
人垂斃時其弟同行亟扶掖之亦被傷及檢其囊有假銀一包搜
其弟之囊亦然殆天之顯示誅惡與

空中火光

康熙乙亥除夕前四日及元旦後十日越郡四郊驟見火光遍野
人民驚駭呼采擇禦文武官率兵發利器撲剿火光隱隱退竟無
踪跡幾半月餘或云鬼火也脂膏凝入草木觸感陽氣色青三角

說鈴 廣園雜志下

十七

守而不移或云神火也巴蜀之佛光姚江之神燈皆是

牡丹奇種

蔚州魏無偽自言園中牡丹高丈餘放千餘朵花冬月架草廬以
禦冰雪

思陵開墳始末

甲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偽官李紘票為開墳事仰昌平州官
吏即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墳合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
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母違時刻未便時署昌平州吏目事
趙一柱因州庫如洗而葬期又迫稟同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
計無所出即同工房馮朝錦入京復稟府府辭再三請始殊批着
該州各舖戶捐那應用事完再議一柱歸與好義之士生員孫繁

社監生白紳公議郡人劉汝朴及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

十千僱夫頭楊文包攬開閉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三丈

五尺督修四晝夜初四日寅時始開頭層石門入香殿三間中間

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品前有石香案兩邊列五綵綢緞侍從宮

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大紅箱盛貯東間石寢床一鋪裁絨氈

上疊被褥及龍枕等件又開二層石門入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

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大田妃棺槨在馬初四日申後帝后梓

宮麻到停祭棚內陳猪羊金銀紙劄祭品舉哀祭奠畢先移田妃

於床右次安周后於床左然後即田妃柳請帝居中其前各設香

案祭品將萬年燈點起隨將石門反閉當即掩土初六日率捐葬

鄉耆等祭奠訖泣震天踰時方止即傳諭附近西山三村地方

說鈴 廣園雜志下

十六

檢夫百名昇土立塚又同孫繁社捐銀五兩修築塚墻高五尺有

奇 本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

塋一週其死難太監王承恩墓在思陵右側 世祖章皇帝為文

祭之又 御製碑文立石墓上誠興朝盛典也

鬼孝子

閩中鬼孝子其事寡母以孝稱未幾孝子歿母無所倚謀別嫁是
夕孝子在空室作聲嗚嗚然環榻而泣止其母母大驚以無食告
孝子曰兒尚能力養吾母也母曰兒鬼矣烏能為養孝子曰母試
於市上語擔貨物者云爾欲倍平日所擔吾兒能佐之母如其言
擔者難之其母強而後可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
如平時因以所獲錢歸半於其母如是者數十年母得終老焉此

侯官高雲客語柴陞升者

庸醫變號

六合沈某業醫病死心窩猶熱至數日後始甦云被人攝入冥府冥王曰汝誤醫死數人在此索命當罰汝為驢鬼卒即以驢皮被我體判司持簿放云此人雖誤醫殺人猶是人來尋彼非故害人者此且查此人尚有三十餘年陽壽乞放還生令其改過以做世王即命揭去驢皮揭持甚堅痛甚大叫一聲遂醒脊背尚痛漸潰驢皮內一塊變為驢皮病愈宛然在焉每語及解衣示人以為戒康熙丁未年間事

萍實滄浪

杭州清泰門內一浴室明末有道士至暮來浴主人云水濁將換

不可浴道人云不妨我浴後水自清矣乃許進浴出曰汝此後一日止換一次水更無穢氣入視果然亟追之道人答曰但稱我萍實道人非仙也主人遂於門上鐫萍實滄浪四字

龍見西湖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天無雲青龍見於西湖鱗爪畢露移時始隱觀者數萬人

新棺自動

錢僉事世清歿後二十一日妾某氏撫棺而哭棺忽動久之大動家人以為復生欲啟棺質之顧侍御約文毛文學先舒皆曰未可輕啟姑命匠人鑽小孔試之無穢氣斯再生矣已而鑽入厄氣惡孔而出遂寂然

墳內奏樂

吳郡歌伶甲天下有一貴家擇最尤者來侑觴其使預戒曰我主翁好靜勿用金鼓聲至期以絲竹和歌演劇二百餘齣天爵未明伶人異甚相與伐鼓撥金寂無所見乃在一大松墳內歸則二晝夜矣

一井兩色

貴州安順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井上一石欄居人及其左以坎則色紅及其右以坎則色白理不可解

石坊血下

瓊州海忠介公瑞以直節經濟顯嘉隆間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名處泚然血下見者以為其家禍駭而拭之拭已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沒已百餘年精誠在天地海濱萬里與君國存亡冥通呼吸亦神奇之至矣

夢訊前生

雲間李其年十四隨師讀書一夕忽為鬼覺大喚乃醒次夕同師及僕卧一室至曉竟失所在僕亟奔告其父遣人遍覓不復有人云隔河一空屋內壁間窺之往尋果在視耳鼻間皆有泥塞昏迷未醒負歸置床上自言審得李其前生為江某杭州府學生員因害一命及沉妻于於河功過相掩尚得人身有功名之望今地府復查此案再審前因將其功名遲滯三年乃漸醒

一朝四十二相

崇禎朝未明宵所內閣之多自古所無如辛丑又相則錢象坤鄭

以律張至發也戊戌入相則周道登何如寵溫體仁也丁未入相則李標成基命錢龍錫謝陸黃士俊也甲辰入相則程國祥徐光啟吳宗達也癸丑入相則范景文周延儒吳姓劉鴻訓王應熊也丙辰入相則魏照乘錢士升林銜賀逢聖也庚戌入相則蔡國用楊嗣昌也己未入相則孔貞運姚明恭范復粹薛國觀劉宇亮何吾騶也壬戌入相則文震孟方逢年傅冠蔣德璟方岳貢張四知陳演也乙丑入相則黃景昉丘瑜李建泰也庚辰入相則魏藻德也一朝共四十二相焉

震澤龍鬪

康熙戊申三月震澤湖中有三龍交鬪一金色者其二一青一白大鬪良久青白二龍俱敗去惟金色者勝游行自得時風濤大作

說鈴 曠園雜志下

三

雷雨交助遂成巨觀

冥斷罪案

上虞王德璘年二十戊午六月廿七日卧病暈絕忽見榻前一山甚峻山麓有大窟山椒現一金城王拾級而登山半少憩過一道士拍王肩曰盍往遊乎語未既大風疾起王急下山趾水亭畔奇鬼無數搏王忽聞大聲嗥嗥乃前道士隔水招王曰願鬼滅度水面畧約挽道士裾曰師救我道士微哂曰來相與更陟嶺岫乃知山下窟即鬼獄而金城則天帝居也未幾躡山頂見城門少闔內有旌將護守道士教王行且拜俄而門豁相隨行里許忽值中衢峙一金鼎道士即止王伏道士易朝冠法服手奉白匣鼎前樓殿五楹洞門五座道士由東門入戶尋闔寂然無聲少頃西門啟

說鈴 曠園雜志下

三

出卒四輩一奉匣一手木牌一捉囊頭一持銀鐺大鎖乎云總錄去王不覺枷鎖被身矣因疾擁而西被引詣一處廣殿三盞中一貴神金幘黃衣據案坐王前伏案下神都無一語惟聞殿右鐵絕響銀銀不絕忽一卒引一壯夫出項周鐵鎖數條王伏於東壯夫伏於西神曰王曰此汝前世冤對也西顧顧指卒牽壯夫入西廡去易卒四輩遽促王而下陰風刺骨抵地則前山脚下窺洞黝黑入其中漸聞流水聲河上有橋橋下猛攔一物似蛇而角口吐火欲灼其面王怖而過橋卒曰此奈何橋也行半里卒置王一單屋內扁鑰而去屋內昏黑如夜四壁多懸牛頭王捫壁觸之血汚掌少焉欲鑰卒引出王急詢曰牛頭何為者卒笑曰是皆爾所殺何問耶遂巡抵一所殿庭卑陋主者紗貂皂袍怒訊曰爾殺牛如許何耶王禁曰不知主者曰汝自勘則知矣王急回顧見地湧一阜阜出大圓鏡一迫視中一人操刀割牛即己也主者命加刑王身忽束鐵籠者三一卒持利杵飛搥其胸王竊念父母生我未養淡下如綆卒舉杵未及身而墮束亦解王得釋欲遁羣牛環阻於前競以角觝咆哮怒吼身皆大恒牛數倍主者曰孽宜現銷互殺累故不已命健卒封其肉割一鬚即投火鼎割已復命屠勝卒以手向王口一揮勝遂出引之長數丈卒探利刃欲截王復念罔極恩未報罪孽增重益悲甚腸遂不得斷卒乃驚視謂王踣上現硃書赦字以報主者主者亦感悟曰此子歷苦酷刑性靈不泯上帝嘉其孝念宜歸人間補過卒以腸盤數屈更作一結納其口九叩而出復過前道士曰茲遊樂乎賴爾自作自釋也因導出洞道士遙

指曰爾家近矣王急審視道士向後仆之一厥而懸張目見母妻伯弟悲喜交集詢之則廿九日夜刻也家人以方寸猶濕木忍殮嗣後體生惡創輾轉床席半年而後起自誓長齋奉佛以終身

搖動石

薊州九華頂有千佛寺寺後半畧一石米粉色縱二丈廣丈有五尺曰搖動石一人悄然推之輒動衆推則不動試作語曰我其搖則不動初動看日影移處知之次看石知動也然石根山連無纖塵焉

木中瑞像

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如阜鄉中有栢樹大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折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崖

說餘

續園雜志下

三

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纖細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真縣西門僧寺殿壁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朋親見之

木狗自吠

黃履莊精西洋輪核之學嘗製木狗真門側卷卧如常遇客至觸機而起吠不止一時莫辨其真偽宣城梅定九與柴陞升言

鬼赴訊

崇禎戊寅王房漢令高平一邨翁有女為鬼所據其狀控縣王即差隸往攝曰必有以報否則責汝隸不得已持符市香楮於其村社廟焚而禱之良久空中有聲曰若為我來乎若行吾且隨若隸喜過望在路叩報隨應但不見其形狀因遂與俱詣縣繳票王

曰被犯安在隸曰借至矣遂漫呼空中又輒應於是王為其計責以無禮鬼曰其約聘三十金非敢亂也翁曰無之鬼爭曰是藏其家其所地下遺隸還取掘土尺許果得金如數王知其狡飾怒責之諭令改過鬼若若而去自是遂不復至

錯因化承

湖中苦行僧寒空居近古渡春時舟多覆溺欲募石橋以濟工將成尚餘一二工力未訖僧自念年老懼廢前功獨卷中有齋僧田若干差足了此遂驚之以佐費既而橋成僧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操履冥司無可指摘獨以齋僧田故當墮入豕胎且行矣明日山後某家母最生子最初色斑然者即我也于為贖歸免殺則幸甚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請何甚僧曰不然彼施田者為僧

說餘

續園雜志下

二

非為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間功過尚可通融冥曹較數絲毫無遁但贖田歸即免罪耳徒驚寤次日過某家偵之果產色斑然者乞之歸設小榻垂帷蔽之飼以糜粥豕漸長愛潔與人無異瘦弱皆自往他處嘗作念佛聲不輟見者呼寒空師蹶然起其徒教以隨喜則伸兩前足十指剪剪骨節皆人縮之仍為蹄於是遠近傳播凡求見者輒施錢助費閱歲費集徒乃贖其田歸奉成之日豕坐化榻上論者謂可與鸚鵡舍利恭看

白頭花燭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陳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夫歸始成姻禮女年六十一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白頭花燭

故吏白寃

崇禎癸未延平司李程九萬從巡按某行部至秦寧宿公署夢有
緋衣投謁稱同鄉生者見之容甚戚告曰我前令鄒守嘗也中其
芥毒而死數年矣以公嚴明故來告其受芥指而實毒者門後某
也語畢大慟而寤程大駭次日驗籍果有門後某而無芥名問之
他隸隸曰數年前曾給役此今謝去矣計其時適當鄒君為令程
意解立捧門後掠問其止為芥毒令狀益鄒初蒞殊嚴介已廉得
芥毒利事而未即發芥懼前門後以問毒之問毒何物曰茶杯中
着一斑狗耳當時鄒即嘗不能語衆皆謂碎中惡死耳於是捕芥
對質亦具服毒令狀狀其辭斬木邑以償之鄒庚辰進士江西豐
城人程乙丑進士江西饒州人夢中所謂同鄉生也

說餘 續同雜志下

三五

私禁天啟錢

天啟間蘇州建周忠介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啟
無道五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從而和之積天啟錢無算後傳
至京師各省出示勒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亦見直道在人
也

獻賊開科

張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
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善弓馬諸偽官咸賀得人獻忠喜甚
賞金幣刀馬又召入宮賜宴并撤金銀器賜之次早張入朝謝恩
諸偽官復請圖其像傳持遠方伴敵不敵而服獻忠遂召工圖其
形再賜張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鴻臚

寺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恩獻忠忽頻感曰我心
實愛渠但怕見面而速殺之報命諸偽官立將張斬首并傳令將張
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噫獻賊之慘殺豈獨蜀民已哉
然無識而從賊登第其罹禍也宜矣

秦商異術

秦中王某為商結隊借發忽剪徑賊至眾潰亂王笑曰行耳我在
彼何為者叱馭前進寇至近皆僵立不得動若有膠其脛者賊汗
墮立而已王行遠寇乃能轉動得遂去蓋以秘術拘制之也又嘗
宿旅店主人應對稍片時即中有妓女數輩王怒遽捉一妓投井
中眾號客殺人者知其術者勸主人前謝王意解乎妓使出則固
在室中也

說餘 續同雜志下

三六

義猴合葬

康熙九年庚戌冬積雨雪自十月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雪蓋甚行
者多失足至死安福縣有戲猴行乞者有一篋上色之狗爬嶺風
凜衣敝却行不得上卒僵死嶺半是時猴計窟四望前有家三人
趨別道急前扭之三客力求脫不得問猴有所訴乎即叩頭命猴
前引至嶺半則一死人棄擔在道客驚謝曰不速去恐後來者謂
吾輩有戒心殆矣猴向客哀號不已客問有何事當如所請猴取
死者鎖鑰啟篋得銀三兩猴平稱給三客客曰以此具棺乎謝不
能猴搔首再四曰給吾輩辦事豈主人乎即踏踏應聲三客同力
掘穴將瘞屍猴告且止更取擔上草蓆十貼出篋中木綿數斤割
八蓆分綿三之二授三客令裹骸客為泣下一一經紀封土並即

白猴曰願攜汝歸奉汝何如猴不應繞土三匝慟號跳躍首觸石而死三客始知先餘綿蓆者為藿藿自身也即縛束猴與戲猴者為合塚墓嶺上道旁三客還為安福人道其事湘潭郭勿詭為義猴傳

蒲化人

嶧山湖中產蒲最肥大其苗初茁採以供蔬味極香美初惟近湖人食之後販鬻漸遠遂為珍饈筵中必具賈人散金收拾相載而去一日湖上人咸夢蒲化為人來辭曰若輩搜求太苦我將徙去不復居此矣既醒共駭異自是湖中不復生蒲種俱絕

腹中兒啼

康熙三十八年栢某分巡江西有胥役吳敬婦懷娠八月腹中忽

說鈴 廣園雜志下

二十七

呱呱作聲一時喧傳時杭州有柴北溟善醫客栢者栢因囑往視見婦極委頓而腹中作聲不止舉家驚恐柴坐定審視良久顧座間有象棋一奩隨手散傾於地令人掖婦逐一拾起納奩中逾時拾至二十三枚而聲止

鶴呼號

崇禎間仁和張禮部懋忠初無別號將歿前夢一鶴飛翔天半頻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鶴果仙乎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即自號夢得越七日果卒年亦七十

附丁文衡說狐

土王

京師多狐西河沿有空宅一區董默菴先生在館職時僦居之忽有騎與呵殿而至者其人金冠巍然自稱土王署晚生刺謁董云此宅下走居也老先生宜徙去笑譁之頃有人獻茶董疑不暇土王勸啜之極芳香茶罷呵殿去十數步而沒董明日亟移去嗣有仕宦數輩來居皆為所逐侯官高雲客言

僦屋狐

廣陵常某行八者開平王冑也言舊城內一家忽有老媪來僦屋其家有空樓五間閑歲幾鑰久矣媪饒有風態服飾鮮異言辭清麗動人主納之是夕開樓上牝牡聲雜雜則其族已居此矣無何其家取新婦主人詰樓下言曰某日取新婦勿令擾擾至日樓上悄然新婦成禮後曉起瞥見一男子明眸皓齒美如冠玉年可

說鈴 廣園雜志下

二十八

十七八冠皂紗巾被退紅衣巾上綴白玉兩袖反接斜身佞倚新婦之面新婦驚怖以語婿婿以告翁翁恚讓之曰某昔何言而狡狴若此乎明日新婦曉起大驚呼婿及家人視之則奩前懸一狐狸首頸血尚滴是夕狐盡去

清河狐

淮安府鼓樓上有狐總漕王公惡而撤之清河有中翰楊犀日者家有層樓狐逐而據之作道人裝日與楊縱譚楊有客汪迂齋善畫松一日有客於楊者乞汪作一松障至都門餉朝貴是夕將發松障忽失去楊心知之登樓謂曰松樹障在君處耶狐歎曰五百年無此筆矣予誠愛賞之他日君幸乞以丐我楊諾下樓障仍在

客處

東菩薩

袁軼千錢唐人言旌德觀巷所親家有一牝狐探其內宅恒見形擾人美麗非常見之者心搖意亂所親詰之曰若胡擾我狐曰汝前生負累我故我得而擾之由是尊禮之不敢替最喜小兒見必撫摩抱弄手纖長柔嫩潔白軼千嘗往穴瞻紙而窺之狐眼光直射牕外袁日眩下淚不能對視冬月時取北方銀桃蘋果嚼小兒每自稱東菩薩

龜台琬琰

虞美人傳

龜台琬琰

新安張正茂松如著

西王母

母居龍川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母惜之過於蟠桃。

嫦娥

羿妻。逃月為虛上夫人。

上元夫人

夫人名阿瓊。降漢宮。年可二十餘。頭作三角髻。

玉女

葭萌縣有石穴。名玉女房。房前修竹數竿。下覆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女每遇明月夜。即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

太真王夫人

夫人有子。為三天太上府都官。時乘白龍。週游四海。

卷四

龜台琬琰

十一

香艷叢書

殷王女

女食蓬累根得道。

朱翼

太陽女。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眉髮如畫。

馬郎婦

婦於金沙灘。施一切人淫。凡與交者。永絕淫念。死葬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鏤子骨。僧以杖挑起。升雲而去。

玉卮娘子

玉卮西王母第三女。崔書生遇之。遺以白玉合。

頽和大玄女

一名西靈子。都入水不濡。入火不然。盛寒着單衣行水上。可至積日。能徙宮殿。城市於他所。指之則失所在。

麻姑

姑降蔡經家。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久清淺矣。共有三麻姑。此即王方平妹。降蔡經家者。又石勒時。麻秋女於望仙橋飛昇。名麻姑。又政和中。建昌人。姑餘山得道者。亦名麻姑。《畊餘雅錄》云。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則是有四麻姑矣。

女儿

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以素書贖酒於儿家。儿盜寫之。學其術仙去。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毛女

女字玉姜。陶太白陟芙蓉峯。遇之。毛髮翠潤。身輕如飛。以萬歲松脂千歲柏子遺陶。

梅姑

梅姑生時。能着履行水上。

卷四

龜台琬琰

十一

香艷叢書

弄玉

玉吹簫作鳳鳴。有鳳止其屋。後乘鳳去。

英妃

妃腋下忽生碧毛。謝同列曰。我碧毫小仙也。久為世濁。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我於玄圃耳。

張麗英

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執扇。如鑿焉。

南陽公主

王莽秉政。公主避亂。奔華山。得道仙去。嶺上遺一雙珠履。

白水素女

晉安郡書生謝端。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螺。大如一石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婦。

曉暈

量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

鹿娘

村人韓文秀。見鹿產一女。遂收養之。及長為女冠。梁武帝為立觀。後死。入棺。帝開視之。但異香網縷。不見骸骨。

皇太姆

姆居武夷。遊行乘白雲一片。

水仙子

仙子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子。如鳥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為經鎖。一日忽大風雨。石裂。有一蟲走出。狀若綠蠟。就研池飲少水。乘風雨擊去。蓋一龍也。

萼綠華

降羊權家。可二十許。上下皆青衣。贈權詩及金玉條脫各一枚。

配瑛

卷四 龜台琬琰

十三

香艷叢書

瑛與鳳共處。鳳嘗以羽翼扇女面。

拳夫人

夫人居處。嘗有青紫氣。屬天。兩手俱拳。漢武帝令開其手。數十人擊莫能開。帝自披手即伸。後死雲陽宮。香聞十里。尸解極空。但存絲履。

魯妙典

麓林道士。授妙典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十年。

智瓊

瓊下嫁濟北從事。竝義起。贈詩云。飄浮救述教。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常降。應會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留。

程偉妻

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汞。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

黃虛微

虛微年逾八十。貌如嬰孺。號花姑。

緜仙姑

姑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為南岳夫人使。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為伴。姑徙湖南。隱九疑。鳥併隨之。(清話云。青鳥形如鳩。紅頂長尾。緜仙姑曾見之。)

雲英

雲英。雙手如玉。光彩照人。

杜蘭香

蘭香。駕青牛。鈿車。下嫁張碩。婢子二。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墟城集仙錄云。湘江漁父。於洞庭聞啼兒聲。視之三歲女子。舉之十年餘。忽有青童自碩所來。携女去。臨升謂父曰。我杜蘭香也。有過。謫人間耳。

秀英

英。丁義女。今瑞州崇元觀。有英煉丹所。

少室仙姝

卷四 龜台琬琰

十四

香艷叢書

封陟居少室山。林蔽深秀。泉石清寒。仙姝降其居。陟不願。留詩。蕭郎不願鳳頭人。雲澀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

樊夫人

一名雲翹。夫人為玉皇女史。劉綱吐盤成魚。夫人吐盤成獺。食之。

楊敬真

敬真。適同村王清。奉箕帚。惟謹。目為勳力新婦。

竇蕨母

姆賣蕨市上。黃衣破結。有飢色。王鯨遇而憫之。乃以千錢買蕨。姆謝而去。及歸。蒸於烏頭。飯盡成金。釵。

郊道光女

女嘗於高郵軍南樓東井。汲水煉丹。飛仙去。今號玉女井。

湛姆

許旌陽心期。每歲調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雲林夫人

夫人與許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富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何仙姑

姑生而頂有六毫。含雲母粉。往來山嶺。行步如飛。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五色雲中。

吳彩鸞

彩鸞日寫唐韻一部。運筆如飛。

崔生妻

崔生得隱形符。潛唐玄宗宮禁中。為術士所知。追捕甚急。生逃還山。追者在後。隔澗見妻。告之。妻擲其領巾。成五色虹橋。生過即滅。

許明恕婢

明恕以杖擊婢。隨杖身起。不知所在。

楊父女

卷四 龜台琬琰

十五

香艷叢書

女絕色。有謝生者求娶。父曰。有詩一聯。能續則許。詩曰。朱奩半牕月。脩竹一簾風。生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婿。偶之七年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水仙也。覩謫人間耳。

驪山老姥

姆袖中出一瓢。令李筌谷中取水。既滿。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

潘統制妻

妻一歲連舉三子。常于淨室。跌坐誦經。出必以虎子自隨。

東陵聖母

或以聖母姦妖。官收付獄。頃之已從獄牕中飛去。眾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着履一緇。

孫仙姑

姑臨化書頌云。三千功德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真海。

240

239

裴玄靜

玄靜乘白鳳冲舉。

瞿夫人

隋末。黃元仙為辰州刺史。隋亡。與夫人隱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備織養姑。如此者十年。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君別。俄化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威逍遙

逍遙獨處靜室。忽一日屋裂如雲。但見室內所御衣履。逍遙與眾仙在雲中。

陳元嬌

元嬌掌蓬萊紫虛洞。

唐廣真

廣真跨大蝦蟆度海。因游名山。

錢妙真

妙真與妹。依陶隱居。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扃矣。至今有碧

卷四 龜台琬琰

十六

香艷叢書

桃花。紫萸蒲在焉。

曹仙媪

媪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關柳下。一日渡河。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

武元照

元照在女孩。母茹葷。輒終日不乳。比長。神人告照絕粒。母強食。神乃剖腹滌之。

麻衣仙姑

仙姑隱少室山。人見跳入石壁中。聲隱隱如雷。

馬大仙

大仙家貧。事姑甚謹。嘗往來備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笠浮。頃刻還家。薦姑母送女適何氏。忽有白鶴自空而墮。女乘之去。陳軒詩曰。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不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劉安女

母送女適何氏。忽有白鶴自空而墮。女乘之去。陳軒詩曰。白鶴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不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應同引鳳凰簫。

魚靜貞

靜貞謂薛季昌曰。司馬承禎得道。高于陶都水。當為東華上清真人。

酒家女

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鄰人懷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冬日常賣桃李市中。

太真

楊通幽道士。至蓬萊最高處。多樓閣。有戶東向。署曰玉妃太真院。

江妃二女

女遊江涓。逢鄭交甫。解所佩明珠贈之。行數十步。女不見。珠亦隨失。

謝自然

自然登天台玉霄峰。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乃浮一席。航海訪蓬萊。

王氏祖母

母二百餘歲。兩眼白皆碧。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來。牀頭秘一柳

卷四 龜台琬琰

十七

香艷叢書

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一日母不在。因竊開之。中止一小鐵籠。自是不歸。

洛神女

蕭曠遇神女。問曰。陳思王精靈安在。曰。為遮須王。

明節劉后

林靈素云。后是九華玉真安妃。後有青城翁。見后於巫山。

禪黎王女

女生而不言。其國枯旱。地下生火。王怖。女為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

賣酒姥

姥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後有人經洞庭湖。見賣百花酒者。姥也。

(完)

虞美人傳

沈廷桂

虞美人者。衆香國之西府人也。其葺堂將產時。有天降帝女之姿。故同母十姊妹。而美人獨以好女兒擅名一時。面如梨花。額如宮梅。腮如仙杏。唇如天桃。舌如丁香。笑如穠李。睡如海棠。而又簪以玉簪。飾以寶珠。披以芙蓉之裳。繫以石榴之裙。佩以瑞香之囊。踏以牡丹之鞋。雖古之瓊花公主。花蕊夫人。不是過也。然蘭心素潔。輕薄子或挑以舜華之同車。或誘以芍藥之相贈。終莫得其含笑一顧焉。有若耶溪君子聞而慕之。聘以菱花玉鏡臺。當麗春時節。以木蘭船載之而歸。歸則別造葦珠宮以居之。其宮以薔薇爲架。辛夷爲楣。荷花爲四壁。內設合歡之牀。剪春羅以爲帷。懸繡毬以爲綵。剪秋羅以爲帳。聚玫瑰以爲裘。集菊花以爲枕。侍兒輩或煮山茶。或斟醪醕酒。或進紅蓮飯。或蒸蕙肴。或烹葵羹。環列者皆素馨之流亞。既而焚夜來香。燃金燈。燒玉燭。通以絮語。歡以夜合。由此遂如雙飛蝴蝶矣。其後君子以折蟾宮桂。入爲紫薇郎。而美人亦受金花誥。爲命婦。一日有神人自稱水仙。渡夫婦二人凌霄而去。

卷一 虞美人傳

十六

香艷叢書
十集

贊曰花媚如人。人麗如花。兩美命并。豔絕韶華。

羽族通譜

奏嘗上疏曰。蓋聞闕離之德。宜配君子。而陛下何以
 遊翔四海。求風不得也。且鳩之猛毅。不可以奮武衛
 乎。翟之繡胸。不可以敷文教乎。抑慈烏反哺。孝行可
 嘉。鴛鴦一枝。高尚其事。而旌賞無加。蒲輪未發。今反
 舌有聲。佞人在側。致漸磐者。無衍衍之安。漸達者。鮮
 羽儀之用。竊恐雨晴。有逐婦之鳩。化倘有斲子之鵠。
 鵠而子規。有血空啼。桑扈無心。載好矣。書奏上。益厭
 聽焉。蓋羽皇氏能自歌自舞。及是愛聽。金天公子。翻
 調玉樹。後庭花之曲。而飛燕能掌上之舞。鸞能對鏡
 之舞。鴨鵝能八風之舞。孔雀能聞人拍子之舞。上遂
 謂連夜以繼日。常與鸚鵡比翼。而愛畫眉之修蛾。如
 巧婦之猥捷。游波天女之輕揚。夜行遊女之淫蕩。飛
 奴之賤種。姑惡之悍妒。皆貫魚以進。嗣後神意稍疲。
 益留意輕舉羽化之術。有白鶴山人者。曉任怪二脈。
 習火七水九之數。光發於頂。赤如丹砂。長嘯九皋。聲
 徹於天上。頗傾心向之。雖鳩與鵠之禹步。鸞之書符。
 鸞與同力之占晴雨。皆以方術見。幸而信天翁。白頭
 翁。屢名問焉。元鳳之風。於斯為下。迄春秋而有歌風。

禮記

卷四十六

五

禮記

德之衰者云

禮記

卷四十六

四

禮記

龍

經

龍經小引

龍之為靈昭昭也或參而擾之或屠而醢之唯其可
參而擾是以可屠而醢耳顧其說近怪苟非出于左
邱氏之言幾何其不斥之為荒唐杜撰耶周公繫易
比龍于聖人或潛或飛惟時所適天德王道成于是
乎象之是龍之為物洵足為鱗蟲之長矣夫人為保
蟲之長有苟安舖醜者是可參而擾者也有不免刑
戮者是可屠而醢者也若夫賢人君子與時消息或
伏處田間讀書樂道或致身廊廟霖雨蒼生其與神
昭代叢書 甲集 龍經小引 卷五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甲集卷五十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翠嶺 校

龍經

仁和玉暉丹麓著

昔師曠作禽經浮邱公作鶴經朱仲作貝經
下至水蟲有龜經魚經而龍為水族之長則
未見有譜為經者予乃作龍經

龍神獸亦曰雨工亦曰雨師鱗蟲之長也王有一十

昭代叢書 甲集 龍經 卷五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六等鱗具八十一數首似駝角似鹿耳似牛目似鬼
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舍珠在頷司
聽以角頭上如博山者曰尺木喉下長徑尺者曰逆
鱗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鬣尖鱗密上壯下殺龍之雄
也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鬣回鱗薄尾壯于腹龍之雌
也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其鳴也如吹竹筒其吟也如
戛金鉢其吒也如爆竹聲相承食乎清而遊乎清制
于石而不見石不眾行不羣處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長能短

能巨能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泥泥而潛蟠避害也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元金千歲生元龍黑龍曰水精青龍亦曰水精黃龍曰龍長蛇龍亦曰龍長白龍吐物入地成金紫龍垂涎畫色透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龍亦曰蚪龍無角曰斄龍亦曰螭龍七宿曰蒼龍九色曰斑龍目見百里曰變龍神藏九館曰癡

昭代叢書

甲集

龍經卷五十一

二

世借堂藏板

以猪化名孽龍以孽深著吉弔龍子也喜逐鹿交蚩龍龍屬也能伏珠蚌囚牛好音狻猊好坐甍毗好殺亦曰蟋蜴嘲風好險亦曰蚴蚴蒲牢好鳴亦曰徒牢狴犴好訟亦曰憲章員屬好文亦曰噬蝗霸下好負重亦曰蚘蝮蚩吻好吞亦曰鳴尾象龍馬龍魚龍蝦蟆龍厥種皆為旁類淫時睡時嗔時初生時此際皆難變形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驥與豕交則生象八尺馬之龍也一角羊之龍也四距重翼雞之龍也黑身白頭耳長卷尾狗之龍也龍火得水而熾龍

昭代叢書

甲集

龍經卷五十一

三

世借堂藏板

龍優樂自在曰有福龍不得自在曰薄福龍災害數作曰惡龍忿怒殺人曰毒龍苦行兩曰乖龍未升天曰蟠龍蟠龍長四丈其色青黑赤帶如錦文火龍高七尺其色正紅火光如聚炬神龍與雲致雨地龍決江開瀆天龍守天宮殿伏藏龍守輪王藏白耳龍多信九頭龍多悟燭龍亦曰燭陰蛇身人面土龍亦曰潛龍蝨身驢首千歲龍善譯時俗之言守藏龍方免炎沙之罰毛龍蛻骨于曠澤之中睡龍燒起于蘆荻之內病龍之雨其水必腥懶龍之迹其迹恒附豬龍

原評

搖睛眩目動魄驚魂隱鱗爪于毫端走風雷于楮末雖逢其睡尚可駭莊即命非真猶能走葉自非學窮柱下辯析談天豈有不持燒燕忽見珠飛無待攀尋得觀弓墮流連數過傳誦一時要知諸生龜笑不足論此經奇富庶牛經無以方其怪譎

跋

古之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八蜡之祭迎貓迎虎為其能食田鼠田
 豕也鼠與豕固為災患然孰若大旱之為禍更酷乎
 龍能興雲致雨顧不得與于蜡祭之數豈古之人尚
 不知其有功于民耶考之左氏鄭有龍鬪于涓淵國
 人欲禳之而子產不可以為龍無求于我我亦無求
 于龍則洵乎古人不知其功矣後世有金龍四大王
 廟不知者以為龍也及考其顛末神為東晉時人謝
 昭代叢書 甲集 龍經跋 卷五十一 四 世借堂 藏板

姓金龍乃其生身之地蓋稱其爵里云耳然則龍且
 未嘗祀于今遑問其祀于古乎今讀丹麓此經龍亦
 當以驪珠相報也心齋居士題

精
妙

如
單

越

領

武林 王 暉 丹麓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校

鬱單越頌

賈周星九洲著



所載長阿舍經一篇始得其詳因釐為七則喜而頌之不復問其真妄也

檀几叢書 鬱單越頌 卷三十三

雷舉掌

其言曰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越此云俱盧

洲。縱廣一萬由旬。一由旬乃四十里諸山浴池華果

豐茂衆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大河無

有溝坑荆棘蚊蟲毒蟲。其地柔輒隨足隱起

大小便時地為開折利已還合

妙哉鬱單越別有天地人山河匝華果丹青錦繡春

百鳥鳴芳畫溫池可浴塵平衍無溝壑及洩穢荆棘

蚊蟲毒蟲等福地永不親安得生此洲長為護皇民

何事劉子驥桃源想問津

自然杭米眾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燄光置自

然釜鏡下飯熟光滅

妙哉鬱單越種種出自然杭米具眾味釜鏡不須錢

更有燄光珠入竈火印然飯熟光隨滅依舊摩尼圓

安得生此洲鼓腹樂便便癡絕張孺子碎穀求神仙

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

宿其下。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至闕休

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

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爾

檀几叢書 鬱單越頌 卷三十三

雷舉掌

乃捨去。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

死無欲

妙哉鬱單越有樹名曲躬密葉不漏雨坐臥等瑛宮

修士或無欲有欲亦不同男女相媾合惟視樹蔭濃

莫言七日久罕見一生中安得生此洲香夢緣重重

阿房與金屋咄嗟可憐蟲

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

或食河中寶船乘載娛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

乘船渡水遇衣便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

樂器並妙聲和絃而行。

妙哉鬱單越。有此諸香樹。果熟自裂成。衣食器用具。寶船恣遊嬉。裸浴乘船渡。脫故便著新。執綺隨處迴。過樹取管絃。踏歌任來去。安得生此洲。燕衍相朝暮。笑殺金谷園。羞殺瓊林庫。

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舍嗽。指出甘乳。充徧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眾。女向女眾。

妙哉鬱單越。生兒似有神。八日能孕育。七日等成人。

檀凡叢書 鬱單越頌 卷三十三 三 震來堂

乳出途人指了不累母身。男女自分向無煩教養。頻

安得生此洲。螽麟共振振。履敏雖如達。姜嫄殊苦辛。

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人長三十二肘。

尺。肘乃一尺八寸。○髮紺青色。齊眉而止。○其人無有

衆病。○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

處。

妙哉鬱單越。元從善行來。紺髮復長身。形軀亦偉哉。

壽命皆千歲。無疾亦無災。命終歸善處。天人復胚胎。

安得生此洲。五福遍春臺。彭殤均墮落。南方真可哀。

其土正方。人而像之。○產實同等。○彼人命終。不相哭弔。莊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接置他方。啖食之。

妙哉鬱單越。事事皆如意。微憾中。瑕亦復有三事。其一人面方。何從得。媼媼。其二顏貌同。親疎誰辨識。其三鳥啖屍。忍啄遺骸碎。小小缺陷間。毋亦造物忌。或嫌無五倫。更惜少文字。又聞佛不生。故為佛法棄。此說姑置之。但喜無機智。淳龐太古風。知識忘童稚。安得生此洲。樂園同遊戲。永斷煩惱絲。頑福勝乾慧。

檀凡叢書 鬱單越頌 卷三十三 四 震來堂

愈三姑傳

玫瑰花女魅

花仙傳

俞三姑傳

失名

予同里中。有俞三姑者。未詳其名。第聞里媪嘗呼爲三姑耳。其先世本越之會稽人。伊父隨祖宦游入粵。後寄籍焉。娶鄧氏。生三姑。纔六歲。弟僅四齡。而父見背。母子三人。依其從兄。從兄時居蓮幕。凡所往。輒攜其母子就食。不啻同懷也。三姑生而嫵媚。性復巧慧。年未及笄。人目逆而送之。無不詫曰。美而豔。以故其母與兄皆愛如掌珠。不暫離焉。先是粵城內。賽神爲戲。三姑隨其母。閒出游覽。見者咸欲委禽。冰人至其門者。踵常相接。顧其兄堅不允許。謂來求婚者。盡冶游蕩子。如吾妹者。豈肯委身野田草露間。聽獅之吼。爲馬所換耶。自是人不敢叩其門。而從兄亦以其年甫三五。擇配之議。俟諸異日。猶未晚也。辛未冬。其從兄幕游三水。挈其母子偕往。越明年夏五月。適縣署外。夜演梨園。三姑仍隨其母觀劇。漏盡始回。路經荒邱。朗月如洗。有頃。覺陰風入髓。似有人攝之去者。三姑日漸消瘦。遂染重病。病中嚶語。謂一娘子。年可二八。體質瑩潔。欲與訂爲姊妹。且詢署人。果前任邑侯。有女未笄而逝。幽明一理事。或然歟。其兄聞之。即便

卷一 俞三姑傳

二二二二二 香池 卷一 七

買舟歸五羊。延醫調治。病或間矣。不數日而疾又作。泣焉悲歎。宛轉嬌啼。自知命不久生。俄與母兄永訣。曰。罔極之恩。固屬難報。而兄之所以待妹者。誠無間然。因檢篋中珠璣繡襦。嗚咽不能自勝。以爲今世無復與汝相親矣。家人徧爲飲泣。是夜果殞。嗚呼。紅顏薄命。弱草難栖。黃土傷心。彩雲易散。獨三姑哉。予與三姑居接比鄰。其弟復來受業。故洞悉其不起之狀。傷悼久之。更憐其母與兄。哀痛過甚。聞者莫不傷焉。且其兄爲之制絞衾。備殮具。設道壇以招其魂。買墳塋以安其厝。謀與其嫂合葬於城北鳳凰臺下。使過而弔焉者。知城北舊有姑嫂墳之目。今三姑之依其嫂也。青山環繞。綠水潏澗。一杯未乾。寸心如咽。又得名之曰。後姑嫂墳云。

玫瑰花女魅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冠。冠語音。儂利。儀貌不似田家人。相視嘻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寧居鄉。唯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僧以酒一罇來饋。寧散納之。女避伏床下。寧謂僮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與對酌。胸次掛小鏡。寧廉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佩身。所着衣皆素潔。而髮褶處不熨帖。俾俾露現。寧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寓箱篋。失於曝曬。故作蒸氤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窗如畫。女色態益妍。繾綣離洽。寧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將曉出門。寧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別去。俄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

卷二 玫瑰花女魅

十七

香鮑菴書

揮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寧驚懼而反。然猶臥病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花仙傳

闕名

花仙姓郎。名王娟。小字國香。行五。其祖本人國朝勳舊之裔。以防禦出鎮浙江。世襲。至乃父。由甲科歷官江左。乾隆癸未。奉詔出旗籍。遂居杭州。其母千夫人。倭大士度甚。一日謁天竺。至湖上花神祠。群花玉立。西廊一紅衣仙子。執蘭者。娟艷無比。夫人凝視不忍去。因戲曰。何修得如是女郎。當偶以絕代才。婿歸。遂孕。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甲申中秋夕。月下不覺漏深。恍惚於嬋娟玉闕之中。復見紅蘭女子。而不知為夢也。次日。子夜。花仙生。有宿慧。弱齡就女。傳數年。書無不覽。尤熟昭明選。故文字無不能之。小楷學靈飛。麻姑。端秀。工麗。善花卉。或以鍼代穎。亦如天成。諸兒悉雅善歌吹。花仙娛母。和以笛。兼及朱絲。紅牙。不惟合拍。迥異凡响。風前鐵馬。聲哀怨感人。而花仙自幼喜聞之。父兄繼宦江淮。居不一處。然必樓而雨鈴風鐸。與橫竹焦桐。相答應。故所在彩雲明月。皆為變容。花仙亦淒絕也。既長。失怙。隨母兄出知沛縣。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夫人皆推靡却之。無何。夫人病彌留時。諭諸子曰。五妹非尋常人。相攸宜慎。

卷一 花仙傳

二十四 香 飽 齋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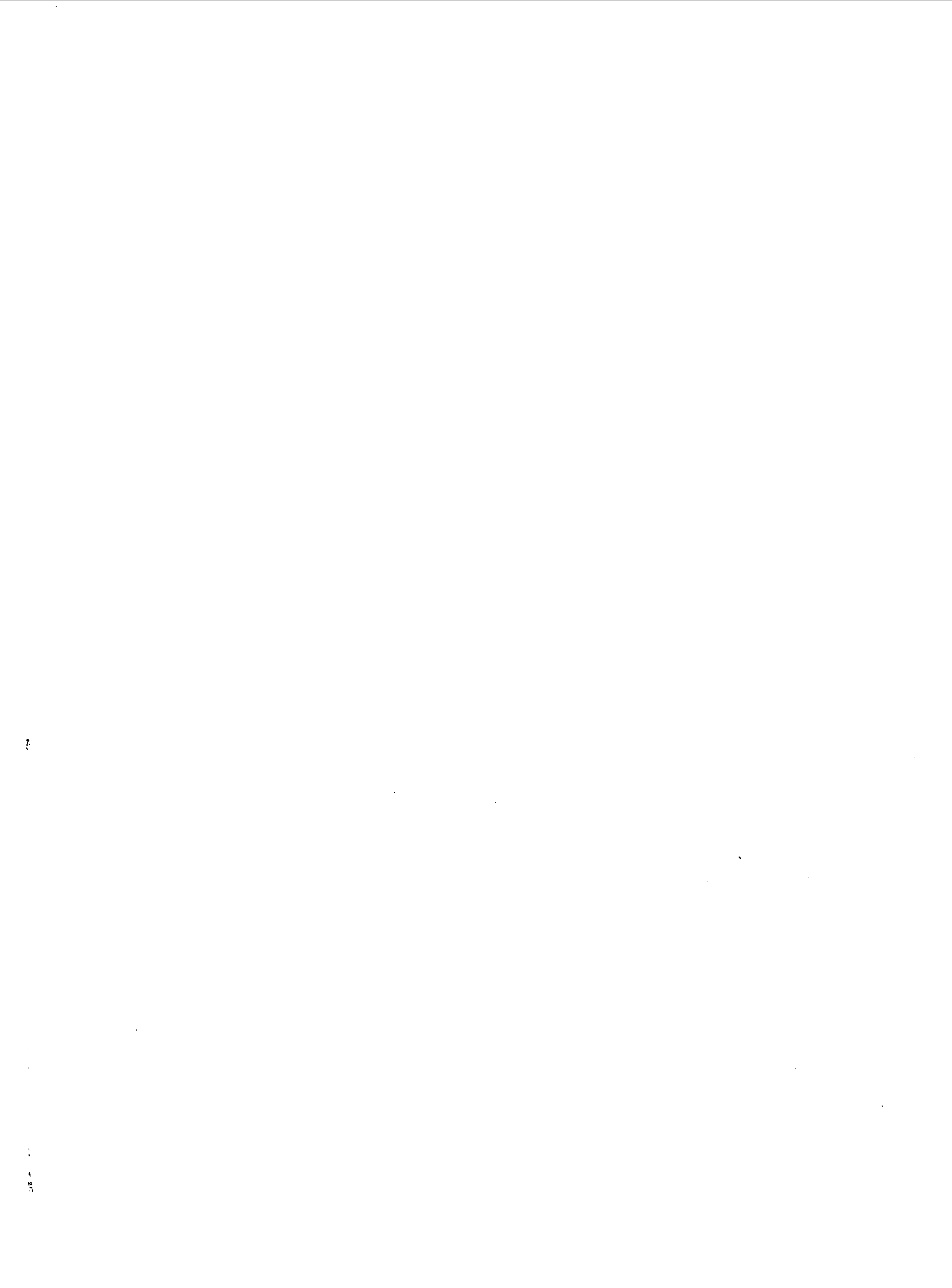
選快婿。雖死何憾。否則非孝子也。仲子蠡湖泣受命。奉母喪歸。設奠西湖之上。錢江內戚相弔者。見花仙素妝哀艷。如白衣大士。拈出浴新蓮。莫敢迫視。許桐柏孝廉之配。亦在座中。歸而語桐柏曰。適舟中欲為小詩。狀其美。覺飛燕瘦面。玉環肥。皆不足比。僅得坐立如圖畫。五字而已。桐柏躍然曰。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少負異才。難其偶。予曾見所著文字。驚嘆納交。儀表又復俊偉。如玉山寶劍。與花仙殆雙絕乎。遂檢行囊。得香郎自書鐵馬詞一曲為之媒。蠡湖讀之。喜因為給花仙為往昔才人所作。花仙喟然曰。太白仙才。詩書兩絕。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蠡湖喜愈篤。天台別駕。方藕堂小士也。為蠡湖至戚。聞而異之。偕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綬亭太守。太守陳其故於大恭人。大喜慰命。香郎泛舟如杭。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一如姻好。一時名下士競為之記。而鐵馬蹇修。不翅秦樓簫管矣。乙巳冬。時將迨吉。花仙適傷暑。即小嗽。而香郎之母忽病瘡。花仙竊憂之。而嗽愈篤矣。蠡湖素友愛。時時狀香郎好處。如繪小影。且曰。得才婿如此。何可久病。不知病者畏病。乃適增病。不得已就醫姑蘇。去衢益遠。

太恭人感其孝。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花仙已自慮不起。和淚漬墨評書。藏之為殉葬計。元且猶豔妝。倩扶相賀。閱三日。預知化期。遂請子垂涕作別。舉室皆啼噓不能仰視。凡所製詩字。及琴書玩好之物。皆預焚。自隨嫁衣朱翠。值累萬。亦歸祝融。旗俗也。五日立春。得句云。莫恨春歸花始發。可憐花落春前。翊日情畫師。圖其終容。拜兄嫂而進之。淚泫泫曰。恨甯有極。言次忽曰。菩薩來矣。遂歿。諸姑哭之。約兩時許復甦。不復能言。但自解兩臂金釧交仲兄。蠡湖以目示意。蠡湖大哭曰。吾當以圖釧諸物。手付香郎也。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距生年二十有三。訃至郡。閤署大驚。爭諱飾以聞。而香郎魂夢感通。屢有奇驗。迨贈物至。遂大哭。而燃之以燭。同室往救幸而免。但焚鐵馬玉墀一角。花闌石。凡門盟詞。尚在拈蘭渥卷。意注所天。圖外一匣。藏所製紅繡囊一片。乃病中未竟之作。金牙枝香囊繡帕一。玉墜香房一。扇腕釧一。曾著足繡寫一雙。花仙既歿。凡郎及姻婭及閨秀之識花仙者。聞其異。無不涕零。或祭拜於花祠。殯室云。

卷一 花仙傳

二十五 香 飽 齋 集

集



郭

中

氏

記

公

卮
園
輯
刊

輯郭氏玄中記序

小說家言大率唐以前與宋以後劃若兩途唐以前之書
崇尚博聞所載怪異之事之物今日多有可徵宋以後之
書皆無稽之言或侈談鬼神染於釋氏因果之見即偶微
物異類皆鑿空以臆揣度不復求其出處故後世尚小說
者不得已而推取唐人然唐人述劍俠敘情感雜錄宮闈
瑣事名人逸聞文章則爾雅可觀但以資於談助無裨多
識也曩讀唐宋人類書見所載郭氏玄中記喜其恢奇瑰
麗彷彿山海十洲諸書因隨手抄撮以備遺忘後見茆泮
林所輯十種佚書馬國翰玉函山房輯諸子書中有此種
取校余本乃知茆馬挂漏甚多其中如醫心方莊子成玄

敘

英疏玉燭寶典等書近日始出自海東當時固無由見然
如宋人古玉圖譜經史證類本草之屬亦未檢及即書抄
御覽所引且有遺而未采者則疏陋之過也况所引諸書
增刪校補核與原文不符似非輯書之善法今余此本以
各書所引完者居首而以刪節有異者低附逐條之後俾
讀者一覽周知可以省覆檢之力吾知此本出則凡異域
殊方所出珍寶動植之類皆可卽物以證耳目之見聞而
五金之精之化形可以補非人之所未載則是書或亦談
格致者所必祖歟癸巳中秋長沙葉德輝敘

郭氏玄中記

長沙葉德輝撰輯

玉門之西南羗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戶無他事役國中
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每歲出石尖數千枚輸於廟中名霹
憲尖以給霹憲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太平御覽
七百九十七

玉門之山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礮數千石
曰霹憲給霹憲用從春至秋乃罷封氏見開記入按
無礮字禮記有誰金鑽牛骨鑽音爲祖今合礮字石旁
與金相類讀宜同矣據此則記原文作礮封氏唐人所
見古本如此今諸書作尖作礮皆借用同聲字耳

玉門之西南爲霹憲羗之東有一國國之內有廟國人

歲歲出礮數千枚名爲霹憲礮從春雷出礮減至秋而
礮盡北堂書抄

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入歲歲出石礮數
千輪廟中名曰霹憲礮給霹憲用從春雷出礮日減至

秋而盡太平御覽

玉門之西南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
石礮數千枚名爲霹憲礮從春雷而礮減至秋礮盡太平御覽

北方有鍾山焉山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

左目爲書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太平御覽

南方有炎火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此木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太平御覽八十六

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枝條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燃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藝文類聚八十

記一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電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柴塞則出也故號爲柴都太平御覽十四

東方有柴都焉有山山上有泉如井狀深不測春夏常出雨電敗五穀人以柴木塞之故曰柴都焉北堂書抄百五十二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之山山有泉水如井狀深不測至春夏時電從井中出則敗五穀人常以柴塞之不塞則電爲患故號柴都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九

東方有柴渚焉在齊國山山泉如井狀深不測至春時電從井中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柴塞則不出故名柴渚焉太平御覽七十

蓬萊之東岱輿之山上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巔常有天雞爲巢於上每夜至子時則天雞鳴而日中陽鳥應之陽鳥鳴則天下之雞皆鳴龍大淵古玉圖譜二十四

天下之高者扶桑無枝木焉上至天盤蜿而下屈通三泉齊民要術十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五 吳淑事類賦桑註

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藝文類聚八 初學記六 太平御覽五十九 水經注自序焉作也

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焦焉水灌而巳惡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藝文類聚八

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巳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文選十二郭景純江賦注

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沃焦石焉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太平御覽五十二

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巳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太平御覽六十

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惡焦焉水治而巳惡焦者山名也在東海方三萬里白帖六

天下之强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而巳沃焦者山名也在海東三萬里吳淑事類賦海注

天下之弱者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載也史記匈奴傳索隱 漢書

記一

三

外夷列傳注 太平御覽六十五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包山山有洞庭寶室入地潛行通瑯

琊東武太平御覽四十六

吳西具區澤中包山有洞庭室初學記八

彭城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北堂書抄百五十八白帖六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孔西北通崑崙太平御覽五十四

山有穴潛行分爲三道各通一處太平御覽百六十六

伏羲龍身女媧蛇軀文選十一王文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夫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

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三月而殺夫戎之首

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

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藝文

類聚九十四

記一

四

類聚九十四

昔高辛氏夫戎爲亂常言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

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夫戎以其首來帝以

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爲狗

生女爲美人封爲狗民國太平御覽九百五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茹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

去後世爲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太平御覽七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太平御覽七十二

伊俗與唐吾同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飛路之民地寒穴居食木根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禽獸之肉民號爲名裘北堂書抄百五十八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止

資魚以爲生氣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

大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

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脇間出

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

死去琅邪四萬里太平御覽百二十五

顛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

送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荆楚歲時記杜公瞻注

顛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

騎自端門送至洛水玉燭寶典十二月

記一

五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

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齊民要術

類聚九十一太平御覽九百十八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置索中又此象也左

名隆右名窳玉燭寶典正月

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象

也太平御覽二十九

東海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味甘北堂書抄百四十七

荆州有樹名烏相其實如胡麻子擣其汁可爲脂其味亦

如猪脂北堂書抄百四十七

荆州有樹名烏相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

如猪脂齊民要術十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齊民要術十

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藝文類聚八十九

元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為布太平御覽八百二十

大樹之山西則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藝文類聚八十九

八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二西下無則字

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萬歲之樹精

為青牛藝文類聚八十八

千歲樹枝中央下四邊高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

九百五十三

千歲樹精為青羊萬歲樹精為青牛多出遊人間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

八百八十六

萬歲樹精為青牛初學記二十九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神為伏苓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三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苓初學記二十八

楓脂淪入地中千歲為琥珀西陽雜俎十一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

邊人皆走太尉何公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輒走逆之牛見

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

右手斫牛頭殺之此青牛者是萬年木精也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九

萬歲樹精為青牛漢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

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為中尉將軍有勇走逆之牛

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

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太平御覽九百

漢桓帝時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

帝邊太尉何公時為殿中將軍為人勇力走往逆之手

攬其左足牛見公乃走還河北堂書抄六十四

秦始皇時終南宮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

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合有一人

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間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

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柰吾何鬼又曰

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毋敗乎樹漠然

無言疾入報秦皇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於

水秦始皇因立旄頭騎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八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

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輒大風雨夜有

鬼問梓樹樹曰豈柰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

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上言秦皇依此言

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八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

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

即與天通為天狐太平廣記四

狐五十歲能變化百歲為美女為神巫為丈夫與女子

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即與天通為天狐錦德萬花谷三十七

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初學記二十九

五十歲之狐為淫婦百歲狐為美女又為巫神太平御覽九百九

百歲鼠化為神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

百歲之鼠化為蝙蝠初學記二十九 太平御覽九百一十一 白帖九十

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食之使人神仙水經夷水注

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藝文類聚九十七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六

千歲之燕戶北向藝文類聚九十二 西陽雜俎續八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記一

八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春秋左傳文四年正義引玄中要記

姑獲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天

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一名鈞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

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

也荆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

扶匍往先得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就毛衣

衣此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後母

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復以衣迎三

女三女兒得衣飛去今謂之鬼車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

姑惡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

名為帝少女一名夜遊一名鈞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

取人子養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

也荆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

鳥匍匍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

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三女

三女得衣亦飛去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天下有女鳥一名姑獲又名鈞皇鬼也喜以陰雨夜過

飛鳴徘徊人村里喚得來者是也是鳥專雌無雄不產

喜落羽毛中塵置人兒衣中便使兒作癩病必死便化

為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十歲衣被不可露七八月尤

忌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二十五

記一

九

姑獲一名天帝少女一名隱飛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

小兒養之有小子之家則血點其衣以為誌今時人小

兒衣不欲夜露者此也經史證類本草十九

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

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為誌

故世人名為鬼鳥荆州為多荆楚歲時記杜公瞻注

陽新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

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

病故亦謂之夜飛遊女水經注

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

國示知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

桑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藝文類聚六十五

大月支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瘡

愈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

大小如指名為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

蠶也太平御覽八

大月氏及西胡中有牛名為月支牛今日割取其肉明

日肉復生北堂書抄百四十五

大月氏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

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太平御覽九百

割而復生名曰復牛太平御覽百六十六

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

東海有蛇邱地險多漸洳眾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

而蛇身太平廣記四

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

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藝文類聚九十六

崑崙西南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長九萬

里太平御覽三十八

貴邱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太平御覽九

東南之大者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巨鼈巨龜

也初學記三十

東海之大者有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太平御覽三十八

東南之大者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文選十五張平

賦注子思玄

鼈巨龜也文選五左太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遇尾其

產則百里為血太平御覽九

東海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

碧海為之變紅莊子逍遙遊

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

尾魚產則百里水為血太平廣記四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太平御覽九百

御覽九百

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太平御覽九

千歲蟾蜍頭生角得食之壽千歲玉燭寶典五月重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

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太平御覽八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

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口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

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太平御覽九

水狐蟲也長四寸背有甲其色黑其口有角向前如弩

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射工通為谿病此既其蟲故能

相厭伏也經史證類本

蟻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

太平廣記四百七
十三載感應經引

蟻長三四寸蟾蜍鷲鷲悉食之廣韻二
十五德

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鉛精為老婦太平
御覽

八百八
十六

銅之精為童奴太平御覽
八百十三

鉛錫之精為老婢太平御覽
八百十二

鉛錫之精為婢廣韻二
十三錫

鉛錫之精為狐狸太平御覽
九百十二

馬璫出月氏國藝文類聚
八十四

馬璫出月氏太平御覽
八百八

車渠出天竺國藝文類聚
八百八

記一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太平御覽
八百八

木難出大秦太平御覽
八百九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石上初生白二年黃三年

赤四年蟲食敗太平御覽
八百七

金剛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

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割玉時當作大金鑲着手指開其

背如月間以割玉刀內鑲中以刻玉太平御覽
八百十三

天竺大秦國出金指鑲北堂書抄
百三十六

尹壽作鏡太平御覽
七百十七

旬始作冠通志略冠作帽
通典五十七

凡梓木為楹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韻府
入庚

五肉七菜勝腌腥臊北堂書抄
百四十五

記一

世

碧線傳

誌舒生遇異

誌許生奇遇

玄妙洞天記



碧線傳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家下通曉劍術雖嘗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院召二人侍因從容諷曰方今天下太平日久極盛而豐朝政廢弛禍在旦夕大王朝廷懿親宜陰爲之備萬一風塵有警即便指麾義旅紓君父之急使神州光復爲大元宗英豈不偉哉王曰爾病風狂耶何出言若是二人默然而退曰豎子不足謀不去禍且至於是題詩黃鶴樓而遁詩曰芙蓉出匣照寒鏡上帶仇家血影光前席早知非聖主悔將三策說君王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於是陳友諒明玉珍皆遣人物色之不可得高皇帝既平天下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爲西克丞因往省之回途覆于河中因躑躅路側竟火燎衣縱步間忽二道士前曰范叔何一寒如此哉視之眞文二故人也告以困苦二人邀過其家則青城山也高墻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侍左右與君美話舊歡若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久隱青城忽逢青眼所惜壯心凋落一事無成類

卷二 碧線傳

五

香飽叢書 十 七 集

仰乾坤飄飄萍梗素居閒處有愧故人乃與痛飲酒酣氣豪議論益起君美曰二公鍊質名山猶未能忘情塵世將不爲修真之累乎二人大笑曰循行數墨儒之士直熊經鳥伸仙之糟粕吾所謂修真豈在是哉因引君美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後至一山巖中有醜醜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爲之吐舌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盛明珠黃金百兩爲壽君美不敢却但唯唯謝于是劇飲大醉本無賦詩日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骨叢中度歲華杜宇有冤能泣血鄧攸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詫遼東豕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沙固虛續吟曰豪傑消磨歎五陵鬚衝烏帽氣填膺眼前不是無豪傑身後何須論廢興當道有蛇魂已斷渡江無馬識難憑可憐一片中原地虎嘯龍騰幾戰爭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喜遷鶯一闋執杯酌謝于二公自歌以侑焉詞曰乾坤如昨歎往事淒涼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

須驚愕。寥落相見處萍水異香。爛熳清宵酌。說到英雄自同夢幻。澀盡劍鋒蓮

鏢。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歎。這一番歸去似遼東鶴。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眞文送君美至道上。顧謂曰。好會難期。請爲起舞。碧線開箱取白丸四。大如雞卵。乃唯雄劍也。二人引而仰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澹。惟于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望其居。皆陵谷若星。殊無有路。君美乃氣不得出。目不得台。常若刃在其頸。心膽俱落。舞罷。失二人所在。獨碧線傍立。君美倒皮囊中酒共飲。伺夜。握君美手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榻。碧線亡去久矣。

卷二 碧線傳

六

香飽叢書 十 七 集

誌舒生遇異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于詩。麟德二年春。因駕舟訪友。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于波間。宿鳥飛鳴于岸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聞霹風透。環珮鏗。大才異之。織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妍麗。偕二婢嬉遊于林下。生乃登岸揖曰。娘子高居何處。夜行至此。美人笑曰。敝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枉駕一顧。大才情動于中。心不自主。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戶荆扉。花木掩映。明窗淨几。亦甚整潔。美人遜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繼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迴文詩四絕。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倚雨柳烟垂。綠線迎風霞。生遠漢東升。日月落閒窗。北近松。其二曰。涼生靜閣。虛簷冷齒。嚼冰絲雪。藕香散榴花。紅灼灼。露傾荷葉翠團團。其三曰。蘆覆岸深。秋水碧木凋。霜凜曉天蒼。孤眠夜永。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鄉。其四曰。天墮雪花冰滿戶。雨飛風冽凍凝城。鮮鮮蕊綻梅容瘦。瘦滴滴香傾。酒味清。美人遽曰。效顰鄙句。愧無好詞。君無晒焉。大才稱贊不容口。詢以姓名居址。美人曰。

卷三 誌舒生異遇

十一

香 記 彙 書

妾姓花。成都人。蕊其小字也。大才淫興勃然。求與之合。美人變色曰。男女配合。人之大倫。縱欲私通。謂之悖禮。與君萍水相逢。遽起穿窬之意。可乎。不可乎。大才踴而言曰。律昭大法。禮順人情。趨趨之。孟斯傳。嚶嚶之。草蟲即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改容曰。君能磨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牽幕之絲也。大才乃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亂紅初。著雨絮飄輕。白似迎風霞。舒錦練光凝。嶺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團其三曰。蘆岸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蒼。瓜燈剪。慧揮長。夜獨枕。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訖。美人贊曰。兩韻並廣。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明起視。乃一古祠。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兩婢。案上朱書木牌。題曰。花蕊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家。遂得癡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處。聯詩數篇。不及備載。

誌許生奇遇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游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湖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間。懸一五色彩囊。以為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逾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灑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着青桂襪。珠翠璫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幃映四壁。大設珍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所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葉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玫瑰。金盃貯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蓮心蠟燭。悉以紫玉為盤。

卷三 誌許生奇遇

十

香艷叢書 十一 集

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為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為中樂南都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都將軍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目送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盪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微哢而笑曰。既為吉士。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把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殿邃。瓊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飲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

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為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省。岳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歸去。不知所在也。

卷三 誌許生奇遇

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一 集

香豔叢書

十一集卷四

玄妙洞天記

夫人生若夢耳。至楚襄薦枕于高唐。淳于獲配于南柯。余始不信以為寓言。近余之夢。有類于是。乃始信其真有耳。然高唐一夜。南柯片時。未足為異。乃余之所夢。有足紀者。伊昔夏夜。爰坐蕭館。厭世俗之陳言。攬神仙之往牒。既感于劉晨阮肇。遂暨乎蘭香智瓊。當吾之世。庶幾一遇。悠然興慨。頽爾思臥。甫就枕間。房輒游神異境。觀金殿之嵯峨。仰珠宮之璀璨。樓台瀕水。則蓬萊彷彿。戶牖繞山。則赤水依稀。有璇璣玉柱。榜曰玄妙洞天。見一少女。獨立于中。舞袖飄于輕颺。迴裾散乎芳芷。溫兮美璧。豔兮奇葩。或鳴珮而微步。或倚扉而遙睇。余去匪遠。佯為不覺。舉袂障面。若啼若泣。轉身頓足。欲舞欲歌。徘徊久之。朗然高咏。其詞曰。歡非有歎。親自不來。彼何人也。兩心是懷。惟君與妾。雙雙不散。姪女既嫁。得國之半。其聲嬌嬌。如絲如竹。歌已命侍兒傳語曰。與君有緣。把臂密邇。今時

卷四

玄妙洞天記

香豔叢書 十一集

未至。請速退矣。余心異之。翻然而醒。於是曙色橫于窓樞。樓鳥鳴于林木矣。自是之後。不數夕一夢。其事之奇。不敢輕泄。至所歌之詞。聊藉于此。以示好事。失其邂逅之詳。自有私志。其詞金門詞曰。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脉脉。綉花無氣力。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吟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星欲滴。其臨江仙詞曰。飛盡流螢無與撲。扇兒閒却秋風。遠山夜半又聞鐘。解衣斜對影。欲寢恨牀空。淒斷銀缸渾欲滅。數聲窗外孤鴻。夜涼如水出簾櫳。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其山花子詞曰。剖得新橙擲繡筐。釀成美酒覆閑房。寒圍無計會蕭郎。夜色暗隨鴻雁後。秋光爭繞菊花傍。滿城風雨近重陽。其玉樓春詞曰。韶陽欲暮鶯聲碎。望遠凭闌傷妾意。雜花滿地繡成烟。人在繡茵深處醉。妾非飛鳥無雙翅。空想郎邊芳艸媚。願為柳絮倩東風。吹向郎身撩亂處。其踏莎行詞曰。香罷宵薰。花姑畫賞。粉牆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好句刊心。佳期束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消魂細柳一時垂。斷腸芳艸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着罷慵移。鏡粧強把綠窗

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纖指彈酥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朱扉。樓台臨水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閣日永花慵繡。紗窗獨倚垂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新篁窺綠水。荷蕊青無比。風煖不知吹。游絲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憂乖。韶光難駐。柳絮飛盡江頭樹。朝來為甚不鈎簾。落花鋪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燕子不同歸。呢喃獨伴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窗風鳴鐵。懶自梳粧。亂挽鬢兒非滑。追想昨宵瞥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聽玉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鸝。歌道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兒挽住。想未離畫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但垂楊烟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妝屏上倚。欲把金針。玉腕嬌亡比。不捲珠簾窺竹裏。翠禽飛下闌干嘴。步向荷缸閒弄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照面水中私自喜。芙蓉四月先開矣。其踏莎行詞曰。玉臂寬銀。紗衫緩鈕。綉床針線無心久。豹頭枕冷。麝蘭輕。蝦鬚簾靜。塵埃厚。紫燕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但言翠巖柳如烟。誰知搖曳

卷四

玄妙洞天記

香豔叢書 十一集

愁如柳。其玉蝴蝶詞曰。為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鑑。憔悴嬌慵。一任釵斜鬢亂。永日薰風。懶脂消榴紅徑裏。羞玉減粉蝶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遍熏籠。臙臙玉人不見。羅裁蠹寄。錦寫牋封。約在春歸夏首。依舊各西東。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野外相逢。其眼兒媚詞曰。石榴花發尚傷春。草色帶斜曛。芙蓉面媚。蕙蘭心病。柳葉眉顰。如年長晝難過。入夜更消魂。半窗淡月。蛙聲鳴鼓。一個愁人。其踏莎行詞曰。紅葉空傳。赤繩未結。天涯可見人難見。綠窗病起。落梅繁。玉簫夢斷行雲短。波眼將穿。柳腰似割。寂寥偏與東風管。水仙愁絕。翠圍寒。春雲空谷。蘭香遠。其玉樓春詞曰。空閣日夜和塵閉。郎馬何時門外繫。愁中眉讓遠山長。病裡腰添垂柳細。如烟一種津頭樹。可喜誰知還可怒。榆錢難買少年回。柳絮能牽幽夢去。其念奴嬌詞曰。鴛幃睡起。正飛花蘭徑。啼鶯瓊門。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題詩寄簡。屢訂西廂約。增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憐潘果空投。買香難與。愁腸安托。帶眼輕拴。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着。何時

斷見得。儘今日蕭索。其踏莎行詞曰。花徑爭穿。珠簾屢認。正逢梅雨芹泥潤。畫
梁無處可安巢。玉纖爲把花枝襯。社日纔來。端陽已近。羣巢爲甚偏遲鈍。算
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無真信。其臨江仙詞曰。昨夜驚眠梅雨大。枕前窗上
頻敲。天明番覺夢魂遙。起來看女伴。薰袖已香消。雲鎖房櫳烟鎖竹。捲簾水
濕絞綃。菱花底照拂眉梢。玉梳雲髮潤。不喜上蘭膏。斧丘道人曰。玄之夢遊。必
有所爲。難于顯言。託之華胥耳。何詞之多而佳也。一至此哉。不然則關關午覺。
屏合在傍。觀寶夢回。玉簪匪妄。人間固有此真夢。則吾不可得而知矣。

卷四 玄妙洞天記

三

香齋叢書
十集

步非烟傳

薛輪袍傳

杜秋傳

沈警遇神女記

步非烟傳

唐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任綺羅。善奏聲。好文墨。尤工擊毬。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愛之。其比鄰天水趙氏子。曰象。纔弱冠。端秀有文。于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厚賂公業之閹。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婉述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箋題絕句曰。一觀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身福薄。不得當耳。蓋鄙武生。非良配也。乃復齎箋。寫于金鳳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方翰兩情深。薄于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

卷二 步非烟傳

七

香 鮑 叢 書

見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于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眼烟。獨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彩箋小簡。詩曰。無力嚴粧倚繡籠。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于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簡為回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覩。長役夢魂。雖羽駕輕。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遠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悵不飄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後期。情悅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頻。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報。徑齎詣烟。武公業時為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武入府曹。烟折書。得以欵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于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

妾不幸。垂髻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于非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于秦臺。薦夢尚遙于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簾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閑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堂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媪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趙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種。悉俟晤語。既嚙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而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于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房中。背缸解衿。盡纏綰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于垣下。烟執象手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姻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耶之風調。不能自持。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

卷二 步非烟傳

八

香 鮑 叢 書

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飛去入雲行。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願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千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為魚鳥不知。神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詩寄情。來往更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值日。乃偽陳狀請假。迨如常人。身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睨。公業不勝其憤。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平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至。殞後數日。葬于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殞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

散。空拋牀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自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于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附錄江南詹詹外史跋語

非烟自傷非偶。踰節被殺。傳者傷之。雖然公業粗悍矣。未甚也。有杜大中者。自行伍爲相。與物無情。西人呼爲杜大虫。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絕。大中箋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鳴之句。一日大中見之。怒曰。鴉且打鳳。掌其面。折項而斃。以一語之忤。遂至殺身。較之非烟。不十倍寬乎。雖然猶有忤也。齊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于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于柙上。支解其屍。斷其髀爲琵琶。一座莫不喪膽。爲之寵者。不亦難乎。雖然猶有疑也。晉石崇每使美人勸飲。不能勸則殺之。丞相導量不宏。每每過醉。大將軍敦獨不肯飲。已殺二人。

卷三 步非烟傳

九

一香 鮑 靈 山 集

矣。導勸使速盡。敦曰。彼自殺人于我。何與。王愷嘗置酒。女妓吹笛。小失聲韻。便令黃門敲殺之。一座改容。爾朱文畧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夫小村市民求一妻女。千難萬難。幸不致無鹽媼。母鄉黨爭慶。以爲五百年修德所致。而此數人者。視朱顏綠髮。曾苦背之不若。其真無人心者哉。

薛輪袍傳

唐 鄭還古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皋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司陳京兆試官。令以九皋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精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即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寶器。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謙。即令張筵。諸伶放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

卷二 薛輪袍傳

二十一 香 九

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謂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諭。託張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杜秋傳

唐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澤即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彈。醉與唱。金縷衣。溷既白首。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窺豹胎。髮飢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謀得皇子。壯髮綠綵綉。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襪。金盤犀鎖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呖。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雩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

卷二 杜秋傳

二十四

香 館 遺 書 九

故鄉歸。舳舻拂斗極。迴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非非。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歎歎。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鈎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箕中屍。給喪蹶張葦。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聽。目何為而覩。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附王眉山傳

王氏眉山。寶奴號也。富。武帝南征。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

寶奴為首。姿容瑰麗。出眾。數得持巾櫛。近至尊。班中人爭求歸以媚上。或毀絃以自全。左右狼顧。慮隨侍無當。禍且不測。寶奴云。吾儕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諂。幸無譴責。違恤其能。飾固無益。毀亦太迂。實命不猶。惟肩脊以承恩。無希福矣。武宗南巡。各各資錫。俾無從。惟寶奴遺舊籍。咸以貴人呼之。祠部亦寬其數。不以衆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側儻。貧丈夫氣。揮霍自如。每出趨奉者。載道。一日乘油壁車。經水西劉公廟。毬師王悅傳。皆資絕技。邀之廣塗。諸王屢登場。眉山下車。風吹灑然。舉趾矚矚。衆皆辟易。歎賞。以為天人。樂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去。其豪爽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閉閣不出。乃歎曰。婢子獲執巾。天子前安得復為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邊。長齋誦經。為道人裝。不復溜巾幘中矣。

卷二 杜秋傳

二十五

香 館 遺 書 九

夫卑賤之輩。以近幸為榮。若杜秋寶奴。何有幸有不幸歟。王廷陳曰。杜秋傳自是牧之自寓其天涯邊暮耳。刻意傷秋。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信然。

沈警遇神女記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為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為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凭軒望月。作鳳將離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為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開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率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觀。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

卷四 沈警遇神女記 二十九 香艷叢書 十 三 集

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為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譜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製。不願傳于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為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幽。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望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劉郎會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瑛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

從三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諸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已也。小婢麗質。前致詞曰。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豐。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于膝。共叙離別。須臾大女郎即復至。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駟車。送至廟下。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卷四 沈警遇神女記 三十 香艷叢書 十 三 集

趙后遺事

麗情集

竹夫人傳

春娘傳

春夢錄

香艷叢書

四集卷一

趙后遺事

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墻角一破篋藏古抄書數十册中有趙氏瑣事雖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次成篇傳誦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為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積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

卷一 趙后遺事

四 香艷叢書

發一日帝與昭儀共處帝忽擣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遽自離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親一兄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犯威稜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濁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為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擊乎乃泣

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宫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親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愈趨焮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觀蘭湯詭詭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童欲為帝浣去帝曰爾以為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爾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而后因帝幸心為姦利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既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重沐恩施再承幸御臣妾數

卷一 趙后遺事

四 香艷叢書

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愛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聞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耶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為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及期子能為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携入宮為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纒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內子

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携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携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尙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官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瓿貯水滿。乃下丹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輟。丹乃成。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春濃。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聲息聞然。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

卷一 趙后遺事

三

香 飽 遺 事
四

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在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噉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龜。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鄰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龜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願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完)

麗情集

宋 張君房

浣沙桂子

霍小玉侍兒之名

遺策郎

鄭生過李妓宅。見娃徘徊不能去。詐遺以駐馬。後訪自呼曰。前遺策郎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為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為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寄淚

灼灼錦城官中奴。御史裴質與之善。裴召還。灼灼每遣人以軟紅絹聚紅淚為寄。

環者還也

卷二 麗情集

三十一

香 鮑 叢 書 集

崔郎寄張生信有玉指環云。環者還也。

燕子樓集

盼盼徐之名倡。張建封納之。于燕子樓。張卒。盼盼思之。問者輒答以詩。僅三百篇。名燕子樓集。

秋雲羅帕

賈知微曾城夫人杜蘭香既別。贈買秋雲羅帕。裏丹五十粒云。此羅是玉女織。玉蠶繭以織成。

沈翹翹

文宗時宮人有白玉方響。以犀為椎。以紫檀為架。後出宮歸秦氏。秦出翹製曲。以寄之名曰憶秦郎。

非煙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擊毬。其隣趙象窺見。因門媼以玉葉牋題詩寄之。非煙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花牋贈象以通其意。

薛瓊瓊

開元中第一等手。中官楊羔潛還。崔懷寶飲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詞。方得見瓊瓊。崔曰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近得佳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

柳枝娘

洛中里嫖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香兒

元載妾薛瓊英。幼以香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

卷二 麗情集

三十一

香 鮑 叢 書 集

竹夫人傳

宋張 來文潛著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于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以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願無以益我。思得疎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于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為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裡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長者。安能間吾寵。由是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率常齋戒。自戒除而暇。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為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群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

卷一 竹夫人傳

二十七

六 晉 魏 晉 書

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召卿。至期。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復遣將作大匠。別遷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執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予。大父貞之公。嘗命題竹夫人詩云。悲秋已過。又傷春。待得郎歸。荷葉新。守節碎身終不改。知名一似管夫人。時予年十歲。今讀是傳。先得我心。痛。大父之不及見也。掩卷嗚咽者久之。

春娘傳

汝陰王明清著

京師孝感坊有那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那之妻即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那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那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那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姬教之樂色藝事。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有着摸處。玉為人容貌清秀。舉措閑雅。不事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伴皆眷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那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長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蒙青睞。于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伴醉嘔吐。偃息于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

卷二 春娘傳

十八

香艷叢書

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疑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那。在京師孝成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為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有所慮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為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嫁亦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孀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孀人妾自去。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那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為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

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賣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也。錯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孀人。君子進退當以理。太守踞踏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為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姬。姬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數年雖蒙汝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姬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

卷二 春娘傳

十九

香艷叢書

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姬愛育。亦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設盛筵。就會勝寺請翁姬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為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出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吾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續求。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鵬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今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

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變罷。俸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當時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卷二

春娘傳

二十

十
香
艷
叢
書

春夢錄

元 鄭禧

城之西有吳氏女。生長儒家。才色俱麗。琴棋詩書。靡不究通。大夫士類稱之。其父早世。治命宜以爲儒家室。女亦自負不凡。余今年客于洪府。一日媒姬來言。女家久擇壻。難其人。洪仲明公子戲欲與余求之。余辭云。已娶。不期媒姬欲求余詩詞。達于女氏。余戲賦木蘭花慢一闋。一日女和前詞。附媒姬至。乃曰。吳氏之族。見此詞。喜稱文士之美。但母氏謂官人已娶。而不可。然女獨憐余之才。廣唱迭和。復命乳母來觀。且述女意。雖居二室。亦不辭也。囑余托相知之深者。求啓母意。歸余。然余在城之日淺。相知者少。謬囑意。山長吳槐坡者。往說其母。終亦不從。有周氏子。懼余之成事。挾財以媚母氏。母乃矢於從周。遂納其定。禮女號泣曰。父臨終。命歸儒生。周子不學無術。但能琵琶耳。我誓不從周氏。因伴狂擲冠于地。母怒。歐之女。發憤成疾。病且篤。母乃大悔。懼逆其意。即以定禮付媒。姬以歸于周。然女病竟無起色。因以書遺余曰。妾之病。實爲郎也。若生不救。抱

卷一

春夢錄

一十二

香館叢書

恨於地下。料郎之情。豈能忘乎。臨終。又泣謂其青衣名梅。藥者曰。我愛鄭郎。生也爲鄭。死也爲鄭。我死之後。汝可以鄭詩詞書翰。密藏棺中。以成我意。未幾果卒。嗚呼。文君之於相如。自昔所難。而况夫婦之間。多才相配。世之尤難者乎。夫以女之才如是。而憐余之才。又如是。齊眉相好。唱和百年。豈非天下之至樂者乎。而况其家本豐殖。復有賞財者哉。乃厄母命之不從。發憤成疾。抱恨而死。嗟夫。紅顏勝人多薄命。亘古如斯。而况才色之兼全者乎。驚絲雲之易失。痛黃壤之相遺。亦徒重余之臨風。悵快耳。恨何言也。抑余非悅於色也。愛其才也。感其心也。今具錄往來詞翰于後。覽者亦必昭余之悽愴也。延祐戊午。永嘉鄭禧天趣序。

丁巳歲二月廿六日。余寄木蘭花慢云。倚半生豪氣。冲星斗。渺雲煙。記楚水湘山。吳雲越月。頻入詩篇。菱花皎潔。劍光零亂。算幾番沉醉。樂生前種。得仙人瑤艸。儂家五色雲邊。芙蓉金闕。正需賢。詔下九重天。念滿院琅玕。盈襟書傳。人正韶年。蟾宮近傳芳信。姮娥嬌艷。待詩仙。領取天香第一。縱橫禮樂三千。翼日女

氏和云。愛風流俊雅。看筆下掃雲烟。正因倚書窗。慵拈針線。懶咏詩篇。紅葉未。知誰繫。慢躊躇。無語小闌前。燕子知人有意。雙雙飛度花邊。殷勤一笑。問英賢。夫乃婦之天。恐薛媛圖形。楚材與念。喚醒當年。鼎鼎滿枝梅子。料今生無分共。坡仙。贏得鮫綃帕上。啼痕萬萬千。二月廿九日。女密令乳母來觀。三月一日。再賦前腔云。望垂楊裊翠。簾試捲。小紅樓。想鸞珮。敲瓊。鸞妝沁粉。越樣風流。吟懷自憐。豪健。酒雲。賤醉裏度春秋。有唱還應有和。纖纖玉映銀鈎。犀心一點。暗相投。好事莫悠悠。便有約。尋芳。蜂媒。繞到。蝶使。重遊。梅花故園。憔悴。揖東風。讓與古稍頭。况是梅花無語。杏花好好相留。女氏再和云。看紅牋。寫恨。人醉倚夕陽樓。故里梅花。繞傳春信。先認儒流。此生料。應緣淺。倚窗下。雨怨共雲愁。如今杏花嬌。艷。珠簾。嫩上銀鈎。絲羅香樹。欲依投。此景兩悠悠。恐鸞老。花殘翠。消紅減。辜負春遊。蜂媒。問人情。思無緣。應只低頭。夢斷東風路。遠柔情。猶爲遲留。余觀所和兩詞。其才情標致。豈可得哉。此余所以深不能忘也。再賦詩三首云。銀牋寫恨奈情何。料得情深歛翠娥。須信梅花貪結子。東風著意杏花多。翠袖籠

卷一

春夢錄

一十三

香館叢書

香倚畫樓。柔情猶爲我遲留。何時共箇鴛鴦字。吟到東風淚欲流。兩才相遇古來難。重寫芳情仔細看。莫待後時空自悔。不如聞取舞雙鸞。吳氏和云。慈親未識意如何。不肯令君畫翠娥。自是杏花開較晚。梅花占得舊情多。殘紅片片入書樓。獨倚危闌覺久留。可惜才高招不得。紅絲雙繫別風流。今生緣分料應難。接得新詩不忍看。謾說胸襟有才思。却無轉壽與紅鸞。詩尾又繫數語云。屢蒙佳什。珍藏篋笥。福淺緣慳。不成好事。母命伯言。不期違背。一片真情。番成虛意。勸讀詩書。好圖名利。故里梅花。依然夫婿。數語贈君。盈盈垂淚。余復爲僂語以寄遺恨。因達于女氏云。切以詩書相過。罕見于夫婦之間。詞翰先投。乃求于聲臭之表。字含玉理。韻染蘭香。悵故里之梅花。綵傳春信。比芳園之杏蕊。無奈風偏。復令乳母來觀。預遣女媒通好。謂先君是定。猶遺在耳之言。矧才子如斯。不忝齊眉之願。倘得百年而諧老。雖居二室而不辭。妙語難忘。芳心可掬。既窈窕之慨然。許鄭何聖。善之必欲從。周事既相違。分亦何淺。幕底阻牽於紅線。石上空磨於玉簪。誰令傭暴之男。強投雁幣。痛失文章之壻。怒擲蟬冠。脉脉春愁。盈

盈妝淚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竟辜杜牧之春遊實成深恨猶勸詩書之勤讀極知恩愛之愈深嗟伉儷之無緣徒唱酬之相與此日落花愁裏去遙想芳塵它時折桂月中歸必貽後悔茲憑四六用表再三願深恩賢父之言庶免抱終身之歎難期面叙幸冀心融又續以詩云畫梁雙燕舞輕塵只見新詩不見人夜夜相思飛蝶夢東風著意杏花春風流才思古難全若得相逢不偶然有約綠楊門下過珠簾半捲露嬋娟吳氏答書云伏以鍾天地之秀氣偉矣儒人含閨閣之芳情孤哉幼女兩才相遇方圖結於紅絲一語敗盟又空成於畫餅詩詞寄恨蜂蝶傳情先人之遺訓昭昭曾已告母慈母之嚴命切切乃不諒人鄭郎將故里之梅花憔悴周子戀芳園之杏蕊嬌羞齊眉之好已休衆口湖之辭不息龜占未吉雁幣輒修經史不得聞琵琶奚足聽鴛鴦枕上夜夜相思蝴蝶夢中時時歡會深沉院宇無路可求寂寞簾櫳有緣終遇雖後死功玉也尋柳氏奈今生文君未識相如勒此申酬伏祈丙照復和前詩二首云才高豈肯困泥塵雁塔名香第一人却笑此生緣分淺可憐辜負兩青春琴棋書畫

卷一 春夢錄

一二十四 香 鮑 叢 書 四

藝皆全一段風流出自然院宇深沉簾不捲想君難得到嬋娟是日吳氏又寄領呈其工夫精巧云此是十年工夫所繡者若此余復作詩云領中垂繡雙鸞幼小工夫此最難日久羅襦香欲褪多情拆寄鄭郎看落花時序易消魂忍看雲濺沁粉痕近日懶懶香玉瘦可憐和淚倚重門繡線慵拈夢乍醒風流誰畫柳眉青琵琶聲裏昭君怨莫向它時不忍聽嫩柳嬌依道韞家東風何事苦驚鴉流鶯欲往頻回首盡日愁腸惱落花吳氏答書云某早忽然洪妳至欲遣一書奈家事冗人事多竟弗克午間再辱雲箋披味恍如會晤之爲快中間此事苦爲母氏所阻故作痴伴狂此數日周子稍緩其事但兩受凌辱被打氣憤成疾不離枕席亦是因君耳恐天不假之以壽萬一抱恨而歸亦爲君耳如天從人願因緣有在此事尚可成就中間多恐十一安人恩意如三五日病可却至洪府相謝亦可以見興言至此悲涕漣漣先生千金之軀不可因賤妾而成疾但以堅心爲念好事亦不在忽忙衷腸非筆可盡切祈尊照又詩二絕云淚珠滴滴濕香羅病裡芳肌瘦減多怪得夜來春夢淺不知今日定如何青衣扶

起鬢雲偏病裡情懷最可憐已自懶懶無氣力強攬纖手寫雲牋吳氏臨終答書云哀哉古人云春蠶到繭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誠哉是言也一自女媒通好之後妒情之輩登奴門者其說不一有云先生貧者有云子多者有云妻妒行者奴聞之若風過耳但以真心而待况兼母與伯以奴之身色才藝俱全豈可爲人夫妻而周舍挾財以媚母氏遂以一紅一書爲定奴乃泣涕不已兩被母凌以致成病而相思之情又何可勝言念欲竊香相隨奈千方百計不可而此病愈危昨日兩奉佳音且喜且泣母氏而今已作噬臍之悔有通容處但奴魂飛不定神亂不常雖師巫醫卜無所不至而病略不減先生自宜將息不可因賤妾而失寐忘食以耶之才不患無好色之妻以奴之命真恐不見有才之郎若此生不救抱恨於地下料耶之情豈能忘乎然妾之死無身後之累耶若成疾則故里梅花青青梅子將靠之誰乎倘得病安必見臨終哽咽不知下筆處奴扶憊拜上吳氏既終余以文寄祭云嗚呼昆山玉樹閨苑瓊葩豈人間之凡植復獨冠於仙花儲芳絕艷吐日春華祥雲爲蓋皓月爲家俄驟驚爲怪

卷一 春夢錄

一二十五 香 鮑 叢 書 四

雨。瘴遺絲於塵沙。悲玉鸞而自惜。愁翠鳳而空嗟。嗚呼哀哉。玉容如在。瑤珮何之。生也何待。死之何爲。染芙蓉以爲色。裁錦繡以爲詩。琴彈綠綺兮水雪爲絲。畫鉛粉澤兮烟霞爲姿。牙籤縹緗兮融融與旨。紋楸玉子兮了了玄機。閨房之秀。誰其似之。謝家柳絮。詎足比斯。余也惜年冉冉。負志奇奇。投鯨竿兮學海之驚濤。透翠衣兮詞苑之蕙蕙。鶴風孤退。鸞雲自垂。楚山古木。湘水蕪祠。泣娥英兮愁牽翠衣。吊靈均兮空抱瓊芝。悠悠往返。渺渺遐思。抱英懷之未擢。忽窈窕之相知。始之以女媒而通好。申之以乳母而傳書。是耶非耶。物理茫茫。色可得而有兮。才孰儷而孤芳。形不可得而見兮。心殷殷而愈彰。迨夫女夢之初覺。余亦攬涕而成章。胡言路阻。莫莫壺觴。千古萬古。遺恨空傷。又悼亡吟二首云。特寫青牋幾往來。佳人何自苦憐才。傷心春與花俱盡。啼殺流鶯喚不回。相見愁無奈。相思自有緣。死生俱夢幻。來往只詩篇。玉環驚沉水。瑤琴愴斷絃。傷心數行淚。晝日落花前。余召箕仙卜問得一詞云。綠慘雙鸞香魂猶自多迷戀。芳心密語在身邊。如見詩人面。又是柔腸未斷。奈天不從人願。瓊銷玉滅。夢魂空有

幾愁多怨。四月朔余再調木蘭花慢云。任東風老去。吹不斷。淚盈盈。記春淺春深。春寒春煖。春雨春晴。都來助興。詩人興。更落花。無定挽春情。芳艸猶迷舞蝶。綠楊空候流鶯。玄霜著意。搗初成。回首失雲英。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夢如驚。香魂至今迷戀。問真仙消息。最分明。後夜相逢何處。清風明月。蓬瀛是日。再召箕仙。一道童降筆詞云。今日瑤池大會。羣仙不肯來臨。真華傳語鄭郎君。記得相嘲妒行。好个木蘭花慢。休題相契分明。君還要問那香魂。正在仙宮聽命。吳氏之母痛憶之甚。亦死一子。年長不慧。移居鄉村。此真可慘哉。余又作哀文云。嗚呼。茫茫九泉。愛莫起之。靈之容忽有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靈之心其可忘乎。蚺蟻在堂。蛸蠅在戶。靈之家蕩然矣。天長地久。恨無絕期。靈之恨其可絕乎。使靈之至此者。誰之咎歟。母氏之無明見。伯氏之無理言也。當是時。二老果無九余之意。姑舒徐數日。而冀圖擇壻。誰得而聞之。矧先君之治命。若見之昭昭者乎。龜占未吉。雁幣輒修。其靈之死。在此而不在彼也。靈之容固不可得而見之矣。靈之恨。靈之心。與余相悲快者。果無幽冥之隔也。邪。余嘗過靈之家。

卷一 春夢錄

二十六

香艸叢書

但見門掩夕暉兮。艸沿堦而春色憐人。疑爲我而來兮。空彷彿乎靈之魂。獨在也。吾意靈飄飄。佩於太清兮。擬羣仙於瑤池。逶迤而不忍去兮。欲與余而追隨。余因知靈之同心兮。雖同往而何辭。忽返魂乎故鄉兮。念衆離之無依。靈書勉余以自愛兮。何既死而忽遺。緊母氏之念而死兮。諒雖悔而曷追。余報卿以一死兮。其奈修短之有期。嗚呼。嗚呼。昔之夜。忽有擁雙鬢而泣者。非靈也耶。恍一夢之驚覺。空伏枕而漣漪。情余懷之鬱結。重抑憤之哀詞。母知天知。有知無知。吾獨自知爾。嗚呼哀哉。友人共閱此女詞情事。迹可傷。作詩悼之云。結髮因緣豈偶然。如何契闊便登仙。可憐一點真才思。辜負韶華二十年。磊落襟懷亞淑真。琴棋書畫更超倫。惜哉周鄭番成怨。底不當初早嫁人。女子文章天下少。男兒才學豈應無。滿懷空有詩書料。負个卿卿且夕呼。不見佳人亦可傷。傷他非命爲才郎。杏花夢斷東風曉。空把新詩寫數行。黃子侑敏讀之有感云。春樓珠箔捲東風。幾度偷彈淚粉紅。艷質豈期黃壤隔。香魂應逐綵雲空。解將遺事留身後。盡忘前言在耳中。杏蕊梅花俱一夢。悠悠深恨鎖幽宮。汪庭材子才云。犀心

兇穎屢通津。未識嫦娥一面新。興盡故園梅已謝。情留別塢杏初春。將身輕許志難尖。在耳不忘言可遠。生死幽冥千古恨。臨風披閱爲傷情。徐子文天寶和黃韻云。杏花初破怯春風。未識芳心一點紅。詞翰往來傳意密。死生夢幻轉頭空。素知分淺鶯幃裏。預許名魁雁塔中。杳杳幽魂何處覓。真華消息報仙宮。先生沈君清和黃汪韻云。落花一掃夜來風。枉駕相思寄斷紅。梅信日聞魚水遠。杏香還逐燕泥空。情懷琴瑟千春恨。怨入琵琶一夢中。門掩滿庭詩思遠。令人惆悵館娃宮。仙境何由一問津。但吟佳句覺清新。不知中道夢中夢。如坐上陽春復春。空想綵鸞緣有分。可憐司馬意難遵。白頭老去吟猶苦。羨爾忘形似有神。真子述後序云。其姓字故作此名。昔者孔子繫周易。其辭有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吉凶榮辱之主也。是以子張問行。孔子則以言忠信行篤敬者答之。其學干祿也。孔子又以言寡尤行寡悔者告之。蓋一言一行。實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可不慎歟。今衛陽鄭天趣讀聖人書。將以爲祿仕也。其未遇時。嘗館于洪氏舍。而城之西吳氏女。與之有文學之好。天趣乃以其往來詩詞文翰。

卷一 春夢錄

二十七

香艸叢書

編爲春夢錄。以示於人。且自爲之序。言其女之自甘爲二室。然痴小女子。不能持其志。而輕身以許人。固多有之矣。天趣以爲得之。如俯拾地芥。吁其愚真不可及也。夫今觀其初達女詞。則有嬌娥嬌態待詩仙之語。實所以挑之也。而女氏則以薛媛圖形寄南楚材事而和之。有云。料今生無分共坡仙。亦可謂止乎禮義者矣。鄭子當於此時灰心可也。乃復懷瞻瞻。既有梅花故園樵。怪杏花好。好相留之詞。反不如聞早舞雙鸞之句。心迹顯然。而謂之樂而不淫。可乎。女答之則曰。恐君難得見。婢媼蓋已截之之意矣。於是天趣復有僂語以貽之者。夫婦之稱。齊眉之好。又曰。念欲挾文君而夜遁。終不忍爲。既念之矣。其心果不忍爲之乎。特欲爲之而不能耳。且如此女動心拂性。亂其所爲。違母之命。持不嫁。凡子之說。以至殞其軀而弗悔。實天趣導之也。其罪容可隱乎。且序又曰。況其家本豐殖。而有資財者乎。吁此一言。足以見其貪戀顧惜之心。而惑之甚者也。雖然。又曰。非余悅其色也。愛其才也。非徒愛其才也。感其心也。愚獨以爲非徒愛其才也。實貪其財也。非徒感其心也。實慕其色也。文中子曰。一夫一婦庶人。

之職也。今天趣有妻在室。有子在家。而猶寓人門館。苟慕妻子。則何以少艾爲。而况鍾於情。形於言。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之者乎。然聽其言也。則有踰東家。增而摟其處子之心。欲其言寡尤也。難矣。言之忠信者如是乎。觀其行也。蓋欲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也。要其行不寡悔也。難矣。行之篤敬者。奚取焉。然吳氏母之不從。正也。其女之思。可哀也哉。女子情固不足取。惜乎天趣學而優則仕者也。顧其行言若斯。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已虧。宜乎不容於堯舜之世。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鄭子吳姬皆有之矣。噫。春夢一錄。非所以爲榮實。所以爲辱。迨其前程之識。未知果天趣之筆。若果天趣之筆。余不得而助其悽愴也。遂復爲儷語。以斷其後。雖曰刺時。亦自難之也。非徒能言之亦允蹈之也。其詞云。蓋聞有德者先須正己。無瑕者可以戮人。事宜變通。時有可否。爰觀鄭子。錯愛吳姬。才美雖可誇。名教未足數。廣文先生官獨冷。斐然成章。深閨少女嬌復痴。喜而不寐。有唱還應。有和多才。又遇多能。公子得之於辭婚。既慎其始。佳人自嗟於薄命。鮮克有終。胡爲戀杏蕊之嬌羞。而欲棄梅花之憔悴。

卷一 春夢錄

二十八

香館叢書

悴。雙鸞早舞。豈能樂爾妻孥。一雁傳書。安可便爲夫婦。母乃養小而失大。未免棄舊而憐新。爲之也難。言之非作。彼美人之多情無定。寧不動心。而先君之治命是遵。亦有立志。婢娟難見。珠簾故幃。上於銀鈎。信禮不持。羅襦乃拆。寄於繡領。苟甘心於二室。實屈已於偏房。不出正兮。豈能叶於琴瑟。斯爲下矣。空寄怨於琵琶。祇自辱兮。未之思耳。然女子之嫁也。故母氏而命之。若曰無緣。或云非偶。周鄭等耳。亦何親而何疎。秦晉輔之。富別卜而別選。章臺柳乃肯攀折。遂負倉庚之好音。洛陽花是處芬芳。竟與鴛鴦共而同夢。既失自生之慈愛。空能守死之遺言。女不爽而死無名。士極罔而貳其行。暗求鳳也。鄭亦不能無罪焉。強委禽焉。周當分受其責也。傷中道人倫之廢。嘆前程事業可知。慕文章而論其財。斯人之過也。哀窈窕不淫其色。夫我乃行之。昔幼卿結髮以求親。月如有約。若倩女離魂而覓墳。雲本無心。夫居蹀者尚不忍爲。而得偶者何須多愛。縱橫禮樂三千字。因此作虛名。寂寞金釵十二行。付之於分定。雖故獲乘軒之寵。鶴然終愧釣渭之非熊。歎龍虎榜之方登。奈鳳凰池之遽奪。若是彼夫之愚。得似非

君子之所爲。春事悠悠。總是綠楊風後絮。秋陽曠曠。依然丹桂月中花。常擬兩人事。貴人空嗟好事成。虛事。古既有春秋之作。今何無月旦之評。饒舌以言話。寧甘得罪於鄭。如心而爲怨。居然行歸於周。偷或反身而誠。庶幾克己復禮。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不揣小子之狂簡。聊布箴規。尚願達人之大觀。特加斥正。

(完)

卷一 春夢錄

二十九

香館叢書

雙頭牡丹燈記

鴛鴦牒

洞簫記

艷體連珠

悅容編

花底拾遺

閒情十二慳

雙頭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當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止。十五夜三更盡。游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媚媚。迤逦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惠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沒。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回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體與生並坐于燈下。大駭。明日詰之。秘不肯言。隣翁曰。

卷一 雙頭牡丹燈記

十四 香艷 叢書

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于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于居人。詢于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顯其上。曰。故奉化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明器。女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身。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日生謁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書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來矣。一月有餘。不覺又往。哀纏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

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于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感。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饒。即握手至于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請于寺中。問之于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子之尸。俯仰臥于柩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歎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十有七。權厝於此。舉家還去。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三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尸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携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効鬼神。法術能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蕩越溪澗。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僮調鶴。衆羅

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等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敕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扶金甲。鵬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邪。宜疾驅之。至受命。即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撻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于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離離。一靈未泯。花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供畢。將吏取呈道人。

卷一 雙頭牡丹燈記

十五 香艷 叢書

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等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敕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扶金甲。鵬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邪。宜疾驅之。至受命。即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撻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于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既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離離。一靈未泯。花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供畢。將吏取呈道人。

以巨筆判曰。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妍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見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妖之所。十地分罰惡之司。使魘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辰。伏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莫覩。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尙貪淫。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冥器以成形。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墳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沉淪陰翳。永無出期。判詞已畢。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卽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掉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姓往謝之。不可復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則曰。病瘡不能言矣。

洞簫記

徐鑿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塵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某者。富人也。延鑿王解庫。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鑿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未休。忽聞衣香酷烈。雙扉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鑿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畫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畧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揮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鑿股屬固知所指。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鑿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鑿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鑿將寢。又覺香氣異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遂巡問。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

卷一 洞簫記

八 香 記 卷 一

彩燁如也。使侍女喚鑿。鑿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鑿捧玉盃進酒。酒味醇烈特異。而殺核精腴。水陸珍錯。不可名狀。美人謂鑿曰。卿勿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恒足。遠味珍錯。繪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之物。唯卿所欲。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鑿。稍前促坐。辭致溫婉。笑語款洽。鑿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鑿。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兒女。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得引鳳皇。皇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遂巡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間。侍女請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幃帳茵藉。綉極瑰麗。非復鑿向時之比也。鑿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遍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綃裏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席。宛轉恹恹。難勝。鑿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鑿曰。感時

追運。猥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會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當應念而來。但憂卿此心。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第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惟卿謹守秘密而已。遂去。鑿恍然自失。徘徊凝睇久之。畫出人覺其衣香氣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即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鑿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言甚奇妙。非世所聞。鑿心欲質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顧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唯謹。使事鑿必如事己。一人以湯進。微僂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鑿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方便致之。鑿有佳布數疋。或剪六尺藏焉。鑿尚未覺。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黃牛坊錢肆中尋之。曰。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詰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鑿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

卷一 洞簫記

八 香 記 卷 一

無故僵臥。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即告曰。奴輩無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有聞之。有愛鑿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鑿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鑿嘗以事出。或至逆旅。美人倚床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雖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鑿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鑿不能忍。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愠。會鑿母聞其事。使召鑿歸。謀為娶妻。以絕之。鑿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矣。遂絕不復來。鑿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鑿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者也。同行曰。夫人召鑿隨之。出胥門。躡水而度。到大第院。牆裡外番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瀝釘。有人守之。至堂下。堂可高八九尺。陛數十級。下有鶴屈頭縮一足立臥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鑿。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鸞鷓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窗隙看鑿。亦有舊識相呼者。笑者。微諍罵者。俄聞珮聲冷然。香烟如雲。堂內逆相報云。夫人來

老人率鑿使跪。窺籬內中有大金地爐。然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箸挾火。時或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鑿數之曰。卿大負心者。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否。因歔泣下。曰。與卿本期。終始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個兒耶。無義。伊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翠卒。以大杖擊鑿。至八十。鑿呼曰。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舊昔。今賞卿死。鑿起匍匐拜。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六年。復夢引手。其處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瘡。即差。後詣胥門。踪跡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余少聞鑿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香艷叢書

一集卷二

悅容編

長洲衛泳懶仙訂

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莫非大有情。人。願丈夫不遇知己。滿腔真情。欲付之名節事功。而無所用。不得不鍾情于。尤物。以寄其牢騷憤懣之懷。至婦人女子一段。不可磨滅之真。亦惟寄之以。色事人一道。昔云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每感斯言。大抵女子好醜無定。容惟人取悅之至。而容亦至。衆人亦收國士之享。雖然悅容者寄也。編悅。容者寄所寄也。使索我以真。則余且為扁舟五湖人矣。豈獨向空山續禪火。哉夫不身履其境而摹其事。調停愛護。欺則欲周。詞旨欲暢。設非曲解其情。了不可得。正如高唐一夢。想像自真。然猶不敢自匿。用以公之好事。為閨中。清玩之秘書。以見人生樂事。不必諱言帷房。庶女子有情。不致埋沒云爾。

悅容編

香艷叢書

隨緣

天地清淑之氣。金莖玉露。萃為閨房。遇之者若前世若夢中。瑟鳴鐵躍。劍合龍。飛一切關河歲月。都不能間隔。然非奇緣不遇。必欲得此麗容。而後加意。是猶。謂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外無詩也。要以隨其所遇。近而取之。則有其樂而無其。累如面皆芙蓉。何必文君。眉皆遠山。何必合德。口皆櫻桃。何必樊素。腰皆楊柳。何必小蠻。足皆金蓮。何必潘妃。歌即念奴。笑即褒姒。顰即西子。點額即壽陽。肥。者不失其為阿環。瘦者不失為飛燕。奇醜不失為無鹽。當其怨。出塞之明妃也。當其恨。長門之阿嬌也。當其雲雨。巫山之神女也。他如稍識數字。堪充柳絮高。才畧減妬心。已有小屋遺意。無才便為德。大貞出于淫。皆當棄短取長。安知不。買骨致馬。而天龍降于好畫者哉。

閨閣之事古來不廢。則知婚姻非假第緣自為之合。非可強為。則雖人而實。天也隨之一字大有理解。

葺居

美人所居。如種花之檻。揮枝之瓶。沉香亭北。百寶欄中。自是天葩故居。儒生寒。士。縱無金屋以貯。亦須為美人營一靚粧地。或高樓。或曲房。或別館。村庄。清楚。一室。屏去一切俗物。中置精雅器具。及與閨房相宜書畫。室外須有曲欄。紆徑。名花掩映。如無隙地。盆盎景玩。斷不可少。蓋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解。語索笑。情致兩饒。不惟供月。且以助粧。

修潔便是勝場繁華富麗後乘

緣飾

飾不可過。亦不可缺。淡粧與濃抹。惟取相宜耳。首飾不過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畫意。如一色金銀簪釵行列。倒插滿頭。何異賣花草。標。服色亦。有時宜。春服宜倩。夏服宜爽。秋服宜雅。冬服宜豔。見客宜莊。服。遠行宜淡。服。花。下宜素。服。對雪宜麗。服。吳綾蜀錦。生綃白苧。皆須褒衣闊帶。大袖廣襟。使有儒。者氣象。然此謂詞人約士婦式耳。若貧家女典盡時衣。豈堪求備哉。釵荆裙布。自須雅致。

卷二 悅容編

香艷叢書

花鈿委地無人收。方是真緣飾。

選侍

美人不可無婢。猶花不可無葉。秃枝孤蕊。雖姚黃魏紫。吾何以觀之哉。佳婢數。人。務須修潔。時令烹茶澆花。焚香披圖。展卷。捧硯磨墨等項。兼其命名。亦猶齋。頭品具。可無佳稱乎。聊摘古青衣美名。以備擇用。如墨娥。綠翹。白苧。紅綃。紫玉。麗華。輕紅。雲容。曉粧。佛娥。輕娥。紅香等俱佳。一切花名。近屬濫套。所謂號俗子。不出山泉溪橋。敬愛仰慕也。必洗去。

待月抱衾。選侍最工。

雅供

閒房長日。必需款具。衣廚食榻。豈可瀟入清供。因列器具名目。天然几藤牀。小。榻。醉翁牀。禪椅。小墩。香几。筆硯。彩箋。酒器。茶具。花樽。鏡台。粧盒。繡具。琴。簫。茶。枰。至于錦衾。紵褥。畫帳。繡幃。俱令精雅。陳設有序。映帶房櫳。或力不能辦。則蘆花。被絮。茵布。簾帶。帳。亦自成景。

又須以蘭花爲供。甘露爲飲。椒檳爲餚。蛤蜊爲羹。百合爲齋。鸚鵡爲婢。白鶴爲奴。桐柏爲薪。蕙苡爲米。方得相稱。

博古

女人識字。便有一種儒風。故閱書畫。是閨中學識。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蘭紅拂女中之俠。以至舉案提壺。截髮丸熊。諸美女遺照。皆女中之模範。閨閣宜懸。且使女郎持戒珠。執塵尾。作禮其下。或相與參禪。唱偈。說仙談俠。真可改觀。聖意。滌除塵俗。如宮闈傳。列女傳。諸家外傳。西廂玉茗堂。還魂二夢。雕蟲館。彈詞六種。以備談述歌咏。間有不能識字。暇中聊爲陳說。共話古今。奇勝紅粉。自有知音。

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識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書最堪供役。尋真

美人有態。有神。有趣。有情。有心。昏檀烘日。媚體迎風。喜之態。星眼微瞋。柳眉重。暈怒之態。梨花帶雨。蟬露秋枝。泣之態。鬢雲亂灑。胸雪橫舒。睡之態。金針倒拈。

卷二 悅容編

三

香艷 叢書

繡屏斜倚。懶之態。長翠減翠。瘦靨消紅。病之態。惜花踏月。爲芳情。倚闌踏徑。爲閒情。小牕凝坐。爲幽情。含嬌細語。爲柔情。無明無夜。乍笑乍啼。爲癡情。鏡裡容。月下影。隔簾形。空趣也。燈前日。被底足。帳中音。逸趣也。酒微醺。粧半卸。睡初回。別趣也。風流汗。相思淚。雲雨夢。奇趣也。神麗如花。神爽如秋。月神清如玉。壺水神困頓如軟玉。神飄蕩輕揚如茶香。如烟縷。乍散乍收。數者皆美人真境。然得神爲上。得趣次之。得情得態。又次之。至于得心難言也。姑蘇台半生貼肉。不及若耶溪頭之一面。紫台宮十年虛度。那堪塞外琵琶之一聲。故有終身不得。而反得之一語。歷年不得。而反得之。邂逅。斯守。追歡。渾閒事。而一朝。隔別。萬里。繫心。千般愛護。萬種殷勤。了不動念。而一番怨恨。相思千古。或苦戀不得。無心得之。或現前不得。死後得之。故曰九死易寸心難。

態之中。吾最愛睡與懶。情之中。吾最愛幽與柔。趣則其別者乎。神則其煩困者乎。心則却以不得爲大幸矣。客曰癡心婦人。負心男子。其來也。一非日矣。負心吾不忍爲之。癡心又不能禁也。自此緣情深重。展轉愛戀。交互纏綿。流

浪生死海。中何時出。頭不若暫時籠鳥。瓶花點綴光景。到頭來各奔前程。大家不致担誤。何如何如。說至此。亦自知殺風景極矣。然不能不殺風景也。昔日袁中郎在天竺大士前祝曰。但願今生得壽夭。不生子。侍妾數十人足矣。極得此意。固知中郎自是慧人。然不可與俗人共賞鑒也。

及時

美人自少至老。窮年竟日。無非行樂之場。少時盈盈十五。娟娟二八。爲含金柳。爲芳蘭蕊。爲雨前茶。體有真香。面有真色。及其壯也。如日中天。如月滿輪。如春半桃花。如午時盛開牡丹。無不逞之容。無不工之致。亦無不勝之任。至于半老。則時及暮。而姿或豐。色漸淡。而意更遠。約略梳粧。偏多雅韻。調適珍重。自覺穩心。如久寧酒。如霜後橘。知老將提兵。調度自別。此終身快意時也。春日豔陽。薄羅適體。名花助粧。相携踏青。芳菲極目。入夏好風。南來香肌半裸。輕揮紈扇。浴罷湘簾共眠。幽韻撩人。秋來涼生。枕席漸覺。欸冷高樓。爽月窺牕。恍擁嬋娟而坐。或共泛秋水。芙蓉映帶。隆冬六花滿空。獨對紅粧。擁爐接膝。別有春生。此一

卷二 悅容編

四

香艷 叢書

歲快意時也。曉起臨粧。笑問夜來花事。闌珊午夢。揭幃偷覷。嬌姿黃昏。着倒眠鞋。解至羅襦。夜深枕畔。細語滿床。曙色強要同眠。此又一日快意事也。時乎時乎。不再來。惟此時爲然。

了此則日日受用。時時受用。以至一生受用。無半日虛度。都是不枉做了一世人。但一日也要有嗔怪時。方有趣。一年也要有病苦時。方有韻。一生也要有別離時。方有致。紅顏易衰。處子自十五以至二十五。能有幾年容色。如花自舊。蓄以至爛漫。一轉瞬耳。過此便摧殘剝落。不可睨視矣。故當及時。

晤對

焚香啜茗。清談心賞者爲上。諧謔角技。携手閒玩爲次。酌酒舖肴。沈酣潦倒爲下。晤對何如。遙對。同堂未若各院。畢竟隔水。開花礙雲。阻竹。方爲真正對面。一至牽衣連坐。便俗殺不可當矣。

鍾情

王子猷呼竹爲君。米元章拜石爲丈。古人愛物。尙有深情。偷得美人而情不擊。此淑真所以賦斷腸也。故喜悅則暢導之。忿怒則舒解之。愁怨則寬慰之。疾病則憐惜之。他如寒暑起居。殷勤調護。別離會晤。偵訊款談。種種尤當加意。蓋生平忘形骸。共甘苦。徹始終者。自女子之外。未可多得也。

尾生抱橋柱。而女子終不至者。此最是有情人。若遂至同溺。便鍾情不深矣。

借資

美人有文韻。有詩意。有禪機。非獨捧硯拂箋。足以助致。卽一顰一笑。皆可以開暢元想。彼臨去秋波那一轉。正今時舉業之宗門。能參透者。文無頭巾氣。詩無學究氣。禪亦無香火氣。

招隱

謝安之屐也。稽康之琴也。陶潛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此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蠅角蠅頭者。殆胸中無癖。悵悵靡托者也。真英雄豪傑。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

卷二 悅容編

五

香艷叢書

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言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慾。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

日隱曰。借。正所謂有托而逃。寄情適興。豈至沉溺如世之癡漢。顛倒枕席。牽纏油粉者耶。如此則不爲桃源而爲柳巷矣。不曰買山而隱。却要買山而埋矣。

遠觀

誠意如好好色。好色不誠。是爲自欺者。開一便門矣。且好色何傷乎。堯舜之子。未有妹喜姐。已其失天下也。先于桀紂。吳亡越亦亡。夫差却便宜一個西子。文圍令家徒四壁。琴挑卓女。而才名不減。郭汾陽弱奢極欲。姬妾滿前。而朝廷倚重。安問好色哉。若謂色能傷生者。尤不然。彭篋未聞歸。而鶴齡不老。殤子何嘗有室。而短折莫延。世之妖者病者。戰者焚溺者。札厲者相牽而死。豈盡色故哉。人只爲虛怯死生。所以禍福得喪。種種惑亂。母怪乎名節道義之當前。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也。偷思修短有數。趨避空勞。勸破關頭。古今同盡。緣色以爲好。

可以保身。可以樂天。可以忘憂。可以盡年。

色空空色皆虛話。斬盡藤蘿我獨存。此悟得真身而觀有獨至也。癡女戀男。正無遠觀。昔一妓被逼。苦吟曰。白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此其觀身。最爲高潔。充此一念。可證仙果。

悅容編跋

悅容編之載于快書者。易名鴛鴦譜。又有枕函小史評林本。首標長水天放生輯。俱不載撰人姓氏。因樹屋書影指爲梁溪葉文通所作。然亦擬議之辭。初無灼見。問攷綠牕女史。則署名吳下衛泳。其次序詳略。互有異同。究未知孰是也。今春購得懶仙枕中秘二冊。內有是編。因據以錄入叢書。懶仙字永叔。吳中韻士。順治甲午歲。嘗選刊古文水雪携皆幽奇蒼古味。在鹹酸外者。甲辰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卷二 悅容編

六

香艷叢書

佳

閒情十二憺

蕭田蘇士現聖字著

憺仙

夫世外奇緣。非絕奇人不能遇也。奇人猶或不遇矣。惟奇人不能遇。其奇乃為真奇緣。絕世堪傾倒耳。桂樹幽幽。毛衣自綠。花源半笑。曠帶桃腮。月滿仙壇。彩鸞乘而飄舉。風清藍水。元霜盡而不歸。此絕奇緣。塵土何以堪此。問之蘇郎。當在碧落飛行處乎。

憺達

夫禪中之事業。庸人領之。窘如囚拘。達士輒然。以為青眉之內。遠山之前。皆神奇所變化也。非通身是寶。不足與於斯。奇之絕者。其東方生乎。長劍割肉。一何勇也。朶細君頤。又何甘也。吐故納新。妙如弄丸。又何快也。若老彭之形贅。奉情之神傷。皆未達趣。安知其旨。故曰至情無情者。其東方生乎。

憺奇

卷一 閒情十二憺

十五

香艷叢書

夫怒松生寒于半天。驚峰拔舞于遼迴。男兒之奇若是矣。獨不見曲欄疎竹。玉韻瀟空。半水龍泉。虹光飄斗乎。此又奇之奇矣。古來女流奇俠如政姊韓娥。奇識如阮新李姊。奇趣如紅拂柳姬。奇骨如紅線輩。皆是奔天震地。鬥月驚雷。世界未落。雙眼長青。目以女流不可就目以勇流亦不可直是床頭捉刀。奇流無二。嗚呼。盡令此間。逐塵漢吐舌死矣。

憺俊

人言俊不傷道。夫黃埃易老。白日睡眠。秋色伊人。久在水中。但患不俊。耳何傷道之有。琴心三弄。引度凌雲。紅拂一枝。臨風舞怪。自爾神俊。翻飛難禁。目空千古。此時縱大聖人。大菩薩。大阿羅漢。止有眉宇作聲。微微快笑。何敢一吐舌其傍乎。是為真俊。可喜也。

憺才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偷慧業不具。且亦徒然。豈意得于修蛾長腕間哉。嬌霞解語。掩映秋水之神。落筆生波。澹蕩春山之黛。既已含毫發付。自笑東風矣。千載

而下。猶令人顧慕徘徊不能已。况夫把臂露初之會。同嘯星晚之前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倘爾不信。疎暉斜倚。愆影憐人。半笑風前。獨無聊賴。試想流水一葉。胡笳數拍。謝家雪清。錦字月明。怎容爾不一叫一眉清矣。

憺色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神物奇醜。何必為容。然出塵遠體。總係仙才。好德如好色。非慧男子不至是。長卿之病渴。陶令之間情。豈欺我哉。洛妃乘霧。江浦佩明。遇猶不可得。况可得而不好也。

憺飲韻

宇宙之間。凡物皆有韻。况閨房之秀乎。雖然韻固難也。飲韻自難。張京兆之飲。飲於眉者也。楊毫暉之飲。飲于聲者也。虬髯客之飲。飲于髮者也。張君瑞之飲。飲于琴者也。留仙台之飲。飲于裙者也。司馬長卿之飲。飲于詩文。臉際者也。飲如數子。始為知趣。為當行家矣。傍肉為歡。愁愁無味。此俗觀也。

憺憺賞

卷一 閒情十二憺

十六

香艷叢書

夫同調相憺。滄洲不遠。况夫明月共分。不勞千里者。而無可憺哉。玉淨花明。妍無停趣。憺賞者何一而足焉。飲則于花。笑其神嫵也。悶則峨眉積雪。其神秋也。舞則明霞水拂。其神俊也。流連歌詠。則環佩天風。其神遠也。陽台片雨。儘足洗醒。湘水一泓。總傳佳思。小中見大。自是至理。非戲論也。古來如竹皇之憺。舞楚伯之憺。悲元機之憺。夜李郎之憺。謝公之憺。絮中郎之憺。絃皆真可憺。而真善憺也。快絕千古矣。

憺快境

夫明月流杵。名花醉露。神有悅暢。何得莽然。豈可以解語花月。不煩標位哉。故德曜宣姜。宜置之泉石。助其幽也。虞英源女。應置之洞天。飄其爽也。大家逸調。頓之牙廚。謝韞高談。遲之錦帳。舞淨腕于風前。弄玉扈于霞上。位置既佳。神韻自絕。何得尋常閨閣間哉。

憺惜別

快心相晤。千古一夕。何堪言別。然別固不免也。惟有別而佳情。吐矣。俊胆傾矣。

紅淚落而碧空悲矣。離恨搖而情霞變矣。白雲在天。山陵悠而自出。王孫青草。漳河絃而曉飛。辛清婉切。怨滿上流。素臆廻文。玉關反駁。雖是絕興。翻爲千古。快興何可少哉。

撫風流

古謂人論之至者。不風流不至也。瀟湘竹淚。風流之魁矣。輾轉琴瑟。風流之最矣。噴鼻共滌。風流之聖也。飛星排闥。風流之神也。馬飽姬來。風流之快也。何時何處。不足風流者。特恨無真風流耳。榻畔喜天女之禪。碧紗熟江南之夢。銀瓶汲水。解渴文園。清露作花。暢懷元度。風流豈異價乎。雖然。必具真風流。識風流。骨風流才者。乃足富之。非是者。簞枯坐學。太常勿憎俗趣可也。

撫佐侍

夫世外嫵姿。類有競爽。巫湘標映。蔚而成奇。安可令芙蓉一枝。秋江自冷哉。細題隨侍。亦各有宜。品清者宜倩婢。晚霞之擁新月也。品幽者宜鬆婢。輕風之吹奇韵也。品麗者宜淡婢。海棠之玉簪也。品遠者宜逸婢。蓮花之荷葉也。品嚴者

卷一 閒情十二撫

十七

香艷叢書

宜快婢。松柏之春風也。品濃者宜疎婢。艷夏之蕪澤也。品俏者宜通秀婢。秋霜之菊韵也。荀香何粉。迭笑蘭堂。暮雨朝陽。映人淡適。亦一也。快。 (完)

閒情十二撫跋

是亦悅容編之類。而風期散朗。自見雅人。深致閒情。一賦寄托。遙深正不得。輒以白璧微瑕。譬陶靖節也。乙丑仲春。震澤楊復吉識。

香艷叢書

一集卷一

鴛鴦牒

新安程羽文蓋臣著

譚友夏曰古今多少才子佳人被愚拘父母板住不能成對齎情而死乃悟文君薛相如是上上妙策不知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氣氳大使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如此即咎有所歸正不必致怨高堂也春風在手抹殺月下老人隨舉彰彰缺陷者各下一牒為千古九原吐氣武墨英華鮮艷詔可催花宜借配魏武帝鎖之銅雀台上無使播穢牝晨即以淫穢論宜正配金海陵兩雄旗鼓頗足相當耳王昭君淒情惋調青塚難埋宜配蘇子卿旄落氈殘之餘咻琵琶一曲併可了塞外生子之案謝道韞柳絮逸思潘安仁花封冶意一則風高林下一則美擅車中移花就柳

鴛鴦牒

香艷叢書

端不恨天壤王郎

班氏昭淵深典瞻宜正配鄭康成六經為庖厨百家為異饌

薛濤巧偷鸚鵡色借鳳凰空作風塵染濫宜遠配張緒楊柳魏收蝴蝶舉止輕

恨恣其佻達

蔡文姬靈心慧齒辱跡穹廡宜續配彌正平以胡笳十八拍佐漁陽三搥鼓宮

商迭奏悲壯瓦陳

王韞秀挺勁孤卓惜其稍有炎心宜故配寒郊瘦島以消之不然亦直配李長

源十六年宰相妻克奪厥終

鮑令暉清斬另巧宜硬配庾信徐陵庶可珊瑚鬪咽琉璃鬪舌

甄后玉固有香花亦解語無奈兩妬風狂塘上一行字字沉痛宜奪配陳思王

慰此洛神癡賦蒲生怨詩

杭妓周韶澹遠瀟迴有遺俗之思宜操茶具暫配陶學士郵亭煮雪而後念觀

音般若經終配蔡君謨蘭茗

侯夫人尖酸宛惻畢命梁下宜鬼配薛道衡燕泥飛禍異事同傷

江采蘋俊朗高潔抱恨樓東宜遙配孟浩然林君復肆癖湖山共對梅花索句

崔鶯鶯嬌憨淫冶宜身配韓致光李義山以香匿西崑諸艷筆貌其柔柔款款

百世而下又神配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謝其寫照摹情令當時薄倖微之差

死蘇若蘭迴文一錦暝截天孫正索解人不可得宜擇配楊德祖共祭曹娥碑陰

雞助話謎

朱淑真圓音曲轉因此驚庸宜任配蘇子瞻秦少游晁無咎陳季常黃山谷王

晉卿晏同叔蘇子美柳耆卿綺舌交酬錦腸不斷

班婕妤左九嬪高厚渾朴永巷索居宜留配簡文帝綱元帝繹可以麗句陶情

規言贊理

步非烟慧語誰聆嬌花不賞飄香墜粉亦復何疑宜遣配宋子京助修唐書倦

則命酒酣歌今天不曉

鴛鴦牒

香艷叢書

花蕊夫人短拈小摘輕纖為妖宜近配徐鉉舒雅李吳章莊韓熙載等風流一

代不天斧斤

遠蕭后騷雅纏綿焚椒最慘宜聊配蜀主昶唐主煜頗諳情緣且以宸苑媿美

魚玄機疎瘦亭亭宜冷配張志和嘲烟美水不然亦乾配貫休齊己以伴遂初

黃崇嘏奇跡突出千古難雄宜合配鄉人司馬長卿揚子雲王子淵李太白同

筮仕于大周如意建元為化朝雌相

李清照曠爽超越播遷以還胎羞牙信宜續配王十朋謝希孟米元章陸務觀

等以金石剩錄樂此桑榆

曹比玉風操道上守貞三十載未免情枯宜勸配楊廉夫臥起小蓬萊榜門不

下一笛一琴唱予和汝

楊容華鶯吭亮溜鴝鵒非羣宜即配王子安駱賓王盧昇之蜚聲振藻不忝四

家鄧王儀冲華賦骨騰腸顛危抑鬱宜賜配文文山共唱滿江紅一曲氣吐為虹

張惠連。霞姿月韻。春夢樓高。宜聽配高則誠。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詹天游等。節紅牙以度曲。

秦女子羅敷。陌上歌長。箏中聲遠。半誇半謔。傲睨侯王。宜配齊威馮諼。與扣角彈鋏嗣響。

漢津吏女媧。慷慨悠揚。胆與識並。宜配尹伯奇。介子推。以礪忠孝之助。

嚴幼芳。嬌啼嫩語。偏覺鐵中錚錚。宜配馬光祖。文及翁。以筆舌作中流之砥。關盼盼。燕羽差池。空樓不暖。宜配白樂天。蹴線銜紅。呢喃于桃夭柳隼之間。

李秀蘭。徐月英。談諧歌笑。機捷轉轆。或配張藉。王建。捧硯。或配盧仝。陸羽。煎茶。或配劉伯倫。馬賓王。作酒佐。致逸趣。別事咸宜。

鄭月流。英資秀拔。屈身備販。琵琶亭一作。情見乎詞。宜分配白傅。淚。鄭潛詩。東籬曲。不使有老大商婦之歎。

李弄玉。鸞影早孤。哀憤成響。藏名隱語。不減驛字。雞碑。宜巧配謝靈運。沈初明。以離合諸作。慧解參微。破其岑寂。

卷一 鴛鴦牒

三

香艷叢書

光威哀姊弟三人。聯輝競綵。幾使棣萼無花。宜急配王勃。王勣。王劇。三株樹。錦披繡錯。合映一庭。

郭紹蘭。別淚成吟。傳情燕翼。宜送配王謝。共乘飛雲軒。偕老烏衣國裡。

劉采春。雖羅噴曲高。足敵元才子。然鱸魚不戀。半分章蕙叢。裴柔之之愛。宜奪配賀知章。一觴一味。受賜鏡湖。

其餘名字未新者。不必另配有佳偶者。不可另配有節烈者。不敢另配一仍舊牒而已。

(完)

艷體連珠

吳江閨秀葉小鸞瓊章著

髮

蓋聞光可鑒人。諒非蘭膏所澤。髻餘繞匝。豈由脂沐而然。故艷陸離些。曼鬢稱矣。不屑髻也。如雲美焉。是以瓊樹之輕蟬。終擅魏主之寵。蜀女之委地。能回桓婦之憐。

眉

蓋聞吳國佳人。簇黛由來自美。梁家妖艷。愁妝未是天然。故獨寫春山。入錦江而望遠。雙描斜月。對寶鏡而增妍。是以楚女稱其翠羽。陳王賦其聯娟。

目

蓋聞含嬌起艷。乍微略而遺光。流眄揚清。若將瀾而詎滴。故李稱絕世。一顧傾城。楊著回波。六宮無色。是以咏曼睩于楚臣。賦美眇于衛國。

唇

卷三 艷體連珠

四

香艷叢書

蓋聞茵茵生華。無煩的絳。櫻桃比艷。豈待加殷。故鼻鼻餘歌。動清聲而紅綻。盈盈欲語。露皓齒而丹分。是以蘭氣難同。妙傳神女之賦。凝朱不異。獨著擗紫之文。

手

蓋聞似春筍之初萌。映齊紈而無別。如秋蘭之始茁。傍荆壁而生疑。故陌上采桑。金環時露。機中識素。羅袖恒持。是以秀若裁冰。撫瑤琴而上下。纖如削月。按玉管而參差。

腰

蓋聞玉佩翩跹。恍若隨風欲折。舞裙旖旎。乍疑飄雪餘香。故江女來遊。逞羅衣之宜窄。明妃去國。嗟繡帶之偏長。是以楚殿爭纖。最憐巫峽。漢宮競細。獨讓昭陽。

足

蓋聞步步生蓮。曳長裙而難見。纖纖玉趾。印芳塵而乍留。故素毅踟躕。恒如新

月。輕羅婉約。半盛瓊鈎。是以遺襪馬嵬。明皇增悼。浚波洛浦。子建生愁。

全身

蓋聞影落池中。波驚容之如畫。步來簾下。春訝花之不芳。故秀色堪餐。非鉛華之可飾。愁容益備。豈粉澤之能妝。是以容最雙頰。笑生媚態。梅飄五出。艷發含章。

七夕

蓋聞神女行雲。皆由于誕。姮娥奔月。亦豈為真。故世咸謂曾得支機之石。私竊以為未至飲牛之津。是以乞巧空傳。誤捉蜘蛛之織。網填河何據。漫言靈鵲之渡人。

附劉孝綽有艷體連珠季女瓊章做之作以呈予予為喜甚亦一拈管然女實有仙才子拙不及也沈宜修宛君作

髮

蓋聞魏妃雙翼。艷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矚位儵以齊光。故盛鬢不同。豈資膏

卷三 艷體連珠

五

香艷叢書

澤。如雲飛鬢。自有芬芳。是以鬢曉秦宮。競繁粧之繞繞。憐生晉主。垂委地之修長。

眉

蓋聞修蛾曼睩。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于印墟。曉粧無倩畫于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嫵。

目

蓋聞朱顏既醉。最憐炯炯橫秋。翠黛堪描。詎寫盈盈善睐。故華清宴罷。偏教酒半微闌。長信愁多。不損泣殘清采。是以娛光眇視。楚賦曾波。美盼流精。衛稱頌態。

唇

蓋聞勻檀傅麝。其如洛水之辭。寫絳調朱。豈若巫山之韻。故歌憐白紵。貝徵露而香聞。笛羨綠珠。蒼牛啓而紅運。是以芬澤非御于桃顙。茜膏無加于櫻最。

手

蓋聞流水題紅。無非柔荑寫恨。盈襟采綠。亦因纖素書情。故春日迴文。逞摻摻于機錦。秋風搗練。響皎皎于砧聲。是以魏殿神鍼。更誇巧製。玉奴絃索。不負時名。

腰

蓋聞嫋嫋織衣。非關結束而細。翩翩約素。天生柔弱無豐。故飄若春雲。常愁化綵。輕如秋雁。還恐隨風。是以色冠昭陽。裙有留仙之襲。巧推絳樹。舞傳迴雪之容。

足

蓋聞淺印蒼苔。祇爲沉吟獨立。遙聞環珮。却因微動雙纏。故窄窄生蓮。東昏于斯娛矣。纖纖移襪。陳思賦其可憐。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紅宜襯。步廣儲之月。芳綠生妍。

續體連珠

眉

蓋聞遠山有黛。卓文君擅此風流。彩筆生花。張京兆引為樂事。是以纖如新月。不能描其影。曲似彎弓。可以折其絃。

眼

蓋聞將軍之號。乃喻其大。美人之容。實驚其豔。是以新柳之青垂。詎春風誰識。雙鳳之丹點。點秋水何長。

腰

蓋聞楚宮餓死。因婀娜之難求。沈郎瘦時。知飄飄之有托。是以邯鄲學步。此後無人。金谷啣杯。憐卿獨我。

脚

蓋聞白綾三尺。玉筍一枝。金蓮一雙。沉香步步。是以迴風曲罷。宵娘真是可兒。凌雲態濃。飛燕呼為仙子。

卷三 續體連珠

二十八

香艷叢書 四集

粉奩

蓋聞飄零致感。蝶翅飛來。塗飾何多。燕支濕處。是以何郎掩袖。不妨重數秦台。鏡國掃眉。何必徒譏臣里。

鏡台

蓋聞光能照胆。一毫不逃其形。影每羞憐。六宮輒悲無色。是以樂昌巧合。可以慰其流離。溫嶠深緣。可以結其癡想。

玉釵

蓋聞遍結同心。頻勞羅帶。驚成折股。本是花枝。是以別開紅燄。飛蛾之救能傳。貼上香釧。金鳳之聲欲墜。

金環

蓋聞寶石垂金。風前玉立。明珠成串。月下人來。是以照見銀燈。却等瓊琮之價。聽殘夜漏。錯疑驂騑之鑣。

真珠兜

蓋聞龍山風起。飄飄如仙。滄海波深。處處是實。是以隨背訪梅。名士與美人並。重蚌胎得月。閑愁與離恨同量。

金烟袋

蓋聞紫玉何歸。離魂天上。層台高築。流水人間。是以術傳吐火。考其源得自西方。異可辟寒。售其值却同連璧。

雕毛扇

蓋聞新秋風到。何處迎涼。曲檻人歸。頻呼拾翠。是以紈扇見捐。班姬之辭太苦。風塵能出。謝傅之望猶濃。

花露水

蓋聞荷葉田田。香能徹骨。羅衣薄薄。冷太欺人。是以龍腦成灰。休喚海棠睡起。鮫人有淚。空隨銅狄同流。

(完)

卷三 續體連珠

二十九

香艷叢書 四集

花底拾遺小引

花者美人之小影。美人者花之真身。若無美人則花徒虛設耳。然花則常有而美人不常有。使既有花而復有美人。吾知美人之于花必且休戚相關。好惡相合。殆所謂我與我周旋耳。其可與相往還者在人。則有三在物。則有五。曰。郎曰。小婢曰。鄰姬。皆人之屬也。曰。蝶曰。蜂曰。鶯曰。鴛鴦曰。鸚鵡。皆物之屬也。此外一切塵俗。安可使闖入耶。第思開闢之初。造物者欲生百花。以洩其華英之秘。不知費幾許經營。而始各臻其妙。于色則有淺深濃淡之不同。于香則有清濁重輕之各別。于形狀則有尖圓單複之各極。其致而且妖。嬌其態。豔冶其容。即下至鬚之多寡。短長。葉之大小。奇正。莫不皆有可觀。而且不病于雷同。不傷于怪誕。造物一番苦心。使非有美人焉。為之領畧而鑒賞之。不幾虛費之無用之地哉。吾輩鬚眉丈夫。亦未嘗不與名花為友。然終是以人愛花。固不若以花愛花之更為親切而有味也。則花之受愛於人。又何如受愛於美人之為浹洽而無間耶。心齋張潮課

卷一 花底拾遺小引 七

香 葩 叢 書 集

花底拾遺

番禺黎遂球美周著

花事如羅虬張翞。簡舉無遺矣。然而生香解語。顧影相憐。深院曲房。則饒佳致。道人讀書之暇。聊為譜之。不必翫其文情。聊堪裁作詩骨。春朝姊妹為嫩蕊乞晴。下珠簾寫種樹書。選芳名字小婢。戲拈榴瓣貼臂。作守宮砂。湖山背浴起落紅粘玉。金籠懸鸚鵡作花監。帶花春睡惹浪蝶。闌入紅綃。白衣稱簷蔔。避人入深叢。低枝鬢髮。揀拾花事作佳謎。摘髮繫茉莉與郎。調鸚鵡舌。教誦百花詩。聞席上有詞人自摘新紅飯。紅袂護風。深夜疏燈刺蠹。着輕殼睡蕉陰。石几納涼。樓人搖落緋桃成陣。薛濤箋榜移種事宜。郊遊遺失夜合。憂為俗漢取得。臨護草帖。餐菊。粧樓上誤擲茶蘼。賺酸措大作情詩。花朝慵病強起。花時深閉小閣怕觸香烟。砌香篆作情字。恨春風吹散。暗祝桂花前。梨香下內集。碧紗牕下。暮疏影作刺繡譜。寒食後寫落花詩寄人。浴怪石待水仙開。

卷一 花底拾遺 八

香 葩 叢 書 集

揀古今名姬與花名合者。編作列傳。製香藉。梳頭碎紅圍地。燒手炮。紙片雜飛花迸落。佩忘憂草。羞人喚作宜男。近枝頭呵積雪。閒以綠絲。碎桃自況。借郎書拾殘紅點記。粧臺畔雜置小盤松竹。誦郎詩偷誠竹下。燈下剪石菖蒲。歎素馨不得作牡丹比隣。唱小詞餘聲繞值花飛。搗鳳仙染甲彈箏。自撰根苗分種。晏起知有夜雨忙出芳階。采相思豆。令小婢傳情字。折蕙蕤作郵筒。芙蓉水蘸筆。自譜春容。踏青拜花田古冢。占花小婢報喜。姊妹夜集各出名花共賭。卸粧後杏黃衫子觀玉簪。花。罽繡樹闌蘭。嚼郎野氣。春病倩女巫禳。解戒林下紅粧。嚙指血搗。荷葉寫書。拆荷花胃藕絲纏臂。寫秋葉。凭闌細數落花亂風時。一聲嬌怨。玉簪破蕙蕤藏稚蝶。采百藥勸方療春病。簡方采合歡藥。折花荆。枝刺臂玉疊微紅。新構朱闌勒名筆。題。小滿覓鄰嫗嫁杏。墮馬急挽垂楊。聞霞邊鈴索聲。低喚誰人。低聲誦取紅花咒。閉丁香巷雙跣習內觀。掃檻外待隣姬踐約。七夕懸素馨燈乞巧。夜度芳徑臂帶。胭脂徑。

上縱橫小展跡。做燭。花製春釀。雨中架琉璃覆並頭花。系綵縷束披
枝。霧裏捉迷藏錯攬垂枝失足。俏步向園林尋媚蝶。勅侍兒理枕昨殘
香。門譚花媒事臉頰。綠陰深處。作鳥語賺人。摘花連雙蝶送鄰姬。開盒
時忽驚飛出。綠荷池自放鴛鴦。夢回失芍藥。知是郎至。佇立柳絮風前。
坐塔前砌紅白春茵噴人行。就流紅送老蠻蛾。稱是薄倖事。扮壽陽粧。
考訂花名。怨枝上啼鶯却惜花不敢驚起。水閣對荷池繡佛流灑莊嚴。
門草濕羅裙。玉蘭片學寫春詞。申結瑞香球貽贈小郎。竹還粧閣喚
小婢摘去刺衣蕪絮。嚼香蕊。剪花鬢。繡小鼓催花作酒政。爲意中人緩
急。百蝶譜取藏桃花片。剪花日檀婢發嬌嗔。縱郎衣綴吉祥草護行。
滴葉上天泉炎茗。脫繡鞋挂花間代幄。簡曆日覓種花佳期。押寒梅檀
口輕呵。買古窰盤尙作花金屋。胭脂花染唇。輒含毫寫相思字。雜佩贈
人。避人轉入深叢驚怯。曉晴滴上池水傳粉。纖手捧紅蓮供佛。觀落
紅有悟飯命空王。扶留葉雜木犀蕊結鴛鴦檳榔包。覓桐花鳳。元日結

卷一 花底拾遺

九

香 鮑 叢 書

綵勝綴臘蝶贈郎稱是宮花。綉蘭 作齋供采製春葩。藝蘭月令。裁芭
蕉篔。花關待人濃葩隱面。洗敗葉裝作春燈。春夜出茶藤露酒。飲次
澆與海棠卮酒。簪花簇髮倩郎分理。書帶草作同心結。明月疏陰長嘆
曲逕避殘絲。回腰逐飛絮。玉指撥山茶敬開。開二三月廢罷女紅。
結丁香蒂。供奉神女。執磁瓶自灌合歡。消渴吸香露。歌扇斥遊蜂。金
丸彈破簇蔞。侍兒分部司栽灌。拈花瓣盛相思淚。嘲花結子太早。惜
過牆枝入他人手。放蓮瓣喚作小船。修竹裏別建文房。描銀燭探竊脂
巢處。紗厨內懸胆瓶。對鏡比花發妒。上鞦韆飛紅如雨。行酒觸繁英
有罰。唾香脂染損紅心。摹蘭竹影學畫。青絲一縷繫狂蜂。除夜硃砂
染柏葉。結束上採蓮船。申金剛子念珠。花祥瑞禱郎中甲。藏冰水製
五色菊。

(完)

黎忠愍公明季來廣陵。時值吾邑鄭超宗先生作黃牡丹會于影園。忠愍製七

律十首。奪得狀頭。口口口先生評。抑何榮也。茲花底拾遺百五十餘條。約束芳
芳。平章佳麗。誠可謂入名花隊以藏身。現美人身而說法者矣。心齋居士題。

卷一 花底拾遺

十

香 鮑 叢 書

補花底拾遺

歙縣張 湖山來著

嶺南黎美周先生著花底拾遺百五十餘則約束芬芳平章佳麗現美人身而說法入名花隊以藏身真令人豔動心魂香生齒頰竊效顰于西子同避世之東方補其缺略空慚狗欲續貂仿厥體裁或者蠅能附驥云爾

百花生日約鄰姬共視 藏花瓣裝繡枕 紉蒞 製小旛倩郎書字 戲以

松針柳線為耶製荷衣 聞雨聲命侍兒為花張蓋 選佳花彩蝶入繡譜

夏月以蕉葉代簟臥 席草坐 晨起吸花梢露 選古人咏花詩 自繡梅

花帳 收柳絮作茵褥 數花鬚 剗蓮房作茗碗 出巧思作花下朱欄

共耶考訂花譜 戲學鳥語 採百花可入藥者 蓮瓣書佛偈 織指剗蓮

房送郎口內 製花范 握蓮子教郎射覆 製小詞鐫竹上 散花供佛

調丹青諸彩色染菊蕊 薛濤箋自寫藝蘭月令 梧葉落取製爐灰 搗花

汁染詩箋 桐葉學書 噴鳥啄含桃 剪桐葉作弓鞋樣 約鄰姬鬪草

卷一 補花底拾遺

十一

香 鮑 叢 書

花露和粉傅面 中秋夜 豔裝種鶯粟 製花謎 倩郎簪花 荷葉貯水盥

織指 屑香瓣 實錦囊 為耶製踏青鞋 擷花釀酒 折垂柳作同心結

洗桐 紉五色紗囊貯花種 製菊苗柳芽作茗 坐桐陰待月 囑耶命奚

奴採紅葉 課婢灌花 花下晚粧 教鸚鵡百花詩 拜花神 囑耶攀桂

花露與兒洗面 澆花 搗鳳仙花汁和粉傅面 噴水潤莓苔 鄭花蕊賺

金魚 燈下位置花影 縛花毬 (完)

燕臺花事錄 寄園寄所寄摘錄

笠翁偶集摘錄 雪鴻小記題辭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艷四二則

竹西花事小錄 吳門畫舫續錄

影梅庵憶語 畫舫餘譚

黛史 秦淮畫舫錄

序

燕臺花事錄何爲而作也。明人有言。窮措大抱牀頭黃面婆。子自云好色豈不羞死。此言固也。而義未盡。人間真色。要不當於巾幗中求之。不則歷徧青樓。亦只得賸物耳。京師女閭。視臨淄奚翅十倍。營騰過眼。尤覺無花。而選笑徵歌。必推菊部。其間不無粉飾。亦判媼妍。所謂天然美好者。歲要得一二人焉。豈西山多白櫻桃。花秀氣所鍾。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間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燈窗無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蓋懼美人遲暮。藉以稍留顏色。雖然。人情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香山早經道破。遺珠之憾。僕也。先翠芳而雪涕矣。長安道上。大半看花。各舉所知。是望諸寓公之好事者。蜀西樵也。識。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二

香艷叢書

燕臺花事錄上

蜀西樵也

品花

朱靄雲。字霞芬。京師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狀頭。爲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紅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憐。性敏慧而蘊藉。士夫多自視弗如。吐詞尤雋。每發一語。輒傾座人。花晨月夕。景辭門外。車馬喧闐。大都爲郎來。而酬應紛紜。入夏病幾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當珍惜護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隸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豐潤。性溫婉。對客殊落落。而與交久。輒有飛鳥依人態。其銷魂蕩魄。尤在星眸斜轉時。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歲病幾殆。近漸愈。而體多倦。深夜招之來。每倚肩作枕。闔眼朦朧。同人憐之。無怪其不工酬應者。

賈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師人。年十七。出聯星。予識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剛健婀娜。兼擅其勝。所演打灶諸劇。有獨步燕台之譽。乙亥重晤。則非復張緒當年矣。性不諧俗。於同輩亦少許可。時人比之梅花。故門前車馬稍稀云。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二

香艷叢書

絢春。姜主人雙喜。字儷雲。直隸河間人。年十七。出春馥。亦於癸酉識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飾。性慈喜。諧笑不與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蔣雙鳳。字扶雲。年十四。迴波流媚。貌亦白皙。是爲後起之秀。

錦雯。劉主人雙壽。字眉卿。京師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識之。姿首娟秀。過於所識諸郎。性溫和。不見喜愠之色。顧不能飲。甫舉杯。則紅潮暈頰矣。近喜閱聊齋紅樓諸說部。學書饒有力。文安見有弟子田雙慶。字雲卿。年十四。顏色如桃花。能演揶揄諸劇。

番蕙。蘭字緞仙。江蘇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書習史鑑。喜與文士清談。聞其先本宦族。沈淪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師人。年十九。出瑞春。結束登場。儼然莊婦。而歌喉清婉。尤有繞梁韻。其得名在癸酉前。見人殊落落。近則閱歷世故。每與談。輒如聽枯

枝兒。聲聲打人心坎中。

謝寶雲。字月珊。年十六。劉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師人。瑞春弟子。當癸酉時。謝生劉淨與姚妙珊合演進宮諸劇。令人耳目一快。近則姚謝已不能登場。而劉音益清健。且其軀復偉岸。乍見之如貴介中人。至所繪蘭。亦有譽之者。

王喜雲。字爵卿。京師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顏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斌媚者。故演攬諒諸劇。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兒。字萊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滿月。酬應如成人。以武劇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師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飾。性聰穎。解作書畫。善演思凡諸劇。燈紅酒綠。尤喜唱大江東去。其亦巾幗中有鬚眉氣者耶。

陳喜鳳。字桐仙。京師人。年十六。本綺春弟子。今歸遇順。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顧妝束登場。則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與人交。落落大方。無狐媚態。陳嘯雲。字琴芬。京師人。年十五。景蘇弟子。音清越以長。對面樓頭。人聲騰沸中。能聞其語。童牙孤露。每演掃雪諸劇。淚隨聲下。性尤誠實。不欺人。以此多之。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四

香 飽 叢 書

艾順兒。字麗琴。京師人。年十五。嘉穎弟子。英爽不羣。音復清越。演乾元山諸劇。令觀者眉飛色舞。近易丈夫為巾幗。豈視師欲束其不羈之態耶。

張翠喜。字桐仙。京師人。年十五。聲振弟子。初頗靜默。近稍狡猾。石頑道人謂其姿首足駕如秋而上之。予則感其有愛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隸人。吳愛林。字燕芳。京師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語囁嚅如新鶯。初不與人洽。偶撫之。輒欲嚙。近則頗工酬應矣。吳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遜。又其弟燕香。齒尤稚。演冥勸諸劇。名過兩兄。以崑弋腔較勝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儂。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額秀腰纖。語音清脆。歌場一見。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還遂疎。然知予所在。必徑來佐酒。亦復楚楚可憐。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間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猶為耿耿也。

梁雙喜。字蘭君。京師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燈紅酒綠間。星眼迷離。微露玉頰。於當年露香。蓋十得四五焉。無怪鷓鴣君之傾倒。而予亦對新人如覩舊好也。

陸春燕。字蕊仙。京師人。年十四。安義弟子。妝束上場。宛如好女。腰肢孌娜。體態輕盈。只合以香扇墜目之。音尤清脆。隔簾嬌語。殆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歲花榜狀頭。舍此奚屬耶。其同懷兄春蘭。年十六。貌僅中人。歌喉瀏亮。獨出冠時。

都門小住。閱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曾把彩毫留麗質。落花一任去來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臨川寓所書。

後錄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蘇人。年十七。名優小金子。出春華。癸酉時正負盛名。予初入歌場。見其作出塞小雙手。捧紫棗。琵琶侍王嬌。側脂香粉膩。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鳳陽公子招來佐酒。細視雙眸。畧具雌雄。而妖冶之態。蕩婦弗曾也。工絃索。能度湖船諸曲。乙亥重晤。尙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輩中之有情者。雷金福。字蓉仙。京師人。年十八。金樹弟子。癸酉時隸瑞和成部。日日演劇。予往觀最多。貌白皙而笑靨微過。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五

香 飽 叢 書

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蓋亦以色選也。亥子屢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顧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脫籍還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塵。無復登場獻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師人。年十八。出聞德。善演武生劇。名久噪。蓋其結束登場。翠以香孩兒目之。近病重聽。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嘗演斷橋諸劇。亦有名。近淪落不可問。又寶善陳荔衫。亦以武劇名。近病歿。

劉喜兒。字穉蕪。京師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豐潤。雙瞳剪水。一顧撩人。幾與孟如秋相伯仲。設粉黛登場。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寫諸劇。又綺春弟子秦鳳寶。字豔仙。貌最豐。時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劇。名出劉上。乙亥秋病歿。

張菊秋。字憶仙。本名棧。廣西人。年十七。蘊華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買蕙秋。姿首過之。演賣藝諸劇。其武技有足多者。

張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韻梅。俱京師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張歌喉較勝。與人言溫婉可聽。郭工琵琶。為近時陳桐仙之亞。有真性情。每語及同輩淪落者。輒泣然泣下。

余錢張顧有時名底用區區月日評爲惜凡葩易搖落拾將殘潘綰翠英十
二月立春後二刻蜀西樵也誌於浙灣樵局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六

香 鮑 叢 書

燕臺花事錄中

蜀西樵也

詠花

諸堂聯帖佳者殊鮮必大雅而穩切斯足尙耳錄愜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索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春前花

福雲云神仙家世傳梅福京雒才名愧陸雲雲爲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蓮溪生贈

予重入都贈之云南國慣生紅豆子西山多種白櫻桃

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予云如是我聞聊復爾秋來客感甚于卿

遇順桐仙云焦桐入聽有仙則名

豐振桐仙云桐雲拂翠迎玄鳳仙露溥花護曉鶯蜀青山人贈

余將出都贈之云桐院月明秋擲笛仙山風結客迴帆

美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卷三 燕臺花事錄

十七

香 鮑 叢 書

芙名玉福予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

福兒云清福誰堪堪風月主是兒生有雪霜姿蜀西君贈

雲卿云雲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軍湘舟撰謙丞贈

蓉仙予云蕊榜新開芙蓉鏡下及第雲璈疊奏神仙隊裏逢君

倩儂予云曼倩諷諧詞絕妙吳儂烟水氣都消

蕊仙予云蕊榜會看新及第仙人間說舊吹笙

諸郎壁上扇頭詩詞頗有可觀惜未多爲鈔記如霞芬扇頭之未應小坐香三

日眞覺無言動四筵露香扇頭之容易蹉跎聯袂後最難消遣送鉤時均忘全

首茲錄其尙堪追憶者

梅主人處有長沙李君詩容墨蘭並題句云蘭夢低徊感夙因爲君援筆寫丰

神春風山下藤蕪路一笑相逢是舊人

徵江漁子爲眉卿題畫六絕句錄四云層嵐潑翠水拖藍春影蓬蓬曉澗含橋

上赤闌花上霧天涯三月夢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絳樹雙聲酒一卮天也奈

何應補石。花雖頃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來波。烟雨江干落絮多。雙槳渡將根
葉去。愛河流盡是香河。西陵松下舊同車。嫋嫋風前小樹花。彷彿櫻桃斜咋路。
重沿春水覓胡麻。

高陽酒徒出都後。懷諸郎絕句錄尤云。俗世而今無賞音。幾人真箇解琴心。青
衫贏得多情淚。翻覺琵琶怨恨深。遇順桐仙盈盈十四妙年華。一縷春烟隔絳
紗。如此嬌憨誰得似。前身合是女兒花。霞芬箇儂生小解溫存。曾爲將離勸玉
尊。別樣風流天付與。眉梢眼角總銷魂。如秋流鶯清脆啾啾珠。若箇嬌憨未解
愁。贏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剪雙眸。風琴衣香新熟麝蘭膏。酒綠燈紅與自
豪。縱爲東風開笑口。也應珍重白櫻桃。儂雲一笑嫣然勸玉觴。須臾舉座客如
狂。銷魂豈竟能真個。不信溫柔別有鄉。柔仙人生能得幾良儔。別後相思未肯
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風流。露香底事憐卿轉負卿。夙緣豈竟有三
生。櫻桃館裏花多少。一樣春風忒薄情。美秋呢喃小語隔窗紗。掌上輕盈未足
誇。可惜畫堂雙燕子。祇飛隻影入王家。燕芬燕芳多情如此太纏綿。淚溼青衫

卷二 燕臺花事錄

十八

香艷叢書

我亦憐。却羨周郎時顧曲。醉醪一醉即神仙。誰振桐仙揮手天涯感不禁。如卿
傲骨少知音。祇緣一曲離亭宴。牽惹相思直到今。羽衫
征驂將發且句留。手拂絲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調彩鳳。有人背燭替花愁。此選
園花隱送曹邱生出都四絕句之一。蓋有所指。鍾子安寄都門諸友之一云。回
首歡場樂事遠。翻疑昨是歎今非。酒痕瀉碧留花醉。波影流黃帶月歸。秋老孤
鴻嗟獨去。春來雙燕傍誰飛。爲言沈約多情甚。瘦減腰肢尺二圍。春來句指杏
春燕芬燕香也。

高陽酒徒題露郎淡墨風蘭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臥蓬萊境。撲鼻忽聞
空谷香。宮頭望見姮娥影。姮娥舊住廣寒宮。天上何年謫輭紅。手拍紫雲歌一
曲。滿衣香惹桂花風。風流旖旎真無兩。記得前身金粟相。芸管傳來秋水神。花
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會畫壁。相傳縹
嶺愛吹笙。吹笙騎鶴趁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情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敢詔旌
陽井。翻憐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惹好風留畫扇。恰憐清露被微香。

香國瓊姿誰第一。天挺芳蘭誇秀質。豪量吞殘李白杯。彩箋豔過徐陵筆。蘭兮
蘭兮謝繁華。梨園無此好奇花。自昔詩標君子格。祇今春在美人家。美人遲暮
尋常耳。難得餘芳常竟體。隋苑能爭秋菊名。楚詞合共申椒美。吁嗟乎穠豔天
姿閱靚妝。國香如此合稱王。櫻桃館裏花千樹。輸與秋風桂子芳。

遜園花隱前題云。燕草淒淒冷碧絲。素心從古賞心遲。臨風寫就離披態。愁絕
香耶運腕時。如此幽姿未出塵。國香無主歎沈淪。勸渠改畫桃枝豔。應許飛花
上錦茵。明童墨蹟寓公留。天壤王郎慣種愁。漫向芳魂歌楚些。護花不力此生
休。緞芳我亦悵前因。楚澤迢遙莫問津。欲與同心契蘭臭。展圖何處覓佳人。
夢餘倦客前題云。旖旎臨風逞淡妝。自將清夢託瀟湘。笑他桃李誇穠豔。誰向
花叢號國香。漫將空谷歎沈淪。荆棘叢中遠俗塵。領取孤芳惟自賞。多應寫照
自傳神。

且開生前題調寄兩同心自然幽雅淡絕丰神。寫照中銷魂真個。無言處竟體
清芬。不爭似錦帳韶華。紫陌香塵。况是豔裏真真。別有人人。抱素心誰憐惹

卷二 燕臺花事錄

十九

香艷叢書

質。傍空谷風證蘭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縷魂痕。
滋茸前題調寄滿江紅用聊園詞鈔首闕韻云。道種靈芽。又幾荷臨風茁也。各
抱幽香。矜品格難分高下。獨與素心人共對。鉛華淨洗真瀟灑。想冰壺濯魄。幾
多時揮毫者。

香國裏。春歸社。花叢外。風連野。把丰標萬種。一齊傾瀉。寂寞軟紅塵裏客。茜紗
窗下杯同把。爲他年開卷。便相思殷勤寫。

馥森東壁有金鏤曲四闋云。如夢春雲曉。徧天涯東風院宇。燕鷺曉覺。草長紅
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鬢楊枝俱。忽墮明珠金尊側。有車輪乍向腸
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偏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
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掃。渾不似當年懷抱。鷓鴣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
生早。無一語。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憑準。翠翦銖衣神仙
侶。玉袖裏。回自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塵。與土且。因風吹上。卿斜領。勞
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腹無多。銀屏畫燭。淚花紅凝。題偏人問芳華

怨彈到瑤琴絃。冷算宛轉留渠應。肯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凄緊。嘶
遠騎酒纔醒。芳草知時節。忒恁流鶯囀。後。珍叢消歇。多少花前驚心事。曾與
斷紅細說。已甘載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幾
圓缺。人閒寶鏡紅錦拂。儘留渠團圓樣子。影兒離覓。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
尋消問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簾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
須折。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
許。恁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菱花可解閒言語。雙鬢亂。甚心緒。
芳塵婉變離鞍路。不分明脂粉粉悴。鳳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迴腸細
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擬管。唱金鏤。按
此乃粲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癡漁。望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涉江何處碧。
櫻桃隔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
人醉小寒風。春到又匆匆。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癸酉十月出都。眉卿來送云。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一

香飽 叢書

云。眉卿時居櫻桃斜。予入都首識之。未免薄倖。故贈聯云。眉心似縮連環結。卿
我應修福慧緣。讀此殆難爲懷。丙子詢諸眉卿。則作者已登兩榜矣。
朱西齋爲月珊作牡丹并題浪淘沙云。錦幄護瓊英。過了清明。姚黃魏紫鬪傾
城。誤信胭脂容易買。却費調停。舊約記三生。試訂香盟。媧皇煉後倍瓏玲。幾
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且閒生將出都門賦。長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鳳城春色。一醉醒來。又成分折。
酒裏猜枚。鏡中窺影。更何日斷腸無那。生怕聽宵來笛。笛縱有情時。也只解聲
聲悽惻。安得買金鈴十萬。省却落花狼籍。櫻桃樹下。別離後。問誰憐惜。算此
去一縷相思。亘千里長空寒碧。歎同是天涯。衫上曉痕紅溼。其兄高陽酒徒途
中賦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闊。似一行飛雁。無端分折。握手臨歧。幾數語。偏又征
車催發。捲地驚沙。參天枯樹。紅透霜林。葉。君應輸我。萬山看徧殘雪。最是
小鳥依人。離鶯解語。也惜尊前別。儘盡相思無限債。更向阿誰分說。酒綠精枚。燈
紅度曲。風味全消歇。者般離恨。都從情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揚往

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不
分。今夜真無限相思淚。和蠟燭。總灰燼。淒絕夢魂難寄頓。半只爲舊家輕俊
惆悵黏花。繫月。渺渺關山。東風無信。燕臺那邊。歷亂愁絲沒理論。算王昌便爲
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贈蓉仙聯帖云。鄉夢惹蓉城。趁帽影鞭絲。萬里壯懷來日下。秋心託仙
子。看花團錦簇。一年游興寄天涯。酒間援筆立成。不愧才人吐屬。客寓都門日
久。屢散千金。癸酉晤於青城主所。人極溫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
郎呼爲醉劉。予作歌贈之云。伯倫一去二千載。醉鄉之春今尙在。攫金莫笑劉
又愚。幾回酒渴思吞海。君家豈其苗裔耶。十年看徧長安花。有時乘興忽大叫。
青天白日餐流霞。醉來每被青樓笑。得遇王郎作同調。燕臺楊柳無新枝。惟有
櫻桃花絕妙。勸君更盡酒一尊。隨我闖入羣芳園。金鈴萬箇護不得。芙蓉一朶
風中翻。置酒中庭爲花惜。祇恐秋容變成白。雙鬢春雲出岫來。清歌便布瑤臺
席。夷甫有癖不言錢。次公之狂母乃顛。佳人親口贈名字。醉劉乃以先生傳。吁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一

香飽 叢書

嗟乎男兒三十不稱意。久住都門甚矣。憊。牀頭散盡千黃金。到口只期謀一醉。
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緊拂衣還。我亦青袍苦塵漬。天香柱向蟾宮攀。麴生
風味聊復爾。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甕知誰作主人。飲榼也合稱名士。人生何者
能無愁。呼奴爲我營糟邱。君不見滿天風月正無價。如此清涼有醉劉。
舊爲露郎贊云。身材秀削。語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憐。盈盈欲淚。
微嫌不足。任性負氣。南昌君見之笑曰。其不足處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
人詩云。慶郎嬌小太憨生。花裏櫻桃換女貞。授色尙能存古意。賞音誰與賦閒
情。客愁黯淡期同調。卿輩流連莫殉名。大願有船應共載。笑憑佛鉢保良嬰。與
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賦別某郎云。爲底情深爲底癡。櫻桃花下立多時。明知
不是春風主。偏學流鶯占一枝。杜牧休辭薄倖名。酒和淚點滴盈盈。朱衣不管
青衫溼。斷送西州太瘦生。撲朔迷離太不堪。愛他情性最嬌憨。學書教做平原
格。特地撩人共手談。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場粉黛渾拋卻。贏
得雙眉別樣蟲。怕人煩惱愛人憐。一笑迴身恰並肩。親把碧瑤盃贈取。醉舒纖

腕叫張拳。畫梁吹過少男風。乳燕含嬌語最工。情急偏生無一語。祇將清淚點
雙瞳。任是無情未忍休。本來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擘柯月。別有離人一段秋。
明鏡如樹助。敝車羸馬別東華。從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斷腸花。懣雲一笑
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見時歡笑語。偶。忍再當筵唱。憐儂。生受玉紅纖手遞。芳
醪留不住。萍蹤。記占重陽一日先。偶乘風雨話纏綿。怕聽失意將離別。淚點羅
襟絕可憐。兩約天街放榜時。過聽帖報莫來遲。明知好事無憑準。耳語相商苦
太癡。陶然亭子祀文昌。鏡兆都含桂藥香。虔炷旃檀祈一紙。可堪天壤有王郎。
教書名字趁宵分。真假從人間轉殷。一落孫山動凡想。仙才都讓沈休文。愁裏
聞歌沒奈何。非關塵海有風波。些時歡笑些時惱。累煞纖眉鎖處多。分將蜀錦
作纏頭。硯篋楸枰取次留。祇是科名聽不得。怪他偏索狀元籌。道我多時見太
非。何曾相愛便相違。生。生。輕語難禁受。酒盡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諧。難
作空花鏡裏含。怪得前宵分楸枰。嘗將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話別。
後二日夜。青城主復饒於此。車中感賦云。雙腳踏徧玉塵沙。除却櫻桃不是花。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一 香館叢書

日暮寒天江水遠。斷無游子向天涯。勸我遲留意最長。會逢恩詔出明光。蟾宮
不織登科記。枉說城西製錦坊。丹砂無術點黃金。賸有蕭郎一片心。置酒要煩
歌折柳。無端鳩鳥集前林。教裁蜀錦換纏頭。教覓西江碧玉甌。教製蠻韓護織
體。笑渠原不是蓮鈎。約我閒房話別離。送行應有斷腸時。四牌樓裏新居遠。只
是搖頭不道知。離離一日勝三秋。賴有良朋舉酒籌。情到極時翻淡漠。更無餘
意強遮留。硬說相拋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憐。師門何計能離却。翻向黃姑乞
聘錢。埋怨多般未肯言。知從何地解煩冤。癡心苦把離愁說。纔得雙瞳惹淚痕。
一面緣成百面緣。記堪私語倍愁牽。京華強別休回首。車馬何時賦北旋。再憶
云帖報驚傳第一聲。喜聞同姓急聞名。怪來說是陽平客。鄉里空煩記得清。豔
福從知釀禍胎。非關奴輩利吾財。偶因小隙真成惱。親受牽裾屈膝來。靜愛姑
姑宛轉鳴。花壺纖手笑相擊。教藏懷袖休輕放。候暖時間一兩聲。阿芙蓉染指
頭香。火熱輕挑半段槍。清瘦合教憐阮瑪。怪人多事口先嘗。也知時命偶相遭。
文字何曾若個豪。生怕酒闌愁思起。幾回低勸別牢騷。四更人倦夢無聊。清脆

喚聲聲也。樵一出都門三十里。宵來纔算可憐宵。又見江郎扇頭時。官到廣
文原太冷。客非騎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嘆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癡不
過招厭。狂則必招忌。若予殆癡而不狂者歟。後見賦別八絕句。為惜春生登諸
申報。並跋云。僕小住燕臺。與就風月。櫻桃花好。買醉難辭。偶於某某堂上。見也
道人留別某郎之作。覺情文之斐。更感慨而歎。歎者。其有憂患乎。至作者
姓氏。詢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於情歟。數千里外。竟獲賞音。附書誌感。
丙子田都誌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負好春。秋花合伴苦吟身。偶然忍淚談遺墨。
纔信深心出美人。文豈能工偏譽我。情如此重轉傷神。憐渠贈別難為語。含笑
從知未是真。別後真成一見難。怪渠生小話無端。差池燕羽驚初見。溜滴琴心
却再彈。已隔天涯猶想像。重來人海定盤桓。明知情盡愁難盡。忍與空花比例
看。桐陰拂翠月空明。見我時繁惜別情。嬌小何曾識文字。纏綿端不羨科名。竟
將遺墨收藏好。却惹歸人感慨生。十四言中無限事。宵深乘醉手揮成。
偶與所善某郎。既而悔之。填薄倖詞製繡帕遺之云。一聲長歎誰分遺柔腸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二 香館叢書

寸斷。便斷也教人憐惜。忍把負情儂喚。奈罡風吹下梳翎。天涯認作將歸雁。縱
酒滿金尊。花飛玉笛。贏得淚珠偷喚。端怕煞淒涼境。渾不耐些時不見。怪來
遲片晌。伴。伴。嘆。忍。笑。寒。寒。更。數。盡。重。開。宴。者。般。留。戀。算。甄。生。薄。倖。櫻。桃。錯。打。黃。金。彈。
從今過犯。折卻相思一半。
憶昨蝶戀花六闋云。天半朱霞鷺乍見。嬌妮風流。眼角含嬌盼。問姓便將儂姓
喚。爭禁得者般溫婉。小坐餘芬都不散。靄靄春雲。慣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
小擅。管深忍病陪歡宴。
雅俗憐渠都得半。撥盡檀槽。又把絲桐按。彈到仙翁腸欲斷。隨風肯逐霓裳伴。
艾艾期期聽總慣。喜遇知音。一鳳當筵喚。莫道登場歌婉轉。青衫濕透紅顏
滿。
喜是杏林春日燕。箇甚愁癡。解捧雲郎視。袖底芬芳渾不辨。侵肩故故防人看。
一笑登場妝束換。酒後茶餘。却又清談慣。別樣聰明流到眼。十三年紀今剛

記得歌場剛一見。秀入眉峰。更瘦腰輕倩。儂爲情癡應趁願。宵深強便持箋喚。亦有悶懷難自遣。誰分琴徽。中道鴟絃斷。無限花飛春不管。重歡已是離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洩春光。幻作紅衿燕。削額髮垂剛不掩。朱唇小結櫻桃半。道是蕊珠仙被謫。絮語呢喃。妬煞新鶯囀。嬌娜妝成偏汝慣。儘呼醋醋將誰怨。

玉笛悠揚聲不斷。順口歌成。愛個兒清婉。窄袖短衣妝束慣。登樓忽露紅妝面。一體靈狸誰解辨。綺麗叢中。且把胡琴亂。只是從人邀拇戰。當筵依舊豪情見。

燕臺花事錄下

蜀西樵也

嘲花

金谿朱春舫戲贈秋芙聯語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處裝紅。諧語殊堪噴飯。

嘗攜諸郎游天甯禪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長伸手。只想要錢。某耶略解對而不對。為潤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會冤斗。聞者大噱。

十三日者。秦侖有盛名。京師婦孺皆知之。同鄉某水部子甫數齡。善屬對。人舉此命對。即應聲曰。六一翁。廬陵有知得無乾笑。京師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擊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寫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即飄蓬。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擊海中尚有如此苦惱。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五

香 齋 叢 書 十 二 集

都門雜記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戲且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語雖粗率。而予目擊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復思思。走走重走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處走。女亦無所思。女亦無處走。昨夜見紙條。也樵大擺酒。同行六七人。獨不與我耦。往歲客京華。同年多且有。

亦作狹斜游。舞袖大垂手。開筵執主賓。雄辯傾左右。行樂未及央。棄予如敝帚。獨自冒雨歸。茫茫喪家狗。此青城主調予作也。

予戲寄子周云。為我殷勤問某郎。年時玉體較前長。樓邊有眼飛新斗。竈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寬紅結束。上墳應着素衣裳。更饒一酌查關好。十四嬌娃放下妝。

某溺於珠耶。約借遁。格於郎傳不果。計無所出。遂就縊。時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懸。可謂雅切。

京師照相館。近有數家。當以萬且園者為最。有一紙。桐仙危坐鼓琴。萊卿佩洋表。執離扇聽之。予笑謂人曰。此當名雅俗共賞圖。

3408

3407

中書君語予曰。爵卿熱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熱。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熱。直謂之炎涼可耳。

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厭之。予私為之解曰。此君不讓古人。怪詰其故。則應曰。子不讀明人文乎。所謂相公厚我。我厚我。且虛言狀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觀小郎與客作象棋戲。郎局將敗。予戲曰。象過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則可。客訝問故。曰。佛有云。象馬兔三獸。渡河即此。注脚也。相與軒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

諸郎閒有譚號。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對筆秋。鄭麗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楊桂雲為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為又紅。又甜也。為之絕倒。

小郎問予曰。狀元幾年一箇。告以故。則遲疑曰。設無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極盛。歲取之不盡。不似若輩花榜狀頭之每艱其選也。郎甫首肯。一醉漢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話。

卷三 燕臺花事錄

二十六

香 齋 叢 書 十 二 集

或於燈紅酒綠間。導予以謁當道之利。笑謝曰。僕誠愚賤。竊謂向達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香豔叢書

一千集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聲容部

湖上李漁著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為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之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者為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為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

笠翁偶集摘錄

香豔叢書

難親。天香未遇。即強顏爾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音容。侈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暗想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宮窈窕。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為行雲。暮為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事可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譜而為法。未有不入間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嬌媚多端。畢竟以色為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下染匠未施。濃練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白非然。白難而色易也。曷言乎

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為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蒙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于淡。以脚地未盡。精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全無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殿。瓊樓。亦難望其變深。為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為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難。難為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為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扣天工。不能強。既有者而使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而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而面黑于身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老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

笠翁偶集摘錄

香豔叢書

者。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内。在外則有風吹日晒。其漸白也。為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暑。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淺。者。淡。矣。釐。則。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醜。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細。緻。之。未。經。熨。靴。與。履。之。未。經。揷。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深。者。似。淺。一。經。熨。揷。之。後。則。文。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植。之。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充。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為。人。爭。取。其。黑。而。醜。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誥。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秘。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子與氏筆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贊陳其說。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異日司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大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矜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迴環其目以視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矜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二

香艷叢書

之中。卽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法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曉曉徒滋繁瀆。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性情。當與眼目同視。然眉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麗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麗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于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麗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卽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畧存山意。或灣其上。而不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邪冲。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爲近瀑。反新月爲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知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爲溫柔鄉。擇人非爲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脚。似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指爲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畧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骨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卽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攬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搗衾。觀之興。索捧履進酒。受者眉攢亦大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爲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觀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觀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則不容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卽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醜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己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四

香艷叢書

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與周相國以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卽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別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徧游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履步如飛。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浚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卽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類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者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乃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予請不信者。卽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信。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

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娶妻必齊之。要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大意而已矣。驗足之法無他。只任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則難行。正則自然。歪則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穢氣。大約穢氣之生。皆勉強造作之所致也。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為美色。烏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則今時絹做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燈。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為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己。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為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五

香艷叢書 二 十 集

事也。吾于態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我作天地鬼神形體。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醜者愈醜。且能使老者少。而姪者妍。無情之事。變為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為媚態所惑。而不為美色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敵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為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為要。態天自生。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惜。天生強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

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曠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為物也。何如其為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既為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盍亦舍精言。畧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為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為榜樣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覲覲。強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即擡。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擡。俟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即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襟。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地。故也。然儼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六

香艷叢書 二 十 集

簷下。衣衫之濕。數倍于前。而此婦代為振衣。姿態百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而生態。然彼豈能必天復雨。先儲其才。以俟用乎。其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于身外。令人愛生憐。不俟媵。媵。大露。而後覺也。斯二者。皆婦人媚態之一班。舉之以見大較。意以年三十許之貧婦。止為姿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為用。豈淺鮮哉。

人間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既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為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為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增。其木強奈何。

修容第二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粧飾。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即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爲神。我即欲竭心。神創爲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于一。一日務新于一。趨而過之。致失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七

香館叢書

痛懲其失。著爲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使有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之末俗。著爲章程。非草野得爲之事。但不經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日趨日甚。則在生而爲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矧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予爲修容立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盥櫛

盥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不侵。况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相換。擦所至之處。即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亮于面。似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馬面之。白不均。即從此始。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

即不能上色。偷于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爲油手所污。迨加粉搽面之後。則滿面皆白。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聞人儘有知之者。尙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即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即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即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即洗。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也。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八

香館叢書

善櫛不如善篋。篋者櫛之兒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現相。不則一片如氈。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髮。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篋。篋精則髮稍儉。其儲則髮稍損。頭痛。不數下而止矣。篋之極淨。使便用梳。而梳之爲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爲求新。古語雖然。非爲論梳而設。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即搜根剔齒者。非油浸十日。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粧飾而成。隨手縮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爲烏雲。呼髻爲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

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
意爲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
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
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
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而身爲帶者。
鉢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
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翠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一婦
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鉢盂者。此婦必絕然而怒。怒而繼之以
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
梳之髮。不妨日異月新。但須實爲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
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其質。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
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
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九

香 齋 叢 書

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四字。猶爲有定之稱。其實雲
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肖雲
而爲髻。復肖髻而爲雲。卽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矧未必
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
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
或簪以時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
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
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已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髻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
于其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粘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
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
以髮作線。纏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髻作小龍二條。綴于兩旁。尾
向後而首向前。前綴大珠一顆。近于龍嘴。名爲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
以假髻作波浪紋。綴于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爲之。是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

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
易藥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髻。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
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朵。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
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
噫。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警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
來綉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
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皎艷。而能偶擅其奇
者。總之一。有此種。卽是天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
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
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甌。醞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羣花
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浴之後。搥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味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

香 齋 叢 書

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爲佳。不似他種香氣。或
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卽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漱口。皆是閨中應
有之事。皂之爲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
盡無遺。由此推之。卽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
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作者。一浴之後。香氣
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
爲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
策也。至于香茶漱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
重止毫釐。釐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
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
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
言之。菓中荔枝。雖出人間。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
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日。但恨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

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是其選也。人間沁口之香。為美人設乎。為伴美人者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為人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汚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偏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而欲以魏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汚人。人自汚耳。人謂脂粉二物。原為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微施粉澤。略染暉紅。有不增嬌益媚者乎。使以媿顏陋婦。而丹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眾者乎。詢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還白。黑上加以白。是欲顯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試以一黑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一 香地 叢書 二 十 集

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自黑而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背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即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而且相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為難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為紫。以紫之為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瑞矣。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輩無緣。終身不可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脂粉多施。擯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傅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

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為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請以他事喻之。磚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者觀之。是以厚薄相均。混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併為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勻。巧者亦不能偏及矣。粉壁且然。況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為二次。傅之先。俟其稍乾。然後再傅第二次。則濃者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勻。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深淺之間者。則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為紅。再使紅變為紫。紅即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先使白變為藍。再使藍變為青。藍即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為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為深白。非使純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一 香地 叢書 二 十 集

黑變為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為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用粉勻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為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己。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勻面必須勻項。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場之鬼臉。勻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古廟之社。至于點唇之法。又與勻面相反。一點即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長短寬窄之痕。是為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為宜。着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為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

其地人與地習久時相安。以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以窄。短者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爲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慎。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覆淺之論。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請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其賤。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巧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爲畫棟雕梁。即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三

香飽齋書

者常見。幕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入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叙入閒情。噫。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色過白。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鏡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纏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環鬢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人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畧述求真。

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真。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粧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鈞窈。是以人飾珠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二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豔粧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極。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靈用骨角。勿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飾鬢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朶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樹。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四

香飽齋書

則當遍訪名花。植于園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綴雲鬢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親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粧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于糞壤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錫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擔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日。便宜不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朶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奚止于物。吳門所製之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真。

者綴之則因葉真而花益真矣亦是一法。時花之色白為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含插髻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原為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髻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使天下去質存真奈何教人為偽余曰生今之世行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為然矣與其飾以珠翠寶玉不若飾之以髻髻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之物以此為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濫費與崇尚時花鄙黷珠玉同一理也予豈不能為高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簪之為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為上犀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

卷一 簪飾偶集摘錄 十五 香 鮑 叢書

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牙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髮服貼為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粧艷服不得不畧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為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若飾以珠翠則為福建之珠燈並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為燈也猶可厭况為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綉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而不貴精也紅紫深艷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而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而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命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

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為讐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麗者愈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不得已而強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之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麗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麗精則愈彰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為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為麗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麗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麗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麗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絀與縵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即是精中之麗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密漂染精工者即是麗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

卷一 簪飾偶集摘錄 十六 香 鮑 叢書

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神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太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詩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而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為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

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在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即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美服相觀。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色原不艷。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欠精。即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其制。則青上灑線。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即有所變。亦皆舉一廢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則零碎補之。服俗名呼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七

香 飽 齋 集

必製為全帛。剪碎而後成之。即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故強存其迹。贊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二條。廣為數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為之。蓋由縫衣之好。匠明為裁。剪暗作穿。竊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羣然而白。微之毀成。片者為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為百納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於氣數。此制不助于今。而助于崇禎末年。予見而詫之。嘗謂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闖氣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偶中方令。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革。偷遇同心。謂芻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前弊。則予為是言也。亦猶鷄鳴犬吠之聲。不為無補于盛治耳。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

斯為得體。即使難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同。更須裏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颺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為愈也。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搭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繫縵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搭。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粗。一束以帶。則粗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搭宜着于外人皆知之。繫縵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內。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裙製之精。隨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八

香 飽 齋 集

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飄。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拖裙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况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穀輕綃。可以八幅。十厚幅重。則為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其所以為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謂乎近日吳門所尚百褶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襖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飄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亦豈粧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

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有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子所著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襪。其實襪卽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誠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尙白尙淺紅。鞋色亦尙深紅。今復尙青。可謂制之盡美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盡美而。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仁人助力。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僞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於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

大而不利。于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者形之。則似鶴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底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事背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闊而大也。尙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尙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豈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尙可觀乎。此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裹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十九

香艷叢書 二十集

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如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其小形。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尙其實。如尙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爲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之飾足。無乃大襲名器乎。嘗見婦人綉襪。每作龍鳳之形。皆味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爲拈破。近日女子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于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則爲走盤之珠。使作陽臺之雲雨。則爲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著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覈婦履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余懷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烏。黑烏。赤纁。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二十

香艷叢書 二十集

黃纁。青勾。素履。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履。命履。散履。可見男女之履。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皆綴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綉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令宮嬪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髻髮眉目。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蹀足。跌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纖纖。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晉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尙少。

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襪。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襪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襪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有底。乃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罷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劃襪下香堦。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繫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香奩。詠玉。臺者。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令人女子。襪皆尙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

笠翁偶集摘錄 二一十一 香 飽 叢 書

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蓋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宦。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嗜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同。娶妻如買田。庄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游觀之物。卽拔而去之。以其爲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爲一情。而設所重在。

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譁。所者非所問。所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宜淫而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爲一。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能攻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紉爲賤役。視鍼絲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借老嫗貧女爲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爲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不及女工者。以描龍刺鳳之事。閨中人人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蠶織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

笠翁偶集摘錄 二一十二 香 飽 叢 書

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實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能精一字。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賬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爾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婦人讀書習字。所難止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

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貴在情實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蓋有幾人。如必俟情實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為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累。則一年半年。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竟句矣。乘其愛看之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則書非師也。不怒不戚。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閱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為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其枕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為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有說話鏗鏘。無重複聲牙之字者。即作詩能文之料。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一十二 香 飽 叢 書

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慘悽。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為佳話。此即說話鏗鏘無重複聲牙。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書義稍通。則任學諸般技藝。皆是鎖鑰到手。不憂阻隔之人矣。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之時。先有裨于觀者。只須案擲書本。手捏柔毫。坐于綠窓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睹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為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維何。曰在平易尖穎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尖穎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穎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

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秘勿與見。即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福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僅足為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既多。出者自易。較作詩之功。為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贍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逞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女郎之作。為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既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為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為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咸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道。實實削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本。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至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一十四 香 飽 叢 書

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己。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畫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己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羣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瑟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第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於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爭雄。盜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噴笑。容可掬。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奕興矣。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魂。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勝。亦可消閒。且易知易學。似不可已。絲竹。絲竹之音。推琴為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溫柔。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

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強求宜骸以俟其聞是非悅耳之音乃古人之具也習之何為凡人買姬置妾總為自娛已所悅者導之使習已所不悅戒令勿為是真能自娛者也嘗見富貴之人聽慣戈陽四平等腔極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強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為菓中之橄欖一為饌中之海參一為衣中之繭紬此三物者人以食我亦食之人以衣我亦衣之然未嘗自沾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謬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予真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為饒舌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一二十五 香 飽 齋 書

睹其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傾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學而難明非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為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繡窓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合操圖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妬也

絲音自焦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尚善彈者少然絃索之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為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場內無文場上無問之論非過論也止為初學之時便

以取舍得失為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為下里巴人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提琴較之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即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拽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問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戶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綉窓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擗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為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玉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笛為之愈尖簇口為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為聲也倍清其為態也更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一二十六 香 飽 齋 書

顯焚香啜茗而領畧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

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釧釧又勿使太寬寬則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為箕良冶之子先學為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容必須試舞凡為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為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單為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疎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為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

人之身而為帶雨尤雲之事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味語。謂其漸進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為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為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迥別。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場演劇。然登場演劇一事。為今世所極尚。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嚙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潑。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不易得者。二曰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二一十七 香 鮑 叢 書

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奇灑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為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實。雖涉詼諧浪蕩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為鄉土之言。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即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即帶他郡之音故也。即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為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唇易舌。求為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認為難。故轉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

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為易。故轉覺其難也。正音之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為難。選女樂者。必自吳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婦秦娥。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川之。此言晉人善川。非曰惟楚為能生材也。予游徧域中。覺四五聲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入閩江右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為稍難耳。正音有法。當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別之韻。又字字相同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內。擇其鄉音最勁。舌木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鍾。晉音無真文。秦音呼東鍾為真文。晉音呼真文為東鍾。此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中庸之中。為朧。通達之通。為吞。南東西北之東。為敦。青紅紫綠之紅。為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于木韻。無一不涉真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呼東鍾為真文之實據乎。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二一十八 香 鮑 叢 書

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詁。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真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為松。崑腔之崑。為空之類是也。即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鍾。無真文。而有真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且然。况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出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為何物者。是與蠹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使之學歌。可省大半功夫。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為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為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言。講求韻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撻。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悞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

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替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事矣而此復言習態抑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聞中此言場上聞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不由勉強雖由勉強却又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態且有旦態外末有外末之態淨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且勢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且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經造作又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此言且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且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臥嘆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

卷一 笠翁偶集摘錄

二十九

香艷叢書

而不能跨大步而嬌而不肯粧容故也然粧龍像龍粧像虎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替美之爲愈矣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衛玠不能復見其生時借此輩權爲小像無論場上生姿曲中奪目即于花前月下偶作此形與之坐談對奕啜茗焚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溫柔鄉之異趣也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鵝湖逸士

蘇州雲巖山為吳王舊宮。有館娃宮及西施梳粧臺故址。有某生者。讀書山下。之蕭寺。生風儀俊拔。年少才閎。好學不倦。雖盛暑必苦。哦不輟。恒至四更始罷。一夕讀吳越春秋。至吳王納浣紗女事。附牋歎曰。吾獨恨不能一見此人。忽聞窗外低聲應曰。我在此。生驚。凝視。傾聽。乃曰。美人於二千年後。尚有靈耶。窗外復應曰。我已在此。生推窗視之。則月明如畫。一麗人年約三十許。絕世無雙。雖圖畫中未之見也。生大喜。啟戶出揖之。延入坐齋中。酌以佳茗。問所由來。麗人答曰。實告君。我非西子。我乃西子化身也。聞吾子讀書懷古情韻深長。不覺觸我意緒。既蒙殷勤留客。不妨作長夜之談。以答雅意。生叩以姓氏。答曰。我乃胡氏。我非鬼亦非人也。生問何謂西子化身。答曰。吾族求仙者。必先擇世之麗人。而摹仿之。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其人之尤麗者。則必千年而形似。又千年而神似。若其人之尤極麗而間世不一出者。則形似神似。期又益遠焉。至神似其人。則由人而仙。又當如由物而人之年數。其期愈久。則其所成就亦

卷四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十八

香艷叢書

愈高。我生於吳宮。在吳子壽夢之世。稍長。而心知慕道。適有吳王長女在宮習禮。丰姿韶秀。冠於吳國。余日夕慕效之。魯昭公遙聞其美。娶為夫人。所謂吳孟。子者也。孟子年十五而嫁魯。余亦隨往。摹仿。繼聞夫差納越女。西施。余復回吳。效之。厥後雲遊四海。聞有傑出之麗人。必傾心嚮慕。不辭跋涉。而往從之。至今逾二千年。余閱人不啻千數。其尤麗而不為余所見者。蓋亦希矣。生曰。求仙而必慕麗人。何也。胡氏答曰。此就吾族中雌者言之耳。大抵天地菁英之氣。所萃。在男則為才士。在女則為麗人。吾所見麗人。約須分為三等。有超軼一時之麗。有跨越一代之麗。此其人皆已至地仙神仙之地位。有橫絕千古之麗。則必天仙之偶。謫人間者。吾族慕之。效之。尤難形似。蓋麗人之與仙人。是一是二。故吾族求仙者。必由是而入焉。生曰。子所見之麗人。可枚舉而告我乎。胡氏答曰。吾非不肯告。子恐子之不我信也。吾周遊所見。與子讀書所聞。其同者。什三。異者。什七。何則。書史之所記。為美者。或因被寵於將相。王侯。聲勢。烜赫。或因見詠於文人。學士。篇什。流傳。遂為後人所豔稱。然吾每慕而往觀之。則往往名不副

實。蓋盛名之下。雖不乏人。亦有寂然無所稱述。而容色絕麗者。吾子。或未之知也。生曰。請嘗言之。胡氏曰。吾初學道時。聞前輩嘗言。衛莊夫人。莊姜。晉獻夫人。賈姬。文夫人。文嬴。秦穆公女。弄玉。及楚所虜之息媯。皆豔麗絕倫。德性貞淑。然吾不及見之矣。但見前輩時時效之。而未能得其髣髴也。生曰。賈姬為晉惠公所悉。息媯為楚文王夫人。不皆失節乎。胡氏曰。此皆左氏紀事之疏也。惠公所殺。春秋大事表及劉向列女傳。可攷也。若吾所歷見者。有莊重一流。如漢之邢夫人。及昭帝之上官后。蜀先主之吳后。晉穆帝之后。何法倪。宋哲宗之孟后。遼道宗之后。蕭觀音后。女蘇克滴。公主。明武宗之夏后。太康伯。張國紀之第三女。寶珠。此數人者。類皆姿相豐。端體格。碩。莊。重。而。彌。覺。其。麗。有。妍。秀。一。流。如。魯昭夫人。吳孟子。秦武王之后。魏貞姬。漢成帝之許后。蜀李勢之女。晉之綠珠。北齊李希宗之長女。瑩。娥。文。宣。李。后。之。女。溫。慧。公。主。陳。之。張。麗。華。周。世。宗。之。小。苻。后。宋。欽。宗。之。后。朱。淑。貞。金。衛。王。之。女。岐。國。公。主。元。泰。定。帝。之。薩。都。巴。拉。皇。后。明

之。費。宮。人。及。福。王。選。后。徐。瑤。英。此。數。人。者。類。皆。儀。容。嫵。娜。丰。韻。嬌。然。妍。秀。而。共。見。為。麗。有。窈。窕。一。流。如。漢。之。魯。元。公。主。公。主。之。次。女。佩。瑤。哀。帝。之。后。傅。黛。君。平。帝。之。王。皇。后。三。國。時。孫。翊。之。妻。徐。氏。吳。景。帝。之。后。朱。佩。蘭。此。數。人。者。類。皆。淡。雅。絕。俗。舉。止。大。方。窈。窕。而。不。失。為。麗。有。俊。俏。一。流。如。西。楚。之。虞。姬。漢。之。李。夫。人。卓。文。君。三。國。時。之。孫。夫。人。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女。此。數。人。者。類。皆。體。質。脩。頰。纖。腰。綽。約。或。具。英。雄。之。俠。氣。或。稱。巾。幘。之。名。流。俊。俏。而。適。成。為。麗。凡。此。三。十。五。人。皆。山。川。靈。氣。所。鍾。並。世。無。其。儔。四。所。謂。超。軼。一。時。之。麗。也。其。尤。麗。者。則。有。如。楚。平。王。夫。人。伯。羸。之。明。眸。秀。項。面。如。鵝。蛋。伯。羸。之。女。季。芊。亦。酷。類。其。母。漢。皇。后。陳。阿。嬌。之。蛾。眉。檀。口。陰。麗。華。之。隆。準。豐。頤。三。國。時。甄。后。及。大。喬。小。喬。之。皎。若。朝。霞。灼。若。芙。蓉。修。短。得。中。禮。織。合。度。隋。宣。華。夫。人。之。瓊。姿。花。貌。唐。楊。玉。環。之。豔。質。豐。肌。崔。鶯。鶯。之。繡。口。錦。心。垂。鬟。接。黛。凡。此。十。人。皆。兩。間。精。氣。所。萃。孕。育。數。百。年。而。一。出。者。所。謂。跨。越。一。代。之。麗。也。若。其。絕。麗。之。尤。者。皆。天。上。神。仙。偶。在。人。間。尤。屬。罕。罕。以。余。所。見。若。吳。宮。西。施。其。一。也。昔。闔。閭。殺。吳。王。僚。而。有。其。國。僚。怨。之。上。帝

卷四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十九

香艷叢書

於文人學士篇什流傳遂為後人所豔稱然吾每慕而往觀之則往往名不副

帝乃命西施下降人間以傾吳國西施亦自殺以殉所謂屬痾隨范蠡者誤也越三百年而得漢惠帝之皇后張嫣后實惠帝女甥魯元公主之長女年十四而守寡幽閉空宮蓋終身一處女也又百年而得王昭君昭君之事膾炙人口無庸贅述又五百餘年而得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不幸生於季世又嫁高氏無禮之家迭遭污辱幾至玉碎花殘此殆上帝所譴特令多受磨折初非后性之不貞也又千餘年而得明熹宗之皇后張寶珠后遭逢關隘幾被傾危厥後流寇入都而自縊又受誣謗於世要皆定數然也此五人中以張嫣張寶珠最頡頏長肌體亦最豐豔論德性亦以兩人為最優漢后稍偏於柔明后稍偏於剛然皆有淑聖之德其守身亦最為貞潔五人之中張嫣亦妍秀亦窈窕亦俊俏不可以一格名然論其獨至之處則漢后張嫣以淑靜而絕豔明后張寶珠以端嚴而絕豔高后李祖娥以秀慧而絕豔西施以靚雅而絕豔昭君以豐整而絕豔皆屬亘古所無所謂橫絕千古之麗也生曰西施昭君則既知之矣彼三人之麗何以不著著聞胡氏曰此正目見與傳聞之異也夫漢之張后以

卷四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二十一

三 香 艷 叢 書

幽置空宮而人不知其麗尤難效者在嫣然一笑之時兩旁口輪微暈波痕高之李后以遇人不淑而人幾忘其麗尤難效者在秋波善睐神光動人昭君亦然明之張后以被讒遭謗而人未傳其麗尤難效者在翠眉若畫脈脈含顰西施亦然此皆天仙之麗而非諸麗人所及也生曰子所取之麗人止此而已乎胡氏曰以天地之大二千餘年之久何地無麗人何時無麗人但余所心儀者不過百二十人此五十人者皆見於書史其餘皆子所不知大抵瓊姿淑質埋沒於荒邨窮巷寂寞之中而余物色得之者也總此百二十人之中余得形似者不啻十之八九惟於最上等之五人僅能肖其十之四也若夫趙飛燕合德武則天之流貌非不麗而陰險妬悍之性慕之適足為害又如班昭蔡文姬左貴煥謝道韞才學非不閎博而貌實不揚吾輩慕效麗人要以形貌為先務而才學抑其次也生曰今夕得聞緒論昭若發矇自此以往請每夕至敝齋暢談可乎胡氏曰不然吾學道將成周遊名山洲島訪求師友以此間為生長之地偶爾玩月到此不意與子有一夕之緣粗述所見之梗概然願子秘不以

示人彼驟聞之者必駭而不信且發古今未發之秘亦學道者所忌也於是羣雞報曉東方漸明胡氏曰吾去矣生方欲申後約已倏忽不知所在生惘然就寢明日起而書之未嘗示人余與生至友也偶窺其篋見此記大異之乃默識而錄之旋為生覺察甚力懇余勿誌其姓名云

卷四

老狐談歷代麗人記二十一

三 香 艷 叢 書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夫士當得意則登高而嘯人各有懷亦據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宜各異無二致也僕於生平雅好翰墨情綺靡自昔而然亦嘗沈酣花月評量煙柳竊謂雪泥鴻爪良復非偶絮果蘭因不能強致也薄游廣陵地當兵火劫餘滄桑變後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頓改荆榛尚非繁盛二三知己經過趙李閒作冶遊酒地花天哀絲豪竹亦足娛佳游於客子嗚勝槩於良宵俄而人事不齊翻然命駕權歌問作榜唱同謳寂寞道塗今昔增感雖聯再至之約翻恐重來之嗟雨惡漏深酒銷香燼挑燈倚牕粗爲詮次庶續畫舫之游不讓板橋之記儻謂荒唐端由好事云爾戊辰冬仲泊舟灣頭夕芬利宅行者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宅行者編

昔余澹心樓作板橋雜記以識秦淮故蹟凡冶游麗品軼事分爲三卷余游廣陵非復承平故態畫舫舊蹤不堪重問小秦淮水既曉宿莽吹簫橋畔半沒荆榛寒煙衰草徒搖蕩於晚風明月間白石揚州慢詞殆爲鯁生詠也第俗尙繁華風成逐末陳隋花月間有遺音雖不過尋常桃李門巷枇杷迥殊竹西歌吹而興往情來懷游暇日有足往來於懷者楮墨有靈江山亦爲生色豈玉人月夜不足藉題品以流傳邪因粗變其例以冶游麗品近事錯舉互見都爲一集不更分列標題庶幾展卷如經昔游畧見一時景物風雅騷人或所不廢爾廣陵爲離運所在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寢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教以箏琶加之梳裹粗解謳唱即令倚門說者謂人人盡玉樹樹皆花當非虛妄顧世運變遷昔皆聚處本鄉今則散居各郡間有風流藪澤復以地方陋習漸染頹風營市隸卒閭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閭肆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三

其毒擾朱旆莫護綠樹易凋轉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慨歎同深余遊躅所乃惟新城東南隅石牌樓爲麀聚之所數家比櫛粉黛成羣盡日看花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前後左近亦有花叢香草礙人游絲橫路偶以閑暇試一過從頗足怡蕩心目畧加題品聊事表章庶青驄玉勒猶識音塵天末斜陽罔虛結想耳

女閭極盛號爲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膏萃也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呈能角媚流連杯罈評品妍媸信乎溫柔自有鄉也舊以高二家爲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耳目所聞未遑編蒐但誌所見已足怡人倘續品題請俟異日

邦江三鳳久馳遐邇余於去夏同鄉席中見之匆匆行色不復記憶迨崔護重來大金鳳本姓楊已從良爲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緣階見鬢絲眉語人面依然言詞銛利刺人心目笑聲烈烈如鼻鳥聞之心旌輒搖合歡樹子不至令

公怒也。琵琶妙臻絕技。搬蓮貼地。別有嫵娜之致。小妹明妍。他日尤當拔萃。惜時無杜牧。莫訂柳枝後約爾。

小金鳳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見人。東山生於十二峰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畧。娟秀宜人。不負盛名。喜風貌娟靜。寡言語。澹妝凝坐。竟日默默。粲然啓齒。委婉可聽。翹荷纖細。竟稱少對。蓮步婀娜。情狀婁娜。惜雙耳重聽。遂爲白璧微瑕。時又有大小寶玲者。並僑其家。小寶玲尤端倩。雙眸清朗。秀色撩人。工度曲。善理觴政。連舉巨盃。不致酩酊。余與東山生初見之。卽屈指相許。厥後花鳥流連。眼界日擴。而鑒賞所加。終少倫比。大寶玲豐肌膩理。素面朝天。不假粉飾。天然入畫。引喉按步。宛轉播筵。雖非楚楚纖腰。政不覺瓊肥爲累。撲菴生賞愛。卿之倩爽。十二峰人稱明珠之工於語言。劉植平視。原覺稍異中人。未敢竟升上第爾。

余初至解裝。香草詞人卽盛稱玉紅。以京江晏花小序見。知爲京江花叢之冠。與小雲齊名。聞以避人旋邇。知者爭以先觀爲快。而玉洞桃花。未識僊源何處。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卽也。會予同東山生香草詞人京兆眉史同訪喜鳳小寶玲。譚及玉紅。始知卽在三徑草堂。相去不遠。同人欣躍。挑燈函訪。時秋月微陰。商飈徐扇。蓮花漏下。已將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門。銅鑲徐叩。老媪少娃。欵關延客。白己他出。期以翌辰。待曉招攜。重尋莎徑。直造綺窗。玉人初起。倚簾嚙裝。鬢髮如雲。髮髻珠額。桃腮含暈。杏靨微渦。嬌逐步來。羞從面起。靡顏韶齒。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喧甫畢。一座盡怡。頃之春柳生踵。至女伴屬集。合坐諧譚。數刻始別。從此同人招飲。座無玉紅不樂。玉亦非坐中人不。懼也。玉善觴政。搦戰尤工。東山生最喜與角。酒兵亦稱大戶。酒酣耳熱。逸興橫飛。媚態憨情。色飛眉舞。舉坐矚然。顧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權豪。桃李其色。鐵石其心。不免動遭時忌耳。

雙珠年稱十七。舊隸京江爲三徑主人假女。挂籍邗上。肥比玉環。慈如袁實。固宜長把花枝傍。行也。諧語媚詞。百態橫集。而雙娥微促。若不勝情。十二峰人與有舊歡。既而唇反。東山生屢思還珠。合浦鴛字重描。竟未易再爲撮合也。性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香 鮑 叢 書

恍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背人默坐。冷齋侵心。令人不能復耐。當其得意。魂飛色授。情態嬌麗。妖語妍詞。百端交作。加以顏如紅玉。光豔粲然。芳容相對。眞個銷魂。偷入漢宮。合德亦當卻步。誠禍水也。無他技能。而豔幟獨樹。余在白門。卽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虛傳。第其素性。翻輕。乳燕傍門。不肯舊巢。戀主。恐花喚柳。曾仍未免春泥狼籍耳。喜鳳姓王氏。年祇十四。舉止佻冶。而時復羞澀。嫉光妙視。情態天生。宛似大家青衣。蘭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見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脈脈。若不勝情。妹蘭娟倩爽。齒牙快利。間以詼諧。時作憨態。工謳北詞。年僅及瓜。當推後來之秀。明珠舊名小如意。齒近老。鳳貌平平。而雅工彈詞。東山生每見。必索其唱小詞。頗覺聽之忘倦也。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香 鮑 叢 書

以事杜門。客必踰垣。始得相見。同人過訪。偶效西廂。粉牆兒不至高似青天也。瘦如飛燕。弱不勝衣。鬢影花香。別餘清韻。花叢中目爲瘦寶珠。果然人比黃花矣。小雲舊爲京江名下。侑觴者。招無虛夕。而色藝平平。名士殆如冠玉耳。小素爲麻子假女。娟楚有致。舉止安詳。久負時名。近爲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購去。水底鴛鴦。固較勝溪頭鷓鴣。第聞十二金釵。已列其六。滿園春色。恐不免有紅杏出牆之慮也。夏秀蓮金蓮之妹。自京江還。豐碩醜粹。靡顏膩理。體似昭儀。客有挑之者。以鬚髻有鬚。始多扞格。俄此君以星相之說。屬工芟薙。夜雨池塘。不生春草。東風簾幕。獨對名花。何樂如之。好事者。輒以此相嘲。客亦不諱言之也。姊妹並工度曲。曼聲徐引。聽之忘倦。金蓮字雲僊。尤工琵琶。指音清脆。頗殊俗響。譚話娓娓。舉止嫺雅。珊珊子。極稱之。現亦旋邇。酒闌茶罷。偶一清譚。覺梨花夜月。別有會心。較異芳春。桃杏。差堪與南枝倩影。同秀羅浮爾。

陳四家住石牌坊後。敗瓦廢椽。榛蕪極目。曲折始達。姊妹花開六七枝。馳名者巧玲雙玉。余從京兆眉史同訪巧玲。值以玳瑁箸供食。放箸延客。情詞款曲。款

語呢人。嫣然作態。令人心醉。眉史一見傾倒。屢欲招致。以雙珠故。未能遂意。會雙珠以事他。避始數招。俯俯情語。纏綿備極。兜搭殆足。銷魂也。雙玉年廿許。以謠名。一曲明珠。時稱罕比。惜嗜阿芙蓉。不免消瘦。雙頰畧為減色。金玉年將及笄。而情態頗足。亦以善謔得名。玉幅倩秀。楚楚可憐。伎藝亦可觀。論者謂勝於二玉。愛香少有時名。大致倩雅。素琴初見。未笄。貌具男相。未幾而雲鬢霧鬢。綽約生姿。滿面有情。別饒小兒女風味。真後來居上爾。

十二峰人嘗以秋日招飲小高二家。從入深巷。仄徑徐步。蓬蒿滿目。蛇行紆折。棘刺牽衣。俄而深堂曲室。別有洞天。酒炙紛陳。竹肉競進。觴飲極樂。名花六七。酬答雜沓。情意殷勤。亦一勝也。陳愛珠小字月僊。十二峰人所昵。雙眸頗明秀。善吟。頗吟流轉。隱含蕩意。背鏡送目。春色撩人。忽以事忤所歡。大受譏嘲。同席復歌小詞。嘲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合座力為緩頰。乃已。春林妍雅有慈態。喜林其妹。頗似高家喜鳳。而加以價利。善譚諧。不如其凝靜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資。善謔。吳歛。清越有節。畧能識字。情詞宛轉。舌妙粲花。國香主人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五

香 鮑 二 集

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態。而眉目偏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語。十二峰人曾泥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不寂寞也。聞並工踏歌。能演小劇。引喉按步。畧有可觀。惜過客匆匆。未覩氍毹舞態。蘭英為懷甯聽月人所青目。極相愛呢。齒雖鵝。而言詞價黠。齒牙清麗。其餘如玉琴。素娟。雖少挾所長。而皆魯衛之政。紙堪為風雅附庸耳。

劉三孃住芝蔴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數。文秀小亭為翹楚。意致明媚。亦頗可取。主人假孫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畧似小寶珍。而眉目娟秀過之。雙眉熨貼。意度端凝。倘探以吳娟瓜字含顰。不妨窺見秘隱也。素蘭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溫婉。儻一接譚。不能遂相題品。餘子碌碌。無煩再費楮墨爾。

曲中裝束。盡效蘇臺。匆促不暇。始加髮髻。金泥裙帶。翠袖芙蓉。摹倣未必全工。而規模竟為粗具。每一過從。差免生遷客之悲。間有工崑山曲子者。涓城楊柳。恍操南音。不致秦聲增人怛。三五女郎。類工調謔。價利便捷。嚙若春鶯。能令遊子蕩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熱。促坐合尊。香鬢斷磨。蘭言徐歛。斯時非柳下季

恐不勝坐懷矣。

古人千金買笑。而今則纏頭之贈。有賞其工於哭者。南詞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類。向為江北擅場。二八佳麗。往往專能。十二峯人東山生頗喜聽之。每際歡塲。輒索此曲。曼聲徐曳。哀音動人。每至轉咽過情。真不止如泣如訴。後庭玉樹。未必如其悲感頑豔。一曲紅綃。亦外篇也。

九月既望。余借東山生及諸同人為三徑之遊。日色方中。微雲羃縕。意謂少留。即可命駕。乃秋雨淋漓。自午徹夜。主人殷勤留飲。遂命壺觴。姝玉二妹。先已他往。俄頃旋返。張筵列坐。品酒徵歌。漏下三鼓。始同還廬。街衢積水盈寸。肩輿燈火相從。道旁極盡歡娛。正復不覺其况。瘁耳。

余輩聚處。謙遊。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疊進。珠玉在前。觴政競角。行歌相和。無客不醺。靡飲不懽。香草詞人。懸弧日。同人公為介壽。羣萃庵中。小齋明瑟。張燈圍坐。飛觴醉月。興會颯舉。備極歡洽。固由主人好事。諸同人興亦不惡也。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六

香 鮑 二 集

春柳生四月間。同月且客游京口。邂逅小雲玉紅。遂介香草詞人四明珊。子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謙集。非紅不招。固尤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且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裾引袂。別具纏綿。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揶揄。月且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十月中浣。口金總戎奏凱而還。鱗舟邗上。合聲色選歌。舞以盡其樂。小金鳳寶珍及玉紅。諸名豔畢集。酒酣微晏。獨留金鳳為夜度計。沛國觀察夫人手為理粧。勸進。鴛鴦隊子。旂鼓一新。鸞樓三宿。贈纏頭錦甚豐。金鳳從此稱病。客或過訪。雲鬢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態。孃子軍固不敵。金錢屢奏之大帥哉。坐此情興大減。往往避客。職是故耳。

四明珊。子舊識。玉紅。雅自屬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來。香草詞人喜相告語。同訪玉紅。肆筵命飲。酬答甚諧。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搗母

醇囑同人勸習。徘徊不忍。珠淚盈盈。縈繞目睫。再三開導。勉强一往。俄頃即還。醉顏微酡。散步凝笑。儼如弱柳春風。搖曳作態。翌日重飲柳枝庵中。華燈夕張。式燕且饗。賭酒論詞。丙夜方罷。珊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即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鴻爪雪泥。徒留蹤跡爾。

陸素香。曲子師之女。舊在三徑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暱之。遂別卜居。客以久交。冀成眷屬。素香雅非所願。客乃偽造婚券。詭稱買妾中變。鳴官壓制。會入賞爲解者。事始寢。居不匝旬。客以賺人釵釧被控。繫請室半月方釋。天道好還。政不必謂野宿鴛鴦。可供魚肉耳。

楚人緜山氏儼納玉紅。贈遺優渥。無夕不招。冀相鈎餌。玉悟其術。意微却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訟累。入金爲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唇舌時作。草堂杜門。既而遠颺。春柳生時。訪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無日不於春柳生前。殷勤探問。意態可憐。他日重逢。不知箇人何以發付也。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七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傾倒紅偎翠倚。依依可憐。東山生嘗擬偏作朱旒。普護花界。可謂菩薩心腸。未

知此種願力。果能償否。曲中以招致侑觴爲最樂。合尊促坐。對酒當歌。心許日挑。情文交至。不其唱夜

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尋春。雖粉黛生涯。非盡肉林。鷹犬也。女郎稱未破瓜。諱言改裝。有私暱者。銀缸背坐。偷解羅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肯公然。延迷香洞。設神雞枕耳。

綈袍生初自淮壩來。一見玉紅。即相傾倒。陰市珍物。竊通贈遺。始猶扞却。固請乃受。會玉以他事積忤。尊客生爲排解。百端得以無事。自此感荷。頗加呵暱。生

趙太祖訪雪濟師伏虎諸劇。兼及生日家門數曲。音節諧和。高下抗墜。各得所宜。四座神王。遂工大有裂破玉龍之懼。是日城北公招春林侑觴。雖勉強數閱。不免聲效爲難。曲高和寡。良有以也。

步步生蓮。美人所必不可少者。石榴裙底。羅襪一鈎。最足令人魂銷。乃偏覽羣姝。雖非白足摩登。大都有湘蘭之病。使楊鍊崖復生。不能更以鞋盃行酒矣。高家喜鳳。極爲纖妍。雙跌貼地。正如出水紅菱。婀娜可愛。餘者間有可取。而彷彿偏難。衣香鬢影。色色撩人。畢竟對非莫采。可稱憾事。

尤物招忌。自昔而然。往往名姝。易遭謗毀。碌碌易屈。真不妄也。玉紅小寶玲瓏。以豔名久享。車馬盈門。酬應少疏。即忤物議。飲食之訟。時復中之。倘非持護有人。玉碎香消。誠爲可慮。而當官符甫下。追呼滿庭。或蹂躪橫加。舉室搶攘。溫柔鄉中。受此惡境。施之者未知誠出何心。當之者不覺因而裂膽。余在邪時。目擊耳聞。往往毗裂髮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猶覺風波可虞。勝於利涉也。翌夕泊舟蒲灣城下書。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八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火井生蓮。自非虛語。院中本陷人阮。況當時世艱難。獻笑倚門。鼠雀時虞。危於燕幕。有何顧戀。不急抽身。第或知己未逢。虛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齒同房老。春花秋月。暮去朝來。尙貪戀風塵。不思退步。竊恐明眸皓齒。空負花枝。舞扇歌衫。終歸流水。始嘆悔遲。何嗟及矣。

冶遊裙屐。往往工製楹聯。贈所賞識。曲中姝麗。亦多喜贈以聯語。藉結翰墨。因緣。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雲如錢塘蘇小。前因在巫峽。朝雲變態。多明珠如明月。一輪人獨立。珠簾半捲。雙燕飛。玉紅如笑我重來。修玉鏡。問卿何事墮紅塵。欸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知何許人也。喜鳳如喜從萍水。逢知己。鳳集梧岡。迴出群。亦尙平穩。月仙如月夜。又逢橋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圓相最宜修桂魄。詩心端合製蓉裳。則十二峰人所貽。又有贈玉紅集句一聯云。夜

月玉屏巢翡翠。春風紅豆誤鸚鵡。跋語亦甚工情。綈袍生贈聯云。瓊簫月冷人如玉。繡幙春醴花正紅。東山生贈寶珠云。小字瑤釵痕刻燕。清謳瓊管句探驪。皆有四六跋語。清麗有則。余集宋詞爲人贈蘭英云。春入蘭心。嬌含柳眼。花銷

英氣酒被清愁。亦天然玉合于也。

時流評隲以小金鳳為最。小寶玲玉紅亞之。以余所見。寶玲端倩。玉紅流麗。各不相下。自其擅場。小金鳳余知之未詳。不能臆斷也。竊謂風塵本無全美。零珠碎璧。止堪義取斷章。金尾蘭圍麗人不少。自與東風桃李。品格不同。未可相提並論。特備此品題。差異自鄙。無譏爾。

濃桃豔李。取勝一時。巷陌東風。儻娛游目。向來色藝並稱。始為全璧。今則正聲響絕。真美亦稀。風月平章。祇可畧觀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汚齒頰。並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畫蒲桃詩云。半生落魄已成翁。清臥蕭齋對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余以孤舟夜雨。藉遣寒宵。亦猶青藤托興丹青。銷磨歲月。非謂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諸美。均係假女。其姓氏多不可問。即名字亦往往時為更易。閱時稍久。不復可認。名姝稍為易。以傳聞既廣。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陶。其家尚存。餘則或轉徙買。或出自童稚。不復知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第如此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九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集

浮生殊為可憫。不知過去因中。果何脩積。獲此善果爾。

院中締交。謂結線頭。江北裏下河各處皆然。八家大率此中巨擘。謂之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汗泥自拔。即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為同儕愛重。流品之分。曲中猶然。固可薰猶一例哉。

余嘗偕香草詞人東山生。閒行道左。經一曲巷。倚門女郎。姿態清潔。輒然顧笑。經過數武。試一回首。尤笑不可仰。方擬追蹤。條已含笑進巷。叩門而入。窺其舉動。大是秦樓。他日偶遇。見面即笑。究竟不知誰何。未暇詳為蒐訪。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遊人所能備。畫樓曲室。徑絕漁郎。誠未能一一問津爾。

招伎侑觴。人不過餅金二三枚。即勸酒當筵。備極酬答之樂。座客既可盡歡。女郎亦樂於從事。名為出局。以是為榮。所費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從此竿頭日進。則沈酣花月。所需不貲。竊恐阮藉囊空。未必花枝含笑。不若過眼雲煙。為不失本來面目耳。必求極樂。毋乃太癡。

舊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畧娟楚。新有營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遜。

聞尚待賈。同鄉友人為言之。水師總戎幕中有東甌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携。鬚髯如戟。時為拔去。亦不以為忤。久而愈篤。可謂愛花成癖者。亦此君為余言也。

十二峰人嘗同國香主人至徐甯門。訪一姝麗。深巷曲折。數繞始達。小樓清雅。麗人在焉。字曰香儂。錢塘蘇小也。歸為余言。而屢欲往尋。不特路絕桃源。抑且芳蹤幽杳。幾如峽雲無迹。莫可端倪。聞貌甚端妍。而詞藻辯慧。且將有所適。惜乎未能謀面也。

清江陳玉蝠為曩時花榜殿軍。往在海陵。曾見之。工謳崑山曲子。套數極多。言譚斐疊。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後輩所不及也。住蔣家橋。聞有主者。不復可往。學圃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輩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拘蓮生耳。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即謂余玉有光。豔。差近雉皋金玉二珠。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尋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有會心。自此品題。當無舛錯。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十

香艷叢書 十一 二 集

此間有名黃魚者。大率村墅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葺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姝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啓。滿牀蹣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聞此種準工房中。縱送術。是以嗜痴者甘之如飴。斯亦冶遊之外篇。風雅之變境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製久佚。今則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踏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琴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日奪者。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大率呢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琉璃飛雲。楚楚腰肢。氍毹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景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小金玲。僑高二家。新自崇川歸。未數日也。貌秀倩。意態甚媚。齒猶雛鳳。楚楚生憐。金珠年十八。自京江來。貌豐豔。意態恬適。綺席乍登。時譽大著。寶珍舊在海

陵。曾同游。昨亦返棹崇川。齒雖少長。尙可想昔日規模。譚話頗不枯寂。惜嗜阿芙蓉。不免秋娘漸老耳。

朋儕中十二峰人最豪宕。流連歌席。色舞神揚。雅近吾家橫峴。生氣槩。春夏氣良不可少。東山生和而不流。雖有國風之好。不過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實際也。窮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結纏綿。不能自解。幸防閑有素。不致倡條冶葉。幽裏絮纏耳。香草詞人亦長於情者。惜以楊枝夙約未酬。無暇作章台新夢。所以與花周旋。未著色相。春柳生綺歲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嚴。雖心賞有人。終未肯紅樓選夢。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彼君子兮。何日忘之。

夫文生於情。綺懷難懣。醒勝於夢。絮果非誣。自非金臂大人。痛加棒喝。繭纏蛛縛。易種因緣。等藕尋遊。罔甦結想。根塵孰悟。纏使常深。夢幻泡影。誰如是觀。太空元虛。詎非有境。曷怪丹衷。易味。白業罕修也。僕以妙年。卽生色界。沈綿迷罔。覺岸希求。得失窮通。浮雲等視。獨至契深。裙帳綠綺。簪裾弗揆。淨因特生。戀境。延至握手頃刻。挑目須臾。妄謂宿根。匪由勉致。顛倒一念。遲徊寸心。厚自排遣。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十一

香艷叢書 十一 錄

莫能強制。是以笠屐所及。每多花旋招尋。時識空花。旋迷智種。迄今孤舟雨夜。彳亍郊原。聽刁斗於高城。聆雞聲於村岸。非不寂寞。是叩羈窮可憐。而窈冥靈憺之思。闌葉儷花之筆。靡所發舒。性靈溼鬱。由是剪燈酒罷。弄筆雨餘。彙記前蹤。纂成斯帙。色空胡證。因果甯虛。將使生香活色。悉繪毫端。盡態極妍。都呈腕底。其人呼之可出。於事非出無稽。託子虛亡是之辭。爲瓠篋瑤函之闕。雌黃月日。偶寓丹鉛。庶玉人月夜。藉認芳踪。金埒風前。堪尋舊躑。編錄既成。翻言復申。勿囁饒舌。豐干當愧辯才。非慧爾。嘉平朔日。海陵胥泊書。

影梅庵憶語

如臯冒 襄辟疆著

愛生于暱。暱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
閨彩。止憑雕心鑲質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
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
噉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苑。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
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
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遺疾。莫
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勞
瘁涕洟。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為不可復得也。
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為哀辭數千言。
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畧紀其槩。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
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鳥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難削。不能

影梅庵憶語

八

香 飽 齋 書

自傳其愛。何有于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鬚眉如戟。
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墜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
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
手報姬。姬死無恨。余生無恨。

已卯初夏。應試白門。陪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為一時之冠。
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閨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遛
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于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
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
停復他出。從免徑扶姬于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繖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
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
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遂
不果行。
辛巳早春。余省親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

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

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蘭時。背顧湘裙。真
如孤鸞之在烟霧。是日燕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呀呀啁啾之調。乃出之陳姬
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
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予能越日。借我游。否則有半月淹
也。余迫省親。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于虎。嚶叢桂間。蓋計其
期。入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
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為賣霍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閩門。水滸舟膠。去許關
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
勢劫去者。廣某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
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
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
子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

影梅庵憶語

九

香 飽 齋 書

護行。皆住河干。嬰嬰欲返。甫黃昏而砲械震耳。擊砲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
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鬥。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日。則姬淡粧至。求
謁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
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
飲甘露。真得所天。子母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乘
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即果爾。亦塞耳堅
謝。無徒悞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寶錦旋。余答云。若爾。當與子
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即席作八絕句付之。歷秋冬。薛馳萬狀。至壬午
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
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趨。余皆未及答。至則十
日前復為寶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嬖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為
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為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
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

是晚豈鬱。因與友覓舟去。虎嘯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為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間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為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甯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越日。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面。蓋拳切不可負。仍往言別。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睇。見余舟登岸。便疾趨登舟。余具述即欲行。姬曰。我裝已戒。隨路祖送。余却不得却。阻不忍阻。由滸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一

三 香 飽 齋 集

關至梁溪。毘陵。美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姬惟堅以身從。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暹。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經理一切。且姬吳門。實通甚衆。金陵落藉。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兩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于船。臆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償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偕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荆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閣。姬猝到桃葉寓館。蓋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姬。買舟自吳門。江行遇盜。舟匿蘆葦中。柁損不可行。炊煙遂斷。三月初八抵三山門。

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遲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凄。求歸逾固。時魏塘雲間。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誠。憫姬之誠。咸為賦詩作畫以堅之。場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外。遂不及為姬商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變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變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懼不測。重盤桓變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眾口猶猶。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即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銖心。與姬決別。仍令姬歸吳門。以厭責逋之意。而後事可為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尚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風稱風義。固如是負一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一

三 香 飽 齋 集

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為。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獲數劬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緘悉大小。三日為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饒于虎。旋買舟送至吾臬。至月之望。請暮侍家君。飲于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媿灑灑。始悉其狀。且即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為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總憲舊為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杜茶村曰。是篇媿媿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崑崙。東注溟渤。沖瀾窮究。異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頓使會真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為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真千秋大觀矣。情語云乎哉。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力。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以退

紅爲真。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借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遠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制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宜磁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昏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矣。

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台烟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異游仙。枕上夢幻也。變江汪汝爲園亭極盛。而江上小園。尤收拾江山勝槩。壬午鞠月之朔。汝爲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上。長江白浪。擁象奔赴。杯底。姬盡飲。巨羅。觴政。明肅。一時在座諸妓。皆類唐遺。姬最溫謹。是日豪情逸致。則余僅見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

卷一

影海庵憶語

十一

三 香 鮑 書

生。同沙九晚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羣美之羣妬之。同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

鴛鴦湖上。烟雨樓高。透迤而東。則竹亭圍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淺渚層溪。而激澗者皆湖也。游人一登烟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曾爲竟日游。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嚴瀨。碧浪蒼巖。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灶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匹練之中。膳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烟雨。湖字鴛鴦。而二妙采真。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甯但兩越天都。嵐翠沾酒衣裾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臬時。余待家君飲于家園。倉卒不敢告嚴君。又待飲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歸。先爲潔治別室。幃帳燈火器具飲食。無一不頃刻具。酒闌見姬。姬云。始至止。不知何故不見君。但見婢婦簇我登岸。心竊懷疑。且深

恫駭。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矢相從不誤也。自此姬居別室。却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恒月餘不歇。戶。耽寂享恬。謂驟出萬頃火雲。得憇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裙。如。蠟。無。痕。日。可。六。幅。剪。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針。神。針。絕。前。無。古。人。已。

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携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肥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鏢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枘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違。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且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却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卷一

影海庵憶語

十二

三 香 鮑 書

杜茶村曰。斷斷是再來人。一毫不苟。一絲不挂。誠然而來。誠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哀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評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大略耳。即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罘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殿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即羣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劖劖工費。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臚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中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詩。而臥。今秘閣塵封。余不忍啟。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

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

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閑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查艷。其書之瑰異精秘。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針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裴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

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覽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卽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四

香艷叢書

杜茶村曰。閨秀較書鑒賞。唐有薛濤。宋有李易安。濤風塵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真嗜殊好。木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于吳門曾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于几硯上輒自圖寫。故于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奪委奩具。而以畫畫捆載自隨。末後畫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畫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芥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虛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腕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官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有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沈。卽回種沉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紗。使不見烟。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熟磨琥珀。酒傾犀犀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燕時亦以不見烟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夾纒黃熟。近南粵東筲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鉄面鑿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于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枝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縷。半雜鷓鴣。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鴉徑重疊。燭二尺許。絳蠟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五

香艷叢書

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列。大小數宜。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熟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黎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尙未着枕。與姬細想。聞怨有斜倚薰籃。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扇室中也。

一種生黃香。亦從枯瘡朽癩中。取其脂凝脉結。嫩而未成者。余嘗過三吳。白下。遍收篋箱中。蓋面大塊。與粵客自携者。甚有大根株。塵封如土。皆留意得。携歸。與姬爲晨夕清課。督婢子手自剝落。或舐許。僅得數錢。盈掌者僅削一片。嵌空鑲剔。纖悉不遺。無論焚蒸。卽嗅之味。如芳蘭。盛之小盤。層擲中。色殊香別。可弄可餐。曩曾以一二示粵友黎美周。訝爲何物。何從得如此精妙。卽蔚宗傳中。恐未見耳。

又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出。余曾得數塊。于汪友處。姬最珍之。

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植梅。春來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于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剪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即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于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秋來猶耽晚菊。即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具雲鬢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圓六曲圍三面。設小座于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

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藝蘭十二月歌。皆以碧箋手錄粘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樓一株。每腊萬花。可供三月揮戴。去冬姬移居香儂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葉。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六

香艷叢書

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為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扇詩。半榻小几。恆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于枕簟間。月去復掩幔倚牕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逸月賦。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擲擲。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

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烟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日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于斯矣。人以身入波烟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買長江倚影為三之語尚贅。至淫耽無厭化蟾之句。則得既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絕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仙瓊媛。莫可得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把玩晨昏。玉臂雲鬢。覆郁于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芥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菜香豉數莖粒。

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蕪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盂。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觀一斑也。釀始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蔬。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艷。非復恒有。最嬌者。為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為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楸。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攪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澤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為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製鼓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晒。九洗為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鼓之汁。極精潔以和之。鼓熟擊出。粒粒可數。而香氣甜色殊味。適與常別。

卷一 影梅庵憶語

十七

香艷叢書

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既酥。然後削其膚。益之以味。數日而成者。絕勝建甯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箔。蒲藕笋蕨。鮮花野菜。枸蒿菘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麝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鱒骨如白玉。油蠟如鱒魚。蝦鬆如龍鬚。烘鬼酥。雉如餅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塊。腐湯如牛乳。細攷之食譜。四方鄙厨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莫不異妙。

杜茶村曰。一七一。異香絕味。使人作五情八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懼。豺虎猙獰踞城內。聲言焚劫郡中。又有興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備我灶有炊煙耳。老母荆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屬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群橫日劫。殺人如草。而隣右人影落落如

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湖洲朱泛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于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溢十倍。尚不肯行。又遲一日以百金雇十舟。以百餘家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潮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為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返。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垂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盡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爾輩無恐。即舟中敵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輿輛。三鼓時以二十金付姓沈人。求雇二輿。

卷一 影海庵憶語

十八

香館叢書

一車夫六人沈與衆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倩榜人募輿夫。觀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進退維谷。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棹至岸。所募輿車三事。恰受俯仰七人。餘行李婢婦盡棄舟中。頃刻抵朱宅。衆始嘆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爲奇中也。大盜知予中遁。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爲余護發行李人口。盜雖散去而未厭之志。恃江上法網不到。且值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遣人諭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面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截我于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雖相衛。亦多不軌。余傾囊召闔庄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齊心于庄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即于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庄後竹園深箐中蹒跚出。維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順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

輿星馳至五鼓。達城下。盜與朱宅之不軌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脫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愛盡失焉。姬返舍謂余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即顛連不及死深箐中無憾也。午節返吾廬。祗金革城與內臬。獲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因歎姬明大義。達權變如此。讀破萬卷者有是哉。

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霖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雜沓奔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伺。此番決計置生死于度外。肩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闕。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胎身累。即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橋。李難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尚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

卷一 影海庵憶語

十九

香館叢書

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托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于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待。君回。脫有不測。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携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數徙。飢寒風雨。苦不具述。卒于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季之驚悸。瘁瘁至矣。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八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子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于諸友。即獲被不辨。夜假蔭于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隱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于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痲瘡。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衾。爐煨霜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間關破舟。

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旁。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痛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籛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詎許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眉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于兵燹間。將安寄托。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啾。來我破牖。前如蚤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齟齬。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秋歎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蚤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豪髮幾微。不隣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于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

卷一 影梅庵憶語

二十一

香齋

集

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敝屣萬有。逍遙物外。慎毋忘此際此語。噫。吁。嘻。余何以報姬于此生哉。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嬙文姬綠珠。莫可縷數。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終保玉顏無恙。首邱繡闥。復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謂其不幸歟。

丁亥。護口鑲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蚤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蚤夜坐藥爐傍。密伺余于枕邊。足呻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己丑秋。疽發于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

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忠。曾閱齊孝。萬祀千秋。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于關帝君前。壬午名心甚。劇禱看籤首第一字。有得憶字。蓋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即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茹素歸。度卜于虎嘔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于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憊形于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闔閭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呈驗若此。姬之衣飾。盡失于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跳脫。奉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于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眞宜爐

卷一

影梅庵憶語

二十一

香齋

集

何不少延其算耶。惜哉。

(完)

影梅庵憶語跋
巢民先生生多奇遇而中年後屢悲死別殆禪家所謂修福修慧而未了愁緣者。願色能伐性。憂能傷人。而先生獨享大年。其以色壽者歟。抑以憂延齡者歟。癸巳秋日。震澤楊復吉識。

黛史

句曲張 芳菊人著

臨川童子大力于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雅言或佐之史也。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清微而常于坐爲睡。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爲事也。自他有耀。居一于對。居一于旁。居一于偶。值也。對言室也。旁言腰也。偶值言伎也。邇有患焉。多有患焉。邇則蝶。多則落。蝶敗吾守。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于黛。黛以遠爲其義者也。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目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娛。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賓道焉。禮文繼繼。重之固之。沓合燭出。取于昏夜。事如寐矣。黛則以明相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以潔齊之。致恭于區饋之間。而屏呢于裳帶之末。室事之所辦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爲巧。盼以爲美。詩詠碩人。曲而盡矣。倩之巧盡。或傳諸聲。盼之美盡。或寓

卷一 黛史

十八

香艷叢書

諸容聲有逞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罕譬諸繪事。繪事猶人爲也。黛則幾于天事矣。倩盼之上。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恒藉之以相全。其惟眉乎。眉之居首。居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于髮頰之際。所謂無用之地也。閉靦而明惠者。善藏于無用。非倩與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睽以安眉也。眉目之間。而首之所以致清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喻其端清。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麗。人生無歡。歡如家室。其頃焉。耳童穉之呢。不知其莊。農成之嘒。不知其厚。富貴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瘁。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由是鬢填以爲觀。嗟齒丹脣形其豔。桂裳以爲榮。秀腰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夫黛之爲娛也。春烟可懷。則歛裳修襖。夏草未歇。則約帶倚風。閑軒秋爽。則角若響。書曲室冬清。則然燈弄翰。妝台不借于鉛調。丈室無妨于花散也。故京兆之騰。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呢。文君之遠。可以富壇。可以乘駟。不謂之靡。

是曰靜娛。

喜聲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守黛也。審聲之守黛也。審語默之守黛也。審喧景含。羨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聲也。朱絃拂袖。黛之語也。清月翳林。黛之默也。喜聲語默。無作也。而感諸黛。黛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息媯不言。強宰銷其盡術。李妹善對。獍嫗戡其開風。是曰一儀。

夫圭竈之息。非有却扇之姿也。縫裳之嬪。非有出鏡之豔也。蹇修難託。自成其廣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清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爲黛也。房敖之由。其質彌端。其文彌婉。徐淑之裁。翰蘇蕙之陳圖。以手爲黛也。越人歌其山木。謝女詠其白團。以口爲黛也。雖然。此猶近于黛者之黛也。夫晦朔相望。以爲明者也。澤山無心。以爲成者也。無所怠于其終禮。以爲之前矣。無所怨于其末。恩以爲之裏矣。恩禮不匱。無易悴之齡。是曰鍊色。

驚嶺之言。有色諸天。兼乎粗妙。形墜即欲。情超即禪。分界有三。本一境耳。如登

卷一 黛史

十九

香艷叢書

山然。曉則堆藍。曛則紫紫。當其漸遠。蒼蒼橫翠。已而遙辨。一抹雙螺。覩若雲霄。不知同在地上也。心無正音。宛成流濫。彼以故意。此以新姿。懟已生矣。薄已成矣。是故黛之爲質。僅有而已。有亦無也。何從執哉。知有之無。是曰禪通。

往予有食色觀刻之楚中海內見者。第以爲楚夾精言耳。意者觀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夫彼已不啻有雙眸。觀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知止也。子瞻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視解人。定不河漢。(完)

寄園寄所寄摘錄

焚塵寄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閨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聲不越閫為賢。豈尚異哉。獨自媧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摘其近。以媿鬚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篆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寶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章逞母宣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莘。若昭。若倫。若華。若憲。關圖南妹。為不櫛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蘇若蘭為冠。虹筆記。

唐三原孟媪。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齊女子。藝選仕至揚州。義曹從事。全上。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偽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為孝平后。稱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二十

香艷叢書 二十

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妹為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為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為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聽其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一矣。胡笑偶言。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更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升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

高祖 獨異志

晉王李克川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女子為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又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為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為女博士。女子為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厥起兵。顧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為軍司馬。厥復以已女為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為果毅。陳女白頸。為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唐上官婕妤。女子詐為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妻錄事黃崇嘏。薛濤。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宛委餘編。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靈洗氏。陳氏。又有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明石柱司上官秦良玉。作賊者。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反。授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雜會利言。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二十一

香艷叢書 二十一

晉王厥女為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梁夫人城。唐鄒保英妻為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為奇義夫人。荀璣女拔圍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兵號娘子軍。虹筆記。

韓氏保靈。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筆乘。黃善聰。金陵惟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為男子裝。攜之遊廬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誓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瀉。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穉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怏怏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

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為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為奇事廠衙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全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坐戍金齒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渡題詩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踣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碑樹祠旁御史黃中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慰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為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晦迹在山林立志從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赴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靈舸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彙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裏無錙銖惟有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一 香齋叢書 二十 集

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者感嗟吁彼時微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吁餓死囹圄中旗頭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岐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割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慘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熟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鬢斜簪金鳳翹翠雲纏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日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餓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價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

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貪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盜受饑寒不受耻幾回欲墜江魚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道傍見者為酸心隔嶺猿啼叫何許

洪武間勅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勝為武定府知府通記靖難後誅僂臣僚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婦題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或云松江謝氏婦籍沒給配象奴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列朝詩集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隨駕陷於邊郵因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願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戒餼糧同公潛行行且報半婦曰此去邊關尚須四日程度所齎糧不足供兩人且共入關必多盤詰往則借斃耳前途遊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忍痛獨行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二 香齋叢書 二十 集

甫抵關枵腹已一日矣乃祀婦於家廟遺慈集

夜梅者魏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順寧郡男女與敵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媾之禮女年六十二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頭人號白頭花燭此僅事亦韻事也湖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上知府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囊率所部禦賊斬賊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蠶為太淑人景東府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觀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為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鑿錄

豐城楊女為李姓婦譚兵圍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矚

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曾以金珠數斛。潛藏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使得發埋。貴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擄。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笄。雍辦袴腰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起。賊之。馳至里。以策。趨家門。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抱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其述易妝巧。脫狀。縣官為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集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營中。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朝。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宮論。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弟溥官通判。即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為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為。姪好花。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為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為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尙數千。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四 香 鮑 叢 書

兩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無城郭。寇倉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為好語相勞。出其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用是捕獲。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植荔枝。宏治間。嫁山陰進士張景琦。生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既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盧翰妻李氏。名妙。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強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為婢。以全節操。啓不得奪。李侍母不離。啓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折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

盧翰妻李氏題。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穢河下。效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遂蓋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館。為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為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母亦嘆異。堯山堂外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為媒。邑子王恭。自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稱。貧居東鄰。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深居不出。俯悒悒而去。解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庭前。託鄰媪投詩。張捧詩為之啓齒。援筆而答。媪將詩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屬和君詩。誠所希有。鴻大喜。過望。使媪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傳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稱密斯侍兒。潛窺鴻與張狎。作酥乳雲鬢二詩調。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五 香 鮑 叢 書

之。張愈怒。傳知其意。乃挽鴻遊二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賦一絕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遊。唱和大江東一闋。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遽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徬徨之際。忽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絨。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醉之。過紅橋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燈。叢雜中。少女為惡少掠去。賈臨清沈。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為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日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攜歸父母。即以賽濤歸子文。有曲江鶯轉集。皆賽濤詩詞也。全上

薄少君。婁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天。薄為詩百首。以弔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酌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離自古。

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薤露須歌鐵板聲。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舉凡間學道人。鐵骨支貧意獨深。有晴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靈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却盡還愁石爛時。獨上荒樓落日曛。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閒吟句。遙憶鬚眉莫是君。水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閨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躊躇。今生汝父無繇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回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旬垂白父。淚揮老眼欲無聲。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淒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媛詩歸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六

香飽叢書

嘉靖宮人張氏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杖殺數人。詩曰。問倚雕欄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官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寧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酒掃舊內。見別院墻壁多舊時宮人題詠。年久剝落。不能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婉麗。辭意凄怨。可想其風神月思。堯山堂外紀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二器。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即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口。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後婦

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臣

水生涇。字元經。正德朝。以鄉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峯。夢老嫗攜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野蘭香。明年入都。道出上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題二詩於樹上。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閒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永樂中。用薦爲工部郎。休沐之日。偕僚友同出土橋。偶憇田家。老嫗熟視其扇曰。此吾女娟娟手跡也。偶過溪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女尋扇至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娟娟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共相歎異。遂爲夫婦。列朝詩集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七

香飽叢書

閨詩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蘭相如傳。有七寸小臣。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管於嘉從洪承疇軍。其妻吳藥仙送之一絕云。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裡。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卒。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華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關。父龐鄉爲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執袴兒也。合巹之夕。傅姆囑先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出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衡梓之以傳。列朝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江景純。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扶助。景純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却丹華。景純好畜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爲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動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山樓稿。亦不存。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閉筆歛衽。全上

天啓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勸王。秦氏世爲宜

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授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賊厚遺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為犄角。移文夔州。設兵防禦。塘為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寇。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編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碛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未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碛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饋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著。一掃。調兵者最急。箬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賴。嗣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邵撫提春也。毅史。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于廂白旗德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八 香艷叢書

住。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繫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廖。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為易其衣。乃知為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為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為美談。醮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桑門王二傳

四川石碛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具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崇禎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澄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寶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塙為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流寇始末記

江蘇韓巡撫遣幹辦資金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悞傾汚其衣。怒甚。店

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污貴人衣。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為妓也。怒盡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焰動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響馬號箭至矣。幹辦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乃美少年。忽擲帽。睜眸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盡攫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為誰乎。柳柳叢談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曹選以聞。氏頗知文墨。并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曾經備選。貴人不中。遂不肯適人。毀齒自矢。事兩尊人甚孝。三十歲。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戶。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即至親比鄰。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盡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二日。張死。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卷一 寄園寄所寄摘錄 三十九 香艷叢書

香艷叢書二十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二

雪鴻小記題辭

綠窈妝罷水妒胭脂紅袖搗來花慙金粉秦淮名小小慣藏春越舫言輕
剛載酒乃有茗南詞客選色忘憂研北銀鏡抽毫作記紅牙紫玉既曲曲以傳
神翠羽金衣復紛紛而鬪景此日歌臺舞榭銷君三月之魂他時楚館秦樓覺
我十年之夢 庚戌夏五海陵霜橋苞拜手

雪鴻小記小引

雪鴻云者卽色卽空之謂也粉白黛綠本屬幻塵暮雨朝雲終歸烏有天下事
大都如斯

珠泉署名之旨不其微哉爲集唐人七古系之其詩曰倡家美女鬱金香片言
出口生輝光與君相向轉相親維酒高歌楊柳春可憐楊柳傷心樹斜月沉沉
藏海霧寄言全盛紅顏千古來萬事東流水洪都黎松門拜題

卷二 雪鴻小記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二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著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微之曾經滄海除
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穎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
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
往事誤入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歎歎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兀家花園
自闕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
飲迨次年夏五花天變態情海生波出其闈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
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窓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
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于辰秋曾相
識于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嫻來于今
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嬌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

卷二 雪鴻小記

香豔叢書 十九集卷二

小居秦淮之南因避塵鷺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
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
之文星投簪後倚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翁父使酒罵座意將逮尋嫻來綠萍
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鬢束雙彎笑笑生
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癡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
風第一枝及期于新月澹于雲之句嫻來頗解賞音挽余書于香箋時時吟誦
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
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賦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
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王璫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值
璫將赴某鉅公招華粧炫服忽忽就道聞口載造其慮適因清恙午睡初起帕
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飾耳于
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讌余于薄醉况其輕歌璫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

歛。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鸚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箇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駁夙駕。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璫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謂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粉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璫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為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于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于翠。始善視之。余于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博粉為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盟。因格于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

卷一 雪鴻小記

二

香齋叢書 十 九 集

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為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為妾。承素漁于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懂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金陵。承又極于所往。規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聞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平杏浦。而身處窮鄉。義難恕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于安宜。問遣不絕。嘗寓書于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自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于閏夏遽賦玉樓。駕盟未諧。鵬飛何亟。吾為杏浦傷。并為綠筠痛矣。附錄研香十詩。以誌人琴之悼。且貽好事者資為美談云。

青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泰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琅玕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妒花風

色大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樹下曩。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鷗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縷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為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于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即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

卷一 雪鴻小記

四

香齋叢書 十 九 集

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為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拋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為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于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承職待選。備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于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尚于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為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為王三童養媳。虐于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自守。茫茫猶虛。余友潘子研香。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撲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于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兒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即于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僽鬢低。鬢蛾歛。黛湘裙微。蹴蓮鈎。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勝常道罷。生姿處

一响凝眸。金尊奉。鶯啼嚶嚶。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况
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
爲花愛。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鈎。低徊索笑。
相誠尙含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人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小酌潤歌喉。
舊遊竹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
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可忘憂。對酒高歌。慊當以慨。慶爲嗚咽久
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
重爲慶兒幸也。

卷二 雪鴻小記

五

十香館叢書

雪鴻小記補遺

珠泉居士著

余昔往來邗上。停棹每無多日。未與花月之筵。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周
二明官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尙落藍田之屑。或
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寧教一例沈埋。因復附
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藉甚聲名。甲于北里。向爲巖尹董某所囑。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
阨于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謙遊。不復握雲攔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于今
春相識。已逾季。曉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彌覺脩然絕俗。大家舉止。前輩典型。
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汚顏。卽粗服亂
頭。丰韻殊絕。至于足翹細筭。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
薌主人夙與之善。

卷二 雪鴻小記

六

十香館叢書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與知己交。綢繆繆繆。一往而深。
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制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
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爲獨步。性和易。妙于語言。其母素有瘋疾。或以不順之辭
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黠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于城
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澤。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
其頰之狀。病于雙跌。于庭前。未免苗條太甚也。
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鑲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卓錫無地。
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
覺而恚恨。遂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奇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人以其稱
從同也。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願身玉立。慧眼

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綮。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黠名相埒。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今並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尙有聲于時。不致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既洋家。吳會姬亦戢影邦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卷一 雪鴻小記

七

香館叢書
十九集

跋
珠泉續板橋雜記將付梓。余既爲之序矣。年來長齋繡佛。頗自懺悔。戒綺語。乃珠泉復持雪鴻小記示余。又三月烟花譜也。因戲之曰。古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蓋以地多佳麗。輒欲銷魂。故作此無賴語。但沈腰易瘦。潘鬢蚤斑。未必非森羅殿上爲慧業文人。寄箇泥犁消息。偷金枷玉鎖。何處訪窈窕。耶。珠泉起而謝曰。然此卽余之懺悔語也。烟花譜未始非棒喝意也。遂書以代跋。越州青閣居士

卷一 雪鴻小記

八

香館叢書
十九集

艷園二則

嚴思庵先生問筆

明萬歷之末。上倦於勤。不坐朝。不閱章奏。羣下諸公亦泄泄杳杳。間有陶情花柳者。一時教坊婦女。競尚容色。投時好以博賞財。後且聯布羽黨。設局誣誦。妙選姿色出眾者一人為囹。名曰打乖兒。其共事者男曰幫開。女曰連手。必擇見影生情。撮空立辦者。與之共事。事成計力分財。而為囹者獨得其半。于是搆成機巧。變幻百出。不可究詰。時鄭貴妃專寵。兄國泰倚皇親勢。喧赫都中。諸樂戶女子率以承應至其家。往來日久。因熟悉其內眷及子弟。思欲一試其術。而憚於皇親未敢也。有徐少司空者。南直揚州人。自部曹歷職卿貳。久宦京都。晚年於都中娶一妾。生少子。甚愛之。司空家富。以本籍田產撥付長君。而以燕京市廛租及古玩寶器并宦囊予之。少子復以其所蔭職予之。為出身地。司空歿。少子以母同居都中。其書屋有小樓。窗外為隣家內院。適有沈嫗者。移居於此。一日嫗詣徐宅。徐母子與之款洽。嫗自言一子為國學生。善鑿古玩。客於鄭

卷一 艷園二則

十

二香艷叢書

皇親門下。皇親信任吾子。待之異於他客。吾亦往來其家。其家正夫人為某氏。副夫人為某氏。女曰賽姑。年十八。尚未字。其正夫人云。必擇名宦子。貌美才美。且有官職者。方與為婚。因笑指徐生曰。郎君必中選。吾為媒可乎。徐母曰。齊大非吾偶也。蓋業已謝之矣。他日其子沈瑀來拜。人物俊偉。談吐嫺雅。徐生一見。憮其知其善識古器也。出其珍藏羅列示之。瑀昨舌曰。君家寶玩若是。除是榮陽府中。天下莫如君家者。然如雙玉獅啣環一事。世所罕有。即鄭府中無可匹敵。徐生曰。鄭氏最珍者何物。瑀曰。前日貴妃所賜賽姑數種。其中有不世奇珍。有玉如鵝卵。曰暖手。寒時兩手握之。掌中溫氣欲汗。有爐曰自然香。木質而中空。臥時以體相偎。香氣瀟然。流繞被中。一是臂釧。白玉為質。而以金刻花鳥嵌其細巧。不可名狀。又一為碧藍寶石簪。黑夜中有碧光射人目。其餘珠珥服飾。尚有價可評。未足奇也。徐生因問賽姑何人。曰。鄭君之嫡女也。與老母極親厚。老母嘗言賽姑妙麗。神仙中有之。塵世所無也。鄭夫人愛之甚。前後求婚者百數。皆不見允。蓋良緣未遇耳。徐生信其言。獨耿耿於所謂賽姑者。恨未一寓目

也。至中秋夕。徐生母子登樓賞月。忽聞樓外嬌聲紛紛。俯瞰沈家庭。中婦女濟濟。皆艷粧共圍一美姝於塔前。小立。玉容皎好。與月色相映。珠光翠影。閃耀於烏鬢綠髮間。沈嫗倉皇晉接。驚喜若狂。携座語美姝曰。盡少坐。且玩此皎月。因仰觀天上笑指嫦娥曰。不意今夕降寒家也。俄而茶至。美姝舉盃沾唇。旋立起辭去。嫗執手挽留。姝微吐一二語。音細不辯。兩保姆相扶。率眾婦遂出。徐母子從樓上細窺。且莫知其為何等貴家女也。次日沈嫗來。欲借朱紅盒子。自云昨宵忽蒙一貴人過舍。倉猝不及款待。欲盛果品數種。聊申意耳。徐母曰。得非昨夜坐汝庭中者耶。嫗佯驚曰。太君何以知之。因作回想狀。忽拍手笑曰。吾知之矣。在樓上窺見之。耶。徐母曰。然也。嫗曰。太君前。吾不能私實。鄭皇親賽姑。昨宵往大興隆寺燒香。歸途經此一寒舍。外間不知。徐母曰。曾字人否。嫗曰。未也。吾向固言之。可為郎君嘉偶。奈太君意過謙。何。徐母曰。姑試言之。但多費。恐力不支。嫗曰。何哉。以太君家財。萬金可吐手。而辦尋常婚禮。以數百金為至。今結婚皇親。誠不容過。齋。然統計問名若干。納采若干。吉期若干。不過二三千金

卷一 艷園二則

十一

二香艷叢書

足矣。且陸續付去。不必一朔盡輸所有。異日新人至。白蠟黃金。堆箱盈篋。小往大來。何目前吝此區區者哉。東海家世不亞榮陽。郎君以妙年指日授職。若借泰山力。倚為與援。將躡五馬。登八座。金章紫誥。榮及所生。此豈世間常有之福。吾以此鄰美情。欲成此佳事。非有厚望。但冀郎君得意後。念老婦微勞。一垂盼於吾子。可耳。時徐生在旁。不覺舐聽。其母亦心動。遂託求昏。越日將晚。嫗忽至。面色醜然。行動皆有醉容。戲拉徐生手。頓諸地。大呼曰。速揖謝吾。速揖謝吾。母迎而問之。嫗曰。事諧矣。但鄭夫人欲一見郎君。約來月初一日。與吾往神木廠。女貞庵遊玩。須郎君來。一面以郎君貌。定入般。徐母子大悅。待至是日。徐生盛服乘馬。僕從衣服皆煥然。至庵門。蒼頭數十人。坐於門首。見生至。頗倨不為起。生欲入。一蒼頭呵止之。言家太太在。何書生乃擅入耶。徐生為道來意。蒼頭曰。果爾。亦須入報。乃令小童入。須臾沈嫗出。咎生曰。相待久。何遲遲耶。遂携生入。至客堂。命坐。少頃。小童出。令嫗引生入內。生至後堂。立塔下。望簾內一麗人。珠襦綉帔。莊嚴若神。徐生鞠躬拜手。簾內彷彿為答。嫗復引至客座。款茶良久。

有秀麗小豔兩人。自內各捧一金絲盒。出向嫗曰。太夫人贈公子者。徐生向盒拜謝。令僕從擊之趨出。則諸君頭肅立。叩送。非復向時。偃坐呵叱。慙矣。徐生揚揚馬上。如從天上來。至家。亟欲散視所贈物。則金扇及佩囊等。皆宮中式。意其為貴妃所賜。轉贈愛婿者。喜極。於是擇日發東。邀沈母子。款以盛筵。令往鄭府議聘禮。嫗述榮陽夫人意。議定聘金二千兩。綵幣四百端。泰山泰水。各以寶玩古器數事為壽。兩舅兄亦如之。徐生母獨留古玩中。雙玉獅。啣環不列。禮目。沈嫗有難色。語徐生曰。此物差足博皇親。餘雖足珍。彼目中視若尋常物。倘無以得其歡心。恐多齟齬。生曰。此百世寶。環有血紋。兩玉獅色微青。共啣環於口中。婉轉盤旋。疑是天工琢成。吾家世代珍藏。外人無知者。惟吾兄一親見之。家母意欲存留。奈何。嫗從旁笑曰。太君計左矣。鄭府中古玩。無一非寶。姑輩者。異日止須吾一言。盡數納諸奩中。仍是君家物。何損毫髮乎。徐母不得已。竟從之。乃行聘禮。金多五十兩。一錠。每盤雙錠。兩人昇之。古玩皆盛以錦匣。雙以綉。每盤二事。亦兩人昇之。綵幣廿盤。二十端。每端鎖以簪環小件。亦兩人昇之。使

卷一 艷四二則

十一

香苑

從百餘人。鼓樂間其中。炫煌道路。隨行。媒者謂眾曰。昨皇親諭意。已在上東門別第。受禮行事。不必詣府第也。已而至別第。高門畫棟。蒼頭踰濟。凡陳設器皿等。悉是公侯家氣象。回禮答式。事事得體。款帖書卷。悉榮陽字樣。其大如拳。使從多於徐人。簪簪花披紅。衣裳鮮耀。一時喧填街巷。都中人咸知徐鄭結秦晉好也。沈嫗索媒金。徐予之四錠。不受。加綾絹四端。猶不受。更贈以寶簪一對。乃受。翌日。其子來謝。不言所事而去。數日後。嫗來。盛言皇親為賽姑治裝。已遣人往各省採辦。越則往陝。翠則往廣。珠則往遼。東綾緞則往蘇杭。今吾子已持千金往蘇杭矣。撫掌而談。歷歷可聽。閱月餘。嫗足音杳然。徐生母乃從樓上窺之。庭中亦闐然怪之。乃使人至皇親第訪之。並無沈監生者在門下。亦無老嫗沈姓者往來。又至上東門。則其房屋封局。問諸旁隣。皆云此王閣老空宅。他家或燕客。或結姻。則賁以壯觀耳。歸告徐生。母子不勝憤恨。遂相對而泣。乃兄之手札。忽自南來云。沈君來南。知弟將補官。欲移吾五百金。恐吾見却。將先人所遺玉獅啣環為信。同胞兄弟。乃作如是計。校耶。某日勉集五百金。并雙玉獅交與

沈君回北。想已檢收。但此物不可輕以託人也。徐生得兄書。悲愧更甚。其母歎曰。吾偶昏迷。受此大創。致乃兄亦墮其術。不意一老醜婦。乃詭詐如此。真神奸也。遂出千金為徐生謀。職未幾得某州通判。隱忍前事而去。後賭樂戶中有洩其事者。知此役也。主謀者樂戶婦。略四娘。其假賽姑。則京師名妓羅小鳳。假鄭夫人者。則小鳳之嫂羅二娘也。沈嫗沈嫗及蒼頭婢婦等。則所謂幫關人。連手人也。紛紛不可勝紀。至崇禎中。御史風聞其狀。奏請裁汰在京樂戶。於是散入各省。而流寓揚州者獨多。有陳錫元者。本徽人。依揚州富商趙昌。司質庫中奔走事。陳與趙為表親。而陳素愿。趙信任之。乃令往鹽廠課鹽戶。司鹽務出入。歲得幹金獨厚。中年未娶。無室家。積金五百餘兩。以百金買屋。為弛擔時居停地。時海濱出鹽。倍多於常歲。諸灶戶委積如山。錫元與同事各出銀若干。賤價而買。囤儲規利。適海泛鹽。盡沒。價忽貴。所獲利子多於母。陳囊中頓長千金。自以為一生吃着不盡。洋洋如漆上魚矣。錫元之同事吳子寧者。居某處。錫元早起往候之。見其西隣有浣衣門首者。鬢髮如雲。皓腕伴雪。羅裙輕縷。纖履

卷一 艷四二則

十三

香苑

微露時。婦方曲身洗滌。陳從後窺之。未見顏色。既至吳居。主人他往。不遇而出。見婦方立起。仰面看日光。照處眉目秀媚。頰輔豐盈。如初日芙蓉。凝露鮮艷。陳為之心動。歸至家。適子寧來。坐談良久。忽問曰。兄居向無西隣。今居者是何家子。寧曰。吾亦不知何自。前日從廠中歸。內子語余曰。有新鄰馮二娘者。挈其子小哥來拜。自云北京人。夫主物故。孤貧無依。來維揚。欲依一至戚。遍訪無踪。不得已與乾父及此子。僦居於此。聞吳君善經紀。欲令此子追隨。擔登練習貨殖。為衣食計。否則同業者。或欲求螟蛉。仰恃高義。望為先容。因戲語錫元曰。兄未有子。盍撫之。錫元曰。遠撫螟蛉。諸多不便。計惟有中饋主。乃為處置得所。子寧解其意。乃起戲捶其背曰。無恥老人。乃作假途取虜想耶。然彼未嘗出口。吾不便與言此。遂拂衣去。他日馮又至吳家中。前言乞為小哥地。子寧內子為言某處頗有機緣。聊慰其來意。馮遂歸。具酒肴。令其乾父李老率小哥。猝至錫元家。錫元意必子寧為之作合。非無因而至。又見所饋諸品。烹調精腴。滋味馨香。糕餌餅式。玲瓏新巧。皆非市肆可得。不欲拂其情。遂坐受百拜。父子禮。竟似夙有

成議者。小年十五。炊汲洒掃。朝夕恪勤。依依膝下。聽使令。錫元愛之。携往鹽廠。吳子寧見之。以爲此舉。錫元自爲之。亦不問其所以也。已而錫元挈小哥返揚。小兒歸而省母。未幾忽偕李老至。錫元延之坐。李似欲有言而止。既而曰。勢必爾無嫌直告也。因語錫元曰。爲極無理事。欲濟君聽。此事必如予老人意。則可兩全。否則兩失。姑妄言之。予家北京。任爲司禮監太監。頗得意。老人在京。差具館粥。前因吾女隻身遠出。必欲老人作伴。不得已來揚。月內家司禮已兩次飛書。促吾北歸。但念吾女一子已爲君嗣。隻影單形。萬不能自活。若令此子歸宗養母。則負君德。且傷君心。皆爲非計。老人之意。莫如令吾女繼君室。爲君操井。曰君就居吾女家。爲吾女主持門戶。則小兒離母而仍依母。稍盡烏私。君無妻而適得妻。亦成嘉耦。衣綻則縫。服污則洗。饑則飯。渴則茶。來試問老。老曾以此樂事否。所謂必如予意。則兩全。否則必至兩失者。老人之意如此。明哲如君。請三思之。錫元大喜。曰事固善。但誰爲主婚者。李老拍胸起曰。我便是。有家司禮在。誰敢何我者。乃急索東及筆硯。親書庚庚。雙手送陳。陳奉持之。如獲

卷一 艷四二則

十四

香艷叢書

珍璧已而就馮居成婚。則李老已北上。錫元心惑其美。意假如有失。比入內。則几席器皿。事事精緻。綉帷錦被。燿燿耀目。爐內香氣。芬郁繚繞。袿袂雖劃阮之入天台。不過過也。自是燕爾之情。堅如膠漆。主人以鹽廠事屢促之。殊有此閒樂不思蜀意。二娘盡態極妍。曲媚之中。間以謔浪。一日錫元過其前。忽以足鈎之。擁而置之。膝擲揄之曰。霜後葫蘆。中乾外枯。又一日。忽語錫元曰。聞夫養婦。不聞婦養夫。汝囊中羞澁。何以處我。錫元曰。無恐。我有八百金。貯主人典中。汝日坐啖。亦不過羨餘微利耳。二娘眉忽。縹緲故作沉思狀。忽作咄咄聲。伸指指錫元曰。眞憐憫。漢多金貯。彼無片紙。隻字付汝。爲據。主人年邁。一旦不測。伊耶豈善。良者欲強索難矣。前無室家。故作此淺計。今守舍有人。急宜索歸。何物有賤徵。君居奇。可獲大利。何寄人籬下。仰人鼻息。錫元心以爲然。乃向昌祺索取所貯金。昌祺年老而智深者。語錫元曰。銀便如數取去。但此物富念辛。苦中來。貯諸典。利雖薄。得之意中。若貯之他所。利雖多。宜防失之意外。勿以吾言爲非。錫元不省。持歸。二娘置之櫃。付其匙於陳。陳欲持銀往鹽廠爲經運計。與二娘

商之。二娘曰。固善。但須一觀大局。有大利。然後歸取未晚。萬一無利。可弋勢必持歸。舟車淺露。道途往返。八百金。豈不足動人耳目哉。錫元又以爲然。已而主人促之急。諸同事又來勸駕。乃定行期。二娘爲錫元計曰。向典移二百金。以足千數。異日獲利以償之。經紀家固多。多益善也。錫元從之。移二百金。併付馮囑曰。謹守之。二娘笑曰。前何太疏。今何太密。汝物即吾物。尚煩過慮哉。又語錫元曰。汝舊居房屋。值百金。空置無益。盡售之。歸價於我。我居此屋。亦以百金。儲者願以歸。汝我年未四十。尚有孕道。倘得子。則此爲我二人借老之慮。授之汝子。小兒則別處之。他宜早爲計。亦欲附囊中求微息也。錫元又從之。且喜其有遠慮。精心計也。臨行。二娘問歸期。錫元曰。吾久未往。諸務叢積。今往多則三月。少亦一二月。二娘曰。期何遠也。天氣將暑。汝父子需涼衣。越日須遣小兒歸。取服之。垢者歸濯之。彼處食物。或不堪入口。此間常製。就令小兒挈至。錫元領之。又心感其情之深也。既至廠。逾數日。果遣小兒歸。囑以五六日。必至廠。逾期不至。延至旬。仍不至。錫元乃暗自詫爲怪事。遂棄廠務。兼程而歸。至則屈戌守

卷一 艷四二則

十五

香艷叢書

門。排入則室中蕩然。不留一物。往問屋主。人則曰。渠計月出賃錢。居三月。出錢若干。欲去則聽其去。又安知其所之。錫元乃知所居。亦非百金儲者。不覺魂胆俱喪。謀吳子寧。子寧曰。墮彼術中矣。借陪趙昌祺。欲其撥遣多人。蹤跡之。昌祺搖首曰。何益。彼有如此手段。而豈爲人蹤跡耶。所惜者。八百金耳。錫元大慚。已而主人知鹽課中虧二百金。爲陳所浪費。亦不復追索。但好言遣之。錫元無所歸。窮困。每爲人言反詭狀。輒捶胸頓足。悔恨欲泣。或有知之者。曰。此北京妓羅二娘也。詭信馮耳。一日錫元閒步雷塘。適畫舫有貴公子。擁數麗妓。歡飲二娘在焉。始知其行踪不遠。又抱琵琶渡別船也。因在岸側。爲二娘所見。乘間以手招之。私語曰。陳郎耶。向日無情。實爲李老所誤。彼構成此局。許我百金。倩爲媒。非我本懷也。明日可伺吾於集慶巷王姥家。其繼女小鳳我姑也。爲白我意。留彼處片刻。我來。富有以報汝。乃出袖中碎金五六兩予之。即應之去。翌日錫元至集慶巷。則王門已爲邑令封局。所言王姥及小鳳者。被逐出。竟久矣。乃知復被所欺。憤極歸。微爲僧云。是時流賊破陝西及河南。勢逼南畿。淮揚諸郡

無樂土兼值歲飢比戶流亡者半。至宏光立四鎮。揚州繁華都會。幾為戰場。於是隋堤楚館。蛛網塵封。吳地妖姬。風流雲散矣。揚城西郭有種蔬人蔣老者。所居茅屋一椽。四壁傾壞。值世荒亂。種蔬常不自給。飢則掘江干野薺充腹。往往數日不能舉火。然勤於操作。年五十餘。精力健強。揮鋤叮畦。雖寒暑無所苦。歲乙酉清兵南下。將至淮揚。蔣之鄰里。皆率妻子逃避一空。蔣老無妻不逃避。仍依茅屋。自念無食。逃亦死。不逃亦死。死是意中事也。既而大兵圍揚州。其駐西城者。為滿洲都統某。其隊長曰披甲。一披甲掠村落。獲蔣老至都統營。都統見以敗葦蔽下體。問曰。是鄉農乎。蔣老不能對。都統令剪其髮。當各營擔水之役。蔣老力作不敢片刻閒暇。擔水畢。即為析薪炊爨。沐馬掃溲。事事周至。諸披甲悅之。相與語曰。聞說南方人耽情逸樂。日日啖爛肉。飲苦茗。睡至高三丈。未起。何此人勤懇如是。因擔水至都統大營。其掌馬卒令蔣老刈取馬芻。都統閱馬見馬芻。問何人所辦。掌馬卒舉蔣以對。都統喜曰。彼乃辦事精細。夏月芟根有蛇。截其根。令馬不病。滿人生長北方。不知南方芟芻。夏月不宜連根芻馬。

卷一 艷四二則

十六

香艷叢書

也。遂納蔣老步兵牌。隸正藍旗下。未幾揚城破。闔城受屠。婦女老醜皆被殺。獨留少美者。給有功披甲。已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携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求售甚急。大率皆為留揚鎮守北方人買去。本城人則靡有孑遺矣。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阻之。披甲曰。然則將付之何人。或曰。蔣蠻子勞苦無妻。盡以賞之。皆曰。善。呼蔣至。披甲指囊示之曰。爾無夜伴。任爾取去。蔣茫然不識。所謂夜伴何物。諸滿兵語之曰。賞汝老婆耳。蔣恐甚。頓首於地。哀懇曰。一身不能自活。不敢從命。披甲怒曰。南方人刁詐。信然。白手得百金貨。乃假意。故却天下。豈有不要老婆之男子。而於吾前作誑話耶。將拔刀斬之。一滿兵從後抱持。請同伍舉囊置蔣老背。叱令速退。蔣老不得已。負歸茅屋。愉快久之。莫知所措。既而念此中人受困已極。背負時絕無聲息。似垂斃者。不勝心惻。乃啟囊視之。則一美也。奄奄一息。果垂斃矣。急抱起。臥之於板。罄其瓶得米合許。拾蘆枝煮粥。就其口灌之。已而婦仍昏昏睡去。蔣老復

至大營供役。滿兵戲語曰。新郎宜有喜色。何不豫為。蔣老曰。吾自分將作溝中殍。何忍更累一婦。俟彼稍甦。詢其親戚。行將送之歸耳。諸滿兵憐其誠。贈以蚊帳被褥。又與乾糧黑豆各斗許。蔣老拜謝。携歸。視婦轉動。頗為心慰。復煮粥。抱起進之。覓一便器置寢所。次日復煮粥食之。時大營已行。蔣老無所事事。仍携勸種菜。及歸。婦已起。兩手搯敗版而坐。見蔣老。忽問曰。此何處。曰。西城外小村落也。曰。我何以至此。曰。滿洲兵令我負歸。曰。去錢幾何。曰。貧人無錢。婦沉吟曰。無錢安能得我。曰。當日以不能相活力辭。乃彼拔刀欲殺我。幸同伍中力救。勸我負歸。語未畢。婦又昏倦。倒身下睡。閱兩日。婦神氣漸爽。蔣老炊飯。佐以園蔬。與食。蔣曰。此地離城不及半里。婦潛然淚下。蔣曰。爾有夫乎。婦曰。吾揚州太守妻也。蔣駭甚。曰。是官太太耶。因頓足曰。太守已殉難。奈何。婦曰。非也。乃前任太守某也。蔣曰。然則太守固在。可相聞也。婦悲泣曰。前月往金陵謀復官。遇盜殺之。江中矣。蔣曰。獨無親戚乎。又泣曰。陝西殘破。太守親戚久無。蔣曰。太守無親戚。汝或有父母兄弟。尚可相依。吾當為汝遍訪。婦又泣。吾止一義母。城破時為

卷一 艷四二則

十七

香艷叢書

兵所殺。因號慟不止。蔣老亦為流涕慰之。曰。且無悲。終當有所歸依。缶中尚有半月糧。遲遲以待可也。婦曰。感爾厚恩。但爾貧困至此。食不能繼。奈何。蔣老曰。世亂已平。謀生亦易。婦領之。後見此老誠懇。遂有倚託終身之意。呼至前問曰。汝得進城否。蔣老曰。日來為訪官太親戚入城。奚止數十次。遍走空城。寂無人踪。惟尸骸滿道耳。曰。滿兵守門。免盤詰否。曰。守門兵吾熟識也。且吾有正藍旗步兵腰牌。原無所阻。婦喜曰。果爾。吾有事相委。西城內有董公祠。祠之左側。第三家門首。一大陰溝。中有木匣二具。可為吾取至。蔣老遽諾。即行。婦呼還。語曰。匣不可露人目。守兵見之奈何。蔣老曰。置匣於土籠底。而以亂薪覆其上。可也。須臾歸。問婦曰。何物。鎮肩沉沉者。婦曰。銀也。破鎖視之。約千金。婦又曰。更有一處。乃集慶巷中第四家屋。頗卑。小門有雙環。入此門。過第二進。至東側廂。廚下積灰中。藏銀兩大包。今已四年有餘。未知為何人所得也。蔣老曰。吾姑一往。及至其處。則門首陳設弓刀。為滿洲兵舍館矣。蔣老方徘徊門外。一滿洲兵出。見之。遽趨而前。拍其肩曰。老蠻何事至此。蔣視之。乃素相識者。答曰。拾獲釀田。其

人曰。甚善。此間廚下有多年積灰。爲吾除之。乃引蔣老至灰所。指曰。幸除淨。言已即去。蔣老挾灰得大包二。各用布厚裹。而以細繩縛紮。比前更重。乃置之簾底。灰覆其上。擔歸。婦大喜。次日婦復語蔣老曰。汝膽頗壯。玉帶橋北有一大第。汝識之乎。蔣老曰。識之。吾前爲官太訪親屬。屢至其地。向爲一滿洲大帥所據。今大帥移營南去。此宅空洞無人。居矣。婦曰。此宅中板房一所。下有銀窖。其左邊版未有鉄環。隱記。拽環啟板。即可得。蔣老曰。倘已爲滿帥所得。奈何。婦曰。吾決汝此往。亦必如意。蔣老於是荷土籠入城。至其處。果有板房一所。半爲滿兵拆毀。獨有鉄環處一半。安然未動。如其言。啟視。則累累皆白銀。砌滿窖中。連之於籠。仍覆土於上。擔重而出。荷虛而入。如是者數。四守門者曰。老蠻種菜。獲幾許利。而作苦如此。邪。答曰。窮人不勞不活耳。於是盡運以歸。即於婦寢所之側。累土爲窖。爲婦藏金。其中喜謂婦曰。頃見揚人紛紛返里。創家亦有開張者。大勢已靜。人間夫妻骨肉。相聚有期。吾爲官太訪親屬。倘有天幸。可挈此多金歸去。搬運之勞。吾力猶能爲役。婦曰。吾何歸。歸汝耳。蔣老大驚。辭曰。茅舍餓

卷一 艷園二則

十八

香艷叢書

夫不敢作此想。婦告以情。曰。吾北京樂戶羅小鳳也。出自青樓。慙非白璧。髮方覆額。猥以姿容。邀諸貴人欣賞。奈慈母即世。見妬悍嫂。繼爲此地。洪生所憐。挈吾南來。別居吾於董公祠左側。又遭洪妻率悍婦。碎我痛毆。扇吾於小樓中。吾憤極自縊不死。繼歸吾集慶巷王姥家爲妓。幸義母加恤。恩同已出。安處數年。忽爲諸惡少圖詐。未遂。首之公庭。備諸榜笞。逼令歸籍。乃與義母行至山東。適太守朝覲南回。娶吾爲繼室。侍寢三年。適太守解任。留揚玉帶橋邊。又一載。不料江中之計。旋聞城外殺聲。踵至。白頭老母。魂逐江流。翠黛嬌兒。身羈羸幕。忽又束縛囊中。委棄道左。暴露三晝夜。飢渴莫我救。此時早知有死。安望生存。誰實脫我以死。誰實食我而生。私心竊幸。謂自此已得所天。君乃令我終失所歸。耶。言已悲咽。不自勝。蔣老亦爲之憐惻。後遂與之同枕席。蓋此老混沌初開時也。時南北雖通。商賈往來絕少。兩地所出貨物。各苦積滯。蔣老與謀。先營草房百間。於是持千金往北。各賤販其土貨而歸。艸房百間。儲俱滿。一時南北賈人樂其便近。悉來貿易。不數年。取利幾十餘萬。乃造大第。畫棟雕梁。以居。婦於其

中。羅列珍錯。以養之。凡婦所指揮。無不如其意。至是仍呼婦爲官太。家人亦不知此何自來也。一日蔣老語婦曰。藉官太力得起家。或意欲施舍作善事。當以萬金相還。婦曰。是吾還汝物。何待汝還我也。因言少時在北京。母將死。私舉遺貨五百金。授吾。是夜夢金甲神。指吾百金。諭吾曰。留以償債。已而携至揚城。得洪生厚贈。又夢金甲神來曰。速藏債債金。禍且至。驚寤如神言。匿之門首溝中。已而遭洪生妻苦辱。以練自絞其頸。魂離形矣。忽見金甲神。叱曰。債未償。乃欲逃乎。揮手作刀。劍聲樓下一。驚寤來救吾。已而入妓館。積金二千餘。靜夜與義母共包裹。又夢神如前語曰。速藏債債金。禍且至。痛而泣。告義母。母不信。黎明吏役持牒來拘母。迫匿之廚下。灰中。房屋即爲縣令封閉。不得入取。已而入太守署。專寵宦囊若干。皆委我藏。弄。又夢神曰。債債金已足。汝可自繳。今各處所藏金。汝往輒獲。神亦不復夢。豈非原是汝物。兆由前定乎。蔣老亦心異焉。婦乃立誓焚修。廣行善事。遂爲蔣老置妾生一子。撫之如已出。年逾六十。先蔣老而卒。小鳳之晚節若此。而羅二娘則不知所終。

卷一 艷園二則

十九

香艷叢書

連宵積雪。飲南酒數盃。紙窗漸瀝。聲不止。一燈相對。不覺旅懷。盈集。適主人出。縱談維揚坊曲。閒逸事。主人揚人也。聲口間。頗足爲乙邦奇。優孟曲暢。情節。巧摹入神。一時噱。嗚。差慰寂寥。早起呵凍。筆書之。敗紙。庚寅仲冬。燕邱思庵閒筆。

吳門畫舫續錄序

夫水上有靡靡之音則聽之者不去胸中有鬱鬱之意則遺之者良難箇中生迹半天下抑塞已久以為中吳之遊足以蕩魂銷志遁窮忘老適有傳吳門畫舫錄者文酒縱橫之態風雨狼藉之懷雖言窮一隅而事臻萬族似我無俚亦為撫掌箇中生則曰是錄之作猶未究也吾子有開曷觀所續乎因此卷流覽數周搜琴揄袂人益乎舊編佩蘭折芳情深於一筆庶幾發茲逸興引我遙思者焉蒙嘗謂煙花之記勝事所為流極琵琶之篇淪落因而生感繫余與子同為羈人轉徙異地非無華月之夕歌舞之歡至于酒半猶且悲吟心動太息坐歎况復覽此尤繫鄉國掩卷不能以遽終而旨趣已通乎作者言有所不能已遂攬筆以敘之矣箇中生將歸吳門重尋舊遊桂舟蘭楫斯人猶在酒酣之後言念故人有胥疏江湖顛頓獨往者亦當為之不歎也嘉慶壬申歲九月長洲宋翔鳳書于江西行省之宿雲花樹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

香館雜書 十七集

滄江虹月有客吹簫菊部烟華可人如畫紙醉金迷之地鶯嬌燕姁之場昔嘗跋扈其間沮惑無主紅樓翠館灑墨汁以淋漓舞袖歌衫覆酒杯而狼藉同輩有題襟之集當筵為側帽之吟既而選夢十年懷人千里東鷁西鰈會合無期北里南鄰冷遊絕跡恨柳枝之已嫁招桃葉兮不來追憶曩歡但增累歎每際燈檠施後街鼓捶餘未嘗不念願曲之閒情軫投瓊之逸致雲牕窈窕隔楚岫以千重桂棹徘徊阻湘波之九折蓋自史鳳却寶雞之枕杜秋解金縷之衣以為箏人笛家空若唐肆釵叢粉陣無復巫山已逝者屏跡海濱樓塵旅館忽枉故人攬雲居士書兼以畫舫續錄見示真珠編字細于蠶眠碧玉鐫名榮列蛾影甲乙夫容之帳月且從新品藻玳瑁之梁風流未歇朝雲冉冉重題玉局之辭暮雨瀟瀟再續粧樓之記藝蘭蕙于一圃各有芳馨數瓊燕於同時遍揣肥瘠哀感頑艷莫得殫稱蕉萃迷離不無寄托然後知蘭緒經春而未絕麝塵歷劫而猶香也僕哀樂雜于中年歌篇悔其少作鸞笙鳳管徒羨太白之豪情釣艇茶檣將載樵青以借隱異日者君其聯七十二軀于虎山橋畔水木瑟若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一

香館雜書 十七集

鳧浩然有攜琴鼓柁而至者儻亦慮敖汗漫之志乎嘉慶癸酉四月望日麗農山樵趙函書于婁上寓齋

吳門畫舫續錄內編

箇中生手編

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成於癸亥甲子間。一時茂苑名花。皆為傳其丰致。寫其性情。直擅黃徐妙手。願以余所見同時若張秀芳黃月舟談珊諸人。類皆色冠平康。與崔杜為姊妹也。且秀芳於冶芳。活構語花樓。幾壓綠雲之上。而黃與談。當時有文武狀元之目。錄中皆濯沒不傳。豈賞鑒未及歟。抑滄海遺珠。古人猶有不免歟。即錄中諸人。迄今不及十載。存者已僅止二三。而羣芳之爭向春風。其秀出一時者。又踵相接也。余歎紅顏之莫駐。悲彥會之靡常。爰續是編。藉資談助。以金閨佳麗省識。再四者列入內傳。寄跡吳門。暨傳聞豔羨者。為外編。數年後倘更有癡於我者。或再續焉。庶幾花月因緣。不與流春同逝。癸酉初秋箇中生記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一二十二

香館叢書

改容而終各得其歡心。有若磁之引鍼。水之融乳。膠之投漆也。居常擯豔飾。甘卑下。以康成婢自居。雖屬意者不乏名人。琴香絕不以親染桂香為寵。識者於是重之。惜體弱多病。與藥爐若盃為緣。女弟蓉仙。色藝俱備。雅善體貼。故兩髻送客者。琴香輒示疾。以引避云。

汪素月行大。居上塘丁家巷。豐容豔態。明媚絕倫。品花者以牡丹目之。門前車馬之盛。甲於金閨。姬柔婉無驕色。無機心。客所好。偶一為之。碧城外史嘗贈楹帖云。椒塗蘅薄流芳地。翠羽明珠絕世人。可想像遺情也。以齒稍長。不勝遲暮之悲。見浮豔子弟。佻達當前。恒寡言笑。故趨熟郎少過而問焉。今則并不知其所處矣。

胡秋琴行七。居猛將軍街。嫵娜春姿。儼若靈和新柳。余聞其名。而未獲見。竹簾居士為余言。故略而不敢懸擬。

王蘭珍行大。維揚人。今居下塘袁家街。丰姿豔逸。詞氣倜儻。有豪俠好義之風。余初晤時。即語余以人情之價薄。隨舉一二事。意躍躍不平。見於眉睫。其冷眼

熱心人哉。猶女三喜。字月琴。眉目英俊。色藝精妙。而柔和溫淑。善為阿嫺相調劑。異日當離鳳清於老鳳也。

錢素越行四。本錫山人。長養吳門。住城中漁郎橋。脂膚美手。雅淡宜人。性耽文墨。恒自歎髫年未學。然詩書之氣。時流露於眉宇間。隨園所謂書到今生讀已遲。其夙根固不凡歟。好與文士杯酒言歡。酒闌即肅容送客。不及亂。其視諸麗品之橫陳玉體者。直非其倫類矣。

潘素貞字慧卿。常熟人。今居上塘丁家巷。秀潤溫雅。幽閒自愛。澹於秋菊。潔若水仙。無掠人之光彩。有療飢之丰姿。其遷寓丁家巷也。同人載酒作饌。席牽蘿補屋。翠袖天寒。七夕生一見傾心。逢人說項。浮眉生方與商量筆墨。効糊窗補壁之勞。不二句為競渡節。慧卿食指以什計。他物稱是。停棹冶芳。傾城屬目。元遺山句云。海棠一枝春一國。可移贈也。聞姬豪於飲。工崑曲。惜余訪晤時。扶病下樓。嬌喘莫制。未及見其粉添顏色。響遏行雲。琵琶亦擅長。偶一奏之。未得聆其續續彈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一二十三

香館叢書

王素蘭行三。蘭陵人。居丁家巷之瑤莊。嘗於上元節攜姊妹。踰月過玉壺仙館。有如鶴立鷄羣。秀骨天成。雖文仇妙筆。未必能寫其真也。暇時借娛谷。僂過訪迷不得路。問其鄰媪之相識者。云數日前已移寓卞家街。與田氏姊妹同居。翌日試訪之。田氏姊妹俱麗品。固堪與素蘭聯珠。而並無同居之說。其鄰媪之相給歟。娛谷曰。是常以不了了之。或又云遷居木梳巷。

李春雲字秀琴。秣陵人。今寓山塘之瑤弄。前從假母姓紀氏。聲價壓秦淮。壬申冬避喧來吳門。因易本姓。湖山招隱詞人。謂姬清姿雅度。不耐風塵。故眉黛間時有恨色。吾宗瀛槎老人。年八十有四。晤姬於舟次。有不能遣之情。即席贈長律二章。詞致眷眷。他日三吳少年。一見而迷魂蕩魄。固無足怪。詞人勸其速即披緇。良有由夫。

王素真行三。梁溪人。今居永福橋東首。柔疑無骨。慧極若愚。眉黛含情。髮光可鑑。姊行二字素娥。善於簪接。自云隨母氏離家十餘年。以不能操土音為憾。猶憶童時踏青。涉歷梁溪某邱。恍如昨夢。尚有故鄉之戀歟。

錢秋婷行三。錫山人。素越同母姊也。居城中雙井巷。瘦影亭亭。幾不勝羅綺。而酒量深沉。觴政不阿。雖屬意者在座。而分毫不徇情。亦名之累也。與素越雖分門別戶。而朝夕過從。故携樽者。每乞漿而得酒。

劉馥林。山東臨清人。寓城中採蓮巷。吳中子弟漫目為北地。臙脂者也。口角波俏。能操北音。工調琵琶。多作羽聲。而骨節玲瓏。尤妙在凌波微步。儻貯諸響。屢廓。當聽不盡。絕好弓弓點履聲也。

張鳳嬌。閩門外畫舫之翹楚也。稟性溫存。貌含薄怒。秋水凝眸。而清霜澈底。春山壓黛。而新月將弦。浪蝶閒蜂。未容覲覲。遇氣味相投者。回頭百媚。轉眼目成矣。繡佛齋主人書贈額曰。黛影橫波。意亦曾經青眼者也。去秋已有所適。韻蘭外史為余言。

李琴仙行二。居永福橋。花芷香之芳鄰也。眉含慘綠。目溢娉光。顧曲糾觴。色色精到。臨流自照。艷影無雙。吾知柳色深藏。雖春在鄰家。無復過牆之蜂蝶矣。余桐花行三。素春閣香雪之妹也。輕軀立鶴。瘦影驚鴻。同人相傳為小喬者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一二十四

香艷叢書 十 七 集

余晤香雪時。桐花猶穉年。未及見。前年香雪杜門謝客。桐花亦借隱焉。今香雪已適人。桐花不知所往。始終不獲省識。春風其體貌妍麗。友人能為余言之。其性情則不能為渠摹寫矣。

徐小娥行大。居前家橋邊。素琴之猶女也。素琴假母字素娟。適許氏。由通州流寓金閶。當時為吳門第一名花。人呼素琴為小通州。舊院風流。至今未墜。小娥十五盈盈。穎悟寡偶。容光逼人。深情溢乎春水。鮮豔侔於晨葩。晶簾妝成。繡闥閒凭。不啻姑射仙人之在芙蓉城也。幼讀書。通字義。崑曲能聯淨旦於數闕。各極其妙。酒量淵默。無機詐心。遇俗客觴政。或有所偏。強之飲。亦順受不較。故居家共服其性情。座客咸嘉其淑惠。箇中生擬字曰柔珠。並贈句云。未可儘留才子氣。何從別製美人圖。未識切當否。

周小蓮行七。居通貫橋下塘。才具深刻。靈機明敏。性好潔雅。善修飾。崑曲精妙。不自炫露。而同時姊妹咸愛而畏之。容人之度。或尚有所不足。歎同母姊二。長行五。字琴芳。別購畫舫。次行六。與小蓮同居。

4826

4825

程月娥行二。舊籍新安。今居楊庵街。玉淨花明。雛鶯么鳳。年纔十五。因父死無以償逋負。墮入青樓。故酬對羞澁。而女工獨嫻。兼善刷印。碑版坊刻。命作校書。實不負名矣。惜狹斜中。重歌舞。而輕文墨者。十八九也。

張芹香行一。居楊庵街。丰姿澄鮮。口輔姣好。問年三九。猶如二十許人。研花樓姊妹行也。琵琶亦宛蘭伯仲之間。當時杜氏為吳中第一手。而張氏次之。今芹香之技與年俱進。近今諸名家所翻曲譜。姬按絃點撥。靡不協律。顧自傷遲暮。不屑與映華二娥輩競虛名。同人亦絕少游揚者。

陳蘋香行五。梁溪人。今寓丁家巷。種玉之藍田也。平康中素少宜男相。客或因艱於子嗣。而置妾者。往往別求處子。蘋香甫十九齡。已連舉二男。且明淨柔軟。音律翕和。他日于歸。吾知為忘憂之藪。終當樹之北堂者也。

施素芳行五。居圓照街。穠如桃李。皎若雲霞。面溢春風。眼揚秋水。客有精交神與者。迷戀倍於別院。或曰。姬固有異乎人處。未知其詳也。妹筠亭。本姓陳氏。清婉可人。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一二十五

香艷叢書 十 七 集

方友蘭名金鈴。居圓照街。假母字浣香。風韻猶存。亦西溪山人未及賞鑒者也。友蘭曉妝學母。名動搢紳。妹字文香。輕盈嬌小。浣香疏於音律。命伶工督雙姊妹習曲學。不惜繁費。無異老諸生結習未除也。

王問蘭行六。住太平巷。嬌嬈臨風。倩影怯月。祇宜貯之阿閣。圍之步障。屢與辟塵。玉與辟寒矣。忽嫁晉陽客。藏諸別室。仍不耐河東之吼。私給五十金。匹馬駢歸。跋涉三千餘里。備嘗險阻。昨晤於山塘畫舫。而娟好異常。即無仙骨。亦尤物與。

陳素香行五。梁溪人。今寓算盤巷。眉目傳情。蓮鈎細緻。前與疏琴同寓。所歡為卜新居。信宿香遷。咄嗟而辦。聲價亦自此矜貴矣。

趙瑤娟行大。寓丁家巷中柴塲頭。與陸順卿同居。貌似綠雲樓主人。而賦性專壹。憶所歡不得晤。病累月。幾至不起。亦平康中傳見者。

王鳳齡字岫雲。行大。居葑門內望信橋。玉肌溫潤。黛眉聯娟。葦習桃花泉。曲本嘯餘舊譜。而酒懷豪放。雖遇杜工部。飲中八仙。可入座也。惜東門之室。其人甚

遠也。

周琴芳行五。通貴橋船娘也。春情如水。秀色可餐。古鼎新泉。位置得所。食譜精微。肴核清妙。歌繼桃葉之聲。香薰鄂君之被。佳人拾翠。有不如仙侶同舟矣。李新官字晚蘭。行大。泰州人。寓居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髻而綠透三層。吐辭慷慨。略無浮文。而摻摻長爪。雅自愛護。或曰姬所歡亦長爪。余偶臨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卞愛珠字琴霞。維揚人。今寓水潭頭琴香舊居。姿貌中人。長於酬應。談言爽利。無嬌慵態。能持家。御下頗嚴肅。酒量甚寬。若與映華鬪酒。有過之無不及也。田小蓮行二。維揚人。向與卞琴霞同寓禮拜寺前。嬌服俊裝。獻酬應對。靡不中節。而淺笑低聲。百端交集。意靈犀一點。通澈人寰。強耐此不了緣耶。七夕生傾心。有素而相敬如賓。是當以琴瑟友之。非倡條冶葉之比。

尤雙喜字浣芳。行二。居山塘門帶波流樓迎月上。蛾眉淡掃。妝罷憑欄。舟中人望之。宛如星娥之在霄漢也。寶蓮居士惜其過時不偶。題所居曰選夢樓。浣芳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六

香 鮑 叢 書

通文翰。善畫蘭。師事韻蘭外史。書法亦端麗。芸牕梨几。筆墨精良。且心靈手敏。幼隨阿嫺遊錫山。嘗過來青閣。即能吹笛彈琵琶。身與琵琶等。問其年十一齡耳。今又閱十餘寒暑。釵荆裙布。有文士風。日夕與其妹沁芳同硯席。夫豈風塵中人耶。聞傾倒小瓊者。以梅花自之。若尤氏姊妹。其黃蘭也。

田宛蘭名喜珠。行四。住下家街。張輕雲故居也。豐腴端麗。髮不加澤。膚不畱手。冲穆委婉。微辭蓄意。妹字素卿。稍纖瘦。貌相伯仲。莫能左右之。余因訪蘭陵王素蘭。造其廬。雙璧並呈。瑣窗幽對。繡具置案頭。茶烟輕颺。自愧風塵面目。突如其來。直無地自容也。小妹字小容。輕盈流麗。於競渡舟次見之。

高漱月行大。居丁家巷。豐肌皎質。弗御鉛華。而體態閒適。工度曲。善琵琶。知書義。習會計。嘗薄遊淮海間。有力者欲購貯別室。弗願也。性豪爽。語言酬接。間有睥睨一世之概。遇一二知心。挑燈把盞。輒傾肝膽。惻惻動人。娛谷本寒士。與姬訂忘形交。亦獨具眼者。

陳鳳君研花樓舊人。又蘭姊妹行也。今居上塘禮拜寺前。柔情綽態。傲有肌。有

瓊肥之目。新居幽潔。無城市習塵。余因七夕生走。晤鳳君時。與杜氏既蕩析離居矣。猶對七夕生瑣瑣致問。其不甘自外於研花樓。亦可憐也。

周慈蘭行大。居上津橋下塘。秀外慧中。不事粉飾。胸無芥蒂。口鮮莠言。得知已。則剪燭西窗。洗盥更酌。遇寒素士。惟恐其羞縮不來。尤難在闔家無貳心。門內雍雍。青樓中何幸而得此。聞慈蘭有繼女媚珠。嬌小可愛。名頗著。習曲學於邗江。

宓釐雲行大。居丁家巷。脩體纖腰。舉止莊雅。藝亦臻妙境。其假母行三。由船娘起家。培植後進。未及十載。釐雲居然光大門閭。曲廊洞房。水亭月榭。視擊空明。而溯流光者。直更上一層樓矣。

汪疏雲行三。居水潭頭。皓腕豐頰。如玉樹臨風。貌與素筠相伯仲。當歌對酒。飲輒巨觥。遇拇戰。一以當百。略無懼色。武林王孫亦豪於飲。傾蓋如故。為之賦鶯。遷頰輪奐。纏綿累月。往來過從。雖溽暑不計道里。亦情之所鍾也。種榆道人晤疏雲時。值中秋。題其楹云。桂子天香聞小語。桃花潭水見深情。意即指本事。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七

香 鮑 叢 書

趙月仙行大。居算盤巷。小蓮之妹也。余於小蓮僅得半面。重訪時已適人。月仙年甫及笄。體態軒爽。骨肉停勻。性情亦柔順。席間飲興頗豪。惟無過春色。返於眉黛。舉盃微露淺顰。關心者亦可銷魂蕩志矣。

徐月琴行三。向與戈二娥同寓。今居丁家巷。其母號圓通四官。月琴因有小圓通之目。眉宇清越。穠纖合度。歌喉嘹亮。惜無銅琵琶鐵絛板合之。酒懷不甚寬。而豪於飲。拇戰恒北。不辭醉吐。酒酣時偏有丈夫氣。不與世俗推移。小圓通或偶然耶。

錢韻蘭行大。居禮拜寺前。光豔未足。而柔媚有餘。年差長。洞燭世情。體會恒入。微不失前輩之流風餘韻也。韻蘭有二。一為武陵王氏。嘗游江淮間。工小曲。能作曼聲。今亦居禮拜寺前。與張氏比鄰。

顧月舟雲洲楊樹弄雙姊妹也。月舟行四。雲洲行五。好讀書。不喜裝飾。案頭無脂粉。亦無笙笛琵琶諸具。惟六朝三唐諸名家詩數十卷。余初晤時。問姊妹喜讀何人詩。答以無從去取。但指王翼雲所註古唐詩合解云。似乎選路太窄。當

購何人選本。余幾無以應。時余飲於他處。乘醉過訪。聞其言覺肅然起敬。不敢久留。

周雙喜。字溯真。居算盤巷。秀眉鬢髮。伏態橫生。倩盼飛揚。齒牙伶俐。有游俠風。幼讀書。不事筆墨。見他人扇頭詩詞。過目能成誦。聞姬善林靈素之術。或背人讀。亦傳東游記等書。其桑冲之類歟。未知其實也。女弟葆珠。亦風流跌宕。潘四喜。字蓉香。居小邨街。秀珠之妹也。秀珠色藝過人。已歸南華少史。四喜不愧桃根。貌溫雅而體輕便。肉竹絲絃。大抵皆苦心孤詣。與人酬酢。不即不離。而求鳳者未遇。豈豐年珠玉乎。

王花於。名來珠。船娘之最著者也。居永福橋。玉顏光潤。星眸瑩然。肌不甚白。而有細膩風光。語言便捷。工針黹刺繡。不外求暇。日則姊妹對繡。河庭簾捲。不啻臨水雙美也。妹賽珠。字宛雲。瘦影翩跹。別有風致。

王芷香。名馥林。居永福橋。花於姊妹行。門庭相對。色藝亦相仿。花於以豐豔勝。芷香以清麗勝。而芷香能唱大淨。老生諸關口。飲興頗豪。故桃葉臨波。移船相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八

香艷叢書

近者。幾於如火如荼矣。沐小蓉。行三。居楊樹弄。婉孌幽靜。沈詳不煩。櫻唇丹鮮。星眸精明。洵綺秋之芳華。傲霜之儷友。余初見於冷芳浜。競渡舟次。舸艦縱橫。不及停棹相訪。晷夜因友人訪晤。枇杷門掩。團扇撲螢。疏羅却月。當窻玉鏡。素豔欲流。覺冷冷清氣沁入心脾。亦一帖清涼散也。

王曉荷。行二。居大馬坊巷。芳姿皎潔。靜馥氤氳。不愧花中君子。余於競渡舟次。席間不期而遇。適座客亦翩翩美少年。酒邊花霧。然百和之香。鏡裏朝霞。映六郎之面。惜不能化身作亭亭翠蓋。長護鴛鴦耳。

沈仲蘭。行二。前與也蘭同寓。今居朱家莊。巧不傷雅。瘦不嫌弱。曼睩四照。灼灼逼人。有若牛渚然犀。鬼怪悉難遺匿。所喜稟性溫惠。不事深刻。故城中諸名士。樂與相從。姬亦有名士氣。

張蘭仙。行二。住八房河頭李響雲故居。眼波搖漾。鬢髮依稀。其父以伶工擅長。故姬曲學。亦勝儔輩。居三層樓中。樓曲折跨街市。臨河啓窻。憑欄俯視。畫舫不

離咫。尺客至倚闌並坐。幾不辨其為船為樓也。

程小紅。行二。居丁家巷中桃李園。默琴繼女也。柔姿皓質。氣味溫雅。余因藕塘。司馬訪晤。遲遲揖客出。蒙繡綺。默琴代致詞云。弄璋才二旬。聞舊雨至。始一攬鏡出幃耳。是日風雨大作。余舟不能解維。主人預作湯餅會。七夕生携慧卿入座。並送余行。漏初下。雨霽月出。玉宇如洗。余亦乘醉登舟。挂帆運去矣。

黃月姬。前錄列名於投贈卷中。而無小傳。故補贅焉。月姬一字月舟。名婉儂。行大。初居風箱街。後遷楊蕪浜。仙姿曠世。伏態離倫。慧業三生。佳人絕代。癸亥秋。余浪遊京口時。瑯琊仙吏方在幕府。夜雨連牀。問余以茂苑名花。誰為第一。余答以月舟。瑯琊曰。月舟何如。余曰。嬌矣。好矣。美無倫矣。芙蓉臨鏡。不足方其豔也。明月入懷。不足方其朗也。鍼穿七孔。錦織迴文。不足方其巧也。冰瓜雪藕。仙露明珠。不足方其聰雋。映媛啼月。絡緯悲秋。不足方其幽怨而酸楚也。青眼照人。識余兩鬢。曾未聞女蘿之托也。瑯琊唯唯。若未深信。月舟早得盛名。俯視綠雲。得月研花。諸樓而諸樓中。亦甘為避面。余猶見夢樓太史所贈詩。字體整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二十九

香艷叢書

暇。其卒章云。甘作陽蕪局外身。洵老眼看花者。傾心若揭矣。會稽太守揮三千餘金。欲置為側室。姬緣太守愛已博。不果行。後歸于高氏。不容於大婦。流離漂泊。仍返吳門。余以丁卯秋出長安。道經金閶。聞姬新遷楊蕪浜。與張輕雲同居。輕雲者。亦茂苑名花。語詳西溪畫舫錄。姬以室家新造。外侮孔多。瑯琊實捍衛焉。或以余言為不妄也。及訪晤時。余固滿面風塵。姬亦玉容憔悴。斷梗飄蓬。相為慰藉。各有愧色。余以匆匆赴江右。終已不顧。以不獲晤瑯琊為憾。消息不通者三年。庚午秋。聞姬已歸瑯琊。枯魚竟展之清波。飢鳳既飫以竹實。今而後月舟當得所矣。遠懷欣慰。作詩四律賀之。

周素珍。行大。居丁家巷。天然風韻。顧影自憐。眉目瑟瑟。向人望之。情味俱遠。居常處儉約。有寒素風。歌喉清越。洵出儔輩。而其感人處。尤在不矜才。不炫色。有萬事輸人之量。而絕無矯強。其明慧殊可念也。蘭玉早凋。倏焉物化。又殊可惜也。

曹稷香。行二。居大馬坊巷。前錄中托言趙某官者也。辛酉小春。余偕會稽太守

晤姬於虎山橋畔。時姬二十許人。辯才新穎。咳唾生香。迨丙寅重晤於雲璈仙館。則柳花情。憔悴可掬。問所由。曰。病肝氣。種榆道人題其楹云。對月罷彈瑤瑟。怨買脂學畫牡丹香。白岳山樵贈句云。不信罷彈瑤瑟怨。此身畢竟未分明。其明年春。聞穉香病劇。嗚咽三日而死。嗚呼。或自惜此身之未分明。終以此費恨而卒也。潦上某生素與姬暱。即西溪山人所謂斌媚若巾幗。姬聞生家中落。衣食供奉之。若伉儷然者。爲卜葬於虎邱山下。立墓石焉。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

香館 七

吳門畫舫續錄外編

箇中生手編

朱紫蕪。名蘭。舊籍秦淮。今居水潭頭。鬻輔豐麗。吐詞灑落。宜喜宜嘆。風流儒雅。令人想見莫愁桃葉遺風。余於競渡時。邂逅淥水橋舟次。眼波微度。竹肉輕調。覺冷而不妖。細而不膩。吳中美麗。未能或之先也。其厭故而喜新歎。姑誌之以待明眼。近見碧城外史。知與高玉英姊妹。並邀激賞。則余之傾倒。竊喜不謬矣。陳映華。行一。杭州人。今寓居下塘。菩提菴前。所與游。皆當時名士也。皓質鬢雲。歌如珠貫。酒飲一石。瀟灑出塵之槩。流露於辭色之外。去歲余瀕行。同遠峰居士。走訪寒暄數語。即訂於來日較酒量。并聞木石山人。豪於飲。欲余邀致之。不能飲者。罰以詩詞書畫。會雖不成。其梗概可想見也。聞映華嚴於趨避。某公子揮數千金。不獲一携素手。殆有心人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一

香館 七

而前日亦喜此書耶。余醉中漫應熟讀之二十年矣。姬引一觴進曰。亦數年從事此書。真假二字。終不甚了了。君暇日枉顧。當爲解之。余諾之。惜行期已迫。不及走訪。女弟玉霞年十四。垂髻髻雲。修眉連黛。學琴於木石山人。學書於雙樹生。學詩於碧城外史。其立志可知矣。碧城字之曰蕙君。石小。宓行四。向居永寧巷。翠羽樓名姝也。宛如清揚。延頸秀項。腰如約素。髮似盤鴉。狀其形者。惜無陳思妙筆續賦之。能琴詩。兼善圍棋。以及口技。觴政。皆出人頭地。然不自炫露。自能顯者。舊與素月有桑中之期。後重游吳下。訪素月至。再素月拒之。謝曰。此足累名公聲望也。願勿復來。青樓中素有相輕之習。惟素月於同時姊妹。雖不交口譽之。蛾眉能讓。豈止巾幗中絕無而僅有者哉。性本動謹。雖卜夜者。厭厭盡醉。而紅綃帳底。不戀衾溫。秀秀冬冬。率先灑掃。曉妝客至。曾未見剩粉零脂。與隔宵蠟淚。他日得所歸。庶幾猶有雞鳴戒旦之風。未可遽謂泥淤中無青蓮花也。杜又蘭行三。本嘉興人。居下塘水潭頭。研花樓後起之爲也。自宛蘭踏七夕生。

素芬歸蕪山人。各得所天。又蘭遂聲稱藉甚。明眸皓齒。弱不勝衣。瑣骨珊珊。掌上可舞。兼薛素素之能。而門庭有舊。厨姨羹嫂。條條不紊。度曲行觴。落落大方。絕無爭妍取憐習氣。壽潛老人曾贈詩二章。誌慕焉。素芬自繪憐影圖。一時吳下知名士。各系以詩。傳爲佳話。附錄以補前傳所未載。

崔小英。行四。初居半塘。後遷木梳巷。爲錢湘痕舊居。綠雲樓。淑英之妹也。眉目明秀。穠纖得中。柔情繾綣。若小鳥依人。精於音律。固屬家傳衣鉢。亦由別有會心。綠雲樓盛名難繼。淑英比年多病。賴小英主持。內調藥餌。外侍壺觴。且草卜宜男。梅看結子。處之裕如。雖藉聲勢於上風。實能綢繆於未雨也。先是淑英有三妹。曰髻卿。不祥。淑英猶女彩芝。盈盈十五。英氣露眉黛間。亦後來之秀。

邵素筠。行三。居聞德橋風箱街。豐肌雅度。可作麗人行贈之。門庭色藝。聲價素高。酒酣時。愁態可掬。固應傾倒一時矣。余寓金閶。僅獲一面。暇日因友人看花。擬再訪。輒不果。非品花者好惡有偏。卽素筠偶有所闕。何同人不譽之甚也。誰投諫果。企余望之。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二

香館叢書

陸織雲。行二。向居西門內。搬蓮巷。後遷廟堂巷。譚氏河房。姿媚天然。儀度嫺雅。能琵琶。工南北曲。然深自韜匿。不肯對座客發聲。又素有潔癖。飲其室者。雖當酒醞香濃。未嘗有傲傲之態。向與漪亭生有約。爲其戚某。堅撓而止。自是漂鶯泊鳳。不得自繇。幽怨惺忪。形於眉睫矣。嗣漪亭生繪白桃華畫冊。題詩寄意。一時和者甚衆。詩達雲所。雲且誦且泣。曰。我負漪亭。漪亭不負我。適漪亭寓書至。情旨婉篤。織雲復以小札。其畧云。元宵節後。辱承過訪。垂念故人。關情脉脉。使雲數年來。晨風零雨之思。稍堪自解。春仲復荷賜書。言詞真摯。令人且感且泣。雲自淪沒風塵中。求一真心相視。情意不衰者。無君匹也。所恨緣慳命薄。不克常侍君子。以愜素心。桃葉江干。未知何日。棗花簾底。料有同情。其書頗長。不備載。近聞其杜門已及一載。斑駁之期。當不遠矣。織雲初名曼雲。以爲種榆道人。碧城外史所品藻也。後改今名。聞碧城贈句。有春人嬌似未開花。七字。可稱傳神之筆。

戈鏡珠。字二娥。居楊菴浜。肩削腰纖。玲瓏脫貼。而聰明精巧。天賦獨偏。精於琵琶。

習。爲杜氏之後第一手。登場演劇。幾於攝魄追魂。余同七夕生過訪。姬喚茗自呈琵琶。形較研花樓所見者。差小。絃差瘦。轉軸撥絃。奏將軍令。金戈鐵馬。繞指奔馳。恍續十五年前。研花樓舊游也。曲終。賀諸七夕生。猶嫌有矜心作意處。並約異日。邀過玉壺僊館。命樊川夫人點正。鏡珠年甫及笄。他日進乎技。其青出於藍乎。

朱靜蘭。行大。居上塘。由常衡。態度閒適。慧心沈默。妝束雅素。絕不類平康中人。嬌時習。不屑度曲。門無伶工。酒量甚洪。雖醉不亂。值細雨燈花。問以世態俗情。及青樓伎倆。靡不了了。蒼梧詞內。所謂怕衆草爲羣。獨自亭亭欲絕者。其靜蘭乎。

高倩霞。名輕霞。居水潭頭。月琴之女也。性柔和。貌娟秀。天然爽朗。神似文香。而雙趺較爲纖小。精於度曲。以年最穉。聲價未得與汪杜相頡頏。而顧盼自矜。與朱靜蘭等。俱不作第二人想。儻遇桐城孫武公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當不免揚珠市而抑南曲耳。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二

香館叢書

馮鏡玉。行大。字月卿。居上塘倪氏巷。史文香故居也。年十五。秀慧光潤。皎灼動人家。構盟月榭。余初訪時。不無鳳去秦樓之感。及晤月卿。從容延客。爐香茗椀。清簾疎簾。几淨窻明。恍疑前夢。始悟瑤階瓊砌。代產仙葩。玉軫金徽。不流凡響。其居使之然耶。抑亦良禽擇木。適遇其會耶。

姚心蘭。行二。居下塘水潭頭。頗不嫌脩。潔不厭白。澹妝素束。如月映梨花。且碩人以柔荑瓊瑛。孫娘因鬪齒增妍。繼女小筠。亦嶄然見頭角。所居與杜氏孔氏爲比鄰。而聲價幾相埒矣。

張小雲。字蕊珊。居上塘算盤巷。本姓邵氏。素筠之姪。張氏之猶女也。妍姿綽約。光豔照人。倩盼流情。媚於顰笑。且膚如凝雪。頰若昇霞。不事鉛華爲飾也。度曲講四聲。每飲不肯辭醉。嬌態脫略。時露童心。而弱質纖腰。實不勝酒力。護花者或不令其醉也。暇則拈鍼黹。刺繡頗精。緞唾絨在窗。花樣時。爾曲本。或問之。輒諉以他人。妹新蘭。惺惺自重。與小雲同庚。皆十七。小妹昭官。靈穎過人。北平花儂。居士遇之。至繫纜虎阜。兼旬不發。可想見其丰致。

姚小筠。行三。心蘭。繼女也。嬌姿豔冶。嫵娜臨風。巧於趨翔。神乎揚抑。年甫及笄。善歌能飲。愁態逼人。座客常傾倒。登場演數闋。談塵飛塵。有似能不能之妙。花儂居士暨雙連理齋主人。俱目為閩苑仙葩。又兼以飲饌精潔。侍從不惰。無怪乎雅俗共賞。

樓素娟。行二。居圓照街。殿春之麗品也。蕙質蘭心。梨魂桂魄。嫵娜似三眠之柳。氤氳若百和之香。智囊深藏。媚珠暗吐。前為宓氏繼女。慧雲之妹。今歸本姓。偕兄嫂同居。年才十七。嬌嬌出羣。不特鸞雲未能出其右。即諸名花亦無以揜其長。異日管領春風。其在斯人歟。倘早得所歸。則慧福兼之矣。

孔蓉仙。行二。居衆安街。琴香之妹也。豐容盛鬋。柔媚有餘。侍琴香能執子弟禮。琴香亦友愛甚篤。無體香之忌。幼讀書。能通字義。崑曲與姊相伯仲。有穿雲裂石音。而酒懷較寬。座客或以酒兵困琴香。蓉仙恒為解圍。雲英未嫁。琴香之幸也。

卷二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四

香 飽 齋 集 七

楊雙珠。字也蘭。行大。居丁家巷。面不施脂。髮不脣髭。天然婉媚。楚楚堪憐。通文翰。愛書畫。有時握管。沈吟樓頭。見遠山黛影拂簾。螺翠疊鏡。塵囂中難得之境也。余以照黛顏之初。為臨江買所。欲娶之。見也蘭食指日費青錢二百。咄咄大怪。棄弗顧。至今猶待字。

孔似蘭。行四。居水潭頭。與文香雪為姊妹行。近今之前輩也。閱歷既深。涵養兼到。而崑曲之妙。又與默琴漱英輩相抗。雖老梨園不能過也。余晤似蘭。獨遲錄中幾致遺漏。忽於友人席間。聆清歌二闋。余時已醉。更連浮大白。致不勝酒力。成連海上之琴。能移我情若是耶。

周新官。字篠玉。住丁家巷。與潘慧卿對門居。蛾眉曼睩。瑣骨珊珊。愛筆墨。能撫琴。授琴譜者為木石山人。余為友人招致。偕宛邱太史任公子昆玉同聆新調。遇仙引一曲。泠然神往。四座皆為斂容。繼又以曲中音義詰難於余。余本局外。即字面強支。篠玉頗首肯。不知余之汗顏也。崑曲得自然之趣。無矜持狀。琵琶亦瀏亮。第恐冶遊中知者希耳。

許小瓊。行二。居上津橋石馨街。娉婷獨立。有不可一世之概。歌喉如脆管新簧。

長於北曲。兼善琵琶。癡態脫畧。不事修飾。嘗游梁溪。亂頭轟服。扶小比邱尼登錫山。汲第二泉。烹天上小團月。徘徊照影。飄忽若神。游人竊問小尼。但云許姓。不知何許人。一時訝為飛瓊游戲。余因七夕生訪晤。姬適拉厨娘。攘皓腕。鏘錫糖於冰盤。擬刻小嬰為拍蠟戲。見客至。笑不可仰。既延入座。道姓名。問七夕生曰。君與若真逆耶。曰。然。即邀七夕生至。隔下。嗚嗚私語。遲之又久。花影上窗。若不知有客在座者。蓋姬有出籍之消息。是可喜也。聞小瓊本薛氏女。今仍復本姓云。

陳疏琴。行大。住上津橋石馨街。馬如蘭故居也。玉顏溫潤。華藻豐盈。骨肉停勻。神彩發越。娛谷散人。極加稱賞。母善居積。姬性好施與。重然諾。見貧乏者輒解囊。母或斬之。姬曰。此儻來富貴。能長享乎。直近日之紅妝季布也。女弟巧福。字瑤簧。英英玉荀。非尋常桃李。

卷二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五

香 飽 齋 集 七

張新蘭。行大。居算盤巷。小雲姊妹行也。丰神雋爽。儀靜體閒。沐蘭含若。溫乎如祭。沈默寡言。貌似董小雙。而靜婉過之。酒量亦深穩。即偶有激勸。亦懷珠蘊玉。不露圭角。與琴霞有剛柔之別。殆以含忍為強者歟。自琴霞移寓水潭頭。小蓮不知所往。

張素芳。本姓王氏。行大。前居永福橋。與李琴仙同寓。今卜居於山塘左偏之樂將武橋。與老農老圃為鄰。秋水伊人。余未得而見也。客有盛稱素芳者。客本吳門傳神妙手。不貌尋常行路人者也。余曰。子試以口代手。寫素芳之照可乎。客凝思久之。曰。素芳姿容絕俗。辯才無雙。掃眉掠鬢。則花月爭輝。噫。侶命儔。則粉黛無色。偶揮談塵。慰藉。則煦我以春風。析疑。則贈人以冰鑑。軟語。則鎔入心骨。情辭。則流露肺腑。善戲謔。則雖淳于曼倩。不能窮其妙也。余曰。子能傳其才與貌。更能識其性與情乎。客曰。未可知也。然厭繁華而早退。是不屑雜處薰蕕也。當盛年而謝客。是不甘久踣汗泥也。視釵荆布。勝于翠繞珠圍。蔬食菜羹。甘於山珍海錯。掃除嗜欲。屏跡鷺壑。今是昨非。安貧守素。雖求之士林中。未易多得也。其性情不難想見也。余曰。能如是乎。然素芳方少年。而婚道苦。來日頗多。異時或改絃易轍。則君肯為虛譽。箇中生不任受過也。客曰。中人以上。可

以語上。吾子著諸筆墨。書諸棗梨。以風示之。或成全其晚節末路也。余嘉客之待人以忠。厚愛人以德也。故詳錄之。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六

香 鮑 叢 錄

吳門畫舫續錄紀事

簡中生手編

板橋雜記軼事一卷。自題其端。云雖曰傳芳。實為垂戒。至若蕭伯梁之醉。鄒公履之顛。姜如須之偶。漁於色。以及松風閣社集。眉樓盟文。宜睡軒說書。其事其人。亦足千古。吳門近日無是人。並無是事。又何紀焉。然奢雲豔雨。甫里詩誇。高髻雲鬢。司空見慣。高樓明月。夜夜清歌。煙波畫船。朝朝載酒。以致寶花聲裏。夢蝶隨廿四番風。壓酒壇頭。詩仙豔十千一斗。耳聞目見。感慨係之。有不能忽然撲筆者。他日客憲展卷。恍續舊遊。或較勝武陵人誌路也。

冷坊浜名起於江氏冷坊。因東岸為染坊漂布場。又訛為染坊浜。近緣其名不雅。且為粉黛迷津之所。率呼為野芳。余戲酌於新舊雅俗之間。更易野作冷。雖杜撰可笑。而悵悵切情。因憶舊句云。薔薇新露貯清羹。桂楫蘭橈茉莉棚。覓得百花深處泊。銷魂只在冷芳浜。十年前山塘竹枝詞也。為若冷芳註證。故人馬雲題文肅公裔孫也。偶儻不羈。才華豐贍。嘗與嵇公子天眉繫纜吳門。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七

香 鮑 叢 錄

各有屬意。留連旬日。既歸。夜半維舟叩余扉。余醉中延入。二人亦已醒然。即伸紙邀余聯吟。余曰。此行也。我非局中人。無從著筆。雲題曰。然則我二人聯句填詞。吾子命一調。余曰。晝夜樂何如。雲題天眉翦燭立。填三闋云。愁夜半渾無著。雲趁淺醉尋江藥。天銅鏡去叩輕輕。未必西樓夢錯。雲卷起簾旌開繡閣。天且坐我伴他落莫。雲還是向儂羞薄倖。辜前約。天一天驢喜憑誰。託雲語知心。教行樂。天芙蓉鏡影分明。照得冰顏如昨。雲玉茗能消相如渴。更煮米替調飢。鶴。天惆悵看人歸。訂明朝來酌。雲青衫司馬誇同調。天與眉月隨風到。雲蕭疎最是秋娘。一曲琵琶稱妙。天紅粉齊圓愁未掃。雲喜窺宋玉人嬌好。天特地情峰邀。見把勝常道。雲花開姊妹成雙笑。天臉霞流歌雲。雲就中各有商量。燕約驚期顛倒。天送客。雲鬢同聽雨。那醉也不容春鬧。雲驚得野鴛鴦。又依然。天曉來招我將歡續。雲別有箇玲瓏玉。天萍因絮果難參。幻作莊嚴眷屬。雲却放蘭香飄。雲空谷。天要風流那須賢淑。雲仗有散花仙。故把阿羅矚。天維摩一榻先眠熟。雲暗相。雲紅蓮粥。天不知夢到情天。何處風吹絲竹。雲修月吳剛。

耽游戲。更銷盡幾枝銀燭。天有意。玩行雲。奈偏生終曲。

吳門競渡。盛於山塘。土人於四月杪。即起龍舟開演。畫船簫鼓。已陸續聚於冶芳。淥水間矣。至端陽前後十餘日。觀者傾城。萬船雲集。遠郡士女。結伴紛來。鬢影衣香。霧迷七里。百工廢業。小戶傾家。甚至雷雨不能阻。父兄不能禁。嘗約游人買舟。置酒之資。一日不下數十萬。而纏頭不與焉。龍舟諸游手。先期歛財。醜飲。亦所費不貲。金紛成團。固太平之盛事。泥沙浪費。亦消耗之權輿。然習俗成風。久難移易。譬如天匠。實產鶯花。人工不廢錦繡。齊尚父首倡女閭。魯東家居然獵較。人天有自然之情勢。觀化者亦順其自然而已矣。支硎上方靈巖。諸山離城二十餘里。城內外輿夫。不便攀躋。諸佳麗遊山。有名無實。故常集於虎阜。虎阜本不高峻。又可偏造浮圖屋宇。俗相傳假虎邱。言非真山也。余友盧湛雲竹枝詞句云。儂今住近真娘墓。郎莫傳言假虎邱。新語解頤。可入詩話。周篠玉之琴。陳映華之酒。戈鏡珠琵琶。可稱三絕。若孔琴香之妙語解紛。程默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八

香 飽 叢 書 十 七 集

琴之脈理風鑑。皆不意於風塵中遇之。才不擇地。一藝皆可成名。其勝於尸行肉走者多矣。

紅樓夢為邇來說部第一。書續貂者不一而足。皆未讀破前書。鹵莽下筆者也。余把筆二十年。覺此書文心之妙。直可上追左史。而真賞者正復寥寥。不圖邇近高玉英。論難到真假二字。惜匆匆別去。未與研究。趙松雪云。他日來歸。與獨孤長老結一重翰墨緣。余於玉英亦云。

時世妝。大約十年一變。余弱冠時。見船娘新興。綉高髻。髻如張兩翼。髻則疊髮高盤。翹前後股。簪插中間。俗呼元寶頭。意仿古之芙蓉髻。後改為平二股。直疊三股。盤於髻心之上。簪壓下股。上關金銀針。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為平三套。平盤三股於髻心之外。意仿古之靈蛇髻也。髻則素尚鬆緩。若輕雲籠月然。

吳門瓜果。無所不有。近出洞庭光福天池諸山。惟白楊梅只可貽贈。不肯售買。水蜜桃出滬漕。茄桃出蕩口鎮。桃之似茄者也。雙鳳西瓜出鎮洋。子多檀香色。

瓢黃白者為最。皮脆薄。甘美異常。廚娘預沈諸井。日長亭午。酒興初闌。盛以晶盤。出諸瑤席。座中不獲腕爭取者。則知剛逢入月期矣。

簪鬢尚鮮花。厭珠翠。山塘列肆。半開花窰。烘諸花。能令先時開放。謂之唐花。比京師唐花較美。惟牡丹最易烘而葉難發。越新年取花葉全美者。種以磁盆。售善價。有花無葉者。編以銅絲。雜綴碧桃蘭蕙諸花。供鬻邊插戴。鴛瓦雪深。鴉鶯春暖。過客遇之。幾疑身入蓬山閬苑中也。

年來狹邪子弟。既乏厚貲。又無恒情。愛博不專。西眠東喚。假母知其囊之易傾也。取之惟恐後時。不一二年而空匱矣。曾過綠雲樓。漱英出木石山人所繪芙蓉索詩。余口占三絕。有句云。妾比芙蓉還耐久。奈他蜂蝶不禁秋。當時偶有避忌。未敢率題其幅。由今觀之。何適符余詩識者。踵相接也。悲夫。

往時船娘纏頭有餘。即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譙。添酒迴燈。宛如閨閣。遇風雨不出門。至酷暑嚴寒。雖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場。亦轉眼有盛衰之感。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三十九

香 飽 叢 書 十 七 集

近城乏遊觀之地。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三節。賽神祀孤於虎阜。舟子藉諸麗品。以昂其價。遇賽會日。畫船鱗集山塘。視競渡尤盛。蓋競渡作經旬之約。賽會盡一日之歡。西舫東船。伊其相譁。直無遮大會云。

惠泉水烹茶。四糧冬春米飯。孫春陽椽燭。已見於板橋雜記。近宋公祠法製半夏陳皮。仰蘇樓各種花露。皆他處不能效。至西洋印花衫裙巾袖。以及五色鬼子。蘭干等物。青樓中皆視為尋常。日川所不可無。又數年來。雲南翡翠盛行。一環可值金錢二三十萬。視珠玉直瓦礫矣。不知物力之艱。正不獨此輩也。

未開講時。先唱崑曲一二齣。合以絲竹鼓板。五音和協。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凄婉者亦足魂銷魄蕩。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繼也中曲徘徊。其終也江上峯青。江心月白。固已盡乎技矣。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必請反而後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繼其聲。不失其為雅會。今則略唱崑曲。隨繼以馬頭調。倒板樂。諸小曲。且以此格為外股。斷不能少。聽者亦每樂而忘反。雖繁絃急管。靡靡動人而風斯下矣。

庚申長夏余與陳竹士袁蘭村寓虎邱東塔院時積荻浦寓朱氏山莊徐惕庵
寓羅浮別墅洪穉存方雲亭同木石山人住呂祖祠張子白劉芙初郭頰如吳
次升陸甫元輩常載酒同遊一時詩酒之集花月之緣極紙醉金迷之盛會萬
石山房主人招同人聽吳中第一琵琶惕庵即席立成七言律詩八首爭相傳
誦今荻浦惕庵存甫元俱歸道山惕庵詩已散失不傳昨於書篋中得甫元
聽琵琶詩函錄於此以誌今昔之感詩曰推手引手名以釋下逆上順器以別
誰其作者漢武時烏孫去後雅音歇吳中琵琶不一手凝觀女史稱無匹絳姝
今再謫紅塵俠氣從來出仙骨輪袍已恨鬱金消連瑣何曾圓玉缺須臾雷聲
成大小驟覺尊前飛雨雪中離騷二十五豈止宮調八十一聽之令我生遠
愁人生淪落何堪說紅粉飄零莫漫嗟青衫憔悴憑誰恤卿今一藝已成名我
不如卿但嗚咽

歲庚午余在九江時約董竺雲鄭夢白劉孟塗輩戲作無題禁體詩二首一禁
字不得用十畫以下一禁用九畫以上余詩既脫稿因中有晉江茂苑等語議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四十

香地 七

者謂指郁芬館也其一云繡壁麒麟繡銀鈎翡翠簾。靨霞蒸雙鬢。鬢霧釀羅囊。
畫筆題裙襖。豐貂勒帽簷。幽懷融澹蕩。豔質稱稠纖。藥譜蕤盛膽。詩壇絮壓鹽。
瓊樓爛跨鳳。寶樹駭鳴鸞。鸚鵡嬌傳瑛。蕙蕪遜織練。舞鸞鬢髮。灑瀝絳霄霑。
窈窕癡藏覆。離聲警漏籤。曉窗雲影嫩。宿蕊露華黏。粉褪棲燕蝶。精銷蝕魄蟾。
黛螺填鬱鬱。絃索鬪摻摻。旅館郵筒肅。翹關鎖鑰嚴。巢深瑤殿穩。潭漲錦鱗潛。
媒孽翠觀雙。彌縫暫避嫌。情緘蠶繭密。盟爽蠶腸緊。塵網憐瘦跛。櫻機歎滯淹。
寵權傾鄭袖。禪悅感蘇髯。慷慨輸虞候。椰掄剩隴廉。誰磨碧霄鏡。雙照瘦慙慙。
其二云夙昔佳公子。平生美孟姜。有心甘伉儷。不耐苦周防。地下晉江曲。天呈
茂苑芳。枇杷門巷仄。杜若院亭香。乍近成欣怵。重來反怯惶。交柯二千尺。名帖
十三行。古册芸函厄。秋梓玉局忙。八叉才易見。七札技尤良。午夜吟仍和。丁年
句待動。花姑工作伐。帶妾妒明妝。柳色回春信。松肪却老方。此君同入室。招我
更由房。丙穴光初吐。巫山雨未狂。人宜奔向月。星已指昏亢。小別先私訂。相依
矢弗忘。臣伊河北使。阿奉汝南王。市井書成虎。仙妃泣牧羊。分飛音下上。占卦

兆空亡。乞返文姬旆。除非大士杭。因風長企止。宛在水中央。船山居士謂前詩
如七寶莊嚴。一字一寶。後詩如明珠娟朗。一字一珠。正疑詩腸中兼有造字畫
也。獎借過情錄之增媿。

崑曲講四聲。出口收音。靡不留意。而開口甚難得。以余所聞。崔秀英程默琴史
文香孔蓉仙最善。此外頗屬寥寥。豈見聞未廣與。昨泊虎邱。見鄰船載小娃約
八九齡。唱牡丹亭冥判全齣。神色不亂。豈俗所謂童音耶。惜未詳其里居姓氏。
前年夏至日。余將行。先一日。素月為余祖餞。席過豐。余曰。我歸何以報子。意渠
索香奩之玩。素月初云。不望報。既而曰。君歸過錫山乎。曰然。曰。若得清微道人
書畫。勝量一斛明珠矣。其好名耶。抑實有所鑒賞耶。

歲戊辰于役鍾陵。見友人扇頭有雙桂堂女史謝湘霞書三絕句。詩筆條暢。字
摹麻姑仙壇記。詢係吳門女子。幼隨父母客西江。其母前亦畫舫中人。父領戲
班。游南贛間。三年中子弟死亡殆盡。貧不能歸。緣女略通翰墨。令作倚門妝。以
餬一家之口。余聞而悲之。暇日走訪。殷勤揖客。即呈詩扇。眉黛間露不勝羞澁

卷三 吳門畫舫續錄

四十一

香地 七

之態。蓋初晤之套頭迫於不得已也。余竊謂此人或不至終身淪落。因作湘霞
曲贈之。寓招隱意。錫山楊蘊山貌為圖。題曰湘夫人。閱期年。聞姬已嫁。將有遠
行。楓江某生素與姬暱。再訪晤。已漂乎不可犯。豈余詩之力歟。抑姬實能自潔
身歟。

古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顧吳門
近日諸伶工。教崑曲。往往取效太速。不講本文自然之義。涵虛子論曲。所最忌
者。高低輕重。添減太過。即為淫蕩之聲。徒能亂人耳目。所貴者游雲之飛太虛。
上下無礙。使人聽之。可以消釋煩悶。和悅性情。通暢血氣。若祇以行腔取勝。恐
日趨油滑耳。年來小調漸行。經論崑曲者。或竊笑為河漢也。

鄭夢白出都。道經陰平。見旅壁詩箋。係壬申冬月吳江女史許淑芳述懷之作。
字畫端媚。詩云。阿儂生長吳江曲。關千一帶橫塘北。江上芙蓉豔晚紅。門前楊
柳搖新綠。十二青絲覆額妍。十三整髻貼金細。偷拈畫筆防耶怒。愛學神針得
母憐。珠擊掌上珍無比。長成十五深閨裡。銀甲輕彈雁柱箏。烏絲細界魚文紙。

晨昏雞膳奉高堂。侍女濃薰百和香。帳掩櫻桃微見月。簾垂翡翠不知霜。風木
悲悽兩親死。空房孤影嗟誰恃。生恨無家寄比鄰。人誇不楠稱男子。春去春來
廿四風。落花如雪水流中。鷓鴣戩翼輕投網。鸚鵡傳情誤入籠。淡妝合作商人
婦。往愬無端逢彼怒。遞筒偏遣鳩鳥媒。調羹不療庚倉妒。出門遙指雨花臺。穿
取明珠淚滿腮。纔從磨蝎宮中出。又入坑愁海裏來。將軍五十英雄壻。三生不
識鴛鴦字。貂尾新翻棘給裝。羊羔強倚氈氍醉。全家挈具走長安。細馬輕馱道
路難。月照淮城鴉市散。風高泗水雁聲寒。愁圍客館城無縫。燈昏似豆垂金風。
馬鐸敲殘杜宇魂。雞聲叫破梨花夢。夢中髣髴認雙親。苦語纏綿辨未真。慰藉
蓬身棲草露。叮嚀蓮步慣風塵。五更鄰騎如雷動。醒來血淚和泉湧。舊事難將
恨海填。新愁又上眉山重。平生踪跡信誰知。椒壁題箋印雪泥。多少人間惆悵
事。楊花飄泊又東西。夢白題海棠嬌一闋。於後云明珠萬斛鍾情淚。穿成一串
橫斜。憐憐惜惜鳳隨鴉。梨雲夢醒又天涯。紅豆詞場青眼客。背人私拜籠紗束。
風不敢問桃花。落紅飛去更誰家。

卷二 吳門畫舫續錄

四十二

香 七 集

凌霄者。吳門某氏女。隨父母寄居邗上。與全椒郭芳樹秀才。有白頭之訂。適郭
生將之長安。凌霄欲同行不果。迨郭生歸而凌霄已物化。生作惜花詞三十首。
悼之。後于畫市得美人圖一幅。逼肖凌霄。因自爲序。並徵同人題詠。湘南劉秀
才雪腕爲賦長歌。俊逸可喜。詩曰春情如絮飛不起。隨風吹墮吳門水。吳門春
水綠浮烟。吳門女兒嬌可憐。病我三春紅杏雨。愁人二月綠楊天。東皇慣惹相
思累。百丈游絲牽客至。客是汾陽舊公子。薄游小駐花前轡。花前有女正懷春。
芳名艷絕凌霄字。湖上莫愁秋愈清。渡頭桃葉春還媚。娉婷麗質本天生。雲鬢
風鬢解人意。徘徊芳景惜鉛華。願託身兮常自嗟。怪底彩雲容易散。吹落江天
逐斷霞。重來不見天台路。人面桃花杳何處。崔護門前起浩歎。文君壇畔傷邊
暮。五夜淒涼翡翠衾。十年零落珊瑚樹。惆悵風前淚暗香。維摩何處問前因。誰
知未了情根在。畫裏欣逢鏡裏人。千呼萬喚不肯應。向人但蹙雙眉翠。紙上真
真日相見。秋風不必悲團扇。地下追來紫玉魂。曇花再現紅兒面。擬借壺公縮
地符。縮得相思寸地無。何如此畫藏金屋。翻得長甌合浦珠。

畫舫餘譚

輯秦淮畫舫錄。偶有見聞。補綴於後。凡數十則。即題曰畫舫餘譚。亦足新讀者之目。信手編入。無所謂體例。他日更有所得。當仿容齋五筆之例。再續成之。倦眠饑食。無所用心。唯此是務。適見笑而自點耳。嘉慶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誌。

秦淮佳麗。代興有人。而魯殿靈光。巍然獨峙者。惟秋影校書。校書向見賞於隨園太史。乙亥三月二日。為太史百歲冥辰。鄰樓設筵。小桃源之鶴歸來軒。邀同夢白老人。泊小秋亦山。玉珊雲根。絳笏景僊。松亭并招校書來。懸像軒中。焚香扱拜。各紀一詩。盡歡而散。校書亦成七律一章。白髮青裙。紅鏡綠酒。固太史之流風未沫。亦校書之逸致不凡也。

蓮舫本皖江名士。應拔萃科。來官白門。英年儻蕩。載酒花間。心契除蔻香。倚雲雨香。芳蘭外。少所許可。各有題贈之作。余最愛其遺雨香云。庭院蕭疎水竹邊。無多清話竟疑仙。霓裳舞可高前輩。錦瑟詩還憶往年。上界空聞花作骨。中

卷一 畫舫餘譚

十八

香 鮑 叢 書 十 八

宵曾見玉生烟。妝成顯影須珍重。莫向春風獨自憐。流麗處。未許子固獨步。

願雙鳳之規。奴張素蘭之南浦。金太平之思。凡解素音之佳期。離鸞演劇。播譽

一時。子山竹林。嘗於秋賦後。招朋好八九人。集菴甘園。觀諸姬奏伎。布紅氍於花底。歛翠袖於樽前。漫舞凝歌。足壓江城絲管已。

河上酒宴之盛。首數菴香閣。聽春樓。賞心庭院。倚雲閣。雖有他所。莫之與京。蓋主人固雅飭可親。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燕晚鶯初之候。風來月到之時。樂且忘年。歡宜下夜矣。

袖珠既占首選。來金陵。應布政司試者。爭欲一見。不啻夷光之在吳市已。或以告余。余曰。此好消息也。未幾。果有某公子。豔其名。出重金力購之。阿姆尚首鼠。谿壑難盈。信夫。

畫舫錄中。投贈詩詞。佳者甚夥。而吳中諸名士。獨以白齋和綠春詞韻。贈倚雲閣十四首為最。其詩本三十首。余擇其尤者。十四首刊之。白齋之詩源於廼兄。樂菴。不備形似。藥菴亦有和綠春韻。贈菴香詩。蓋亦三十首。余選其六。限於篇

也。二陸雙丁。一時競秀。

綺琴脫籍後。久不得其音耗。謂是已從所天為黃鶴也。嗣晤押山。甫知其因病而癡。因癡而自絞。噫。孽海風濤。無時休息。何早已回頭者。仍不免傾瀾之苦耶。某明府已宰吏議。往來聽春樓中。主人知其樸誠也。私出簪珥為贈。積至二千餘金。人咸高其誼。謂為秋影後一人。

畫舫名色。悉於青谿。費筆十餘年來。更為華靡。前後懸鼻風燈。皆嵌白玻璃。覆以珠絡。彷彿似花籃。丈尺之地。多可至五六十盞。羊角者。弗屑用也。每際盛暑。擡去蒲篷。別以西洋印花布。如舫之大小。製作篷式。四角安鐵柱。張之避露透風。且益輕捷。若夫舫中器什。罔不精良。稍有未備。不特無人租賃。即舟子亦自顧減色。繼長增高。有加無已。何者。為消歇地歟。

邢秀西華門舟子也。其船視籐籬峇。而又小於走輪。三面安窗櫺。可容四五客。酒榼茶鐺。左右陳列。春水方生。畫舫未進關時。余曾偕朋輩。再招心賞者一人。道過其間。由老樹園隨意至珍珠河一帶。覺蕭澹中。自饒別趣。彼觸熱者。只

卷一 畫舫餘譚

十九

香 鮑 叢 書 十 八

博得幾船簫鼓耳。

利記香蠟舖。開張板橋口。特闢水門。便於遊船者。停棹貨買。凡醃醬果實米油。酒燭之件。一一儲蓄。預以素紙。約計船中所需。刻成小帳。舟子但於晚炊時。數錢挈器具來。照帳填註。探手而得。故雖一閱臨門。無煩延佇。日趨日便。此其一端。

劉愨蘭。乳名蘭子。梳頭婦之女。貌姣豔而癡於情。依水港旁高步家為居。停鬱鬱為此。甚非所願。中秋第二日。觴客未畢。忽避席而起。家人徧覓之。早已攔身窻外。為河伯婦矣。先是姬一日獨坐窻下。如有所見。語刺刺不休。人問之。復瞠不能答。其母諭之曰。若蓋秘有所待。久而不來。因以身殉之。此與寶琴事絕相類。誰謂四條絃家無鍾情人哉。

楊寶琴初在又環家。復去而之張巧。子與陸某。不遂其私。竟夭於瘵。彌留之夕。尚喃喃問陸郎來未。可哀也。余有二詩悼之云。休從石上證三生。又控青鸞返玉京。空裏優曇花一現。多情何似總無情。已託參媒黯自傷。翠帷誰護兩鴛

驚絕憐冷雨敲窗夜。苦對斑駁問陸郎。

論者謂畫舫錄。諸姬澹雅。自推倚雲。而容光奪目。肆應若流。則又當以蕊香第一。故魚谷有句云。菊自清幽蘭自媚。蕊宮春色兩平分。蓋就二姬言也。余亦深韙之。

畫舫錄成。一時紙貴。諸姬羣相詰問。以列名其間為幸。不知余以子京紕繆之遊。展平子幽憂之疾。抒寫信手。軒輊何心。諸姬皆斤斤若是。寧獨非余命筆之初意。抑將陷余為薄倖人矣。聞某姬展轉購一部去。徧檢其名不得。迺至泣下。姬亦駭也夫。

幼時汎舟丁字簾前。見有西瓜皮泛泛從上流來。中豎小零丁。剪紙為之。端楷書收買遊船當票六字。叩之同遊。咸不顧而笑。亦奇。

秦源德源太和來儀各酒樓。早已為有。近唯利涉橋之便意館。及淮清橋河沿之新順館。最為著名。別有金翠河亭一品軒諸處。大半偷劣。不足下箸。新順蓋吳人盤饌極豐。膜而扣肉。徽圓。荷包蛋。鹹魚。燻肉。煮麵筋。螺羹。以及酒碟之鮮。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

香飽齋書

潔酒味之醇厚。皆無有高出便意者。暮靄將沈。夕餐伊邇。畫舫屯集。闌干外某船某人。需某菜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萬聲齊沸。應接不暇。但一呼酒保李司務者。噉然而應。俄頃胥致。不爽分毫也。

酒樓廢而茶園興。豈肥腸滿腦者。饜既深。亦思乞靈於七椀耶。鴻福。春和。圓。皆在文星閣東首。各據一河之勝。日色亭午。座客常滿。或凭闌而觀水。或促膝以品泉。皋蘭之水煙。霞漳之旱煙。以次而至。茶葉則自雲霧龍井。下逮珠蘭。梅片毛尖。隨客所欲。亦間佐以醬乾生瓜子小果。碟酥餅。春卷。水晶饅。花猪。肉燒賣。餃兒。糖油饅首。雙雙浮浮。咄嗟立辦。但得囊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酷。

救生局。設於長樂渡頭。邑中紳士之義舉也。年時秦淮水漲。輒有失足致斃者。漂流十數日。無人收殮。兩岸居人。不忍觸目。或倩撥載小船。稍之舵尾。俾其出江。自創此局。而罹水厄者。咸登彼岸。較之故中元節。以畫舫載僧眾。錢釵丁冬。放箬口。濟孤魂。尤為眼見功德。吾願董其局者。久久勿替焉。

玉苓之於丹伯。伉儷弗若也。丹伯游秣陵。寓其友某氏宅。姬時時招致之。感問。

周詳。唯恐不當。故丹伯在客中。凡五六年。累無羈旅之感。乃猶矧之不置。故拂其意。甚或赤舌頰顏。俾姬飲泣。已反笑吃吃不休。姬固可謂癡。丹伯終不免於熱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丹伯亦請事斯語可乎。

憶同雨燕樓園。過某姬姊妹家。寒暄之次。余偶問曰。卿等均習文字否。其姊曰。阿妹固無所不識也。余戲之曰。然則一字亦能識耶。姬正色而對曰。然。二君皆匿笑。

小伶朱雙壽。韶顏稚齒。弁而釵者也。早馳聲於梨園菊部間。所演絮閣。藏舟。打番兒。雪夜琵琶。諸曲。觀者莫不心醉。本隸金閨籍。近亦河澗。屋輪奐一新。間與小酌清譚。足令櫻桃減色。去年木犀開時。同子白。湘亭。藥譜。練塘。遊西城山中。適雙壽亦攜其婦桂枝來。邂逅相遇。即買畫舫泛青谿。當時有聯句詩紀事。子白云。瓊環縹緲神仙眷。正指此也。

嗜昔謙倚雲閣。主人出水仙花冊子。求眾客留題。嶽菴即次冊中雨燕三截句韻。應之云。肯拋越網貯紅珊。好為湘娥寫門寒。只在碧城縹緲處。累人尋徧曲。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一

香飽齋書

闌干。蘭期憶值星三五。茗瑄新聯玉一雙。已向羣花高處立。芙蓉何苦怨秋江。半簾纖月影。娉婷。觸耳箏琶不奈聽。盼得微波通一語。雙鬢低首祝張星。想見紅燭兩行。濡毫得意景象。此冊後經範川太史見之。題曰。瑤臺清影圖。今藏捧花樓中。

紫瓊公子。將以謁選北上。先偕同人餞之畫舫。既而月光如洗。余復乘輿邀諸君。移席倚雲閣中。歡醉而別。明日聞座上客。幾有遺轎車之厄者。殆夫。

歲在丑秋。茶山觀察。有疏濬舊河之役。西起陟門橋。運瀆。東由淮青橋。四象橋。迤邐達鐵憲橋為止。遂段興工。未一年而歲事。既圖蓄水。且便行舟。畫舫因得縱橫自如。如遊濠濮。氓庶胥頌禱之。第溼寒業經日久。民居侵占。自多邪許。爭投不無坍塌。黃金虛耗。竊為擲後慮之。

舊院自萬花園圯後。風景不殊。而過從者遂少。不三四年。有鏡澄和尚者。建造正覺寺。梵宇凌風。蒲半吼月。又復傾城士女。數擊肩摩。寺之成也。不下數萬金。在聚寶門東偏。度地可四五畝。層廊複室。紙醉金迷。荒煙蔓草間。正賴有此點。

綴諸姬當春秋佳日。帕盟金會之餘。或步履而來。或肩輿而往。燒香賽社。遂不之驚。峰而之此矣。

雨柳取次花叢。獨於玉香。倦倦迴顧。嘗拉同木君。藥譜。棗園。子白。往訪之。適姬赴約。他出蹤跡。蓋爲玉生。明府所招也。玉生本夙好。聞余輩來。相強入座。同席爲子春。弱士。孝逸。玉香。並主人韻香。隱香兩姊妹。洗琰更酌。幾於連旦。兩主人娟秀不俗。藹然可親。弱士謂余曰。此畫舫錄之遺珠也。余笑曰。正俟君爲鼠。亂使耳。爲補小傳。作孫興公後序何如。弱士乃色喜。

俞韻香行三。隱香行四。同懷女兄弟。卜築城東隅之三椽。巷旁地極幽僻。余因弱士得悉其詳。志雅而神清。娟娟然其猶香草也。所惜晤姬時。蓮籌促客。未能細馨芳。暹日定咏靜女第一章贈之。

畫舫競放煙火。向爲河上大觀。水鴨。水鼠。滿天星。遍地錦。金珠。銀毫。賽月。明風。車。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見紅板橋。望東水關。及月牙池前。燈影燭天。爆聲瀟水。昇平景象。圖繪難極。邇來業此者。范正學稍有所蓄。去而之他。客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一 香館叢書

歲又逢元早。奉官停止。故夜遊者。爭事南油西漆。遂忘電擊雷轟云。

清音小部。最有單廷樞。朱元標。李錦華。孟大綬等。今亦次第星散。後起堂名。則爲九松。四松。慶福。吉慶。餘慶。諸家。而脚色去來。亦鮮定止。就余所見。慶福堂之三喜。四喜。添喜。餘慶堂之巧齡。太平。品藝俱精。遊畫舫者。攜與並載。無嫌竹肉紛乘也。餘慶堂復有登場大戲。別名小華林班。陳鳳皋領之。吉慶則金福壽爲主人。間演新聲。彬雅絕俗。不設砌末者。唯孟元寶之慶福。近亦添置玻璃燈球。燈屏。析木作架。畧如盪湖船樣式。人家招之往。日間則別度一箱。嚮晦適合。成之。絳蠟爭燃。碧簫緩度。模糊醉眼。幾疑陸地行舟也。

百靈雀者。產自汴梁山中。羽類之善鳴者也。凡百禽聲無不肖。故名。尤以能學貓。踞爲上乘。由一二聲。四五聲。八九聲。至十三聲爲止。唯三五聲者多。九聲者已少。至十三聲。眞希世有矣。擊細竹絲作籠。鋪砂於籠底。底之中央。安小童子。如春茵然。使其憩息。高可二三寸。籠外兩旁。則盆盪餅。或銅或象牙。或名窰細。爲之極盡工巧。甚至有以羊脂翡翠爲飾者。一籠之費。可數十金。至於

防護之珍重。飼養之殷勤。雖孝子之事其所生。無以過之。蒙之之人。大抵游手者居其半。而曲中之藁砧。亦居其半。蓋其自朝至暮。無所事事。既不便應答門戶。又無煩拊搗米鹽。盪漱已畢。即攜杖頭錢。捧籠至官道旁。立俾稠人走過。以大雀之膽。且誘令開朋發。開朋者。舒展兩翅。立於簷上。習習歡鳴也。下午乃爭去王府園茶寮中。千百籠紛投。香至互較短長。鳥聲沸騰。不聞人語。彼此顧盼。以爲笑樂。泊夫囉靈西匿。三五成羣。聯翩歌。攜籠而返。則又如前人詩所謂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已夫玩物喪志。若輩何足言。然而爲。虺弗播。爲蛇奈何。留心世故者。曰。是亦濫觴。

織梧自崇川返。頗作北里近游。長橋舊院之間。尋訪殆遍。六月六日。邀鶴町。暨子道。暑梅素娟家。亦東城之翹楚也。貌文秀而性溫存。宜喜宜嘖。賺人憐惜。第於音律。茫乎未諳。客亦不忍強之。所居距隱香家一牛鳴地。與增壽巷鄰。余見諸姬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非凡品。不敢以奴隸視之。昨者弱士。子山。復向余噴噴道。改子不輟。改子者。又蘭家花面丫頭也。丰韻直軼多桂而上。甘蔗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二 香館叢書

旁生。荔支側出。帶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

藥菴新有贈改子四詩云。小字傳呼一字妍。新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丫角依蘭姊。不似蟠根是李仙。綽約二分籠鬢淺。玲瓏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離梁燕。相傍烏衣已十年。盤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瑯琊。儉妝未肯趨時世。清韻眞堪擬大家。綠綺窻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校仙侶有方干。聯轡尋春扣綺關。時復中之音。應應翻何遲也。步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睇驚從隔座看。多謝智瑤眞解事。金筒玉腕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絮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改子先曾隨小蘭。小蘭夙與藥菴善。今春遽化去。故末章云云。

或繩楊玉香於某姬前。姬曰。若固梵言之扇提羅也。叩之他姬。乃知爲沒離當語。夫入宮見嫉。匪今斯今。蛾眉如露。均且遭誦。詠。玉香奚憾哉。三月即開水關。畫舫次第而進。下浮橋。陡門橋。上浮橋。新橋。南門橋。長樂渡。武

定橋、文德橋、利涉橋、經東水關。至大中橋、佛成橋、西華門橋、竹橋、太平橋、梓橋、通心橋、蓮花橋、各歸一浜。無能紊亂。間或舍此而之彼。謂之上馬頭。必於新浜有所費而後可入。遊人有熟識之舟子。舟子有熟識之遊人。臨時相值。不待問其涉否。招招者已迫而近前。若夫七板瓜皮。各小船。只供南北往返之需。既免徒步之勞。亦避蒸熱之苦。其值無多。而其用甚便。早年亦有載茶酒具。負之而遊者。今則絕迹已。

小蠹、春洲直齋。在崇川官寺。見余和抑山咏燕。贈小燕女士四律。各題絕句。見寄春洲詩。尤佳。惜余病中失之。至今快快。小蠹云。翠尾涎涎弄影斜。謝家才過又王家。題詩好繼劉郎後。腸斷橋邊野草花。誰開香社待鴛鴦。誰築高臺款鳳凰。祝爾雙飛供爾樂。一生常傍鬱金堂。直齋云。春情又付白門潮。盼盼樓頭舊恨銷。誰道玉真縹絕世。探花蜂蝶滿紅橋。灰心無力戀芳菲。繡佛幢前上下飛。一樣慈航能解脫。白衣人即是烏衣。偏逢參氏誤姻緣。深鎖朱門泣四絃。憑爾湘中傳尺素。敢辭薄倖答書僊。才人大抵感癡情。王謝堂前恨舊盟。慕憶乘槎

卷一 畫舫餘譚

一二十四

香艸叢書

東海上。歸來如夢不分明。詩情悱惻。其皆伯輿後身耶。鑲葫蘆爲籠。蓋以玻璃。中貯小蠹。可一寸許。長股長角。曰蠹油子。亦曰蠹。來自糧艘。天津山左間物也。形畧似蝗。而青綠色。交兩股作聲如蛸。蛸飼以白粲。或葱蔬嫩甲。性畏冷。納諸懷中。裹以吳綿。自秋半月至明春正二月。或服硃砂。則通體赤而有光。亦足把玩。曲中多蓄之者。夜輒以錦囊護之。香殘燭灺時。蠹嘯嗚。覺細響沉沉。與嬌喘間作。誦唐人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牕紗之句。不禁神往。

余早耳小卿名。及因子山一美。訪於銀定橋頭。蓋已如王母。容顏已謝。即故宅附近講廣廈。門臨秋水。鏡埽春山。凡官府晉省來者。多稅之。先與其妹綠珠同居處。綠珠旋復他徙。小卿間出而應客。琵琶入抱。未覺車馬稀疎也。

秦淮遊舫八咏者。分析舫中所有之物。得八題而各咏之。蓋以著河上之美。譚也。戊辰。恩科余曾同棹。竹恬雨。蕪觴秋試之士於余家。遂園以此題甄詩。佳作甚夥。外此更有遂園雅集卽事。并酒星誕日歌。小剪刀池讀書圖。題詞詩。

詞詞餘。爭妍競秀。余且仿漢碑陰題名例。錄成長卷。盛筵高會。莫媿於斯。復集成。遂園雅集詩鈔一卷。讀者比之玉山草堂。水繪園諸雅集云。

凡有特客。或他省之來吾郡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先數日。即驛小紅牋。貯以小紅封套。牋上書某日買舟候敘。某人拜訂。命僕送至客所。客如不到。隨即以小紅箋上書辭謝。下書某人拜手字樣。仍貯送去之封套內。併原請之箋。還之。是日不擾。否則主人預計客之多寡。或籐綳。或走輪。賃泊水次。臨時速客共登。大牛午後方集。早則彼美朝酣。梳掠未竟。無可省覽。另以小舟載僕輩於後。以備裝煙問。盤餐或從家庖治成。用硃紅油盒子。擔至馬頭。伺船過送上。或擇名館。如便意新順之類。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傭僱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兩隻。謂之火食船。一切盤盂。刀砧。醋瓢。醬甌。鳥銀。瓊屑。以及僵禽斃獸。果蔬椒豉。葱薤之屬。堆滿兩臘。燒割烹調。唯命是聽。獻酬既畢。人倦酒闌。迴顧簾筍燈籠。早經陳列岸上。主客歡揖而散。亦已斗轉參橫已。

閩人問游畫舫。則四圍障以湘簾。龍媿雅姬。當馬門側坐。衣香鬢影。絮語微聞。

卷一 畫舫餘譚

一二十五

香艸叢書

亦有招名姬一二人。以佐清宴者。唯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棗終必假熟識水榭。爲更衣地耳。

某殿撰來金陵。過素月家。自道曰。狀元意欲設食。素月以其舉止非是。假詞卻之。乃過渡之釣魚巷。李玉姿家。留連十數日而去。玉姿亦自幸親染桂香也。昔王沂國掄三元。而志不在溫飽。此公僅占一元。竟可光銜院。古今人相距蓋霄壤矣。

城東蟒蛇倉側。石觀音菴。香火最繁盛。六月十九。傳爲菩薩誕辰。都人士瞻禮不絕。至十八日。則竟夜喧騰。習以爲例。三年前。忽遷於雞鳴埭之白衣樓。城東遂寥落殆盡。過浮橋。紗帽巷口。運到成賢街。府學前。沿途搭蓋燈篷。結彩。諷經。以待遠近進香之人。盪手憇息。又特設廠煎茶。任人就飲。謂之結緣。諸姬之心出家者。相率齋戒。素服而來。具葉低宜。蓮花情合。香輿小駐。藉以眺覽湖山。簡齋太史詩云。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觀此益信。

團聚粗齋。男子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謂之馬上戲。卽軍樂之

遺儉者載以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鷺一羣。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一日之賞。亦需給一二十百錢也。

甲子乙丑之交。弄簾綉者。半皆年少而有力。往往趁夕陽紅處。十數舟脚尾而進。始則緩划漫盪。繼則由次而緊。緊而急。船勢掀播。水聲澎湃。座上之客。禁之不能。岸上之人。譁之不已。正當心搖目炫之時。衆槳齊迴。有若戒令。彼此矚眙。噤不發聲。俛視衫裙。半已斑斑濺濺矣。其名曰搶水。又曰放水。嚮頭互相矚尙。不如此。不得謂之時。務此者恒至咯血。

擊兩半胡桃。去其肉而空其中。紐以細熟銅絲。俾可開闔。中用五色粉糍。捏成秘戲圖。掛之牀帳。巾鳥皆具。向見於某姬家。不滿方寸之地。而陳設秩如神情。宛若亦小技之精絕者。

玉齡雙齡皆吳四家養女。住金陵開旁。年小而致清。琵琶手語。亦清雅。采珠拾翠。足冠時流。余爲顏其水榭曰。雙芙蓉閣。解素音曰。雙齡乳名二肥。良然。曲中習尙葉子戲。曰成坎玉。曰碰十壺。姊妹往來。輒多爲此。後又爲投瓊。有趨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六 香艸叢書 十 八 集

洋跳猴。擲八叉。奪狀元。諸名色。行之既久。復又生厭。乃與壓寶。壓寶者。預以青蚨一枚。藏小方盒中。平放案上。前後左右。任人射之。但得寶字方者勝。其局則曰寶局。盒則曰寶盒。別將作過之寶字。方向錄於片紙。以爲比對。則曰寶篇。窮日繼夜。其風甚行。近又有所謂搖攤法。用玲瓏骰子四顆。覆於器而搖之。計其點數。定青龍白虎朱雀元武四門。一日之間。輸贏無算。蓋因有各清遊假此爲買笑地者。於戲家無擔石儲。而一擲百萬。世豈鮮牧豬奴哉。花骨頭之爲禍。烈於水火。顧安得鐵蒺藜碎之。

月上與人厚。每剪髮。以表其情。碧梧主人詩。所謂分明小試騰霄計。親把瓊刀割紫雲也。計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剪已。余嘗戲之曰。且且而伐之。髮其爲牛山之木乎。及聞其贊某於家。余喜曰。髮庶幾保歟。俄而時時脫輟。又棄之從他人去。吁。絮黏繭縛。姬眞髮短而心長耳。

二人駕舴艋。一則板槳。一則張網。順流捕魚。鯉居其半。得卽買諸畫舫中。名曰秦淮鯉。汲淮水煮之。殊佳。

舟子烹調。亦皆適口。無論大小船皆諳之。火艙之地。僅容一人。踞蹲而煨鴨。燒魚。燜羹。炊飯。不聞聲息。以次而陳。小泛清遊。行廚可免。再買菽乳皮。以沸湯滷之。待爛擠去其汁。加綠筍。乾蝦米。米醋。醬油。芝蔴拌之。最爲素食之美品。家庖爲之。皆不能及。

勾蘭舊謂子弟去此適彼。曰跳槽。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爲跳槽語始。

儂紅楊家女。嫵娜臨風。舉動亦端雅。偶於括園晤之。時同素音素蘭在座。姬捷給遜於素音。而態度似出素蘭之右。爲余切切訴其家世。姊妹甚悉。住獅橋前。起泮宮前。至棘院爲止。值晴明日。百戲具陳。如解馬。奇蟲透飛。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開。投狹相聲。鼻吹口歌。陶真撮弄。凡可以娛視聽者。翹首伸頸。圍如堵牆。評駁優劣。嘖嘖有言。一遇歛錢之時。則互相退縮。脉不作聲。亦或有於囊底瑟縮。探一二文與之者。或竟於擾攘中乘隙遁去。俟其開場再演。重又踴躍而來。由午迄酉。往復如織。畫舫經過。間亦拉伴同觀。儂有所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七 香艸叢書 十 八 集

給。自較若輩爲豐厚也。

雨齋謂玉香之媚在骨。余謂雙鳳之媚在神。昨過三多堂。值雙鳳病痞初起。倚東窗白玉牀。看天雨花說部。雖腰圍瘦損。而眉日照人。有似霜裏芙蓉。愈形婉秀。桐花萬里。誰其愛而護之。

雙鳳自倚雲閣。移住三多堂。名士投贈如林。蘭隱菴主。曾有律句云。楊柳橋西第四家。一株瓊樹淨無瑕。秋心可印杯中月。人影還明江上霞。待寫珮環磨絹素。合鑄名字購芭華。三層閣做三霄路。許傍紅牆試泛槎。蘭隱者。弱士之近號。弱士又爲姬字曰寶眞。三多堂。偈臨長板橋。畫閣三重。翼然而起。迴欄複室。入者殆迷。姬或被霧縠。炙銀簧。倩影裴徊。仙音縹渺。下方人望之。幾疑秦弄玉。董雙成。再蒞紅塵也。姬有弟曰雙福。年十二。姿致彷彿其姊。延年爲李夫人弟。固自不凡耳。

姚家巷。利涉橋。桃葉渡頭。多蘇州人開列屋貨舖。所繫手絹。鼻菸。風兜。雨徽。紗縐衣領。皮絨衣領。棠木屐。重臺履。香裏肚。洋印花巾袖。顧繡花巾袖。雲肩。油衣。

結子荷包。刻絲荷包。珊瑚荷包。珍珠荷包。結子扇套。刻絲扇套。珊瑚扇套。珍珠扇套。妝花邊。繡花邊。金彩鬼子欄杆。貂勒。義警。鬧粧。步搖。流蘇。鼻朶之類。炫心奪目。閨中之物。十居其九。故諸姬粧飾。悉資於此。固由花樣不同。亦特視為奇貨矣。

綉荷包新調。不知始於誰氏。畫舫青樓。一時爭尚。繼則坊市婦稚亦能之。甚或擔夫負販皆能之。久且卑田院中人。藉以沿門覓食。亦無不能之。聲音感人。至於此極。嘗見某者。鵝衣鵝面。千于泮宮前。持破磁二片。擊之有聲。唱繡荷包。靡靡動聽。人或以數文錢給之。隔旬餘。再過其地。某已衣履簇新。且擊一類醜婦。人年可五十許。塗脂抹粉。手捻三尺長菸筒。扭捏作態。相與對唱繡荷包。及淫媾各小曲。余頗心駭。有識之者曰。此婦不諗何許人。亦工唱。日來聽某唱。惘惘若失。遂罄其賞。自媒於某。某固流蕩子。亦樂就之。今蓋為贅婿矣。奇哉。

游畫舫者。或厭日長酷暑。則舍之登陸。詣陳公祠。圍碁局為消遣地。待陽光稍退。再打槳而去。祠在文德橋尾。小閣臨流。菸茗畢具。主人多設楸枰。供人角藝。

卷一 畫舫餘譚

一一十八 香艸 叢書

城中國手。如姜楚老。陸東山。楊岐昌等。排日在局。以待來者。主人但計局中之勝負。以為抽豐。又有一等人。贖舟大中橋下。赤身蟠膝。躡其足於船唇上。三四輩互抹骨牌。名為碰馬頭壺。有天九四狼子之別。各攤數十文於前。斤斤較量。汗流滿背。自以為為得。旁觀者殊作惡也。

老學菴筆記。有鄞州泥孩兒。方輿勝覽。有平江府摩喉羅。白獺髓。有湖上游春黃胖。皆後世捏泥肖人之權輿。近時虎嘍人。技最擅長。曳羅綺之衣。鑲金玉為玩好。涼牀煖炕。製造精良。貯以香楠木小匣。價之低昂。視裝潢之繁簡為準。來游吾郡。多購之者。嘗戲為某校書作之。並綴以詩云。情語曾聞管仲姬。我農搏土合成之。相看莫便噉黃胖。省擲金錢買繡絲。按廣異記載。章訓虛贊善事。有帛新婦子。鬻新婦子。則今之剪綵燒瓷。為美人稚子者。事亦近古。

吾鄉之酒。有堆花燒酒。麥燒酒。糟燒酒。紅藥燒酒。黃藥燒酒。三白酒。花露酒。玫瑰酒。玉蘭花酒。松泉酒。冰雪酒。福橘酒。木瓜酒。狀元紅酒。女貞子酒。歸元酒。種種不同。凡以米麴釀成者。味苦烈。實舫所需。向惟鎮江之百花酒。及本地之

冰雪酒。近皆尚紹興酒。并豐沛之高梁酒。諸姬款客。亦以此為敬。煖高粱酒。別製小錫壺。外方而內圓。圓者貯酒。方者貯沸湯。安固者於方者之中。邊巡即熟。名曰抱母雞。圓者或以銀為之。其熱更速。

吳下某君。假伴竹軒演劇。並邀諸姬之有名者往觀。以悅其所識之某姬也。某姬迺垂簾障客。而屏招來諸姬於簾外。若不屑與之雜坐者。諸姬已不豫。演未半。伶人以小故。迨主人。主人諂讓之。伶人暗於賓白中事。嘲諷主人。忿甚。幾至用武。竟不歡而散。夫我輩逢場買笑。揮千金不惜。梨園一部。所值幾何耶。如某姬者。凌人微物。施之同輩。真為鶻突。况女為悅己者容。一劇之寵。輒自爾爾。直貧薄相哉。或曰。是宰相之憎憎耳。若輩奚難焉。

隨園依小倉山麓。臺榭之勝。名聞中外。主人蘭邨。以名父之子。哀然著作。英年駿譽。意興不羣。凡值花月之辰。必折簡招吾輩。聯吟載酒。禊集園中。一時典對諸姬。如秋影。小卿。藍雪。綺琴。小燕。月上。均緣得伺舫船。遂光門戶。論者信為彭澤之間情。非等樊川之薄倖。迺會幾何時。蘭邨已出宰中州。吾輩或適館。或登

卷一 畫舫餘譚

一一十九 香艸 叢書

樓星散雲流。不一其遇。諸姬之往來遷播。更又靡有甯居。遂使猿鶴懷人。琴樽戀客。雅游俊侶。寄慨參辰。已學咄工傳神。遠溯顧虎頭。近師曾波臣。皆能駁駁入室。為鍾喜姿作小照。風流媚媚。呼之欲出。余未見喜姿。見小照如見喜姿。已余昨亦倩其為袖珠寫真。尺幅之間。意態逼肖。凡論袖珠者。莫不一見稱絕。學咄之技。殆神已乎。

趙姿小如嘗云。與其倚門而富。無甯補屋而貧。與其為偷父妻。無甯為才人妾。立論如此。故至今猶璞完也。梅隱初與姬晤。即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時。固未深悉其槩。亦未聞其云云。嗣經仰亭詳述之。梅隱益自詡鑒賞不謬。夫姬既薄命為花。後此之墮瀾。誠難自主。然果能情根牢固。塵想蠲除。則烈火坑中。何必無青蓮一朵哉。姬其無負所言。並無負梅隱知己之雅。斯可矣。

芸士先有詞。題瑤臺清影圖。近又成絕句二首。纖塵不染。雅與題稱。句云。耐得清寒便出塵。蓬萊小謫認前身。心情祇合成孤賞。莫向穠華索解人。明璫翠羽太紛紛。淨洗鉛華伴芷蘿。江水江雲清入夢。相思無那月明時。

武月蘭。爲佩蘭之妹。馮幽蘭。爲三多之女。均邀賞於仲堅。幽蘭居裴家灣水榭。柳色春藏。幾同蘇小。月蘭則新遷又瑗宅中。借其姊並騰芳譽。或擬之寶帳香重。一雙紅芙蓉也。

子山將赴禮部試。婉霞親作蘭幅贈之。同人皆有題詠。余成菩薩蠻小令云。脩蛾翦出三分綠。風前擗管人如玉。幽怨寄湘江。花香夢亦香。芳心羞欲吐。此意君知否。第一盼花開。春風來不來。同時又蘭亦以畫蘭爲別。并綴二絕句於幘首。清俊不俗。一往情深。余擬錄藁。惜子山匆遽束裝。竟忘之矣。

夜半春帆送美人。本桃花扇傳奇中句。鄴樓近屬叔美作圖。蓋寓送小燕赴揚州意也。範川題詩云。片帆淼淼欲何之。載了輕盈載別離。已近曉風殘月候。况當春水綠波時。瓜皮艇子安身小。桃葉江頭打槳遲。千尺花潭君住處。深情重唱蹋歌詞。情韻雙絕。余最愛誦之。

石帆云。王湘雲在邗江甚著名。昨來吾郡。關纈芸仙館於秦淮河上。馬龍車水。過者如雲。然非風雅之士。罕觀其面。晴對公子。閩海遊歸。姬獨與洽。公子亦重

卷一

畫舫餘譚

二十一

香館叢書
十
八
集

其品。不以尋常際之。曾見公子爲其題桃花畫扇云。誰倚瓊環笑。天天弄影斜。綠蒸前渡水。紅散遠天霞。仙露股勳種。春風次第加。劉郎近何處。容易莫開花。末二句似有所指也。

四松堂自潤香去後。春色寂然已。先是山右某賈劇厚姬。百計爲其贖身。挈之西去。姬亦無如之何。逮解香園。遂閉車箱。行至中途。諒爾示疾。竟歿於道上。名花歷劫。太璞遭焚。姬之不祿。實賈之所致也。

雪亭最稔諸姬家。然所與至契者。皆亦鮮克有終。余既畫舫錄中載之矣。迺與佩蘭交未多日。果去而之他。亦如袖珠故事。佩蘭日夜泣。目爲之腫。甚至要之於路。雪亭卒不顧。吁。青樓薄倖。昔賢且然。朝東暮西。世豈鮮李十郎哉。余將渲染其事。譜後鞋兒夢以彰之。

秦淮櫓扁。莫久於丁字簾前。屋常易主。而扁終仍舊。今所懸者。乃蘭川太守玉箸篆文也。嗣後名士往來。亦多題誌。然輿廢不常。存佚各半。偶將經見而現在者。錄以備攷。題者居者。一並綴入。其不知者。槩付闕如。冶花陶月之軒。吳山尊

行書。清音。陳鳳阜所居。蘭雲仙館。藥庵行書。小伶。朱雙壽居之。彤雲閣。朱姬贈香家。不知誰氏書。足以極視聽之娛。吳山尊行書。在清音趙廷桂家。邀月榭。孫淵如分書。亦在趙廷桂家。月映淮流。伴竹軒二扁。俱在馬姬又蘭家。東城吟墅。在東水關。爲饒商游息處。鐵綫篆。佚其名。憶青教師。浦大椿家。行書。佚其名。綉綠。伊墨卿分書。亦在清音陳鳳阜家。駐春館。萬廉山鐘鼎文。宮姬雨香家。聽春樓。方子固楷書。亦在雨香家。秋禊亭。本月波榭故址。余今年七月。邀同人修楔事於此。因易此額。先得月。畫舫小伶。王百順居之。書者佚其名。媚香居。汪玉才行書。單姬芳蘭家。月波榭。馬月川行書。陳老人居之。每值水漲時。憑人租賃以宴客。在文星閣東首。雲構。顧姬雙鳳家。行書。遺其名。夕陽鼗鼓。毛氏別墅。有此扁。似是劉半階書。春波樓。卽今之興寓。已故陸姬綺琴舊宅也。方玉川行書。雲水光中。清音左士隆家。行書。佚其名。畫橋碧陰。楊姬月仙家。羅抑山行書。水流雲在。清音孟元寶家。羅抑山行書。煙波畫船。石熱如分書。亦在清音孟元寶家。倚雲閣。余所題。金校書袖珠家。瑤臺清影。方子山以余品倚雲爲花中水仙。乃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一

香館叢書
十
八
集

題此贈之行書。

繼余畫舫錄而作者。有青溪風雨錄二卷。雪樵居士所著。蓋述其近年狹邪之遊。間綴小詩。斐然有致。第未詳爲何人。或曰居士姓江。江右產也。所悉多釣魚巷中人。而與胡七家雙喜。尤爲密契。紀述甚多。唯各掩其真名。易以雅號。閱之殊費摸索。又謂邀笛步。在鈔庫街。與黃公祠相近。乃是臆說。按志邀笛步。在青溪橋右。當距今大中橋不遠。青溪橋。卽大中橋也。錄後另附雜劇四齣。似形枝贅。

倉山牡丹盛時。余嘗招同人宴賞其下。並次第邀玉香。倚雲。素月。韻仙。佩蘭。雨香。月仙。五福諸姬。來典觴政。鬢影花光。熏照四壁。石頭見貽十絕句。內一首云。荷令香釃可再熏。酒翻生汚石榴裙。名花解語人傾國。返漏春光到十分。瓜庭號七夕生。二波亦號七夕生。余識二波。不識瓜庭。畫舫錄所載各詩詞。皆二波作。瓜庭見之。不知是二波也。遂疑爲魯人之雁。頗不謂然。是豈瓜庭之同於二波乎。抑二波如長卿慕蘭故事。有意同之乎。是是非非。余將就琴南決之。

琴南爲余言。

楹帖之雅切者。最愛晴嵐贈小卿云。偶憑楊柳藏春色。爲憶錢唐是故鄉。二句皆用蘇小故實。玉香嘗索詩於余。余口占一聯贈之云。瓊真宛轉何妨小。玉解溫柔自有香。蓋玉香爲又瓊之女。故一字小瓊也。

月仙度曲。甲於秦淮。踵其後者。當推韻仙。余嘗互以敬之。二姬均亦心折。秋槎公子由楚赴吳。迂道白門。偶與韻仙相值。兩情眷眷。有若夙緣。攜之遊倉山。主人爲治具。余與鄰樓。復招素月。佩蘭來。公子皆澹漠視之。蓋心目中。只一韻仙也。逮公子解纜。韻仙又買舟送至三十里外。傾城名士。相得故相悅耶。韻仙與秋槎定情後。形影不離。信如會真記所云。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餞別隨園時。絮語喁喁。柔情款款。余適閱秋槎瘦紅詞。因戲拈其語曰。此正別時言語欠分明。只莫記了三分。忘了三分也。秋槎亦爲解頤。數年前。龍眠君偶於蕉扇上。戲繡折枝花朵。又故點花椒。作蝴蝶禽魚之類。持贈園伴。外間仿而爲之。遂以大行。繼且他省亦來購辦。利市三倍。不脛而走。龍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二

香艸 叢書 十 八

眼之利溥哉。邇來諸姬。又尙白團扇。亦綉亦羅。或繡或畫。揚芳風於腕底。墮明月於懷中。祇益嬌憐。不虞捐棄矣。

桐舫不知何許人。往來秦淮河上。手罄多貲。諸姬無不椰揄之。欲納蔻香。蔻香漫應之。未許也。又某生者。與某姬厚。姬不索其值。而矢以身從。生輒枝梧其詞。姬竟費恨而歿。疾而時嚙其指甲。邀生往訣。生卒不赴。知之者。莫不習生爲負心人。笑禪秦淮偶紀云。美人一笑傾心處。可是黃金換得來。殆指此二事言。無業游民。略熟西遊記。卽挾漁鼓。詣諸姬家。探其睡罷浴餘。演說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給不過杖頭。已足爲伊餬口。擅此藝者。舊推周某。羣呼爲周猴。自入京爲某公所賞。名遂益著。某公敗。猴乃喪氣而歸。今且不知所往。孫供奉一寒至此。眞爲樹倒猢猻散耳。

余梓畫舫錄。成不數月。坊間已有翻本。以其無關著述。有利負販。遂亦不問。鹿菴遠宦八閩。頃寄見懷七律四首之一云。誰撫麈尾值兼金。自盪薔薇細檢尋。才子文章原錦繡。美人聲價已瓊琳。雕青爭選游仙夢。惡紫難防射利心。也勝

弓衣傳繡。備天涯幾輩。是知音。鹿菴蓋在官署。購得此書。故云。

鴉片本草。一曰啞芙蓉。乃治驚粟花爲之。可療久痢。今之所行鴉片煙。則購外洋土泥。熬煉而成。迥然各別。其味香甘。黏如黑錫。不知何時流入中國。價值昂貴。嗜之者。謂可助精神。利百病。焚焚一燈。卜晝卜夜。吞吸無厭。歷三二年後。雙肩伸頸。面若死灰。雖具人形。實登鬼錄。屢奉嚴禁。買賣均有科條。其實私相授受者。殆終不免。少年子弟。流戀平康。珍如慎郵。諸姬亦間以娛賓。罔知利害。晉獲陷阱。不待驅而自蹈之。可哀也夫。

品花詩。夢雪老人作於乾隆癸卯間。蓋甄當時諸姬。分上下平三十首。咏之。嘗爲余述詩中姓名事實。足爲風月掌故。惜以繁冗。不及載入。老人姓白氏。名銘。號秋水。夢雪。迺別字。本山東籍。僑寓金陵。博雅工吟咏。著撰亦夥。年開九秩。而視聽不衰。每與話少年時事。尙津津不倦云。

今之釣魚巷。猶明之珠市。珠市人不屑居之。而間有佳麗。釣魚巷亦然。余於畫舫錄中不少登采。蓋以人重。不以地限也。徐姬月香。小字桂珠。先住巷中。旣以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二

香艸 叢書 十 八

狹隘喧囂。移家城北銅人街。小香蠶湖。昆仲嘗邀余泊木君棣園。蓮隴夢華小。譙其間。矮屋礙眉。頗稱精雅。姬亦娟娟靜好。翠袖隨風。始知珠市之風流。不殊舊院之妍媚。人特囿於習見耳。

諸姬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鑲幫。女僕曰端水。曰八老。均不得其解。亦不知各是此二字否。然是皆外人呼之。其主人則深以爲諱。

諸姬謂子弟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貨。卽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多以蒲包貯棄之。昨歲蔣玉珍。嫁爲官雨香弟婦。傳有隨嫁丫頭四人。予叩其名。則皆里中少年而豪富者。玉珍夙與之善。今旣適宮。四少年亦因之而往。輕薄者。廼以此調之。吁。選勝徵歌。纏頭浪擲。雖取之盡鏹銖者。亦用之如泥沙矣。而卒之被斯名也。以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乎。

花月春風十四樓。輕煙澹粉十三樓。三十四論者不一。皆洪武初建於郡城內外。置官伎以安行旅者也。滄桑旣變。基址無存。讀判花閣詩餘。有尋十三樓

故址。高陽臺一解。感慨系之矣。詞云。月魄難招。花魂乍醒。杜鵑亂秦淮。覓覓尋尋。還如訪豔銅街。珠樓憶自何年。關數將來。多過金釵。想參差。比字行分。比柱箏排。而今只有斜陽影。已把把樹盡。楊柳枝衰。何況佳名。板橋記。本全該。鸞環小。非還如昔。賺當時燕子重來。認模糊。何處紅窗。何處香塔。

淮青橋。重行造高後。利涉橋。亦踵而修葺之。第淮青專募衆姓之捐。利涉則兼及諸姬之費。簫聲明月。風景一新。不僅二十四橋者。盛於綠楊城郭矣。侯雙齡與施那事。余既於畫舫錄中詳載之。偶見易安齋集。有紅蘭曲一章。咏其事。謂是某公子之僕。悅雙齡而志不遂。乃同約飲鳩而殞云云。蓋傳聞之非其真也。詩近三百字。爲震澤邱君後同作。

余初不識稼亭。既因湘眉石船始論之。未幾而稼亭分守睢南。遷海安。匆匆十載。耗問頗疎。頃知余刊畫舫錄。乃屬石船遠道來索。或以中載藕香故事也。稼亭性恬退。無軒冕氣。公餘輒以藝菊對酒爲樂。殆隱於宦者歟。憶在秦淮行館時。曾爲余題冶山銷夏圖詞極清眞。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四 香艸叢書

釣魚巷。鄭家水榭。以事入官。後久無貨者。蘭陵某觀察雅愛其地。贖爲寓邸。甫匝月間。修造已備。畫棟飛雲。朱廊欵月。遊舫過此。奪日生輝。昨又以榭旁餘屋。薄其租值。招名姬館之。翠黛紅牙。晝夜曾無停輟。意者謝傅歸來。寄情絲竹。東山女伎。當亦在蒼生之列耶。不晤蓮塘一星週矣。昨忽枉過。余又他出。存許姬曉香詩一帙而去。蓋屬余選刻者。亟錄其絕句二首。早起云。簫聲吹徹畫樓東。才卷湘簾怯曉風。怪得今朝春色好。隔宵酥雨溼新紅。春雨有感云。翠眉風動雨如烟。綠倦紅稀亦可憐。甚欲登樓慵拭目。惜花偏遇妒花天。又青谿泛月云。燈與月爭白。花隨風送香。亦佳。雨香云。晚香有白秋海棠。和紅樓夢韻一律。頗有逸韻。俟寄稿來。當爲刊之。茶食店。以利涉橋之陽春齋。淮清橋之四美齋爲上。遊畫舫者。爭相貨買。諸姬凡款客餽人。亦必需此。兩齋皆嘉興人製造。裝潢較之本地。倍加精美。向時曲中人。唯以吹彈擗瀟爲事。罕有肄習女紅者。近則曲聖之外。多有鍼神。刺錦挑羅。爭新競巧。識者謂是歸眞返樸之漸。畫舫之外。別有灰糞船。長可三

丈。闊四五尺。平時裝運糞草。至端午節。則略爲刷洗。以載競渡者。每人數文。一船多至五六十人。老幼男女。嘈雜齊喧。自西關至東關。往復一二次。隨卸去。又招第二起。謂之搭滿船。或空閒時。值南北廟市演戲。又賃之。裝戲箱以取值。皆僮父四五輩。手握長篙。裸體圍尺布。相率唱淫褻山歌。三兩句內。必以小娘子海棠花間之。不知何解。大半皆嘲諷諸姬。並及河中遊客。各事其事。聞者亦無如之何。

某翁年八十矣。狎某姬才十八歲。翁嘗戲贈以詩云。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紅顏我白髮。與卿顛倒恰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或謂姬蓋唐小也。海樹令尹。分校南關後。暫寓朱氏河亭。問壁。迺芳蘭校書家。海樹秦淮後游詩中。所謂買鄰剛好近柔鄉。蓋即指此。嘗見其媚香居偶題云。秋影春痕畫未成。銀蟾甘讓燭花明。芙蓉不怯西風瘦。黃葉聲中自寫生。渡江桃葉水潺潺。阿子歌殘。月子彎。怪底銷魂禁不得。有人生受六朝山。海樹製錦石梁。循聲洋溢。閒情一賦。無妨彭澤風流也。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五 香艸叢書

海樹又有倚樓橫笛處。戲題二絕云。玉雨梨花寫淚痕。費他水軟又山溫。會中盒子知誰得。不數南朝寇白門。帕首熏香夜未深。燈前眉語託琴心。秋寒較比春寒淺。無那凭闌已不禁。其詩似爲小如作。避蚊石。在西華門橋側。相傳其地向無蚊蟲之擾。嘗乘畫舫往觀。蠢然二石。在河之干。果驗與否。擬招居者詢之。河樓絮別院。本一折。秋槎在都門。寄余點訂。蓋其去秦淮時。爲韻仙作者。情文委婉。全摹玉茗堂折柳筆。飲韻仙獲此。勝於小玉多多矣。繼園觴花之謙。瘦綠爲主人。大會余輩。飲至達旦。蔻香月仙。蓉裳玉香。亦與其盛。竹肉競奏。莊諧雜陳。蓮臞獨賞月仙。謂其爽朗雋邁。可與白門湘蘭比肩。抗手信不誣也。明神宗時。秦淮四美人。爲宋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今燕。渡江名士。紛致佳題。迄今熟南中故事者。猶能道之。憶昨招鷓雨集畫舫。偶與議及。鷓雨輒曰。長橋舊院之閒。二百年來。豈鮮佳麗。可媿前徽。坐使寂寂。無怪幼於醇甫諸君。暗中

齒冷。卽於酒畔。次第羣芳。就彼此素。悉其色藝者。擬素月。倚雲。蕊香。月仙四姬。以與朱鄭等相匹。翌時質之同人。亦不謂謬。於是秦淮後四美人。幾於團扇弓衣。家家圖繡矣。

余自袁浦遊歸。聞雙鳳。雨香。素音。均有所適。小卿竟祝髮爲佛弟子。苦海回頭。皆大歡喜。雨香之去。鄰樓且有詩寄子山云。臺邊論價尙千金。慙愧書生市駿心。月影忽移花影暗。淚波曾逐酒波深。再逢陌上終何忍。便不侔門未易尋。目極蕭郎如斷雁。江南江北思沈沈。

四季名花。雖朱門繡戶。尙未之見。而曲中諸麗人。已早有揮帶者。蓋緣不惜重賞。預給花匠。故能爭先購致。以助新妝。余曾於六月見一姬。髻上簪木犀球。因口占紀之云。不多金粟散天香。應共荷花鬥靚妝。揀得一枝簪兩鬢。累他五百舍人忙。前朝桂花開時。有揀花舍人五百名。

笛步秋花譜。青門令尹所撰。選諸名花。配名姬。獨以趙小如爲美人蕉。未幾竟爲小如脫籍。攜赴洛陽矣。先是吾郡某孝廉。亦悅小如之妹五福。將與令尹爲

卷一 畫舫餘譚

三十六 香 龔 叢 書

十八 集

茗華分載之舉。俄竟去而他謀。吾知團扇秋風。五福殆與露香。同其耿挹耳。碧城仙吏。頃爲余敘畫舫錄。又題詞四律。更有秦淮雜咏二十四絕句。讀者以爲不減漁洋風韻。公子小雲亦製序相贈。吐屬絲麗。的真齊梁作家。序中有所謂蕊仙者。吳下名校書。聞亦豐豔。亟思一見之。

香豔叢書

十四集卷三

秦淮畫舫錄序一

山塘綠水。酒地花天。煙月紅橋。爭船簫局。大江南北。述治遊者。無不矜口繁華。醉心佳麗矣。至於記金陵之瑣事。聽石州之新聲。渡接青溪。居連白石。單舟疊舸。釵飛劍動之場。六柱重關。簫暖笙清之會。蓋其分腴江孔。金粉猶多。拾潘齊梁。風流未沫。固有孫棨張泌之記載。敦頤彥慶之撰著。所翫縷未及者。故聯俊侶。洽歡。必以秦淮為最。迺自燕子桃花。徒傳舊曲。帕盟盒會。久斷前聞。甄綜已虛。妍華不發。水波黯黯。楮墨沈沈。幾使澹心雜記一編。芬馨莫嗣。此捧花生畫舫錄所由防也。嚼蕊吹葉。寫翠傳紅。人聚大羅之天。書續小名之錄。妖麗遇之。操瑄。姓字榮於鑄。茗洵研北之綺懷。江東之艷紀矣。僕十載重來。難尋泥爪。三春小住。易感風花。每憶涼笛一枝。水廳宵露。明鏡四角。浪槳秋風。扇影豔絲。眉綠花而語結。脂匿鏡檻。手瀉玉以魂銷。如夢如塵。頓成前度。坐令墜歡難拾。

卷三 秦淮畫舫錄

香豔叢書 十四集

單情不雙。興倦尋芳。又過辛奇花下。情殷感舊。劫來丁字簾前。粉白牆圍。認依依之垂柳。油紅窗掩。添寂寂之新活。觸摠因之。何能己已。所幸天葩獨秀。奇花初胎。晚出既多。後來居上。銖衣妝薄。不數綺紈。彩筆敷華。足空粉黛。題品冠於玉笈。契賞浹於瑤情。差慰羈孤。不辭鏤刻。殆又非斟酌橋邊。茶英灣畔。所得有此萬韻也。屬為跋尾。永誠傾心。此日墨池雪嶺。聲價有待於崔崖。翌時吹竹彈絲。陶寫定邀夫溫尉。

嘉慶丁丑日月會於龍魏之次海昌楊文孫拜序

秦淮畫舫錄序二

七九甫卸。十千倦沽。款古歡之罕通。接元言而寡析。乃挈雁檣。籠雞缸。就捧花生聯討春之社。結排日之歡。生嬰然曰。唯唯否否。子姑舍是。僕病未能焉。徐出所述秦淮畫舫錄以相屬。曰是編也。子盍為我弁之。余受而卒業曰。茲豈洪公小名錄耶。抑豈黃氏青樓集耶。惟夫誌瑤英之美者。必表異於連城。擷桃李之穠者。亦延芳於翠卉。方其金錢會散。華髮天開。親臣則無事登牆。送客則何嫌交鳥。覆來翠被。眉語初成。報到金釵。指纖微露。際春光之駘宕。極遐想之回皇。懷豈能忘。見難曰。慣偵秘辛之雜事。趁太乙之餘輝。斯則宋大夫因以逞詞。陶令尹於焉作賦者矣。又况秦淮者。襲梁陳之舊豔。騰燕趙之芳馨。驕執毅於丁年。送那花底。傲樓臺於子夜。迎汝桃邊。倚木蘭之楫。簫管既坐之兩頭。做枇杷之門。藻翰復騰於眾口。寧無金屋。問貯者之其誰。亦有瓊漿。思乞之而未可。遂至傷萎華於綺歲。慨落溷於韶齡。半幅紅羅。鴛鴦作結。一杯碧釀。鳩亦為媒。屏鉛膏之旖旎。身依蘆葦林中。盼車馬之稀疎。淚滿琵琶江上。既零星而整比。爰

卷三 秦淮畫舫錄

香豔叢書 十四集

次第以編排捧喝一聲。書成三嘆。然則命曰秦淮之畫舫。實即覺岸之慈航乎。生笑曰。諾。子誠善我者也。翌日玉臺對簿。絳樹飯禪。其待援子為左證耳。余無以應。為跋諸尾以歸之。

嘉慶倉龍三次疆梧試鏡後二日同里汪度拜撰

秦淮畫舫錄序三

七夕生屬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畫。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佳耦耶。抑怨耦耶。余曰。媚香欲聘。不負侯生。生之出處。有媿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蕊君頷之。復曰。蕪蕪以妹喜衣冠爲湘真所距。荷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蹈溇湖以終耳。湘真感之。或不忍其爲虞山所浼乎。余曰。此蕪蕪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孫郎。獨標大節。彌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翠螳趨之而即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就翰墨。塵棄軒冕。履視金銀。阻僧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黨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頹唐。負慚翠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尙不至誤彼婢媵也。僕也。古懷鬱結。疇與爲歡。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曠世秀羣。竊恐知己晨星。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

香 鮑 巖 書 十 四 日

前盟散雪。母驕錢樹。郎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鵝鵝同羣。蹉跎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蕊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燈就花。黯然罷酒。維時七夕。生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事。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南佳麗。由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曼翁板橋雜記之所由作也。今捧花生以承平之盛。爲羣展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燈替月。抽觴擲笛。之天。畫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烟花。品豔柔鄉。紆懷瓊翰。曼翁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煙澹粉。間或有如蕊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蕪蕪媚香往事。不知有感於蕊君之言。而爲之結眉破粉否也。錢唐閩玉生陳雲楷書於蘇臺蘭語樓燭下。

秦淮畫舫錄自序

遊秦淮者。必資畫舫。在六朝時已然。今更益其華靡。頗黎之鏡。水晶之瑣。往來如織。照耀逾於白晝。兩岸珠簾印水。畫棟飛雲。衣香水香。鼓棹而過者。罔不目迷心醉。余曼翁板橋雜記。備載前朝之盛。分雅游麗品軼事爲三則。而於麗品尤爲屬意。良以一代之興。有銘鐘勒鼎者。輔廟廟堂。以成邳隆之化。卽有秦歌楚舞者。點綴川野。以昭昇平之休。如湘蘭小宛。今燕白門。擊洵足輝映卷冊。稱播士夫。易曰。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不其信歟。自是仿而纂輯者。有續板橋雜記。水天餘話。石城咏花錄。秦淮花略。青溪笑。青溪贅筆。各書甄南部之丰昌。紀北里之妝檢。不下一二十種。余幸生長是邦。目覩佳麗。偶亦買漆版。喚籐網。洵湖中流。評花泊柳。本蘇子瞻之寓意。爲庾肩吾之近游。日月既深。見聞滋廣。綜諸姬之皎皎者。附以投贈詩詞。分紀麗徵題爲上下二卷。因成於畫舫之游。卽題曰秦淮畫舫錄。蓋竊仿曼翁之體。而以麗品爲主。雅遊軼事。因以錯綜其間。不必於從同。實亦未嘗不同已。或謂此錄之作。未必遂空冀羣。不知前乎此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四

香 鮑 巖 書 十 四 日

者非不佳。陳陳相因。無事余之重錄也。後乎此者亦不少。綿綿不絕。容俟余之續錄也。或又疑平章金粉。無裨風化。適爲淫惑之書。慮損勸懲之旨。余曰。煙花錄。教坊記。隋唐以來。副載經史。區區撰述。何足以云。且葩經不芟桑濮。閭浮亦陳采女。風花水月。竟又奚傷哉。或去遂書以爲叙。嘉慶游兆困敦進瓜日捧花生識

秦淮畫舫錄題詞

奉題秦淮畫舫錄

汪世泰

眠霞小字界烏絲。水榭山溫又一時。芳艸恰添連歲恨。天桃還繫去年思。不妨
花葉親題款。才信菖蒲易別離。團扇弓衣圖繡遍。感恩多少女兒癡。

秦淮曲曲蔣山蒼。擁棹來遊及晚涼。蝴蝶半生花作國。鴛鴦是處水為鄉。誰摹
月下明妃面。幾斷筵前刺史腸。珍重品題持翠管。且憑開卷吐王昌。

驚紅倦綠等煙消。雜記何人續板橋。帕盒會中尋北里。管絃聲裏話南朝。過來
絮果隨波咽。未了花愁仗酒澆。聽說明珠攜滿袖。幾時真個盼藏嬌。

傳柑佳會修經年。帶水盈盈滯遠天。稿紵交親勞遠訊。茗華名字合分鐫。青衫
不盡江湖感。紅粉重開翰墨緣。已分豔情銷欲淨。又聽銀響響牆邊。

勾當白門適捧花生秦淮畫舫錄編成觸捲舊歡。何憫影事未能脈脈為

題此章

汪 瑚海樹

值得香名次第編。遊蹤何處問樊川。鴛鴦扇換春猶小。鶯燕聲沈夢已遷。笛裏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五

香 鮑 叢 書
十 四 集

竹枝新豔異。渡頭桃葉舊因緣。不圖鑲月裁雲手。一一重開色界天。

探春慢

楊文孫 芸上

南部烟花。南朝金粉。銷沈無限佳麗。碧樹華燈。青谿細笛。新豔更誰堪紀。別樣
消魂譜。看一片墨痕都碎。恁教天上飛瓊。人間也識名字。從此合當情死。儘
寫怨辜歡。幾多清淚。裙展香迷。釧環影亂。領略者般情味。說與嫵娟。侶有縷縷
夢魂難寄。好待尋春。評花準共吟醉。

讀秦淮畫舫錄感舊抒懷為題六律不自知其拉雜也

方 凝子 旋

麗人年少學吹簫。住近青溪舊板橋。閣外乳鶯驚綠雨。花邊流水蕩紅潮。添衣
半臂春還冷。帶暈雙渦酒未消。值得閒情學用助。眉圖一一為親描。
緩扣瓊扉踏綠茵。尋芳莫負艷陽辰。千金骨重騰新價。一曲心多感舊人。
三十六 對客倦時疑薄醉。愛他歡處動微嗔。不為羅袖終為帶。約束亭亭孀孀
身。
傾囊有客賦迷香。玉雪半姿錦繡腸。好對斷霞浮大白。忍教明月逐流黃。篆絲

墮地陳才倦。燭影窺人夜未央。莫便當筵愁薄倖。使君終異野鴛鴦。

春風薇帳夢同酣。別後心情太不堪。領上香痕防阿姊。胸前佳兆誤宜男。白登
未返蒲梢馬。綠鬢空留杏子簪。手把瑤編重檢點。最銷魂處是江南。

蓮出青泥鳥脫鞵。因君重撥一番愁。豈無駿馬駝癡感。稍慰浮萍逐浪憂。擷笛
荒涼文杏館。採蓮寥落木蘭舟。是身老大都堪念。不聽琵琶已淚流。

冰蘭連簫墨未乾。情天心事寫無端。上頭名字宜佳傳。入眼風花足大觀。屋定
貯成金燦爛。田誰種出玉團圓。寄聲第一新妝者。也值茗華細意刊。

奉題秦淮畫舫錄用溫飛卿春江花月夜詞原韻

裴 鑽竹 曜

欸乃一聲鴉陣黑。秦淮好夢迷香國。十里珠簾九曲溪。色即是空空是色。年年
韻事積重重。譜入瑤編舞墨龍。腹有柔情膩淮水。秋來處處長芙蓉。畫船蕭鼓
燈明滅。家家水樹清謳發。消魂別有助情花。庭畔茉莉開似雪。遲遲月影照街
西。蘭槳初停報曉雞。莫笑溫柔鄉裏者。開城也被粉香迷。情緣初動層波起。柳
搖芳夢春風裏。不須慧劍斷情絲。筆逐行雲心止水。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六

香 鮑 叢 書
十 四 集

鴛譜零星手自編。都憑翰墨話因緣。菱菱小證風前果。泥絮同參悟後禪。捧出
重樓花簇簇。先生所居 曰探花樓 尋來舊院柳娟娟。是誰授與珊瑚管。色界翻新第幾天。

石 朗松 亭

六朝佳麗盛青谿。難得才人入品題。暈碧團紅樵艷態。香名肯讓若耶西。
臨流三十六鴛鴦。秋菊春蘭各擅場。好藉籐棚新畫舫。看花取次到柔鄉。
年來悵悵倦尋春。認取紅羊劫後身。今日又為驚蛺蝶。一編如作臥遊人。
風花過眼幾紛更。楮墨長留不斷情。料得蛾眉羣拜倒。乞詩爭繞玉谿生。

嚴駿生 小秋

渺渺柔情託水涯。妝樓高處簇雲霞。香薰秘笈神仙錄。豔奪重臺姊妹花。翠袖
爭邀新月旦。青衫細譜舊風華。十年前與金錢會。一曲歌珠蠟淚斜。

裴 綺 受 堂

春潮香漲透青溪。曲曲波光到眼迷。金粉樓臺花世界。十分妝點待君題。

裴 鏞 迪 君

集艷曾經記板橋。香名小字不勝嬌。重看畫舫編新錄。隱約風流舊六朝。

周銘鼎 梅生

燕子桃花送六朝。玉簫聲裏恨無寥。是誰添與相思淚。都化秦淮早晚潮。

春夢如雲澹欲流。春情滿載木蘭舟。山塘煙柳揚州月。何似湖名喚莫愁。吳門

俱有畫舫錄

相逢天女捧花時。君方以捧花綺麗情懷不自持。翻出板橋新雜記。家家紅袖寫烏絲。

寫烏絲

歐承基 念堂

冰瑁蟬綿託艷情。曇華小滴下瑤京。齊梁舊夢啼鶯破。徐庾新詞織錦成。遠阜

畫勻眉鬢影。長淮流出管絃聲。漫憑玉鏡論顏色。聽取才人月旦評。

簾底新妝換綺羅。潮生潮落奈愁何。紅巾暗拭唐衢淚。紫玉爭傳博擊歌。倚月

四弦憐夜寂。渡江雙槳載春多。一編留得鴛鴦牒。未許情塵委逝波。

高陽臺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七

十 四 集

長安厲齋讀秦淮畫舫錄感題此解卻寄

蔡世松 友石

葉底書雲。蕊邊研露。三千里外相思。鴛牒翻開。錢錢簡簡師師。香泥已分露飛

絮。又因君感損雙眉。恨天涯消瘦誰憐。消渴誰醫。斜陽望斷。餓團巷。賸幾家

燕子。玳瑁雙棲。落盡股紅。等閒錯過芳時。謂楊枝事連宵鈴索風前。便慙難返

空枝。一絲絲魂不禁銷。情不禁癡。

吳國俊 紫珠

舊識秦淮路。南都粉黛場。柳絲牽別緒。笛韻咽斜陽。月影兼燈影。衣香雜水香。

憑君斑管。細意爲平章。

蜀錦簇瑤臺。翠芳次第開。佳人傾國色。名士撥天才。畫舫隨溪轉。紗櫺隔岸猜。

平安杜書記。擬共買春來。

江安 練塘

曲曲溪流撥若耶。又從南部說繁華。彩雲散後春風遠。開出紅香別樣花。

綠酒沈沈醉未醒。燈光月影燦銀屏。如何十二瑤臺夜。貪看珠宮第一星。謂客歲與

竹食袖珠 校書事

是誰結柳索題詩。如此風情恐不支。一晌揚州殘夢覺。累人懊惱賺人癡。

崇一 穎雲根

幾度秦淮汗漫游。輕烟澹粉舊名樓。柳邊舫又招青雀。花外盟誰證白鷗。璧月

夜涼爭倚檻。綉簾春曉半垂鉤。輸君寫翠傳紅手。盡博傾城惑未休。

賦罷驚鴻手自叉。閒將醉墨灑桃花。劇憐小字鐫茗玉。都解前身誦法華。慧業

鎮教參電石。情天合待補笙媧。春風別有銷魂地。門掩枇杷一樹斜。謂金倚雲校書

梅生訪我厲齋出示秦淮畫舫錄率拈四絕句奉東捧花生

鄒鶴丹 雪舫

紈扇桃花燕子箋。傾城名士總如烟。怪他一管生香筆。挽住春風二百年。

夜夜新歌一串珠。家家宮樣十眉圖。紅橋烟月闌門柳。抵得秦淮兩岸無。

楊花如雪捲飛埃。彩鳳隨鴉更可哀。賈爾青衫詞客淚。憐他紅粉美人才。

銀燈畫舫板橋秋。我亦曾經汗漫遊。可惜不逢狂杜牧。停樽閒話十年愁。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八

十 香 苑 四 集

甯 堦 玉 卮

金粉樓臺錦繡春。過江事事總成塵。如何小仄傷心處。別有才人賦美人。

冰作肌膚玉作叢。盡拋羅綺笑東風。才知絕代銷魂品。不在脂痕粉暈中。謂倚雲閣

尋春取次趁春行。未許人間識姓名。卻怪旗亭風雪夜。雙鬢爭唱捧花生。

畫裏崔徽景。尊前張好歌。輸君南部記。屈指小名多。楊柳春如許。小芙蓉豔奈

金惠恩 雨齋

何字小如小。長橋東畔水。曲曲宕情波。

倪良耀 蓮舫

溪光灩灩碧於油。載酒誰尋舊院秋。較勝板橋寒鐵老。別開生面話溫柔。

丁字簾前競水嬉。雪兒歌罷又紅兒。可憐北里南朝恨。都付消魂絕妙詞。

入手雲牋墨滯寒。舊遊悵觸恨方干。錄中多亡友煙花夢醒留鴻爪。幾度燈前

掩淚看。

飛瓊名字隸瑤天。容易都教萬口傳。料得舞裙歌扇底。有人爭識杜樊川。

鄭勉 墨泉

十里桃花照水紅。板橋牽絆柳絲風。煩君挽住秦淮水。莫遣忽忽便向東。夢裏珠簾欲上鉤。模糊烟月不勝愁。中郎幸有藏書枕。短榻殘燈許臥遊。

馬士圖 菊邨

周昉傳神筆。應輸小杜優。綺懷繁北里。清興邁南樓。扇底桃花豔。毫端蘭葉柔。相思看屋角。袖珠姓金氏。錄中第一人也。重爲買扁舟。

憶載秦淮酒。伊人水一方。明明谿上月。點點鬢邊霜。翰墨原無價。溫柔信有鄉。琅函昨開讀。三日闕奇香。

陶璋 少石

泥金小帖綴烏絲。花榜香穠此一時。博得蛾眉低首拜。絳紗深護幾瓠枝。幻出秦淮好畫圖。梁塵筱筱澗歌珠。分明一部風流鑑。多少婆心見也無。

翠樓吟

卷二 秦淮畫舫錄

九

香 絕 畫 舫 十 四 集

崇川官署奉到秦淮畫舫錄檢讀一過觸感百端聊按新聲敬酬夙好

歐陽圻 棟之

舊院雲埋。長橋月墮。前番小試吟履。靈函攤錦軸。又惹起亂愁如織。似曾相識。問稚燕離鶯。別經幾日。誰憐惜落梅風緊。防他吹送。哀輯輕點霜毫。有澗蘭綠。江燕紅濕。平安今好在。儘寄語人人消息。可禁於邑。待打槳歸來。邀君尋覓。雙丸急便成陰。未淚絲偷滴。

金縷曲

候雲松 青甫

萬片鴛鴦瓦。覆雙雙蜂蝶。使鴛哥燕姐。苦向情天求比翼。畢竟鸞單鶴寡。賺千古淚珠盈把。畫舫一編動喚醒。向癡蟲膜拜。宜般若。聽古寺曉鐘打。尋春爛紫章臺馬。廿餘年鴻賓雲散。罷談風雅。今日重披金粉錄。無那紅嬌綠冶。爲坐到香消燈灺。勝展題名碑記讀。判雲泥多少升沉者。塵世事。孰真假。

陳文述 雲伯

金迷紙醉感搏沙。何處前塵記夢華。紅板畫橋名士酒。青溪水榭美人家。銀箏

舊譜翻桃葉。鈿笛新聲唱李花。翠冷香消莫惆悵。故宮煙樹久嗚鴉。

牧之容易悟芳塵。更有微之賦會真。鸚鵡樓臺尋短夢。枇杷門巷餞殘春。山溫

水軟無多地。月滿花芳有幾人。唱到方回斷腸句。青衫紅袖各霑巾。十載江南感寂寥。新詩題徧木蘭橋。廣陵明月蘭陵酒。畫閣銀燈水閣簫。北里

鶯花仍歷歷。南朝煙雨又瀟瀟。鬢絲禪榻心情在。未敢逢人問板橋。

南部新書最擅場。盧家少婦鬱金堂。箏船夜月邀涼影。笛步秋花弔冷香。眉史自修驚蚊蝶。心經誰餓野鴛鴦。忽忽小別秦淮去。有約重來話夕陽。

卷二 秦淮畫舫錄

十

香 絕 畫 舫 十 四 集

秦淮畫舫錄上紀麗

捧花樓原本

小姑居處蘭香姓名人。廼唯唯。吾亦云云。衆芳之譜。羣玉之經。即空是色。電石一明。

金袖珠

袖珠行一。姓金氏。茂苑人。早遜伶仃。依外家以居。嫻靜不多言。余評爲花中水仙。殆非過譽。裝束甫畢。即攤卷相對。而修眉慘綠。恒覺楚楚可憐。蓋促迫。尙無嘉耦也。今年春。自瓦梁來。賃居棘院前。倚雲閣中。一角紅闌。湘簾高捲。渤海公子。向余述其梗概甚悉。偶借棟塘過訪。值其赴謙他所。遲之迂久。甫得一晤。翌日即裁鳳紙。作簪花小楷。遺鴉鬟來。假余紅樓夢說部去。玉皇前殿掌書仙。殆又姬之謂夫。姬嗜讀紅樓夢。至廢寢食。海棠柳絮諸詩詞。皆一一背誦如流。與吳中高玉英校書同抱此癖。玉英尤著意書中真假二字。兩姬其皆會心人耶。抑皆箇中人耶。玉英本秦淮人。流寓上塘道林菴前。亦高豔名。時論以爲玉

卷二 秦淮畫舫錄

十一

香艷叢書

屏風也。

宮雨香

宮雨香名福齡。桃花頰淺。柳葉眉濃。離合神光。不可迫視。性恬雅。見客不甚作寒暄語。居鄰阮花園側。結樓曰聽春。蒔梅種竹。小室深沈。暖帳低垂。涼棚高架。時與二三心契。論茗清談。輒娓娓忘倦也。吾友子固早有盟訂。及應廷試北上。歿於京邸。先爲姬作折梅小照。自題四律以誌蘭絮因緣。至是令兒子山寄歸江南。姬披讀之餘。一慟幾絕。或云姬本城北擔水者女。芝草醴泉。豈有根源哉。

朱玉

朱玉字贈香。本郡人。秀外慧中。無抹脂障袖惡習。家白塔弄。居雖近市。而入其室者。如在窈窕深谷。蓬雲孝廉未第時。姬最欽重。人前輒以才子目之。及蓬雲秋風獲雉。泥金帖至。姬適曉妝。輟象梳。笑吃吃不休。蓋自翊鑒賞之真也。歲庚午。甌北老人重赴鹿鳴。自毘陵來。主其家。姬方有徵蘭之訊。老人贈楹帖云。憐

卿新種宜男草。媿我重看及第花。一登龍門。聲價更增十倍矣。

紀招齡

招齡吳人。姓紀。居與金陵柵相望。簾紋蕩月。闌影凌波。姬或吟嶼獨立。霧鬢風鬟。居然瑤池仙子。下玉京游也。心絕慧悟。無論新聲舊譜。才一按拍。如銀瓶瀉水。使人聽之忘倦。一夕余騰舟月下。聞其唱也。哈也。哈也。哈哈新調。維時水天交映。夜漏沈沈。迴顧此身。如濯魄冰壺中。疑當日李三郎在廣寒宮。聽演霓裳羽衣曲。境界富不異是。自姬入紫來堂後。遂成絕響。惜哉。

吳喜齡

吳喜齡字藕香。生與招齡同里。舊有葭李親。故亦同院。往來遊者。知有紀不知有吳也。吳後以不合去。即陶三春故宅。別營軒檻。未半年。聲稱藉甚。幾屢度。驕驕前矣。石船子工傳神。余向遊暑飛雲閣。時石船以所模藕香小影。巧題清妍澹雅。姿致超羣。經過趙李者。當不數數觀。某公子與有茂陵之約。事垂成。忽捨之去。適南州司馬江上行。酒次偶值之。遽以扁舟載入五湖。唯鍾情人。廼能享此豔品。彼趨熱郎。直權權耳。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一

香艷叢書

能享此豔品。彼趨熱郎。直權權耳。

吳玉齡

玉齡行三。小字叩兒。曾乞字於抑山。抑山字之曰綠波。吳巧齡喜齡妹也。年十五六。風流秀曼。秋水盈盈。初在郭芳家。屋宇湫隘。往來雜遝。姬甚厭苦之。頃即藕香故宅。建閣曰蕊香。一免藥譜霧笠。諸君游。謙極數。曾與再過其地。姬豪於飲。而以拇戰自負。藥譜霧笠。皆歛手稱弟子焉。

陳喜子

陳喜子寶霞之女。號蘭舟。行一年甫二十。住東關頭。肌理豐膩。酬應若流。本蹄蓮花六郎。未三載。耶病鴉片歿。姬復還合浦。非其本意也。湖南公子。亟爲慘慘。金屋之貯。殆於是乎卜之。

陳桂林 王夢仙附

陳桂林字月上。吳人。住姚家街前。柔情綽態。媚於語言。三尺香雲。黑光可鑑。碧梧主人。偶來江介。邂逅傾心。纏頭之貨。多至無算。後復延之含暉樓。流連匝月。

其家故作梗。終阻良約。頃檢懷月上諸詩詞。屬爲入錄。尙惓惓也。與月上同時有王夢仙者。小字金官。色藝亦罕匹。偕其姊彩珠。同著聲於桃渡間。夢仙歸某大僚後。彩珠遂獨占花臺矣。月上初以女伶往來句曲。年才十三。見許於竹蔭主人。卒以名隸部中。驟難得脫。主人於其去也。爲作月娥小照。題曰卷中人。蓋仿其家敬中故事。詠者甚夥。

王小秋

小秋行一。韻秋王桂養女。居貢院前。屋宇小而潔。不輕見客。談笑清雅。依然阿母餘風。所謂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也。

繆愛子

愛子本郡人。居東關渡頭。姓繆行一。年十六七。姿致稍似袖珠。而澹雅遠遜之。其家本銀鹿。水閣數椽。過者殆少。岳白兩公子。偶焉寄興。載出河干。姬適顧盼自矜。而一時慕之者。亦幾取姬爲羊肉。奇哉。

郭愛齡

愛齡郭芳女也。工於詞令。與蕊香雅相愛悅。意態亦復相似。玉珊令尹。素號端嚴。秦淮放櫂時。偶與姬值。獨爲欣賞。花底送郎。葉邊迎汝。行將爲令尹歌之。

劉二姊

劉壽兒燕趙間角妓也。行二。因以二姊得名。借所天來金陵。厲煙柳湖邊。年十六。皮媚色稱。如漢殿春柳。飄曳隨風。而細骨琤琮。直可爲掌上之舞。向在伊園席上。觀其捧觴侑客。劍擊劍飛。當之者莫不魂與。迺盈盈禁樹。卒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豈真奇女子耶。抑藉是而昂其聲價耳。雙松太守。劇爲所惑。約構金屋貯之。壽兒似亦心許。既太守入都。注還人籍。往還無多日。壽兒已琵琶別抱。不復待五馬來游已。

王翹雲

王翹雲行二。金陵人。余輯畫舫錄。以其久飲香名。與秋影春痕豔雪等相埒。擬不贅入。適紫珊自棠邑寄桃花畫幀索題。蓋其與翹雲初晤時。翹雲嚙舌血於素絹上。以矢其誠。因屬松壺道人。衍李香於侯生故事。添綴枝葉而成者。類伽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三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小雲蘭邨海樹湘眉竹士諸君。皆爲填詞。今卷中人已不可作。而湘眉小雲亦與彩雲俱化。竹士頻伽蘭邨海樹又各散處一方。名士美人。淪落同慨。余既爲製小調。并述其概。以爲風月佳話。且補紀翹雲佚事之缺。

朱玉鍼

朱四自巧子素香先後去。家廼中落。近購離鬢三四。中有玉鍼者。稱最佳。牽蘿補屋。復振門楣。膩管柔笙。喧靡如故。女兒花好。不重生男矣。

李玉香

李玉香一號蓮卿。閩閩城下人。來吾郡居權署前。月地雲階。雙魚深闕。伎麗與素月埒。而好爲醜豔妝束。亦與素月同嗜。憶余過姬時。天已迫暮。姬方亭坐樺燭下。解九連環嬉戲。時白下人爭聚。蠅蠅。余亦偶攜之。姬即探懷出以相較。衣香脂膩。蠅蠅。幸常親芳澤耳。

陸素月

陸素月寶霞。陸二假女。原名桂香。於蘭舟爲小妹。先家貢院前。繼移東水關。瓊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四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姿瑤質。伏態橫生。好作靚妝。頗肖其母。往歲二山邀同人爲畫舫遊。拉姬與偕。日亭午。姬甫至。文襦繡鬢。如火如荼。吐屬亦極溫雅。瀕行出湘妃泥金箋子。索余倚紀事詞爲贈。如姬者謂其夙有內疾。余將於所親證之。

袁玉芬

袁玉芬行四。郡中人。端妍如良家婦。所天早夭。無所依倚。仍來母家。性極誠摯。與丹伯爲一人之好。丹伯賦閒白下。姬時遣人慰問之。且爲擘畫瑣細。蓋敦尙氣誼。而不徒爲生活計者。先居祁望街廊上。距李玉香宅可數武。近又移家矣。丹伯云。玉芬曾主陸寶霞家。未久即歸去。今年二十有三。其四柱則乙卯丁亥丁亥丁亥云。

方翠齡

方五之女曰翠齡。修眉善睇。儼然圖繪中人。弦索極精妙。學爲小詩。饒有性靈。語所居在東關對岸。蘭坪於競渡時。識之。遂往來無間。姬嘗贈蘭坪句有云。才可論心姊又疑。紀實語也。其母以石氏翻風。無能爲門戶計。欲姬得金夫而終

事之。姬固不憚後卒為夫已氏所有。千金之璧。乃以抵鵠。聞者能無唱惱公平。

陸綺琴

陸綺琴名桐。以字行。泰州人。所居春波樓。在丁官營內。其父本梨園老教習。探親過白門。遂家焉。綺琴早按宮商。妙嫻絲竹。雖豐容盛鬋。微礙妝花。而雅度勝蘭。令人浮躁之氣。胥斂。龍眠山人授以畫蘭心訣。甫越宿。即能規其大意。亦慧心人也。近聞依一木客。徙居細柳弄中。春波樓已易為客寓。每值打槳過之。輒為惘惘。

陸朝霞

朝霞為綺琴女弟。蛾眉漫綠。纖弱如也。嘗買畫舫。邀蕩賓鄰。樓載遊桐灣。桃波間。朝霞撥四條弦。歌遊弄數闋。蕩賓復倚洞簫和之。東船西舫。莫不停棹情聽。藝也。而進乎神矣。歸午山司馬。後芳訊遂杳。

金玉琴

金玉琴小字太平。袖珠妹也。亦姑蘇人。年約十四五。丰致不如袖珠。而嫻雅幾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五

香艷叢書

與相敵。借客酬對。時有腴腆意。無機詐心。人以此亦不忍欺誑之。余訪袖珠不得。晤玉琴。出相逐。曲意周旋。温其可。令人留連不肯去。蘭珍貌亦娟好。年又小於玉琴。與同鄉里。凡有酒宴。則依依肘下。丫角嫣然。

文心

文心字馨玉。生長綠楊城郭。年約十八九。本良家妾。蕩子行不歸。逾三年。先其父母來吾鄉。投其戚某。戚又轉徙他郡。不得已遂賃水榭。結鳳窩焉。體纖細而靜婉。工於酬酢。往來者莫之或連。紫卿太史向有盟約。緣其二老伶仃。尚未畫鴛鴦諾也。

蔣玉珍

玉珍。蔣九女也。號襲香。同居文心家。丰姿濯濯。向人瓠犀一露。百媚俱生。性尤靈敏。工小調。近有新腔。號三十六心者。當筵一奏。令人魂魄飛越。湘夫云。玉珍據全身之勝。尤在裙下雙鈎。曾見其珊珊微步。恍坐吳宮。響屐廊。聽弓弓點展聲也。年甫破瓜。魁為米商。偷入桃源。卒至訟作株連。幾於不免。殆矣。

王岫雲

王岫雲字小燕。行二。母家本姓李。邗江人。王氏婦也。鄰樓顏所居曰剪波樓。在丁官營口。纖腰微步。羅襪生塵。畧無教坊習氣。便捷善酬對。座客微論雅俗。口譚手畫。莫不各如其意。素性雅澹。不以勢位易其志。雖買某挾重貨。謀置金屋。姬知為沒字碑。故不允。自是人益重其名。與又蘭小蘭瑞蘭輩最綢繆。小蘭新有所識。姬廉得之。即袖明珠一琲。往為小蘭上頭。蓋所識固美少年。而豐於才者。姬為之慶得人焉。姬與碧梧主人有三生之約。主人亦不吝斛珠致之。聞者咸謂名士傾城。適成佳耦。迺以他事遂付邱言。媒約適邀夫參氏。姓名難刻於茗華。姬之緣慳。亦即姬之命薄也。夫抑山有春燕憶燕詩。揚播一時。足傳小燕也。

王瑞蘭

王瑞蘭行七。肌理瑩潔。玉光無瑕。不必斤斤修飾。而眉睫間時流雅韻。吾友再芝有仲容之校。姬矢志欲事之。再芝守家範。卒不允也。後見伶人張桂華演玉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六

香艷叢書

簪茶絮。極纏綿之致。姬謂張作齋且然。儻借真伉儷。必非如李十郎鮮克有終者。迺買小蜻蜓。親赴蘇齋。晤張之大婦。關說定。仍返金陵。就桂華於家。其母頗詭詐。姬固始終安之。所居伴竹軒。側枕城闌。繡紗半掩。瀟灑無點塵。時或偕其妹小蘭。覓蘭倦立。望見者疑在湘皋。維浦間也。七夕生云。姬先與筠如公子一見傾心。雙盟嚙臂。姬偶小恙。公子為之稱藥量水。瑣屑躬親。姬亦盛感之。迨公子隨宦他徙。戒途不發。為姬作平原之盟。期以三年相守。姬亦畫梨花滿地。不開門圖以表志。乃公子去未半載。而姬已許歸桂華。嗟乎。駭牛癡女。河漢相望。千古鍾情人。可勝浩歎。不謂才逢蕭史。又拍洪厓。如姬其人者。夫亦太福急已。是則青樓薄倖之名。在吳吳亭亭。且自不少。寧獨責之平安杜書記哉。

王小蘭

瑞蘭第八妹曰小蘭。現邪多才。幾有登脫之譽。惜其抱璞自珍。罕有知者。六一生聞而憐之。為製豔秋詞三十闋。風懷露約。半屬寓言耳。姬吐屬極風雅。一日姬妹禪蘭朝眠未起。其小弱妹扣門請入。禪蘭不即應。姬適過之。曰。此為十扣

柴扉九不開也。穉蘭行九而妹行十。聞者絕倒。

王穉蘭

王穉蘭年十五。小字愛卿。亦瑞蘭妹也。離鸞么鳳。不屑作時世妝。見人輒俯首。弄帶嬌婉可憐。平山太守場山令尹。前後委重聘。為在東之請。故其書懷詩云。青鳥憑他自往還。紅窗幽怨一齊刪。儂家自愛江南好。羞說平山與礪山。意旨分明已。

馬又蘭

馬又蘭字閨湘。金陵人。早適王家。瑞蘭輩之嫂氏。貌流麗。性亦機警。凡與之談者。無論莊諧。靡不立屈。豈待設青綾帳。方可議解圍哉。工寫蘭花。娟楚有致。嘗見紈扇上寥寥數筆。下綴小紅文印曰。繡餘清課。可想見其高韻。

劉心官

心官一字素香。姓劉氏。懸穉意遠。卓犖不羣。與綺琴小燕藕香潤香後先媲美。愛讀唐宋人詩。餘一兩過。輒背誦如流。先厲朱四家。既廼傲居釣魚巷東。嫻娟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七

香艷叢書 十四 四 第

突窈。倚卓精良。而骨瘦香桃。不勝病擾。藥爐茗盃。常旁午於繡閣前。稍不豫。必延笛生對脈。蒸服其技之神而致之雅也。後卒以療天。年未及錦瑟之半。哀哉。小伶福郎。繪五色蝴蝶於扇上。余嘗為分題。五彩結同心。五閱。姬偶見之。讚誦不去口。一日值諸寶舫。或以余告之。姬欣然曰。是即蝴蝶詞人耶。停櫂添酒。堅索余長短句為贈。余諾之。未幾而條以惡耗聞。嗚呼。金荃未譜。錢樹先凋。補製新詞。誰為小紅低唱者。錄此為姬悼。且以誌余過焉。

李潤香

九松堂主人姓李。名潤香。居月波樹旁。即所稱西壽齡也。蓋潤香本名壽齡。同時有張壽齡者。此故以西別之。曾學琴於又一邨人。嗣又工琵琶。嬌容修態。流譽一時。余初未之識。鄰樓偶際。余和花隱聽潤香琵琶。即往訪之。姬方掩揉藍衫子。倚紅闌干。曲背演新聲。因悟古詩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實有此等境界。本為待年女。近已將離矣。綠葉成陰。子滿枝。姬其葆此芳華哉。

胡寶珠

胡寶珠字瘦月。吳門人。年十六。居釣魚巷。母曰胡七。嚮為曲中老教師。家多養女。姬最嬌。眉目如畫。方其在母腹時。聞人歌聲。即勃勃動。如板橋雜記之李十娘。故生而靈慧。管弦絲竹。一過即精。性嗜佳茗。且安於酒。伺客無貴賤。能探其意於形聲之先。七夕生與有知己之感。但過花間。定留樹下。三挑轅詠。十索頻出已。

張壽齡

張壽齡字媚霞。常熟人。行七。住玉河房間壁。醫輔承權。對客輒牽衣匿笑。寶兒半致。彷彿近之。湘夫與姬定情時。持冰鑲碧玉釧作纏頭。姬藏奉甚謹。閒出既弄。洵鍾情人哉。吾知湘夫入迷香洞。當於照春屏上。賦九迷詩。視吸閉門羹為夢中遊者。不可同日語矣。

程鳳翎

程鳳翎本無字。曰雪芬者。余所命也。吳中隨頓里人。來河上時。髮鬢才覆雙額。人無知者。僑寓板橋頭。偶於梁氏河亭望見之。招來侑觴。頗不俗。學奏一二

卷三 秦淮畫舫錄

十八

香艷叢書 十四 四 第

小調。亦靡靡可聽。由是聲名稍振起。遂亦自知拂拭。後緣事轉徙。江復由邗江遷白下。再見於汝南灣。前則已飛髻縹霧。振響遏雲。蕭家郎坐青油幕中。幾不識與蘭成矣。呵呵。

李小香

李小香本姓楊。字宛君。明眸皓齒。旖旎風流。蓋姑乃梨園佳子弟。姬故亦工生旦曲。酒戶極狹。三爵後。層暈紅潮矣。居鄰泮池。每當軒窗四啓。遊舫鱗集。時燈光水光。上下交映。姬或半卷丁簾。紅牙輕拍。過之者。真有人在月中。船行天上之意。

沈玉琴

沈玉琴不知何處人。亦未詳其事實。余輯畫舫錄時。七夕生忽忽出別姬詩相屬。即放檣鳩江去。味其詩意。似已為陌上之楊花矣。

楊福齡

楊福齡先居文德橋右。後移緘巷內。余見於借春軒中。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

琵琶洋琴。偶一作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戶內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姬。而所得纏頭。或一疋綾。一斛珠。姬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為軒輊也。雪亭嘗招姬。譙芥圃。酒翻。偶汚其衣。雪亭甚不齊。明日以新衣往遺。姬固却之。故蓮肥和余贈姬楊柳枝詞。有云。不惜羅裙翻酒汚。要郎情似酒痕深。一時藥譜蘭坪竹田。皆有和作。惜已散佚。無從記憶已。

侯雙齡

侯姬雙齡。吳人。住祁望街廊上。初來余家。遂園時。才十三四。曳茜紅蝴蝶履。禿襟窄。髮鬢然如漆。亭亭嫋嫋。誠哉既含睇兮。又宜笑也。後一年再見於春波樓。修已顧身。玉立與里中施郎善。施固小經紀。亦傾心於姬。而假母方以姬為錢樹子。迨施之囊橐垂罄。假母更無暖眼。一日。施自姬家。卯飲回。忽咆哮若中。青狀。家人方馳赴姬處。詢之。乃姬亦玉碎花殘。香魂如屬縷已。蓋姬與郎計事終難諧。秘謀飲。同就地下。為連理枝耳。事聞。莫不重其情。而哀其遇。以詩詞弔之者。如東符。錢塘袁蘭村作鳩媒曲一篇。最為悽惻動人。

蘇綠珠

蘇綠珠。小卿之妹。天方人也。榮曜秋菊。采麗春葩。間或按象版。炙鵝笙。紫腔綠韻。才一繞梁。玉塵乃簸。下居八幅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之目。六十翁某。享餘華不給。猶擬置姬於別館。老夫也。而女妻之。恐梯未生。而花先悴耳。芷橋初與姬識。神志俱移。瀕行解所繫繡羅為贈。姬亦戀戀不忍別。或謂姬本諳素女之術。余固疑之。

吳玉貞

玉貞姓吳。瓦梁人。年十八九。以瓊肥得名。與蘭坡最善。借寇香來郭芳家。旋又相將還藕香舊宅。過從既數。偶話曩遊。尚於蘭坡。惓惓不置。姬真不為翻覆手者耶。

章愛齡

章愛齡。年十六。家洞神宮。其玉珍同。厲文氏水閣。紅尖一捻。青睞雙登。顧曲糾觴。靡不中節。母氏因負責。賺入勾欄。居恆抑鬱。故欲於風塵內。為擇佳偶。送

此迄今。猶待買也。移芝生思為阿閣之貯。姬亦甚願。乃未謀鸞社。先慮轎車。連枝比翼之盟。儻卜諸他生焉。

朱芸官

朱芸官。本名瑞龍。吳中人。負居沈香街南。目激層波。豐美且儷。其父元標。為清音小部。姬故度曲。獨能冠其曹。偶父歿。母再醮於江右。姬隨之去。不久仍歸來。依舅氏以居。玉舟深為屬意。將託春風。幹當移之慶朔堂前。乃事未成。而姬遽天。差免青蠅之甲。空營彩鳳之樓。姬於玉舟。其有情耶。其無情耶。殆可呵壁問之。

顧雙鳳

袖珠既負時名。又有雙鳳來為之佐。秋菊春蘭。遂乃益增其盛。雙鳳姓顧。年十七。吳人。細理弱肌。幾於吹彈得破。初寓某家。瀾明珠於濁水。不特其美不彰。亦且扼抑交至。既主袖珠。袖珠妹畜之。鳳亦視之若姊。今年袖珠將有所歸。復不果。心恆惘惘。鳳為左右而憮掩之。袖珠心乃稍慰。鳳殆稱如意珠焉。

王小如

王小如。小燕女也。年十五以來。娟雅玉立。眉目楚楚。見客殊靚靚。未久。適石橋年少。家有九張機。姬不亞流黃織也。

于福珍

于福珍。姑蘇人。通髮鬢。羞眉熨貼。信如沈桐。威綠春詞中所詠者。初家武定橋。與孫氏蘇嘯堂相望。繼余汎舟青谿。忽遇於解語花故宅。蓋湘居遠為河伯所陷。是乃新借一枝也。姬有笑癖。暗齒一露。百媚俱生。迷下蔡。惑陽城。直么麼耳。與袖珠玉珍愛齡等。時相過從。紅牽翠曳。張家團雲隊。當即類是。藥庵曰。姬厭豎雜。近又傲屋琵琶巷中。

顧愛子

愛子姓顧氏。揚州人。本佐馮乙官家。無何買屋手帕巷。自立門戶。年二十餘。波俏有佚致。近聞為二據所占。卜晝卜夜。迭相往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詩。可以移贈二據。而為愛子者。亦太苦矣。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苑集

張喜子

張喜子揚州人。先居釣魚巷。所謂歡喜團者也。後住水關西去石婆婆巷。中年約二十二三。鬢髮如雲。丰神駘蕩。夙患失紅之症。慳慳瘦骨。幾於藥店飛龍。秣陵曾生漆工也。姬與稠密如伉儷。各有要約。而勢不能遂。今年生將販漆漢陽。往與姬別。姬知其不可留也。置酒為餞。並歎生宿夜半夢酣。姬已縊於生側。比生之覺。姬早化去。生旋亦雉經以相報。為其家人解救。得不死。豈生之待姬者有未至耶。抑姬仍有望於生耶。噫。

趙一福

趙素琴名福。居貢院前。妖冶不羣。肌膚腴潔。其母本江北醜婢。得姬後。遂治臺榭。事服飾。恬然稱素封焉。姬嘗失意於香嚴童子。童子作一字至十字俳體詩。以別贈之。一時爭相傳述。姬乃大窘。泣訴於某贈君。卒無如童子何也。瓜期已迫。花諾猶虛。品藻英流。卒鮮愜意。忽一朝脫籍。從鵝湖生去。聞者愕然。

喻玉子

喻玉子生小金陵。姣麗而昵人。歌喉清潤。小曲更工。其母從一鄉人去。遺玉子於外家水榭。在金陵關旁。與倚雲閣為對門居。年約十八九。擇人而事。尚秘瑤粲也。

徐寶琴

徐寶琴先主文心家。與玉珍愛齡為偶。旋復依蘭舟以居。肌體豐澤。信如初日芙蓉。見客訥訥如不解語。而三蕉葉下。雙頰紅飛。頗饒明月投懷之態。

趙愛珠

愛珠姓王。妾於桐華。遂從趙氏。字婉霞。行一。姿儀中人。而心志頗高。量宏於飲。觥籌無算。興益嬌縱。從笛生學畫蘭花。勾撇有佚韻。昨迺移居東關前。獨張一軍矣。丹伯曰。姬與挹筠公子一見如故。指誓山河。逮公子以疫卒。姬乃偵其停柩之所。親為祭奠。慟不欲生。於其葬也。又復臨其窆。簪其挂掃。每晤丹伯言及往事。莫不涕泗交頤。姬殆不負公子者歟。彼公子兮。目其暎而。

趙桐華

卷二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艸叢書 十四 四集

趙桐華順官之姊。先居秦淮西頭。後移舊院前。即翠瑤閣。飄雪故居也。桐華初不甚著名。自髻守挾之遊。一時耳食者。遽以為遺世獨立。而輕之者。復等諸自郛以下。大抵抑揚。皆失其常。恭衡其氣味。遠遜於小燕袖珠。而恣態儷如太真。所謂第二流。類之某某。又當有開。皖桐三方。君極好之。盛稱於其族。仲蓮渠前。越日偕蓮渠往。定桐華甲乙。蓮渠熟視曰。唯唯否否。三君繼強之。則又曰。如公等言。固自佳。余聞之曰。是可以知桐華已。

趙艾齡

艾齡姓趙。吳人家。臨桃葉渡頭。莊妍靜雅。近今罕儷。嘗私慕葦舟太史。欲仿清娛隨龍門故事。自媒於太史。太史未之許也。陳阿蓮為汝南公子之紫雲。公子屢挾之過。姬彼此心許。或為戲作小傳。有郎為六月之蓮。妾是三年之艾云云。後不知所往。

趙鳳音

趙鳳音素琴。趙福女也。素琴歸鵝湖後。乃厲貢院前。祁四家。年十四五。面如滿月。歡笑迎人。工詞曲。嗜航船。瓊筵乍開。紫雲試奏。迷樓景象。尚在人間耳。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艸叢書 十四 四集

馮寶琴

馮乙官謝客後。頗豐於貲。棄武定橋故居。購油坊巷新舍。養女寶琴。又復繼起。馮殆此中之翹楚哉。寶琴姑蘇人。年甫及笄。丰致畧如鳳音。對酒當歌。均可與鳳音相匹。玉版金尊之地。花明柳暗之天。置姬其閒。當莫有奪螯於姬者。

陳阿福

陳阿福年二十餘。本姓王。其夫固盲人也。阿福先以馮乙官為主人。後又同馮前後院住。蕩逸飛揚。目傲近視。性好愁。跳見人輒戲弄不休。頃又以多金購遊室。姓王名雙鳳。瘦削娟潔。年才十六。其將為異日之撲滿乎。

武佩蘭

武佩蘭居官家水榭。年十七。肩削腰纖。玲瓏宛轉。善笑而愁。時或含愁抱病。更覺嬌情可憐。某郎與袖珠背盟後。去而之佩蘭。情好視袖珠加劇。前車已覆。吾願姬以袖珠為鑒也。昨晤丹伯。知佩蘭又做屋東關矣。

張寶齡

張寶齡字蕪香。金陵人。姿媚天成。可於麗人行中得之。沈默寡言。往往借客對坐。寒暄外。寂不發聲。客亦不病其冷也。居十八街。風亭月榭。掩映河干。先是欲歸夢蘅。緣其假母百計居奇。遂至中止。後復迫從臨汝。適夢蘅重來。白下。姬已斑駁。夙駕桃葉。宜家矣。嫁臨汝。未久。即先朝露。姬為縷經。經理其喪。且剪髮毀容。以明不二。洵烈女子焉。

高桂子

高桂子家青谿側。風情綽約。髮不加澤。肌不留手。當行人也。入平康。非所願。而咄嗟又鮮。當意者。吾友竹蓀。未第時。兩心稱契。好花天酒地。要誓良股。各有終焉之志。及竹蓀擢巍科。後擬踐其約。而慈闈不欲。且又極於所往。姬之待竹蓀。仍如故。嘗私謂竹蓀曰。情好果堅。雖金石何渝焉。近聞姬已賃屋僻巷中。門戶重重。難窺春色。竹蓀其何以報姬哉。

楊又環

楊翠兒。易名又環。行三。貌幽嫻。性慷慨。為酒中大戶。居水關之東。雉堞排空。檻外畫舫如織。姬獨好靜。枇杷花下。螺鈿雙銜。過之者。幾忘此中有人。余造訪時。值其挿菊數十種。青瓷黃斗。堆滿几案。姬徒倚其間。一塵一茗。鼎歛襟相對。澹若忘言。可以觀所尚已。竹村相與過從。甚竺。三數年如一日。余嘗戲以夜情叩之。竹村則澹與天游。實未曾真箇銷魂也。亦奇。

楊龍秋

楊龍字宛若。又號寶霞。吾郡之上新河人。身小而腴。甫垂髻。即名一噪。時與潤香同。以音律見稱。又各領小清音一部。潤香為九松堂。姬為四松堂。持在秦淮。雜詩所謂。別有雌雄誰辨得。四松堂與九松堂。蓋指此也。姬曲較潤香多至數百。開口細口。無不推敲。人微。偶一按拍。雖老善才。亦低首畏服。年十八。居文星閣東頭。秋桂不傳其姓。棠邑人。備於寶霞。年亦相若。而妖俏特甚。幾幾於婢學夫人。竹腰素不作北里游。偶值秋桂。獨譽不去口。殆尤物耶。

吳翠珩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艸 叢書 十 四 集

吳翠珩上元人。初來豔雪家。螭首蛾眉。聰明秀婉。知書識字。且工觴政。每於廣庭構思之際。徐出一語。恰中窳要。無事則手把一編。為諸姬評話。以故盒子會中。咸樂就之。後忽以訟去。才遇彩鸞。遽成黃鶴。愧惜彌襟也。

趙秀

趙秀行一。畫眉郎出妾也。年貌與婉霞伯仲。本同住。未久。適分居水關之東。素摠義疾。伶俜柔弱。輒喚奈何。嗟乎。裏批杷於中道。采釀燕於何時。固蕩子之情乖。亦佳人之命薄已。

奚天香

奚天香。吳產行四。姿不中人。而曲頗佳妙。每持鐵綽板。倚醉唱大江東去。隔簾聽之初。不知為女郎也。邦江桂生。最狎之。姬亦欣其悅已。矜情飾貌。以固其寵。歎未幾。而生以事去。姬猶再四寄聲焉。

單芳蘭

芳蘭行二。邑之北倉橋人。嫁於單氏。所居與朱氏河亭。相毗連。柔情綽意。舉止端妍。雖入平康。而卑屑之為。甚非所欲。故嘗閉門却掃。寂若無人。除二三知己。往來外。餘皆婉謝之。治園吏部。兩香參軍。亟為推許。後相晤於雙桐華館。在座為蕙香繡琴。諸女士。玉樹瑤枝。洵足壓倒一切。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四 香艸 叢書 十 四 集

王小苻

王小苻字倚紅。瑤霧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雋。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鬢曼曼。瓊筵綺席。顧盼生春。余過姬時。值其晨妝未竟。悄擁圓冰。手執青絲三五結。猶委地尺餘。雙腕登膩如雪。客至。亟提鞋。俛母。淪茗呼奴。秀可療飢。嬌真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花場。小苻瀟灑。既深。動止自無俗態耳。藥譜曰。先有琴兒。厲小苻家。貌亦端好。眉目瑟瑟。向人。惜未及見。

張晚香

張晚香行七。居釣魚街中。細骨輕軀。珊珊特甚。七夕生語。余姬工刺繡。擅鍼神。之譽。學詩於某。頗自刻苦。斷句有風裏楊花。換舊身。蓋自傷也。

史五福 四壽

五福四壽吳下人。皆史氏之養女。先在棠邑。碧梧主人偶眷之。光價遂長。及來白門。僑居棘園西頭。歌能取重一時。嬌小慈嬉。工於串劇。延陵生與某偷不睦。一日招兩姬遊費舫。偷見而憤憤。遽速之訟。波及姬。姬旋避他去。

桂枝

桂枝吳趨里人。小伶朱蘭雲童養媳也。卜居板橋前雙柳草堂。通髮垂雲。明眸剪水。時或瓠犀微露。吹氣勝蘭。隨園鼠姑花開時。遊入蠶室。姬借其眷屬至園中。穿花拂柳。倩影珊珊。山重水複之間。嬌紅一點。真覺動人春色不須多。已余與絨笙鄰樓坐。因樹為屋。望見之。姬即來起居勝常。羞帶雙圓。幾於不忍平視。蘭雲名雙壽。亦嬌憨如小女子。此時闕待鴛鴦社。互斂瓊麤。他日雙樓玳瑁梁。交憐玉樹。迷離撲朔。誰其猝能辨之。

高彝林

高彝林字韻香。桂子之嫂也。眉目雙彎。梨渦淺注。極婉媚可憐之致。初為高氏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五

香艷 四集

大婦。頗飲香名。余嘗借綺江小蓮石生醉後過之。一二語後。彝林獨向余呢呢。敘家常不輟。余劇賞其真。時玉堂令尹。編秦淮花略。徵美於余。余方首舉彝林。屬為佳傳。乃未幾而不安於室。失身非偶。噫嘻。既作沾泥之絮。復為落溷之花。如彝林者。亦可悲也夫。

張繡琴

張芳林名繡琴。行二。居水關東。矚沈秋水。面逗春風。嬌嬈動人。性復溫順。雖激之不稍近也。南北曲皆臻上乘。先與四松堂楊寶霞同住。往返吳江。溯水開。歲麤自守。不易見客。歲之庚午。梅農自武林來。值姬於白雲水榭。兩情繾綣。匝月勾留。繪有伴梅小影。七夕生與姬省識。為題清平樂一闕於上。嗣梅農北去後。阿母迫抱枇杷。遂作尋香生計。甲戌之冬。七夕生于役邪溝。復於一枝草堂。與姬邂逅。雖髮鬢鬢。驩笑依然。而眉睫之間。似含幽怨。扯生刺刺訴前事不休。姬蓋篤於情而深於舊者。

張杏林

張杏林通州人。小集杏兒繡琴之阿姨也。年二十頗有餘色。豐而姣。如間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生小抱潔癖。起居均極精雅。臥閱傍小軒。軒外僅三弓地。荔牆苔發。時秋海棠數十百本。花時娟娟弄影。弱不勝嬌。姬凝妝對之。若有所悟。近尤酷愛杜鵑花。選名瓷皮高架。五色俱備。爛若霞錦。為文酒之會者。借酌其間。真如雲想衣裳。花想容已。

于三

于三逸其名。字以行行。如皋人。或云即吾郡人。居鈔庫街南。年已幾及季隗。而萬不傷雅。姿度嫣然。秋崖嘗與之遊。余卒未之識。及秋崖病肺癰於廡所。輾轉牀第。予往慰問。僮僕皆散去。姬獨肩輿往。伴自辰迄亥。一切汗褻之役。靡不躬親。盡瘁。秋崖終不起。殯之日。姬慟哭失聲。盡典釵珥。資其喪事。且為安榻於水西庵中。俟其眷屬來迎。交界而後去。噫。今之居青樓者。所斤斤為阿堵物。稍或不給。遽加白眼。欲求貌為真摯。已不可得。而況生死不渝者哉。姬之篤行。豈第可風若輩中人。即鬚眉而丈夫者。忝然講友誼。矜氣節。一旦臨大事。依違不決。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六

香艷 四集

若將浣焉。不知凡幾矣。余故錄之。為舞柘枝簪杏花者。立一前馬。并以語游宴。花叢中人。必當擇人而與。毋徒以色藝定優絀耳。

宮露香

露香雨香同居聽春樓中。玉樹交枝。瓊花並蒂。鈿車寶馬。如水如雲。錦遲太守之兄某。一見露香。即為傾注。未匝月。即有帷幕之徵。出蓮花於青泥。某亦豪矣。露香小字阿金。本姓禹。宮蓋從其假母也。露香之歸某。石橋之蹇脩也。廼聘錢已下。而黃姑不來。遂致渺渺銀灣。天孫飲恨。咄茲靈鵲。何惜振翼。而一波哉。人實廷汝。尚其慎之。

周翠齡

周翠齡行三。茂苑人。居鈔庫街。與方翠齡同時。色藝更出方上。每於被酒後。放誕風流。能令當者心醉。東鄰空谷。生為其破產。以博一歡。姬謂花場匪戀。彈指皆非。虛化黃金。擲之何益。君其早自為計乎。百計勸慰之。而生卒不悟。姬以抑鬱。天年二十一。

許晚香

許晚香行一元和人住貢院旁。余初見七夕生贈姬詩。謂是龐士元稱引人才。或過其分。繼陪姬於畫舫。貌既明秀。性且溫婉可挹。乃知生非阿私所好也。通文墨。且喜譚說古事。凡吾鄉之市肆街坊。莫不原本清悉。茶餘酒次。或舉以難客。腹儉者。輒瞠目不能對。惜其居停庸惡。未能即遂。驚遷。噫其為姬鑿之。

楊枝

楊枝行一招齡義姊。即依招齡以居。年才及笄。而丰韻天成。橫波一翦。偶爾傳觴。奏技亦不減阿姊風流也。橋西太史未脫白時。深為激賞。辛酉天中邀余輩買畫舫。挾姬為水嬉。太史酒酣。親解繡巾。繫姬腰際。切切作湖州後約。姬亦展轉向之。迺未三載。太史果從蓬閣游歸。而姬已鳳泊鸞漂。不知所往。吁。是豈尋春之獨遲哉。抑狂風作劇。無從覓股紅色耳。小秋玉舟竹岑鄰樓。皆譜楊枝詞紀事。他日當甄而錄之。

王寶珠

王寶珠住姚家街旁。余初不之識。子白招遊畫舫。適一鳧攜寶珠亦來河上。遂得相晤。年約十五六。聽其語音。似是同鄉人。貌頗妖冶。而探喉發響。絕不類其人。座客咸惜之。藥譜獨為注意。即席因有獲此懷中寶。真同掌上珠之詠。

陸茗玉

茗玉為陸氏養女。亦不詳其何處人。居鷺峯寺前曲街中。姿態嫵媚。脉脉盈盈。余曾偕子山一鳧往訪之。姬方酒後。坐簾角下。慳慳歛息。如不勝慵惰者。嗣知余與七夕生善。即移席詢其蹤跡。不已。七夕生時返吳中。姬并屬余作書致之。生其何以得此哉。

萬袖春

萬袖春上元人行。入往飲虹橋西。門臨大槐樹。豐肌卓雪。笑靨盈盈。蘭坪暎之久。某牙郎以多金啗其兄。購為小星。姬殊不欲。後蘭坪觀劇岳廟。姬來進香油。壁乍逢。依依眉語。意其猶有舛望耶。惜崑崙奴無繇覓得。郭家紅綃兒。猝難致之。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七 香艸叢書

唐秋水

唐秋水本湯家婦。隨其姑適唐某。遂易今姓。三山二水間人。曼色嫵娥。嬌嬌傲左。顧無損妍媚也。與萬袖春為芳鄰。瓊樓春晚。意緒無聊。余入倉山後。不復數見。昨棟塘來。知其已從霍家奴為舉。人老大嫁作商人婦。姬更遜潯陽一籌哉。

楊多子

多子行一姓楊。年十三。秋水家賣珠兒也。芳齡荳蔻。羞鬢芙蓉。六寸膚圓。春光緜緜。不諳絲竹之技。而拔來報社。蹀躞甚勞。見者皆珍慰之。塘栖枕豁生評泊花叢。於多子有塵外之賞。吾知紅嬌綠怯間。終為泚泥中辱耳。

李蘭音

李姬蘭音行二揚州人。眉厖清婉。慵於顰笑。而工於周旋。本為秋水少室。秋水適人去。家中落米鹽。雜難悉委之。姬妝晨薰夕。屏當秩如。吾友白齋於存問時。深為眷惜。姬亦因是傾心。需以時日。定合鶯鶯也。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八 香艸叢書

趙小如

趙小如桐華女也。年十五六。珊珊來遲。頗饒林下風致。或方之秋海棠花。信然。

趙五福

五福亦桐華之女。與小如為擁背之好。永巷春風。斑駁鮮駐。偷遺賞心如季倫者。輕軀弱骨。何患無百琲珍珠哉。

厲昭林

厲昭林年十七。厲二養女。由城南釣魚臺。僦居貢院前。初余知其母。不知有姬也。惺齋自皖江來。亟向余讚揚之。貌纖小而癯。時露穉氣。碧玉之亞也。妹玉林不釵而弁。丰致嫣然。

趙三福

趙三福錫山人。妹於三慶。居棘院前。眉目娟秀。飄飄欲仙。擅琵琶。南北曲皆妙。然韶光匿采。不輕啓唇。紫珊蘭邨。頻伽叔美。湘眉數與之游。姬亦以諸君文采。風流樂與宴集。蘭邨復為易名。疎香。各有投贈之什。叔美亦常畫梅花簪子遺之。

之。姬實貴逾於瑤壁。別一年未見。聞已還鄉。度爲女道士。懸崖撒手。彼岸回頭。姬或有夙因者歟。

曹鳳

曹素琴小字鳳。住牡蠣園西。複室層軒。脩然意遠。品新聲則朝朝瓊樹。衡逸態乃步步金蓮。食饌擅葷。衣裾執毅。五陵年少。樂與姬爲紅裙之醉者。屢交戶外。移芝生十年載酒。名滿江湖。姬獨申心留目。至再至三。他日圖畫崔徽爲郎憔悴。裴敬中何以慰卷中人哉。鳳本小字。余擬取楊子語。爲之字曰師師。亦不讓汴城女郎。占美於前也。笛生云鳳亦能書。余惜未之見。

董秀

董秀董二宛卿女。行六年十六七。極瀟灑之致。身材不甚長。而自然合度。人或香扇墜目之。姬亦學以李香自負也。先居釣魚巷。近與貢院前張鳳齡同住。不善飲。而工於侑人。曲調更精。

張寶齡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二十九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張寶齡字素蘭。又號蓉裳。居東水關頭。依素月寶霞爲東道主。本泰州潘氏女。父母相繼去。其兄無恒業。挾之遊江湖。遂墮女閭。先是秦淮有兩張寶齡。姬來乃鼎足而三。生性靜婉。蛾眉澹掃。丰韻不凡。粗識字義。而繡榻之旁。玉軸牙籤。恒不去手。青蓮花人於花朝日。招同人集小倉山房。素月袖珠蕊香。及姬均在座。姬與絳筆蒨葑相遇。私以繡羅爲贈。奇意良深。惜乎紫玉常存。黃衫未遇。歌板酒旗之地。絳筆何時。作拘花人耶。

王蘭官

王蘭官向住四松堂。色藝宛若秋桂。鬱鬱不得志。去與董秀居。蠶窗掩映。恰可對遠山修眉史也。

楊玉香

玉香楊姓。女於又環。故一字小環。年十五六。娟娟楚楚。擺脫塵氛。見人輒依其母。不濫作酬答。而偶一發聲。無不合度。余初以之附又環下。梅隱謂其秀雅處。方軌倚雲。水關以東。殆無其匹。當爲特立一傳。俾李家娘登雪嶺也。余曰唯急

錄以彰之。

楊寶琴

楊寶琴年十四。嬌小文弱。厲又環家。與小環爲義妹。藝亦頡頏。夏日停船造之。清譚一炊黍頃。鶯吭燕舌。嘓嘓神怡。笛生云姬本姓王。楊蓋從又環姓也。

陳小鳳

陳小鳳年十四。余爲字曰文香。居板橋頭。吳下臨邛里人。貌清癯。楚腰才可一捻。雲伯孝廉。嘗主其家。極嬖之。余輩偶作畫舫遊。必載與俱。憶客夏招同湘亭。雲伯鄴樓珊青諸君。道署河上。小鳳亦在座。雲伯大醉。時已統如三鼓。天且微雨。雲伯喃喃。強欲送小鳳去。而山公方倒著接離。勢不能行。踟躕間。珊青遽掖衣以背負小鳳至其家。吁僕指狂遊。三週鷓鴣。雲伯近赴山左。珊青亦客雒。余與湘亭鄴樓尙戀戀難別。小鳳昔之垂髫者。今迺及笄矣。年光如女樹。可勝嘆哉。小鳳工串生旦劇。向在綠園。見其演跌包甚佳。

張寶苓 張蘭英附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

香艷叢書
十 四 集

張寶苓字韻仙。本邑人。或云邗江人。住貢院前吳蕊香故宅。年十九。面圓而腴。星眸四射。余初與姬晤。叩其姓字年齒。殷殷作答。甚覺篤實可親。宜其借素蘭。蘅香並騰芳譽也。蘭英一名蘭官。與韻仙同姓。亦同居。絃索姿貌。不出韻仙右。先曾主曹鳳家。

解素馨

解素馨先晤於釣魚巷內。昨過蕊香閣。偶於凭闌時見之。始知其新卜鶯喬也。年十三四。曼睩沈沈。修眉蹙蹙。歌喉酒戶。均極不羣。稱人廣座間。一吐詞無不憐其乖角。母氏解語花。幾三句。甫以豔名噪於時。今素馨未及二八。已能流譽衆口。雖鳳清於老鳳。既爲姬羨。復爲其母慰也。

陸元寶

元寶字潤香。亦陸二寶霞之女。年十六。寶霞凡三女。蘭舟以姿態勝。素月以流麗勝。元寶則又在季孟之間。不常見客。見亦不數數啓齒。或有以諧語入者。輒俯低俯。紅入鬢雲。婀娜嬌羞。令人不可褻玩。邗上某出數百金。擬購之。出寶霞

未之許。蓋寶霞以就木之年。擁此三豔。方將居為奇貨。以饜其無盡之欲。一旦遽捨之。七十鳥何以為生哉。

唐桂音

桂音行一。小字生官。為秋水養女。柔姿皓質。氣宇清醇。善飲酒而不醉。雖百榼不辭。與添石生為齟齬。交互相慕。誓必相從。生固鍾情者。而世家子。決無於平康下玉鏡。遂滯良媒。姬由是無俚。且失意於家人。鑄譙四至。某掾吳中。薄俗兒也。秋水利其貨。竟以姬歸之。姬即甚不欲。而幸是得脫孽海。亦竟拂衣去。異日生過。挾門外。姬適窺見。密遣離釵。招之入。握手訴別後事。彼此哽噎。不能出聲。生歸後。為之惆悵者累月。而感姬之情。亦遂裹足花場已。

王倚霞

王倚霞小字阿三。牛市諸豔。向推湯氏。醫花自後代。輿有人。而班行秀出者。無過倚霞。倚霞為藍花內姪女。飲量豪放。嫻於觴政。每值嘉夜。既挾蘭芷。薦芳送客。兩髻幾不知何者。為白雲鄉也。添石生云。倚霞雖在煙花。而秀朗有方家局。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一 香艸 叢書 十四 集

馬蘭姿

馬蘭姿與桂音倚霞為左右鄰。筑田謂其貌豐容而莊姝。傾心於某公子。擬歸之。其家不之允。姬乃藉他事。鳴之官。遂脫身去。竟歸某公子。荆釵裙布。處之晏如。亦眾中之皎皎者。

馬喜姿 貴姿

馬喜姿字次湘。皎麗而善病。自其姊蘭姿適人後。姬遂出而延客。翠袖丁年。紅窗子夜。殆又踵蘭姿而鵲起矣。妹貴姿貌亦端好。嘗來倉山。壽芝亟賞之。

湯心官

湯心官字小霞。行一年二十有一。倚霞之嫂。與倚霞同處一室。性慷慨而善譚。甚或終日不倦。織杼劇善。嘗曰。小霞亦娟態者。流耳而能財。輕若簪。情竺於山。向以重賞收某介特。所天復就博進。故其家本裕如。卒乃至於不給。簪珥被服。悉歸長生庫中。方之伊昔。殆有有娘之亞矣。

張素雲 吳素珍 周雙全 附

素雲字藕香。姓張。年二十一。吳中人。姬嬈幽靜。屏謝鉛膏。或拈豆而按歌。或寫蘭而吮墨。均當放出一頭。初未諗余。聞余輯畫舫錄。逢人諮訪。展轉寄聲。殆如陶貞白所云。仙人九障。名居一焉。已住金陵。柵前雙素堂。蘅香之故居。吳素珍。周雙全。年皆十三四。依素雲為家。清暎長眉。娥娥鮮儷。後起之秀。璧合珠聯。素雲素月。又蘭婉霞。所畫蘭花。皆駸駸有法。且又各得名人指授。故其技日益精進。同時航尚風雅。如袖珠芳蘭。蕊香蓮。小燕。皆嘗次第招同竹恬菊。生笠漁子。倚山再芝。珊青為詩畫近局。流連竟日。傳播一時。亦見時際昇平。士大夫得以優游藝事。與曲中諸姬。作文字之飲。而諸姬亦藉是涵濡氣質。相得益彰。遠之可方楚潤國容。近亦不在湘蘭寇下之下。傾城名士。共著芳聲。固北里之豔譚。亦南都之盛軌也。

何杏林

何杏林字文卿。近又號瑤仙。行一年十八九。丹徒之五條街人。織杼語余曰。瓊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一 香艸 叢書 十四 集

仙握椒含若。嬌服悅裝。口倦金絨。姿瑩玉琢。性豪於飲。一舉十觥。薄醉清譚。溫其可掬。曲既富而且工。非情好者。不輕按拍。先是與棘園前吳四同居。今移雙素堂。偶攪肺疾。嬌不勝慵。小溢紅霞。幾成紺袖。空桑戀戀。殊難為懷已。

江順官

江順官號潤芝。年二十一。丹徒人。瓊仙之姨姊。韶秀備於儀容。風流形諸言笑。借瓊仙同來雙素堂。瓊仙示疾。姬輒時時慰恤。

楊桂姿 玉姿 附

楊桂姿又名怡齡。年甫十七。雙素堂之綵伴也。城中人。隨意梳妝。自餘逸致。菓砧託命於姬。乃復時加撻楚。邯鄲才人。業歸厮養。香憐玉惜。更又奚望耶。玉姿忘其姓。體豐而貌妍。酒量可三十杯不醉。與桂姿先後入雙素堂。亦本郡人。

沈金珠 壽苓

金珠行二字佩香。姓沈氏。吳中人。年十八。清麗不凡。吐詞名雋。知余將采入畫舫錄。欣欣然意頗自負。初余聞其名。誤以為珍珠。彼之玉生。乃知姬即巧齡之

妹。蓋金珠也。巧齡已適人去。姬尙待買玉生。偶及余名。姬并拳拳有舊雨之誼。且屬玉生作札。再三邀余。不知青樓薄倖。余亦何心。紅豆多情。卿寧好事。醉別鍾陵之日。亦已幾及五春。羅隱雲英。何堪重見耳。其妹壽苓。同住利涉橋口雙桂堂。壽苓小於佩香二歲。東東盼盼。競爽一時。

慎喜齡

慎喜齡號又芹。行一。不知何處人。寫朱學月。妝點入時。居棘院東頭。

張福玲 王雙玲附

張福玲年可二十。號月紡。城中之花牌樓人。美秀而文。身齊錦瑟。微嫌土重。風格自佳也。家釣魚巷中。王雙玲與姬同住。姿亦妍麗。

劉福珍

劉福珍行一。號澹香。年十九。城中人。與楊鳳姿同住棘院前。嫵娜娉婷。雖處服亂頭之時。亦足邀人特賞。向爲聽濤軒人所眷。織梧爲余言。

喻喜子

喻喜子偶遇貢院前王壽家。年甫及笄。嬌羞宛轉。叩其家世。蓋與王子爲同堂女兄弟也。

董玉玲 張葆玲附

董玉玲字於趙氏小如。五福其小姑也。姿品亦與二人相伯仲。蘭舟遷居丁官營後。玉玲乃入此室處。兩香仲堅梅隱。偶邀余往晤之。姬出而對客。頗覺落落大方。張葆玲雉皋人。新來未久。亦饒憨態。

劉玉姿

玉姿似是郡中人。姓劉氏。本居長樂渡旁。一日值於東關水榭。明窗翠羽。顧盼若流。急管繁絃。錯雜如訴。蓋近爲一髮奴所狎。往還甚數。已爲僦屋移家矣。丹伯曰。玉姿先借醫師某善。凡所與暱。大抵類此。姬其瑣骨化身耶。否則見金夫不有躬。姬亦太無俚耳。

徐桂齡

徐桂齡字鳳珍。行四。後又號月僊。揚之寶應人。高板橋側。余初見子。驚贈姬作。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二 香館叢書 十 四 集

因悉其美而且才。因循未得晤。嗣將同子駕往訪之。乃姬已先一月爲山下土。嘆悔靡及。惟兩手自搏。呼負負而已。古春居士姬舊好也。今年自練江買櫓來。白下。偶語及姬。尙爲悵惘。并出姬所寄詩箋。有惟愿泥金消息好。桂花分與妾身香。又妾身信是章臺柳。不待春來不敢狂等句。細吟一過。如在月明人靜時。聽瑣窗絮語也。於戲。有才如此。而獨不永其年。桓子野能無喚奈何乎。子駕曰。姬嗜吟咏。而不欲以能詩名。詩成輒焚去。且非夙契者。亦不與譚。故知者絕少。嘗見病中斷句云。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讀其詩。可想見其人已。

吳素珍

吳素珍一曰小素。行一。母爲吳四。舊借寓高步家。名日益著。遂卜築於鈔庫街。距文德橋才數武。對岸乃文星閣也。三年前予偕姬於晴峰席上。姬年方十二。當即以雛鳳目之。日昨印愁子邀過其居。軒檻三楹。箏琶四壁。坐甫定。姬出而相見。益覺氣清骨秀。杼詞溫婉。春光益益。返漏眉睫間。竊自詡眼福之非差。且不禁心春之躍定矣。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四 香館叢書 十 四 集

王蘭姿 朝霞附

王蘭姿無字。余戲呼之曰香。行一。映麗鬢髮姿香。爽朗則居然月仙也。居在棘院東首第三家。樓影臥波。簾紋瀉月。本爲郭芳故宅。姬自入此室處。不惜多金潤之矣。妹朝霞年十六。翩翩雅度。崑曲絕佳。工演生旦劇。蓋尹子春之流。

王月痕

月痕姓王。或曰姓鄭。郡中人。曩在馮三多家。名玉琴。移居東釣魚巷。後與慈湖漁隱互相傾慕。乃爲易今名。年未滿二十。鬢髮不髻。歌吭珠圓。對客寡言笑。而游隙曼容。別具佚韻。漁隱常請八九山人。繪滿身花景圖爲贈。並賸以截句云。衫紅鏡綠畫江南。鏡裏花枝帶雨酣。人影更宜花影伴。一痕涼月月初三。蓋隱廬其名也。

宮雪香

宮雪香名桂齡。兩香露香之妹也。兩姊各有所適。後姬遂出寓文醫玉家。貌娟秀。而性柔。體弱如不勝衣。好倚人而坐。大小曲咸入妙品。初遇余。即似曾相。

識。及入醮。客有以酒勸余者。姬輒左右之。而慮予困。予醉後書美成玉團兒詞贈之。紀其實也。盈盈三五。韞玉懷珠。他時便遶東風。顧曲郎終必致小喬於銅雀耳。

王襲香

王襲香行一。雉阜人。厲范喜子家時。即識之。繼又與雪香爲偶。孀婉幽靜。字韻不減徐娘也。覺華謂姬小字屏兒。當官崇川時。即與之稔。年甫十二三。游凡四五載。故能悉其觀縷。覺華偶述姬兒時事。輒羞避不欲聞。尤嗔人呼其小字。甚至粉面發頰。故山甫贈詩云。瑤臺清闕天風細。未許人間識小名。以此。

羅巧齡

羅巧齡行一。家石婆婆巷口。初偕阿姥開客廡於東水關。今乃閉門花下矣。年廿一。珊珊仙骨。宛約而多姿。量宏於飲。每值螺瑤遞斟。蠟珠漸燧。客方幸依紅熨綠。春選花城。而姬已浮白傾黃。酣遊麴部。玉山自倒。非人推。姬其得此中趣者耶。

卷三 秦淮畫舫錄

三十五

香 鮑 叢 冊
十 四 集

吳玉徽

玉徽行四。吳家婦。迫於債。遂墮曲中。見人猶靦腆也。居金陵閩。昨復移之利涉橋東。與蘭雲仙館相接。年約二旬外。肌膩而腴。兼通文義。論者謂其品在又蘭小燕之間。碧城仙更旬當白門。暫儼其家。亟邀推許。爲題停雲水榭櫓額。自是渡頭打槳者。無不遙指紅樓。爭相問訊矣。

香豔叢書

十四集卷四

秦淮畫舫錄下徵題

捧花樓原本

醴陵倡婦。潯陽商女。緣情之言。寫心而語。連狝奚傷。悱惻是與。香草美人。唯典可數。

倚雲閣贈金袖珠校書

漁尊

曲廊迴合掩櫺紗。小駐斑斕帶月撾。二月春風凝豈蕊。十分幽思託枇杷。夢醒天上紅樓遠。夢說部約定橋邊玉杵除。真个陸家姑聘取。黃金三萬鎰非奢。

倚雲閣謙集因贈玉琴

前人

恰好放船時。橋頭落日欹。春光隨柳駐。心事有花知。慧不輸瓊姊。謂袖珠名原稱玉兒。湖州堅後約。肯便悵來遲。

立秋日同梅亭芝田兩丈泊小秋鄰樓絃笙香雨放舟秦淮分得二律明

卷四

秦淮畫舫錄

香豔叢書 十四集

日咏袖珠

秋船

未踐樊川約。重來看水嬉。一鏡偎草露。雙槳撥楊絲。高會丁年盛。清遊午夜宜。風流餘二老。霜鬢莫輕吹。指點橋西路。層波望不分。秋沈三五月。春隔兩重雲。輕語兼花墮。穠香雜酒聞。又因寒鐵老。鸞燕綴新文。

過倚雲閣贈主人姊妹

生成仙骨韻珊珊。十二金屏掩映閒。妝就早知眉樣好。赤闌橋外隱春山。采罷雙珠價定賒。誰分小字刻茗華。青谿兩岸紛紅紫。春在璇宮姊妹花。

八月十七日同篋圃典衡夜泛秦淮酌飲袖珠女士家偶賦題壁

子年

舟放沙棠月放眉。竹枝歌領玉簫吹。六朝一部鸞花海。小妹三生粉黛詞。水意於人常覺軟。風情是處總成癡。可憐忍俊難禁事。悔不來遊及少時。十二銀燈照水香。畫樓南北影成行。酒無監督花邊醉。秋有商量月後涼。紫府

沈沈誰斫桂。麻姑昨夜此栽桑。眼前便是華胥境。一雁雲頭忽叫霜。

集袖珠錄事閣中偶成

一美

十載青溪客。春衫載酒遊。豔情徵畫舫。捧花生方輯秦淮畫舫錄香夢。隱紅樓。會擬金錢續。緣慚玉杵求。絲絲楊柳外。緞月又如鉤。

虞美人

月下聽袖珠彈琵琶

捧花生

灑紗撥動紛如雨。十五盈盈女。三分明月。二分秋。只少潯陽江上一扁舟。新聲不敵新愁重。紅豆新來種。狗兒吹籥膽娘歌。借用元微之句。安頓十年前事在心窩。

一蕙紅

研湖招同伯淵月潭集倚雲閣因贈主人袖珠并調研湖明日將游瓦

梁也

似煙輕籠一株瓊樹。不損月華清。菊自無言。花原解語。衆中出意天成。誰省識紅樓夢破。遍情天情海恨多情。主人愛讀紅樓夢說部喚起晨雞。教陪語燕。莫打嘯鷲。

卷四

秦淮畫舫錄

香豔叢書 十四集

妒煞詩人無已。借閉門索句。掌上孤擎。玉笛詞吹。繡鞦板拍。清響飛落梁塵。微幸得劉楨平視。恰臨流。雙眼望盈盈。計日舊遊重。問桃葉能迎。

作畫四幀各系小詩贈袖珠

笛生

半臉春雲半臉霞。盈盈嬌語醉吳娃。不須更定羣芳譜。領袖胥臺第一花。荷花睡紅得酒脂生暈。軟玉團香雪作膚。春到江南無價買。亂拋紅綾繡珍珠。繡球絃外知音意最深。何須紅紫鬥紛紛。自來娟秀憐芳草。敢道風流讓此君。蘭竹記曾此地飯胡麻。露檻雲廊認未差。不信畫眉人去後。又來仙洞看桃花。桃花

南樓令

晤練亭蘭坪知袖珠消息寄此慰之

漁邨

秋柳畫闌荒。秋籬鏡檻涼。不多些蕉萃秋嬾。惱亂西風偏作劇。催燕子去雕梁。往事幾迴腸。歡場即夢場。再藏嬌誰與平章。小疊蠻牋憑慰藉。知滅盡近時妝。

贈袖珠四律錄二

藥譜

荔支小字記華年。夜合新催好夢圓。歷歷游龍驚宛若。娟娟多此笑。嫣然璇璣
慧業三千字。錦瑟繁聲廿五絃。癡向東風巧方便。笙媧定補一重天。
文窗六扇敞輕綃。橫竹秋情取次邀。鐵馬韻低尋昨夢。金猊灰冷帶今宵。鎮心
瓜許分珠箔。刮骨鹽催倚玉簫。乞與瓊漿勞阿姥。藍橋爭渡未辭遙。

倚雲閣留贈袖珠女士

齋僊

不因花事不勾留。知爾前生定莫愁。幾許閒情添酒淚。無憀鄉語入歌喉。人情
似水何妨冷。客思如雲况是秋。明日蒲帆江上挂。一鈎纖月照淮流。

偶訪袖珠不值

蓮衫

舊識橋西路。紅窗曉畫樓。隔簾花片安。對岸雨絲飄。秋士偶相遇。春人何處邀。
可憐垂柳色。吹綠一條條。

用綠春詞韻三十首贈袖珠金校書錄十四首

白齋

三五星期指在東。女牀縹緲翠微中。烏衣小籙經薇露。雀舫餘芬度蕙風。偃月
淺侵眉樣碧。斷霞羞暈臉潮紅。昨宵新訂遊仙約。差喜銀河路漸通。

卷四 秦淮書舫錄

三二

香飽 卷四

底間蓬山隔萬重。瑤臺月下憶初逢。風姨催舞珠娘榻。雲母分圍玉女峯。情未
能忘心尚怯。見無多語意尤濃。王昌曾得真消息。一疊鸞書手自封。
欲采芙蓉便涉江。碧闌干外艤輕艤。文憐情慕魚鱗錦。義甲閒調盞甲窗。蘭蕙
圖邀繡再四。茗華名喜琢成雙。仙槎慢引回波去。傾倒瑤池紫玉缸。
月滿閒庭花滿枝。珊珊環佩故來遲。魂銷紙醉金迷處。夢墮香溫玉軟時。扇逗
風懷防婢覺。鏡嫌露影泥娘吹。歡聲隱約都難記。敢笑陳王枉費詞。
亂絳鳴蟬鬢懶梳。水晶簾底碧紗虛。丁香鬆結窺紅襪。卯酒餘痕潤翠裾。手釧
礙鈎垂幔後。膽瓶添水拗花初。上頭夫婿無多事。先學鴛鴦兩字書。
添酒迴燈意漸迷。枇杷門巷隔長隄。人從曉右移琴左。天遣香東伴墨西。離恨
待招歡伯勸。買愁癡和愧儂題。黃昏剛趁尋秋約。無那雲廊月又低。
桐葉新詩索自媒。桐花小閣為誰開。泥金空仿金華格。嫁玉難償玉鏡臺。三里
霧才籠月去。五更風又冒雲來。不知擣麝成塵後。檢点香煤賸幾堆。
絮已沾泥尚憶雲。荷爐不藉水沈熏。西樓坐擁花雙鬢。南浦愁縈月二分。繡佛

有心空歷練。留僊無計漫裁翦。將離誰慰英翹意。怕遣桃源女伴聞。
五銖衣薄怯微寒。中酒柔情帶笑看。綠蠟情移翻雪盃。青螢愁撲奪冰絃。蘭期
乍結羞重訂。蓮漏頻催恨已殘。莫問雙星天上事。人間一樣此時難。
彈雀明珠肯碎拋。合歡枝上語初交。漫催畫鷁迎桃葉。先盼明蟾上柳梢。銀鑰
零丁防露濕。銅鏡些子帶風敲。他生定化銜泥燕。雙宿雙飛認舊巢。
吹轉春風影乍青。看朱成碧幾曾經。墮懷羨爾為明月。饒舌憎人語小星。鈿合
憶從仙室見。釵聲偷隔女牆聽。羅衾不耐涼如水。忘却西廂戶未扃。
已上瑤階第幾層。衝烟犯月記吾曾。歸樓綠暗城頭樹。隔水紅迎塔頂燈。皓腕
放嬌嗔乍。攬香肩倚醉呢。同凭玉壺滿貯靈芸淚。一夜和愁結作冰。
謝家庭院簇春酣。綾障低圍作劇譚。斫桂更番憑換綠。護花珍重仗隨藍。幸遊
閨閣逍遙六。媿疊新詞快活三。唱到紫雲迴一曲。有人隔座識羅含。
智瑤暫貶隔塵凡。依舊書仙署妙銜。何以報之青玉案。誰能解此紫蕉衫。騎羊
客厭多干脚。控鶴人防去似飄。添得幾重文字障。狂生騎語未曾緘。

卷四 秦淮書舫錄

四

香飽 卷四

為袖珠題蘭竹畫筵

蓮渠

幾許愁心委逝波。相思渺渺恨如何。倚寒翠袖無人見。空谷遙憐風雨多。
聲聲慢

余為袖珠作水仙花冊子并屬同人題之

秋船

影迴滌浦香暗江。珊珊來者其仙。記得相逢瑤臺第幾重。天番風數過。廿
四只無絲。影到伊邊。好珍重。玉玲瓏纖骨。拾翠調鉛。聽說封姨跋扈。已石家
衣流陶氏鬢偏。小簪。料理青瓷。值他鈴索高懸。今生雪霜耐盡。定前身明月
嬋娟。月明也悄凌波。湘夢再圓。

東風第一枝

同題

白齋

倚竹寒深。踏梅春淺。瑤蕤芳訊先吐。待因妙手王孫。替寫歲寒冷趣。遊仙夢破。
憑一翦微波延佇。認不分雅蒜低垂。多恐采香人悞。笑指說。羅縷步。莫浪
被俗氣點污。為伊露苦風辛。偏只欲言未語。羞蛾斂翠。可忘了瑤臺來路。憶星

星星影投懷。料得箇儂前度。

浣溪紗

同題

活脫誰撫小樣。冰肌裏。骨纖纖。絕無言處。賺人憐。衰影已和秋共瘦。凌波還望夢能圓。湘風湘雨恁。去便娟。

同題

子旒

小謫名花種。前身女史星。朝霞驚洛。明月夢湘靈。居趁青溪淺。春宜畫閣。含情似。微步玉亭。蘭媚憐同調。梅癯笑獨醒。曳綃原綽約。解珮自忪惺。人海孤芳遠。天風一曲聽。塵緣如許。載我欲共揚舲。

同題

晴溪

一水盈盈洛浦邊。梅兒攀弟稱清妍。是身生就無雙品。不博王封已自仙。誰分雅蒜與天葱。撫入生箱一兩窠。聽喚女兒花最好。雙聲低按玉玲瓏。

同題

雨蕪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五

香艸集

銖衣楚楚佩珊珊。小立天風怯暮寒。一片湘雲與湘水。夢魂風。墮碧闌。平斑管評香名第一。藍田種玉價無雙。托根自占蓬萊淺。羞煞桃根喚渡江。鮑家姊妹總娉婷。花底雙聲倚醉聽。香霧漸低宵漏永。疎燈。簾幙蕩秋星。

剪湘雲

同題

芸士

冷冷清清。娟娟楚楚。恁獨笑春前。瘦影如許。別樣芳情。脂粉外。肯受人間風露。怪尋常解佩。太愁生。說漢皋神女。合教位置娉婷。屏山深處。儘金屋瑤臺。誰認僊侶。一曲冰絃。湘水怨。道是知音難遇。只梅兄也。抱歲寒心。臉相看無語。

前調

同題

鶴山

縹帶慵拖。銖衣悄展。正素襪伶俜。佇立低面。不道雲凝。波冷處。偏得瑤華乍見。甚情緣解到一雙珠。恰江皋歲晚。最是梅影橫窗。繡帘深掩。耐薄暖輕寒。淺暈融。擬買冰瓷供瘦石。又怕苔稜斜點。想通辭渺渺。賦懷沙。望天涯人遠。

尉遲杯

同題

小松

珊珊步倚日暮。綺袂涼烟素。凌波悄自無言。生怕酒邊人語。天涯月澹。不分又隔宵弄絲雨。卻閑愁。夢墮微茫。碧天雲影偷訴。洗盡膩粉殘脂。向璇室爭妍。冰骨應妬。風露中庭。銖衣縹渺。望裏貌姑山阻。前身問。盈盈流水。更驚起。鴛鴦雙宿羽。奈征帆。樹外潮生。凝想洛濱神女。

同題

瓊虹

六銖披霧縠。一翦漾風漪。瑤笑珠簾底。春濃不可支。別夢桃花潭近。春情蓮葉溪長。一把飛瓊。珊珊骨。神仙原在中央。一碧羅羅遲遠春。黛蛾翦出二分顰。袖中五色珊瑚管。細譜新詞貌洛神。

同題

梅隱

不在湘江漢水濱。亭亭羅襪淨無塵。前身合是青溪妹。桃葉桃根結比鄰。憶從姑射醉流霞。小謫人間閱歲華。定爲相思太癡絕。無端幻作女兒花。

卷四 秦淮畫舫錄

六

香艸集

照見幽姿劇可憐。月華如夢復如烟。冷冷風露涼涼夜。誰護微波一响眠。

賦

同題

子鐵

一水獨立。春人無言。贈芳華兮絕調。怨靈修兮招魂。女史星明。洞天春小。羅襪涼兮步珊珊。翠袖薄兮思悄悄。方其凌玉凍。抗瓊霜。始蓄青瑤之館。將苞翠瓊之房。石磬嵌綠。銅餅蝕黃。羞將離之芍藥。遲待聘於海棠。是耶非耶。如怨如泣。月吐眉而碧寒。露飛脚而紅濕。若迺湘江妃子。洛浦仙靈。紅蕤交枕。綠瑤張屏。下珠柙。掩犀樞。羊燈弄影。雞缸薦馨。牽葭衣之戍削。咒絮語之丁寧。瑤草寄恨。微波通辭。化青萍而帖水兮。如明星之離離。捐余玦兮遺余佩。夢倘恍兮遊九疑。願朝朝而暮暮兮。幻形影以相隨。懼仙子之頰怒兮。函申禮以自持。睹容華之靜婉兮。慎言笑之嫚私。於是拖風裳。曳霧縠。銀海色空。玉山香獨。深復深兮。潭水情年。復年兮。天涯哭。洞簫初證。疣琴再彈。聆水仙之一操。同流韻於漪蘭。贈宮雨香女士二章

子固

學步盈盈出畫堂。風飄衣袂六銖涼。年華更比文瓜小。身段才同錦瑟長。初上月還無定影。未開花有自然香。前身合是青溪種。莫遣春潮斷石梁。楊柳千枝復萬枝。當窗一笑總成癡。揭開翠箔花先見。揉過蘭機水不知。金谷恰憐鶯出早。玉田莫教雙生遲。來春記取迎桃葉。是我乘潮打槳時。

題扇別雨香

前人

曉鳥啼處雨絲絲。秋壓闌干睡起遲。明鏡自圓花不滿。斷釵聲裏別人時。

蛾眉山見月有懷雨香

前人

西風吹下小樓陰。江水迢迢不可尋。新月恰鉤香恨起。碧山正寫黛眉深夜寒。珍重來時語。春病提防別後心。好是相思要儂識。滿彈紅淚染楓林。

丁字簾前同子固因贈雨香

子年

又買蜻蜓載酒過。英雄無奈女兒何。過江小史皆裙屐。倚檻名花自綺羅。未必管絃天上少。祇疑雲雨夢中多。荒唐大指秦嬴笑。遺愛偏留一道河。邀笛風流舊比隣。莫愁艇子往來頻。一方丁字簾前水。絕代桃花扇底人。歡會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七

香館叢書 十 四 集

還留三日飲。愁吟不盡六朝春。問誰復得鴛鴦社。碧海青天獨愴神。

心梅子筠邀同舍弟子固集聽春樓余醉後雨香趨侍甚勞余固未之知

也翌日子固細述之因成三絕奉謝雨香並柬心梅

子山

樓上窗開見遠山。朝朝臨鏡理雙鬟。可知六代銷魂水。祇在青溪柳一灣。身入柔鄉又醉鄉。晚風撲遍鬢花香。玲瓏小閣團團月。此福能禁幾度狂。更多僥倖未曾知。一串歌珠酒一卮。頽倒玉山銀燭裏。呢他紅袖兩番持。

八月十九日心梅子筠鏡如一。鳧屬雨香爲主人。招同秋水小燕小卿露。

香諸姬爲余預作。九月十七日初度。余時將去。長安諸君子亦將各歸鄉。

里詩以紀事並索和章

前人

盡召羣仙下碧霄。菊花簪捧桂花朝。兩行鶯燕翻風舞。八月魚龍跋浪驕。盛會祇應斯地有。良辰難得故人招。門前曲折青溪水。迸作秋聲入玉簫。百年歌唱狀元郎。康海風流昔擅場。笑我閒身來白下。也邀俊眼出紅妝。妖膏花簇金蓮喜。麟脯餐分玉粒香。多謝姮娥能解事。又添晶鏡照迴廊。

無端京洛轉征輪。十載風沙眼一新。詩虎酒龍名下士。瓊簾壁月畫中人。坐叨馬齒慚吾長。鶴倩蛾眉倩客頻。六代繁華花六朵。香秋豔勝陽春。欲拚生計付冬烘。四十頭顱鬢未蓬。秋雁不歸皖水白。余欲返春。花有約。帝城紅銷魂。此夜樽前月。揮手來朝柳外風。贏得酒痕雙袖滿。好從燕北話江東。

品花四絕句之一贈雨香

前人

香帶甜肥暈帶溫。箇中處處總銷魂。大家標格傾城色。唐突曾留一捻痕。醉後

乙亥冬日重抵白下集聽春樓有懷亡弟子固

前人

蕉片桐絲刺眼頻。桐絲蕉片滿庭秋。子固曾爲雨香作小照。我來重認畫中身。香作小照。玉樓天已徵才子。金屋誰曾貯美人。劍膽琴心狂似昔。花魂月魄豔猶新。玲瓏閣近鄰娘遠。紅淚闌干濕滿巾。子固所居曰鄰娘閣。

題宮雨香校書折梅小照

照爲子固所作。子固應廷試卒於京邸。舍兄子山攜歸雨香屬余題句。

卷四 秦淮畫舫錄

八

香館叢書 十 四 集

鄰樓

齊陳金粉秋波涼。璧月下墜浮珠光。盈盈隔岸誰家女。呵氣散作幽蘭香。習靜偶調金縷曲。忍寒偏愛壽陽妝。十年我踏秦淮路。桃葉桃根荒古渡。意中人忽畫中看。冰綃繪出相思樹。自從生小住長干。身鑄黃金骨肉寒。曉來照影憑谿水。妝罷臨眉借蔣山。蔣山終古隔城青。羅綺紛紛幾度新。妾命薄於雲片紙。妾心明似掌中珍。秋風八月羣仙集。中有才人修聯璧。私幘沾泥絮亂飄。癡憐著露花能泣。吟花曉露未曾乾。廿四番風作意殘。紅羊劫重籬藩仄。彩鳳聲高羽翼單。天壤有卿能負我。愛河無浪再尋歡。吳雲楚雨歡初長。親聞簪筆朝明光。明年此日重攜手。此夜明朝休斷腸。誰知一去三千里。別離不足添生死。孺枝已墮九重泉。銀鏡猶下雙花蕊。蒼雁頰鱗夢有無。紫釵碧玉空憂喜。天涯不有孝廉船。錦囊欲賣長安巾。我感蘭因已怡神。又驚酸語出丹青。子固先有四律題卷首。池塘春草非前度。燕子樓臺是昔經。寒宵昨把銅魚扣。沈香街北門依舊。畫壁還懸黃絹詞。招魂徒掩青綾袖。酒酣燒燭索題真。認取雲英未嫁身。白玉樓高銀

漢淺更無天上賞心人。

洞仙歌

前題

一枝春影。望娉婷。鵝絹平鋪。瓊瑣情。憶花邊踏雪。雪外籠花。早留下今日。相思畫稿。玉樓芳訊。遠。鳳紙收殘。底處傳言盼青鳥。何事尚飄零。訴與蘭因。已不是那時懷抱。待覓著。仙山返生香。好天上人間。離愁償了。

浣谿紗

聽春樓兩主人索贈

紅影依稀紫影微。帳霞誰撥往來飛。大劉妃與小劉妃。別緒才繁。玉澀柔魂暗度。蠟珠垂。惱人蓮漏促人歸。

又

細數蘭期又幾更。低枝力弱不勝驚。可憐非復向時情。貯屋定教金論值。斛珠應倩玉鐫名。波頭雙楫若為迎。

卷四

秦淮畫坊錄

九

十 卷四 集書

喜贈雨香校書之作

廉山

曼雨殊香別樣柔。春來不負秣陵遊。心如苴苴知方圻。福比梅花更費修。入骨細香添酒膩。當頭寶月向人秋。樊川老去風情減。還續揚州舊夢不。

秦淮雜詩贈雨香

持在

第一名花迴出羣。羅衣應有御香薰。版橋紅袖雙扶過。狂煞梁園老使君。

七夕生

集聽春樓為雨香題扇
瑤樓一角做虛空。過雨誰肩牝牡銅。絳蠟半燒杯底月。繡幃低曳扇邊風。落因稱意從教綠。花怯銷魂未放紅。漫說桃源仙路近。靈犀真有夢魂通。

一免霧笠蓮渠同集聽春樓酒次留贈雨香

藥語

洞口桃花許重尋。不多嫩葉未成陰。柘枝學製詩情豔。桂木偷鈐印色深。強按綠么醺佛手。戲拋黃胖試童心。二句亂絲肯逐諸塵攪。休便輕嘲五欲林。錢堂近綠楊街。風送銀屏笑語諧。瓜子拋殘低障袖。蓮花步怯強兜鞋。雙勾綵勝翻新樣。十索瑤箋寫豔懷。鳳卜真容如願否。檐頭暗祝鵲聲佳。

舟泛秦淮過訪朱贈香女士因成四十字

子尊

偶放尋春權。湘波一剪開。穠香沈芍藥。好夢隔樓臺。錦瑟調方叶。瓊漿乞未來。王前吾豈敢。用藥韻。蓮雲。李廉事也。天幸此憐才。

秦淮雜詩贈朱贈香

持在

秀芳歸去伴寒篔。腹有佳人號贈香。贏得昆陵老詩伯。泥金重寫報平康。

贈李小香校書即事得三首

七夕生

陰晴天氣畫迢迢。笙快餘寒澀未調。午夢乍廻釵半卷。按歌聲裏雜錫簫。涼篷艇子掠波新。水上清歌細似塵。一樹桃花萬楊柳。此間能著幾多春。

春波樓宴集賦贈主人陸綺琴

石舟

鏡臺春曉墨華融。寫得芳蘭第幾叢。但覺三生腕底。何曾一石貯胸中。妝宜淺澹姿逾妙。體為欹斜勢轉工。紙佩知誰滋九畹。只應楚客夢魂通。

翠袖當筵捧醪醕。一聲河滿若為聽。愁如流水長成逝。醉倚斜陽不願醒。選夢

卷四

秦淮畫坊錄

十

十 卷四 集書

幾容閱寶枕。賭詩空自畫旗亭。延年女弟風情甚。更與挑燈訴小青。時女弟朝霞演題曲甚佳

女校書陸綺琴工詩善畫蘭花適出素幃索書為賦六絕句報之

子尊

金錢拋得看西施。鸚鵡傳聲響屢遲。具此丰標宜絕世。黃花香裏坐經時。余向漫為東風託雉媒。巫雲深鎖楚王臺。誰知林下夫人外。又見雲間二陸才。

玉環金題集作堆。枇杷花下不停揮。紅樓倒影春波膩。中有玲峴女探微。玉環有十里秦淮花月路相逢。林下有夫人之句。玉雲與綺琴同時。澹雅絕俗。綺琴妹朝霞。絳索極工。

一枝斑管寫湘花。尺五鸚鵡疊墨霞。不是幽人誰解愛。江風江雨態欹斜。

分得龍眠一瓣香。綺琴為方龍眠畫弟子掃眉才子肯尋常。笑他落落平康女。祗事依門賭靚妝。

殷殷說項老延秋。三載青溪載酒遊。今日天涯披畫卷。美人香草觸閒愁。古香亦香綺琴畫幅最多

高陽臺

龍眼山人雅有梅癖。情綺琴女史作梅花知己圖。綺琴固曲中佳品也。以丹青師事山人。遂爾名噪河上。此圖之作。山人其有情乎。花場落落。載訂心期。人海茫茫。獨成目逆。得一於此。可以不恨矣。爲填高陽臺一闕。誌之。他日舟次秦淮。山人能置我於暗香疎影間。招畫中人一尊相侑否。

問珊

疎影香黏。芳心寒禁。夜來點破春痕。試卷珠簾。依稀認取前身。冰肌玉骨誰斷。問。憑彩筆畫個真真。便和伊索笑巡檐。一嚮溫存。泥他香夢。氤氳甚。儘枝枝低亞。特地撩人。無限相思。好風吹作黃昏。只愁欲化遙天月。向紙帳喚起花魂。恐揚州一覺醒來。瘦損三分。

洞仙歌

前題

質谿

衣香鬢影。憶憑闌點筆。妙相分身衆香國。算人邊覓畫裏親人。人與畫只有

卷四 秦淮畫坊錄

十一

香艷叢書

梅花能說。江城吹好夢。記縮頰雲。一點芳心透紅雪。和影到天涯。紙帳蒨櫺。行住處眉尖。斷結怕秋月。香風暗消磨。待撻碎瓊英。暈他嬌靨。

連理枝

梅花知己圖。余亡友龍眠山人所藏也。山人與綺琴校書最相昵。今藏此者。既不可作。而畫中人亦有天涯之感。子尊收得之。屬爲加墨并識緣起於後。

鄰樓

一片疎香度。似有離雲護。說與東風。依稀曾記。忍寒無語。恁生天上。復人間。牘窗前那樹。芳訊更番誤。清夢知難遇。紙帳垂垂。月嬋娟影。可留春駐。悵文君消渴不移時。向紅羅覓句。

秦淮雜詩贈陸綺琴

持在

爲愛同心又並頭。寫來執扇結綢繆。綠紗窗下珊瑚格。殘夢依稀水上樓。

青溪月夜聞歌。適昭齡校書索詩爲贈。因書其扇上。

子尊

不解南朝恨。重聞商女歌。聲從迴處咽。淚自數來多。澹月欲無影。微雲如有波。

筵前一尊酒。相對意云何。

生小二首贈昭齡

白也

生小傾城說李香。百年重遇可憐妝。兒家門巷關心認。一樹垂楊綠過牆。珍惜春風歌舞衫。花冠豔簇一團團。善才龍女渾難辨。卻被何人當畫看。

贈吳藕香校書

玉才

綽約池邊柳。晶瑩鏡裏花。香迷三里霧。豔簇九霄霞。笑靨凝紅粉。愁心涼碧紗。天台何處所。仙飯飽胡麻。莫漫涉江去。烟波畫不如。戲拋雙陸罷。猶憶十三餘。額覆垂垂髮。春圍淺淺裾。恰宜邀笛步。常此閉門居。

臨江仙

題藕香吟館圖。棹月子游青谿之上。眷藕香校書歸。茸吟館俯清池。植蓮萬柄。卽以藕香題額。復繪作圖三。致意焉。日月幾何。青黃變色。吟館依然。而瑟瑟紅衣已蓋。鴛鴦遠移別渚矣。爲製此闕。聊以解嘲。

卷四 秦淮畫坊錄

十一

香艷叢書

占得妙蓮花世界。茅亭合勝紅羅。相思吟寫水窗多。涼雲留夢語。香霧溼晴波。絕似青谿第三曲。祇差烏骨簾拖。傳聞清淺到銀河。重來聽不得。急雨打新荷。

紫珊

洞仙歌

題吳藕香校書小影

子尊

花爲四壁。是蕊宮僊侶。悄捻花枝驟然住。說俊遊雨後。雙掩魚扇。曾來過暗地。看花崔護。凭闌人影瘦。清淺銀河隔。了紅牆幾時渡。莫說不相思。崖蜜偷嘗也。值得魂銷一度。恁省識春風畫圖中。已輸與泉明。謂南州。閒情親賦。

菩薩蠻

石船題藕香所贈金鳳花畫筵倚此調之

前人

朱闌干外三弓地。嬌紅點點燕脂漬。喚作女兒花。有人猜是他。一枝誰寫照。寄與郎知道。郎性慣溫柔。定噴花急。不名急。性花。

蔻香以染骨餘脂點僕扇上歸屬笛生稍加消勳遂成牡丹一枝因系四

絕句於尾

前人

第一佳名記合歡。不將捐棄怨齊執。分明解識春風意。付與檀奴帶笑看。
玉指凝香淺暈紅。分題花葉對屏風。畫師不枉拋心力。多在停筆一拜中。
小樓銀燭點秋光。花底春人夢未妨。無那羅衾涼似水。枕邊猶帶口脂香。
豔福能消定幾時。低鬟私祝海棠詞。春衫染得天香後。添寫蘭臺卻扇詩。

瘦綠木君絳笮同集蔻香閣中偶紀

棒花生

香閣玲瓏路狹斜。亭亭燭暈掩橫紗。暫憑畫舫延眉月。略聽蠻箋咏臉霞。秋水
淨於初泛酒。春人嬌似未開花。借碧城仙史句銀河只隔紅牆外。微幸求仙一放槎。

蔻香女士邀作桃花牡丹畫幅因綴小詩

子傳

春到天台雪未消。玲峴芳影背風搖。畫工著意撫香色。不敵當筵酒面嬌。

偶過蔻香閣題贈

晴谿

笑壁濤箋索贈詩。瓊瑤聲細出簾遲。模糊燈影分明月。是我前宵中酒時。

卷四 秦淮畫舫錄

十五

香館叢書 十四 四集

檢點羣芳譜未差。瑤臺小影鬥春華。水仙清冷薔薇豔。都是東風著意花。捧花以生

蔻香閣雜紀同霧笠一笑蓮渠

嶽庵

瑤臺月下記初逢。一點靈犀已暗通。至竟禪心關不住。羅裳何苦罵東風。

斜陽催送木蘭舟。花底匆匆結萬游。說與癡情應不諱。累他紅袖倚高樓。

鈎弋夫人本擅場。蠟燈紅影醉三郎。絳紗弟子能容我。也熱臨風一瓣香。

畫屏秋冷月團時。一握齊紈寫豔思。贏得西風簾半卷。背人偷記菊花詩。

桃源女伴隔花城。笑向檀奴說小名。知否紅橋三五夕。有人嗔喚許飛瓊。

鏡波雙影照玲峴。斜界紅牆掩畫樞。莫倚填橋倩鳥鵲。買絲只合繡張星。謂一美

秋色畫幅為蔻香校書作

竹恬

揀釵秋色正紛紛。淺碧輕黃染未勻。較比牡丹花葉豔。添書新句寄朝雲。

感事為蔣玉珍女士作

蓮衫

不合青溪住。芳名豔小姑。香貽君子佩。昨以建蘭見惠春入美人圖。緩緩珍珠價。明明

4016

4015

意以誣。惜花吾輩在一笑爾屠沽。

得晤玉珍女士知其適有所警慰之以詩

雨蓀

為訪文君宅。才知蔣妹家。玉珍與文君同居向人愁酒態。背客惜春華。種待藍田璧。乘
思碧漢槎。封姨成跋扈。鄭重好開花。

重過方翠翎校書水榭題壁

子尊

是我曾游處。臨流照影殘。聽歌消酒易。吹簫遣愁難。窗拓紅紗舊。人憐翠袖寒。
憑誰堪證取。舟子在河干。

京邸得高桂子惠書卻寄

竹蓀

一絨芳訊託烏絲。渺渺微波恨遠離。巢燕定懷前度客。籠鸚還背去年詩。風中
柳絮狂和苦。時得韻香消息春裏。梅花瘦不支。記得剪燈商畧事。輒紅回首又經時。

避暑花笑軒雨贈寶珠胡校書

七夕生

知是璇宮夢綠華。鬢欹花朵鬢堆鴉。此生病渴憐司馬。親擊金盤五色瓜。
款款盟心亦夙因。金釵半醉座添春。狂言卿自相容慣。翻笑鸚哥解罵人。

卷四 秦淮畫舫錄

十六

香館叢書 十四 四集

洞仙歌

書素琴校書扇

頻迦

當年桃葉向渡頭。曾見問訊分明掌中燕。把舊時衣袂。與說相思。東風裏。可記
淚痕曾染。厭厭三爵後。素女琴心。忽發狂言有誰管。教寫折枝梅。翠羽啁啾。
定闌見玉人清怨。肯等到闌干月明時。便幾個黃昏也都情願。

高陽臺

重逢素琴校書

前人

斷夢牽雲。微波怨雨。重逢故國深秋。只隔經年。玉簫已訴離愁。梁塵漠漠飛難
盡。為雙棲果印猶留。下簾鈎。掌上迴身。鏡裏迴眸。思量處處堪悵。有闌紅
影事。桂楫前遊。當日絲楊。而今解拂人頭。江東才思隨年減。怕雲英見也先羞。
一齊休。銀甲彈箏。且合伊州。

采桑子

青溪曉渡訪素琴不值聞其落籍有日矣

子尊

713

一聲款乃臨前渡。楊柳疎疎。三兩啼鳥。門對春山展畫圖。鳩媒連日徵芳訊。斛與真珠。載入鵝湖。才信羅敷自有夫。

舟中贈愛齡

一美

十二紅窗隱碧紗。谿光曲曲水斜斜。采香多少問蜂蝶。管領章臺讓此花。章姬姓逝水年華又一更。銅鏡裏。裏話輕輕。情知柳絮漂零慣。不向東風訴不平。生輝花

其幼錄事於

秦淮雜詩贈董阿秀

持在

輕羅二尺稱身量。格調休誇衛女長。又是李家香扇墜。懷中婀娜袖中藏。

秦淮雜詩贈陸素月

持在

竹西渡口斜陽催。汝南灣頭游船迴。鴛鴦隊隊忽驚散。惱亂何人打鴨兒。

陸素月蘭花冊子題詞

荻園

偶描春影過瀟湘。露眼盈盈露脚長。莫訝一枝清到骨。前身生小杜蘭香。裝池生怕俗塵侵。三日金猊罷水沈。想得背人重擲筆。眼前幾個是同心。

卷四

秦淮畫訪錄

十七

香艷叢書

秦淮雜詩贈趙小如

持在

雙鬢曾看見客初。雲鬢爲問幾時梳。香名道有新來派。不許人前喚小如。

秦淮雜詩贈曹素琴

持在

豈有名葩植瀟湘。移根還豎護花牆。牡丹留得春光駐。休問風吹第幾番。

鳩媒曲

女伶阿雙與白門。旖旎有終身之訂。過於鴛母其志不申。雙將有適施。無計脫之。雙知不免。相約飲鳩而殞。貧乏殮具。蜀中蔡公子身爲經營。始得瘞於雨花山麓。同人哀其志節。各以詩弔。余悉其槩。爲賦是篇。

蘭邨

雙星搖搖光欲滴。鳩離夜笑。韓憑泣。人間難覓返生香。頰黎魂碎東風急。雙星皎皎照青谿。妾往谿東郎住西。谿頭翔燕無單影。樓上驚鸞愛並棲。髻齡學得琵琶熟。抱向人前彈續續。佳客爭頭白苧辭。新聲自變紅鹽曲。玲瓏更擊銅粒。琴以竹取聲成妙音。十三柱上花常集。廿四航過春乍深。門前繫備青驄馬。白

吟青袍客都雅。繡虎何人技絕。女龍無婿身甘寡。誰知擇偶廣場中。乍識肩吾意便通。情重那須論閱閱。姓佳應莫問西東。藍橋雙醉神仙窟。密誓星前刻。羅襪話久。類枯海肺膏。舞殘每送樓心月。輕香扶夢鎖繡幃。雌蝶雄蠶作對飛。莫怪妾愁容易織。郎家自有九張機。施本九張機。織愁無縫。五里霧。偏遮好夢。假父多貪慾界金。阿娘強覓秦臺鳳。深情已自玉同堅。爭忍銀蟾竟不圓。三生有願盟貞石。十萬還期貸聘錢。妾心卷似牀頭席。匡耐郎無點金術。九霄舞鳳下肺難。一夜飛龍愁骨出。綠章私祝社公祠。瀟血同書決絕詞。茫茫那定死歡會。艸艸怕成生別離。明知親意無時轉。更苦情絲繫難剪。絮可爲萍願脫枝。蠶拚自縛裁成繭。癡心眞托鳩爲媒。宛轉同斟抵鴿杯。郎自有心追運日。妾寧無意化陰諧。從容引滿何須勸。儻忽玉顏驚慘變。投鼎甘同義鳳烹。迴腸苦似哀猿斷。送郎歸去路迢迢。泉路非遙世路遙。門外騎來傳玉殞。堂前人已哭香銷。就中奇士有中郎。一面曾窺窈窕妝。未向花叢彈淺笑。卻從筵上門瑤觴。奇士名姬欣有偶。怕作情冤作酒友。不惜明珠贈一雙。常邀歡伯傾三斗。驚聞噩訊

卷四

秦淮畫訪錄

十八

香艷叢書

涕漣漣。親與招魂阿閣邊。通替棺輕呼僕買。斷腸碑好倩人鐫。離離三尺孤墳小。風迴搖動紅心草。同穴難酬昔日盟。孽緣悔向今生了。我來憑弔雨瀟瀟。一瑣親將濁酒澆。千秋欲識含辛意。塚上駢生連蒂椒。

滿庭芳

曉過含暉樓。簾暖餘薰鏡。迎朝旭。庭篠搖影。日上綺疏。園花弄姿扶病。理妝嬌喘微沈。愁黛慵展。話水天之舊事。訴花月之新聞。留臂證盟承。睫有淚。憐其宛轉。增我纏綿。嗟乎風前攬髮。余深騎省之愁。橋畔市漿。卿有雲英之困。雖巢新占。鷓鴣終難。百兩迎歸。而絮欲沾泥。正恐一朝墮。落奈何。愁喚蘭開。頻彈綴其瑣言。強作綺語。適案頭有蘅夢詞。因借其韻。

紫珊

澹日籠窗。頰霞烘檻。曉妝蟬鬢慵掠。藥爐烟裏。來與伴無慘。誰種兩三竿竹。未秋風聲已蕭蕭。因何瘦。新來肺疾。艾納尚頻燒。淒涼身世事。投懷輒語。紅濕冰綃。問他年金屋。何處藏嬌。莫認愛河清淺。怕無端。還有風潮。爭肯住。伴他飛

燕樓鎖十重高。

一痕沙

月上約秋日重來久盼不至恨然有懷
又是鯉魚風急盼斷波江闊棹難道驚濤橋不通潮
潮落潮生夜夜何處月
明颿挂孤負好涼天擁愁眠

更漏子

含暉樓酒間偶述

喚黃嬌。酬白墮。莫負紅窗燈火。銀漏轉。玉繩低。今宵是幾時。今宵事。前年似。
禁得幾番彈指。休只是話從前。尊前正可憐。

記得十二絕句爲月上作錄四

前人

記得初逢綠華。衣長翠地鬢雙叉。誰知百尺瓊枝秀。原是檀奴手種花。
記得曉紅淚似冰。六萌迎得薛靈芸。分明小試騰宵技。手把瓊刀割紫雲。
記得春山露一峰。剛迎玳瑁小窗中。畫眉才罷邀那看。比並螺痕若箇濃。

卷四

秦淮書訪錄

十九

香鮑書山

記得紅樓並倚時。酒闌燈灺獨歸遲。而今怕過青谿曲。舊夢分明感不支。

余既爲月上作月娥小影徵人題句先自成二律

星岳

顧影憐年小。相逢恰十三。性情偏喜澹。啼笑半緣愁。初日朝霞映。嬌花曉露含。
曲闌斜倚處。心事向誰探。

爲寫嬋娟影。天涯悔別離。春風卿自惜。秋雨我相思。歲歲簾前月。年年袖底詩。
寄情兼寄恨。珍重此心期。

同題

芷橋

活脫崔徽景。團圓桂魄光。前身自瑤闕。小字定寒簧。眉寫初三瘦。心期十五望。
游仙留夙夢。珍重屬裴航。

同題

耳庵

偶移纖影過闌干。香透西風釀薄寒。便擬將身化明月。清輝夜夜待郎看。
未識情多與恨多。再拋團扇爲那歌。梢頭豈惹春如海。莫倚東風喚奈何。

素香劉校書劇賞余五色蝴蝶詞嗣相值於畫舫堅索長短句爲贈余諾

之而未備也素香近已化去再過琴樓追賦此什曷禁黯然

捧花生

結賞到傾城。真堪慰此生。蜻蛉徵舊夢。蝴蝶播新名。悔作量珠約。難爲剪紙情。
只今桃葉水。嗚咽不成聲。

青玉盤

戊午秋晚薄遊秦淮偶與翹雲校書相值流連匝月式好同心瀕行時
校書嚙舌上血染素巾見贈余察其情之癡而感其意之摯也爰填青
玉案一闕於幅異日藍田種罷金屋貯成當以此詞爲息壤云爾

紫珊

生綃誰倩鮫人織。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表伊深
意。嚙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脂痕。不是鵝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
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

蝶戀花

卷四

秦淮書訪錄

二十一

香鮑書山

同題

小雲

半幅冰綃微點血。肯爲檀奴悄嚙蓮花舌。忍痛可知全不惜。教郎看取心頭熱。
妬煞汪倫消受得。吐自丹脣。點奪胭脂色。代繫羅襟私贈別。勝人珠淚千
滴。

柳梢青

同題

竹士

密意癡情。較綃香裏。銷盡柔魂。淚不能濃。脂還嫌澹。紅暈星星。
勻好待問恩深。水深。吐出蓮花。濺成鵝血。嬌可憐生。

十六字令

同題

錦初

癡血作桃花。淚作枝。分明意。一點一相思。

寶花聲

同題

海樹

翦取薄綃縫。血染鵝紅。分明。意在不。言中。要把。那。腰。常。繫。住。處處。相。逢。情。已
十分。濃。無。奈。忽。忽。爲。誰。忍。痛。飲。花。容。一。點。癡。心。渾。不。解。那。可。憐。儂。

沁園春

同題

湘眉

一握。生。香。愁。減。怨。裏。尋。夢。有。端。念。深。依。卻。月。胸。酥。分。潤。潛。移。廣。袖。臂。玉。知。寒。酒
座。偷。盟。燈。窗。暗。記。縮。个。同。心。結。與。看。三。生。事。嘆。眉。痕。未。展。淚。點。先。乾。猩。紅。紙
上。霜。執。說。不。出。心。頭。恨。幾。股。比。繡。絨。爛。嚼。似。應。更。碎。口。脂。雙。印。畧。欠。些。圓。杜。宇
嘯。癡。鷓。鴒。哥。溜。澀。添。了。瓠。犀。一。嚼。癢。飛。花。片。臉。多。情。潭。水。留。到。春。殘。

前調

同題

蘭邨

是。臙。脂。痕。是。睡。絨。線。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眉
乍。烟。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累。檀。郎。驚。認。一。口。紅。霞。華。清。汗
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縱。覺。差。想。櫻。唇。欲。啓。故。教。款。款。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館 畫舫 十 四 集

情。漫。心。如。絲。潔。廣。袖。何。須。鬥。石。華。生。緒。好。得。親。承。香。澤。儂。卻。輸。他。

金縷曲

紫。珊。以。翹。雲。贈。把。索。題。余。既。爲。填。沁。園。春。一。調。忽。憶。及。香。君。桃。花。扇。事
有。感。於。懷。因。就。已。意。再。作。此。解。諸。君。題。句。餘。音。邊。梁。此。閱。調。高。聲。促。未
免。有。變。徵。之。音。要。之。此。論。自。不。可。少。請。質。之。紫。珊。並。質。之。後。之。題。者

前人

昔。者。楊。龍。友。繪。香。君。桃。花。扇。子。紅。嬌。綠。皺。比。似。媧。皇。能。鍊。石。巧。把。情。天。補。就。體
佳。話。艷。傳。人。口。誰。料。銷。魂。者。般。事。讓。注。倫。今。日。重。消。受。猩。紅。染。玉。綃。透。展。觀
累。我。神。馳。久。替。追。憶。說。盟。說。誓。濃。歡。輕。咒。但。恐。香。痕。容。易。斲。悄。把。那。人。心。負。想
佳。遇。豈。宜。無。偶。何。不。調。青。兼。殺。粉。一。枝。枝。也。畫。花。魂。瘦。珍。重。覓。寫。生。手

菩薩蠻

紫。珊。以。翹。雲。校。書。贈。把。見。示。言。其。定。情。時。嚼。舌。血。漬。吧。上。藏。之。十。稔。矣
屬。余。仿。楊。龍。友。故。事。補。作。折。枝。桃。花。因。就。其。血。痕。一。二。點。約。略。成。之。并

采小詞以永佳話後之覽者勿以筆墨計工拙也戊辰仲冬

叔美

蠶絲吐盡腸啼血。生綃點點胭脂濕。無賴是相思。催人補折枝。門中人已遠
竹外春波暖。珍重看桃花。依稀還見他。

清平樂

同題

鄒樓

紅軟綠亞。人面何方也。白白生綃裁作吧。說與東風無價。最憐不盡相思。又
看燕子單棲。翹雲爲小。燕姊妹行。二十年前春色。萬千劫後情絲。

浣溪紗

同題

生小人間薄命花。鵝紅點點漬輕紗。一般補恨學笙媧。寄與柔情和淚裏。暮
來艷態趁風斜。莫隨流水去天涯。重訪王夢仙校書即事成詩題箋作贈

紫珊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一 香館 畫舫 十 四 集

記到青溪曲。枇杷小巷通。別來情款款。數去夢匆匆。眉歛燈前翠。腮凝醉後紅。
桃花應識我。一笑向春風。

楊枝曲爲楊校書作

伯也

一。串。鶯。聲。花。外。囀。江。南。三。月。東。風。軟。水。晶。簾。幕。碧。沈。沈。愁。心。偏。許。情。絲。結。情。絲
來。去。無。定。時。因。風。送。上。垂。楊。枝。情。根。畢。竟。何。人。種。飛。絮。年。來。只。自。知。依。依。搭。向
紅。樓。角。媚。眼。窺。青。繞。一。擗。後。身。切。莫。化。萍。衣。流。入。春。江。便。不。歸。

同題

小秋

絲絲軟碧拖烟冷。牽情解覆鴛鴦影。離人欲挽力難支。一雙青眼愁春醒。紅橋
月。落。幽。玉。簫。香。夢。迷。離。咽。暮。潮。不。向。靈。和。門。眉。黛。在。綰。東。風。舞。瘦。腰。

洞仙歌

上元夕同一美子山玉才蓮渠集眉山閣因贈蘇綠珠校書

子羣

春燈弄影。踐傳柑佳約。好在常虛鳳城鑰。曳沙棠款款。小渡銀灣。忍負了三五

填橋靈鷲。江湖頻載酒。十載揚州。舊夢零星已曾覺。今夕又何年。錦瑟筵開。莫浪笑樊川落拓。恰懶隨尋來。移香痕。用本定珍重。蕭郎刀圭仙藥。

秦淮雜詩贈張衡香

持在

十年聲價壓平康。細柳腰身著意量。早識人間塵夢短。當知何苦嫁劉郎。

秦淮紀事贈許韻蘭女士

七夕生

九子釵梁壓翠鬢。綠螺兩點小眉山。天然意趣天然韻。比似蘭言竹笑間。

秦淮雜詩贈許韻蘭

持在

豈有花飛再上枝。三年不見細腰支。一從贈別詩成後。只唱微之決絕詞。

留別沈玉琴校書

七夕生

一室春風笑語和。尊前腸斷懊儂歌。秋波轉處傳情遠。軟語聽來著想多。誓月有心空解珮。寶珠無計可牽蘿。片帆又逐江潮去。渺渺雲天奈若何。

重來爲玉琴作

前人

重來風景似深秋。樓外青谿谿自流。腸斷舊時人不見。空餘燕子蹴湘鉤。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一二十二 香 鮑 畫 舫 錄

往事依稀在目前。淒涼何處問嬋娟。可憐小別才三月。忍看瑤階草似烟。

小亭一逕碧苔封。人面空餘落照紅。賸有桃花無恙在。斜依門巷笑春風。

青溪雜憶詩東捧花生同賦

竹 恬

琢玉爲鍼不染瑕。芳齡便解愛春華。倩誰盡逐閒蟻蝶。護惜初開兩朵花。

玉影玲瓏稱小名。楊家有女長初成。花前一曲淋鈴雨。雜鳳清於老鳳聲。

推手爲琵琶。卻手琵琶。寶光豔豔簇餘霞。不隨紅紫裁金谷。別是瓊宮一種花。

琴名綠綺倩誰彈。繼起王家有又蘭。天與寫生雙管秀。騷人莫作美人看。

江左烏衣姊妹行。慣將風雅壓歌場。就中七七休相妬。穩裏蓮花夢亦香。

生小風流陌上花。翻教美玉倚蒹葭。不知今夕誠何夕。夢到紅橋第幾家。

飄茵落溷事爭差。狼籍高枝一朵花。今日回頭聲價減。可憐彩鳳已隨鴉。

彩雲吹散恨茫茫。留與詞人話斷腸。欲續宣和舊香譜。素香不是返生香。

瘦綠司馬招集倉山席上賦贈張蓉裳校書

絃 笙

花樣丰神玉樣清。愁愁眞副寶兒名。校書小嬌波斜趁金釵溜。纖指輕籠玉柱橫。香夢慵醒憐舞蝶。好春才駐怨啼鶯。掩鏡別有秋雲贈。珍重千絲萬縷情。

桃花畫扇蓉裳索題

七夕生

曾向瑤池迥露華。倩誰妙筆染輕紗。施朱傅粉東風裏。薄命天生一種花。

清平樂

題張繡琴校書伴梅小影

七夕生

輕衫窄袖。秋向雙眉返。悄立階前衣略皺。人與梅花同瘦。何須淺笑深顰。年不負春春。到是今生薄命。可知明月前身。

秦淮雜詩贈張繡琴

持在

舞袖翩翩調遏雲。勝他蒼鶴與參軍。山塘烟雨紅橋月。占斷春光又幾分。

趙艾齡校書酒次偶贈

鄴 樓

門巷深深一逕紆。繡幃紅挂玉珊瑚。誰將香酒憐中散。聞說秦樓傍小姑。綠染鴨頭潮有信。香熏雞舌雪爲膚。相逢合倩龍眠手。爲作輕烟澹粉圖。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一二十四 香 鮑 畫 舫 錄

鵲橋仙

醉後倚此爲艾齡題

石 芙

燕驚春在。鶯憐春在。絕憶那時姿。態。琴心彈到七條絃。恰不分年華還快。幾番愁耐。幾番歡耐。了卻相思舊債。花花草草恁依人。至竟又何如艾艾。

青溪水樹即席有紀贈艾齡

蘭 邨

欲奪盈盈掌上珠。林宗酒態已模糊。不知尋著三年艾。療得相思病也無。

秦淮雜詩贈王小苻

持在

淨持老去惜年華。又把風情付左家。簾外待他春睡足。憐人一樹海棠花。

秦淮雜詩贈張杏林

前 人

蕪城楊柳綠絲絲。舞盡東風力倦時。猶有春心無處著。隔花低唱十香詞。

贈疎香

蘭 邨

一飯胡麻有夙因。鶯鶯燕燕總非眞。眼前誰是林和靖。浪說梅花要嫁人。

蘭邨易女郎三福名爲疎香屬叔美畫扇請君題詞其上

顏 伽

影暗香疎句足傳。新詞傾倒石湖仙。三生名字脩來福。說著梅花便可憐。

洞仙歌

賦贈疎香女子同頻伽作

蘭 邨

娟娟此多。正春情初返。骨比香桃十分瘦。慣偷窺戲蝶。凝捉飛花。嬌愁甚。畧解閒愁時候。幾回羞暈頰。多事蘭姨。畫得鴛鴦倩。伊繡問取比肩人。除卻王昌。恐不合此生消受。只一笑當筵眼波流。怪屏外春山總輸明秀。

前調

題叔美為疎香女子畫梅用蘭邨韻

頻 伽

東風著力。恰雪痕微返。略解春情便應瘦。似那回曾見。隔个窗紗。修竹裏翠袖暮寒時候。江南二三月。豔紫妖紅。兒女十枝五枝繡。誰得比孤清。一斛珠量。除聘取海棠消受。擬待到昏黃月微明。倩玉簫橫吹看珠簾秀。

高陽臺

頻伽將返魏塘時疎香女子亦以次日歸吳下置酒話別離懷惘惘頻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五

香 苑 叢 書

伽即席成詞因次其韻

蘭 邨

月轉魚尾。露涼鴛鴦。西風新到江城。別恁忽忽。管粒忽變秋聲。暫時團得紅窗影。夢如煙。不近桃笙。看離情。較雪爭寒。比絮嫌輕。可憐還有將歸燕。怪無端津鼓。苦促君行。爭不同舟。伴他倩影亭亭。雲搖雨散垂垂別。只幾番老了啼鶯。算歸程。風要先聽。雨要先聽。

前調

隨園席上贈別疎香

頻 伽

暗水通潮。凝嵐閣雨。微陰不散重城。留得枯荷。奈他先作離聲。清歌欲遏行雲住。露春纖。並坐調笙。莫多情。第一難忘。席上輕輕。天涯我是漂零慣。任飛花無定。相送人行。見說蘭舟。明朝也泊長亭。門前記取垂楊樹。只藏他三兩秋鶯。一程程。愁水愁風。不要人聽。

咏秋海棠花為顧雙鳳女士作

秋海棠又名斷腸花山谷咏水仙詩亦是

稱水仙者也

梅 隱

花譜簽名我最公。斷腸種子本相同。披圖莫訝春痕澹。又見秋階滴淚紅。

前題

仲 堅

倚闌休笑六朝春。如此秋光亦可人。喚起西風相識否。不須腸斷問前因。秋崖卒於旅邸。余三校書經理備至。賦此哀之。兼贈校書子。尊。凄絕秦淮咽暮潮。旅魂何處向風招。稻梁夢遠心先瘁。花柳情多鬢易凋。隻履定從親舍返。瓣香合傍女閭燒。不圖今燕湘蘭外。別有奇聞續板橋。

題馬湘蘭小像贈又蘭女士

白 也

雜記何人續板橋。後身還許現冰綃。更無伯毅能相賞。影向瀟湘夢裏拋。忽忽絮果與蘭因。百五年來又美人。一縷媚香生竟體。任他風露莫傷春。我有秋懷託畫工。初之為佩素心同。不知重向東園望。可記橋南月似弓。

琶詞贈李潤香校書作

花 隱

當時我醉凝霞家。凝霞姓杜。吳中第一工琵琶。秋娘隱恨自終古。小劫空殘智慧花。今年偶過青溪路。繁絃俗手紛無數。一聲如遇鄭中丞。雙耳流來向心住。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六

香 苑 叢 書

香君合領十分春。傳得龜年指上聲。一樣東風春誤嫁。珊珊宛是意中人。段師妙手西樓女。雅步纖腰眉欲語。半面猶遮鳳尾槽。石橋年少魂先與。氣味清華冠衆芳。素心素面芙蓉裳。花含曉露嬌容潤。人醉東風細語香。自愛天然謝甜俗。軟紅若箇人如玉。怕惹春愁獨倚樓。為余訴出琵琶曲。玉指冰絲滑欲流。新鶯弄拍轉歌喉。一彈再撥意難盡。暗惜飛花不可留。瑟瑟驪珠逗秋雨。依稀似續開元譜。商聲泛入四絃絃。曼曼餘音情一縷。情誰寫得美人心。退筆頹唐不敢吟。冷豔煖香天不管。白頭不覺惜花深。幽閒的是良家子。白傅傷心有如此。淪落天涯定有因。幾回夢到朱門裏。朱門大婦矜紅妝。燕支染作花中王。俊逸可知人絕代。祇將黛筆占平康。香君香君吾語汝。絕藝通都何足數。奇花不遇有心人。真色從來賤如土。珍重青泥一品蓮。西風不是養花天。羅敷自有夫年少。五馬踟躕枉作緣。

琵琶詞和花隱贈潤香

鄭 樓

昔聞朝霞彈琵琶。春波一曲風吹花。樓空人去音在耳。愁心直落天之涯。聞來

打槳逐桃葉。誰復能為善才。潤香女兒年十七。色藝秀出龜年家。花中隱者
窈花癖。日昨握手心咨嗟。道言琵琶兒入抱。一輪明月當胸皎。照見兒心似月
圓。四粒無數愁絲繞。冰筋墮瓦鏗有聲。栗留三五花間鳴。簾波盈盈暗潮上。游
魚撥刺飛鳥驚。驚心華年逝如水。胸前一抹聲再起。欲語不語惟絃知。九曲腸
憑淚珠洗。嗟余清冷如冰粒。不聽琵琶近十年。狀頭無定誰拂拭。青衫落魄魂還
自憐。何時門敞水邊榭。紅亭一角垂楊挂。未聽琵琶且聽詞。彈作新聲兩無價。
秦淮雜詩贈王小秋 持在

青谿南畔鬱金堂。指點兒家舊姓王。白髮幾人談往事。倚闌重爲唱秋娘。
秦淮雜詩贈趙桐花 持在

玉容瘦損減丰標。可惜春光病裏消。捲起翠簾人不見。一羣么鳳隔花招。
青谿小住偶值桐花校書喜成 笠生

板橋西畔水平隄。十二珠簾一色齊。夕照半樓人打槳。綠楊影裏鬢雲低。
么鳳芳名重比珠。秣陵金粉盡教輸。只愁唐突雙飛翼。口不含香不敢呼。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七

香館叢書

遮莫當年說玉京。兒家風趣太憨生。可憐九曲青溪水。那及橫波一寸清。

春燕詞贈王小燕校書

抑山

巷口尋芳幾度經。泥香時節又清明。海棠院落圓新夢。楊柳池塘續舊盟。解訴
閒愁羞草草。頻呼小字配鸞鴦。二分月照歸來路。認得王家此畫楹。

含睇斜闌玉鏡。受風情態自翩翩。簾櫳影裏雙棲穩。鈴索聲中一串圓。淺露
紅襟藏繡幕。偷銜錦字寄雲箋。分明側警低鸞見。顛向釵頭碧玉鈿。

野草閒花總後塵。雕梁深護幾重春。似曾相識偏憐我。莫倚能言便罵人。窈主
無分真款洽。腰肢雖小恰停勻。迴風一舞消魂否。妬煞當年掌上身。

于飛故影差池。雨膩雲酣感莫支。曾爲投懷憐翠尾。可能繫足有紅絲。會他
嬌鳥依人意。盼我春風及第時。何日曲江同宴罷。杏花深處話相思。

憶燕詞 并序

蠶製春燕詞四首。繪聲繪體殊慚。物之工宜。雅宜風聊寄。緣情之感。遷流易逝。離合無端。忽小別以經時間。其旋於何日。雜花生樹。曾時鳥

之變聲涼。飄動林驚落葉之滿屋。將子無怒忘我。實多云。閉不歸。曷其
有所望。風懷想將母陌上花開。搔首踟躕。知否巢邊香冷。不能無憶。載
歌此詞 前人

鬱金堂北夢游仙。一別匆匆月五圓。遠送曾來嗟涕泣。孤吟誰與共纏綿。泥縈
畫壁開筆柱。香炮金爐冷篆烟。耐得連宵風露薄。湘簾低卷靜無眠。

故國烏衣久戀渠。天涯紅雨最牽余。夕陽小立空延佇。畫檻先期爲掃除。往日
呢喃還記否。些時肥瘦定何如。生愁水宿風餐後。不似春宵乍見初。

芙蓉采采隔江皋。秋以爲期冷舊巢。社日關心過五戌。潮痕屈指減三篙。遷延
莫漫防姑惡。迢遞還應念伯勞。我有新詩憑寄與。風前吟就首頻搔。

滌塵卮酒綠新醅。先向文窗醉幾回。凝睇愁逢烟樹合。癡心夢見海棠開。十三
樓畔雲深淺。廿四橋邊水溯洄。芳草王孫都已老。相期風便早歸來。

春燕和抑山韻因贈小燕校書

子尊

春風次第檢禽經。之子歸來著眼明。呢爾畫堂傾軟語。青誰彩綫締新盟。雙栖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二十八

香館叢書

定傲深深蝶。百轉剛隨恰恰鶯。孤負昭陽頻問訊。此生飄泊託檣樑。

輕盈私與門釵。匿玳瑁深翠羽。隔歲再逢腰更瘦。那番初見領微圓。剪裁
是處張雲錦。圖繪終看上露牋。當面新妝問宜稱。肯辭十萬購珠鈿。

香泥尋偏軟紅塵。愛惜衣裳愛惜春。秋思莫驚簾內客。芳心只傍慕間人。影憐
楊柳當風弱。色並蘭苕被雨勻。千二百輕鸞好在。端相穩稱綺羅身。

雪嶺回頭謝墨池。于飛生恐力難支。可隨烏鵲填銀浦。願作鴛鴦買繡絲。夜月
偶聞長嘆處。夕陽貪話冶遊時。涎涎只妬張公子。花底芹邊了夢思。

乳燕飛

本意贈王小燕校書

鄰樓

那處曾相識。倏飛來烏衣巷口。同心比翼。堂宇鬱金梁。玳瑁莫是盧家舊宅。任
雙剪春愁如織。簾卷波痕斜照淺。落花風吹。舞紅襟。爪香影蕩。悄無力。聰明

肯讓鸚鵡舌。訴相思呢喃語。巧逼人咄咄。甚欲投懷。渾似玉瘦。憶漢宮顏色。怕
公子尋消問息。袖裏瑤牋。展情思一繫千憐惜。涎涎曲幾香拍。

日夕買舟至。剪波樓爲主人作。餞臨觴索詩賦。此爲別。伯也。

石橋巷口喚輕航。潑刺聲中亂夕陽。兩岸近連新漲水。十年前似此番狂。干卿底事萍衣合。與爾全愁柳絮忙。莫戀竹西歌吹好。江南轉覺是家鄉。

別意爲小燕賦

玉才

別酒愁盡歡。歡盡愁愈長。後夜江上水。今夕燈前光。舉燈照江水。兩地空茫茫。

懷燕東王校書蕪城

梅癡

雁已南來燕不歸。黃花開瘦蟹螯肥。心憑賤尾銜愁寫。夢透檣頭破浪飛。待卷簾波秋瑟瑟。重斟社酒影依依。分襟可記紅襟在。曾拭啼痕怕染衣。

寄小燕校書

蔚園

燕語風吹一斷腸。落花黯黯碧雲荒。他生何若今生好。癡倚橋邊盼夕陽。即事調陸蘭舟校書時同綠菴魚谷在講舫也。

不多楊柳弄新秋。畧似潯陽送客遊。莫倚琵琶彈錯雜。隔船人有白江州。

遂園

憶醉紅樓酒一卮。雲間聲價兩瑤枝。姬妹素月亦著時名分明密意誰撫出。濃笑書空作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一十九

香館叢書

字時。

城東美人歌爲陸蘭舟校書作

花隱

城東美人邯鄲步。十六嫁作商人婦。遇人不淑慨此離。忍尋桃葉來時路。楊柳青青嫩上樓。芙蓉花發水悠悠。人憐妾是孤飛鶴。妾道身如不繫舟。生小情多向誰寄。從今怕檢相思字。影事從教玉女窺。豔名肯受金夫累。凌波微步不生塵。月白風清又幾春。舟上木蘭歌入破。可知原是此花身。

自製白團扇各系小詩分贈諸姬

藥譜

吳姬十五鞦韆雙。熨貼修眉學遠山。顧我似曾相識否。輕輕扶醉扣銅環。送香一角紅樓壓水開。黃金新築避風臺。冷香不附閒桃李。孤負隔簾蝴蝶來。袖珠油紅窗扉宿雲霞。中有花根姊妹家。一晌聽春樓上坐。了無心緒問羣花。雨香

香

烟花催送木蘭舟。別夢代成燕子樓。明月本來千里共。玉人何事戀揚州。小燕

上邪

宜主芳名至竟猜。碧梧雙影爲誰開。秋娘冷落江湖上。三月春深鳳來來。桐華

簾影重重月影清。女貞花好伴雲英。琵琶門巷春如許。偷聽冰絃斷續聲。蘭貞

永巷春風憶彼姝。儉妝時世近何如。停筆若遺周郎顧。一曲清歌一斛珠。蘭齡

硯榻低環水一方。筆花分與夢中香。春波老去風情減。重見秦淮馬四娘。又聞

彩鳳隨雅分自安。那禁中道唱孤鶯。青天碧海常如此。枕上紅冰拭未乾。蘭香

金粟憑誰記小名。桂枝香裏月三更。秋來莫逐閒花草。穩傍蘭雲過一生。桂枝

墨池蕉萃李家娘。不敢人前說斷腸。爭似瓊漿勞阿姥。十分春色醉餘杭。蘭香

韻琴趙婀娜。蕊香與妍。素月陸莘生。胡致共。桂府試傳花及第。香聯蕊榜注

嬋娟。

秀絕如如趙葆玉。玉香相愁笑愛齡。郭癡鳳珍。手語通雙鳳。願扇錦囊桃

紀一時。

三年別緒記分明。打槳重過覺有情。著眼看花花一致。水晶簾畔得蓉卿。曹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三十

香館叢書

宛卿去後幾經年。十歲孤雛寄水邊。暮雨瀟瀟傳一曲。吳娘張相伴更相憐。

迷香洞客注同心。風雨寒香呢繡琴。張可恨不將金屋貯。風塵何處覓知音。

骨秀神寒自出塵。莫隨流俗鬥時新。月娟徐清絕。肩若玉。陸品曲飛觴。借兩人。

青春白日去堂堂。往事紛紛暗付量。潭水桃花消息杳。一枝猶見寶林芳。汪

藕香門巷又蘭馬。身更有通州小字新。王尙過花田。譚韻事。就中畢竟數湘

筠玉。

誰家金翠著河湄。秀出芳蘭異共玉。枝。卻惜錢神虛障錦。不曾斟酌避封姨。

選豔希逢十二釵。暫分九品集蓮臺。當時韻致傳詞客。共看翻鴻照影來。

過雙素堂訊瓊僊女士病

織梧

懶聞花氣厭聞歌。錦樣春光一擲過。長嘆未容瞞燕子。微吟慘與教鷓鴣。夢爲

惜別翻疑少。語到銷魂不要多。腸斷紺華雙袖滿。爲卿嗚咽幾摩挲。

潤芝錄事倚醉工愁。觸歡成恨。憐芳情之宛轉。惜後約之沈遲。制淚莫禁

漫拈此律

雨亭

以誌崔護再來之感

古春

琉璃易散彩雲歸。僊館塵縈白版扉。凄絕金堂癡燕子。恨人還作一雙飛。青鸞肯信便音乖。望斷盈盈一水涯。尋遍花鈿何處哭。空餘殘夢落清淮。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三十三

香艸遺書 十 四 集

秦淮畫舫錄跋題

捧花生別三年矣。頃附郵筒。緘其近輯秦淮畫舫錄二冊視余。余維秦淮佳麗。甲於虎贖。螢苑金牛。湖賭勝。歷朝以來。屢見名人詩詠。聞者莫不神移。降自勝國末年。尤為極盛。富四方兵戈紛擾。告警之書。日不暇給。而河上笙歌。尚復喧闐。竟夜。甚至社屋已遷。官車晚出。致身殉難者。了不乏人。二三鼎軸之臣。轉事委蛇。觀望。卒之偕白馬來朝。彼北里小女子。如方李河東。反次第以奇節表著於戲。祖宗養士三百年。祇圖宴樂。無與顧危。徒令後之人。眺攬其間。謂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朝右之男子。而鍾於女閭之婦人。亦可慨也夫。我朝締造日久。海甸昇平。四方人士。來吾郡者。爭思尋古蹟。證前聞。命權欽。道遙靡間。而粉白黛綠之聲。因亦出其色藝。以佐文人學士之譚。噫。其盛已。捧花生江湖十載。匿迹樊川。偶為載酒之遊。必事奚囊之紀。積日累月。彙成是編。雖其著作詩文。早騰駿譽。茲特遊戲筆墨。不足為生引重。而窺其纂述之意旨。亦謂此中未嘗無人也。所錄諸姬。往來遷播。不一其時。余向識者。亦僅十之二三。或有題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三十四

香艸遺書 十 四 集

贈之作。稿已攜置行篋。未荷甄取。行將檢校一過。繕寄江南。恭俟訂正而續刊之。碧雲在望。紅豆相思。僕指舊游。眷戀曷已。

嘉慶二十二年歲舍尾。笑太一在赤霄。若霜月之皇極。日上元馬功。儀拜題於武康官寺西偏。

秦淮畫舫錄跋

畫舫肇於廬陵。湖船沿於樊榭。一則因齋作記。一則在水徵名。煙素橫飛。工矣未也。生面獨開。奇文共賞。居今況昔。斷手其誰。捧花生琢。釘慧早。寢壁名遲。枕非之餘。殫心述造。固已擲金聲而騰紙買矣。間綜平安之遊。足誌建康之缺。屬以秦淮者。五都游聚。六代花迷。儷勝景於相藍。寄閒情於大白。扣舷思去。擁櫂歌來。恤恤乎思深哉。蓮花柳絮。出泥黏泥。桃葉竹枝。團雪散雪。呵聽法秀。音嬌頻伽。要其指歸。亦麗則之緒也。惜者或塵雜求之。謂舊院之陳人。樊川之彭國。僕夫嘉慶丁丑上元日。藥譜居士長海謹跋。

卷四

秦淮畫舫錄

三十五

香齋叢書
十
四
集

香齋叢書十四集卷四終

筋骨

錄門

畫

光緒戊申秋仲
長沙葉氏校刊

夫揚逸采於彤奩則舞繡歌雲春生著手緬瑰聞於紫曲
則酒龍詩虎聽到低頭矧以眉嫵西家苧蘿村好燕支南
部花草宮畱晴漪奩淨影盡生憐海湧螺青山還含笑地
鍾佳麗可稽風土外編紀廣治游爲補水天閒話則有谿
名芍藥波蕩狂香兜號蓮花鏡支中婦小樓如畫楊柳能
藏雙槳若飛鴛鴦欲學吹花嚼蕊人識柳枝之門騎魚撒
波家肄桃根之楫首不畫鷁茵俱設熊簾額則懸珠招風
疏櫺則碾水受月靡不移春有檻泊揀花深遏雲能歌歸
遲雨暮每當節臨兒女天開綺羅水嬉繡野妖侶緡川倚
旄旗以耀質竦鳧燕之輕軀手玉混塵眉煙連山望之若
仙恍臨澧浦坐來雖近疑逢洛濱又況香迴一洲席芳十

沈攸

步玉織遞雲英之漿柁樓出胡麻之飯尊浮綠蠅瑤翠再
酬肺擘青麟雕槃屢薦匿窻之眉語乍度射覆之心字頻
盟脆板敲紅嚙枝鶯近深梧褪綠映燭蛾鸞靡曼若此宕
往奚持別有香能迷洞薰不閉門花下一關拙簪可斂柳
邊深巷繫馬曾經纜攀珠箔蘭笑相迎猶隔畫簾釵聲遙
辨生成歷淺只解拈花競學粧慵有時擁髻舞掌之腰尺
五生蓮之步雙弓或指銀筍比歲或倚錦瑟量身靡勿屏
問拈豆紅映脣珠塔下樹萱綠舒眉萼笙篴常繫携蒲不
收晨粧甫竟卯酒旋中鴨心駐煥鳩斑裊雲畫靜瓊圍茶
呼鷓鴣宵闌曲院局亂獨兒斯實調笑無虐要是清遊所
期至若薦荆臺之枕席瓊闥同嬉抱秦女之衾褊玉樓深

貯真箇消魂一宵輪意投香有所照春開屏盈盈迴抱斜
身倚幃且且申盟引臂替枕和藏媚蝶夢定行雲枕剗神
雞起仍踏日樂未央哉蕩無度矣于是庭栽梔子咒出同
心籠畜迦陵教呼並命出則蜂蝶俱隨入則鰈鷁相矢壁
車聯載細馬約馱纏錦博歡銀河思卷布金買笑銅山欲
移迨夫珠甘論斛悔起遲來香可名街激成豪舉始怨鳩
媒寡信將疑劍誓無靈猶且飄煙抱月爭歌楊白花來曳
雪牽雲不放陸郎驩逝遂使映門柳彈學迴碧玉之腰拂
面花飛替寄紅綃之淚斯固入天魔媼舍不難戒隕阿難
值色界情天要使魂銷地媼者也友人西溪文憐隱霧翼
息搏雲惜芳序之易闌眷懽悰之多逝煙花三月重感羈

沈攸

棲絲竹中年政須陶寫爰以粲花之筆抒其繪水之思倡
條冶葉區別云嚴小白長紅評泊惟允緯以苦心雨飛天
女挹其奇氣虹吐美人加以卻月皺煙眉堪撰史搓酥滴
粉口欲生香温尉錦鞋陳思羅鞞麗句間登吉光時見張
氏粧樓之記陸家小名之錄並傳可信媿美無難用以振
挽孤緒洵足滌蕩沈疴矣僕則絮已沾泥花從著袂眉參
深淺淚漬衫青蓬感飄搖酒驚鬢綠閒情偶作性用持孤
憤幽憂綺語未除旨豈慕陰淫案衍庶幾愁墨之降是鄉
足老敢謂傾城之悅此中有人以側豔之時儉致糠粃之
見播詞稽淮海我慙井水能歌詩賭黃河君定旗亭遍唱
若問一池春水底事干卿試參四壁秋波會當悟爾乙丑

橘春鏡卿沈廷炤序

沈敘

三

花月新聞水天問話煙花南部之錄胭脂北里之記莫不副在縹緗傳諸茗玉揆其用意略有二端東城父老曾見開寶之繁華南內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世易時移哀來樂往十二樓臺故釘已失二八迭代昔夢宛然勾闌打野亦入武林之遺事瑤光奪堦並載洛陽之伽藍意等夢華流分野史此其一也其或才人失職蕩子中年有離騷佚女之幽情作醇酒婦人之生活寄壺可笑憔悴自傷牧之豪宕感杜秋而命篇少陵老大為公孫而隕涕張泌無聊粧樓輯記龜蒙有託侍兒錄名一宵璧月遂有篇章十里珠簾任傳薄倖又其一也非此寄託不關勸懲煙墨雖驅風雅弗向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者時際昌明地當饒樂

郭敘

四

肥魚大酒之場紙醉金迷之窟游閑公子無忌知名窈窕佳人莫愁新字譜集羣芳香稱一國為之暝寫恐異前聞然而風花易散茵溷堪憐蓮出青泥心含淨果桃開露井命短東風倚風含雪沈下賢之所低徊抱月飄煙李玉溪因而惆悵當夫絃么管脆玉泣珠啼冠上釵飛掌中鞋拓鐙紅酒綠鈎弋拳開枕暱幃低淳于孺解謂當樂死誓比長生及乎西曲車回汝南雞唱滿堂人散百年歌殘烏啼昨夜之樓鶯囀誰家之樹青春已去黃衫不來變有權聞詞傳儂懊維兒女之癡情亦人所動色假茲鴛牒聊記花牌曼睩騰光波瀾在目傳紅對鏡曲折為眉亦憐才之盛心言情之極致也僕本恨人臣原好色姪坊魔席亦或

我聞影事前塵久微佛說屬引端之荒言作懺餘之綺語
若夫溫歧少日詩多側豔成式當年詞名播播老矣自慙
君無取爾已嘉慶丙寅人日頻伽居士郭麐敘

郭敘

五

敘

此梅鼎祚青泥蓮花記余懷板橋雜記之續也然而煙花
之錄拾自隋遺教坊之記助於唐作一則見收於史一則
并附于經似乎結想螭蛾馳音桑濮偶然陶寫何礙風雅
若夫僕者綺語之債已懺于心縮屋之貞可信于友豈有
烏蟾告邁齒髮兼彫重參天女之禪來對玉臺之簿者乎
乃觀是編竊又不能無感焉夫論黃土搏人之說則貴賤
何常作飛花墜地之觀則茵溷立判既已沈淪苦相轉輾
情塵脫泥絮其何因拔火蓮而莫得紅粉之夢終付飄流
青樓之名多逢薄倖鳩媒徒告于佚女鴛牒難諧于使者
甚至鄱陽暴謔郭重食言柳被風欺蕉因雨卷吁其悴矣

吳敘

六

傷如之何吳中者佳麗之鄉游冶所習管語絲哇之奏眼
花耳熱之娛每當橋畔行春溪頭消夏一舟泛夕單檻凭
涼幾幾乎誑漁子以迷花蕩姬娥而入月焉然而富商豪
估罕文字之談賦鼎腥砧澗薌澤之美自非詞人刮目名
士傾衿但唱懊儂誰歌歡子憐才之意當不其然夫委眞
性於空花鑠元神於虛牝誠攝生所憂也辱才人以廝養
蒙西子以不潔又造物之憾也爰乃抽徐陵之筆書薛濤
之箋察眉黛之可憐約釵光而使聚莫不嫉光眇視冶服
成溫雖豔溢煙毫而義歸罄鑑綺懷有託雅什同登本之
美人香草之思極乎煙波畫船之趣匪惟承平之盛抑亦
樂府之遺也或謂佛貴淨因禪懲欲染蹈茲口業於意云

何不知帝釋宮中亦陳妓樂華鬢天上特開女市吾請洞
觀究竟廣說人天合游戲之文章作幻泡之譬喻當此風
花易過水月重來亭坐可中鐘催夜半所謂楞嚴十種梵
志一壺者卽色卽空我聞如是而已嘉慶丙寅夏五月香
醉山南禪客吳錫麒撰

西溪山人學殖瑰富文采葩耀握靈珠懷抵鵲者有年矣
老稱知希鄒歎暗投驥驟未驟鵬雲猶戢旅食吳會爲畫
舫之游攬斯荃蘅錄其梗槩鴻驚鳧沒傳於毫素目窈心
與驗於下筆亦情之所鍾也夫其玉簫兩頭旂亭十里羅
袖藻野脂香漲川白日傾夕繼以朗月笙歌發徽二八迭
奏山人悲蕙草之飄歇憐佳人之遲暮雌黃託諸短翰榮
辱定其一言敘麗色則羣芳春敷羅妙伎則繁俎綺錯江
文通倡婦之作寄其才思白司馬商女之吟寫其胸臆至
乃憫奢麗之敝化抑流宕之邪心傷淫蠹之易入戒蔓露
之爲會微文輕詆未嘗不三致意焉此足以觀山人之用
心矣余以無文省茲英瑋忝爲序引糠粃在前云爾嘉慶

十有一年正月吳趨汪廷楷撰

藻野縉川之俗單舟疊舸之鄉扇薄衫長珠搖劍動水明樓直照影皆雙日裏風中吹香盈露俠嘉夜含稜扶迥羞而送態蕩魄而悅魂益廣微吳地之記士衡昌門之謳芳澤弗陳靦縷未及矣於是西溪山人選練妍華甄綜眾癖北里之志妝樓之記孫棨張泌撰述重新莊士非之達者躡焉夫采唐秉簡並錄輶軒鳴瑟跼亦登地志觀政者於以別貞淫采風者於焉寄懲勸況乎感薜英之易謝道人因而悟禪軫風絮之漂流橋士緣茲慨世或指爲導欲訶以蕩情過矣僕王琨避而略異拘方散愁入室頗能繕性茲不辭而爲之引者亦以君非女閩之曹邱蒙何妨爲麗情之元晏乎甘亭居士彭兆菴題

彭敘

九

吳門畫舫錄

西溪山人編

吳門爲東南一大都會俗尙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燭留髡金觴勸客遂得經過趙李省識春風或賞其色藝或記彼新聞或傷翠黛之漂淪或作浪游之冰鑑得小傳一卷

杜凝馥字宛蘭行三居下塘柔情綽態一時有牡丹之目性愛蘭碧箔銀床香盈一室旣對美人復挹騷客過者往往流連忘返七夕生寫同心蘭冊以寄意鏡青酒綠固無宛蘭不懼卽姬亦一日三秋時招致生然生嘗謂余云芙

舫錄

蓉帳裏幾度春宵實未曾箇銷魂是說也余固疑之但其厭棄繁華自傷漂泊研花樓上默坐垂簾或刺繡臨牕客來謝去殆所期良遠不作雨後荷珠耶工詞曲善琵琶正如羽衣一曲祇宜天上難得人間歲甲子秋風報罷罷甍筵開願一聆雅奏強而後可宮移封換慨當以慷兒女英雄一齊頰首昔江州司馬淚溼青衫遂使商婦一篇盛傳千古而聲音之妙淪落之感古人未嘗不同蔣君春瑤摹家藏憶孃舊本爲後簪花圖憶娘以翰墨因緣流傳已久今圖與畫冊具在復得如前輩諸公表而出之吾知卷中人其將嗣繡谷春風而並承而江南絕藝亦且與潯陽爭勝矣妹新官弱不勝衣能演劇擅生旦有尹子春之風

崔秀英一名漱英行二居山塘彩雲街豐肌弱骨雅度翩翩淨洗鉛華見者不疑其平康人也慕寂靜寡酬應嘗買舟遊西子湖登鷺嶺步蘇堤撫西冷松柏弔小青墓飄飄有出塵之想當道某公招置湖樓誠非所樂經月而反家有綠雲樓銀蒜星垂鴨爐香暖銅龍滴漏鸚鵡呼茶間與二三知己酌醴醪淨紅螺金釵半醉滿座春添喜撥絃一歌小調珠喉一串不數燕趙佳人蓋是曲以北地勝姬來自維揚得擅其妙初姬爲補非老人所賞貌圖以寄致書云侍兒秀英奉書補非先生閣下竊兒臨風弱質照水疏枝雖飄斷梗於塵城實抱寒馨於虎阜頻年簫吹夜月敢妄希鸞鶴之音鎮日鏡掩秋蟾從不惹塵氛之色居恆落

舫錄

二

落性本閒閒酷慕清流深憎薄俗自憐小草輒愴懷於萎露凌霜幸遇明公獲快意於攀雲親日先生睥睨人海嘯傲塵寰亦有剪紅刻翠之詞終乏儷白妃青之選卅年曾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敢不傾誠葵霍矢報涓埃故自奉杖履兼旬以來實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慙鄭婢知詩深悵六鷁遊飛弗克雙鳧遙逐爲此特圖陋質專遣寶呈但願常侍鈞顏無遭棄擲公自心同金石兒實望切萬蘿指月窟以盟惊人對青天碧海企雲居而結想魂依翠巘丹梯伏冀先生善養天和早圖良覲含毫隕涕意不盡言老人復書略云老人當歌對酒垂三十年贈玖投瓊幾百餘輩忽忽虛

過六九悠悠閱盡風塵亦有閒情從無滯跡迴憶綠雲樓上夕月人雙青鏡臺前朝暎影並一憑欄而羣芳失色甫按拍而萬籟銷聲此景此情如夢如幻朔風多厲珍攝爲佳書飲宵勞均需節制晨饘晚粥務及時宜素筵長存如親玉腕紅綃永繫莫負霜鬢補非老人僑寓白公堤之日游莧趣樓書此以復嗣老人倦倦不置時寄金通意姬悉以明親戚貧乏妹金官與某生呢媒孽者構孽雀牙事連生復捐多金斡旋上下訟乃得解故人多其義不僅以色藝賞之

史文香行二居上塘願身玉立如靈和楊柳曼娜臨風丰度爲諸姬所罕媿而姬亦落落自異有不可一世之概故

舫錄

三

品花者以水仙當之嗟乎世外佳人遺情獨立姬猶不免混跡風塵豈墮溷粘茵莫能自主與或曰姬固有志未逮云

馬如蘭少鑒賞于隨園老人名籍甚余未之見故略焉

余鳳簫字香雪行二居上塘明眸皓齒嬌麗無雙余之初識姬也時清明與琴仙赴友人約至虎邱游船鱗集霧積煙騰已不辨誰何歸途笑曰無花無酒過清明今日是也琴仙曰桃花人面固咫尺間盍往從之爰過姬居室湫隘雕飾爲佳爲盡一樽而別居無何有某公子者千金買笑匝月勾畱任所欲力致之起居服飾煥焉改觀耳食者遂

爭豔之戶外屢常滿余偶與同人文酒之會桃源重訪別
有天姬縮慵妝披霧縠卸留仙裙曳薄羅窮袴胸前繡抹
承以金絡索茉莉堆鬢如雪濃香撲人櫻唇乍啟則侍兒
數輩持紈扇執樺燭簇擁疑仙蓋風簫名與諸名下伴矣
錢星娥居下塘美而豔面如滿月光彩照人好事者以廿
四詩品品吳下名花姬曰織襪妹曰流動人謂能如其分
妹名湘蘅

童某官行大居濠上蛾眉螭首飄逸輕盈顧影自矜俯視
流輩嗜佳茗愛品泉有左嬌之癖篆煙修竹雪碗輕花洵
堪解司馬沈疴醒桐君清睡也本曹氏假妹聲價日高不
屑寄籬下移別院居焉有甲乙爭購之姬給甲曰持若干

舫錄

四

來如言脫付以摒擋家計約時日至期往則歸乙已數日
矣今人戚友急難乞賙卹所望非奢游移遲緩吝莫能與
與矣書荊券權子母錙銖不稍假持金向勾欄拋灑如泥
沙惟恐不得當何其愚也甲固不足惜若姬者亦太狡矣
哉妹雙婷住姬舊居

郁素娟行四居下塘眉月雙彎梨渦微暈曼娜娉婷之態
步武文香而文香探喉發響能持鐵絳板銅琵琶唱大江
東去頗不類其人姬則如簧舌初調輕清圓潤當於花間
月下攜雙柑斗酒賞之能飲善笑喜翩翩年少嘗席間有
所屬客戲曰笑則若令飲燭未跋生飲無算爵醕酏大困
矣蓋生貌美而量小姬將乘之於醉而生亦心醉於姬遂

欲假醴醪爲鴛牒之媒玉溪生詩云臨酒欲拚嬌姬與生
之謂也

李倚玉行三白哲而頤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
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俗呼治坊浜者爲
游船停聚處每當暉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畫橈動
地紅粧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莫不歷歷目前地擅勝
游人無俗韻拈毫覓句動滿濤聲姬言辭溫雅粗識字好
文墨故收藏之富諸院中莫及焉庚申秋余與七夕生有
武林之行琴仙餞別舟中修秋禊故事以絲竹侑觴得識
姬途次作秋禊十絕以寄菊天反棹稻蟹初肥姬斫霜螯
芻桑落招飲花前爲賦儷語一章居二年臘雪初晴放棹

舫錄

五

白堤姬憑闌眺望見之固請登樓霧鬢風鬟怨恨見於眉
宇蓋姬初與某生爲割臂盟事不果剪青絲寄之乘夜沈
於河得不死飲固豪以酒自毀蕉萃日劇余見而憐之邀
至舟同人聯句以記事有云帷開翠袖迎簾捲花枝驀忍
寒理梅粧珠光鬪眉嫵又云尋詩過野橋馨口芳心吐拈
花泥人簪春意含釵朵臨別倩余作梨花滿地不開門圖
明年圖成并賸詞一闋以貽之琴仙爲代題云杏花纔過
梨花落流鶯啼倦鞦韆索十二闌干倚徧時日高看舞麈
氍鶴花落花開春復春春風顚顚鏡中身爐香茗椀誰知
已儂是天涯淪落人又寫得月樓圖某生題云不識是恩
還是怨一行紅淚不分明姬之惓惓於圖畫良以崔徽薄

囊遞爲欣賞舉坐吟哦姬睥睨良久不復可耐奪片紙投碎之投諸流姬固玉溪生所謂殺風景者而書生腐氣散帚千金向不識之無人刺刺誦詩文不已鑑於姬其亦知戒也夫

李響雲丰神駘蕩鬢髮如雲居濠上門前一帶多繫畫船室有層樓設臥榻焉房中陳列精雅湘簾斐几貌鼎羊鐙軍持插菊數十種掩映多姿居然畫意吳俗四時清供鞠華最盛鸞技者加以名色束縛鉗屈曲從心昔陶公不爲五斗米折腰豈知千百年來猶使凌霜傲骨隨人俯仰以取悅一時乎書之以博一喙妹素雲貌遜於姬

舫錄

八

術攤錢暗卜兆遇金夫爰奇貨居之姬性恬淡羞對客母強之出覩然一揖反身入簾教以詞辭亦鄙夷不終學日與妹共處一樓習女紅勤針黹而已未幾白下某以桃葉渡江藏嬌別館而大婦有胭脂虎之號拘某於室開籠放鷗子焉無歸復依於母珠還合浦遂抱琵琶豈姬之夙孽未償耶抑乃母之卜不靈耶噫

張珮仙行三居濠上貌中人姊二官從同乃母負盛名物色者據老蚌生珠之例車騎填闕巷所居雕欄曲檻繡幕綺窗瓶菊盆梅四時擅勝以紅氍毹貼地四面張雲母屏風一室篝燈照耀如白日風吹簷角玉馬丁東與蚪箭銅壺相應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院中如庭

榭之綺麗服飾之華奢以及旨酒佳釀之美器皿什物之精人間豔福爲若輩享盡矣

曹曉蘭居丁家巷身軀短小蕩逸飛揚善諧謔以其雙鉤織小人呼爲小腳三官

陳佛奴一名玉奴居上塘貌清羸細骨輕軀可作掌上舞姬木良家女誤落風塵怨恨三生閒愁一種居常善病藥爐茗椀寥寂堪憐浙東某生徵爲筵室姬欣得所意良足長齋繡佛故更名佛奴嫁五月而卒

舫錄

九

蹉跎未偶者數年矣聞余輯畫舫錄介客述梗槩屬書之且曰兒心事不得白久矣如過此三年不嫁兒誠非人則載諸簡者請削以懲其謬余笑謂客曰羊叔子何如銅雀臺妓此德言也姬何重視是錄乎然志足嘉也故記焉

孫素芳行二居上塘體閑儀靜舉止端妍無教坊囂張習氣家本浙東流落廣南歸次吳門遂止焉數椽老屋風月淒涼見客不甚款接故客亦罕過而數口飄零賴姬以活姬亦安得散千金贖蛾眉於異地者

素芳有一一居閩門姓李氏行五名噪一時性傲岸有大腹賈願金屋貯之卻弗顧余遇之武邱舟中亦自媚好若云獨曠世而秀羣則未也適邑中某懷佳人者至今船過

金闈猶往往指紅樓一角焉

沈笑霞居山塘肌膚冰雪曼睩騰光調笑無雙嬌情宛轉姊妹俱劉河人故有大小劉河之號姬與姊皆以舟爲家喜淡粧嗜佳果齟齬流酸石華染碧輕紅乍擘香濺柔荑消受春纖不必謔以金釵落也又好作幼小戲弄憨態可掬見者弗之怪且愛之七夕生有帷幕之徵忽爲有力者所奪芳時易過缺月難圓以茗華贈別時生將赴秋試故刻爲魚龍變化之文

蔣苒香行四居丁家巷工畫蘭間能著色花草少與某訂婚嫁橐金贈別某挾金去音問不通姬跡得之已他娶矣積痼成疾骨出飛龍日啖鹽如十日之數否則胸中作惡

舫錄

十

勺粒不下咽白巖山樵纏綿悱惻人也悲其遇時往訪嘗席間以帕裏茉莉貽生蓋絲穿花朵縮同心結焉嗟乎頭上杏花有幸不幸使姬識山樵於早歲則霍家小玉不爲薄倖郎憔悴死而人之無良某其尤哉姬有秋蘭小影多名人題句

王香柳行三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船中居勝而姬家則尤擅諸船之勝鼈裙鳧熊掌豹胎燂以秋橙酷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姬體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璧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

與有此者甯復知公等乎公等亦胡爲者客爲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中某

朱月娥行二居閶門姿容華瞻目澈層波船娘中香柳推逸品姬推豔品而扁舟一葉恰受兩三遠山芙蓉若離若卽隨園詩話載船娘事有嫦娥下船之句而姬正以不肯下艙罕過而問者鏡湖漁子曰名花相對可以忘餐乃以坐來雖近棄之登徒子豈真好色哉是言也是真能好色者玉梅花下宜其戀戀於素春閣者不已也素春閣者余姬香雪所居

舫錄

十

謂花忌太豔豔則香減故芬芳馥郁恆在白賁無色中意蓋舉以自況姬殆所謂銷魂別有香與

蔡蕙芳行四居上塘盛鬢豐容風流自賞其夫屬梨園部美丰姿歲入足自給姬復刺繡紋佐之意良得也居有頃爲博徒誘溺於博姬規之勿聽然博輒負傾筐倒篋悉索無遺貧無以自存遂出姬爲沈氏假女沈固老院中坐客常盈猶時取諸姬以供博余觀世之勞神傷財莫博若也而沈溺不反者樂此忘疲乃至不能有其婦而向不知悛也博之害亦烈哉

陸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佩濃淡亦復相稱居處地近河干屋小如舟嘗有友寄其

家問客至匿於幃客甚稱家世誇豪富姬厭之呼閉門羹
客不解轉詰焉友人嗤於幃遂逸去此與竹垞太史遇王
某事正相類兒女癡情後先一轍是可軒渠太史事見西
河詩話

張鳳齡居上塘纖腰微步羅襪生塵肩有斷紋正如遠山
一角峯斷煙連彌增其媚工演劇結束登場極妍盡態啼
笑皆真雖梨園弗及也沅薌程君攜姬至申江時某氏園
鼠姑盛放錦繡千堆選色徵歌人人皆玉護花仙主推色
藝爲諸姬首人無異詞今年春訪姬於吳門知適人去蟬
鬢翠娥天涯離別爲悵然久之

張韻雪居湖田眉目若畫口小如櫻喜作三縵燕尾粧餘

舫錄

三

髮覆額鬢髮如剪披蜀縷躡綠華宛然裙履少年若鬪畫
長眉高梳雲髻則反遜此丰致矣胸有記事珠詞曲授之
卽能上口檀板金尊之地春花秋月之天與諸雛姬連臂
踏歌以紅豆記之無過姬者

徐愛珍居上塘桃花兩廂豐美且簪工度曲自鳳齡韻雪
之嫁也後起之秀則有潘翠珠沐繡翎諸人而姬之名最
著

阿福者忘其姓居胥門流寓申江綠雨寮寮本一邑之勝
施羅作障疊石成山裘馬如雲鈿車如水姬豔冶之名傾
動一時性委宛善飲酒喜浮大白醜顏星眼強要人扶倚
繡榻背銀缸解羅衿捉玉腕肌拊凝脂春採荳蔻香囊叩

叩絲履弓弓處以御塵之禱護以翡翠之衾而姬不知也
蓋玉山頽矣此也仙所述當此境者令人真箇銷魂

楊玉娟小字自馥居虎嘯橋流寓金陵鈔庫街俊逸明慧
修眉橫波甲子秋琴仙娛谷鏡卿偕試白門遇姬於秦淮
水榭與鏡卿邂逅目成焉翌日同人集王韻秋水榭韻秋
名桂故爲琴仙昵圓騰清臚肌膚玉雪亦秦淮翹楚席間
以玉娟詢述目成狀韻秋笑曰鏡卿曰若是儂則當爲瘦
腰人急療飢渴乃以油壁迎之來瓊席甫卽眉語旋通射
覆飛觴靈心激注觴政值生浼度曲姬爲歌明人傳奇占
花魁一閱酒闌同人憇生送之歸申後約訂明當集綠
雲圖室蓋卽洛陽女兒對門居室爲毛君晚蘭別業俯清

舫錄

三

淮而丁字簾前毛復廣交游名流雲集先是有欲得姬一
笑者屢靳之至日間姬之爲生至也命侶咸集姬殊落落
比生至則媚厯圓瓠犀展捧研吮毫以扇乞書生爲寫紅
豆折枝并繫以詞夕筵旣闌眾賓就散眉月銜嶺涼星壓
波乃凭露檻訂星期出袖藏絡繹羅帶一襲贈生生固豐
於才而嗇於財者轉難之姬曰妾身值金二百君第謀其
半妾當鬻釵珥得如數生終以四壁爲慮未之領毗陵某
生者願與生訂縞紵且豔其事攜朱提付生將爲石家半
斛珠生卻之比竣試有力者欲強要之以重金啗假母豫
買舟河干將爲褰裳之涉姬偵知之有遁志而朱發也中
秋夜同人復置酒綠雲圖室爭致之珊焉來遲雙黛縈愁

默默不一語數拈帶而已索巨觥痛飲并酬生黯然告別厥明而爲驚鴻之逝時八月既望朝也生亦尋爲友招游攝山追賦十絕以寄茲錄其三酒鱗激濫感瓊卮樺燭生煙綠繚眉恐是同鄉試相問微波剛住水僊祠曾呼雙槳訪清谿長板鶯花半已迷喚出尊前楊妹子六朝山色盡眉低木蘭催上太匆匆懊惱絲楊萬縷風便放石城煙艇去莫愁湖上最愁儂讀其詩可知其情之一往而深矣陳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姚江人微眺含睇蛾眉連卷裙下雙跌尤爲罕儷工演劇非崑非弋俗謂花鼓戲者是浙東瀕海邑厥風甚盛時值木綿脫樹采擷盈野以戲進者日集姬獨不屑爲往來吳越間所識多豪門右族貴戚公

舫錄

古

子或買舟向村落居人斂錢演劇士女如雲負販駢集陸博聞毬之徒以及游手無常業者往往藉姬以食姬可謂超乎流輩矣然姬少傾心於梁溪某公子有終焉之志將之邗江公子填詞贈別云阿娘知道嫁東風挈兒也作飄零絮葢時姬尚十五待字女也今二十五年矣十載江湖依然漂泊豈姬之初志哉春初攜其假妹小憐來小憐姓唐氏名愛腰支瘦削眉黛間蘊可憐之色時稱爲兩璧人相邀者益無虛日余遇之邑中吳丈家席間主人爲姬乞名碧城生字以璧月以小憐字唐姬酒半願登場爲諸君壽而諸君亦爲姬樂盡一觴燈樹百枝氍毹六尺雙花掩映紙醉金迷迨眾賓散漏下已四鼓矣是日同人餞春武

邱舟中會者十有二人翼庵碧城生謙谷星泉良甫竹士雲巖伯冶七夕生鏡湖漁子暨余也極天涯詩酒之樂故并記之

小傳補遺

董雙婷貌豐盈以莊妹膚溫潤而苞玉穠纖合度沈詳不煩初姬姊小雙適人去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假母強姬出應客年甫及笄娥娥罕婉於是客集如故碧城生游吳下耳姬名往訪之時曉粧未竟珠簾低卷髮長委地雙臂雪白如藕生一見心許解玉連環以贈明日姬折柬招生生不果往爲書雲瑛館額同人賦游仙詩以紀事聞生去吳遂忽忽若有所失常謝客今復避地鄉居黃鶯惜別紅豆

舫錄

古

相思吾知鍾情者其必有以處姬也

崔髻卿名鬢漱英校書女弟也鬢而美珊珊丰骨宛約輕盈少時爲姊所掩不甚著名姬亦羞對客故過綠雲樓者鮮觀焉春三月種榆僊吏碧城外史偕過吳門同人送別武邱遂訪姬於婪尾花下紅闌十二擁髻微吟聞客至半响擡身新粧髮髻僊袂翩翻乃設瓊席喚索郎贈小草兮將離歌陽關之三疊譬之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外史拈蓉裳農部詩句書楹帖以贈云嬌如新月眞宜拜瘦到秋花轉耐看爲傾倒至矣

杜麗雲居城中余固不識也友人爲余數稱之嘗有事至蓉湖蓉湖友人復謂曰自姬往吳中此地羣空冀北矣則

姬之聲價可知

顧雙卿居城中婉嫺幽靜體貌姬娟院中多假女姬獨依
母以居母絕愛之然喜豪飲嘗與客約終日無食飲巨觥
角勝負禁之勿可其態若此有戲爲諸姬作飲中八僊
詞者姬其一焉工度曲善觴政與邑中某生善

張輕雲居下塘偶訪黃月姬於卞家弄月姬已他徙銅鏡
半啟繡幕深垂庭前海棠一樹含苞未放關東懸鸚鵡籠
見客至呼下簾乃逡巡不敢入姬下階相迎年未破瓜瓊
姿豔逸延入座烹佳茗以餉客相逢意外良有夙因歸而
記此竊喜天台之誤入也別後贈以一律云意外相逢定
夙因藍橋深處見雲英豔能蔽月應長好舞學迴風最有

冊錄

去

情金雁斜飛春按瑟玉鸞微語夜吹笙尊前領取殷勤意
合與茗華署小名

金秀林居上塘客有爲姬請傳者余曰余以無聊爲花寫
照無去取無軒輊偶拈一人一事引而申之但於姬未之
見亦未有聞故不載客曰盍卽以不傳傳之乃補錄焉
盛晚香行大居城中瘦削娟楚善歌辭能奕棋曲房低几
清簾疏簾往來多知名士未幾爲郡吏計購去隨風飛絮
無力自持邯鄲才人竟歸廝養石城朱仁汾懊恨欲絕賦
詩寄懷云邀得月來應是姊化爲雲去只愁卿又云誰憐
桃臉秋來淚灑上青衫一樣多後邂逅於白公堤畔雖似
曾相識然已憔悴羞郎矣妹麗雲亦相繼適人

程棣香行四居濠上態濃意遠霞舉軒軒與晚香稱莫逆
生素有拘方名無所惑獨愛姬留連宛轉若不勝情嘗之
申江姬駕舟送至途別數日鬱鬱不自得裏紅淚以寄嗟
乎尤物移人莫能自主當其意之所屬如磁石之引針琥
珀之拾芥焉然而青樓薄倖不獨樊川熱趕郎豈少哉生
與姬可謂一往情深矣

沈素琴居城內麗娃鄉淡粧素服不事鉛華粗識字喜誦
唐人詩句對客無寒溫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可以想
其風趣矣有某生僑寓金閭與姬交綦密席間歌玉茗傳
奇折柳一闋生以事傷薄倖止之姬曰君誠多情然小玉
賈恨無窮正使人人鑒此情癡則死將不朽且彼自薄命

冊錄

七

於十郎何尤生默然無以應嗟乎紫玉誰憐黃衫何處姬
殆古之傷心人與

周新官居山塘貌黑而津娛光眇視丰致嫣然時人以墨
牡丹稱之 以上補人

馬姬少未有名隨園老人過吳門名之曰如蘭老人詩所
謂如蘭二字付卿卿是也瀕行與姬約返吳當作兩月聚
至梁溪盛稱姬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
分獨於姬莫得形容語公子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者與老人擊節相與大噱時與集虛送客胥江舟中述此
取以補姬傳之略

宛蘭落籍後乞贈言於錢唐陳雲伯雲伯爲作小傳云杜

姬凝馥吳之吳趨里人生而玉靚花明麗入圖畫秉性幽
素蕙心蘭氣曳紉毅被金翠非其志也妙解音律尤工胡
琵琶銅絃銀甲轉軸一奏四座禁不發聲至變調入破指
無停撥絃無滯響覺蘭陵王著銅面具馳快馬入陣無此
豪快也吳中多工此技無出姬右者因稱第一琵琶云姬
貌明麗皎若朝霞品花者以天香國色宜爲牡丹而姬獨
愛蘭謂美人香草擅芳空谷匪其色佳其品潔也嘗誦汪
誦茗一種幽芳宛是蘭句因以宛蘭自號所居研花樓在
水潭側紅簾碧檻鏡影澄波鳧鼎螭盤位置妥帖素諳琴
理兼參畫禪文人翰墨尤所心嗜長箋短幅橫陳四壁玉
軸檀栳盛以桂檜雜置鏡臺香奩間拱壁視之勿翅也吳

舫錄

六

中緇谷園蔣氏故有楊子鶴所繪張憶娘簪花圖 國初
諸老題詠幾徧袁簡齋詩所謂袖角帶邊半姓名是也春
瑤倩周君雲巖仿其意作後簪花圖江左能文之士咸爲
賦詩卷中人規模相似得毋卽憶娘後身耶七夕生與姬
善星河案戶密誓三生是夕室中蘭開有雙頭並蒂者咸
以爲兩人真意所感山陰王梅卿女士爲寫同心蘭圖沈
茂才鏡卿賦焉姬之將歸於生也假母積逋負三四千金
將以居奇生籌千金不足姬則質釵珥又假他債以自贖
姬旣子身出而吳之人以姬負重名不欲其去則假他詞
嚇之謂生故貧窶不足以活又謂室中人妒將不容姬咸
不應惟謂生曰今日之事妾生死依君矣望君如歲忍相

待乎余之再經吳門也適生以此事未得籌策謂余曰某
德薄不足辱第一人請爲君作塞修可乎余素聞其事辭
不可惟請一見顏色以爲幸時姬已移居妹家矣至則遲
久不出強之方出天人玉立光采照耀一揖而退重簾寂
然生爲道余傾慕之意請奏其技不可強之乃隔簾爲奏
出塞入塞之曲予賦詩記之并囑同人排當其事姬終歸
生

菡香蔣姬初不知其能詩偶於張伯治家見數紙楚楚可
誦其題剪秋羅云幾叢寥落夕陽中冷蕊疏花也自紅莫
剪輕羅作團扇漢宮昨夜起秋風

香雪性慕風雅酷嗜翰墨遇文士過從必持紙乞詩竹士

舫錄

九

云乞詩就燭拂紅螺碧城生云美人磨墨乞題詩皆紀實
也種榆道人書楹帖以贈云與誰吹月秦樓去憶我探梅
鄧尉來
杜宛蘭旣歸陳君瓜亭布裳操作不復理舊時故業矣瓜
亭以其小像徧屬名流題詠靈芬館主有句云拋卻檀槽
理繡線無人知是鄭中丞葢紀實也宛蘭女弟小蘭藝不
及其姊而色過之遂爲都知錄事之冠後爲有力者量珠
聘去戊辰春靈芬館主偕客至其家招周君雲巖爲作小
影周君以瘠病不果至遂已然嫵媚之態猶宛宛想見之
壁間有人題六絕句甚工其第五章葢爲宛蘭作也阿憐
玉體阿蘋衣又見蘇孃最小時說與春寒須護惜未妨簾

幙至今垂國香慢曲儘人誇肯降城南張碩家錄就小名
兼姓氏可憐葉葉與花花按小蘭姓葉故云傾國眞宜通
體看風情煙視畫來難郭熙大有春山手商略眉痕到筆
端相見嫣然去黯然催人畫舫繫門前從來未識楊枝意
不管歡場管別筵宛轉房櫳舊有情檀槽銀撥響棖棖十
年前事無人說多謝鸚哥記姓名忽忽舞席與歌茵一曲
春風未算春領略風光須細膩始知元九是才人
以上補事末一則淞北玉鮒生贅入

吳門畫舫錄終

舫錄

淞北玉鮒生重校

三